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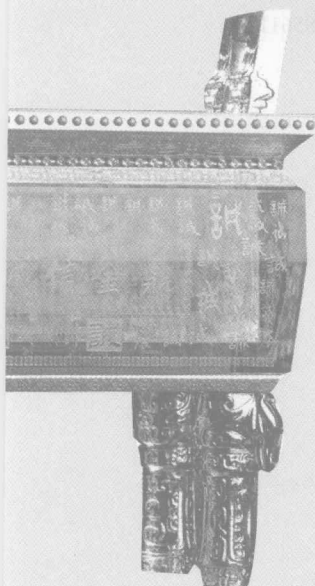
杨军 主编

# 十八名家解周易

(第五辑)

〔宋〕程颐著《伊川易传》  
〔宋〕杨简著《杨氏易传》  
〔宋〕胡瑗著《周易口义》

長春出版社







## 前言

毫无疑问，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在孔子设定的“六经”教育体系中，“易经”发挥着哲学思想教育的功能，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周易》哲学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周易》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通用载体，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与学人，不论是以“我注《周易》”的形式，还是采用“以《周易》注我”的形式，都要通过为《周易》一书作注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理解也就真的成为“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事情了。

对《周易》一书的研究与注释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学问。易学，在自汉至清长达 200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数代学人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传世的易学文献就接近 2000 种，其中大多是对《周易》经传的注疏。可以说，不读古人给《周易》所作的注疏，就无法正确理解《周易》，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易学著作，今天的学者们不免每每有皓首穷经之叹。首先研读在易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经典著作无疑是一条治易的捷径，为此我们选编了 16 种易学名著，作成简体横排标点本，希望既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也能为易学爱好者提供最基本的参考书。

我们选书的主要原则是看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及是否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参考作者在其他领域的知名度。考虑到作为丛书体例方面的一致，因此我们仅选取按卦注释《周易》经传原文的著作，没有考虑那些不解卦而集中阐释易学思想的著作。

打破今古文经壁垒、遍注群经的郑玄，无疑是经学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因为他本费氏易而作《周易注》，后来费氏易逐渐成为《周易》一书唯一传世的“定本”，因此，郑玄的《周易注》虽然久已失传，我们还是选取了清代著名汉易学家惠栋辑录的《增补郑氏周易》。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象数，唐以前易学名家的著作大多失传，仅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我们现在能对汉易有所了解，大半得归功于此书，这显然是易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著。王弼注一扫象数，开义理易的新局面，并是引玄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唐孔颖达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为其作疏，两位名学者的见解相得益彰，而且孔氏的著作是唐代的官书，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取了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注疏》一书。“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宋代义理派的先驱，其易学思想对宋代影响很大，宋代的义理派易学名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了其门徒倪天隐述其易学的《周易口义》一书。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公认的义理派易学著作的典范，朱震的《汉上易传》则是象数派易学著作的代表，都是研究《周易》的必读书。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其《横渠易说》对《周易》的注释虽然简略，却是以理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杨简《杨氏易传》则是以心学解易的代表性著作；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则是以黄老思想解易的代表性著作；杨万里《诚斋易传》则是引史事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一并收入。郑刚中《周易窥余》、项安世《周易玩辞》，说易虽然以《伊川易传》为本，但都是兼采象数派之说，而且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较大，也是我们绝不应该忽略的。选入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东坡易传》，一方面是考虑到其书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而朱熹《周易本义》无疑是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名作，也是融合义理、象数与图书之学的代表性著作。前人关注不多的清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注》一书，实是胡煦毕生心血的结晶，对《周易》的解释博采众家之长，对诸说正误多所辨正，既提出许多新见解，又融义理与象数于一炉，独抒新意，





堪称易学发展到清代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汉宋名家，因此，我们在明清易学著作中选取了该书，而不是知名度远在其上的李光地《周易折中》。

由于上述 16 种著作中，《周易注疏》一书涉及王弼、韩康伯、孔颖达三位作者，因此我们称这套书为“十八名家解《周易》”。但实际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包含了唐以前的 30 余家易说，题名苏轼撰的《东坡易传》实际上包含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的易学成就在内，因此，本丛书涉及的易学家远不止上述 18 位。

为方便读者查对，本丛书统一选用比较常见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并加上新式的标点。对于我们所补的原文脱漏之字，加 [ ] 以识别，对于原文的衍文不加删改，而是加 ( ) 以标识。对原文的误字，保留原字，并加 ( )，而后以 [ ] 加入正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皆直接改为正字。因避讳所改字或缺笔字，也直接改为正字。原文字迹辨认不清者，用缺字符口来表示。我们认为，繁体字与简体字是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在简体字中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保留繁体字，实际上都是将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相混杂，因此，本丛书作为简体字标点本，不保留任何繁体字。为方便阅读，我们标点的原则是简洁实用，以句号、逗号、顿号、分号为主，尽量少使用双引号、冒号、感叹号、问号，书名号可用可不用之处一律不用，尽可能不使用破折号。

此外，由于作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体例和行文风格不一，但我们尽量保留原书的行文格式，包括原文的双行小注，改为横排后也仍旧以双行小字的形式出现，但对版式则作了统一处理。为了方便制版，此次整理没有包括《汉上易传》的卦图部分和《增补郑氏周易》的爻辰图，尚敬请读者谅解。

除书名页上所列点校者之外，参加本丛书点校相关工作的还有：李正乐、韩丽娜、王成玉、李艳玲、孙乐、毕晓辉、武雪彬、马旭俊、刘高峰、张国亮、玄花、孙九龙、夏雨旭、王万志、郭威、李

忠芝、李学会、刘文健、施云、李玉君、艾换平、李一雯、夏莉、张哲、钟铮铮、杨柏怡、孙佳、孙维维、曲淑华、孙红梅、王磊、宋中楠、高占国、杨明、张淑娅、杨宏、李西亚、于春迎、夏云、吕士平、王观等。

由于时间仓促，书成众手，更由于我们于易学素养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 军

2008年10月15日於闲置斋



# 目 录

伊川易传 ···· /1

杨氏易传 ··· /143

周易口义 ··· /261





程颐，字伊川，河南洛阳人，世居伊洛，故号伊川先生。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创立了“洛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颐的代表作有《伊川易传》、《程氏遗书》等。《伊川易传》是程颐对《周易》的注解，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宋】程颐 著

# 伊川易传

孙昊 张利锁 点校

## 目 录

111	卷一	卦	111	卷一	卦
114	卷二	象	114	卷二	象
121	卷三	数	121	卷三	数
124	卷四	理	124	卷四	理
130	卷五	性	130	卷五	性
132	卷六	命	132	卷六	命
133	卷七	学	133	卷七	学
134	卷八	道	134	卷八	道
135	卷九	艺	135	卷九	艺
136	卷十	政	136	卷十	政
141	卷十一	家	141	卷十一	家



# 作者简介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洛阳伊川(今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程颐与其兄程颢并称“二程”,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为理学四大派别之一。在司马光执政其间,程颐曾任崇政殿说书,为宋哲宗讲经。后因卷入党争,被削职,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在被贬期间,程颐撰写了易学名著《伊川易传》。宋徽宗时,程颐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

《伊川易传》,又称《周易程氏传》、《程氏易传》,受义理派名家王弼及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影响较大,是义理派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义理派著作影响极深,不仅宋元言义理之著大多本《伊川易传》,清代题名“御撰”的易学名著《周易折中》也是以《伊川易传》的思想为本。该书对“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的影响也比较大。

## 目 录

序		豫	38	大壮	76	艮	117
卷 一		随	41	晋	78	渐	119
周易上经		蛊	43	明夷	80	归妹	121
乾	4	临	45	家人	82	丰	124
坤	8	观	47	睽	84	旅	126
屯	11	噬嗑	49	蹇	87	巽	128
蒙	13	贲	51	解	89	兑	130
需	15	剥	53	损	92	涣	132
讼	17	复	55	益	94	节	134
师	19	无妄	57	夬	97	中孚	135
比	21	大畜	59	姤	99	小过	137
小畜	24	颐	61	萃	101	既济	139
履	26	大过	63	升	104	未济	141
泰	28	习坎	66	卷 四			
否	30	离	68	周易下经			
同人	32	卷 三		困	106		
大有	34	周易下经		井	108		
卷 二		咸	70	革	110		
周易上经		恒	72	鼎	113		
谦	36	遯	75	震	115		



## 伊川易传序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 河南程颐正叔序

## 卷一

### 周易上经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乾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初九，潜龙勿用。

下爻为初九，阳数之盛，故以名阳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俟时。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田，地上也。出见于地上，其德已著。以圣人言之，舜之田渔时也。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三虽臣位，已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而尊显者也。舜之玄德升闻时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将归之，其危惧可知。虽言圣人，事苟不设戒，则何以为教。作《易》之义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渊，龙之所安也；或，疑辞，谓非必也。跃不跃，惟及时以就安耳。圣人之动无不时也，舜之历试时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者，位之极中正者，得时之极，过此则亢矣。上九至于亢极，故有悔也。有过则有悔，唯圣人知进退存亡而无过，则不至于悔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者，处乾刚之道，以阳居乾体纯乎刚者也。刚柔相济为中，而乃以纯刚，是过乎刚也。见群龙，谓观诸阳之义，无为首则吉也。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

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彖》者，言一卦之义，故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

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

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

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诸卦皆取象以为法。

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见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阳气在下，君子处微，未可用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见于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进退动息必以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量可而进，适其时则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之为圣人之事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则变，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用九天德也，天德阳刚，复用刚而好先，则过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他卦《彖》、《象》而已，独乾、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乾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体法于乾之仁，乃为君长之道，足以长人也。体仁，体元也，比而效之谓之体。

嘉会足以合礼，

得会通之嘉，乃合于礼也。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非理安有乎！

利物足以和义，



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贞固足以干事。

贞固所以能干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阳之微，龙德之潜隐，乃圣贤之在侧陋也。守其道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时，自信自乐，见可而动，知难而避，其守坚不可夺，潜龙之德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以龙德而处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为得正中之义。庸信、庸谨，造次必于是也。既处无过之地，则唯在闲邪，邪既闲则诚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虽非君位，君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将何为哉？唯进德修业而已。内积忠信，所以进德也；择言笃志，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后至之，知之在先，故可与几，所谓始条理者，知之事也。知终终之，力行也，既知所终则力进而终之，守之在后，故可与存义，所谓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此学之始终也。君子之学如是，故知处上下之道而无骄，忧不懈而知惧，虽在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或跃或处，上下无常；或进或退，去就从宜。非为邪枉，非离群类，进德修业欲及时耳。时行时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渊者，龙之所安也，在渊谓跃就所安渊，在深而言跃，但取进就所安之义。或，疑辞，随时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顺时，犹影之随形，可离非道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人之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古语云人物、物论，谓人也。《易》中利见大人，其言则同、义则有异。如讼之利见大人，谓宜见大德中正之人，则其辩明，言在见前。乾之二、五，则圣人既出，上下相见，其成其事所利者，见大人也，言在见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九居上而不当尊位，是以无民、无辅，动则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

此以下言乾之时。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随时而止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进德修业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随时自用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穷极而灾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之道，天与圣人同得其用，则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此以下言乾之义。方阳微潜藏之时，君子亦当晦隐，未可用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龙德见于地上，则天下见其文明之化也。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随时而进也。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离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正位乎上，位当天德。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时既极则处时者亦极矣。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用九之道，天之则也。天之法则，谓天道也。或问乾之六爻皆圣人之事乎？曰：尽

其道者，圣人也，得失则吉凶存焉，岂特乾哉，诸卦皆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又反复详说以尽其义。既始则必亨，不亨则息矣。

利贞者，性情也。

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贞其能不息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

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

雨施，天下平也。

大哉赞乾道之大也。以刚健中正纯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谓六者之精极，以六爻发挥

旁通尽其情义，乘六爻之时以当天运，则天之功用著矣。故见云行雨施，阴阳溥畅，天

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之成，其事可见者，行也。德成而后可施于用。初方潜隐，未见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三重刚，刚之盛也。过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于天而下已离于田，危惧之地也。因时顺处，乾乾兢惕以防危，故虽危而不至于咎。君子顺时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决之辞，处非可必也。或进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极之甚为亢。至于亢者，不知进退、存亡、得丧之理也。圣人则知而处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

三三

三三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坤，乾之对也，四德同而贞体则异。乾以刚固为贞，坤则柔顺而贞。牝马柔顺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君子所行，柔顺而利且贞，合坤德也。

先迷后得，主利。

阴从阳者也，待唱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也。主利，利万物，则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西南阴方，东北阳方，阴必从阳，离丧其朋类，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贞之吉。得其常则安，安于常则贞，是以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资生之道，可谓大矣，乾既称大，故坤称至，至义差缓，不若大之盛也。圣人于尊卑之辨，谨严如此。万物资乾以始，资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顺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载万物，合于乾之无疆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犹乾之刚健中正纯粹也。含，包容也；弘，宽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马为象者，以其柔顺而健行，地之类也，行地无疆，谓健也。乾健坤顺，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动也刚，不害其为柔也。柔顺而利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乾之用阳之为也，坤之用阴之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先迷后得，以下言阴道也。先唱则迷失阴道，后和则顺而得其常理。西南阴方，从其类，得朋也；东北阳方，离其类，丧朋也。离其类而从阳，则能成生物之功，终有吉庆也。与类行者，本也；从于阳者，用也。阴体柔躁，故从于阳，则能安贞而吉，应地道之无疆也。阴而不安贞，岂能应地之道？《彖》有三无疆，盖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应地无疆，地之无穷也；行地无疆，马之健行也。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道之大犹乾也，非圣人孰能体之。地厚而其势顺倾，故取其顺厚之象，而云地势坤也。君子观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载庶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

阴爻称六，阴之盛也入则阳生矣，非纯盛也。阴始生于下，至微也，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阴始凝而为霜，渐盛则至于坚冰。小人虽微，长则渐至于盛，故戒于初。驯谓习，习而至于盛，习因循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二阴位在下，故为坤之主，统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尽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在坤体，故以方易刚，犹贞加牝马也。言气则先大，大，气之体也；于坤则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尽地道，在人识之耳。乾坤纯体，以位相应，二，坤之主，故不取五应，不以君道处五也。乾则二、五相应。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承天而动，直以方耳。直方则大矣，直方之义，其大无穷，地道光显，其功顺成，岂习而后利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

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

夫子惧人之守文而不达义也，又从而明之。言为臣处下之道，不当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含而不为，不尽忠者也。

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象》只举上句，解义则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从王事而能无成有终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浅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岂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义，乃上下闭隔之时，其自处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结囊口而不露，则可得无咎，不然则有害也。既晦藏则无誉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如此则无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坤虽臣道，五实君位，故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则元吉，谓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则元吉，不尽发其义也。黄裳既元吉，则居尊为天下大凶可知，后之人未达，则此义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为柔顺，或为文明，或为暗弱，在坤则为居尊位。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或疑在革汤武之事犹尽言之，独于此不言何也？曰：废兴，理之常也；以阴居尊位，非常之变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黄中之文，在中不过也。内积至美而居下，故为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阴从阳者也，然盛极则抗而争。六既极矣，复进不已则必战，故云战于野。野谓进至于外也。既敌矣，必皆伤，故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阴盛至于穷极，则必争而伤也。

用六，利永贞。

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阴之道也。阴道柔而难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贞固。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阴既贞固不足则不能永终，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于终，能大于终乃永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德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德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后为得，而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含容万类，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坤道之顺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





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辩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冰，小恶而至于大，皆事势之顺长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就为疑乎。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从王事，代上以终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犹地道代天终物，而成功则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义，故为隔绝之象。天地交感则变化万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际而道亨；天地闭隔则万物不遂，君臣道绝，贤者隐遯。四于闭隔之时，括囊晦藏，则虽无令誉，可得无咎。言当谨自守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达于理，居正位而不失为下之体。五尊位，在坤则惟取中正之义。美积于中而通畅于四体，发见于事业，德美之至盛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阳大阴小，阴必从阳，阴既盛极，与阳偕矣，是疑于阳也，不相从则必战。卦虽纯阴，恐疑无阳故称龙，见其与阳战也。于野进不已，而至于外也，盛极而进不已，则战矣。虽盛极，不离阴类也，而与阳争，其伤可知，故称血。阴既盛极，至与阳争，虽阳不能无伤，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谓皆伤也。



震下坎上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万物始生，郁结未通，故为盈塞于天地之间；至通畅茂盛，则塞意亡矣。天地生万物，屯，物之始生，故继乾坤之后。以二象言之，云雷之兴，阴阳始交也。以二体言之，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阴阳相交乃成云雷。阴阳始交，云雷相应而未成泽，故为屯；若已成泽，则为解也。又动于险中，亦屯之义。阴阳不交则否，始交而未畅则为屯，在时则天下屯难未亨泰之时也。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有大亨之道，而处之利在贞固，非贞固何以济屯。方屯之时，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岂独力所能济，必广资辅助，故利建侯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

以云雷二象言之，则刚柔始交也；以坎震二体言之，动乎险中也。刚柔始交未能通畅，则艰屯，故云难生，又动于险中，为艰屯之义。

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

所谓大亨而贞者，雷雨之动满盈也。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及其和洽则成雷雨，满盈于天地之间，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贞也，非贞固安能出屯。人之处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上文言天地生物之义，此言时事天造，谓时运也。草，草乱无伦序；昧，冥昧不明。当此时运，所宜建立辅助，则可以济屯。虽建侯自辅，又当忧勤兢畏，不遑宁处，圣人之深戒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坎不云雨而云云者，云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为屯。君子观屯之象，经纶天下之事，以济于屯难。经纬、纶缉，谓营为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初以阳爻在下，乃刚明之才，当屯难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济屯，故盘桓也。方屯之初，不盘桓而遽进，则犯难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处屯难则鲜能守正，苟无贞固之守，则将失义，安能济时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济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义，谓求辅助也。

《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

贤人在下，时苟未利，虽盘桓，未能遂往济时之屯，然有济屯之志与济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九当屯难之时，以阳而来居阴下，为以贵下贱之象。方屯之时，阴柔不能自存，有一刚阳之才，众所归从也，更能自处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贵乎？夫以刚明之才而下于阴柔，以能济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贵下贱也，况阳之于阴，自为贵乎。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阴柔居屯之世，虽正应在上，而逼于初刚，故屯难。遭，回，如辞也。乘马欲行也，欲从正应而复班如不能进也。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二当屯世，虽不能自济，而居中得正，有应在上，不失义者也。然逼近于初，阴乃阳所求，柔者刚所陵，柔当屯时固难自济，又为刚阳所逼，故为难也。设匪逼于寇难，则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应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极必通，乃获正应而字育矣。以女子阴柔，苟能守其志节，久必获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为贤明刚正之人，而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据二以柔近刚而为义，更不计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义如此。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时而又乘刚，为刚阳所逼，是其患难也。至于十年则难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与正应合也。十，数之终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阴柔居刚，柔既不能安屯，居刚而不中正，则妄动，虽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济，又无应援，将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导之者，则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见事之几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则徒取穷吝而已。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事不可而妄动以从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贪禽也。当屯之时，不可动而动，犹无虞而即鹿，以有从禽之心也。君子则见几而舍之不从，若往则可吝而困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柔顺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济屯，故欲进而复止，乘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贤以自辅，则可济矣。初，阳刚之贤，乃是正应，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阳刚之婚媾，往与共辅阳刚中正之君，济时之屯，则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虽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贤亲而用之，何所不济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不足，求贤自辅而后往，可谓明矣。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五居尊得正，而当屯时，若有刚明之贤为之辅，则能济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虽屯难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损也，唯其施为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泽有所不下，是威权不在己也。威权去己而欲骤正之，求凶之道，鲁昭公、高贵乡公之事是也。故小贞则吉也，小贞则渐正之也，若盘庚、周宣修德用贤，复先王之政，诸侯复朝，谓以道驯致，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为，若唐之僖、昭也，不为则常屯以至于亡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泽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六以阴柔居屯之终，在险之极而无应援，居则不安、动无所之，乘马欲往，复班如不进，穷厄之甚，至于泣血涟如，屯之极也。若阳刚而有助，则屯既极，可济矣。

《象》曰：泣血涟如，如何可长也。

屯难穷极，莫知所为，故至泣血，颠沛如此，其能长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分三而又两之，足以包括众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坎下艮上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发，蒙所以次屯也。为卦艮上坎下，艮为山、为止，坎为水、为险，山下有险，遇险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为蒙，及其进则为亨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有开发之理，亨之义也。卦才时中，乃致亨之道。六五为蒙之主，而九二发蒙者也。我谓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顺巽于二，二乃发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顺之德，而方在童蒙，与二为正应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发其蒙也。二以刚中之德在下，为君所信向，当以道自守，待君至诚求己而后应之，则能用其道。匪我求于童蒙，乃童蒙来求于我也。筮，占决也，初筮告，谓至诚一意以求，己则告之，再三则渎慢矣，故不告也。发蒙之道，利以贞正，又二虽刚中，然居阴，故宜有戒。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山下有险，内险不可处，外止莫能进，未知所为，故为昏蒙之义。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谓亨道，时中也。时谓得君之应，中谓处得其中，得中则时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二以刚明之贤处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盖五之志应于二也。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初筮谓诚一而来求决其蒙，则当以刚中之道告而开发之。再三，烦数也，来筮之意烦数不能诚一，则渎慢矣，不当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为烦渎，故曰渎蒙也，求者、告者皆烦渎矣。

**蒙以养正，圣功也。**

卦辞曰利贞，《象》复伸其义，以明不止为戒于二，实养蒙之道也。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阳为治蒙者，四阴皆处蒙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出而遇险，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稚未知所适也。君子观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观其出而未能通行，则以果决其所行；观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则以养育其明德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初以阴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发之道。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则可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罚，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渐至于化也。或疑发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诛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舍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刚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应，中德又同，当时之任者也。必广其舍容，哀矜昏愚，则能发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广，其施博，如是则吉也。卦唯二阳爻，上九刚而过，唯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应于五，用于时而独明者也。苟恃其明，专于自任，则其德不弘，故虽妇人之柔暗，尚当纳其所善，则其明广矣。又以诸爻皆阴，故云妇。尧、舜之圣，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问下民”，取人为善也。二能包纳则克济其君之事，犹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阴柔，故发蒙之功皆在于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专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专也。二与五刚



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刚中之道，成发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则二虽刚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以阴柔处蒙暗，不中不正，女之妄动者也。正应在上不能远从，近见九二为群蒙所归，得时之盛，故舍其正应而从之，是女之见金夫也。女之从人当由正礼，乃见人之多金，说而从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顺，不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四以阴柔而蒙暗，无则明之亲援，无由自发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谓可少也。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蒙之时，阳刚为发蒙者，四，阴柔而最远于刚，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贤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独远于贤明之人也，不能亲贤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实谓阳刚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顺居君位，下应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刚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发而资于人也，为人君者苟能至诚任贤以成其功，何异乎出于己也。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舍己从人，顺从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优于天下矣。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人之愚蒙既极，如苗民之不率为寇为乱者，当击伐之，然九居上，刚极而不中，故戒不利为寇。治人之蒙乃御寇也，肆为刚暴乃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利用御寇，上下皆得其顺也。上不为过暴，下得击去其蒙，御寇之义也。



乾下坎上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稚，必待养而成，养物之所需者，饮食也，故曰需者饮食之道也。云上于天，有蒸润之象，饮食所以润益于物，故需为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须待之义，《序卦》取所须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进者也，乃处坎险之下，险为之阻，故须待而后进也。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者，须待也。以二体言之，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为需之主，有刚健中正之德，而诚信充实于中，中实有孚也，有孚则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济，虽险无难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当辨也。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需之义，须也。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



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刚健之人其动必躁，乃能需待而动，处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赞之云其义不困穷矣！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五以刚实居中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为有孚之义，以乾刚而至诚，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既有孚而贞正，虽涉险阻，往则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刚而能需，何所不利。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云气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阴阳和洽然后成雨，云上（上）于天未成雨也，故为须待之义。阴阳之气交感而未成雨泽，犹若子畜其才德而未施于用也。君子口云上于天，需而为雨之象，怀其道德，安以待时，饮食以养其气体，宴乐以和其心志，所谓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以遇险，故需而后进。初最远于险，故为需于郊。郊，旷远之地也，处于旷远，利在安守其常，则无咎也；不能安常，则躁动犯难，岂能需于远而无过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处旷远者，不犯冒险难而行也。阳之为物，刚健上进者也，初能需待于旷远之地，不犯险难而进，复宜安处，不失其常，则可以无咎矣。虽不进而志动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志虽有须而恬然若将终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坎为水，水近则有沙。二去险渐近，故为需于沙。渐近于险难，虽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难之辞，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语之伤，至小者也。二以刚阳之才而居柔守中，宽裕自处，需之善也，虽去险渐近而未至于险，故小有言语之伤而无害，终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衍，宽绰也。二虽近险而以宽裕居中，故虽小有言语及之，终得其吉，善处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于水也，既进逼于险，当致寇难之至也。三刚而不中，又居健体之上，有进动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则致丧败矣。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三切逼上体之险难，故云灾在外也。灾，患难之通称，对眚而言，则分也。三之致寇，由己进而迫之，故云自我致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进，则无丧败也。需之时，须而后进也，其义在相时而动，非戒其不得进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以阴柔之质处于险，而下当三阳之进，伤于险难者也，故云需于血。既伤于险难，则不能安处，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顺以从时，不竞于险难，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阴，非能竞者也，若阳居之则必凶矣。盖无中正之德，徒以刚竞于险，适足以致凶耳。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四以阴柔居于险难之中，不能固处，故退出自穴。盖阴柔不能与时竞，不能处则退，是顺从以听于时，所以不至于凶也。

###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尽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获，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须必得也。既得贞正，而所需必遂，可谓吉矣。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而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尽其道也。

###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需以险在前，需时而后进。上六居险之终，终则变矣。在需之极，久而得矣。阴止于六，乃安其处，故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后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谓下之三阳。乾之三阳非在下之物，需时而进者也，需既极矣，故皆上进。不速，不促之而自来也。上六既需得其安，处群刚之来，苟不起忌疾忿竞之心，至诚尽敬以待之，虽甚刚暴，岂有侵陵之理，故终吉也。或疑以阴居三阳之上，得为安乎？曰：三阳乾体，志在上进。六，阴位，非所止之正，故无争夺之意，敬之则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不当位，谓以阴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阴，为所安象，复尽其义，明阴宜在下而居上，为不当位也。然能敬慎以自处，则阳不能陵，终得其吉，虽不当位，而未至于大失也。



### 坎下乾上

讼，《序卦》：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人之所需者饮食，既有所须，争讼所由起也，讼所以次需也。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阳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违，所以成讼也。以二体言之，上刚下险，刚险相接，能无讼乎。又人内险阻而外刚强，所以讼也。

###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讼之道必有其孚实，中无其实，乃是诬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实为有孚之象，讼者与人争辩而待决于人，虽有孚，亦须窒塞未通，不窒则已明，无讼矣。事既未辩，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则吉也。终凶，终极其事则凶也。

### 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者，求辩其曲直也，故利见于大人，大人则能以其刚明中正决所讼也。讼非和平之事，当择安地而处，不可陷于危险，故不利涉大川也。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讼之为卦，上刚下险，险而又健也。又为险健相接，内险外健，皆所以为讼也。若健而不险，不生讼也；险而不健，不能讼也；险而又健，是以讼也。

###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

讼之道固如是。又据卦才而言，九二以刚自外来而成讼，则二乃讼之主也，以刚处中，中实之象，故为有孚。处讼之时，虽有孚信，亦必艰阻窒塞而有惕惧，不窒则不成讼矣。又居险陷之中，亦为窒塞惕惧之义。二以阳刚自外来而得中，为以刚来讼而不过之义，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为义者，此是也。卦义不取成卦之由，则更不言所变之爻也。据卦辞，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见其善，盖卦辞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

爻则以自下讼上为义，所取不同也。

**终凶，讼不可成也。**

讼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终极其事，极意于其事则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谓穷尽其事也。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

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听者非其人，则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与人讼者必处其身于安平之地，若蹈危险则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渊也。卦中有中正、险陷之象。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绝讼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终极其讼者也，故于讼之初，因六之才为之，戒曰若不长永其事，则虽小有言，终得吉也。盖讼非可长之事，以阴柔之才而讼于下，难以吉矣。以上有应援而能不永其事，故虽小有言，终得吉也。有言，灾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讼之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

六以柔弱而讼于下，其义固不可长永也，永其讼则不胜而祸难及矣。又于讼之初即戒讼非可长之事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讼，虽不永所事，既讼矣，必有小灾，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刚阳之正应，辩理之明，故终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讼之义，同位而相应、相与者也，故初于四为获其辩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讼者也，故二与五为对敌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二、五相应之地，而两刚不相与，相讼者也。九二自外来，以刚处险，为讼之主，乃与五为敌。五以中正处君位，其可敌乎，是为讼而义不克也。若能知其义之不可，退归而逋避，以寡约自处，则得无过眚也。必逋者，避为敌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处强大，是犹竞也，能无眚乎。眚，过也，处不当也，与知恶而为有分也。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

义既不敌，故不能讼而逋窜，避去其所也。

**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自下而讼其上，义乖势屈，祸患之至，犹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

三虽居刚而应上，然质本阴柔，处险而介二刚之间，危惧非为讼者也。禄者称德而受，食旧德谓处其素分，贞谓坚固自守，厉终吉谓虽处危地能知危惧、则终必获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则不讼矣。处危，谓在险而成、乘皆刚，与居讼之时也。

**或从王事，无成。**

柔，从刚者也；下，从上者也。三不为讼而从上九所为，故曰或从王事。无成，谓



从上而成不在己也。讼者刚健之事，故初则不永，三则从上，皆非能讼者也。二爻皆以阴柔不终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讼以能止为善也。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守其素分，虽从上之所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终得其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四以阳刚而居健体，不得中正，本为讼者也。承五履三而应初，五君也，义不克讼，三居下而柔，不与之讼，初正应而顺从，非与讼者也，四虽刚健欲讼，无与对敌，其讼无由而兴，故不克讼也。又居柔以应柔，亦为能止之义，既义不克讼，若能克其刚忿欲讼之心，复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气，变而为安贞，则吉矣。命谓正理，失正理为方命，故以即命为复也。方，不顺也，《书》云方命圯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刚健而不中正则躁动，故不安处，非中正，故不贞，不安贞，所以好讼也。若义不克讼而不讼，反就正理，变其不安贞为安贞，则吉矣。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能如是，则为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五，讼，元吉。

以中正居尊位，治讼者也。治讼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也，吉大而不尽善者有矣。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九以阳居上，刚健之极，又处讼之终，极其讼者也。人之肆其刚强，穷极于讼，取祸丧身，固其理也。设或使之善讼能胜，穷极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赏，是亦与人仇争所获，其能安保之乎，故终一朝而三见褫夺也。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穷极讼事，设使受服命之宠，亦且不足敬而可贱恶，况又祸患随之乎。



坎下坤上

师，《序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之兴，由有争也，所以次讼也。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之道，以正为本，兴师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从也，强驱之耳，故师以贞为主。其动虽正也，帅之者必丈人，则吉而无咎也。盖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尽善也。丈人者，尊严之称，帅师总众，非众所尊信畏服，则安能得人心之从？故司马穰苴擢自微贱，授之以众，乃以众心未服，请庄贾为将也。所谓丈人，不必素居崇贵，但其才谋德业众所畏服，则是也。如穰苴既诛庄贾，则众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阴侯起于微贱，遂为大将，盖其谋为有以使人尊畏也。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王道止于是也。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言二也，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

上顺下险，行险而顺也。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师旅之兴，不无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古者东征西怨，民心从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谓必克，无咎谓合义，又何咎矣，其义故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初，师之始也，故言出师之义及行师之道。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虽使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矣。虽幸而胜，亦凶道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师卦惟九二一阳为众阴所归，五居君位是其正应，二乃师之主，专制其事者也。居下而专制其事，唯在师则可。自古命将，阃外之事得专制之，在师专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盖恃专则失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凡师之道，威和并至则吉也。既处之尽其善，则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锡宠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极也。六五在上，既专意任，复厚其宠数，盖礼不称则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师专主其事而为众阴所归，故其义最大。人臣之道于事无所敢专，唯阃外之事则专制之，虽制之在己，然因师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与而职当为也。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夫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周公乃尽其职耳。子道亦然。唯孟子为知此义，故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未尝以曾子之孝为有余也。盖子之身所能为者，皆所当为也。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在师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宠任也，天谓王也。人臣非君宠任之，则安得专征之权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专主其事，故发此义，与前所云世儒之见异矣。王三锡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当任者也。不唯其才阴柔不中正，师旅之事任当专一，二既以刚中之才为上信倚，必专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众人主之，凶之道也。舆尸，众主也，盖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发此义。军旅之事任不专一，覆败必矣。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岂唯无功，必以致凶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师之进，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阴，非能进而克捷者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



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乃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进而完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行师之道，因时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五君位，兴师之主也，故言兴师任将之道。师之兴必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为生民之害，不可怀来，然后奉辞以诛之。若禽兽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如此而动，乃得无咎。若轻动以毒天下，其咎大矣。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也。若秦皇、汉武，皆穷山林以索禽兽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者也。自古任将不专而致覆败者，如晋荀林父邲之战、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长子谓二，以中正之德合于上，而受任以行，若复使其余者，众尸其事，是任使之不当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彭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此专言师终之义，不取爻义，盖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则六以柔居顺之极，师既终而在无位之地，善处而无咎者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坤下坎上

比，《序卦》：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亲辅也。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为卦上坎下坤，以二体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间莫如水之在地上，故为比也。又众爻皆阴，独五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

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故《杂卦》云比乐师忧。人相亲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则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也。

不宁方来，后夫凶。

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方且来求亲比，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则虽夫亦凶矣。夫犹凶，况柔弱者乎？



夫，刚立之称，《传》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谓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间者，未有不相亲比而能自存者也；虽刚柔之至，未有能独立者也。比之道由两志相求，两志不相求则睽矣。君怀抚其下，下亲辅于上，亲戚朋友乡党皆然，故当上下合志以相从，苟无相求之意，则离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则合，相持则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亲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缓也。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亲比乃吉道也。比辅也，释比之义，比者相亲辅也。下顺从也，解卦所以为比也，五以阳居尊位，群下顺从以亲辅之，所以为比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推原筮决相比之道，得元永贞，而后可以无咎。所谓元永贞，如五是也，以阳刚居中正，尽比道之善者也，以阳刚当尊位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贞也。卦辞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贞者，九五以刚处中正是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不宁而来比者，上下相应也。以圣人之公言之，固至诚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后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则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应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阴比于五，五比其众，乃上下应也。

后夫凶，其道穷也。

众必相比而后能遂其生，天地之间未有不相亲比而能遂者也。若相从之志不疾而后，则不能成比，虽夫亦凶矣。无所亲比，困屈以致凶穷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夫物相亲比而无间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为比也。先王观比之象，以建万国、亲诸侯。建立万国，所以比民也；亲抚诸侯，所以比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中心不信而亲人，人谁与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缶，质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实其中，外不加文饰，则终能来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来从。孚信，比之本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则终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诚，终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二与五为正应，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处于内，自内谓由己也。择才而用虽在乎上，而以身许国必由于己，己以得君道合而进，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应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为戒严密，二虽中正，质柔体顺，故有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后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





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然后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阴柔而不中，二存应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于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伤。二之中正而谓之匪人，随时取义，各不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于匪人，必将反得悔吝，其亦可伤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四与初不相应，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上与宜也。五刚阳中正，贤也；居尊位，在上也；亲贤从上，比之正也，故为贞吉。以六居四，亦为得正之义，又阴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刚明中正之贤，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贤从上，必以正道，则吉也。数说相须，其义始备。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外比谓从五也。五刚明中正之贤，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贤且从上，所以吉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五居君位，处中得正，尽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狭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圣人以九五尽比道之正，取三驱为喻，曰：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先王以四时之畋不可废也，故推其仁心为三驱之礼，乃礼所谓天子不合围也。成汤祝网是其义也。天子之畋，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兽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驱，禽之去者从而不追，来者则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邑人不诫吉，言其至公无私，无远迩亲疏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诸侯国中也。诫，期约也。待物之一，不期诫于居邑，如是则吉也。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显比见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己与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乡党亲戚、于众人莫不皆然。三驱失前禽之义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

显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处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处正得中也，比与随是也。言中正者，得中与正也，讼与需是也。

舍逆取顺，失前禽也。

礼取不用命者，乃是顺取逆也，顺命而去者皆免矣（矣）。比以向背而言，谓去者为逆，来者为顺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来者抚之，去者不追也。

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不期诫于亲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远近如一也。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居上，比之终也。首谓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则其终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终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终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终则凶也，此据比终而言。然上六阴柔不中，处险之极，固非克终者也。始比不以道，隙于终者，天下多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比既无首，何所终乎？相比有首，犹或终违，始不以道，终复何保，故曰无所终也。



### 乾下巽上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则为聚，聚，畜也。又相亲比则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则聚矣。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刚健莫如巽顺，为巽所畜，故为畜也。然巽阴也，其体柔顺，唯能以巽顺柔其刚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阴得位，为五阳所说，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阳之志，是以为畜也。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故也。《彖》专以六四畜诸阳为成卦之义，不言二体，盖举其重者。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云阴阳之气，二气交而和，则相畜固而成雨。阳倡而阴和，顺也，故和；若阴先阳倡，不顺也，故不和，不和则不能成雨。云之畜聚虽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东北阳方，西南阴方，自阴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观之，云气之兴皆自四远，故云郊，据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阳者四，畜之主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言成卦之义也。以阴居四又处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阳皆应之，为所畜也；以一阴而畜五阳，能系而不能固，是以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义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势当然，单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势然也。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刚中也，阳性上进，下复乾体，志在于行也。刚居中，为刚而得中，又为中刚，言畜阳则以柔巽，言能亨则由刚中。以成卦之义言，则为阴畜阳；以卦才言，则阳为刚中。才如是，故畜虽小而能亨也。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云而不成雨。阴阳交而和，则相固而成雨，二气不和，阳尚往而上，故不成雨。盖自我阴方之气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犹西郊之云不能成雨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乾之刚健而为巽所畜。夫刚健之性，惟柔顺为能畜止之，虽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刚健也，但柔顺以扰系之耳，故为小畜也。君子观小畜之义，以懿美其文德。畜聚为蕴畜之义，君子所蕴畜者，大则道德经纶之业，小则文章才艺。君子观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义为小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阳爻，而乾体阳，在上之物，又刚健之才足以上进，而复与在上同志，其进复于上，乃其道也，故云复自道。复既自道，何过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诸爻言无咎者，如是则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补过也。虽使爻义本善，亦不害于不如是则有咎之义。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过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阳刚之才由其道而复，其义吉也。初与四为正应，在畜时乃相畜者也。

九二，牵复，吉。

二以阳居下体之中，五以阳居上体之中，皆以阳刚居中，为阴所畜，俱欲上复，五虽在四上而为其所畜，则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忧，二、五同志，故相牵连而复。二阳并进，则阴不能胜，得遂其复矣，故吉也。曰：遂其复，则离畜矣乎？曰：凡爻之辞，皆谓如是则可以如是，若已然，则时已变矣，尚何教诫乎？五为巽体，巽畜于乾而反与二相牵，何也？曰：举二体而言，则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则一阴畜五阳也。在《易》随时取义，皆如此也。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居中得正者也，刚柔进退不失乎中道也。阳之复，其势必强，二以处中，故虽强于进，亦不至于过刚，过刚乃自失也。爻止言牵复而吉之义，《象》复发明其在中之美。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三以阳爻居不得中，而密比于四，阴阳之情相求也，又昵比而不中，为阴畜制者也，故不能前进，犹车舆说去轮辐，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阴制于阳者也，今反制阳，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谓怒目相视，不顺其夫而反制之也，妇人为夫宠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说辐、反目，三自为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盖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处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进，犹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于畜时处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诚，则五志信之，从其畜也。卦独一阴，畜众阳者也，诸阳之志系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则一柔敌众刚，必见伤害，唯尽其孚诚以应之，则可以感之矣，故其伤害远，其危惧免也。如此则可以无咎，不然则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刚之道也。以人君之威严，而微细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盖有孚信以感之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既有孚，则五信任之，与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则血去可知，举其轻者也。五既合志，众阳皆从之矣。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小畜，众阳为阴所畜之时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则其类皆应之矣，故曰挛如，谓牵连相从也。五必援挽与之相济，是富以其邻也。五以居尊位之势，如富者推其财力与邻比共之也，君子为小人所困，正人为群邪所厄，则在下者必攀挽于上，期于同进，在上者必援引于下，与之戮力，非独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资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有孚挛如，盖其邻类皆牵挛而从之，与众同欲，不独有其富也。君子之处难厄，唯其至诚，故得众力之助而能济其众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

九以巽顺之极，居卦之上，处畜之终，从畜而止者也，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处止也。阴之畜阳，不和则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极而

散；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尚德载，四用柔巽之德，积满而至于成也。阴柔之畜刚，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积累而至，可不戒乎。载，积满也，《诗》云厥声载路。妇贞厉，妇谓阴，以阴而畜阳，以柔而制刚，妇若贞固守此，危厉之道也，安有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月几望，君子征凶。

月望则与日敌矣。几望，言其盛将敌也。阴已能畜阳而云几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则将盛于阳而凶矣。于几望而为之戒，曰妇将敌矣，君子动则凶也。君子谓阳；征，动也；几望，将盈之时。若已望则阳已消矣，尚何戒乎。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处，言畜道积满而成也，阴将盛极，君子动则有凶也。阴敌阳则必消阳，小人抗君子则必害君子，安得不疑虑乎。若前知疑虑而警惕，求所以制之，则不至于凶矣。



兑下乾上

履，《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履，践也，藉也，履物为践，履于物为藉。以柔藉刚，故为履也。不曰刚履柔，而曰柔履刚者，刚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刚，不言刚乘柔也。言履藉于刚，乃见卑顺说应之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泽处下，以柔履藉于刚，上下各得其义，事之至顺、理之至当也。人之履行如此，虽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见咥啮，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以阴柔履藉乾之阳刚，柔履刚也。兑以说顺应乎乾刚而履藉之，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顺至当，虽履虎尾亦不见伤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阳光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疾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谓疵病，央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辉光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处者，行之义。初处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阳刚之才可以上进，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于贫贱之素，则其进也乃贪躁而动，求去乎贫贱耳，非欲有为也，既得其进，骄溢必矣，故往则有咎。贤者则安履其素，其处也乐，其进也将有为也，故得其进则有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独行其志愿耳。独，专也。若欲贵之心，与行道之心交战于中，岂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九二居柔，宽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虽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静安恬之人处之，则能贞固而吉也。九二阳志上进，故有幽人之戒。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履道在于安静，其中恬正则所履安裕，中若躁动，岂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则能坚固而吉，盖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三以阴居阳，志欲刚而体本阴柔，安能坚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视，其见不明；跛蹙之履，其行不远。才既不足，而又处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务刚，其履如此，是履于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祸患，故曰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顺履而远到也。不中正而志刚，乃为群阳所与，是以刚躁蹈危而得凶也。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

阴柔之人其才不足，视不能明，行不能远，而乃务刚，所履如此，其能免于害乎。

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祸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为喻者，以其处阳，才弱而志刚也。志刚则妄动，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为大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四阳刚而乾体，虽居四，刚胜者也。在近君多惧之地，无相得之义，五复刚决之过，故为履虎尾。愬愬，长惧之貌，若能畏惧则当终吉。盖九虽刚而志柔，四虽近而不处，故能兢慎畏惧，则终免于危而获吉也。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能愬愬畏惧，则终得其吉者，志在于行而不处也，去危则获吉矣。阳刚能行者也，居柔以顺，自处者也。

九五，夬履，贞厉。

夬，刚决也。五以阳刚乾体居至尊之位，任其刚决而行者也。如此则虽得正，犹危厉也。古之圣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然而未尝不尽天下之议，虽刍豢之微必取，乃其所以为圣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刚明，决行不顾，虽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刚明之才，苟专自任，犹为危道，况刚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贞厉，义各不同，随卦可见。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戒夬履者，以其正当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据能专之势，而自任刚决，不复畏惧，虽使得正，亦危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处履之终，于其终，视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恶祸福，若其旋则善且吉也。旋谓周旋完备，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视其终，若终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系其所履善恶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上，履之终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终，周旋无亏，乃大有福庆之人也。人之行贵乎有终。



### 乾下坤上

泰，《序卦》：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则舒泰，泰则安矣，泰所以次履也。为卦坤阴在上，乾阳居下，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小谓阴，大谓阳。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阳气下降，阴气上交也。阴阳和畅则万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竭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时有污隆，治有大小，虽泰岂一概哉！言吉亨，则可包矣。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小往大来，阴往而阳来也。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万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则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阳来居内，阴往居外，阳进而阴退也。乾健在内，坤顺在外，为内健而外顺，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为泰也。既取阴阳交和，又取君子道长，阴阳交和乃君子之道长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财成，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财制成其施为方也。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其丰美之利也。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初以阳爻居下，是有刚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时之否，则君子退而穷处；时既泰，则志在上进也。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茹，根之相牵连者，故以为象。汇，类也，贤者以其类进，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济，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类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盖各从其类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时将泰，则群贤皆欲上进，三阳之志，欲进同也，故取茅茹汇征之象。志在外，上进也。

###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四者处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冯河，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不遐遗，泰宁之时人心狃于泰，则苟安逸而已，恶能复深思远虑及于遐远之事哉！治夫泰者当周及庶事，虽遐远不可遗，若事之微隐，贤才之在僻陋，皆遐远者也，时泰则固遗之矣。朋亡，夫时之既泰，则人习于安，其情肆而失节，将约而正之，非绝去其朋与之私则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则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义也。尚，配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举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义。言如此则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显大也。

###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居泰之中，在诸阳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其思虑，正固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处泰之道，既能艰贞，则可常保其泰，不劳忧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为孚如是，则于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谓福祉。善处泰者其福可长也，盖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丧败者也。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际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为戒也。

###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六四处泰之过中，以阴在上，志在下复，上二阴亦志在趋下。翩翩，疾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夫人富而其类从者，为利也；不富而从者，其志同也。三阴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实，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不待戒告而诚意相合也。夫阴阳之升降，乃时运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过中，则将变矣。圣人于三尚云艰贞则有福，盖三为将中，知戒则可保，四已过中矣，理必变也，故专言始终反复之道。五，泰之主，则复言处泰之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邻从者，以三阴在上，皆失其实故也。阴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实也，不待告戒而诚意相与者，盖其中心所愿故也。理当然者，天也；众所同者，时也。

###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史谓汤为天乙，厥后有帝祖乙，亦贤王也，后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称帝乙者，未知谁是。以爻义观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礼法者也。自古帝女虽皆下嫁，至帝乙然后制为礼法，使降其尊贵以顺从其夫也。六五以阴柔居君位，下应于九二刚明之贤，五能倚任其贤臣而顺从之，如帝乙之归妹然，降其尊而顺从于阳，则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者也，谓成治泰之功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所以能获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愿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刚中之贤，所听从者皆其志愿也，非其所欲，能随之乎。

###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掘隍土积累以成城，如治道积累以成泰。及泰之终，将反于否，如城土颓圯复反于隍也。上，泰之终，六以小人处之，行将否矣。勿用师，君之所以能用其众者，上下之情通而心从也，今泰之将终，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离散不从其上，岂可用也，用之则乱。众既不可用，方自其亲近而告命之，虽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谓亲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贞凶、贞吝有二义，有贞固守此则凶吝者，有虽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贞凶而云贞吝者，将否而方告命，为可羞吝，否不由于告命也。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城复于隍矣，虽其命之乱，不可止也。



### 坤下乾上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来通泰之极则必否，否所以次泰也。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阴阳和畅则为泰；天处上、地处下，是天地隔绝不相交通，所以为否也。

### 否之匪人。

天地交而万物生于中，然后三才备。人为最灵，故为万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则不生万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消长阖辟，相因而不息，泰极则复，否终则倾，无常而不变之理，人道岂能无也，既否则泰矣。

### 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夫上下交通，刚柔和合，君子之道也。否则反是，故不利君子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来，阳往而阴来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象，故为否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夫天地之气不交，则万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义不交，则天下无邦国之道。建邦国所以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国之道也。阴柔在内，阳刚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来处于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天地不相交通，故为否。否塞之时，君子道消，当观否塞之象，而以俭损其德，避免祸难，不可荣居禄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时，君子居显荣之地，祸患必及其身，故宜晦处穷约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否之时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阴上皆有应，在否隔之时，隔绝不相通，故无应义，初六能与其类贞固其节，则处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当否而能进者，小人也，君子则伸道免祸而已。君子进退未尝不与其类同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爻以六自守于下，明君子处下之道。《象》复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节以处下者，非乐于不进独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进，故安之耳，心固未尝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其质则阴柔，其居则中正。以阴柔小人而言，则方否于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顺乎上以求济其否，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岂肯枉己屈道承顺于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则否矣。小人顺上之心未尝无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大人于否之时，守其正节，不杂乱于小人之群类，身虽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则其道大矣。

六三，包羞。

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穷斯滥矣，极小人之情状者也。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阴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为可羞者，处不当故也。处不当位，所为不以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四以阳刚健体，居近君之位，是以济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辅上济否。然当君道方否之时，处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动必出于君命，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则可以济时之否，其畴类皆附离其福祉。离，丽也。君子道行，则与其类同进，以济天下之否，畴离祉也。小人之进亦以其类同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君命则得无咎，乃可以济否，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当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驯致于泰。犹未离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渐将反泰，不可便为安肆，当深虑远戒，常虞否之复来，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系于苞桑，谓为安固之道，如维系于苞桑也。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者，其固尤甚。圣人之戒深

矣。汉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祸败也。《系辞》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则虽有其道，将何为乎？故圣人之位谓之大宝。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上九否之终也。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上九否既极矣，故否道倾覆而变也，先极否也，后倾喜也，否倾则泰矣，后喜也。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上六，则不能变屯也。



离下乾上

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则为否，上下相同则为同人，与否义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与人同力乃能济，同人所以次否也。为卦乾上离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与天同也，故为同人。以二体言之，五居正位为乾之主，二为离之主，二爻以中正相应，上下相同，同人之义也。又卦唯一阴，众阳所欲同，亦同人之义也。他卦固有一阴者，在同人之时而二、五相应，天火相同，故其义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野谓旷野，取远与外之义。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常人之间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昵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谓不以昵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旷远之地，既不系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远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与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险阻之不可济？何艰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贞。上言于野止，谓不在昵比，此复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贞，谓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虽居千里之远，生千岁之后，若合符节，推而行之，四海之广、兆民之众，莫不同。小人则唯用其私意，所比者，虽非亦同；所恶者，虽是亦异，故其所同者则为阿党，盖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贞正。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言成卦之义。柔得位谓二，以阴居阴，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应之，得中而应乎乾也。五刚健中正，而二以柔顺中正应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应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专以二言。

同人曰：

此三字爻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至诚无私可以蹈险难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又以二体言其义。有文明之德而刚健，以中正之道相应，乃君子之正道也。唯君子能（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万殊，理则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圣人视



亿兆之心犹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则能烛理，故能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故能尽大同之道，然后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与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与天同，故为同人之义。君子观同人之象，而以类族辨物，各以其类族辨物之同异也。若君子小人之党，善恶是非之理，物情之离合，事理之异同，凡异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处物不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系应，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为出门同人。出门谓在外，在外则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则无过咎也。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出门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广，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亲疏之异，过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党，谁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与五为正应，故曰同人于宗。宗谓宗党也。同于所系应，是有所偏与，在同人之道为私狭矣，故可吝。二若阳爻，则为刚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为私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诸卦以中正相应为善，而在同人则为可吝。故五不取君义，盖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为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三以阳居刚而不得中，是刚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时，志在于同，卦惟一阴，诸阳之志皆欲同之，三又与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与五相应，三以刚强居二、五之间，欲夺而同之，然理不直、义不胜，故不敢显发。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怀恶而内负不直，故又畏惧，时升高陵以顾望，如此至于三岁之久，终不敢兴。此爻深见小人之情状，然不曰凶者，既不敢发，故未至凶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所敌者五，既刚且正，其可夺乎，故畏惧伏藏也，至于三岁不兴矣，终安能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刚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与五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隔墉，且乘其墉，欲攻之义，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义之不直而不攻，则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义理，妄行攻夺，则其凶大矣。三以刚居刚，故终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刚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义能反则吉矣，畏义而能改，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义之弗克也。以邪攻正，义不胜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义不胜、困穷而反于法则也。二者，众阳所同欲也，独三、四有争夺之义者，二爻居二、五之间也。初、终远，故取义别。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九五同于二，而为三、四二阳所隔，五自以义直理胜，故不胜愤抑，至于号咷，然邪不胜正，虽为所隔，终必得合，故后笑也。大师克相遇，五与二正应，而二阳非理隔夺，必用大师克胜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师、云克者，见二阳之强也。九五君位而爻不

取人君同人之义者，盖五专以私昵应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则号咷、后遇则笑，是私昵之情，非大同之体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为吝，况人君乎。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间隔之义。《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诚相同，出、处、语、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间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断金。其理至微，故圣人赞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谓其言意味深长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先所以号咷者，以中诚理直，故不胜其忿切而然也。虽其敌刚强，至用大师，然义直理胜，终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谓能胜，见二阳之强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在外而远之地。求同者必相亲相与，上九居外而无应，终无与同者也。始有同则至终或有睽悔，处远而无与，故虽无同亦无悔。虽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终无所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居远莫同，故终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虽无悔，非善处也。



乾下离上

大有，《序卦》：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夫与人同者，物之所归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为卦火在天上，火之处高，其明及远，万物之众无不照见，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众阳并应，居尊执柔，物之所归也，上下应之，为大有之义。大有，盛大丰有也。

大有，元亨。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义者，如比吉、谦亨是也；有因其卦义便为训戒者，如师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刚健文明应天时行，故能元亨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言卦之所以为大有也。五以阴居君位，柔得尊位也，处中得大中之道也。为诸阳所宗，上下应之也。夫居尊执柔，固众之所归也，而又有虚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应之，所以为大有也。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卦之德内刚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应于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顺而明，能顺应乎二，二，乾之主也，是应乎乾也。顺应乾行，顺乎天时也，故曰应乎天而时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则必元亨矣。此不识卦义离乾成大有之义，非大有之义便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与不能亨者有矣。诸卦具元亨利贞，则《彖》皆释为大亨，恐疑与乾坤同也。不兼利贞，则释为元亨，尽元义也，元有大善之义。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蛊、升、鼎也，唯升之《彖》误随他卦作大亨。曰：诸卦之元与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为元始之义，为首出庶物之义，他卦则不能有此义，为善、为大而已。曰：元之为大可矣，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岂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兴而后有衰，衰固后于兴也；得而后有失，非得则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恶、治乱、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



善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高在天上，照见万物之众多，故为大有。大有，繁庶之义，君子观大有之象，以遏绝众恶、扬明善类，以奉顺天休美之命。万物众多，则有善恶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当代天工治养庶类。治众之道在遏恶扬善而已，恶惩善劝，所以顺天命而安群生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盛，处卑无应与，未有骄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鲜不有害，以子贡之贤未能尽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艰则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难处，则自无咎也。处富有而不能思艰兢畏，则骄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大有之初，克念艰难，则骄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于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以阳刚居二，为六五之君所倚任，刚健则才胜，居柔则谦顺，得中则无过，其才如此，所以能胜大有之任，如大车之材强壮能胜载重物也。可以任重行远，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丰盛之时，有而未极，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于盛极，则不可以往矣。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壮大之车，重积载于其中而不损败，犹九二材力之强，能胜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体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当大有之时，居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乎天子，谓以其有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义也。若小人处之，则专其富有以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当用亨于天子，若小人处之则为害也。自古诸侯能守臣节、忠顺奉上者，则蕃养其众以为王之屏翰，丰殖其财以待上之征赋。若小人处之，则不知为臣奉上之道，以其为己之私，民众财丰，则反擅其富强益为不顺，是小人大有则为害，又大有为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居大有之时，已过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过盛则凶咎所由生也，故处之道，匪其彭则得无咎，谓能谦损不处其太盛，则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处太盛则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诗·载驱》云：“汶水汤汤，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状。《雅·大明》云“駉駉彭彭”，言武王戎马之盛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能不处其盛而得无咎者，盖有明辨之智也。晰，明智也。贤智之人明辨物理，当其方盛，则知咎之将至，故能损抑不敢至于满极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当大有之时，居君位，虚中为孚信之象，人君执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则下亦尽其信诚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当大有之时，人心安易，若专尚



柔顺则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则吉。威如，有威严之谓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众志说从，又有威严使之有畏，善处有者也，吉可知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下之志，从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则下亦以诚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发其下孚信之志，下之从上，犹响之应声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谓若无威严，则下易慢而无戒备也，谓无恭畏备上之道，备谓备上之求责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上九在卦之终，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极而不居其有者也。处离之上，明之极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能顺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为蹈履诚信之义，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应之，为尚贤崇善之义，其处如此，合道之至也，自当享其福庆。自天佑之，行顺乎天而获天佑，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大有之上有极当变，由其所为顺天合道，故天佑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满而不溢，乃天佑也。《系辞》复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谓履五，五虚中，信也；思顺谓谦退不居，尚贤谓志从于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丰而复处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乐据权位，唯初、上不处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顺，故在上而得吉，盖自天佑也。

## 卷二

### 周易上经

䷋

艮下坤上

谦，《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满，必在谦损，故大有之后受之以谦也。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体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谦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处卑之下，谦之义也。

谦，亨。君子有终。

谦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谓之谦，人以谦巽自处，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终，君子志存乎谦巽，达理故乐天而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安履乎让，终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显，此所谓君子有终也。在小人则有欲必竞、有德必伐，虽使勉慕于谦，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终也。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济当为际，此明谦而能亨之义。天之道以其气下际，故能化育万物，其道光明下际，谓下交也。地之道以其处卑，所以其气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天道亏盈而益谦，

以天行而言，盈者则亏，谦者则益，日月阴阳是也。

地道变盈而流谦，

以地势而言，盈满者倾变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害盈而福谦，

鬼神谓造化之迹，盈满者祸害之，谦损者福佑之，凡过而损、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人道恶盈而好谦。

人情疾恶于盈满而好与于谦巽也。谦者，人之至德，故圣人详言，所以戒盈而劝谦也。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谦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显，自处虽卑屈，而其德实高，不可加尚，是不可逾也。君子至诚于谦，恒而不变，有终也，故尊光。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蕴高大之象，故为谦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蕴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蕴于卑下之中，则文理不顺。诸象皆然，观文可见。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观谦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见抑高举下、损过益不及之义，以施于事，则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称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得其平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顺处谦，又居一卦之下，为自处卑下之至，谦而又谦也，故曰谦谦。能如是者，君子也。自处至谦，众所共与也，虽用涉险难，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处谦而以柔居下，得无过于谦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见其谦之至，故为谦谦，未见其失也。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谦谦，谦之至也，谓君子以谦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处也。《诗》云自牧归羹。

六二，鸣谦，贞吉。

二以柔顺居中，是为谦德积于中，谦德充积于中故发于外，见于声音颜色，故曰鸣谦。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贞吉。凡贞吉，有为贞且吉者，有得贞则吉者。六二之贞吉，所自有也。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二之谦德由至诚积于中，所以发于声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为之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三以阳刚之德而居下体，为众阴所宗，履得其位，为下之上，是上为君所任，下为众所从，有功劳而持谦德者也，故曰劳谦。古之人有当之者，周公是也，身当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谦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谓有劳而能谦矣。既能劳谦，又须君子行之，有终则吉。夫乐高喜胜，人之常情，平时能谦，固已鲜矣，况有功劳可尊乎，虽使知谦之善，勉而为之，若矜负之心不忘，则不能常久，欲其有终，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谦顺，乃其常行，故久而不变，乃所谓有终，有终则吉也。九三以刚居正，能终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辞特重。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能劳谦之君子，万民所尊服也。《系辞》云：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劳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劳而自谦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礼言恭，以其德言之则至盛，以其自处之礼言之则至恭，此所谓谦也。夫谦也者，谓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是以能终吉也。

夫君子履谦，乃其常行，非为保其位而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盖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谦之道如此。如言为善有令名，君子岂为令名而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为善之故也。

#### 六四，无不利，撝谦。

四居上体，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谦柔自处，九三又有大功德，为上所任、众所宗，而已居其上，当恭畏以奉谦德之君，卑巽以让劳谦之臣，动作施为，无所不利于撝谦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动息进退，必施其谦，盖居多惧之地，又在贤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凡人之谦，有所宜施，不可过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处近君之地，据劳臣之上，故凡所动作靡不利于施谦，如是然后中于法则，故曰不违则也，谓得其宜也。

####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富者，众之所归，唯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谦柔，当防于过，故发此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谦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六以柔处柔，顺之极，又处谦之极，极乎谦者也。以极谦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谦之志，故至发于声音。又柔处谦之极，亦必见于声色，故曰鸣谦。虽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须刚柔相济，上谦之极也，至于太甚，则反为过矣，故利在以刚武自治。邑国，己之私有，行师谓用刚武，征邑国谓自治其私。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谦极而居上，欲谦之志未得，故不胜其切，至于鸣也。虽不当位，谦既过极，宜以刚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师征邑国也。

三三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序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义而为次也。有既大而能谦，则有豫乐也，豫者，安和悦乐之义，为卦震上坤下，顺动之象，动而和顺，是以豫也。九四为动之主，上下群阴所共应也，坤又承之以顺，是以动而上下顺应，故为和豫之义。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阳始潜闭于地中，及其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豫，故为豫也。

#### 豫，利建侯行师。

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悦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刚应谓四，为群阴所应，刚得众应也。志行谓阳志上行，动而上下顺从，其志得行也。顺以动，豫，震动而坤顺，为动而顺理，顺理而动，又为动而众顺，所以豫也。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以豫顺而动，则天地如之而弗违，况建侯行师，岂有不顺乎！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后天而不违者，亦顺乎理而已。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复详言顺动之道。天地之运以其顺动，所以日月之度不过差，四时之行不愆忒。圣人以顺动，故经正而民兴于善，刑罚清简而万民服也。

豫之时义大矣哉！

既言豫顺之道矣，然其旨味渊永，言尽而意有余也，故复赞之云：豫之时义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优柔涵泳而识之也。时义谓豫之时义，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时义，坎、睽、蹇言时用，颐、大过、解、革言时，各以其大者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故为豫也。坤顺震发，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作乐乐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礼有殷奠，谓盛也。荐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初六，鸣豫，凶。

初六以阴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应之，是不中正之小人处豫而为上所宠，其志意满极，不胜其豫，至发于声音，轻浅如是，必至于凶也。鸣，发于声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云初六，谓其以阴柔处下而志意穷极，不胜其豫至于鸣也，必骄肆而致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逸豫之道，放则失正，故豫之诸爻多不得正，才与时合也。唯六二一爻处中正又无应，为自守之象，当豫之时，独能以中正自守，可谓特立之操，是其节介如石之坚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乐心悦之，故迟迟遂至于耽恋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终日，故贞正而吉也。处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则溺矣，如二可谓见几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见几而极言知几之道，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夫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盖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独言吉者，见之于先，岂复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见事之几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坚，则不惑而明，见几而动，岂俟终日也。断，别也，其判别可见矣。微与彰、柔与刚，相对者也。君子见微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知几如是，众所仰也，故赞之曰万夫之望。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盖能不终日而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坚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处豫之道，为教之意深矣。

###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六三阴而居阳，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处豫动，皆有悔。盱，上视也，上瞻望于四，则以不中正不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与之切近，苟迟迟而不前，则见弃绝，亦有悔也。盖处身不正，进退皆有悔吝，当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处己有道，以礼制心，虽处豫时，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自处不当，失中正也，是以进退有悔。

###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之所以为豫者，由九四也，为动之主，动而众阴悦顺，为豫之义。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顺从之，以阳刚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当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独当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当尽其至诚，勿有疑虑，则朋类自当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诚而已，苟尽其至诚，则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发也。或曰：卦唯一阳，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诚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陨自天是也。四以阳刚，迫近君位而专主乎豫，圣人宜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顺之道也，由和顺之道，不失为臣之正也。如此而专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时于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诚勿疑。

###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己而致天下于乐豫，故为大有得，谓其志得大行也。

### 六五，贞疾，恒不死。

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四之阳刚得众，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专权之臣也。居得君位，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汉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见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义，于五则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权去己之义，各据爻以取义，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阴居尊位，二以阳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时不同也。童蒙而资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应则倚任者也，豫相逼则失权者也。又上下之心专归于四也。

###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贞而疾，由乘刚，为刚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阴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阴居上，不正也，而当豫极之时，以君子居斯时，亦当戒惧，况阴柔乎，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终，故为昏冥已成也，若有渝变，则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终，有变之义，人之失苟能自变，皆可以无咎，故冥豫虽已成，能变则善也。圣人发此义，所以劝迁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专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昏冥于豫，至于终极，灾咎行及矣，其可长然乎？当速渝也。

䷲ 震下兑上

随，《序卦》：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夫悦豫之道，物所随也，随所以次豫也。为卦兑上震下，兑为说，震为动，说而动，动而说，皆随之义。女，随人者也，以少女从长男，随之义也。又震为雷，兑为泽，雷震于泽中，泽随而动，随之象也。又以卦变言之，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阳来下于阴也，以阳下阴，阴必说随，为随之义。凡成卦既取二体之义，又有取爻义者，复有更取卦变之义者，如随之取义尤为详备。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与己随于人，及临事择所随，皆随也。随得其道，则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随之道，利在于贞正，随得其正，然后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则有咎矣，岂能亨乎。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

卦所以为随，以刚来而下柔、动而说也。谓乾之上九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阳刚来下于阴柔，是以上下下，以贵下贱，能如是，物之所说随也。又下动而上说，动而可说也，所以随也，如是则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则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则非可随之道，岂能使天下随之乎。天下所随者，时也，故云天下随时。

随时之义大矣哉！

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能权者，不能与此也。故赞之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凡赞之者，欲人知其义之大，玩而识之也。此赞随时之义大，与豫等诸卦不同，诸卦时与义是两事。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雷震于泽中，泽随震而动，为随之象。君子观象，以随时而动。随时之宜，万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礼，君子昼不居内，夜不居外，随时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九居随时而震体，且动之主，有所随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随，是其所主守有变易也，故曰官有渝。贞吉，所随得正则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过动也。出门交有功，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出门而交则有功也。出门谓非私昵，交不以私，故其随当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

既有随而变，必所得正则吉也，所从不正则有悔吝。

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出门而交，非牵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则无失而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二应五而比初，随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为之戒云：若系小子，则失丈夫也。初阳在下，小子也；五正应在上，丈夫也。二若志系于初，则失九五之正应，是失丈夫也。系小子而失丈夫，舍正应而从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随之时，当为之戒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人之所随，得正则远邪，从非则失是，无两从之理。二苟系初，则失五矣，弗能兼与也。所以戒人从正当专一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虽与初同体，而切近于四，故系于四也。大抵阴柔不能自立，常亲系于所近者。上系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从上，得随之宜也。上随则善也，如昏之随明，事之从善，上随也。背是从非，舍明逐暗，下随也。四亦无应，无随之者也。近得三之随，必与之亲善，故三之随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随于上，而上与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虽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随于上，苟取爱说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谄趋利之为也，故云利居贞。自处于正，则所谓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随也。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既随于上，则是其志舍下而不从也。舍下而从上，舍卑而从高也，于随为善矣。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阳刚之才，处臣位之极，若于随有获，则虽正亦凶。有获，谓得天下之心随于己，为臣之道当使恩威一出于上，众心皆随于君，若人心从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诚积于中，动为合于道，以明哲处之，则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随之，其得民之随，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国之安，其至诚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复何过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强之过，非圣人大贤则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仪，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诚孚而处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近君之位而有获，其义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盖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实，是其中诚在于随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随道之吉，唯在随善而已。下应二之正中，为随善之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处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诚所随者，正中也，所谓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谓六二也。随以得中为善，随之所防者过也，盖心所说随则不知其过矣。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以柔顺而居随之极，极乎随者也。拘系之，谓随之极如拘持縻系之。乃从维之，又从而维系之也，谓随之固结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随之极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业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难，去豳来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随之如归市，盖其人心之随，固结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业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业盖兴于此。上居随极，固为太过，然在得民之随与随善之固，如此乃为善也，施于他则过矣。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随之固如拘系维持，随道之穷极也。



### 巽下艮上

蛊，《序卦》：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承二卦之义以为次也。夫喜悦以随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则何喜何随，蛊所以次随也。蛊，事也，蛊非训事，蛊乃有事也。为卦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则物乱，是为蛊象。蛊之义，坏乱也。在文为虫皿，皿之有虫，蛊坏之义。《左氏传》云：风落山，女惑男。以长女下于少男，乱其情也。风遇山而回，物皆挠乱，是为有事之象，故云蛊者事也。既蛊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蛊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蛊也。

蛊，元亨，利涉大川。

既蛊则有复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开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蛊则能致元亨也。蛊之大者，济时之艰难险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甲，数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谓首也，事之端也。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谓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谓后于此，虑其将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虑之深、推之远也。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之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之方。善救则前弊可革，善备则后利可久，此古之圣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后世也。后之治蛊者不明圣人先甲后甲之诫，虑浅而事近，故劳于救世而乱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变更之首，制作政教之类则云甲，举其首也；发号施令之事则云庚，庚犹更也，有所更变也。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以卦变及二体之义而言，刚上而柔下，谓乾之初九上而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为初六也。阳刚，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于上；阴柔，卑而在下者也，今来居于下。男虽少而居上，女虽长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顺理，治蛊之道也。由刚之上、柔之下，变而为艮、巽，艮止也，巽顺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顺也，以巽顺之道治蛊，是以元亨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蛊之道，如卦之才，则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乱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义正，在下者巽顺，在上者能止齐安定之事，皆止于顺，则何蛊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则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方天下坏乱之际，宜涉艰险以往而济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则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圣人知终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终而备其将然，先甲、后甲而为之虑，所以能治蛊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则物皆散乱，故为有事之象。君子观有事之象，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在己则养德，于天下则济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初六虽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义，居内在下而为主，子干父蛊也。子干父蛊之道，能堪其事则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则为父之累，故必惕厉，则得终吉也。处卑而尸尊，事自当兢畏，以六之才，虽能巽顺，体乃阴柔，在下无应而主干，非有能济之义，若以不克干而言，则其义甚小，故专言为子。干蛊之道必克济则不累其父，能厉则可以终吉，乃备见为子干蛊之大法也。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子干父蛊之道，意在承当于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于无咎之地，常怀惕厉则终得其吉也。尽诚于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阳刚为六五所应，是以阳刚之才在下而干夫在上阴柔之事也，故取子干母蛊为义。以刚阳之臣，辅柔弱之君，义亦相近。二巽体而处柔顺，义为多干母之蛊之道也。夫子之于母，当以柔巽辅导之，使得于义，不顺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以妇人言之，则阴柔可知，若伸己刚阳之道遽然矫拂，则伤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顺将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贞，谓不可贞固，尽其刚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为甚高之事乎。若于柔弱之君，尽诚竭忠致之于中道则可矣，又安能使之大为有乎。且以周公之圣辅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则可矣，固不能使之为羲、黄、尧、舜之事也。二巽体而得中，是能巽顺而得中道，合不可贞之义，得干母蛊之道也。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过刚，干母蛊之善者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刚阳之才居下之上，主干者也，子干父之蛊也。以阳处刚而不中，刚之过也，然而在巽体，虽刚过而不为无顺。顺，事亲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过，以刚阳之才克干其事，虽以刚过而有小小之悔，终无大过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亲也。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以三之才，干父之蛊，虽小有悔，终无大咎也。盖刚断能干，不失正而有顺，所以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四以阴居阴，柔顺之才也。所处得正，故为宽裕以处其父事者也。夫柔顺之才而处正，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干过常之事，则不胜而见吝也。以阴柔而无应助，往安能济。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宽裕之时则可矣，欲有所往则未得也，加其所任则不胜矣。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五居尊位，以阴柔之质当人君之干，而下应于九二，是能任刚阳之臣也。虽能下应刚阳之贤而倚任之，然已实阴柔，故不能为创始开基之事，承其旧业则可矣，故为干父之蛊。夫创业垂统之事，非刚明之才则不能，继世之君虽柔弱之资，苟能任刚贤，则可以善继而成令誉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誉者也。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干父之蛊而用有令誉者，以其在下之贤承辅之以刚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蛊之终，无系应于下，处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刚明之才，无应援而处无事之地，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如上九之处事外，不累于世务，不臣事于王侯，盖进退以道，用舍随时，非贤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为法则也。



兑下坤上

临，《序卦》：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蛊者事也，有事则可大矣，故受之以临也。韩康伯云：可大之业，由事而生。二阳方长而盛大，故为临也。为卦泽上有地，泽上之地，岸也，与水相际，临近乎水，故为临。天下之物，密近相临者莫若地与水，故地上有水则为比，泽上有地则为临也。临者，临民、临事，凡所临皆是，在卦取自上临下，临民之义。

临，元亨利贞。

以卦才言也。临之道如卦之才，则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二阳方长于下，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而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浸，渐也，二阳长于下而渐进也。下兑上坤，和说而顺也。刚得中道而有应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刚正而和顺，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刚正和顺而已。以此临人、临事、临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兑为说，说乃和也。夬《彖》云：决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临二阳生，阳方渐盛之时，故圣人为之戒云：阳虽方长，然至于八月则消而凶矣。八月，谓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阴长而阳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阴阳之气言之，则消长如循环，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则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方君子道长之时，圣人为之诫，使知极则有凶之理而虞备之，常不至于满极，则无凶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泽之上有地，泽岸也，水之际也。物之相临与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泽上有地为临也。君子观亲临之象，则教思无穷，亲临于民则有教导之意，思也无穷，至诚无斲也。观含容之象，则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广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广大之意，故为无穷。

无疆之义。

**初九，咸临，贞吉。**

咸，感也。阳长之时感动于阴，四应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应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与四感应，是以正道为当位所信任，得行其志，获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凡言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有贞固守之则吉者，各随其事也。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所谓贞吉，九之志在于行正也。以九居阳，又应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二方阳长而渐盛，感动于六五中顺之君，其交之亲，故见信任，得行其志，所临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将然于所施为无所不利也。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未者，非遽之辞。《孟子》或问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欤，抑亦盗跖之所树欤？是未可知也。《史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对已字，故意似异，然实不殊也。九二与五感应以临下，盖以刚德之长而又得中，至诚相感，非由顺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顺体而二说体，又阴阳相应，故《象》特明其非由说顺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临人者也。阴柔而说，体又处不中正，以甘说临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说临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兑性既说，又乘二阳之上，阳方长而上进，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惧而忧之，若能持谦守正，至诚以自处，则无咎也。邪说由己，能忧而改之，复何咎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阴柔之人，处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复乘二阳，是处不当位也。既能知惧而忧之，则必强勉自改，故其过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四居上之下，与下体相比，是切临于下，临之至也。临道尚近，故以比为至。四居正位而下应于刚，阳之初处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贤，以亲临于下，是以无咎，所处境当也。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居近君之位为得其任，以阴处四为得其正，与初相应为下贤，所以无咎，盖由位之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顺体居尊位，而下应于二刚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劳而治，以知临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临乎天下之广，若区区自任，岂能周于万事，故自任其知者，适足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聪明，则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则其知大矣。五顺应于九二刚中之贤，任之以临下，乃己以明知临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君臣道合，盖以气类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刚中之贤，成大君之宜，成知临之功，盖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贤才，非道同德合，岂能用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上六坤之极，顺之至也，而居临之终，敦厚于临也。与初、二虽非正应，然大率阴求于阳，又其至顺，故志在从乎二阳，尊而应卑，高而从下，尊贤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临，所以吉而无咎。阴柔在上，非能临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顺刚，是以吉而无咎。六居临之终而不取极义，临无过极，故止为厚义。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志在内，应乎初与二也。志顺刚阳而敦笃，其吉可知也。



坤下巽上

观，《序卦》：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观所以次临也，凡观视于物则为观，为观于下则为观，如楼观谓之观者，为观于下也。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风行地上，遍触万类，周观之象也。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下所观仰，观之义也。在诸爻则惟取观见，随时为义也。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为天下之表，仪必极其庄敬，则下观仰而化也。故为天下之观，当如宗庙之祭始盥之时，不可如既荐之后。则下民尽其至诚、颙然瞻仰之矣。盥谓祭祀之始，盥手酌郁鬯于地，求神之时也。荐谓献腥、献熟之时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尽其精诚严肃之至也，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居上者正其表仪，以为下民之观，当庄严如始盥之初，勿使诚意少散如既荐之后，则天下之人莫不尽其孚诚，颙然瞻仰之矣。颙，仰望也。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顺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为观于天下也。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历周览之象，故先王体之为省方之礼，以观民俗而设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省方观民也，设教为民观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以阴柔之质，居远于阳，是以观见者浅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观。阳刚中正在上，贤圣之君也，近之则见其道德之盛，所观深远，初乃远之，所见不明，如童蒙之观也。小人，下民也，所见昏浅，不能识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谓之过咎。若君子而如是，则可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所观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 六二，窥观，利女贞。

二应于五，观于五也。五刚阳中正之道，非二阴暗柔弱所能观见也，故但如窥覩之观耳。窥覩之观虽少见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见刚阳中正之道，则利如女子之贞，虽见之不能甚明而能顺从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为贞也。二既不能明见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顺从，则不失中正，乃为利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君子不能观见刚阳中正之大道，而仅窥覩其彷彿，虽能顺从，乃同女子之贞，亦可羞丑也。

## 六三，观我生进退。

三居非其位，处顺之极，能顺时以进退者也。若居当其位，则无进退之义也。观我生，我之所生，谓动作施为出于己者，观其所生而随宜进退，所以处虽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随时进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顺也。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观己之生而进退以顺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观莫明于近，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圣贤之君也，四切近之，观见其道，故云观国之光，观见国之盛德光辉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国者，在人君而言，岂止观其行一身乎，当观天下之政化，则人君之道德可见矣。四虽阴柔而巽体居正，切近于五，观见而能顺从者也。利用宾于王，夫圣明在上，则怀抱才德之人皆愿进于朝廷，辅戴之以康济天下，四既观见人君之德、国家之治，光华盛美，所宜宾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辅于君以施泽天下，故云利用宾于王也。古者有贤德之人，则人君宾礼之，故士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君子怀负才业，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怀自守者，盖时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岂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既观见国之盛德光华，古人所谓非常之遇也，所以志愿登进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观国之光，尚宾也。尚谓志尚，其志意愿慕宾于王朝也。

##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已。观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观己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民俗善则政化善也。王弼云：观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阳刚之德处于上，为下之所观，而不当位，是贤人君子不在于位，而道德为天下所观仰者也。观其生，观其所生也，谓出于己者，德业行义也。既为天下所观仰，故自观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则无过咎也，苟未君子，则何以使人观仰矜式，是其咎也。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虽不在位，然以人观其德用为仪法，故当自慎省，观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则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谓安宁也。



### 震下离上

噬嗑，《序卦》：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观，然后有来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观也。噬，啮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间之，啮而后合之也。卦上下二刚爻而中柔，外刚中虚，人颐口之象也。中虚之中又一刚爻，为颐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则隔其上下不得嗑，必啮之则得嗑，故为噬嗑。圣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则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则为有强梗或谗邪间隔于其间，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当用刑罚，小则惩戒，大则诛戮，以除去之，然后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除去之则和合矣。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圣人观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万事，皆使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间，在任刑罚，故卦取用刑为义。在二体，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亨，卦自有亨义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间也，噬而嗑之则亨通矣。利用狱，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狱也。天下之间，非刑狱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狱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狱也。狱者，所以究察情伪，得其情则知为间之道，然后可以设防与致刑也。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颐中有物故为噬嗑，有物间于颐中则为害，噬而嗑之则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刚柔分而动而明，雷电合而章。**

以卦才言也。刚爻与柔爻相间，刚柔分而不相杂，为明辨之象。明辨，察狱之本也。动而明，下震上离，其动而明也。雷电合而章，雷震而电耀，相须并见，合而章也。照与威并行，用狱之道也，能照则无所隐情，有威则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动而明，故复言威照并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六五以柔居中，为用柔得中之义。上行谓居尊位，虽不当位，谓以柔居五为不当，而利于用狱者，治狱之道，全刚则伤于严暴，过柔则失于宽纵，五为用狱之主，以柔处刚而得中，得用狱之宜也。以柔居刚为利用狱，以刚居柔为利否，曰刚柔质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狱之宜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电相须并见之物，亦有噬象。电明而雷威，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饬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为受刑之人。当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轻。校，木械也。其过小，故履之于足，以灭伤其趾。人有小过，校而灭其趾，则当惩惧不敢进



于恶矣，故得无咎。《系辞》云：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言惩之于小与初，故得无咎也。初与上无位，为受刑之人，余四爻皆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履校而灭伤其趾，则知惩诫而不敢长其恶，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则校其趾，盖取禁止其行，使不进于恶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二应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为义。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则罪恶者易服，故取噬肤为象。噬啗人之肌肤，为易入也。灭，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刚，是用刑于刚强之人，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故至灭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与严刑以待刚强义不相妨。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深至灭鼻者，乘刚故也。乘刚乃用刑于刚强之人，不得不深严也，深严则得宜，乃所谓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处不当位，自处不得其当而刑于人，则人不服而怨怒悖犯之，如噬啗干腊坚韧之物而遇毒恶之味，反伤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伤，是可鄙吝也。然当噬嗑之时，大要噬间而嗑之，虽其身处位不当，而强梗难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为不当也，故虽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六三以阴居阳，处位不当，自处不当，故所刑者难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当噬嗑之任者也。四已过中，是其间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干肺。肺，肉之有联骨者，干肉而兼骨，至坚难噬者也。噬至坚而得金矢，金取刚、矢取直，九四阳德刚直，为得刚直之道，虽用刚直之道，利在克艰其事而贞固其守，则吉也。九四刚而明，体阳而居柔，刚明则伤于果，故戒以知难；居柔则守不固，故戒以坚贞。刚而不贞者有矣，凡失刚者皆不贞也，在噬嗑四最为善。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艰贞，盖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五在卦愈上，而为噬干肉，反易于四之干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势以刑于下，其势易也。在卦将极矣，其为间甚大，非易噬也，故为噬干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刚物，五居中为得中道处刚，而四辅以刚，得黄金也。五无应，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贞厉无咎，六五虽处中刚，然实柔体，故戒以必正固而怀危厉，则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当噬嗑之时，岂可不贞固而怀危惧哉。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为得其当也。所谓当，居中用刚而能守正虑危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上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为受刑者。居卦之终，是其间大，噬之极也。《系辞》所谓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何，负也，谓在颈也。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人之聋暗不悟，积其罪恶以至于极，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为其无所闻知，积成其恶，故以校而灭伤其耳，减聪之不明也。



### 离下艮上

贲，《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物之合则必有文，文乃饰也，如人之合聚则有威仪上下，物之合聚则有次序行列，合则必有文也，贲所以次噬嗑也。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则照见其上，草木品汇皆被其光彩，有贲饰之象，故为贲也。

贲，亨，小利有攸往。

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文饰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进也。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为贲饰之象，以上下二体刚柔交相为文饰也。下体本乾，柔来文其中而为离；上体本坤，刚往文其上而为艮，乃为山下有火，止于文明而成贲也。天下之事无饰不行，故贲则能亨也。柔来而文刚故亨，柔来文于刚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为贲也。贲之道能致亨，实由饰而能亨也。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事由饰而加盛，由饰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贲饰之道非能增其实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显盛，故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进也。二卦之变共成贲义，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盖离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进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阴阳刚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贲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变柔来文刚，刚上文柔。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体又取消长之义者，雷在地中复、山附于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变为义者，风雷益兼取损上益下、山下有泽损兼取损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复取爻之义者，夬之刚决柔、姤之柔遇刚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为象；有以形为象者，山下有雷颐、颐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义也。如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在下、损于上益于下，据成卦而言，非谓就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

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类皆被其光明，为贲饰之象也。君子观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于折狱也。折狱者，人君之所致慎也，岂可恃其明而轻自用乎。乃圣人之用心也，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为戒，而贲亦自有无敢折狱之义。折狱者，专用情实，有文饰则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狱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初九以刚阳居明体而处下，君子有刚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于天下，惟自贲饰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饰之道，正其所行，守节处义，其行不苟，义或不当，则舍车舆而宁徒行，众人之所羞而君子以为贲也。舍车而徒之义，兼于比应取之，初比二而应四，应四，正也；与二，非正也。九之刚明守义，不近与于二而远应于四，舍易而从难，如舍车而徒行也。守节义，君子之贲也，是故君子所贲，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以车徒为言者，因趾与行为义也。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舍车而徒行者，于义不可以乘也。初应四，正也；从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从四之难，舍车而徒行也。君子之贲，守其义而已。

六二，贲其须。

卦之为贲虽由两爻之变，而文明之义为重，二实贲之主也，故主言贲之道。饰于物者不能大变其质也，因其质而加饰耳，故取须义。须，随颐而动者也，动止唯系于所附，犹善恶不由于贲也。二之文明，惟为贲饰，善恶则系其质也。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以须为象者，谓其与上同兴也。随上而动，动止惟系所附也。犹加饰于物，因其质而贲之，善恶在其质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三处文明之极，与二、四二阴间处相贲，贲之盛者也，故云贲如。如，辞助也。贲饰之盛，光彩润泽，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则有润泽，《诗》云麋鹿濯濯。永贞吉，三与二、四非正应，相比而成相贲，故戒以常永贞正。贲者饰也，贲饰之事难乎常也，故永贞则吉。三与四相贲，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刚，上下交贲，为贲之盛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饰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则吉也。其贲既常而正，谁能陵之乎。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四与初为正应，相贲者也。本当贲如，而为三所隔，故不获相贲而皤如。皤，白也，未获贲也。马，在下而动者也，未获相贲，故云白马。其从正应之志如飞，故云翰如。匪为九三之寇仇所隔，则婚媾遂其相亲矣。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初、四正应，终必获亲，第始为其间隔耳。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四与初相远而三介于其间，是所当之位为可疑也。虽为三寇仇所隔，未得亲于婚媾，然其正应理直义胜，终必得合，故云终无尤也。尤，怨也，终得相赅，故无怨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六五以阴柔之质，密比于上九刚阳之贤，阴比于阳，复无所系应，从之者也，受贲于上九也。自古设险守国，故城垒多依丘坂，丘谓在外而近且高者，园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园谓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虽居君位，而阴柔之才不足自守，与上之刚阳相比而志从焉，获贲于外比之贤，贲于丘园也。若能受贲于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则虽其柔弱不能自为，为可吝少，然能从于人，成贲之功，终获其吉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状。帛未用则束之，故谓之束帛，及其制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质，戔戔谓受人剪制而成用也。其资于人与蒙同，而蒙不言吝者，盖童蒙而赖于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资贲于人为可吝耳。然享其功，终为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从人以成贲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

上九贲之极也，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惟能质白其贲，则无过失之咎。白、素也，尚质素则不失其本真。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白贲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贲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贲，故虽居无位之地，而实尸贲之功，为得志也。与他卦居极者异矣。既在上而得志，处贲之极，将有华伪失实之咎，故戒以质素则无咎，饰不可过也。



坤下艮上

剥，《序卦》：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天物至于文饰，亨之极也，极则必反，故贲终则剥也。卦五阴而一阳，阴始自下生，渐长至于盛极，群阴消剥于阳，故为剥也。以二体言之，山附于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颓剥之象也。

剥，不利有攸往。

剥者，群阴长盛，消剥于阳之时，众小人剥丧于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当巽言晦迹、随时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剥，剥也，谓剥落也。柔变刚也，柔长而刚变也。夏至一阴生而渐长，一阴长则一阳消，至于建戌，则极而成剥，是阴柔变刚阳也。阴，小人之道，方长盛而剥消于阳，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君子当剥之时，知不可有所往，顺时而止，乃能观剥之象也。卦有顺止之象，乃处剥之道，君子当观而体之。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顺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长，有盈满，有虚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君子随时敦尚，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著于地，圯剥之象也。上谓人君与居人

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赡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吉。**

阴之剥阳，自下而上，以床为象者，取身之所处也，自下而剥，渐至于身也。剥床以足，剥床之足也，剥始自下，故为剥足。阴自下进，渐消蔑于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谓消亡于正道也。阴剥阳，柔变刚，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取床足为象者，以阴侵没阳于下也。灭，没也，侵灭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干也。阴渐进而上剥至于辨，愈蔑于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阴之侵剥于阳得以益盛，至于剥辨者，以阳未有应与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与，则可以胜，小人不能为害矣；唯其无与，所以被蔑而凶，当消剥之时而无徒与，岂能自存也。言未有与，剥之未盛，有与犹可胜也，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剥之，无咎。**

众阴剥阳之时，而三独居刚应刚，与上下之阴异矣。志从于正，在剥之时，为无咎者也。三之为可谓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阴剥阳，众小人害君子，三虽从正，其势孤弱，所应在无位之地，于斯时也，难乎免矣，安得吉也，其义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劝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处与上下诸阴不同，是与其同类相失，于处剥之道为无咎。如东汉之吕强是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始剥于床足，渐至于肤。肤，身之外也。将灭其身矣，其凶可知。阴长已盛，阳剥已甚，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贞，直言凶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五为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则剥其肤矣。剥及其肤，身垂于亡矣，切近于灾祸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剥及君位，剥之极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设义，以开小人迁善之门。五，群阴之主也，鱼阴物，故以为象。五能使群阴顺序如贯鱼然，反获宠爱于在上之阳如宫人，则无所不利也。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阴言，且取获宠爱之义，以一阳在上，众阴有顺从之道，故发此义。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群阴消剥于阳，以至于极，六五若能长率群阴，骈首顺序，反获宠爱于阳，则终无过尤也。于剥之将终，复发此义，圣人劝迁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见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



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无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阴道盛极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君子得舆也。《诗·匪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理既如是，在卦亦众阴宗阳，为共载之象。小人剥庐，若小人则当剥之极，剥其庐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论爻之阴阳，但言小人处剥极则及其庐矣，庐取在上之象。或曰：阴阳之消，必待尽而后复生于下，此在上便有复生之义，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终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极，上有一阳，阳无可尽之理，故明其有复生之义，见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阳消阴，阴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复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正道消剥既极，则人复思治，故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也。若小人处剥之极，则小人之穷耳，终不可用也。非谓九为小人，但言剥极之时，小人如是也。



震下坤上

复，《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复亨，既复则亨也。阳气复生于下，渐亨盛而生育万物，君子之道既复，则渐以亨通。泽于天下，故复则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谓生长。复生于内，入也；长进于外，出也。先云出，语顺耳。阳生非自外也，来于内，故谓之入。物之始生，其气至微，故多屯艰；阳之始生，其气至微，故多摧折。春阳之发，为阴寒所折，观草木于朝暮则可见矣。出入无疾，谓微阳生长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类渐进而来，则将亨盛，故无咎也。所谓咎，在气则为差忒，在君子则为抑塞不得尽其理。阳之当复，虽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复也，但为阻碍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义，乃复道之善也。一阳始生至微，固未能胜群阴而发生万物，必待诸阳之来，然后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来而无咎也。三阳子、丑、寅之气，生成万物，众阳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复，岂能便胜于小人，必待其朋类渐盛，则能协力以胜之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谓消长之道反复迭至。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姤，阳之始消也，七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临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阳进则阴退，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复亨，谓刚反而亨也。阳刚消极而来反，既来反则渐长盛而亨通矣。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动而上顺，是动而以顺行也，阳刚反而顺动，是以得出入无疾、朋来而无咎也，朋之来亦顺动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阴阳相薄而成声，当阳之微，未能发也。雷在地中，阳始复之时也。阳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后能长，先王顺天道，当至日阳之始生，安静以养之，故闭关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复之象而顺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当安静以养其阳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复者，阳反来复也。阳，君子之道，故复为反善之义。初刚阳来复，处卦之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则何复之有，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适也”，义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谓至既平也。颜子无形显之过，夫子谓其庶几乃无祇悔也，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逾矩，是有过也，然其明而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远复也。祇，陆德明音“支”，《玉篇》、《五经文字》、《群经音辨》并见衣部。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六二，休复，吉。

二虽阴爻，处中正而切比于初，志从于阳，能下仁也，复之休美者也。复者，复于礼也，复礼则为仁。初阳复，复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为复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复于仁，二能亲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

三以阴躁处动之极，复之频数而不能固者也。复贵安固，频复频失，不安于复也，复善而屡失，危之道也。圣人开迁善之道，与其复而危其屡失，故云厉无咎，不可以频失而戒其复也，频失则为危，屡复何咎，过在失而不在复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频复频失虽为危厉，然复善之义则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

此爻之义最宜详玩。四行群阴之中而独能复，自处于正，下应于阳刚，其志可谓善矣。不言吉凶者，盖四以柔居群阴之间，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济之理，故圣人但称其能独复，而不欲言其独从道而必凶也。曰：然则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阴居阴，柔弱之甚，虽有从阳之志，终不克济，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称其独复者，以其从阳刚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

六五以中顺之德处君位，能敦笃于复善者也，故无悔。虽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阳复方微之时，以柔居尊，下复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阴居尊处中而体顺，能敦笃其志以中道自成，则可以无悔也。



自成谓成其中顺之德。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阴柔居复之终，终迷不复者也。迷而不复，其凶可知。有灾眚，灾，天灾，自外来；眚，己过，由自作。既迷不复，善在己则动皆过失，灾祸亦自外而至，盖所招也。迷道不复，无施而可用，以行师，则终有大败，以之为国，则君之凶也。十年者，数之终。至于十年不克征，谓终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时而可行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复则合道，既迷于复，与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国君凶，谓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众，当从天下之善，乃迷于复，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复者皆反道而凶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序卦》：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复者反于道也，既复于道，则合理而无妄，故复之后受之以无妄也。为卦乾上震下，震动也，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矣。无妄之义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则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贞，法无妄之道利在贞正，失贞正则妄也。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则过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则妄也。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谓初九也。坤初爻变而为震，刚自外而来也。震以初爻为主，成卦由之，故初为无妄之主。动以天为无妄，动而以天动为主也。以刚变柔，为以正去妄之象。又刚正为主于内，无妄之义也。九居初，正也。

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下动而上健，是其动刚健也。刚健，无妄之体也。刚中而应，五以刚居中正，二复以中正相应，是顺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谓天道也，所谓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所谓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则有过，乃妄也。所谓匪正，盖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将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则悖于天理，天道所不佑，可行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雷行于天下，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与，洪纤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先王观天下雷行发生赋与之象，而以茂对天时，养育万物，使各得其宜，如天与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对之为言，犹盛行永言之比对。时谓顺合天时。天道生万物，各得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阳刚为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刚实变柔而居内，中诚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辞言不利有攸往，谓既无妄，不可复有往也，过则妄矣。爻言往吉，谓以无妄之道而行，则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盖诚之于物，无不能动，以之修身则身正，以之治事则事得其理，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为者，乃妄也。故以耕获、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应五之中正，居动体而柔顺，为动能顺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极言无妄之义。耕，农之始；获，其成终也，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谓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当然也。首造其事，则是人心所作为，乃妄也；因事之当然，则是顺理应物，非妄也，获与畲是也。盖耕则必有获，菑则必有畲，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或曰：圣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岂非妄乎？曰：圣人随时制作，合乎风气之宜，未尝先时而开之也。若不待时，则一圣人足以尽为矣，岂待累圣继作也。时乃事之端，圣人随时而为也。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未者，非必之辞。临卦曰未顺命是也。不耕而获，不菑而畲，因其事之当然；既耕则必有获，既菑则必成畲，非必以获、畲之富而为也。其始耕、菑乃设心在于求获、畲，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为者，则妄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三以阴柔而不中正，是为妄者也。又志应于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为灾害也。人之妄动，由有欲也，妄动而得，亦必有失，虽使得其所利，其动而妄，失已大矣，况复凶悔随之乎。知者见妄之得，则知其失必与称也。故圣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发明其理，云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言如三之为妄，乃无妄之灾害也。设如有得，其失随至，如或系之牛。或，谓设或也。或系得牛，行人得之以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灾也。借使邑人系得马，则行人失马乃是灾也。言有得则有失，不足以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则有失，非以为彼己也。妄得之福，灾亦随之；妄得之得，失亦称之，固不足以为得也。人能知此，则不为妄动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灾也。有得则有失，何足以为得乎。

九四，可贞，无咎。

四刚阳而居乾体，复无应与，无妄者也。刚而无私，岂有妄乎。可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阴，得为正乎？曰：以阳居乾体，若复处刚，则为过矣，过则妄也。居四无尚刚之志也。可贞与利贞不同，可贞谓其所处可贞固守之，利贞谓利于贞也。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贞固守之则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九以中正当尊位，下复以中正顺应之，可谓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药治则有喜也。人之有疾，则以药石攻去其邪，以养其正，若气体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则反害其正矣，故勿药则有喜也，有



喜谓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谓疾者，谓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革，以妄而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孙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则当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迁于妄也。五既处无妄之极，故惟戒在动，动则妄矣。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复药以治之，是反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试也。试，暂用也，犹曰少尝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卦之终，无妄之极者也。极而复行，过于理也，过于理则妄也。故上九而行则有过眚，而无所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既极而复加进，乃为妄矣，是穷极而为灾害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则为有实，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为畜止，又为畜聚，止则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则为蕴畜，取艮之止，乾则为畜止，止而后有积，故止为畜义。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莫大于天而在于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为学术道德充积于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专言其大者，人之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贞。若夫异端偏学，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积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为于天下，则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穷处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则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时，济天下之艰险，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据大畜之义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诸爻则惟有止畜之义，盖《易》体道，随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体刚健，艮体笃实，人之才刚健笃实，则所畜能大，充实而有辉光，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

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刚上，阳居上也。阳刚居尊位之上，为尚贤之义。止居健上，为能止健之义。止乎健者，非大正则安能？以刚阳在上，与尊尚贤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济天下，故不食于家则吉，谓居天位享天禄也。国家养贤，贤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谓大有蕴畜之人宜济天下之艰险也。《彖》更发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应乎天也。六五君也，下应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应乾而行也，所行能应乎天，无艰险之不可济，况其它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

大畜之义也。

**初九，有厉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为义，艮三爻皆取止之为义。初以阳刚又健体而居下，必上进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己，安能敌在上得位之势，若犯之而进，则有危厉，故利在已而不进也。在他卦则四与初为正应，相援者也，在大畜则相应乃为相止畜。上与三皆阳，则为合志，盖阳皆上进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义。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有危则宜已，不可犯灾危而行也，不度其势而进，有灾必矣。

**九二，舆说辐。**

二为六五所畜止，势不可进也。五据在上之势，岂可犯也。二虽刚健之体，然其处得中道，故进止无失，虽志于进，度其势之不可则止而不行，如车舆脱去轮辐，谓不行也。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舆说辐而不行者，盖其处得中道，动不失宜，故无过尤也。善莫善于刚中，柔中者不至于过柔耳，刚中，中而才也。初九处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进止自无过差，故但言舆说辐，谓其能不行也，不行则无尤矣。初与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与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三刚健之极，而上九之阳亦上进之物，又处畜之极而思变也，与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应以进者也。三以刚健之才，而在上者与合志而进，其进如良马之驰逐，言其速也。虽其进之势速，不可恃其才之健与上之应而忘备与慎也，故宜艰难其事而由贞正之道。舆者，用行之物；卫者，所以自防。当自日常闲习其车舆与其防卫，则利有攸往矣。三乾体而居正，能贞者也，当其锐进，故戒以知难与不失其贞也。志既锐于进，虽刚明有时而失，不得不戒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与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阳性上进，且畜已极，故不下畜，三而与合，志上进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以位而言，则四下应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阳之微者，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概论畜道则四艮体，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当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恶人，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牯，则元吉也。牛之性抵触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犊始角而加之以牯，使抵触之性不发，则易而无伤。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恶于未发之前，则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天下之恶已盛而止之，则上劳于禁制而下伤于刑诛，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则大善而吉，不劳而无伤，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恶。夫以亿兆之众发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虽



密法严刑不能胜也。夫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縶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发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故止恶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严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犹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豮其势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在上者不知止恶之方，严刑以敌民欲，则其伤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则不劳无伤而俗革，天下之福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事极则反，理之常也，故畜极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极既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谓虚空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则变矣，变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以谓之天衢，以其无止碍、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语，故《象》特设问曰何谓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状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误加之。



震下艮上

颐，《序卦》：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夫物既畜聚则必有以养之，无养则不能存息，颐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阳爻中含四阴，上止而下动，外实而中虚，人颐颌之象也。颐，养也，人口所以饮食，养人之身，故名为颐。圣人设卦，推养之义，大至于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与人之养生、养形、养德、养人，皆颐养之道也。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之道，以正则吉也。人之养身、养德、养人、养于人，皆以正道则吉也。天地造化，养育万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观颐自求口实，观人之所颐与其自求口实之道，则善恶吉凶可见矣。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贞吉，所养者正则吉也。所养，谓所养之人与养之之道；自求口实，谓其自求养身之道，皆以正则吉也。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圣人极言颐之道而赞其大，天地之道则养育万物，养育万物之道正而已矣。圣人则养贤才，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泽于天下，养贤以及万民也，养贤所以养万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众，非养则不生，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养天下，至于鸟兽草木，皆有养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颐之道赞天地与圣人之功，



曰颐之时大矣哉！或云义，或云用，或止云时，以其大者也，万物之生与养，时为大，故云时。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以二体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动其根荄、发其萌芽，为养之象。以上下之义言之，艮止而震动，上止下动，颐颌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阳中含四阴，外实中虚，颐口之象。口所以养身也，故君子观其象以养其身，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不唯就口取养义，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则必当而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养于人者皆是，节之则适宜而无伤。推养之道，养德、养天下莫不然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发蒙而言。颐之初九亦假外而言尔，谓初也舍尔之灵龟，乃观我而朵颐，我对尔而设，初之所以朵颐者，四也，然非四谓之也，假设之辞尔。九阳体刚，明其才智足以养正者也。龟能咽息不食，灵龟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养于外也，才虽如是，然以阳居动体而在颐之时，求颐人所欲也，上应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说所欲而朵颐者也。心既动则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阳而从阴，则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颐为朵动其颐颌，又人见食而欲之，则动颐垂涎，故以为象。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九动体，朵颐谓其说阴而志动，既为欲所动，则虽有刚健明智之才，终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贵也。人之贵乎刚者，为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贵乎明者，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刚、明之有，为可贱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女不能自处，必从男；阴不能独立，必从阳。二阴柔不能自养，待养于人者也。天子养天下，诸侯养一国，臣食君上之禄，民赖司牧之养，皆以上养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养，必求养于刚阳，若反下求于初，则为颠倒，故云颠颐。颠则拂违经常，不可行也。若求养于丘，则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谓上九也。卦止二阳，既不可颠颐于初，若求颐于上九，往则有凶。在颐之时，相应则相养者也，上非其应而往求养，非道妄动，是以凶也。颠颐则拂经，不获其养尔，妄求于上，往则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养，见在上者势力足以养人，非其族类，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时然也。阴柔既不足以自养，初、上二爻皆非其与，故往求则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征而从上则凶者，非其类故也，往求而失其类，得凶宜矣。行，往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颐之道唯正则吉。三以阴柔之质而处不中正，又在动之极，是柔邪不正而动者也。其养如此，拂违于颐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颐之正则所养皆吉，求养、养人则合于义，自养则成其德。三乃拂违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数之终，谓终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戒终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义理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阴居之，阴柔不足以自养，况养天下乎。初九以刚阳居下，在下之贤也，与四为应，四又柔顺而正，是能顺于初，赖初之养也，以上养下则为顺，今反求下之养，颠倒也，故曰颠颐。然已不胜其任，求在下之贤而顺从之，以济其事，则天下得其养而已，无旷败之咎，故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为下民所尊畏，则事行而众心服从，若或下易其上，则政出而人违，刑施而怨起，轻于陵犯，乱之由也。六四虽能顺从刚阳，不废厥职，然质本阴柔，赖人以济，人之所轻，故必养其威严，眈眈然如虎视，则能重其体貌，下不敢易。又从于人者必有常，若间或无继，则其政败矣。其欲谓所须用者，必逐逐相继而不乏，则其事可济，若取于人而无继，则困穷矣。既有威严又所施不穷，故能无咎也。二颠颐则拂经，四则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养于下，下非其应类，故为拂经；四则居上位，以贵下贱，使在下之贤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应而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养口体者也；四以上，养德义者也。以君而资养于臣，以上位而赖养于下，皆养德也。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颠倒求养而所以吉者，盖得刚阳之应以济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颐之时居君位养天下者也。然其阴柔之质，才不足以养天下，上有刚阳之贤，故顺从之，赖其养己以济天下。君者，养人者也，反赖人之养，是违拂于经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顺从于贤师傅，上，师傅之位也，必居守贞固，笃于委信，则能辅翼其身，泽及天下，故吉也。阴柔之质无贞刚之性，故戒以能居贞则吉。以阴柔之才，虽倚赖刚贤，能持循于平时，不可处艰难变故之际，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当管蔡之乱，几不保于周公，况其下者乎。故《书》曰“王亦未敢诘公”，赖二公得终信。故艰险之际，非刚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济艰险者则有矣，发此义者，所以深戒于为君也。于上九则据为臣致身尽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居贞之吉者，谓能坚固顺从于上九之贤，以养天下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刚阳之德，居师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顺而从于己，赖己之养，是当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养也。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则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勤兢畏，故得终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赖于己，身当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济天下之艰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专，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济天下艰危，何足称委遇而谓之贤乎。当尽诚竭力而不顾虑，然惕厉则不可忘也。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若上九之当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泽，是大有福庆也。



巽下兑上

大过，《序卦》曰：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凡物养而后能成，成则能动，动则有过，大过所以次颐也。为卦上兑下巽，泽在木上，灭木也。泽者润养于木，乃至灭没于木，为大过之义。大过者，阳过也，故为大者过，过之大与大事过

也。圣贤道德功业大过于人，凡事之大过于常者，皆是也。夫圣人尽人道，非过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矫失之用，小过于中者则有之，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盖矫之小过而后能及于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谓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见，以其比常所见者大，故谓之大过。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见，故谓之大过于常也。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小过，阴过于上下；大过，阳过于中。阳过于中而上下弱矣，故为栋桡之象。栋取其胜重，四阳聚于中，可谓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栋象，谓任重也。桡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桡也。阴弱而阳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栋，今人谓之橑。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

大者过，谓阳过也。在事，为事之大者过与其过之大。栋桡，本末弱也。

谓上下二阴衰弱，阳盛则阴衰，故为大者过。在小过则曰小者过，阴过也。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言卦才之善也。刚虽过而二、五皆得中，是处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兑，是以巽顺和说之道而行也。在大过之时，以中道巽说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之时，其事甚大，故赞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兴百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泽润养于木者也，乃至灭没于木，则过甚矣，故为大过。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遯世无闷也。如此然后能自守，所以为大过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以阴柔巽体而处下，过于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错诸地而藉以茅，过于慎也，是以无咎。茅之为物虽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术而行，岂有失乎大过之用也。《系辞》云：“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虽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荐，则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过于敬慎，为之非难，而可以保其安而无过，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于事，其无所失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阴柔处卑下之道，惟当过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阳之大过，比阴则合，故二与五皆有生象。九二当大过之初，得中而居柔，与初密比而相与，初既切比于二，二复无应于上，其相与可知，是刚过之人而能以中自处、用柔相济者也。过刚则不能有所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则能成大过之功，九二是也。杨者，阳气易感之物，阳过则枯矣，杨枯槁而复生稊，阳过而未至于极也。九二阳过而与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则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与初，故能复生稊而无过极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过阳爻居阴则善，二与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



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刘琨《劝进表》云“生繁华于枯萸”，谓枯根也。郑玄易亦作萸字，与稊同。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老夫之说少女，少女之顺老夫，其相与过于常分，谓九二、初六阴阳相与之和过于常也。

九三，栋桡，凶。

夫居大过之时，兴大过之功，立大过之事，非刚柔得中取于人以自辅则不能也。既过于刚强，则不能与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独立，况大过之事乎。以圣人之才，虽小事必取于人，当天下之大任则可知矣。九三以大过之阳，复以刚自居而不得中，刚过之甚者也。以过甚之刚，动则违于中和而拂于众心，安能当大过之任乎。故不胜其任，如栋之桡，倾败其室，是以凶也。取栋为象者，以其无辅而不能胜重任也。或曰：三巽体而应于上，岂无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贵乎识势之重轻、时之变易。三居过而用刚，巽既终而且变，岂复有用柔之义？应者谓志相从也，三方过刚，上能系其志乎。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刚强之过，则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亲辅之，如栋桡折不可支辅也。栋当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四居近君之位，当大过之任者也。居柔为能用柔相济，既不过刚，则能胜其任，如栋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桡之义。大过之时，非阳刚不能济，以刚处柔为得宜矣，若又与初六之阴相应，则过也。既刚柔得宜而志复应阴，是有它也，有它则有累于刚，虽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盖大过之时，动则过也，有它谓更有它志。吝为不足之义，谓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则无不利，四若应初则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于初，为以柔相济之义。四与初为正应，志相系者也。九既居四，刚柔得宜矣，复牵系于阴以害其刚，则可吝也。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栋隆起则吉，不桡曲以就下也，谓不下系于初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九五当大过之时，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应助，固不能成大过之功，而上比过极之阴，其所相济者，如枯杨之生华，枯杨下生根稊则能复生，如大过之阳兴成事功也，上生华秀，虽有所发，无益于枯也。上六过极之阴，老妇也，五虽非少，比老妇则为壮矣，于五无所赖也，故反称妇得，过极之阴得阳之相济，不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妇，虽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誉。《象》复言其可丑也。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枯杨不生根而生华，旋复枯矣，安能久乎。老妇而得士夫，岂能成生育之功，为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六以阴柔处过极，是小人过常之极者也。小人之所谓大过，非能为大过人之事也，直过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险蹈祸而已。如过涉于水至灭没其顶，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祸，盖其宜也，复将何尤，故曰无咎，言自为之，无所怨咎也。因泽之象而取涉义。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过涉至溺，乃自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 坎下坎上

习坎，《序卦》：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过而不已，过极则必陷，坎所以次大过也。习谓重习，他卦虽重不加其名，独坎加习者，见其重险，险中复有险，其义大也。卦中一阳，上下二阴，阳实阴虚，上下无据，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为坎陷之义。阳居阴中则为陷，阴居阳中则为丽。凡阳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动之象。阴在上，说之象；在中，丽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则为险，习重也，如学习温习，皆重复之义也。坎，陷也，卦之所言，处险难之道。坎，水也，一始于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为水。陷，水之体也。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阳实在中为中有孚信，维心亨，维其心诚一，故能亨通。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谓以诚一而行，则能出险，有可嘉尚，谓有功也。不行则常在险中矣。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

习坎者，谓重险也，上下皆坎，两险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阳动于险中而未出于险，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则出乎坎矣。行险而不失其信，阳刚中实，居险之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实、水就下，皆为信义有孚也。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维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刚中也。中实为有孚之象，至诚之道何所不通，以刚中之道而行，则可以济险难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其刚中之才而往，则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则常在险中矣。坎以能行为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阻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坎为水，水流仍洊而至，两坎相习，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寻丈、至于江海，洊习而不辍者也。其因势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观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则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则伪也，故当如水之有常。取其洊习相受，则以习熟其教令之事。夫发政行教，必使民熟于闻听，然后能从，故三令五申之，若骤告未喻，遽责其从，虽严刑以驱之，不能也，故当如水之洊习。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初以阴柔居坎险之下，柔弱无援而处不得当，非能出乎险也，唯益陷于深险耳。窞，坎中之陷处，已在习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习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于险，乃不失道也。



##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二当坎险之时，陷上下二阴之中，乃至险之地，是有险也，然其刚中之才虽未能出乎险中，亦可小自济，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险，是所求小得也。君子处险难而自能保者，刚中而已，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为二阴所陷，在险之地，以刚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险，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险也。

##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时，以阴柔而居不中正，其处不善，进退与居皆不可者也，来下则入于险之中，之上则重险也，退来与进之皆险，故云来之坎坎。既进退皆险而居亦险，枕谓支倚，居险而支倚以处，不安之甚也，所处如此，唯益入于深险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处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进退皆险，处又不安，若用此道，当益入于险，终岂能有功乎。以阴柔处不中正，虽平易之地尚致悔咎，况处险乎。险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穷耳，故圣人戒如三所处境不可用也。

##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六四阴柔而下无助，非能济天下之险者，以其在高位，故言为臣处险之道。大臣当险难之时，唯至诚见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间，又能开明君心，则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笃信，唯当尽其质实而已，多仪而尚饰，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喻之。言当不尚浮饰，唯以质实，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复以瓦缶为器，质之至也。其质实如此，又须纳约自牖。纳约，谓进结于君之道；牖，开通之义，室之暗也，故设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处以况君心所明处，《诗》云：天之牖民，如埴如篴。毛公训牖为道，亦开通之谓。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故云纳约自牖，能如是，则虽艰险之时，终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乐，唯其蔽也，故尔虽力诋其荒乐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则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辩者其说多行。且如汉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之义、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张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又如赵王太后爱其少子长安君，不肯使质于齐，此其蔽于私爱也，大臣谏之虽强，既曰蔽矣，其能听乎。爱其子而欲使之长久富贵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师触龙因其明而导之以长久之计，故其听也如响。非惟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才是也。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象》只举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贰，质实之至，刚柔相际接之道能如此，则可终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诚实而已。刚柔指四与五，谓君臣之交际也。

##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则平而出矣。祗，宜音抵，抵也。复卦云无祗悔。必抵于已平则无咎，既曰不盈，则是未平而尚在险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刚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济于险，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险中，未能出，余皆阴柔，无济险之才，人君虽才，安能独济天下之险。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险，则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刚中之才而得尊位，当济天下之险难，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险难，是其刚中之道未光大也。险难之时，非君臣协力，其能济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济天下之险难，则为未大，不称其位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如系缚之以徽纆，因寘于丛棘之中。阴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岁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以阴柔而自处极险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岁也。三岁之久而不得免焉，终凶之辞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随其事也。陷于狱至于三岁，久之极也。他卦以年数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岁不兴、十年乃字是也。



离下离上

离，《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陷于险难之中则必有所附丽，理自然也，离所以次坎也。离，丽也，明也，取其阴丽于上下之阳，则为附丽之义，取其中虚则为明义。离为火，火体虚丽于物而明者也，又为日，亦以虚明之象。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丽也，万物莫不皆有所丽，有形则有丽矣。在人则为所亲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丽也。人之所丽，利于贞正，得其正则可以亨通，故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顺而又牝焉，顺之至也，既附丽于正，必能顺于正道如牝牛，则吉也。畜牝牛，谓养其顺德，人之顺德由养以成，既丽于正，当养习以成其顺德也。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离，丽也，谓附丽也。如日月则丽于天，百谷草木则丽于土，万物莫不各有所丽。天地之中，无无丽之物，在人当审其所丽，丽得其正则能亨也。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离，重明也。五、二皆处中正，丽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处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顺丽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养其至顺以丽中正，则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则中正矣，五以阴居阳，得为正乎？曰：离主于所丽，五中正之位，六丽于正位，乃为正也。学者知时义而不失轻重，则可以言《易》矣。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若云两明，则是二明，不见继明之义，故云明两，明而重，两谓相继也，作离明两而为离，继明之义也。震巽之类，亦取浚随之义，然离之义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则圣



人，以位言则王者，大人观离明相继之象，以世继其明德，照临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继，皆继明也，举其大者，故以世袭继照言之。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阳固好动又居下而离体，阳居下则欲进，离性炎上，志在上丽，几于躁动。其履错然，谓交错也，虽未进而迹已动矣，动则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刚明之才，若知其义而敬慎之，则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进退乃所丽之道也，其志既动，不能敬慎则妄动，是不明所丽，乃有咎也。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履错然欲动，而知敬慎不敢进，所以求辟免过咎也。居明而刚，故知而能辟，不刚明，则妄动矣。

六二，黄离，元吉。

二居中得正，丽于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离。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于文明中顺之君，其明如是，所丽如是，大善之吉也。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离以中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八纯卦皆有二体之义，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顺，震威震相继，巽上下顺随，坎重险相习，离二明继照，艮内外皆止，兑彼己相说，而离之义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体之终，是前明将尽、后明当继之时，人之始终，时之革易也，故为日昃之离。日，下昃之明也，昃则将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达者顺理为乐。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乐其常也。不能如是，则以大耋为嗟忧，乃为凶也。大耋，倾没也，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不达者则恐恒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为其凶也，此处死生之道也。耋与昃同。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日既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继其事，退处以休其身，安常处顺，何足以为凶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九四离下体而升上体，继明之初，故言继承之义。在上而近君，继承之地也。以阳居离体而处四，刚躁而不中正，且重刚以不正，而刚盛之势突如其来，非善继者也。夫善继者必有巽让之诚，顺承之道，若舜启然，今四突如其来，失善继之道也，又承六五阴柔之君，其刚盛陵烁之势，气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祸害，故曰死如。失继绍之义，承上之道，皆逆德也，众所弃绝，故云弃如。至于死弃，祸之极矣，故不假言凶也。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上陵其君，不顺所承，人恶众弃，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谓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独附丽于刚强之间，危惧之势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惧之深至于出涕，忧虑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极言其忧惧之深耳。时当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忧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与所丽中正，泰然不惧，则安能保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六五之吉者，所丽得王公之正位也。据在上之势而明察事理，畏惧忧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岂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能照足以察邪恶，能断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夫明极则无微不照，断极则无所宽宥，不约之以中，则伤于严察矣。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诬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刚断，以察除天下之恶，所以正治其邦国。刚明，居上之道也。

## 卷 三

### 周易下经



艮下兑上

咸，《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妇，故咸与恒皆二体合为夫妇之义。咸，感也，以说为主；恒，常也，以正为本，而说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说焉。巽而动，刚柔皆应，说也。咸之为卦，兑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为咸也。艮体笃实，止为诚恣之义，男志笃实以下交，女心说而上应，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诚感，则女说而应也。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则入于恶矣。如夫妇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说、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刚下、二气感应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之义，以此义取女，则得正而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咸之义，感也。在卦则柔爻上而刚爻下，柔上变刚而成兑，刚下变柔而成艮，阴阳相交为男女交感之义。又兑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刚下也，阴阳二气相感相应而和



合，是相与也。止而说，止于说为坚吝之意。艮止于下，笃诚相下也；兑说于上，和说相应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则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于正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既言男女相感之义，复推极感道以尽天地之理、圣人之用。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至诚以感亿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观天地交感化生万物之理，与圣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

《象》曰：山下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泽性润下，土性受润，泽在山上而其渐润透彻，是二物之气相感通也。君子观山泽通气之象，而虚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虚则能受，实则不能入矣。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择合而受之，非圣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

初六在下卦之下，与四相感，以微处初，其感未深，岂能动于人，故如人拇之动，未足以进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浅深轻重之异，识其时势，则所处不失其宜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志之动，感于四也，故曰在外。志虽动而感未深，如拇之动未足以进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以阴居下，与五为应，故设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则先动足，乃举之，非如腓之自动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动，则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动，以待上之求，则得进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应五，故为此戒。复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动，则吉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二居中得正，所应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时，质柔而上应，故戒以先动求君则凶，居以自守则吉。《象》复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顺理则不害，谓守道不先动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三以阳居刚，有刚阳之才而为主于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于正道以感于物，而乃应于上六，阳好上而说阴，上居感说之极，故三感而从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随身而动者也。故以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随物而动，如股然，其所执守者随于物也。刚阳之才感于所说而随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虽凶居吉，顺不害也；咸其股，亦不处也。前二阴爻皆有感而动，三虽阳爻亦然，故云亦不处也。不处谓动也，有刚阳之质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随人，是所操执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感者，人之动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动之微，腓取先动，股取其随。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当心之位，故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贞正则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则有悔也。又四说体居阴而应初，故戒于

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系则害于感通，乃有悔也。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不通、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贞一则所感无不通，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类则从其思也，以有系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夫子因咸极论感通之道。夫以思虑之私心感物，所感狭矣。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故贞其意，则穷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虑。用其思虑之私心，岂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来屈信明感应之理，屈则有信，信则有屈，所谓感应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岁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动也，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复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后信，盖不屈则无信，信而后有屈，观尺蠖则知感应之理矣。龙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后能奋迅也，不蛰则不能奋矣。动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潜心精微之义，入于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潜心精微，积也；致用，施也，积与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处其身，所以崇大其德业也。所为合理，则事正而身安，圣人能事尽于此矣，故云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过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语终之，云穷极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于此矣。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贞则吉而悔亡，未为私感所害也，系私应则害于感矣。憧憧往来，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狭矣，故云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居尊位，当以至诚感天下，而应二比上，若系二而说上，则偏私浅狭非人君之道，岂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与心相背而所不见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见而说者，则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为其存心浅末，系二而说上，感于私欲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上阴柔而说体，为说之主，又居感之极，是其欲感物之极也，故不能以至诚感物而发见于口舌之间，小人女子之常态也，岂能动于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辅颊舌，亦犹今人谓口过曰唇吻、曰颊舌也，辅颊舌皆所用以言也。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唯至诚为能感人，乃以柔说腾扬于口舌言说，岂能感于人乎！

三三

巽下震上

恒，《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妇之道，夫妇终身不变者也，故咸之后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



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论交感之情则少为亲切，论尊卑之序则长当谨正。故兑艮为咸，而震巽为恒也。男在女上，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为恒也。又刚上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相应，皆恒之义也。

**恒，亨，无咎，利贞，有攸往。**

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于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于恶，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贞正也，故云利贞。夫所谓恒，谓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变也，故利于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则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彖》曰：恒，久也。

恒者长久之义。

**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义也。刚上而柔下，谓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刚交上而柔交下也，二爻易处则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刚上而柔下也。刚处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风相与，雷震则风发，二者相须，交助其势，故云相与，乃其常也。巽而动，下巽顺，上震动，为以巽而动，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顺动而已。巽而动，常久之道也，动而不顺，岂能常也。刚柔皆应，一卦刚柔之爻皆相应，刚柔相应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为恒也。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

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与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天下之理未有不固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观雷风相与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变易其方所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四为正应，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势，四震体而阳性，以刚居高，志上而不下，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志异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变也。浚，深之也，浚恒，谓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势，求望于上之深坚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责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



深，是不能恒安其处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处，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终，浅与深、微与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时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势之甚也，所以凶。阴暗不得恒之宜也。

九二，悔亡。

在恒之义，居得其正则常道也。九阳爻，居阴位，非常理也，处非其常，本当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应于五，五复居中，以中而应中，其处与动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应于中，德之胜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识重轻之势，则可以言《易》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人能恒久于中，岂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三，阳爻居阳位，处得其位，是其常处也，乃志从于上六，不唯阴阳相应，风复从雷，于恒处而不处，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则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谓有时而至也。贞吝，固守不恒以为恒，岂不可羞吝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既无恒，何所容处。当处之地既不能恒，处非其据，岂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处其身也。

九四，田无禽。

以阳居阴，处非其位，处非其所，虽常何益？人之所为，得其道则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则虽久何益？故以田为喻，言九之居四，虽使恒久，如田猎而无禽兽之获，谓徒用力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处非其位，虽久何所得乎。以田为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五应于二，以阴柔而应阳刚，居中而所应又中，阴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则为贞也。夫以顺从为恒者，妇人之道，在妇人则为贞，故吉。若丈夫而以顺从于人为恒，则失其刚阳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义，在大夫犹凶，况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应刚，未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岂可以柔顺为恒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如五之从二，在妇人则为正而吉，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夫子则以义制者也，从妇人之道则为凶也。

上六，振恒，凶。

六居恒之极，在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动极，以阴居上，非其安处，又阴柔不能坚固其守，皆不常之义也，故为振恒，以振为恒也。振者，动之速也，如振衣，如振书，抖擞运动之意。在上而其动无节，以此为恒，其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动不常，岂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则有去相须之理也，遯所以继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谓也。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阳性上进，山，高起之物，形虽高起，体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进，天乃上进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违遯，故为遯去之义。二阴生于下，阴长将盛，阳消而退，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为遯也。

遯，亨，小利贞。

遯者，阴长阳消，君子遯藏之时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虽小人道长之时，君子知几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齐，与时消息，无必同也，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不可大贞而尚利小贞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小人道长之时，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处遯之道，自“刚当位而应”以下，则论时与卦才，尚有可为之理也。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虽遯之时，君子处之未有必遯之义。五以刚阳之德，处中正之位，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应，虽阴长之时，如卦之才，尚当随时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诚自尽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遯藏而不为，故曰与时行也。

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当阴长之时，不可大贞而尚小利贞者，盖阴长必以浸渐，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贞其道，所谓小利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阴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圣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若有可变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处遯时之道也。故圣人赞其时义大矣哉，或久或速，其义皆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进而相违，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观其象以避远乎小人，远小人之道，若以恶声厉色，适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庄威严使知敬畏，则自然远矣。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他卦以下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进，故初乃为尾。尾，在后之物也，遯而在后，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处微，既已后矣，不可往也，往则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灾也。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见几先遯，固为善也，遯而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于灾，处微故也。古人处微下、隐乱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二与五为正应，虽在相违遯之时，二以中正顺应于五，五以中正亲合于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顺物；革，坚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顺道相与，其固如执系之以牛

革也。莫之胜说，谓其交之固不可胜言也。在遯之时，故极言之。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上下以中顺之道相固结，其心志甚坚，如执之以牛革也。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阳志说，阴三与二切比，系乎二者也。遯贵速而远，有所系累则安能速且远也，害于遯矣，故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怀恩而不知义，亲爱之则忠，其上系恋之私恩，怀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养臣妾则得其心，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与二非正应，以昵比相亲，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则虽系不得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弃士民是也，虽危为无咎矣。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系累，必以困惫致危，其有疾乃惫也，盖力亦不足矣。以此昵爱之心畜养臣妾则吉，岂可以当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与初为正应，是所好爱者也。君子虽有所好爱，义苟当遯，则去而不疑，所谓克己复礼，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则不能以义处，昵于所好，牵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则否也。否不善也。四，乾体能刚断者，圣人以其处阴而有系，故设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虽有好而能遯，不失于义，小人则不能胜其私意而至于不善也。

九五，嘉遯，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处得中正之道，时止时行，乃所谓嘉美也，故为贞正而吉。九五非无系应，然与二皆以中正自处，是其心志及乎动止莫非中正，而无私系之失，所以为嘉也。在《彖》则概言遯时，故云与时行，小利贞，尚有济遯之意，于爻至五，遯将极矣，故唯以中正处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远，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志正则动必由正，所以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应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宽裕之意。遯者唯飘然远逝、无所系滞之为善，上九乾体刚断，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系，是遯之远而无累，可谓宽绰有余裕也。遯者穷困之时也，善处则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遯之远，无所疑滞也，盖在外则已远，无应则无累，故为刚决无疑也。



乾下震上

大壮，《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遯为违去之义，壮为进盛之义。遯者阴长而阳遯也，大壮阳之壮盛也。衰则必盛，消息相须，故既遯则必壮大，壮所以次遯也。为卦震上乾下，乾刚而震动，以刚而动，大壮之义也。刚阳大也，阳长已过中矣，大者壮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壮之义也。



**大壮，利贞。**

大壮之道利于贞正也。大壮而不得其正，强猛之为耳，非君子之道壮盛也。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

所以名大壮者，谓大者壮也。阴为小，阳为大，阳长以盛，是大者壮也。下刚而上动，以乾之至刚而动，故为大壮，为大者壮与壮之大也。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大者既壮，则利于贞正，正而大者道也，极正大之理，则天地之情可见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学者默识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为一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君子观大壮之象以行其壮，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矫。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初阳刚，乾体而处下，壮于进者也。在下而用壮，壮于趾也。趾在下而进动之物，九在下用壮而不得其中，夫以刚处壮，虽居上犹不可行，况在下乎，故征则其凶有孚，孚，信也，谓以壮往，则得凶可必也。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在最下而用壮以行，可必信其穷困而凶也。

**九二，贞吉。**

二虽以阳刚当大壮之时，然居柔而处中，是刚柔得中，不过于壮，得贞正而吉也。或曰：贞非以九居二为戒乎？曰：《易》取所胜为义，以阳刚健体当大壮之时，处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则有不正之戒。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所以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则不失正，况阳刚而乾体乎。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三以刚居阳而处壮，又当乾体之终，壮之极者也。极壮如此，在小人则为用壮，在君子则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壮勇，君子志刚故用罔。罔，无也，犹云蔑也。以其至刚，蔑视于事，而无所忌惮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刚柔得中，则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刚之大过，则无和顺之德，多伤莫与，贞固守此，则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壮，齿者啮、角者触、蹄者踞，羊壮于首，羝为喜触，故取为象。羊喜触藩篱，以藩篱当其前也，盖所当必触，喜用壮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犹人尚刚壮，所当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壮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于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则曰厉也。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在小人则为用其强壮之力，在君子则为用罔，志气刚强，蔑视于事，靡所顾惮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四阳刚长，盛壮已过中，壮之甚也。然居四为不正，方君子道长之时，岂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贞则吉而悔亡。盖方道长之时，小失则害亨进之势，是有悔也。若在他卦，

重刚而居柔，未必不为善也，大过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篱决开不复羸困其壮也。高大之车，轮輹强壮，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壮于大輿之輹。輹，轮之要处也，车之败当在折輹，輹壮则车强矣。云壮于輹，谓壮于进也。輹与辐同。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刚阳之长必至于极，四虽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阳用壮而进，故莫有当之。藩决开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进不已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羊群行而喜触，以象诸阳并进。四阳方长而并进，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则难胜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则群阳无所用其刚，是丧其壮于和易也，如此则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则正，以德言则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阳虽壮无所用也。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阴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阳刚中正得尊位，则下无壮矣。以六五位不当也，故设丧羊于易之义。然大率治壮不可用刚，夫君臣上下之势不相侔也，苟君之权足以制乎下，则虽有强壮跋扈之人，不足谓之壮也，必人君之势有所不足，然后谓之治壮，故治壮之道不可以刚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羝羊但取其用壮，故阴爻亦称之。六以阴处震终而当壮极，其过可知。如羝羊之触藩篱，进则碍身，退则妨角，进退皆不可也。才本阴柔，故不能胜己以就义，是不能退也；阴柔之人，虽极用壮之心，然必不能终其壮，有摧必缩，是不能遂也。其所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阴柔处壮不能固其守，若遇艰困，必失其壮，失其壮则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艰则得吉也。用壮则不利，知艰而处柔则吉也。居壮之终，有变之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非其处而处，故进退不能，是其自处之不详慎也。艰则吉，柔遇艰难，又居壮终，自当变矣，变则得其分，过咎不长，乃吉也。



坤下离上

晋，《序卦》：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物无壮而终止之理，既盛壮则必进，晋所以继大壮也。为卦离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为晋。晋，进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渐盛为进，故《彖》云“晋进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随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渐是也，随卦可见。晋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晋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顺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为进盛之时，大明在上而下体顺附，诸侯承王之象也，故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顺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宠数，锡之马众多也。车马，重赐也；蕃庶，众多也。不唯锡与之厚，又见亲礼，昼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宠遇之至也。晋，进盛之时，上明下顺，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则进于明盛，在臣而言则进升高显，受其光宠也。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晋，进也，明进而盛也。明出于地，益进而盛，故为晋。所以不谓之进者，进为前进，不能包明盛之义。明出地上，离在坤上也。坤丽于离，以顺丽于大明，顺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进而上行，凡卦离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进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传》曰：昭德塞违，昭其度也。君子观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晋之下，进之始也。晋如，升进也；摧如，抑退也。于始进而言遂其进，不遂其进，唯得正则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进，岂遽能深见信于上，苟上未见信，则当安中自守，雍容宽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则悻悻以伤于义矣，皆有咎也。故裕则无咎，君子处进退之道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无进无抑，唯独行正道也。宽裕则无咎者，始欲进而未当位故也。君子之于进退，或迟或速，唯义所当，未尝不裕也。圣人恐后之人不达宽裕之义，居位者废职失守以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进未受命，当任职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职，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时，亦容有为之兆者。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在下，上无应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强于进者也，故于进为可忧愁，谓其进之难也。然守其贞正，则当得吉，故云晋如愁如，贞吉。王母，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虽上无应援，不能自进，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当求之，盖六五大明之君，与之同德，必当求之，加之宠禄，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受兹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六三，众允，悔亡。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顺体之上，顺之极者也，三阴皆顺上者也，是三之顺上与众同志，众所允从，其悔所以亡也。有顺上向明之志，而众允从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与众同，得为善乎？曰：众所允者，必至当也，况顺上之大明，岂有不善也，是以悔亡，盖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谋从众则合天心。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上顺丽于大明也。上从大明之君，众志之所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贪据其位者也。贪处高位，既非所安而又与上同德，顺丽于上，三阴皆在己下，势必上进，故其心畏忌之。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



云晋如鼫鼠。贪于非据而存畏忌之心，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贞厉者，开有改之道也。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贤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处高位，则为非据，贪而惧失则畏人，固处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以柔居尊位，本当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顺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顺附，当推诚委任尽众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复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则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过，至于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则有蔽，尽天下之公，岂当复用私察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诚委任，则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刚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刚居卦之极，故取角为象。以阳居上，刚之极也，在晋之上，进之极也。刚极则有强猛之过，进极则有躁急之失，以刚而极于进，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维独用于伐邑，则虽厉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谓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复云贞吝以尽其义，极于刚进虽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贞正之道为可吝也，不失中正为贞。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维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复云贞吝者，贞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犹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则无不中正，安有过也。今以过刚自治，虽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圣人言尽善之道。



离下坤上

明夷，《序卦》：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夫进之不已必有所伤，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晋也。为卦坤上离下，明入地中也。反晋成明夷，故义与晋正相反。晋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贤并进之时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见伤之时也。日入于地中，明伤而昏暗也，故为明夷。

明夷，利艰贞。

君子当明夷之时，利在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也。在昏暗艰难之时而能不失其正，所以为明君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明入于地，其明灭也，故为明夷。内卦离，离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顺之象。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顺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当纣之昏暗，乃明夷之时，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顺以事纣，蒙犯大难而内不失其明圣，而外足以远祸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时，利于处艰危而不失其贞正，谓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则被祸患，不守其正则非贤明。箕子当纣之时，身处其国，内切近其难，故云内难，然箕子能藏晦其



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过则伤于察，太察则尽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观明入地中之象，于莅众也不极其明察而用晦，然后能容物和众，众亲而安，是用晦乃所以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则已不胜其忿疾，而无宽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众之道，适所以为不明也。古之圣人设前旒屏树者，不欲明之尽乎隐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体而居明夷之初，见伤之始也。九，阳明上升者也，故取飞象。昏暗在上，伤阳之明，使不得上进，是于飞而伤其翼也，翼见伤故垂。大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见事之微，虽始有见伤之端，未显也，君子则能见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谓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穷之极也。事未显而处甚艰，非见几之明不能也。夫知几者，君子之独见，非众人所能识也，故明夷之始，其见伤未显而去之，则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适，则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见怪而迟疑其行也，若俟众人尽识，则伤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为明而扬雄所以不获其去也。或曰：伤至于垂翼，伤已明矣，何得众人犹未识也？曰：初，伤之始也，云垂其翼，谓伤其所以飞尔，其事则未显也。君子见几，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见，故异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讥其责小礼，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祸也。当其言曰：“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虽二儒者亦以为过甚之言也。又如袁闳于党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锋起，而独潜身土室，故人以为狂生，卒免党锢之祸。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君子遇藏而困穷，义当然也，唯义之当然，故安处而无闷，虽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体顺，顺时自处，处之至善也。虽君子自处之善，然当阴暗小人伤明之时，亦不免为其所伤。但君子自处有道，故不能深相伤害，终能违避之尔。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胫足之上，于行之用为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为便，唯蹶张用左盖右立为本也，夷于左股，谓伤害其行而不甚切也。虽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壮健之马，则获免之速而吉也。君子为阴暗所伤，其自处有道，故其伤不甚；自拯有道，故获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壮，则被伤深矣，故云马壮则吉也。二以明居阴暗之下，所谓吉者，得免伤害而已，非谓可以有为于斯时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顺处而有法则也。则谓中正之道，能顺而得中正，所以处明伤之时而能保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九三离之上、明之极也，又处刚而进；上六坤之上，暗之极也。至明居下而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处穷极之地，正相敌应，将以明去暗者也。斯义也，其汤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谓前进而除害也。当克获其大首，大首谓暗之魁首，上六也。三与上正相应，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贞，谓诛其元恶，旧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渐革之，遽则骇惧而不安。故《酒诰》云：“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至于既久，尚曰“余风未殄”，是渐渍之俗不

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虽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极，故为暗之主，谓之大首。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汤武，岂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乱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四以阴居阴，而在阴柔之体，处近君之位，是阴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顺于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伤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顺从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显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隐僻之道自结于上。右当用，故为明显之所；左不当用，故为隐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为用，世谓僻所为僻左，是左者，隐僻之所也。四由隐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谓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见信于其君，皆由夺其心也，不夺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门庭，既信之心而后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蛊其心，而后能行于外。

《象》曰：入（子）[于]左腹，获心意也。

入于左腹，谓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终不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五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义，变动随时。上六处坤之上而明夷之极，阴暗伤明之极者也。五切近之，圣人因以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见处之之义，故不专以君位言。上六阴暗伤明之极，故以为明夷之主，五切近伤明之主，若显其明则见伤害必矣，故当如箕子之自晦藏，则可以免于难。箕子，商之旧臣，而同姓之亲，可谓切近于纣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祸可必也，故佯狂为奴以免于害，虽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谓内难而能正其志，所以谓之仁与明也，若箕子可谓贞矣。以五阴柔，故为之戒云利贞，谓宜如箕子之贞固也。若以君道言，义亦如是，人君有当含晦之时，亦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贞固，虽遭患难，其明自存，不可灭息也。若逼祸患遂失其所守，则是亡其明，乃灭息也。古之人如扬雄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上居卦之终，为明夷之主，又为明夷之极，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当远照，明既夷伤，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于高明当及远，初登于天也；乃夷伤其明而昏暗，后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终又坤阴之终，明伤之极者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则当照及四方也。乃被伤而昏暗，是后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则失其道也。



离下巽上

家人，《序卦》：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夫伤困于外则必反于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火炽则风生，风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



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文中子书以明内齐外为义，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谓齐乎巽，言万物洁齐于巽方，非巽有齐义也。如战乎乾，乾非有战义也。

**家人，利女贞。**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彖》以卦才而言。阳居五，在外也；阴居二，处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阴阳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动不可易也。君子观风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谓事实，恒谓常度法则。德业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谨于内也，言慎行修，则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闲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刚明之才，能闲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闲故亡耳。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闲之于始，家人志意未变动之前也。正志未流散变动而闲之，则不伤恩、不失义，处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变而后治，则所伤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人之处家，在骨肉父子之间，大率以情胜理、以恩夺义，惟刚立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刚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阴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于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爱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胜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为妇人之道则其正也，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故在中馈则得其正而吉也。妇人居中而主馈者也，故云中馈。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二以阴柔居中正，能顺从而卑巽者也，故为妇人之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未详字义，然以文义及音意观之，与嗷嗷相类，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阳居刚而不中，虽得正而过乎刚者也，治内过刚则伤于紧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过严，不能无伤，故必悔于严厉，骨肉恩胜，严过故悔也。虽悔于

严厉，未得宽猛之中，然而家道齐肃，人心祇畏，犹为家之吉也。若妇子嘻嘻，则终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盖对嗃嗃而言，谓与其失于放肆，宁过于严也。嘻嘻，笑乐无节也。自恣无节则终致败家，可羞吝也。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废，伦理之所由乱，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则致败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则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虽嗃嗃，于治家之道未为甚失，若妇子嘻嘻，是无礼法，失家之节，家必乱矣。

六四，富贵，大吉。

六以巽顺之体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为安处之义，巽顺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则为大吉也。四高位而独云富者，于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以巽顺而居正位，正而巽顺，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男而在外，刚而处阳，居尊而中正，又其应顺正于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极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则不忧劳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于外，二正家于内，内外同德，可谓至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顺从而已，必致其心化诚合，夫爱其内助，妇爱其刑家，交相爱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为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上卦之终，家道之成也，故极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则能常久，而众人自化。为善不由至诚，己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爱之间，慈过则无严，恩胜则掩义，故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生也。长失尊严，少忘恭顺，而家不乱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严，则能终吉。保家之终，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终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故云反身之谓。爻辞谓治家当有威严，而夫子又复戒云当先严其身也，威严不先行于己，则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谓“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兑下离上

睽，《序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穷则睽乖离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后受之以睽也。为卦上离下兑，离火炎上，兑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之义也。又中、少二女虽同居，而所归各异，是其志不同行也，亦为睽义。

睽，小事吉。

睽者，睽乖离散之时，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虽处睽时而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彖》先释睽义，次言卦才，终言合睽之道，而赞其时用之大。火之性动而上，泽



之性动而下，二物之性违异，故为睽义。中、少二女虽同居，其志不同行，亦为睽义。女之少也同处，长则各适其归，其志异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则非睽也。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

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兑说也，离丽也，又为明，故为说顺而附丽于明。凡离在上而《象》欲见柔居尊者，则曰柔进而上行，晋、鼎是也。方睽乖之时，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说顺丽明之善，又得中道而应刚，虽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济，是于小事吉也。五以明而应刚，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阴柔，虽应二，而睽之时，相与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肤则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时，必君臣刚阳中正、至诚协力，而后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时用，乃圣人合睽之道也。见同之为同者，世俗之知也，圣人则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万类也。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阴阳之气则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处睽之时，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上火下泽，二物之性违异，所以为睽离之象。君子观睽异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当异也。夫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盖于秉彝则同矣，于世俗之失则异也。不能大同者，乱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时，以刚动于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刚阳睽离无与，自然同类相合，同是阳爻同居下，又当相应之位，二阳本非相应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与，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诸爻皆有应，夫合则有睽，本异则何睽。唯初与四，虽非应而同德相与，故相遇。马者，所以行也，阳，上行者也，睽独无与，则不能行，是丧其马也，四既与之合，则能行矣，是勿逐而马复得也。恶人，与己乖异者也，见者，与相通也，当睽之时，虽同德者相与，然小人乖异者至众，若弃绝之，不几尽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则失合弘之义，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见恶人则无咎也。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者，由弗绝也。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睽离之时，人情乖违，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恶人而拒绝之，则将众仇于君子，而祸咎至矣。故必见之，所以回避怨咎也，无怨咎则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与五正应，为相与者也。然在睽乖之时，阴阳相应之道衰，而刚柔相戾之意胜，学《易》者识此，则知变通矣。故二、五虽正应，当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刚中之德居下，上应六五之君，道合则志行，成济睽之功矣，而居睽离之时，其交非固，二当委曲求于相遇，觊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后无咎。君臣睽离，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会逢之谓也。当委曲相求，期于会遇，与之合也。所谓委曲



者，以善道宛转将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当睽之时，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义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宛转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径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谓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阴柔于平时且不足以自立，况当睽离之际乎。三居二刚之间，处不得其所安，其见侵陵可知矣。三以正应在上，欲进与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牵于后。车牛，所以行之具也；舆曳，牵于后也；牛掣，阻于前也。在后者牵曳之而已，当前者，进者之所力犯也，故重伤于上，为四所伤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从正应而四隔止之，三虽阴柔，处刚而志行，故力进以犯之，是以伤也。天而又劓，言重伤也。三不合于二与四，睽之时自无合义，适合居刚守正之道也，其于正应则睽极有终合之理。始为二阳所启，是无初也；后必得合，是有终也。掣从制、从手，执止之义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则不安，又在二阳之间，所以有如是艰危，由位不当也。无初有终者，终必与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刚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离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终睽之理。故贤者顺理而安行，智者知几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九四当睽时，居非所安，无应而在二阴之间，是睽离孤处者也。以刚阳之德，当睽离之时，孤立无与，必以气类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阳称元，善也，初九当睽之初，遂能与同德而亡睽之悔，处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为元夫，犹云善士也。四则过中，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与初皆以阳处一卦之下，居相应之位，当睽乖之时，各无应援，自然同德相亲，故会遇也。同德相遇，必须至诚相与，交孚，各有孚诚也。上下二阳以至诚相合，则何时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济，故虽处危厉而无咎也。当睽离之时，孤居二阴之间，处不当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四皆阳刚，君子当睽乖之时，上下以至诚相交，协志同力，则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辞但言无咎，夫子又从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时之睽也，盖以君子阳刚之才，而至诚相辅，何所不能济也。唯有君子则能行其志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六以阴柔，当睽离之时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刚阳之贤与之为应，以辅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党也，谓九二正应也。噬肤，噬啖其肌肤而深入之也。当睽之时，非入之者深，岂能合也。五虽阴柔之才，二辅以阳刚之道而深入之，则可往而有庆，复何过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贤圣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爻辞但言厥宗噬肤则可以往而无咎，《象》复推明其义，言人君虽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贤辅，使以其道深入于己，则可以有为，是往而有福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上居卦之终，睽之极也。阳刚居上，刚之极也。在离之上，用明之极也。睽极则拂



戾而难合，刚极则躁暴而不详，明极则过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应，实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虽有亲党，而多自疑猜，妄生乖离，虽处骨肉亲党之间而常孤独也。上之与三虽为正应，然居睽极，无所不疑，其见三如豕之污秽，而又背负泥涂，见其可恶之甚也。既恶之甚，则猜成其罪恶，如见载鬼满一车也。鬼本无形，而见载之一车，言其以无为有，妄之极也。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也；如升高，极高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极，三之所处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故上于三始疑而终必合也。先张之弧，始疑恶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终必复于正，三实无恶，故后说弧而弗射。睽极而反，故与三非复为寇仇，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语与他卦同，而义则殊也。阴阳交而和畅则为雨，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极则不疑而合，阴阳合而益和则为雨，故云往遇雨则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谓既合而益和，则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雨者，阴阳和也，始睽而能终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尽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群疑。睽极而合，则皆亡矣。



艮下坎上

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睽乖之时必有蹇难，蹇所以次睽也。蹇，险阻之义，故为蹇难。为卦坎上艮下，坎险也，艮止也，险在前而止，不能进也，前有险阻后有峻阻，故为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西南，坤方，坤，地也，体顺而易；东北，艮方，艮，山也，体止而险。在蹇难之时，利于顺处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险也。处顺易则难可纾，止于险则难益甚矣。蹇难之时，必有圣贤之人，则能济天下之难，故利见大人也。济难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坚固其守，故贞则吉也。凡处难者必在乎守贞正，设使难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难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滥，虽使苟免，亦恶德也，知义命者不为也。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

蹇，难也，蹇之为难，如乾之为健。若易之为难，则义有未足，蹇有险阻之义。屯亦难也，困亦难也，同为难而义则异。屯者，始难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穷；蹇乃险阻艰难之义，各不同也。险在前也，坎险在前，下止而不得进，故为蹇。

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才言处蹇之道也。上险而下止，见险而能止也。犯险而进则有悔咎，故美其能止为知也。方蹇难之时，唯能止为善，故诸爻除五与二外，皆以往为失、来为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蹇之时利于处平易，西南坤方，为顺易；东北艮方，为险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为利也。五居坎险之中而谓之平易者，盖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义也。方蹇而又止危险之地，则蹇益甚矣，故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谓蹇之极也。

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蹇难之时，非圣贤不能济天下之蹇，故利于见大人也。大人当位，则成济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济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诸爻除初

外，余皆当正位，故为贞正而吉也。初六虽以阴居阳，而处下，亦阴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济于蹇矣。

**蹇之时用大矣哉！**

处蹇之时，济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难岂易平也，非圣贤不能，其用可谓大矣。顺时而处，量险而行，从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时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之峻阻，上复有水，坎水为险陷之象，上下险阻，故为蹇也。君子观蹇难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故遇艰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时而已。

**初六，往蹇来誉。**

六居蹇之初，往进则益入于蹇，往蹇也。当蹇之时，以阴柔无援而进，其蹇可知。来者，对往之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止而不进，是有见几知时之美，来则有誉也。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方蹇之初，进则益蹇，时之未可进也。故宜见几而止，以待时可行而后行也。诸爻皆蹇往而善来，然则无出蹇之义乎？曰：在蹇而往，则蹇也，蹇终则变矣，故上已有硕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体，止于中正者也，与五相应，是中正之人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谓之王臣。虽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于蹇难之时，其艰蹇至甚，故为蹇于蹇也。二虽中正，以阴柔之才岂易胜其任，所以蹇于蹇也。志在济君于蹇难之中，其蹇蹇者非为身之故也，虽使不胜，志义可嘉，故称其忠尽不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济蹇也。小可济，则圣人当盛称以为劝矣。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虽艰危于蹇时，然其志在济君难，虽未成功，然终无过尤也。圣人取其志义而谓其无尤，所以劝忠莒也。

**九三，往蹇来反。**

九三以刚居正，处下体之上，当蹇之时，在下者皆柔，必依于三，是为下所附者也。三与上为正应，上阴柔而无位，不足以为援，故上往则蹇也。来，下来也；反，还归也。三为下二阴所喜，故来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在下之阴也。方蹇之时，阴柔不能自立，故皆附于九三之阳而喜爱之。九之处三，在蹇为得其所也。处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来为反，犹《春秋》之言归也。

**六四，往蹇来连。**

往则益入于坎险之深，往蹇也。居蹇难之时，同处艰危者，其志不谋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与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与三相比相亲者也。二与初，同类相与者也，是与下同志，众所从附也，故曰来连。来则与在下之众相连合也，能与众合，得处蹇之道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四当蹇之时，居上位，不往而来，与下同志，固足以得众矣。又以阴居阴为得其实，以诚实与下，故能连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实，初以阴居下，亦其实也。当同患之时，相交以实，其合可知，故来而连者，当位以实也。处蹇难，非诚实何以济？当位不曰正而曰实，上下之交主于诚实，用各有其所也。

### 九五，大蹇，朋来。

五居君位而在蹇难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当蹇而又在险中，亦为大蹇。大蹇之时而二在下以中正相应，是其朋助之来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辅，其助岂小也。得朋来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济蹇也。以刚阳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刚阳中正之臣相辅之，不能济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阴柔之助济天下之难，非所能也。自古圣王济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贤圣之臣为之助者，汤、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刚明之臣而能济大难者则有矣，刘禅之孔明、唐肃宗之郭子仪、德宗之李晟是也。虽贤明之君，苟无其臣则不能济于难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则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类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则功多不足，屯、否之类是也。盖臣贤于君，则辅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则赞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朋者，其朋类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虽大蹇之时，不失其守，蹇于蹇以相应助，是以其中正之节也，上下中正而弗济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者岂少乎，汉李固、王允，晋周顗、王导之徒是也。

###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六以阴柔居蹇之极，冒极险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来从五，求三得刚阳之助，是以硕也。蹇之道穷塞穷蹇，硕大也，宽裕之称，来则宽大，其蹇纾矣。蹇之极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阴柔故不得出，得刚阳之助可以纾蹇而已。在蹇极之时，得纾则为吉矣，非刚阳中正岂能出乎蹇也。利见大人，蹇极之时见大德之人，则能有济于蹇也。大人谓五，以相比发此义。五刚阳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济蹇之功，而上六利见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险之中，无刚阳之助，故无能济蹇之义。在上六蹇极而见大德之人，则能济于蹇，故为利也。各爻取义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于六二则目之为寇也。诸爻皆不言吉，上独言吉者，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于蹇，故未足为吉，唯上处蹇极而得宽裕，乃为吉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上六应三而从五，志在内也。蹇既极而有助，是以硕而吉也。六以阴柔当蹇之极，密近刚阳中正之君，自然其志从附以求自济，故利见大人，谓从九五之贵也。所以云从贵，恐人不知大人为指五也。

三三  
三三

坎下震上

解，《序卦》：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物无终难之理，难极则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为卦震上坎下，震动也，坎险也，动于险外，出乎险也，故为患难解散之象。又震为雷，坎为雨，雷雨之作，盖阴阳交感和畅而缓散，故为解。解者，天下患难解散之时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

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如是则人心怀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汤除桀之虐而以宽治，武王诛纣之暴而反商政，皆从宽易也。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谓天下之难已解散，无所为也。有攸往谓尚有所当解之事也。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发语辞。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其始未暇遽为也，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以下，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有攸往夙吉，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

坎险震动，险以动也，不险则非难，不动则不能出难，动而出于险外，是免乎险难也，故为解。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

解难之道，利在广大平易，以宽易而往济解，则得众心之归也。

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不云无所往，省文尔。救乱除难，一时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解难，无所往然后来复，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谓合宜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有所为则夙吉也。早则往而有功，缓则恶滋而害深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时大矣哉！

既明处解之道，复言天地之解以见解时之大。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雨，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赞解之时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兆民，至于昆（蛊）[虫]草木，乃顺解之时，与天地合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与明两而作离语不同。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初九，无咎。

六居解初，患难既解之时，以柔居刚，以阴应阳，柔而能刚之义，既无患难而自处，得刚柔之宜。患难既解，安宁无事，唯自处得宜，则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辞寡，所以示意。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初、四相应，是刚柔相际接也。刚柔相际为得其宜，难既解而处之，刚柔得宜，其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九二以阳刚得中之才，上应六五之君，用于时者也。天下小人常众，刚明之君在上，则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惧之，刚足以断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虑其有间而害正也。六五以阴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断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则移其心矣，况难方解而治之初，其变尚易。二既当用，必须能去小人，则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刚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兽。三狐，指卦之三阴，时之小



人也。获谓能变化除去之，如田之获狐也。获之则得中直之道，乃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谓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人则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恒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所谓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恶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六三阴柔，居下之上，处非其位，犹小人宜在下以负荷，而且乘车，非其据也，必致寇夺之，至虽使所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窃盛位，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终可吝也。若能正大则如何？曰：大正非阴柔所能也。若能之，则是化为君子矣。三阴柔小人，宜在下而反处下之上，犹小人宜负而反乘，当致寇夺也。难解之时而小人窃位，复致寇矣。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负荷之人而且乘载，为可丑恶也。处非其据，德不称其器，则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将谁咎乎。圣人又于《系辞》明其致寇之道，谓：作《易》者其知盗乎！盗者乘衅而至，苟无衅隙，则盗安能犯。负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盗乘衅而夺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满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盗则乘其过恶而伐之矣。伐者，声其罪也，盗，横暴而至者也。货财而轻慢其藏，是教诲乎盗，使取之也；女子而天冶其容，是教诲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盗使夺之也。皆自取之之谓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以阳刚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与初六之阴为应，拇在下而微者，谓初也，居上位而亲小人，则贤人正士远退矣，斥去小人，则君子之党进而诚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阴柔，则阳刚君子之朋来至而诚合矣；不解去小人，则己之诚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应，故谓远之为解。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四虽阳刚，然居阴，于正疑不足，若复亲比小人，则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后能来君子，以其处未当位也。解者，本合而离之也，必解拇而后朋孚，盖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间，是与君子之诚未至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位，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亲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维有解则吉也。小人去则君子进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见验也，可验之于小人，小人之党去，则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则君子自进，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所解者，谓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则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据解终而言也。隼，鸷害之物，象为害之小人。墉，墙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则是未解之时也，若出墉外，则是无害矣，复何所解，故在墉上，离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见防限之严，而未去者，上解之极也。解极之时而独有未解者，乃害之坚强者也。上居解极，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获之，既获之，



则天下之患解已尽矣，何所不利。夫子于《系辞》复伸其义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鸷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时而发，则安能获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当解与己解之道至者，时也，如是而动，故无括结，发而无不利矣。括结，谓阻碍，圣人于此发明藏器待时之义。夫行一身至于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以时而动，小则括塞，大则丧败，自古喜有为而无成功或颠覆者，皆由是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至解终而未解者，悖乱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则天下平矣。



兑下艮上

损，《序卦》：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纵缓则必有所失，失则损也，损所以继解也。为卦艮上兑下，山体高，泽体深，下深则上益高，为损下益上之义。又泽在山下，其气上通，润及草木百物，是损下而益上也。又下为兑说，三爻皆上应，是说以奉上，亦损下益上之义。又下兑之成兑，由六三之变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变也，三本刚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刚，亦损下益上之义。损上而益于下，则为益；取下而益于上，则为损。在人上者，施其泽以及下，则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则损也。譬诸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则危坠至矣，岂非损乎。故损者，损下益上之义，益则反是。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减损也。凡损抑其过以就义理，皆损之道也。损之道必有孚诚，谓至诚顺于理也。损而顺理，则大善而吉，所损无过差，可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损，或过、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则无吉而有咎，非可贞之道，不可行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末而就本实也。圣人以宁俭为礼之本，故为损发明其义。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礼其文最繁，然以诚敬为本，多仪备物所以将饰其诚敬之心，饰过其诚则为伪矣，损饰所以存诚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约，可用享祭，言在乎诚而已。诚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损之所以为损者，以损于下而益于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损上而益下则为益，损下而益上则为损。损基本以为高者，岂可谓之益乎？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谓损而以至诚，则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损道之尽善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

夫子特释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辞简直，谓当损去浮饰。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损末之谓也。夫子恐后人不达，遂以为文饰当尽去，故详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实必有文，天下万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严顺之体；君



臣主敬，必有承接之仪。礼让存乎内，待威仪而后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则无别。文之与实，相须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胜、末之流，远本丧实，乃当损之时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荐其诚矣，谓当务实而损饰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复明之曰，二簋之质，用之当有时，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谓文饰未过而损之，与损之至于过甚，则非也。损刚益柔有时，刚为过，柔为不足，损益皆损刚益柔也，必顺时而行，不当时而损益之，则非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或损或益，或盈或虚，唯随时而已。过者损之，不足者益之，亏者盈之，实者虚之，与时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山下有泽，气通上润与深下以增高，皆损下之象。君子观损之象，以损于己，在修己之道所当损者，唯忿与欲，故以惩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损之义，损刚益柔，损下益上也。初以阳刚应于四，四以阴柔居上位，赖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当损己而不自以为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则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损己益上也，于下之道为有咎矣。四之阴柔，赖初者也，故听于初，初当酌度其宜而损己以益之，过与不及皆不可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也。时之所崇用为尚，初之所尚者，与上合志也。四赖于初，初益于四，与上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二以刚中当损刚之时，居柔而说体，上应六五阴柔之君，以柔说应上，则失其刚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贞正也。征，行也，离乎中则失其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贞也。弗损益之，不自损其刚贞，则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刚贞，而用柔说，适足以损之而已，非损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虽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顺上为忠者，盖不知“弗损益之”之义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九居二，非正也，处说非刚也，而得中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岂有中而不正者？岂有中而有过者？二所谓利贞，谓以中为志也，志存乎中则自正矣。大率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则有益于上矣。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损者，损有余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谓下三阳、上三阴，三阳同行，则损九三以益上；三阴同行，则损上六以为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也。上以柔易刚，而谓之损，但言其减一耳。上与三虽本相应，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两相与也。初、二二阳，四、五二阴，同德相比，三与上应，皆两相与，则其志专，皆为得其友也。三虽与四相比，然异体而应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则损一人，一人则得其友，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三则余而当损矣，此损益之大义也。夫子又于《系辞》尽其义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状，天地之气相交而密，则生万物之化醇。醇谓浓厚，浓厚犹精一也。男女精气交构，则化生万物，唯精醇专一，所以能生也。一阴一阳岂可二也，故三则当损，言专致乎一也。天地之间当损益之明且大者，莫过此也。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则疑所与矣，理当损去其一人，损其余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以阴柔居上，与初之刚阳相应，在损时而应刚，能自损以从刚阳也，损不善以从善也。初之益四，损其柔而益之以刚，损其不善也，故曰损其疾。疾谓疾病，不善也。损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则有喜而无咎。人之损过唯患不速，速则不至于深过，为可喜也。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损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发语辞。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六五于损时，以中顺居尊位，虚其中以应乎二之刚阳，是人君能虚中自损以顺从在下之贤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损己自尽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则十朋助之矣。十，众辞；龟者，决是非吉凶之物。众人之公论必合正理，虽龟蓍不能违也，如此可谓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谋从众，则合天心。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尽众人之见，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佑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凡损之义有三，损己从人也、自损以益于人也、行损道以损于人也。损己从人，徙于义也；自损益人，及于物也；行损道以损于人，行其义也。各因其时，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损己从人；下体三爻，取自损以益人。损时之用，行损道以损天下之当损者也。上九则取不行其损为义。九居损之终，损极而当变者也，以刚阳居上，若用刚以损削于下，非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损变而以刚阳之道益于下，则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则宜有所往，往则有益矣。在上能不损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从，服从之众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谓得人心归服；无家，谓无有远近内外之限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居上不损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



### 震下巽上

益，《序卦》：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继损也。为卦巽上震下，雷风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帮助，所以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变而成，阳变而为阴者损也，阴变而为阳者益也，上卦损而下卦益，损上益下，所以为益，此以义言也。下厚则上安，故益下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济险难，利涉大川也。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义与卦才言也。卦之为益，以其损上益下也。损于上而益下，则民说之无疆，谓无穷极也。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显也。阳下居初，阴上居四，为自上下下之义。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

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二复以中正应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庆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为道，于平常无事之际，其益犹小，当艰危险难，则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



也，于济艰险乃益道大行之时也。益误作木，或以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

又以二体言。卦才下动而上巽，动而巽也。为益之道，其动巽顺于理，则其益日进广大，无有疆限也。动而不顺于理，岂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圣人体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资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万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谓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则有限量，无方谓广大无穷极也。天地之益万物岂有穷际乎！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天地之益无穷者，理而已矣。圣人利益天下之道，应时顺理，与天地合，与时偕行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观风雷相益之象，而求益于己，为益之道无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见善能迁，则可以尽天下之善；有过能改，则无过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震动之主，刚阳之盛也。居益之时，其才足以益物，虽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应于己，四巽顺之主，上能巽于君、下能顺于贤才也，在下者不能有为也，得在上者应，从之则宜，以其道辅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须所为大善而吉，则无过咎。不能元吉，则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当大任，小善不足以称也，故必元吉然后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在下者本不当处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为在上所任，所以当大事，必能济大事而致元吉，乃为无咎。能致元吉，则在上者任之为知人，己当之为胜任，不然则上下皆有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处中正而体柔顺，有虚中之象。人处中正之道，虚其中以求益，而能顺从，天下孰不愿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则众朋助而益之。十者，众辞。众人所是，理之至当也。龟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龟不能违也。永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虚中，能得众人之益者也，然而质本阴柔，故戒在常永贞固则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贞则安能守也。损之六五十朋之则元吉者，盖居尊自损，应下之刚，以柔而居刚，柔为虚受，刚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虚中求益，亦有刚阳之应，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贞固则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虚中而能永贞，用以享上帝，犹当获吉，况与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应当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既中正虚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则有有益之事，众人自外来益之矣。或曰：自外来，岂非谓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虚中，天下孰不愿益之，五为正应，固在其中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居下体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阳应刚，处动之极，居民上而刚决，果

于为益者也。果于为益，用之凶事则无咎，凶事谓患难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当承禀于上，安得自任，擅为益乎，唯于患难非常之事，则可量宜应卒，奋不顾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专自任，上必忌疾，虽当凶难，以义在可为，然必有其孚诚，而所为合于中道，则诚意通于上而上信与之矣。专为而无为上、爱民之至诚，固不可也，虽有诚意而所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礼云：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达诚信也。有诚孚而得中道，则能使上信之，是犹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达于上矣。在下而为之道，固当有孚中行。又三阴爻而不中，故发此义。或曰：三乃阴柔，何得反以刚果任事为义？曰：三质虽本阴，然其居阳，乃自处以刚也，应刚乃志在乎刚也，居动之极，刚果于行也，以此行益，非刚果而何。《易》以所胜为义，故不论其本质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益之独可用于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谓专固自任其事也。居下当禀承于上，乃专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灾，拯时之艰急，则可也。乃处急难变故之权宜，故得无咎。若平时，则不可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四当益时，处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辅上而下顺应于初之刚阳，如是可以益于上也。唯处不得其中，而所应又不中，是不足于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则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获信从矣。以柔巽之体，非有刚特之操，故利用为依迁国。为依，依附于上也；迁国，顺下而动也。上依刚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顺刚阳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国邑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者，顺下而动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爻辞但云得中行则告公而获从，《象》复明之曰告公而获从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从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从，患其志之不诚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刚阳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应，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阳实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诚，在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问可知，故云勿问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权，苟至诚益于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诚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诚爱戴，以君之德泽为恩惠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有至诚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问之矣。天下至诚怀吾德以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刚处益之极，求益之甚者也。所应者阴，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九以刚而求益之极，众人所共恶，故无益之者，而或攻击之矣。立心勿恒凶，圣人戒人存心不可专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当速改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



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辞也，苟不偏己合于公道，则人亦益之，何为击之乎。既求益于人至于甚极，则人皆恶而欲攻之，故击之者自外来也。人为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六二中正虚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为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上九求益之极，击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系辞》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动与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则取伤而凶矣。



### 乾下兑上

夬，《序卦》：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益之极必决而后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决也，夬所以次益也。为卦兑上乾下，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以爻言之，五阳在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众阳上进决去一阴，所以为夬也。夬者，刚决之义，众阳进而决去一阴，君子道长，小人消衰将尽之时也。

###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

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诚意也。号者命众之辞。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道，虽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

###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革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众阳之盛，决于一阴，力固有余，然不可极其刚至于太过，太过乃如蒙上九之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即，从也，从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阳虽盛未极乎上，阴虽微犹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进而往也，不尚刚武而其道益进，乃夬之善也。

###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

夬为决义，五阳决上之一阴也。健而说，决而和，以二体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说，是健而能说，决而能和，决之至善也。兑说为和。

###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柔虽消矣，然居五刚之上，犹为乘陵之象，阴而乘阳，非理之甚，君子势既足以去之，当显扬其罪于王朝廷，使众知善恶也。

###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尽诚信以命其众，而知有危惧，则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当先自治，不宜专尚刚武，即戎则所尚乃至穷极矣。夬之时，所尚谓刚武也。

###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阳刚虽盛长，犹未终，尚有一阴更当决去，则君子之道纯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刚长之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泽水之聚也，而上于天，至高之处，故为夬象。君子观泽决于上而注溉于下之象，则以施禄及下，谓施其禄泽以及于下也；观其决溃之象，则以居德则忌，居德谓安处其德则约也。忌，防也，谓约立防禁，有防禁则无溃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泽在天上而云泽上于天，上于天则意不安而有决溃之势，云在天上乃安辞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九阳爻而乾体刚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决时，壮于前进者也。前趾谓进行，人之决于行也，行而宜，则其决为是；往而不宜，则决之过也，故往而不胜则为咎也。夬之时而往，往决也，故以胜负言。九居初而壮于进，躁于动者也，故有不胜之戒，阴虽将尽，而已之躁动自宜有不胜之咎，不计彼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为，然后决之，则无过矣。理不能胜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决之过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夬者，阳决阴，君子决小人之时，不可忘戒备也。阳长将极之时，而二处中居柔，不为过刚，能知戒备，处夬之至善也。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亦可勿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莫夜有兵戎，可惧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处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惧，且有戒备，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虽得中，然非正，其为至善何也？曰：阳决阴，君子决小人而得中，岂有不正也。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爻辞差错，定安胡公移其文曰：“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当云：“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夬尚刚健之时，三居下体之上，又处健体之极，刚果于决者也。頄，颧骨也，在上而未极于上者也。三居下体之上，虽在上而未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刚决，壮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独行遇雨，三与上六为正应，方群阳共决一阴之时，己若以私应之故不与众同而独行，则与上六阴阳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谓阴阳和也。君子道长，决去小人之时，而已独与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处斯时，则能夬夬，谓夬其夬，果决其断也。虽其私与，当远绝之，若见濡污，有愠恶之色，如此则无过咎也。三健体而处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义以为教耳。爻文所以交错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误以为连也。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牵桎于私好，由无决也，君子义之，与比决于当决，故终不至于有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肤，居不安也；行次且，进不前也，次且，进难之状。九四以阳居阴，刚决不足，欲止则众阳并进于下，势不得安，犹臀伤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则居柔失其刚壮，不能强进，故其行次且也。牵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牵者，挽拽之义，言若能自强而牵挽以从群行，则可以亡其悔。然既处柔，必不能也，虽使闻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唯刚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处阴位，不当也。以阳居柔，失其刚决，故不能强进，其行次且。刚然后能明，处柔则迁，失其正性，岂复有明也，故闻言而不能信者，盖其聪听之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五虽刚阳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于上六，上六说体而卦独一阴，阳之所比也，五为决阴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决其决，如苋陆然，则于其中行之德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苋陆，今所谓马齿苋是也，曝之难干，感阴气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苋陆，虽感于阴而决断之易，则于中行无过咎矣，不然则失其中正也。感阴多之物，苋陆为易断，故取为象。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卦辞言夬夬，则于中行为无咎矣，《象》复尽其义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诚，乃能极中正之道而充实光辉，五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中正之义，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为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则离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号，终有凶。

阳长将极，阴消将尽，独一阴处穷极之地，是众君子得时决去危极之小人也，其势必须消尽，故云无号用咷畏惧，终必有凶也。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阳刚君子之道，进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穷极，自然消亡，岂复能长久乎，虽号咷无以为也，故云终不可长也。先儒以卦中有孚号、惕号，欲以无号为无号，作去声，谓无用更加号令，非也。一卦中适有两去声字，一平声字何害，而读《易》者率皆疑之，或曰：圣人之于天下，虽大恶未尝必绝之也，今直使之无号，谓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时也，决去小人之道，岂必尽诛之乎，使之变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巽下乾上

姤，《序卦》：夬，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决，判也，物之决判则有遇合，本合则何遇，姤所以次夬也。为卦乾上巽下，以二体言之，风行天下，天之下者万物也，风之行无不经触，乃遇之象。又一阴始生于下，阴与阳遇也，故为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一阴始生，自是而长，渐以盛大，是女之将长壮也。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顺从以成家道，姤乃方进之阴渐壮而敌阳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渐壮则失男女之正，家道败矣。姤虽一阴甚微，然有渐壮之道，所以戒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

姤之义遇也，卦之为姤，以柔遇刚也，一阴方生，始与阳相遇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一阴既生，渐长而盛，阴盛则阳衰矣。取女者欲长久而成家也，此渐盛之阴将消胜于阳，不可与之长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势苟渐盛，何可与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阴始生于下，与阳相遇，天地相遇也。阴阳不相交遇则万物不生，天地相遇则化育

庶类，品物咸章，万物章明也。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以卦才言也。五与二皆以阳刚居中与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刚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刚阳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

**姤之时义大矣哉！**

赞姤之时与姤之义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姤之时与义皆甚大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风行天下无所不周，为君后者观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诰四方也。风行地上与天下有风，皆为周遍庶物之象，而行于地上遍触万物则为观，经历观省之象也；行于天下周遍四方则为姤，施发命令之象也。诸象或称先王，或称后，或称君子、大人，称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国、作乐、省方、敕法、闭关、育物、享帝皆是也；称后者，后王之所为也，财成天地之道、施命诰四方是也；君子则上下之通称，大人者，王公之通称。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姤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柅，止车之物；金为之，坚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系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进，则阳刚贞正之道吉也。使之进往，则渐盛而害于阳，是见凶也。羸豕孚蹢躅，圣人重为之戒言，阴虽甚微不可忽也。豕，阴躁之物，故以为况，羸弱之豕，虽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踯也。阴微而在下，可谓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阳也。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牵者，引而进也，阴始生而渐进，柔道方牵也。系之于金柅，所以止其进也，不进则不能消正道，乃贞吉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姤，遇也，二与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则初正应于四，在姤则以遇为重。相遇之道主于专一，二之刚中遇固以诚然，初之阴柔，群阳在上，而又有所应者，其志所求也，阴柔之质鲜克贞固，二之于初难得其诚心矣，所遇不得其诚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鱼，阴物之美者。阳之于阴，其所悦美，故取鱼象。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鱼，则于遇为无咎矣。宾，外来者也，不利宾，包苴之鱼岂能及宾，谓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当专一，二则杂矣。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于外，当如包苴之有鱼。包苴之鱼，义不及于宾客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二与初既相遇，三说初而密比于二，非所安也。又为二所忌恶，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肤也。处既不安则当去之，而居姤之时，志求乎遇，一阴在下是所欲也，故处虽不安而其行则又次且也。次且，进难之状，谓不能遽舍也。然三刚正而处巽，有不终迷之义，若知其不正而怀危惧，不敢妄动，则可以无大咎也。非义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则不至于大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其始志在求遇于初，故其行迟迟，未牵，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于大咎也。

#### 九四，包无鱼，起凶。

包者，所裹畜也；鱼，所美也。四与初为正应，当相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犹包之无鱼，亡其所有也。四当姤遇之时，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离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从二，以比近也，岂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义当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岂有上不失道而下离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妇、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为上而下离，必有凶变，起者，将生之谓，民心既离，难将作矣。

####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下之离，由己致之，远民者，己远之也。为上者有以使之离也。

####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九五下亦无应，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终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叶大，处高体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实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侧微之贤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贤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犹以杞叶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如是，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虽屈己求贤，若其德不正，贤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积至诚，则有陨自天矣，犹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

####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所谓含章，谓其含蕴中正之德也。德充实则成章，而有辉光。

#### 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命，天理也；舍，违也。至诚中正，屈己求贤，存志合于天理，所以有陨自天，必得之矣。

####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至刚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刚居上，故以角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从，和顺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刚极，人谁与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则如是，人之远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归咎。

####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既处穷上，刚亦极矣，是上穷而致吝也。以刚极居高而求遇，不亦难乎。



#### 坤下兑上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会遇则成群萃，所以次姤也。为卦兑上坤下，泽上于地，水之聚也，故为萃。不言泽在地上，而云坤下兑上，泽上于地，言上于地则为方聚之义也。

#### 萃，亨，王假有庙。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庙极也。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向]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天下。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萃道之至也。祭祀之报，本于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耳。故豺獭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与涣不同，涣则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义，《彖》辞甚明。

利见大人，亨利贞。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则乱，物聚则争，事聚则紊，非大人治之，则萃所以致争乱也。萃以不正，则人聚为苟合，财聚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丰亨之时也，其用宜称，故用大牲吉。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当萃之时而交物以厚，则是享丰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乐矣。若时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丰美，天下莫之与而悔吝生矣。盖随时之宜，顺理而行，故《彖》云顺天命也。夫不能有为者，力之不足也，当萃之时，故利有攸往。大凡兴工立事，贵得可为之时，萃而后用，是以动而有裕，天理然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萃之义聚也。顺以说，以卦才言也。上说而下顺，为上以说道使民而顺于人心，下说上之政令而顺从于上，既上下顺说，又阳刚处中正之位而下有应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于建立宗庙，所以致其孝享之诚也。祭祀，人心之所自尽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其极也。

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之时见大人则能亨，盖聚以正道也。见大人则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则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用大牲，承上有庙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丰聚之时交于物者当厚，称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观萃之理，可以见天地万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动静、终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观其所以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众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初与四为正应，本有孚以相从者也，然当萃时，三阴聚处，柔无守正之节，若舍正应而从其类，乃有孚而不终也。乃乱，惑乱其心也；乃萃，与其同类聚也。初若守正不从，号呼以求正应，则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语一团也，谓众以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从刚阳之正应，则无过咎，不然则入小人之群矣。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其心志为同类所惑乱，故乃萃于群阴也，不能固其守，则为小人所惑乱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阴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终其孚，故因其才而为之戒。二虽阴柔而得中正，故虽戒而微辞。凡爻之辞关得失二端者，为法、为戒亦各随其才而设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牵也，人之交相求则合，相待则离，二与五为正应，当萃者也，而相远，又在群阴之间，



必相牵引则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与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岂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补过也，二与五不相引则过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诚之谓也。禴，祭之简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备物，直以诚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谓有其孚则可不用文饰，专以至诚交于上也。以禴言者，谓荐其诚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饰焉，是未诚也，盖其中实者不假饰于外，用禴之义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独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诚而已。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萃之时以得聚为吉，故九四为得上下之萃，二与五虽正应，然异处有间，乃当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则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变也，变则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变，辞若不足，何也？曰：群阴比处，乃其类聚方萃之时，居其间能自守不变，远须正应，刚立者能之。二阴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觐其未至于变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阴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与，求四则非其正应，又非其类，是以不正为四所弃也；与二，则二自以中正应五，是以不正为二所不与也。故欲萃如，则为人弃绝而嗟如，不获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与，无所利也。惟往而从上六，则得其萃，为无咎也。三与上虽非阴阳正应，然萃之时以类相从，皆以柔居一体之上，又皆无与，居相应之地，上复处说顺之极，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变动无常，在人识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于四与二，不获而后往从上六，人之动为如此，虽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柔说之极，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顺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当萃之时，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体群阴，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谓善矣。然四以阳居阴，非正也，虽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后为无咎也。大为周遍之义，无所不周，然后为大，无所不正，则为大吉，大吉则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盖亦有焉。如齐之陈恒、鲁之季氏是也。然得为大吉乎？得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后为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以其位之不当，疑其所为未能尽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后为无咎也。非尽善安得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众而君临之，当正其位、修其德，以阳刚居尊位，称其位矣，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过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归者，则当自反以修其元永贞之德，则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贞者，君之德，民所归也，故比天下之道与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过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归附者，盖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来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盖有远近昏明之异，故其归有先后，既有未归则当修德也。所谓德，元永贞之道也。元，首也，长也，为君德首出庶物，君长群生，有尊大之义焉，有主统之义焉，而又恒永贞固，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



亡也。所谓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象》举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诚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类莫不怀归，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六说之主，阴柔小人说高位而处之，天下孰肯与也。求萃而人莫之与，其穷至于赍咨而涕洟也。赍咨，咨嗟也。人之绝之，由己自取，又将谁咎。为人恶绝，不知所为，则陨获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状也。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小人所处常失其宜，既贪而从欲，不能自择安地，至于困穷，则颠沛不知所为，六之涕洟，盖不安于处上也。君子慎其所处，非义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则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择安，常履非据，及其穷迫，则陨获躁挠，甚至涕洟，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辞，犹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于上也。阴而居上，孤处无与，既非其据，岂能安乎。



巽下坤上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积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为升所以次于萃也。为卦坤上巽下，本在地下，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长而益高，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进而上也，升进则有亨义，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见大人，不假忧恤，前进则吉也。南征，前进也。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以二体言，柔升谓坤上行也，巽既体卑而就上，坤乃顺时而上升。以时也，谓时当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则下巽而上顺，以巽顺之道升，可谓时矣。二以刚中之道应于五，五以中顺之德应于二，能巽而顺，其升以时，是以元亨也。《象》文误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则由王公；升于道，则由圣贤。用巽顺刚中之道以见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忧其不遂也，遂其升则己之福庆，而福庆及物也。

南征吉，志行也。

南，人之所向，南征谓前进也，前进则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长而上升，为升之象。君子观升之象，以顺修其德，积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顺则可进，逆乃退也，万物之进皆以顺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学业之充实，道德之崇高，皆由积累而至。积小所以成高大，升之义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居巽体之下，又巽之主，上承于九二之刚，巽之至者也。二以刚中之德上应于君，当升之任者也。允者，信从也。初之柔巽唯信从于二，信二而从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则刚中，以力言则当任。初之阴柔又无应援，不能自升，从于刚中之贤以



进，是由刚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与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谓九二，从二而升，乃与二同志也，能信从刚中之贤，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阳刚而在下，五阴柔而居上，夫以刚而事柔，以阳而从阴，虽有时而然，非顺道也。以暗而临明，以刚而事弱，若龟勉于事，势非诚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诚，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为乎？五虽阴柔，然居尊位，二虽刚阳，事上者也，当内存至诚，不假文饰于外，诚积于中，则自不事外饰，故曰利用禴，谓尚诚敬也。自古刚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为矫饰者也。禴，祭之简质者也，云孚乃谓既孚，乃宜不用文饰，专以其诚感通于上也，如是则得无咎。以刚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当升之时，非诚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能以孚诚事上，则不唯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刚中之道，泽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庆者，如是则有福庆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太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盖牯于童则易，又免强制之难，是有可喜也。

九三，升虚邑。

三以阳刚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顺之，复有援应，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御哉！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入无人之邑，其进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柔顺之才，上顺君之升，下顺下之进，己则止其所焉。以阴居柔阴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顺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顺天下之贤而使之升进，己则柔顺谦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业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则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复有无咎之辞，何也？曰：四之才虽善，而其位当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时不可复升，升则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则吉而无咎也。然处大臣之位，不得无事于升，当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贤，己则止其分焉。分虽当止而德则当升也、道则当亨也，尽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四居近君之位而当升时，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顺德也，以柔居坤，顺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顺时而已，上顺于上，下顺乎下，己顺处其义，故云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

五以下有刚中之应，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质本阴柔，必守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贞固，则信贤不笃、任贤不终，安能吉也。阶，所由而升也，任刚中之贤辅之而升，犹登进自阶，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应。然在下之贤皆用升之阶也，能用贤则汇升矣。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倚任贤才能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贤才之助尔，有助则犹自阶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六以阴居升之极，昏冥于升，知进而不知止者也，其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时而用于贞正，而当不息之事，则为宜矣。君子于贞正之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则利也。以小人贪求无已之心，移于进德，则何善如之。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昏冥于升，极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岂复有加益也。不富，无复增益也。升既极则有退而无进也。

## 卷 四

### 周易下经



坎下兑上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进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后受之以困也。困者，惫乏之义。为卦兑上而坎下，水居泽上，则泽中有水也，乃在泽下，枯涸无水之象，为困乏之义。又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与上六在二阳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阴之中，皆阴柔揜于阳刚，所以为困也。君子为小人所揜蔽，穷困之时也。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如卦之才，则困而能亨，且得贞正，乃大人处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随时善处复有裕乎。有言不信，当困而言，人谁信之。

《象》曰：困，刚揜也。

卦所以为困，以刚为柔所掩蔽也。陷于下而掩于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刚阳君子而为阴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时也。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以卦才言处困之道也。下险而上说，为处险而能说，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称。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困而能贞，大人所以吉也，盖其以刚中之道也，五与二是也。非刚中则遇困而失其正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当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穷也。以（以）说处困，故有尚口之戒。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六以阴柔处于至卑，又居坎险之下，在困不能自济者也，必得在上刚明之人为援助，则可以济其困矣。初与四为正应，（几）四以阳而居阴为不正，失刚而不中，又方困于阴揜，是恶能济人之困。犹株木之下，不能荫覆于物。株木，无枝叶之木也。四近



君之位，在他卦不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谓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则非困也。入于幽谷，阴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于困，则益迷暗妄动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势，故至于三岁不覿，终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享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也，谓益入昏暗，自陷于深困也，明则不至于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怀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后能施其所蕴。二以刚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刚中之君，道同德合，必来相求，故云朱紱方来。方来，方且来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来为义，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诚通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亨祀然，其德既诚，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惟自守至诚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时，若不至诚安处以俟命，往而求之，则犯难得凶，乃自取也，将谁咎乎。不度时而征，乃不安其所，为困所动也，失刚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惟小畜与困乃戾于阴，故同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揜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虽困于所欲，未能施惠于人，然守其刚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庆也。虽使时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六三以阴柔不中正之质，处险极而用刚，居阳用刚也，不善处困之甚者也。石，坚难胜之物；蒺藜，刺不可据之物。三以刚险而上，进则二阳在上，力不能胜，坚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刚中之上，其不安犹藉刺，据于蒺藜也。进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宫，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进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则失其所安矣。进退与处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系辞》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二阳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恶也。三在二上，固为据之，然苟能谦柔以下之，则无害矣，乃用刚险以乘之，则不安而取困，如据蒺藜也。如是，死其将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见乎。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据于蒺藜，谓乘九二之刚，不安犹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征，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当困之时，上下相求，理当然也。四与初为正应，然四以不中正处困，其才不足以济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刚中之才，足以拯困，则宜为初所从矣。金，刚也；车，载物者也。二以刚在下载已，故谓之金车。四欲从初而阻于二，故其来迟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车也。己之所应，疑其少己而之他，将从之则犹豫不敢遽前，岂不可羞吝乎。有终者，事之所归者正也，初、四正应，终必相从也。寒

士之妻，弱国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择势而从，则恶之大者，不容于世矣。二与四皆以阳居阴，而二以刚中之才，所以能济困也。居阴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刚柔之宜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四应于初而隔于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来，虽居不当位为未善，然其正应相与，故有终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伤于上也；去足为刖，伤于下也。上下皆揜于阴，为其伤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与也。赤绂，臣下之服，取行来之义，故以绂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来也，天下皆来，则非困也。五虽在困而有刚中之德，下有九二刚中之贤道同德合，徐必相应而来共济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说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诚敬而后受福，人君在困时，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贤若祭祀然，致其诚敬，则能致天下之贤、济天下之困矣。五与二同德，而云上下无与，何也？曰：阴阳相应者，自然相应也。如夫妇骨肉，分定也。五与二皆阳爻，以刚中之德而同相应、相求而后合者也，如君臣、朋友，义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与，有与则非困，故徐合而后有说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则宜用至诚乃受福也。祭与祀、享，泛言之则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当用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始为阴揜，无上下之与，方困未得志之时也。徐而有说，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贤，其济于困也。不曰中正与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缓。尽其诚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贤，则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庆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葛藟，缠束之物；臲臲，危动之状。六处困之极，为困所缠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与臲臲也。动悔，动辄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谓也。若能曰如是动皆得悔，当变前之所为，有悔也能悔，则往而得吉也。困极而征，则出于困矣，故吉。三以阴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刚而处险，困而用刚险，故凶。上以柔居说，唯为困极耳，困极则有变困之道也。困与屯之上，皆以无应居卦终，屯则泣血涟如，困则有悔征吉，屯险极而困说体故也。以说顺进，可以离乎困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为困所缠而不能变，未得其道也，是处之未当也。知动则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

䷮

巽下坎上

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为言，谓上升不已而困，则必反于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则木也，巽之义则入也，木器之象，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井之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迁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丧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来井井也。无丧无得，其德也常；往来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汔，几也；繙，绁也。井以济用为功，几至而未及用，亦与未下繙于井同也。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所以五谷不熟，不如莠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有济物之用而未及物，犹无有也。羸败其瓶而失之，其用丧矣，是以凶也。羸，毁败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巽入于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养于物，不有穷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迁，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刚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与义合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虽使几至，既未为用，亦与未繙井同。井以济用为功，水出乃为用，未出则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败其瓶，则不为用矣，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观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劳徠其民，而劝勉以相助之道也。劳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劝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与鼎皆物也，就物以为义，六以阴柔居下，上无应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济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污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养人也，无水则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获其用，禽鸟亦就而求焉，旧废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复上，则禽鸟亦不复往矣。盖无以济物也。井本济人之物，六以阴居下，无上水之象，故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犹人当济物之时，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为时所舍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以阴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则水不上，无以及禽鸟，禽鸟亦不至矣。见其不能济物，为时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鸟，是亦有所济也。舍，上声，与乾之时舍音不同。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二虽刚阳之才而居下，上无应而比于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润谷之水则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则养人而济物，今乃下就污泥，注于鲋而已。鲋，或以为虾，或以为蟆，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于鲋也。瓮敝漏，如瓮之破漏也。阳刚之才，本可以养人济物，而上无应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济用之功，如水之在瓮，本可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则有悔，过则为咎，无应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岂非过乎？曰：处中非过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井以上出为功，二阳刚之才，本可济用，以在下而上无应援，是以下比而射鲋，若上有与之者，则当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三以阳刚居得其正，是有济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洁可食者也。井以上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阳之性上，又志应上六，处刚而过中，汲汲于上进，乃有才用而切于施为，未得其用，则如井之渫治清洁而不见食，为心之恻怛也。三居井之时，刚而不中，故切于施为，异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者也。然明王用人，岂求备也，故王明



则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济用，如井之清洁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则当用之而得其效，贤才见用，则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泽，上下并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治而不见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见用，以不得行为忧恻也。既以不得行为恻，则岂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于行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虽阴柔而处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广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则得无咎。甃，砌累也，谓修治也。四虽才弱，不能广济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于废可也。若不能修治，废其养人之功，则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刚阳中正之君，但能处正承上，不废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甃者，修治于井也。虽不能大其济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废也，故无咎，仅能免咎而已。若在刚阳自不至如是，如是则可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尽善尽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谓甘洁也，井泉以寒为美，甘洁之寒泉可为人食也，于井道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为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后言元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为至善之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穷，井之施广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变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体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终为极、为变，唯井与鼎终乃为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为成功。

䷵ 离下兑上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为卦兑上离下，泽中有火也。革，变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灭火、火涸水，相变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违行则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灭息者也，所以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归各异，其志不同，为不相得也，故为革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者，变其故也。变其故则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从。元亨利贞，悔亡，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于正道，则可久，而得去故之义，无变动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犹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泽火相灭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为革。息为止息，又为生息，物止而后有生，故



为生义。革之相息，谓止息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便信，必终日而后孚。在上者于改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终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以卦才言革之道也。离为文明，兑为说，文明则理无不尽，事无不察，说则人心和顺。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顺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贞正，如是变革得其至当，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惟革之至当，则新旧之悔皆亡也。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水火相息为革，革，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九以时则初也，动于事初，则无审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则下也，无时无援而动于下，则有僭妄之咎，而无体势之重；以才则离体而阳也，离性上而刚体健，皆速于动也，其才如此，有为则凶咎至矣。盖刚不中而体躁，所不足者中与顺也，当以中顺自固而无妄动，则可也。巩，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顺物。巩用黄牛之革，谓以中顺之道自固，不妄动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动则有凶咎，以中顺自固则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以初九时、位、才皆不可以有为，故当以中顺自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顺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刚阳之君同德相应，中正则无偏蔽，文明则尽事理，应上则得权势，体顺则无违悖，时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处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当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时，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当进而上辅于君以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以二体柔而处当位，体柔则其进缓，当位则其处固，变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应刚，未至失于柔也，圣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义耳，使贤才不失可为之时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巳日而革之，征则吉而无咎者，行则有嘉庆也。谓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以刚阳为下之上，又居离之上而不得中，躁动于革者也。在下而躁于变革，以是而行则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当革，岂可不为也，在乎守贞正而怀危惧，顺从公论，则可行之不疑。革言，谓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已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则可以革矣。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后革之，则无过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稽之众论，至于三就，事至当也。又何之矣，乃俗语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顺理时行，非己之私意所欲为也，必得其宜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革之盛也，阳刚革之才也；离下体而进上体，革之时也；居水火之际，革之势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系应，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刚柔相际，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谓当革之时也，事之可悔而后革之，革之而当，其悔乃亡也。革之既当，唯在处之以至诚，故有孚则改命吉。改命，改为也，谓革之也。既事当而弊革，行之以诚，上信而下顺，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处柔也，故刚而不过，近而不逼，顺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义无常也，随时而已。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诚既至，则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为本，不当不孚则不信，当而不信犹不可行也，况不当乎。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五以刚阳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当也、无不时也。所过变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变。龙虎，大人之象也。变者事物之变，曰虎何也？曰：大人变之，乃大人之变也，以大人中正之道变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决，知其至当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决，知其至当而信之也。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焕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之终，革道之成也。君子谓善人，良善则已从革而变，其著见若豹之彬彬也。小人昏愚难迁者，虽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从上之教令也。龙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变化，然有下愚，虽圣人不能移者。以尧舜为君，以圣继圣，百有余年天下被化，可谓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来格烝乂，盖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为成也，苟更从而深治之，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终，而又征则凶也，当贞固以自守。革至于极而不守以贞，则所革随复变矣。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也。居贞非为六戒乎？曰：为革终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天下自弃、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唯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君子从化迁善成文，彬蔚章见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变革，虽不移之小人则亦不敢肆其恶，革易其外以顺从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则凶矣。



### 巽下离上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为用，所以革物也，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为卦上离下巽，所以为鼎，则取其象焉、取其义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体言之，则下植为足，中实为腹，受物在中之象，对峙于上者耳也，横亘乎上者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体言之，则中虚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义，则木从火也，巽入也，顺从之义，以木从火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与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为鼎。以木巽火，烹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为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圣人制器不待见卦而后知象，以众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设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后，不害于义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为也。曰：固人为也，然烹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则可用，此非人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虽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复用器以为义也。

鼎，元吉，亨。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当云元亨，文羡“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象》复止云元亨，其羡明矣。

《象》曰：鼎，象也。

卦之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后有器，卦复用器而为义也。鼎，大器也，重宝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严。鼎之名正也，古人训方，方实正也。以形言则耳对植于上，足分峙于下，周圆、内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后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为鼎，以其象也。

以木巽火，烹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以二体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从火，所以烹饪也。鼎之为器，生人所赖以切者也，极其用之大，则圣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圣人，古之圣王，大言其广。

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上既言鼎之用矣，复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体巽，为巽顺于理，离明而中虚于上，为耳目聪明之象。凡离在上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进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应乎刚，能用刚阳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应刚，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饪之象，故为鼎。君子观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体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则以正其位，谓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处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则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义，谓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语，以命令而言耳，凡动为皆当安重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应于四，趾而向上，颠之象也。鼎覆则趾颠，趾颠则覆其

实矣，非顺道也。然有当颠之时，谓倾出败恶以致洁取新则可也，故颠趾利在于出否，否恶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应，乃上求于下、下从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辅上之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颠趾，有当颠之时，未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阴而卑，故为妾，得妾谓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则能辅助其主，使无过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于无咎也。六阴居下而卑巽从阳，妾之象也，以六上应四为颠趾，而发此义，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则如是也。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

鼎覆而趾颠，悖道也，然非必为悖者，盖有倾出否恶之时也，利出否以从贵也，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从贵之义也。应于四，上从于贵者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二以刚实居中，鼎中有实之象。鼎之有实，上出则为用，二刚阳有济用之才，与五相应，上从六五之君，则得正而其道可亨。然与初密比，阴从阳者也，九二居中而应中，不至失正，己虽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远之，使不来即我，则吉也。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初也，相从则非正而害义，是有疾也。二当以正自守，使之不能来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则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

鼎之有实，乃人之有才业也，当慎所趋向，不慎所往，则亦陷于非义。二能不昵于初，而上从六五之正应，乃是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我仇有疾，举上文也。我仇，对己者，谓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则彼不能即我，所以终无过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六五也，为鼎之主。三以阳居巽之上，刚而能巽，其才足以济务，然与五非应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于君者也。不得于君，则其道何由而行。革，变革为异也。三与五异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于君则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谓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终必亨。五有聪明之象，而三终上进之物，阴阳交畅则雨，方雨，且将雨也，言五与三方将和合。亏悔终吉，谓不足之悔，终当获吉也。三怀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刚阳之德，上聪明而下巽正，终必相得，故吉也。三虽不中，以巽体，故无过刚之失，若过刚则岂能终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始与鼎耳革异者，失其相求之义也。与五非应，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终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协力，得其人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致也，用非其人则败国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应于初，初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胜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则倾覆公上之餗，餗，鼎实也。居大臣之位，当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败，乃不胜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谓赧污也，其凶可知。《系辞》曰：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蔽于所私，德薄知小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当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则不误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与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斯乃所谓信也。不然则失其职，误上之委任，得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举措在耳，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铉，加耳者也，二应于五，来从于耳者，铉也。二有刚中之德，阳体刚中色黄，故为金铉。五文明得中而应刚，二刚中巽体而上应，才无不足也，相应至善矣，所利在贞固而已。六五居中应中，不至于失正，而质本阴柔，故戒以贞固于中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六五以得中为善，是以中为实德也。五之所以聪明应刚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井与鼎以上出为用，处终，鼎功之成也。在上，铉之象；刚而温者，玉也。九虽刚阳而居阴履柔，不极刚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处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则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为铉，虽居无位之地，实当用也，与他卦异矣。井亦然。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刚而温，乃有节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刚柔中节，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终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饪为功，居上为成德，与井异，以刚柔节，故得大吉也。



震下震上

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为长男，故取主器之义而继鼎之后。长子传国家继位号者也，故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义之大者，为相继之义。震之为卦，一阳生于二阴之下，动而上者也，故为震。震，动也，不曰动者，震有动而奋发震惊之义。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长也，故为长男。其象则为雷，其义则为动。雷有震奋之象，动为惊惧之义。

震，亨。

阳生于下而上进，有亨之义。又震为动、为恐惧、为有主，震而奋发，动而进，惧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则有亨。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

当震动之来，则恐惧不敢自宁，旋顾周虑虩虩然也。虩虩，顾虑不安之貌。蝇虎谓之虩者，以其周环顾虑，不自宁也。处震如是，则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哑哑。哑哑，笑言和适之貌。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言震动之大而处之之道。动之大者莫若雷，震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动，惊及百里之远，人无不惧而自失，雷声所及百里也，唯宗庙祭祀执匕鬯者则不至于丧失。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之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荐牲而祈享，尽其诚敬之心，则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故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诚敬而已。此处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处震之道。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自有亨之义，非由卦才。震来而能恐惧自修、自慎，则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哑哑，言自若也，由能恐惧而后自处有法则也。有则则安而不惧矣，处震之道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雷之震及于百里，远者惊、迩者惧，言其威远大也。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象》文脱“不丧匕鬯”一句，卦辞云“不丧匕鬯”，本为诚敬之至，威惧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长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长子之义通解之，谓其诚敬能不丧匕鬯，则君出而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也。长子如是，而后可以守世祀、承国家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重袭也，上下皆震，故为洊雷。雷重仍则威益盛，君子观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伤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惊惧之事，皆当如是。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处震之初也。知震之来，当震之始，若能以恐惧而周旋顾虑，兢兢然不敢宁止，则终必保其安吉，故后笑言哑哑也。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来而能恐惧周顾，则无患矣，是能因恐惧而反致福也。因恐惧而自修省，不敢违于法度，是由震而后有法则，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哑哑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居中得正，善处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刚。九，震之主，震，刚动而上奋，孰能御之。厉，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则已处危矣。亿，度也；贝，所有之资也；跻，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来之厉，度不能当，而必丧其所有，则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冈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贵者中正也，遇震惧之来，虽量势巽避，当守其中正无自失也。亿之必丧也，故远避以自守，过则复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远自守，处震之大方也，如二者当危惧而善处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终、时既易也，不失其守，虽一时不能御其来，然时过事已，则复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当震而乘刚，是以彼厉而已危，震刚之来其可御乎。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神气缓散自失之状。三以阴居阳不正，处不正，于平时且不能安，况处震乎，故其震惧而苏苏然。若因震惧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则可以无过。眚，过也。三行则至四，正也，动以就正为善，故二勿逐则自得，三能行则无眚。以不正而处震惧，有眚可知。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其恐惧自失苏苏然，由其所处不当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震遂泥。



其 九四居震动之时，不中不正，处柔失刚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阴之间不能自震奋者也，故云遂泥。泥，滞溺也，以不正之阳而上下重阴，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处震惧则莫能守也，欲震动则莫能奋也，震道亡矣，岂复能光亨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阳者刚物，震者动义，以刚处动，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刚正而陷于重阴，以致遂泥，岂能光也。云未光，见阳刚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六五虽以阴居阳不当位，为不正，然以柔居刚，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所以中为贵也。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六二、六五可见。五之动上往，则柔不可居动之极，下来则犯刚，是往来皆危也。当君位为动之主，随宜应变，在中而已，故当亿度无丧，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谓中德，苟不失中，虽有危不至于凶也。亿度，谓图虑，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刚阳而无助，若以刚阳有助为动之主，则能亨矣。往来皆危时则甚难，但期于不失中，则可自守。以柔主动，固不能致亨济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往来皆厉，行则有危也。动皆有危，唯在无丧其事而已。其事谓中也，能不失其中则可自守也。大无丧，以无丧为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消索不存之状，谓其志气如是。六以阴柔居震动之极，其惊惧之甚，志气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气索索则视瞻徊徨，以阴柔不中正之质而处震动之极，故征则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谓未及身也。邻者，近于身者也，能震惧于未及身之前，则不至于极矣，故得无咎。苟未至于极，尚有可改之道，震终当变，柔不固守，故有畏邻戒而能变之义。圣人于震终，示人知惧能改之义，为劝深矣。婚媾，所亲也，谓同动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为众动之首，今乃畏邻戒而不敢进，与诸处震者异矣，故婚媾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所以恐惧自失如此，以未得于中道也，谓过中也，使之得中则不至于索索矣。极而复征则凶也，若能见邻戒而知惧，变于未极之前，则无咎也。上六动之极，震极则有变义也。



艮下艮上

艮，《序卦》：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坚实之意，非止义可尽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阳居二阴之上，阳动而上进之物，既至于上则止矣。阴者，静也，上止而下静，故为艮也。然则与畜止之义何异？曰：畜止者，制畜之义，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义，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

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艮为止，止之道唯其时，行止、动静不以时，则妄也。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动静合理，义不失其时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贵乎时，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体笃实，有光明之义。

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其止，谓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谓当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

以卦才言也。上下二体以敌相应，无相与之义，阴阳相应则情通而相与，乃以其敌，故不相与也。不相与则相背，为艮其背，止之义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相背故不获其身，不见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则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为兼山。此而并彼为兼，谓重复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动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动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处下，当趾之时也，行则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阴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贞固，则不失止之道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当止而行，非正也，止之于初，故未至失正。事止于始则易，而未至于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应援，不获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刚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刚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虽有中正之德，不能从也。二之行止系乎所主，非得自由，故为腓之象。股动则腓随，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则必勉而随之，不能拯而唯随也，虽咎不在己，然岂其所欲哉。言不听、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能行其志也。士之处高位则有拯而无随，在下位则有当拯、有当随、有拯之不得而后随。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所以不拯之而唯随者，在上者未能下从也。退听，下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限，分隔也，谓上下之际。三以刚居刚而不中，为成艮之主，决止之极也，已在下体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为止义，故为艮其限，是确乎止而不复能进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际也，列绝其夤，则上下不相从属，言止于下之坚也。止道贵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时而定于一，其坚强如此，则处世乖戾，与物睽绝，其危甚矣。



人之固止一隅，而举世莫与宜者，则艰蹇忿畏焚挠其中，岂有安裕之理。厉熏心，谓不安之势熏烁其中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谓其固止不能进退，危惧之虑常熏烁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当止者也。以阴柔而不遇刚阳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则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于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则见其不能止物，施于政则有咎矣。在上位而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不能为天下之止，能止于其身而已，岂足称大臣之位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阴柔之才不足以当此义，故止以在上取辅义言之。人之所当慎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辅言。辅，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辅，则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轻发而无序，则有悔，止之于辅，则悔亡也。有序中节，有次序也。辅与颊舌，皆言所由出，而辅在中，艮其辅，谓止于中也。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辅，谓止于中也。言以得中为正，止之于辅，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上九，敦艮，吉。

九以刚实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终，止之至坚笃者也。敦，笃实也，居止之极，故不过而为敦。人之止难于久终，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或废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终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为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天下之事，唯终守之为难能，敦于止，有终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于终也。



艮下巽上

渐，《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止必有进，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卦）[艮]也。进以序为渐，今人以缓进为渐，进以序、不越次，所以缓也。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进有序也，所以为渐也。

渐，女归吉，利贞。

以卦才兼渐义而言也。乾坤之变为巽艮，巽艮重而为渐。在渐体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后男女各得正位，初、终二爻虽不当位，亦阳上阴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与归妹正相对，女之归能如是之正，则吉也。天下之事进必以渐者，莫如女归，臣之进于朝、人之进于事，固当有序，不以其序则陵节犯义，凶咎随之，然以义之轻重，廉耻之道，女之从人最为大也，故以女归为义。且男女，万事之先也。诸卦多有利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为之戒者，有其事必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贞也。所谓涉不正之疑而为之戒者，损之九二是也，处阴居说，故戒以宜贞也。有其事必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于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贞者，渐是也，言女归之所以吉，利于如此贞正也。盖其固有，非设戒也。渐

之义宜能亨而不云亨者，盖亨者通达之义，非渐进之义也。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如渐之义而进，乃女归之吉也。谓正而有渐也，女归为大耳。他进亦然。

进得位，往有功也。

渐进之时，而阴阳各得正位，进而有功也。四复由上进而得正位，三离下而为上遂得正位，亦为进得位之义。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正道而进，可以正邦国至于天下也。凡进于事、进于德、进于位，莫不皆当以正也。

其位刚得中也。

上云进得位，往有功也，统言阴阳得位，是以进而有功。复云其位刚得中也，所谓位者，五以刚阳中正得尊位也，诸爻之得正，亦可谓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止而巽，动不穷也。

内艮止，外巽顺，止为安静之象，巽为和顺之义。人之进也，若以欲心之动，则躁而不得其渐，故有困穷。在渐之义，内止静而外巽顺，故其进动不有困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必有其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渐诸爻皆取鸿象。鸿之为物，至有时而群，有序不失其时，序乃为渐也。干，水滨，水鸟止于水之滨，水至近也，其进可谓渐矣。行而以时，乃所谓渐，渐进不失，渐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阴之才至弱也，而上无应援，以此而进，常情之所忧也。君子则深识远照，知义理之所安，时事之所宜，处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见已然之事，从众人之知，非能烛理也，故危惧而有言。盖不知在下所以有进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应所以能渐也，于义自无咎也。若渐之初而用刚急进，则失渐之义，不能进而有咎必矣。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虽小子以为危厉，在义理实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

二居中得正，上应于五，进之安裕者也。但居渐，故进不速。盘，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滨所有，象进之安，自干之盘，又渐进也，二与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应，其进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饮食和乐衎衎然，吉可知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爻辞以其进之安平，故取饮食和乐为言。夫子恐后人未喻，又释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渐进于上，将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谓饮食衎衎，谓其得志和乐，不谓空饱饮食而已。素，空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平高曰陆，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进至于陆也。阳，上进者也，居渐之时，志将渐进，而上无应援，当守正以俟时，安处平地，则得渐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牵，志有所就，则失渐之道。四，阴在上而密，此阳所说也；三，阳在下而相亲，阴所



从也。二爻相比而无应，相比则相亲而易合，无应则无适而相求，故为之戒。夫，阳也，夫谓三。三若不守正而与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复。征，行也；复，反也，不复谓不反顾义理。妇谓四，若以不正而合，则虽孕而不育，盖非其道也，如是则凶也。三之所利在于御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闲邪，所谓御寇也。不能御寇，则自夫而凶矣。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夫征不复，则失渐之正，从欲而失正，离叛其群类，为可丑也。卦之诸爻皆无不善，若独失正，是离其群类。妇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御寇，谓以顺道相保。君子之与小人比也，自守以正，岂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义，是以顺道相保，御止其恶，故曰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当渐之时，四以阴柔进据刚阳之上，阳刚而上进，岂能安处阴柔之下，故四之处非安地，如鸿之进于木也。木渐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鸿趾连，不能握枝，故不木栖。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处。谓四之处本危，或能自得安宁之道，则无咎也。如鸿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处之，则安也。四居正而巽顺，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义也。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桷者，平安之处，求安之道，唯顺与巽，若其义顺正，其处卑巽，何处而不安，如四之顺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高阜也，鸿之所止最高处也，象君之位。虽得尊位，然渐之时，其道之行，固亦非遽。与二为正应，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岁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岂能隔害之，故终莫之能胜，但其合有渐耳，终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敌中正，一时之为耳，久其能胜乎。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当行，虽有间其间者，终岂能胜哉。徐必得其所愿，乃渐吉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安定胡公以陆为逵，逵云路也，谓虚空之中。《尔雅》九达谓之逵，逵，通达无阻蔽之义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进，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时则为过矣，于渐之时，居巽之极必有其序，如鸿之离所止而飞于云空，在人则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进至于是而不失其渐，贤达之高致也，故可用为仪法而吉也。羽，鸿之所用进也，以其进之用，况上九进之道也。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君子之进，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则无所不得其吉。故九虽穷高而不失其吉，可用为仪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乱也。



兑下震上

归妹，《序卦》：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进则必有所至，故渐有归义，归妹所以继渐也。归妹者，女之归也。妹，少女之称。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也。男动而女说，又以说而动，皆男说女、女从男之义。卦有男女配合之义者



四：咸、恒、渐、归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气感应，止而说，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顺而动，阴阳皆相应，是男女居室、夫妇唱随之常道；渐，女归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静而巽顺，其进有渐，男女配合得其道也；归妹，女之嫁归也，男上女下，女从男也，而有说少之义，以说而动、动以说，则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当。初与上虽当阴阳之位，而阳在下、阴在上，亦不当位也。与渐正相对。咸、恒，夫妇之道；渐、归妹，女归之义。咸与归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说，归妹动于说，皆以说也。恒与渐，夫妇之义也，恒巽而动，渐止而巽，皆以巽顺也。男女之道、夫妇之义，备于是矣。归妹为卦，泽上有雷，雷震而泽动，从之象也，物之随动莫如水，男动于上而女从之，嫁归从男之象。震长男、兑少女，少女从长男，以说而动、动而相说也。人之所说者少女，故云妹，为女归之象。又有长男说少女之义，故为归妹也。

**归妹，征凶，无攸利。**

以说而动、动而不当，故凶。不当位，不当也；征凶，动则凶也。如卦之义，不独女归，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归妹，女归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义也。男在女上，阴从阳动，故为女归之象。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天地不交则万物何从而生，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续不穷，是人之终始也。

**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

以二体释归妹之义。男女相感说而动者，少女之事，故以说而动，所归者妹也。所以征则凶者，以诸爻皆不当位也，所处皆不正，何动而不凶。大率以说而动，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刚也。**

不唯位不当也，又有乘刚之过，三、五皆乘刚，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说是动，则夫妇渎乱，男牵欲而失其刚，妇狃说而忘其顺，如归妹之乘刚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阴阳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从欲而流放，不由义理，则淫邪无所不至，伤身败德，岂人理哉，归妹之所以凶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雷震于上，泽随而动，阳动于上，阴说而从，女从男之象也，故为归妹。君子观男女配合生息相续之象，而以永其终知有敝也。永终谓生息嗣续，永久其传也；知敝谓知物有敝坏，而为相继之道也。女归则有生息，故有永终之义。又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必知其有敝坏之理而戒慎之，敝坏谓离隙。归妹说以动者也，异乎恒之巽而动、渐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说，情之感动，动则失正，非夫妇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坏。知其必敝则当思永其终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终者也。不独夫妇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终有敝，莫不有可继可久之道，观归妹则当思永终之戒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之归，居下而无正应，娣之象也。刚阳在妇人为贤贞之德，而处卑顺，娣之贤正



者也。处说居下为顺义，娣之卑下虽贤，何所能为，不过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远也。然在其分为善，故以是而行则吉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归妹之义，以说而动，非夫妇能常之道。九乃刚阳有贤贞之德，虽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虽在下不能有所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九二阳刚而得中，女之贤正者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之质，动于说者也，乃女贤而配不良。故二虽贤，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适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视而已，言不能及远也。男女之际，当以正礼。五虽不正，二自守其幽静贞正，乃所利也。二有刚正之德，幽静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贞者，利言宜于如是之贞，非不足而为之戒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守其幽贞，未失夫妇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嫖狎为常，故以贞静为变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三居下之上，本非贱者，以失德而无正应，故为欲有归而未得其归。须，待也，待者未有所适也。六居三，不当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刚，行不顺也；为说之主以说求归，动非礼也；上无应，无受之者也，无所适，故须也。女子之处如是，人谁取之，不可以为人配矣，当反归而求为娣媵，则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未当者，其处其德、其求归之道皆不当，故无取之者，所以须也。

####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九以阳居四，四上体，地之高也，阳刚在女子为正德贤明者也，无正应，未得其归也，过时未归，故云愆期。女子居贵高之地，有贤明之资，人情所愿娶，故其愆期，乃为有时，盖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后行也。九居四，虽不当位而处柔，乃妇入之道，以无应故为愆期之义，而圣人推理，以女贤而愆期，盖有待也。

####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贤女，人所愿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

####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贵高者也，下应于二，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后正婚姻之礼，明男女之分，虽至贵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贵骄之志。故《易》中阴尊而谦降者，则曰帝乙归妹，泰六五是也。贵女之归，唯谦降以从礼，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饰以说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饰为事者也，衣袂所以为容饰也，六五尊贵之女，尚礼而不尚饰，故（不）[衣]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阴之盈也，盈则敌阳矣。几望，未至于盈也。五之贵高常不至于盈极，则不亢其夫，乃为吉也。女之处尊贵之道也。

####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以帝乙归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礼而不尚饰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贵而行中道也，柔顺降屈，尚礼而不尚饰，乃中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女归之终而无应，女归之无终者也。妇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则不可以为妇矣。筐，筐之实，妇职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豆馐之类，后夫人职之。诸侯之祭亲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礼》云：“血祭，盛气也。”女当承事筐筐而无实，无实则无以祭，谓不能奉祭祀也。夫妇共承宗庙，妇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谓不可以承祭祀也。妇不能奉祭祀，则当离绝矣，是夫妇之无终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筐无实，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则离绝而已，是女归之无终者也。

三三

离下震上

丰，《序卦》：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物所归聚必成其大，故归妹之后受之以丰也。丰，盛大之义。为卦震上离下，震动也，离明也，以明而动，动而能明，皆致丰之道，明足以照，动足以亨，然后能致丰大也。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为盛大，其义自亨。极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众，王道之大，极丰之道，其唯王者乎。丰之时，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岂易周，为可忧虑，宜如日中之盛，明广照无所不及，然后无忧也。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

丰者，盛大之义。离明而震动，明动相资而成丰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有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极天下之大也，故丰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当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所有既广，所治既众，当忧虑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则可勿忧矣。如是然后能保其丰大，保有丰大岂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既言丰盛之至，复言其难，常以为诫也。日中盛极则当昃，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息，况人与鬼神乎。盈虚谓盛衰，消息谓进退，天地之运亦随时进退也。鬼神谓造化之迹，于万物盛衰可见其消息也。于丰盛之时而为此诫，欲其守中不至过盛，处丰之道岂易也哉。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电皆至，明震并行也。二体相合，故云皆至。明动相资，成丰之象。离明也，照察之象；震动也，威断之象。折狱者必照其情实，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奸恶，唯断乃成。故君子观雷电明动之象，以折狱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丰言君子折狱，以明在上而丽于威震，王者之事，故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丽于威震，君子之用，故为折狱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与不留狱，君子皆当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雷电皆至，成丰之象，明动相资，致丰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动无以行。相须犹形



影，相资犹表里。初九明之初，九四动之初，宜相须以成其用，故虽旬而相应，位则相应，用则相资，故初谓四为配主，己所配也。配虽匹称，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于四云配，四于初云夷也。虽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应者常非均敌，如阴之应阳、柔之从刚、下之附上，敌则安肯相从，唯丰之初、四，其用则相资，其应则相成，故虽均是阳刚，相从而无过咎也。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相资而成用，同舟则胡越一心，共难则仇怨协力，事势使然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则不相下而离隙矣。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圣人因时而处宜，随事而顺理。夫势均则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虽敌而相资者，则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虽旬而无咎也。与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协力以从事，若怀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则患当至矣，故曰过旬灾也。均而先己，是过旬也。一求胜则不能同矣。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明动相资，乃能成丰。二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谓明者也。而五在正应之地，阴柔不正，非能动者。二、五虽皆阴，而在明动相资之时，居相应之地，五才不足，既其应之才不足资，则独明不能成丰，既不能成丰，则丧其明功，故为丰其蔀。日中见斗，二至明之才，以所应不足与而不能成其丰，丧其明功，无明功则为昏暗，故云见斗。斗，昏见者也；蔀，周匝之义，用障蔽之物掩晦于明者也。斗属阴而主运乎象，五以阴柔而当君位日中盛明之时，乃见斗，犹丰大之时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见，言见斗，则是明丧而暗矣。二虽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于己，若往求之，则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则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至诚，以感发其志意而已，苟诚意能动，则虽昏蒙可开也，虽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诚意上达而君见信之笃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辅后主是也。若能以诚信发其志意，则得行其道，乃为吉也。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有孚发若，谓以己之孚信感发上之心志也。苟能发，则其吉可知。虽柔暗有可发之道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为幡幔，则是“旆”也。幡幔，围蔽于内者。丰其沛，其暗更甚于蔀也。三明体而反暗于四者，所应阴暗故也。三居明体之上，阳刚得正，本能明者也，丰之道必明动相资而成，三应于上，上阴柔又无位而处震之终，既终则止矣，不能动者也。他卦至终则极震，至终则止矣。三无上之应，则不能成丰。沬，星之微小无名数者，见沬，暗之甚也。丰之时而遇上六，日中而见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为可知。贤智之才遇明君，则能有为于天下，上无可赖之主，则不能有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为有所失，则有所归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动而无右肱，欲为而上无所赖，则不能而已，更复何言，无所归咎也。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三应于上，上应而无位，阴柔无势力而处既终，其可共济大事乎。既无所赖，如右肱之折，终不可用矣。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四虽阳刚为动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阴暗柔弱之主，岂能致丰大也，故为丰其蔀。蔀，周围掩蔽之物，周围则不大，掩蔽则不明。日中见斗，当盛明之时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应故谓之主。初、四皆阳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应之地，故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贤同德相辅，其助岂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贤为之助，则能致丰大乎？曰：在下者上有当位为之与，在上者下有贤才为之助，岂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丰，有若而后能也。五阴柔居尊而震体，无虚中巽顺下贤之象，下虽多贤，亦将何为。盖非阳刚中正，不能致天下之丰也。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

位不当，谓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暗而不能致丰。

日中见斗，幽不明也。

谓幽暗不能光明，君阴柔而臣不中正故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阳刚相遇，吉之行也。下就于初，故云行，下求则为吉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五以阴柔之才为丰之主，固不能成其丰大，若能来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则有福庆，复得美誉，所谓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为五者诚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丰大之庆、名誉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与三、四皆阳刚之才，五能用贤，则汇征矣。二虽阴，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贤之在下者也。五与二虽非阴阳正应，在明动相资之时，有相为用之义，五若能来章，则有庆誉而吉也。然六五无虚己下贤之义，圣人设此义以为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其所谓吉者，可以有庆福及于天下也。人君虽柔暗，若能用贤才，则可以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六以阴柔之质而居丰之极，处动之终，其满假躁动甚矣。处丰大之时，宜乎谦屈，而处极高；致丰大之功，在乎刚健，而体阴柔；当丰大之任，在乎得时，而不当位。如上六者，处无一当，其凶可知。丰其屋，处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阴柔居丰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绝于人。人谁与之，故窥其户，阒其无人也。至于三岁之久而不知变，其凶宜矣。不覿谓尚不见人，盖不变也。六居卦终，有变之义而不能迁，是其才不能也。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六处丰大之极，在上而自高，若飞翔于天际，谓其高大之甚。窥其户而无人者，虽居丰大之极而实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弃绝之，自藏避而弗与亲也。

䷶ 艮下离上

旅，《序卦》：丰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丰盛至于穷极，则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丰也。为卦离上艮下，山止而不迁，火行而不居，违去而不处之象，故为旅也。又丽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贞吉。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以小亨，得旅之贞正而吉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丽乎上下之刚，顺乎刚也。下艮止，上离丽，止而丽于明也。柔顺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丽于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贞正而吉也。旅困之时，非阳刚中正有助于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谓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丽于明，则不失时宜，然后得处旅之道。

文 旅之时义大矣哉！ 天下之事当随时，各适其宜，而旅为难处，故称其时义之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观明照之象，则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于慎。明而止，亦慎象。观火行不处之象，则不留狱。狱者，不得已而设，民有罪而入，岂可留滞淹久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六以阴柔，在旅之时处于卑下，是柔弱之人，处旅困而在卑贱，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灾咎也。琐琐，猥细之状。当旅困之时，才质如是，上虽有援，无能为也。四阳性而离体，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与他卦为大臣之位者异矣。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志意穷迫，益自取灾也。灾、眚对言则有分，独言则谓灾患耳。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二有柔顺中正之德，柔顺则众与之，中正则处不失当，故能保其所有，童仆亦尽其忠信，虽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处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财货，旅所资也；童仆，旅所赖也。得就次舍，怀畜其资财，又得童仆之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壮处外者仆也，二柔顺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亲比者，童仆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际，得免于灾厉则已善矣。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羁旅之人，所赖者童仆也，既得童仆之忠贞，终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处旅之道以柔顺谦下为先，三刚而不中，又居下体之上与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过刚自高，致困灾之道也。自高则不顺于上，故上不与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离为焚象；过刚则暴下，故下离而丧其童仆之贞信，谓失其心也。如此，则危厉之道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伤矣。以旅之时而与下之道如此，义当丧也。在旅而以过刚自高待下，必丧其忠贞，谓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仆之心，为可危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四阳刚，虽不居中而处柔，在上体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刚明之才，为五所与，为初所应，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虽得其处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刚明之才，为上下所与，乃旅而得货财之资、器用之利也，虽在旅为善，然上无刚阳之与，下唯阴柔之应，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据四而言。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四以近君为当位，在旅五不取君义，故四为未得位也。曰：然则以九居四不正，为咎矣。曰：以刚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刚明之才，欲得时而行其志，故虽得资斧，于旅为善，其心志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六五有文明柔顺之德，处得中道而上下与之，处旅之至善者也。人之处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谓善矣。羁旅之人动而或失，则困辱随之，动而无失，然后为善。离为雉，文明之物，射雉谓取则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发无不中，则终能致誉命也。誉，令闻也；命，福禄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动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有文明柔顺之德，则上下与之。逮，与也。能顺承于上，而上与之，为上所逮也，言上而得乎下，为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与之，所以致誉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时也，终以誉命，终当致誉命也。已誉命则非旅也。困而亲寡则为旅，不必在外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飞腾处高者也。上九刚不中而处最高，又离体，其亢可知，故取鸟象。在旅之时，谦降柔和乃可自保，而过刚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鸟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离上，为焚象。阳刚自处于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与，故号咷。轻易以丧其顺德，所以凶也。牛，顺物，丧牛于易，谓忽易以失其顺也。离火性上，为躁易之象。上承鸟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则是鸟笑哭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处，岂能保其居，其义当有焚巢之事。方以极刚自高为得志而笑，不知丧其顺德于躁易，是终莫之闻，谓终不自闻知也，使自觉知则不至于极而号咷矣。阳刚不中而处极，固有高亢躁动之象，而火复炎上，则又甚焉。



### 巽下巽上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羁旅亲寡，非巽顺何所取容，苟能巽顺，虽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为卦一阴在二阳之下，巽顺于阳，所以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也。巽与兑皆刚中正，巽说义亦相类，而兑则亨，巽乃小亨者。兑，阳之为也；巽，阴之为也。兑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又重为重复之义，君子体重巽之义，以申复其命令，申，重复也，丁寧之谓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以卦才言也，阳刚居巽而得中正，巽顺于中正之道也。阳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顺于刚，其才如是，虽内柔，可以小亨也。

**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顺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顺虽善道，必知所从，能巽顺于阳刚中正



之大人，则为利，故利见大人也。如五、二之阳刚中正，大人也。巽顺不于大人，未必不为过也。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顺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上下皆顺也。上顺下而出之，下顺上而从之，上下皆顺，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六以阴柔居卑巽而不中，处最下而承刚，过于卑巽者也。阴柔之人，卑巽太过，则志意恐惧而不安，或进或退，不知所从，其所利在武人之贞，若能用武人刚贞之志，则为宜也。勉为刚贞，则无过卑恐惧之失矣。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进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惧也。利用武人之刚贞，以立其志，则其志治也。治谓修立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二居巽时，以阳处阴而在下，过于巽者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是过于巽，过所安矣。人之过于卑巽，非恐惧则谄说，皆非正也。二实刚中，虽巽体而居柔，为过于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过，虽非正礼，可以远耻辱、绝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诚意于神明者也。纷若，多也。苟至诚安于谦巽，能使通其诚意者多，则吉而无咎，谓其诚足以动人也。人不察其诚意，则以过巽为谄矣。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二以居柔在下为过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诚意者众多纷然，由得中也。阳居中为中实之象，中既诚实，则人自当信之，以诚意则非谄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九三，频巽，吝。

三以阳处刚，不得其中，又在下体之上，以刚亢之质而居巽顺之时，非能巽者，勉而为之，故屡失也。居巽之时，处下而上临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亲，所乘者刚，而上复有重刚，虽欲不巽得乎？故频失而频巽，是可吝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之才质本非能巽，而上临之以巽，承重刚而履刚，势不得行其志，故频失而频巽，是其志穷困，可吝之甚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阴柔无援而承乘皆刚，宜有悔也，而四以阴居阴，得巽之正，在上体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临下，巽于下也，善处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获三品也。田获三品，及于上下也。田猎之获分三品，一为干豆，一供宾客与充庖，一颁徒御。四能巽于上下之阳，如田之获三品，谓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处之至善，故悔亡，而复有功。天下之事苟善处，则悔或可以为功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巽于上下，如田之获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五居尊位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处得中正，尽巽之善。然巽者柔顺之道，所利在贞，非五之不足，在巽当戒也，既贞则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贞，正中也。处巽

出令皆以中正为吉，柔巽而不贞，则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变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终，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则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当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变更之始也，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事之改更当原始要终，如先甲、后甲之义，如是则吉也。解在蛊卦。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吉，以处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则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谓不过无不及，正得其中也。处柔巽与出命令，唯得中为善，失中则悔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床，人所安也，在床下，过所安之义也。九居巽之极，过于巽者也。资，所有也；斧，以断也。阳刚本有断，以过巽而失其刚断，失其所有，丧资斧也。居上而过巽，至于自失，在正道为凶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巽在床下，过于巽也，处卦之上，巽至于穷极也，居上而过极于巽，至于自失，得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为正乎？复断之曰：乃凶也。

䷥ 兑下兑上

兑，《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物相入则相说，相说则相入，兑所以次巽也。

兑，亨利贞。

兑，说也，说致亨之道也。能说于物，物莫不说而与之，足以致亨。然为说之道利于贞正，非道求说则为邪谄而有悔咎，故戒利贞也。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之义说也。一阴居二阳之上，阴说于阳而为阳所说也。阳刚居中，中心诚实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为说而能贞也。利贞，说之道宜正也。卦有刚中之德，能贞者也，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苟说之道，违道不顺天，干誉非应人，苟取一时之说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说莫如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固可说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

初九，和兑，吉。

初虽阳爻居说体而在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说，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为说而无所偏私，说之正也。阳刚则不卑，居下则能巽，处说则能和，无应则不偏，处说如是，所以吉也。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有求而和则涉于邪谄，初随时顺处，心无所系，无所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处说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何疑，谓未见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则无是言也。说以中正为本，爻直陈其义，《象》则推而尽之。

**九二，孚兑，吉，悔亡。**

二承比阴柔，阴柔小人也，说之则当有悔。二刚中之德，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说而不失刚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刚中则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心之所存为志，二刚实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诚信，岂至说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六三，来兑，凶。**

六三阴柔不中正之人，说不以道者也。来兑，就之以求说也，比于在下之阳，枉己非道就以求说，所以凶也。之内为来，上下俱阳而独之内者，以同体而阴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自处不中正，无与而妄求说，所以凶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虽刚阳而处非正，三阴柔，阳所说也，故不能决而商度未宁，谓拟议所从而未决，未能有定也。两间谓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则加田，义乃同也。故人有节守谓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远邪恶，则有喜也。从五正也，说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刚介守正，疾远邪恶，将得君以行道，福庆及物，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系所从耳。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所谓喜者，若守正而君说之，则得行其刚阳之道，而福庆及物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九五得尊位而处中正，尽说道之善矣，而圣人复设有厉之戒，盖尧舜之盛未尝无戒也，戒所当戒而已。虽圣贤在上，天下未尝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恶也，圣人亦说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尝不知圣贤之可说也，如四凶处尧朝，隐恶而顺命是也。圣人非不知其终恶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诚心信小人之假善为实善，而不知其包藏，则危道也。小人者，备之不至则害于善，圣人为戒之意深矣。剥者，消阳之名，阴消阳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剥则危也。以五在说之时而密比于上六，故为之戒。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说之惑人易入而可惧也如此。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戒孚于剥者，以五所处之位正当戒也。密比阴柔，有相说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上六，引兑。**

他卦至极则变，兑为说极则愈说。上六成说之主，居说之极，说不知己者也。故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说不知己，未见其所说善恶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说，六三则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虽说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过，实无所说。事之盛则有光辉，既极而强引之长，其无意味甚矣，岂有光也。未，非必之辞，《象》中多用，非必

能有光辉，谓不能光也。

䷵ 坎下巽上

涣，《序卦》：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说则舒散也，人之气，忧则团聚、说则舒散，故说有散义，涣所以继兑也。为卦巽上坎下，风行于水上，水遇风则涣散，所以为涣也。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离散也。人之离散由乎中，人心离则散矣。治乎散亦本于中，能收合人心则散可聚也。故卦之义皆主于中。利贞，合涣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涣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涣之成涣，由九来居二、六上居四也，刚阳之来则不穷极于下，而处得其中；柔之往则得正位于外，而上同于五之中。巽顺于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当涣而比，其义相通，同五乃从中也，当涣之时而守其中，则不至于离散，故能亨也。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庙之义，在萃卦详矣。天下离散之时，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庙，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谓求得其中，摄其心之谓也。中者，心之象，刚来而不穷，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义皆主于中也。王者拯涣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庙，民心所归从也。归人心之道无大于此，故云至于有庙，拯涣之道极于此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治涣之道当济于险难，而卦有乘木济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险以济涣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则有济涣之功，卦有是义、有是象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风行水上，有涣散之象，先王观是象，救天下之涣散，至于享帝立庙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祭祀之报，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庙，人心之所归也，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

初六，用拯马，壮吉。

六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又得马壮，所以吉也。六爻独初不云涣者，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则不至于涣也，为教深矣。马，人之所托也，托于壮马，故能拯涣。马谓二也。二有刚中之才，初阴柔顺，两皆无应，无应则亲比相求，初之柔顺而托于刚中之才，以拯其涣，如得壮马以致远，必有济矣，故吉也。涣拯于始，为力则易，时之顺也。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顺从刚中之才也。始涣而用拯，能顺乎时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诸爻皆云涣，谓涣之时也，在涣离之时而处险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则得悔亡也。机者，俯凭以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与初虽非正应，而当涣离之时，两皆无与，以阴阳亲比相求，则相赖者也。故二目初为机，初谓二为马，二



急就于初以为安，则能亡其悔矣。初虽坎体而不在险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赖，盖涣之时，合力为胜。先儒皆以五为机，非也。方涣离之时，二阳岂能同也。若能同，则成济涣之功当大，岂止悔亡而已。机谓俯就也。

《象》曰：涣其机，得愿也。

涣散之时，以合为安，二居险中，急就于初，求安也。赖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三在涣时独有应与，无涣散之悔也。然以阴柔之质、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岂能拯时之涣而及人也，止于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涣字，在涣之时，躬无涣之悔也。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志应于上，在外也。与上相应，故其身得免于涣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涣四、五二爻相须，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顺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刚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刚柔相济，以拯天下之涣者也。方涣散之时，用刚则不能使之怀附，用柔则不足为之依归，四以巽顺之正道辅刚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济涣也。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也。涣有丘，匪夷所思，赞美之辞也。丘，聚之大也。方涣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难，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见所能思及也，非大贤智孰能如是。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称元吉者，谓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义通言也。于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五与四君臣合德，以刚中正巽顺之道治涣，得其道矣。唯在涣洽于人心，则顺从也。当使号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体，则信服而从矣，如是则可以济天下之涣。居王位为称而无咎，大号，大政令也，谓新民之大命，救涣之大政。再云涣者，上谓涣之时，下谓处涣如是则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称其位也。涣之四、五通言者，涣以离散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济乎，爻义相须，时之宜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谓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为，则居尊位为称，而无咎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涣之诸爻皆无系应，亦涣离之象，惟上应于三，三居险陷之极，上若下从于彼，则不能出于涣也。险有伤害畏惧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顺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则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涣之时以能合为功，独九居涣之极，有系而临险，故以能出涣远害为善也。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若如《象》文为涣其血，乃与屯其膏同也，义则不然，盖血字下脱“去”字，血去惕出，谓能远害，则无咎也。





### 兑下坎上

节，《序卦》：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物既离散则当节止之，节所以次涣也。为卦泽上有水，泽之容有限，泽上置水，满则不容，为有节之象，故为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事既有节，则能致亨通，故节有亨义。节贵适中，过则苦矣，节至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不可贞也。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节之道自有亨义，事有节则能亨也。又卦之才刚柔分，处刚得中而不过，亦所以为节，所以能亨也。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节至于极而苦，则不可坚固常守，其道已穷极也。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以卦才言也。内兑外坎，说以行险也。人于所说则不知，已遇艰险则思止，方说而止，为节之义，当位以节。五居尊，当位也，在泽上，有节也，当位而以节，主节者也，处得中正，节而能通也，中正则通，过则苦矣。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推言节之道。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泽之容水有限，过则盈溢，是有节，故为节也。君子观节之象，以制立数度。凡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质皆有数度，所以为节也，数多寡、度法制、议德行者，存诸中为德，发于外为行，人之德行当义则中节。议，谓商度求中节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户外之庭；门庭，门内之庭。初以阳在下，上复有应，非能节者也，又当节之初，故戒之谨守，至于不出户庭，则无咎也。初能固守，终或逾之，不谨于初，安能有卒，故于节之初为戒甚严也。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爻辞于节之初戒之谨守，故云不出户庭则无咎也。《象》恐人之泥于言也，故复明之云：虽当谨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时之通塞也。通则行、塞则止，义当出则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贞而不谅。《系辞》所解独以言者，在人所节唯言与行，节于言则行可知，言当在先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二虽刚中之质，然处阴居说而承柔，处阴不正也，居说失刚也，承柔近邪也。节之道当以刚中正，二失其刚中之德，与九五刚中正异矣。不出门庭，不之于外也，谓不从于五也。二、五非阴阳正应，故不相从，若以刚中之道相合，则可以成节之功。唯其失德、失时，是以凶也。不合于五，乃不正之节也。以刚中正为节，如惩忿窒欲、捐过抑有余是也，不正之节，如啬节于用、懦节于行是也。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不能上从九五刚中正之道、成节之功，乃系于私昵之阴柔，是失时之至极，所以凶



也。失时，失其所宜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三不中正，乘刚而临险，固宜有咎，然柔顺而和说，若能自节而顺于义，则可以无过，不然则凶咎必至，可伤嗟也。故不节若，则嗟若，己所自致，无所归咎也。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节则可以免过，而不能自节，以致可嗟，将谁咎乎。

**六四，安节，亨。**

四顺承九五刚中正之道，是以中正为节也。以阴居阴，安于正也，当位为有节之象。下应于初，四坎体，水也，水上溢为无节，就下有节也。如四之义，非强节之，安于节者也，故能致亨。节以安为善，强守而不安，则不能常，岂能亨也。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四能安节之义非一，《象》独举其重者。上承九五刚中正之道以为节，足以享矣，余善亦不出于中正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九五刚中正，居尊位为节之主，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则安行，天下则说从，节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则有可嘉尚也。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节以中为贵，得中则正矣，正不能尽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居节之极，节之苦者也。居险之极亦为苦义。固守则凶，悔则凶亡，悔，捐过从中之谓也。节之悔亡与他卦之悔亡，辞同而义异也。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节既苦而贞固，守之则凶，盖节之道至于穷极矣。



### 兑下巽上

中孚，《序卦》：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节者，为之制节使不得过越也，信而后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则信从之，节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节也。为卦泽上有风，风行泽上而感于水中，为中孚之象。感谓感而动也，内外皆实而中虚，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阳中实，亦为孚义。在二体则中实，在全体则中虚，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豚，躁鱼，冥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坚正，故利于贞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

二柔在内，中虚，为诚之象。二刚得上下体之中，中实，为孚之象。卦所以为中孚也。

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二体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说，为上至诚以顺巽于下，下有孚以说从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国也。若人不说从，或违拂事理，岂能化天下乎。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信能及于豚鱼，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以中孚涉险难，其利如乘木济川，而以虚舟也。舟虚则无沉覆之患，卦虚中为虚舟之象。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孚而贞，则应乎天矣，天之道，孚贞而已。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泽上有风，感于泽中，水体虚，故风能入之，人心虚，故物能感之，风之动乎泽，犹物之感于中，故为中孚之象。君子观其象，以议狱与缓死。君子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于恻而已。故诚意常求于缓，缓，宽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当中孚之初，故戒在审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后从也。虽有至信，（苦）[若]不得其所，则有悔咎，故虞度而后信则吉也。既得所信，则当诚一，若有他，则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则感而不安，初与四为正应，四巽体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谋始之义大，故不取相应之义，若用应，则非虞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当信之始，志未有所从，而虞度所信，则得其正，是以吉也。盖其志未有变动，志有所从，则是变动，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二刚实，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则能感通。鹤鸣于幽隐之处，不闻也，而其子相应和，中心之愿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系慕，说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应，诚同故也。至诚无远近幽深之间，故《系辞》云：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言诚通也。至诚感通之理，知道者为能识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中心愿，谓诚意所愿也，故通而相应。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敌，对敌也，谓所交孚者，正应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虚中为成孚之主，然所处则异。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从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敌以累志。以柔说之质，既有所系，唯所信是从，或鼓张、或罢废、或悲泣、或歌乐，动息忧乐皆系乎所信也。唯系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达君子之所为也。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居不当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从，所处得正则所信有方矣。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四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处得其正而上信之，至当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几望，盛之至也，已望则敌矣。臣而敌君，祸败必至，故以几望为至盛。马匹亡，四与初为正应，匹也。古者驾车用四马，不能备纯色，则两服两骖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称，故两马为匹，谓对也。马者，行物也，初上应四，而四亦进从五，皆上行，故以马为象。孚道在一，四既从五，若复下系于初，则不一而害于孚，为有咎矣，故马匹亡则无咎也。上从五而不系于初，是亡其匹也。系初则不进，不能成孚之功也。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绝其类而上从五也，类谓应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五居君位，人君之道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结如拘挛然，则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结如是，则亿兆之心安能保其不离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挛之固，乃称其位，人君之道当如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者，音飞而实不从。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云翰音登天，正亦灭矣。阳性上进，风体飞扬，九居中孚之时，处于最上，孚于上进而不知止者也。其极至于羽翰之音登闻于天，贞固于此而不知变，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固守而不通之谓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守孚至于穷极而不知变，岂可长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则凶也。

三三

三三 艮下震上

小过，《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人之所信则必行，行则过也，小过所以继中孚也。为卦山上有雷，雷震于高，其声过常，故为小过。又阴居尊位，阳失位而不中，小者过其常也，盖为小者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

**小过，亨利贞。**

过者，过其常也。若矫枉而过正，过所以就正也。事有时而当然，有待过而后能亨者，故小过自有亨义。利贞者，过之道利于贞也，不失时宜之谓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过所以求就中也。所过者小事也，事之大者岂可过也，于大过论之详矣。飞鸟遗之音，谓过之不远也，不宜上宜下，谓宜顺也，顺则大吉，过以就之，盖顺理也，过而顺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阳大阴小，阴得位，刚失位，而不中，是小者过也，故为小事过，过之小，小者与小事，有时而当过，过之亦小，故为小过。事固有待过而后能亨者，过之所以能亨也。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过而利于贞，谓与时行也。时当过而过，乃非过也，时之宜也，乃所谓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

小过之道，于小事有过则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义。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阴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济大事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刚阳之才不能济。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过之时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与时合也。有飞鸟之象焉，此一句不类《彖》体，盖解者之辞，误入《彖》中。中刚外柔，飞鸟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飞鸟为义。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事有时而当过，所以从宜，然岂可甚过也。如过恭、过哀、过俭，大过则不可，所以在小过也。所过当如飞鸟之遗音，鸟飞迅疾，声出而身已过，然岂能相远也，事之当过者亦如是，身不能甚远于声，事不可远过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鸟音取

宜顺之义，过之道当如飞鸟之遗音，夫声逆而上则难，顺而下则易，故在高则大，山上有雷，所以为过也，过之道顺行则吉，如飞鸟之遗音宜顺也。所以过者，为顺乎宜也，能顺乎宜，所以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震于山上，其声过常，故为小过。天下之事有时当过而不可过甚，故为小过。君子观小过之象，事之宜过者则勉之，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当过而过，乃其宜也；不当过而过，则过矣。

初六，飞鸟以凶。

初六阴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应于四，四复动体，小人躁易而上有应助，于所当过必至过甚，况不当过而过乎。其过如飞鸟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过之速且远，救止莫及也。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其过之疾如飞鸟之迅，岂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阳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为祖。二与五居相应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从事于三、四，故过四而遇五，是过其祖也。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在他卦则阴阳相求，过之时必过其常，故异也，无所不过，故二从五亦戒其过。不及其君，遇其臣，谓上进而不陵及于君，适当臣道，则无咎也。遇，当也，过臣之分，则其咎可知。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过之时，事无不过其常，故于上进则戒及其君，臣不可过臣之分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小过阴过阳失位之时，三独居正，然在下无所能为，而为阴所忌恶，故有当过者，在过防于小人，若弗过防之，则或从而戕害之矣，如是则凶也。三于阴过之时，以阳居刚，过于刚也，既戒之过防，则过刚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义，能过防则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为下，皆如是也。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阴过之时必害于阳，小人道盛必害君子，当过为之防，防之不至则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四当小过之时，以刚处柔，刚不过也，是以无咎。既弗过，则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谓得其道也。若往则有危，必当戒惧也，往去柔而以刚进也。勿用永贞，阳性坚刚，故戒以随宜，不可固守也。方阴过之时，阳刚失位，则君子当随时顺处，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虽比五应初，方阴过之时，彼岂肯从阳也，故往则有厉。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位不当谓处柔，九四当过之时，不过刚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当也，居柔乃遇其宜也。当阴过之时，阳退缩自保足矣，终岂能长而盛也，故往则有危，必当戒也。长，上声，作平声则大失《易》意，以夬与剥观之，可见与夬之《象》文同而音异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五以阴居尊贵位，虽欲过为，岂能成功，如密云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阴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义。穴，山中之空，中虚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与二本非相应，乃弋而取之，五当位，故云公，谓公上也，同类相取，虽得之，两阴岂能济大事乎，犹密云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阳降阴升，合则和而成雨，阴已在上，云虽密，岂能成雨乎。阴过不能成大之义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六阴而动体，处过之极，不与理遇，动皆过之，其违理过常，如飞鸟之迅速，所以凶也。离过之远也，是谓灾眚，是当有灾眚也。灾者天殃，眚者人为。既过之极，岂唯人眚，天灾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居过之终，弗遇于理而过之，过已亢极，其凶宜也。



离下坎上

既济，《序卦》：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能过于物必可以济，故小过之后受之以既济也。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则为用矣，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之时，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亨也。虽既济之时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语当然也。若言小亨，则为亨之小也。利贞处既济之时，利在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济之时也；终乱，济极则反也。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既济之时，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时既济矣，固宜贞固以守之。卦才刚柔正当其位，当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义，利于如是之贞也。阴阳各得正位，所以为既济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以柔顺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济之功。二居下体，方济之初也，而又善处，是以吉也。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为既济。时当既济，唯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初以阳居下，上应于四，又火体，其进之志锐也。然时既济矣，进不已则及于悔咎，故曳其轮，濡其尾，乃得无咎。轮所以行，倒曳之，使不进也。兽之涉水必揭其



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方既济之初，能止其进，乃得无咎，不知已则至于咎也。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既济之初而能止其进，则不至于极，其义自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时已既济，无复进而有为矣，则于在下贤才，岂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济而能用者鲜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于终，况其下者乎。于斯时也，则刚中反为中满，坎离乃为相戾矣。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二，阴也，故以妇言。茀，妇人出门以自蔽者也，丧其茀，则不可行矣。二不为五之求用，则不得行，如妇之丧茀也，然中正之道岂可废也，时过则行矣。逐者，从物也，从物则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则七日当复得也。卦有六位，七则变矣，七日得，谓时变也。虽不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终废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异时也。圣人之劝戒深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正之道虽不为时所用，然无终不行之理，故丧茀七日当复得，谓自守其中，异时必行也，不失其中则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当既济之时，以刚居刚，用刚之至也，既济而用刚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为之，则以贪忿私意也，非贪忿则莫肯为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圣人因九三当既济而用刚，发此义以示人，为法、为戒，岂浅见所能及也。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言惫以见其事之至难，在高宗为之则可，无高宗之心，则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四在济卦而水体，故取舟为义。四近君之位，当其任者也。当既济之时，以防患虑变为急。繻当作濡，谓渗漏也，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备濡漏，又终日戒惧不怠，虑患当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既济之时，免患则足矣，岂复有加也。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终日戒惧，常疑患之将至也，处既济之时，当畏慎如是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五中实，孚也；二虚中，诚也，故皆取祭祀为义。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杀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时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诚中正之德，二在济下，尚有进也，故受福；五处济极，无所进矣，以至诚中正守之，苟未至于反耳。理无极而终不反者也，已至于极，虽善处，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时也。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时也。二在下有进之时，故中正而孚，则其吉大来，所谓受福也。吉大来者，在既济之时，为大来也，亨小，初吉是也。

上六，濡其首，厉。

既济之极，固不安而危也，又阴柔处之，而在险体之上，坎为水，济亦取水义，故言其穷，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济之终，而小人处之，其败坏可立而待也。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既济之穷危至于濡首，其能长久乎。



### 坎下离上

未济，《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既济矣，物之穷也，物穷而不  
变，则无不己之理，《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  
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为卦离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为用，故为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之时，有亨之理，而卦才复有致亨之道，唯在慎处。狐能度水，濡尾则不能  
济，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小者则未能畏慎，故勇于济。汔当为乞，  
壮勇之状。《书》曰乞乞勇夫。小狐果于济，则濡其尾而不能济也。未济之时，求济之  
道当至慎，则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则不能济也。既不能济，无所利矣。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刚而应，刚得柔之中  
也。刚柔得中，处未济之时，可以亨也。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

据二而言也。二以刚阳居险中，将济者也，又上应于五，险非可安之地，五有当从  
之理，故果于济，如小狐也。既果于济，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险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

其进锐者，其退速，始虽勇于济，不能继续而终之，无所往而利也。

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虽阴阳不当位，然刚柔皆相应，当未济而有与，若能重慎，则有可济之理。二以汔  
济，故濡尾也。卦之诸爻皆不得位，故为未济。《杂卦》云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  
位也。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济为用，故为未济。火在水上，非其处也，君子观其处不当之象，  
以慎处于事物，辨其所当，各居其才，谓止于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

六以阴柔在下，处险而应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行于上，然已既阴柔而四  
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济也。兽之济水必揭其尾，尾濡则不能济，濡其尾，言不能济  
也。不度其才力而进，终不能济，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不度其才力而进，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在他卦，九居二为居柔得中，无过刚之义也。于未济，圣人深取卦象以为戒，明  
事上恭顺之道，未济者，君道艰难之时也，五以柔处君位，而二乃刚阳之才而居相  
应之地，当用者也。刚有陵柔之义，水有胜火之象，方艰难之时，所赖者才臣耳，  
尤当尽恭顺之道，故戒曳其轮则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轮，杀其势，缓其进，戒用刚  
之过也，刚过则好犯上而顺不足。唐之郭子仪、李晟当艰危未济之时，能极其恭顺，  
所以为得正而能保其终吉也。于六五则言其贞吉光辉，尽君道之善，于九二则戒其

恭顺，尽臣道之正，尽上下之道也。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轮而得中道，乃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未济征凶，谓居险无出险之用，而行则凶也，必出险而后可行。三以阴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险，不足以济，未有可济之道、出险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济有可济之道，险终有出险之理，上有刚阳之应，若能涉险而往从之，则济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阴柔，岂能出险而往，非时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三征则凶者，以位不当也。谓阴柔不中正，无济险之才也，若能涉险以从应，则利矣。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九四阳刚居大臣之位，上有虚中明顺之主，又已出于险，未济已过中矣，有可济之道也。济天下之艰难，非刚健之才不能也。九虽阳而居四，故戒以贞固则吉而悔亡，不贞则不能济，有悔者也，震动之极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为义。力勤而远伐，至于三年然后成功，而行大国之赏，必如是乃能济也。济天下之道当贞固如是，四居柔，故设此戒。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如四之才与时合，而加以贞固，则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贞之至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文明之主，居刚而应刚，其处得中，虚其心而阳为之辅，虽以柔居尊，处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贞正，故吉而无悔。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济，无不济也。五文明之主，故称其光，君子德辉之盛，而功实称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贞也，柔而能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时可济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光盛则有晖，晖，光之散也。君子积充而光盛至于有晖，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刚在上，刚之极也，居明之上，明之极也，刚极而能明，则不为躁而为决，明能烛理，刚能断义，居未济之极，非得济之位，无可济之理，则当乐天顺命而已。若否终则有倾时之变也，未济则无极而自济之理，故止为未济之极。至诚安于义命而自乐，则可无咎。饮酒，自乐也，不乐其处，则忿躁陨获入于凶咎矣。若从乐而耽肆过礼，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处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则于有孚为失也。人之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岂安于义命者哉。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饮酒至于濡首，不知节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义命也，能安则不失其常矣。

【宋】杨简 著

# 杨氏易传

梁启政 点校

卷目

卷目	页码	卷目	页码
卷一	1	卷八	101
卷二	11	卷九	111
卷三	21	卷十	121
卷四	31	卷十一	131
卷五	41	卷十二	141
卷六	51	卷十三	151
卷七	61	卷十四	161
卷八	71	卷十五	171
卷九	81	卷十六	181
卷十	91	卷十七	191
卷十一	101	卷十八	201
卷十二	111	卷十九	211
卷十三	121	卷二十	221
卷十四	131	卷二十一	231
卷十五	141	卷二十二	241
卷十六	151	卷二十三	251
卷十七	161	卷二十四	261
卷十八	171	卷二十五	271
卷十九	181	卷二十六	281
卷二十	191	卷二十七	291
卷二十一	201	卷二十八	301
卷二十二	211	卷二十九	311
卷二十三	221	卷三十	321
卷二十四	231	卷三十一	331
卷二十五	241	卷三十二	341
卷二十六	251	卷三十三	351
卷二十七	261	卷三十四	361
卷二十八	271	卷三十五	371
卷二十九	281	卷三十六	381
卷三十	291	卷三十七	391
卷三十一	301	卷三十八	401
卷三十二	311	卷三十九	411
卷三十三	321	卷四十	421
卷三十四	331	卷四十一	431
卷三十五	341	卷四十二	441
卷三十六	351	卷四十三	451
卷三十七	361	卷四十四	461
卷三十八	371	卷四十五	471
卷三十九	381	卷四十六	481
卷四十	391	卷四十七	491
卷四十一	401	卷四十八	501
卷四十二	411	卷四十九	511
卷四十三	421	卷五十	521
卷四十四	431	卷五十一	531
卷四十五	441	卷五十二	541
卷四十六	451	卷五十三	551
卷四十七	461	卷五十四	561
卷四十八	471	卷五十五	571
卷四十九	481	卷五十六	581
卷五十	491	卷五十七	591
卷五十一	501	卷五十八	601
卷五十二	511	卷五十九	611
卷五十三	521	卷六十	621
卷五十四	531	卷六十一	631
卷五十五	541	卷六十二	641
卷五十六	551	卷六十三	651
卷五十七	561	卷六十四	661
卷五十八	571	卷六十五	671
卷五十九	581	卷六十六	681
卷六十	591	卷六十七	691
卷六十一	601	卷六十八	701
卷六十二	611	卷六十九	711
卷六十三	621	卷七十	721
卷六十四	631	卷七十一	731
卷六十五	641	卷七十二	741
卷六十六	651	卷七十三	751
卷六十七	661	卷七十四	761
卷六十八	671	卷七十五	771
卷六十九	681	卷七十六	781
卷七十	691	卷七十七	791
卷七十一	701	卷七十八	801
卷七十二	711	卷七十九	811
卷七十三	721	卷八十	821
卷七十四	731	卷八十一	831
卷七十五	741	卷八十二	841
卷七十六	751	卷八十三	851
卷七十七	761	卷八十四	861
卷七十八	771	卷八十五	871
卷七十九	781	卷八十六	881
卷八十	791	卷八十七	891
卷八十一	801	卷八十八	901
卷八十二	811	卷八十九	911
卷八十三	821	卷九十	921
卷八十四	831	卷九十一	931
卷八十五	841	卷九十二	941
卷八十六	851	卷九十三	951
卷八十七	861	卷九十四	961
卷八十八	871	卷九十五	971
卷八十九	881	卷九十六	981
卷九十	891	卷九十七	991
卷九十一	901	卷九十八	1001
卷九十二	911	卷九十九	1011
卷九十三	921	卷一百	1021
卷九十四	931	卷一百一	1031
卷九十五	941	卷一百二	1041
卷九十六	951	卷一百三	1051
卷九十七	961	卷一百四	1061
卷九十八	971	卷一百五	1071
卷九十九	981	卷一百六	1081
卷一百	991	卷一百七	1091
卷一百一	1001	卷一百八	1101
卷一百二	1011	卷一百九	1111
卷一百三	1021	卷一百十	1121
卷一百四	1031	卷一百一十	1131
卷一百五	1041	卷一百一十一	1141
卷一百六	1051	卷一百一十二	1151
卷一百七	1061	卷一百一十三	1161
卷一百八	1071	卷一百一十四	1171
卷一百九	1081	卷一百一十五	1181
卷一百十	1091	卷一百一十六	1191
卷一百一	1101	卷一百一十七	1201
卷一百二	1111	卷一百一十八	1211
卷一百三	1121	卷一百一十九	1221
卷一百四	1131	卷一百二十	1231
卷一百五	1141	卷一百二十一	1241
卷一百六	1151	卷一百二十二	1251
卷一百七	1161	卷一百二十三	1261
卷一百八	1171	卷一百二十四	1271
卷一百九	1181	卷一百二十五	1281
卷一百十	1191	卷一百二十六	1291
卷一百一	1201	卷一百二十七	1301
卷一百二	1211	卷一百二十八	1311
卷一百三	1221	卷一百二十九	1321
卷一百四	1231	卷一百三十	1331
卷一百五	1241	卷一百三十一	1341
卷一百六	1251	卷一百三十二	1351
卷一百七	1261	卷一百三十三	1361
卷一百八	1271	卷一百三十四	1371
卷一百九	1281	卷一百三十五	1381
卷一百十	1291	卷一百三十六	1391
卷一百一	1301	卷一百三十七	1401
卷一百二	1311	卷一百三十八	1411
卷一百三	1321	卷一百三十九	1421
卷一百四	1331	卷一百四十	1431
卷一百五	1341	卷一百四十一	1441
卷一百六	1351	卷一百四十二	1451
卷一百七	1361	卷一百四十三	1461
卷一百八	1371	卷一百四十四	1471
卷一百九	1381	卷一百四十五	1481
卷一百十	1391	卷一百四十六	1491
卷一百一	1401	卷一百四十七	1501
卷一百二	1411	卷一百四十八	1511
卷一百三	1421	卷一百四十九	1521
卷一百四	1431	卷一百五十	1531
卷一百五	1441	卷一百五十一	1541
卷一百六	1451	卷一百五十二	1551
卷一百七	1461	卷一百五十三	1561
卷一百八	1471	卷一百五十四	1571
卷一百九	1481	卷一百五十五	1581
卷一百十	1491	卷一百五十六	1591
卷一百一	1501	卷一百五十七	1601
卷一百二	1511	卷一百五十八	1611
卷一百三	1521	卷一百五十九	1621
卷一百四	1531	卷一百六十	1631
卷一百五	1541	卷一百六十一	1641
卷一百六	1551	卷一百六十二	1651
卷一百七	1561	卷一百六十三	1661
卷一百八	1571	卷一百六十四	1671
卷一百九	1581	卷一百六十五	1681
卷一百十	1591	卷一百六十六	1691
卷一百一	1601	卷一百六十七	1701
卷一百二	1611	卷一百六十八	1711
卷一百三	1621	卷一百六十九	1721
卷一百四	1631	卷一百七十	1731
卷一百五	1641	卷一百七十一	1741
卷一百六	1651	卷一百七十二	1751
卷一百七	1661	卷一百七十三	1761
卷一百八	1671	卷一百七十四	1771
卷一百九	1681	卷一百七十五	1781
卷一百十	1691	卷一百七十六	1791
卷一百一	1701	卷一百七十七	1801
卷一百二	1711	卷一百七十八	1811
卷一百三	1721	卷一百七十九	1821
卷一百四	1731	卷一百八十	1831
卷一百五	1741	卷一百八十一	1841
卷一百六	1751	卷一百八十二	1851
卷一百七	1761	卷一百八十三	1861
卷一百八	1771	卷一百八十四	1871
卷一百九	1781	卷一百八十五	1881
卷一百十	1791	卷一百八十六	1891
卷一百一	1801	卷一百八十七	1901
卷一百二	1811	卷一百八十八	1911
卷一百三	1821	卷一百八十九	1921
卷一百四	1831	卷一百九十	1931
卷一百五	1841	卷一百九十一	1941
卷一百六	1851	卷一百九十二	1951
卷一百七	1861	卷一百九十三	1961
卷一百八	1871	卷一百九十四	1971
卷一百九	1881	卷一百九十五	1981
卷一百十	1891	卷一百九十六	1991
卷一百一	1901	卷一百九十七	2001
卷一百二	1911	卷一百九十八	2011
卷一百三	1921	卷一百九十九	2021
卷一百四	1931	卷二百	2031
卷一百五	1941	卷二百一	2041
卷一百六	1951	卷二百二	2051
卷一百七	1961	卷二百三	2061
卷一百八	1971	卷二百四	2071
卷一百九	1981	卷二百五	2081
卷一百十	1991	卷二百六	2091
卷一百一	2001	卷二百七	2101
卷一百二	2011	卷二百八	2111
卷一百三	2021	卷二百九	2121
卷一百四	2031	卷二百十	2131
卷一百五	2041	卷二百一十	2141
卷一百六	2051	卷二百一十一	2151
卷一百七	2061	卷二百一十二	2161
卷一百八	2071	卷二百一十三	2171
卷一百九	2081	卷二百一十四	2181
卷一百十	2091	卷二百一十五	2191
卷一百一	2101	卷二百一十六	2201
卷一百二	2111	卷二百一十七	2211
卷一百三	2121	卷二百一十八	2221
卷一百四	2131	卷二百一十九	2231
卷一百五	2141	卷二百二十	2241
卷一百六	2151	卷二百二十一	2251
卷一百七	2161	卷二百二十二	2261
卷一百八	2171	卷二百二十三	2271
卷一百九	2181	卷二百二十四	2281
卷一百十	2191	卷二百二十五	2291
卷一百一	2201	卷二百二十六	2301
卷一百二	2211	卷二百二十七	2311
卷一百三	2221	卷二百二十八	2321
卷一百四	2231	卷二百二十九	2331
卷一百五	2241	卷二百三十	2341
卷一百六	2251	卷二百三十一	2351
卷一百七	2261	卷二百三十二	2361
卷一百八	2271	卷二百三十三	2371
卷一百九	2281	卷二百三十四	2381
卷一百十	2291	卷二百三十五	2391
卷一百一	2301	卷二百三十六	2401
卷一百二	2311	卷二百三十七	2411
卷一百三	2321	卷二百三十八	2421
卷一百四	2331	卷二百三十九	2431
卷一百五	2341	卷二百四十	2441
卷一百六	2351	卷二百四十一	2451
卷一百七	2361	卷二百四十二	2461
卷一百八	2371	卷二百四十三	2471
卷一百九	2381	卷二百四十四	2481
卷一百十	2391	卷二百四十五	2491
卷一百一	2401	卷二百四十六	2501
卷一百二	2411	卷二百四十七	2511
卷一百三	2421	卷二百四十八	2521
卷一百四	2431	卷二百四十九	2531
卷一百五	2441	卷二百五十	2541
卷一百六	2451	卷二百五十一	2551
卷一百七	2461	卷二百五十二	2561
卷一百八	2471	卷二百五十三	2571
卷一百九	2481	卷二百五十四	2581
卷一百十	2491	卷二百五十五	2591
卷一百一	2501	卷二百五十六	2601
卷一百二	2511	卷二百五十七	2611
卷一百三	2521	卷二百五十八	2621
卷一百四	2531	卷二百五十九	2631
卷一百五	2541	卷二百六十	2641
卷一百六	2551	卷二百六十一	2651
卷一百七	2561	卷二百六十二	2661
卷一百八	2571	卷二百六十三	2671
卷一百九	2581	卷二百六十四	2681
卷一百十	2591	卷二百六十五	2691
卷一百一	2601	卷二百六十六	2701
卷一百二	2611	卷二百六十七	2711
卷一百三	2621	卷二百六十八	2721
卷一百四	2631	卷二百六十九	2731
卷一百五	2641	卷二百七十	2741
卷一百六	2651	卷二百七十一	2751
卷一百七	2661	卷二百七十二	2761
卷一百八	2671	卷二百七十三	2771
卷一百九	2681	卷二百七十四	2781
卷一百十	2691	卷二百七十五	2791
卷一百一	2701	卷二百七十六	2801
卷一百二	2711	卷二百七十七	2811
卷一百三	2721	卷二百七十八	2821
卷一百四	2731	卷二百七十九	2831
卷一百五	2741	卷二百八十	2841
卷一百六	2751	卷二百八十一	2851
卷一百七	2761	卷二百八十二	2861
卷一百八	2771	卷二百八十三	2871
卷一百九	2781	卷二百八十四	2881
卷一百十	2791	卷二百八十五	2891
卷一百一	2801	卷二百八十六	2901
卷一百二	2811	卷二百八十七	2911
卷一百三	2821	卷二百八十八	2921
卷一百四	2831	卷二百八十九	2931
卷一百五	2841	卷二百九十	2941
卷一百六	2851	卷二百九十一	2951
卷一百七	2861	卷二百九十二	2961
卷一百八	2871	卷二百九十三	2971
卷一百九	2881	卷二百九十四	2981
卷一百十	2891	卷二百九十五	2991
卷一百一	2901	卷二百九十六	3001
卷一百二	2911	卷二百九十七	3011
卷一百三	2921	卷二百九十八	3021
卷一百四	2931	卷二百九十九	3031
卷一百五	2941	卷三百	3041
卷一百六	2951	卷三百一	3051
卷一百七	2961	卷三百二	3061
卷一百八	2971	卷三百三	3071
卷一百九	2981	卷三百四	3081
卷一百十	2991	卷三百五	3091
卷一百一	3001	卷三百六	3101
卷一百二	3011	卷三百七	3111
卷一百三	3021	卷三百八	3121
卷一百四	3031	卷三百九	3131
卷一百五	3041	卷三百十	3141
卷一百六	3051	卷三百一十	3151
卷一百七	3061	卷三百一十一	3161
卷一百八	3071	卷三百一十二	3171
卷一百九	3081	卷三百一十三	3181
卷一百十	3091	卷三百一十四	3191
卷一百一	3101	卷三百一十五	3201
卷一百二	3111	卷三百一十六	3211
卷一百三	3121	卷三百一十七	3221
卷一百四	3131	卷三百一十八	3231
卷一百五	3141	卷三百一十九	3241
卷一百六	3151	卷三百二十	3251
卷一百七	3161	卷三百二十一	3261
卷一百八	3171	卷三百二十二	3271
卷一百九	3181	卷三百二十三	3281
卷一百十	3191	卷三百二十四	3291
卷一百一	3201	卷三百二十五	3301
卷一百二	3211	卷三百二十六	3311
卷一百三	3221	卷三百二十七	3321
卷一百四	32		

# 作者简介

杨简(1141~1226),字敬仲,南宋慈溪(今浙江慈溪)人,世称慈湖先生。他是南宋时期著名心学家陆九渊的高足,被誉为象山弟子之冠。从心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杨简对陆九渊思想的阐发,下启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是心学发展承上启下的一环。传统上将心学称为陆王心学,实际上埋没了杨简对心学的贡献。

杨简的易学名著《杨氏易传》二十卷,开以心学解易的先河,而且是以心学解易的名作。杨简不仅用心学思想解释《周易》经传,引入一系列心学概念,而且还提出易之道即人之心、卦名殊而道一等包含心学思想的命题,开创了义理派易学一个新的分支。《杨氏易传》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佛教思想,特别是受禅学思想的影响比较明显,明代出现以禅学解易的义理派易学的新分支,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杨氏易传》。朱熹诋毁杨简,甚至说“杨敬仲文字可毁”,是出于门户之见,并非公允评价。

## 目 录

原序		卷 七		恒	209	革	236
卷 一		谦	180	遯	211	鼎	238
乾	146	豫	182	卷十二		震	239
卷 二		随	184	大壮	212	卷十七	
坤	155	蛊	186	晋	214	艮	241
卷 三		卷 八		明夷	215	渐	243
屯	160	临	187	家人	216	归妹	244
蒙	163	观	190	卷十三		丰	246
卷 四		噬嗑	192	睽	218	卷十八	
需	165	卷 九		蹇	220	旅	247
讼	166	贲	193	解	221	巽	248
师	168	剥	195	损	223	兑	250
卷 五		复	196	卷十四		涣	251
比	169	无妄	197	益	224	卷十九	
小畜	171	卷 十		夬	227	节	252
履	172	大畜	200	姤	228	中孚	253
卷 六		颐	201	卷十五		小过	255
泰	174	大过	203	萃	230	既济	256
否	176	习坎	204	升	231	未济	257
同人	177	离	206	困	233	卷二十	
大有	179	卷十一		卷十六			
		咸	207	井	235		



## 原序

昨秋余入南铨选部，陈君以所刻苏长公《易传》相示，余读而卒，业已谓奇矣。顷之封司刘君、功司陈君复刻杨敬仲《易传》成，属余叙，余读之，又一奇也。独斯《传》也，明所学也，余不学，其何敢序。然学不可以终弃则传，言学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

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后，微言绝而程、朱《传》行，谓可以尽《易》，而《易》有所不可尽也。今观苏氏《传》，虽未必尽合《易》旨，然借《易》以发其自有之奇，其识隽、其文雄，往往道入所未经道，其卒传宜也。杨氏因《易》之理以发，摭其所学，精深融贯，要在一而能通示人，专事内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苏即事以明理，杨溯源以该流。譬之，苏如楂梨橘柚杂陈而皆适于口，杨则即一楂梨橘柚，而凡为楂梨橘柚之类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于《易》，求其有补于学，杨视苏为要焉。

抑杨氏始因象山先生举扇柄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学，乃发为《易传》。于乾有曰：“君子自强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于此也。”又曰：“子思不曰诚者，自诚而曰自成，是于诚实之外复起自成之意，失其诚矣。”斯语也，亦犹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诚不必成，或疑允若兹，是人皆天也，不必复益以人力也。不几于溺人以虚乎？然善语道者必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

慈湖先生尝云：“少读《易大传》，唯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传“益”则以善之不能为，过之难改，皆始于意，意本于我，知我本无体，复何迁而何改？传“震”又曰：人唯知恐惧修省，学者事耳，谓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见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惧修省。夫曰不能为，曰难改，曰恐惧修省，则何尝不责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虑而不失其寂然者耳，盖用力于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顺流帆风棹棹随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不操之迹遂谓其不操舟也。审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学者哉。

吁！此与《苏传》均《易》之羽翼也，顾湮没久矣，待三君而始传，信大宝之显晦有时哉！然一时并显而三君与诸同官之志于《易》，及易道之益明可觐矣。独愧余莫为倡，其独无人山舍玉之惧乎。兹叙也，并以自勗云。

蔡国珍序



## 卷一

今《易经》乃汉费氏所传古文而不立于学者。刘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谓《上经》、《下经》、《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晁氏云：老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不然，则其徒陈元、郑康成之为欤？孔颖达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欤？

夏后氏之《易》曰《连山》，连山者，以重艮为首；商人之《易》曰《归藏》，归藏者，以重坤为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为首。《周礼》大卜之官曰：“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则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谓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时，《归藏》之《易》犹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于戏至哉！合三《易》而观之而后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贯之道昭昭于天下矣。而诸儒言《易》，率以乾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离、兑又次之，噫嘻，末矣！

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纯一者，名之曰乾；其纯一者，名之曰坤；其一杂者，名之曰震、坎、艮、巽、离、兑。其实皆《易》之异名，初无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变也，而六十四卦者，又变化中之变化也。物有大小，道无大小；德有优劣，道无优劣，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尽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间？虽《说卦》有父母、六子之称，其道未尝不一。《大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万物一，万事一，万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养生之事，“利用”者，器用于人为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之辞，因明人之道心，是谓“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广效法，盖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进，至于果与天地相似无间，则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



日用。《上系》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趋凶。

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两者之间，与夫万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穷者，又此。三才中万变万化至于不可胜纪，无非此；某之所以听者，此；某之所以说讲与今在堂之人所以听者，亦此；所以事亲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长者，此；所以临下，所以使民，所以应酬，万端皆此。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乎此。包牺氏深明乎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与万世，而无以形容之，乃画而为一。于戏！庶几乎近似之矣。是可画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议，但觉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孰得而测识，又孰得而穷究。必三画而成卦者，明乎所以为天者，此也；所以为人者，此也；所以为地者，此也。是为三也。圣人又欲以发明其道，系之以辞曰：乾言乎此至健、至刚、亘万古而未尝息也。然则坤何以一？清浊未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浊严凝，而后清浊始分而为二。然所以为清者，此也；所以为浊者，亦此也。坤者，两画之乾；乾者，一画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

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继言“品物流行”、“各正性命”，则地之所以发生万物者，尽在其中矣。今为浑天之说者，地在天中，则合天地一体而已矣。但因重浊故言地，因卑故言妻、言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浊，清阳浊阴，君臣、夫妇未尝不两，故坤必一。坤者，两画之乾，非乾道之外复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尧之所以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为臣也。”难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则《彖》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应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终也”，是坤亦未尝不大，于以明乾、坤之实未始不一也。不然，则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贯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天地与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万化，变态不同，而无二道也。

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艮、巽、离、兑，乾之变错者也，无二乾也。一言之谓之乾，两言之谓之坤，八言之谓[六]十四卦，又谓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谓之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谓之无穷，皆此物也。

三画之卦何以重为六？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仁义，未尝不两也，皆此道之变化也。变化云为、清明有常谓之仁，其间咸得其宜谓之义，其节谓之礼，其和谓之乐，其知谓之智，言乎其健谓之乾，言乎其动谓之震，言乎其入谓之巽，言乎其陷谓之坎，言乎其丽谓之离，言乎其止谓之艮，言乎其说谓之兑，言乎其速遽谓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谓之蒙。其变无穷，其言一无穷，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发焉、不可以损毫发焉谓之之中，言乎此不可以人为参焉谓之之天，言乎其变化不可测度谓之之神。其得谓之吉，其失谓之凶，其补过谓之无咎，其始谓之元，其通谓之亨，其利谓之利，其正谓之贞。其在乾之爻则谓之九，其在坤之爻则谓之六。

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叁天数之一、三、五是九，两地数之二、四是为六也，是五行之生数也，天地之本数也。五行者，此一之变化见于水、火、木、金、土者也，无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者，此道也。九为阳、为刚；六为阴、为柔，阴阳、刚柔虽不同而用则一也。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故在下则能潜，不为阳刚所使、不为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故在二则能见，不过而跃又不固而潜，能善乎世而人皆利见之；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故在三则乾乾惕，故虽危厉而无咎；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故在四或跃，而不敢必于进，或之者，疑之也，渊者，退处之所也，故无咎；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故在五则能飞，能使天下利

见而致大人之德业。惟上九不能用九而为九所用，为阳刚所使，故以贵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动则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为九所用，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万物之上之象，所谓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故吉。乾之上九则取刚过之象，故亢而有悔。龙，神物，变化不测，濡泽博施，有圣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而后足以君天下”，故乾爻皆取龙象。大人即圣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见，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见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谓见，皆蒙其泽之谓利。周公系爻辞，孔子作《象》辞，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虽发见于诸爻诸阳，而不见其为首，不见其为首者，己私不形，意虑不作，洞然自然，不见其首也。意虑微作，则为私为己、好刚好进，安得不为首。所谓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举一而知百九十一也，举一而知万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则无二也，故曰：通乎一，万事毕。右释卦爻。虽则云，然所筮事情不可胜纪，其应万变，不可执一，厥后卦爻皆然，神应切中，占者自知。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圣人也、或进于圣人之道者。孔子作乾《象》虽多言天，然孔子专意明人之道心。使专言天而不及人，则何以明道垂教，为无益之辞矣，当先明孔子斯旨。孔子欲使为君、为父、为夫者、或进于圣人之道者观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万物之所资始乎？果能统天乎？“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之道乎？“终始”、“六位”、“乘龙”、“变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太和”，果吾之所有乎？天乾即吾之刚健中正者也，岂独天有之，吾无之。孔子欲无言，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为比。《上系》曰“与天地相似”，又曰“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中庸》曰“圣人之道，发育万物”，三才一，万理一。

自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学者遂谓《易》大而乾坤小，误矣。《周易》乾、坤为首，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道于是乎出。生无穷，故曰“门”，非谓易与乾坤异体也，名称不同尔。自其统括无外，运行无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势专而博厚，承天而发生言之，故曰“坤”。推穷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曰“亨”；又言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贞”；总言变化而无穷，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贞自贞也，一体而殊称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才混然一而已矣。

何为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蚩蚩，安知易道。气虽即道，人惟知气而不知道；形虽即道，人惟睹形而不睹道；事虽即道，人惟见事而不见道，圣人于是乎不得不推穷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刚健运化而无息者，其行、其化何从而始乎。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无声无臭，不识不知，无思无为，我自有之。

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学者明道之路也，知始则知终矣，知本则知末矣，始终一物也，本末一致也，事理一贯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终”，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子不得而骤违之，亦姑从而为是言也。明者自以为本一也，不明者自以为实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无方、无体、无限量、无所穷尽，谓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是故万物之所资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统括乎天者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滞于物，导人思其所始于是而忽觉焉，则乾在我矣，无所不通矣。天即乾元，统乎天者亦以



人执乎天，故导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统之者，于是而忽觉焉，则天在我矣。云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贯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发，一体而殊名，曰“元”、曰“亨”无不可者，贯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

有乾则有事物，有终始亦有始终。初，始也；上，终也。天道之始，阳气潜藏；天道之终，至于六阳。与时偕极，人道之始；潜而勿用，人道之终。亢而有悔则昏，不亢无悔则明。六位于是随时而成，是为六爻。乾道天象变化曰“龙”，六爻曰“六龙”。乾元乘气，不为气所乘。龙，阳物，君体，能用阳刚所用，乘时变化，非思非为，各正性命，物物皆妙。感者自离，不离为合、为保、为和、为利、为贞，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时，事各得其宜，用得其利，气致其和，是谓利。是道至正，是道非邪，是为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之。利者无不正，故利即贞，贞即利，利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万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万国咸安宁，故曰“万国咸宁”。“首出庶物”似言天，“万国咸宁”似言人。学者观之，疑不可联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学者不得而两之，知天人之本一，则知乾矣。《彖》既释卦辞，又特发此旨，圣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而一之，亦明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仿之于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发愤忘食、学而不厌，孔子非取之外也，发愤乃孔子自发愤，学乃孔子自学，“忘食”、“不厌”即孔子之“自强不息”。此不可以言语解也，不可以思虑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爱亲、敬兄、事君、事长、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仁义、礼智迭出，互用变化云为，此岂学而能、虑而知哉。

子思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亦颇得此旨，然犹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诚者自诚”而曰“自成”，是犹有成之意，是于诚实之外复起自成之意，失其“诚”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诚”，于“诚”之上加“至”一言，亦复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人主本。《大戴记》孔子之言谓“忠信”。大道何深、何浅、何精、何粗，微起思虑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盖习闻孔子之训而差者也。大道简易，人心即道，人不自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复礼为仁”，能己复固有之礼，则仁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尝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谓圣”。明乎此，心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则乾道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见，使人知夫“乾”者，特一时始为之名，而初未尝有定名也，故又曰“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于下而多有进用之意者，动于意而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与天地为一。方阳气在下，阳气寂然安于下，未尝动也。人能如阳气之在下，寂然无进动之意，则与天地为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谓得易之道。不能安于潜而有欲用之意者，必获咎厉、必凶，是谓失易之道。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虽非尊位，亦可以见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于此逐乎物而扰扰者多矣，其能发于德者有几？有德之施，安止而自应，如天地之施生，四时之变化，斯为德之施，斯普是谓“龙德”，是谓得乎易之道。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乾乾”皆道，“反复”皆道也。君子“终日乾乾”，至于夕而犹然，亦皆道也。喜怒哀惧，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因物有迁”则其恐惧必至于交摄，上下“反复”必至于扰扰，岂能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谓之得易之道。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人皆欲进，惟得道者未尝有欲进之心。人之本心，是谓道心，道心无体，非血气，澄然如太虚，随感而应，如四时之变化，故当“跃”。斯“跃”当疑，斯疑无必进之心，故虽“跃”而未离于“渊”。故舜之历试也，已为众望之所归，已为帝心之所属，而舜从容于其间，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尝动毫发意念也，故让于德弗嗣，未尝有必进之心，此非为让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曰“进无咎”。“或跃在渊”，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为不然，其心微动，人已不服，触物违道，凶咎立至。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圣。盖天地之间，凡血气心知之属，群分类聚，各有所欲，其势必至于争，争而不已必至于相伤，其甚者至于相杀、相乱。其势必相与为公，以求决于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长。至于其所主长者又不能无彼此之争、疆理之讼，于是又求决于尤公、尤明之人，于是乎有国君。而诸是君苟未至于圣，则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无事，其继世不能皆贤。以不能皆贤、不能无争之君而相与比邻，其势必至于争不已，而相争、相伐，于是又相与为公，推其有大圣之德者共尊事之为大君，立为天子。然则非圣人，则不足以当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为，非大人则不足以有为。“大人”者，圣人之异名。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无过不及，亢龙过之，焉可久也。月盈则食，寒暑则衰，天道不能违，而况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九，阳刚之物也。崇高之位，阳刚之才，皆九也。人皆为位势所移，为资才所使，是为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为“天德”。能用九者，中虚无我，何思何虑，是谓本心，是谓“天德”。意动则为首，则有我是。谓人而非天，非易之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欧阳子谓此鲁穆姜之言，遂谓《文言》皆非圣人之言，则过矣。穆姜虽大恶，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则圣人不以人废言，今惟当以正道断之。谓元为善则无害，谓为善之长则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贞虽四而实一，圣人患人之昏昏无从启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变化云为之所自出，则知无所不通之道矣。故《彖》举其大体曰“乾元”，非谓元异乎“亨”与“利”、与“贞”也。今谓“元”为善之本则可，枝叶皆生乎根本；今谓之长，则截然与次、少异体，即害道矣。故当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





于圣人之诲乎？会通而嘉则善矣，与物会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义之和合，失义则害随之矣，何以能利。贞，正也，事以正成，故曰“事之干”。

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觉此心思之所自出，则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尔，不必言“体仁”。“长人”之病生于善长，君子先觉，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觉，众人后觉尔。君子所以与物会通者，无非此心之诚，故诚敬之有节文者，世谓之礼，故曰“合礼”。自与礼文合，非求合也。求合者，伪而已矣，非吾心之礼也。君子致利，“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义。“贞”而不“固”，事未必济，“贞固”不变，斯足干事。言其不邪，谓之“正”；言其“和义”，谓之“利”；言其“嘉会”，谓之“亨”；推其本始，谓之“元”，名四而实一。此言“四德”，辞旨分裂。至于“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则天人一道。此一得诸圣人者欤？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龙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隐是谓“潜龙”。身在乎潜，是天命在潜，则义当潜而不当见也。虽大乱不为世所变易，而轻动其心以出，不使名学之著。虽遯世屏处而无闷心，虽不见是于世亦无闷心。“乐则行之”，时忽变而可行则行，可以行道及物，乐矣，非私乐也。“忧则违之”，于时终不可行，终不见是，不见知则与世相违，道不可行，世乱可忧，非私忧也。“确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义不可行而止，而人以为“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不作意而惟意之从，则“可拔”，贞“不可拔”矣。夫是之谓易之道，夫是之谓“潜龙”之道。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龙德”，一也。在初则言其隐，在二则言其“正中”，随爻象所著而言之，非谓潜龙无“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记录之差欤！考古志记同而微异者，见记者之一得一失，屡验之。此二居下卦之中，于是乎发“正中”之义，正不邪中不偏，乃道之异名。天道甚迹，不离乎庸常日用之间。“庸言”而不至于失“信”，“庸行”而不至于失“谨”，起意皆为邪，邪不作为为闲邪。诚，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或有邪思乱之，故足以败其诚心，邪闲则诚存矣。九二既出而见于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动，动，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虑？何际？何畔？意动则窒、则蔽、则不博矣，意动则伐矣。人将不服，何以能化？“德博而化”，君德斯著于是。申言之，非谓潜龙，无“君德”也。“庸行”不必作去声，凡平常微有行动即谓之“庸行”。如此则无斯须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进之象焉。故发“进德”之义，已有德矣。自此而往当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复有所加也。“忠信”者，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主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苟于“忠信”诚实之中而微动其意焉，则为支、为离、为陷、为溺、为昏、为乱。诚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识不知”无非帝则，如孔子之“无知也”而万善自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自然有恻隐之心；其见非义，自然有羞



恶之心；其事尊上与宾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鰥寡，不敢失于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余应酬万物，自然知某为是、为非。是是非非是为智，恭敬是为礼，羞恶是为义，恻隐是为仁。与夫动静云为、变化万端，无非万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进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忠信者，道心也，道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有。

德之见于应物行事者谓之“业”。应酬交错，无情万变，相刃相靡，君子居其间，顺物徇情，造次发语，往往随世随流，不无文饰私曲，不无失信，世俗习以为常，以为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将取祸。若此情伪古今同情，不知其惭蠹忠信。君子于是有修辞，使不至于忤物，又不至于失信，于交错应酬扰扰万变之中而忠信纯一，无间无杂则无非，德业不至于隳败矣，故曰“居业”。居有安居不动之义，若出入情伪，岂不岌岌，不保其不败也。“进德”、“修业”，此万世之通患，不可不讲。《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又曰：“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小雅》曰：“盗言孔甘”。九三下卦之极，上下之际，乾德居之。卦三犹臣体，四则有君体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名曰知“几”，知其可终而终之，名曰“存义”，一也。惟义所在。君子无适莫也，至则尧、舜、禹，终则伊、周。舜视天下如敝屣，颜子簞食瓢饮而乐以崇高。富贵微动其心者，君子耻之。“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其“乾乾”，乃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因时之危而惕，皆应酬变化，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此则虽处危疑之地，何咎厉之有？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以为上则非君，以为下则非臣，故曰“上下无常”。此非常之位也，然而未尝有邪心。恒，久也，进退不久，此非久处之地，其进其退亦无离群之心，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苟有离群而进之心，是动于思为，为邪、为咎。“君子进德修业”，应时而动，当进而不进是为失时，亦为失道。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斯为乾道，斯为易道。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三才虽同体，而其同类者相应无违。日月星辰，此天之类，故常亲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类，故常亲附于地。人居天地之间，凡血气生之属皆其同类者，所患圣人不作耳。圣人作，则万物感应，作而物不应者，非圣人故也，故君子不可求诸外，当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矣。衰世之君往往率求诸人，多方设术以治之，而人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谆谆设喻重复言之，所以明圣人作，则物无不应，人君必求诸己，不可求诸外也。不可罪民之顽而不可化也，不可叹当世之乏才共理也，有圣贤之臣，何世不生才，惟圣知圣，惟贤知圣。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亢龙”，君德之失也。惟圣罔念作狂，圣、狂之分，一念之间耳。唐虞之际，君臣相与警戒规正，何尝敢有自足、自圣之意。恃其聪明睿知而自以为足，不复询谋于众，忽略愚贱，则动必有悔。孔子推言至于无位、无民、无辅，欲其无忽也。末章虽言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犹以圣人为言，则知此爻所以明圣贤之过，所以止言“有悔”。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随在而有所安舍也，时在下之位故也。“飞龙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时舍”、曰“行事”、曰“自试”、曰“上治”，静观辞气，无非随时泛应，虚中无我，五爻之辞不同而一旨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亦无非道者，此易道之灾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非乾元，则岂能用九而不为九所用。能用九则无思无为，如日月之照临，如水鉴之烛物，随时而应，各当其所。在初而“潜”，在二而“见”，在三而“惕”，在四而“跃”，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阳气”之“潜藏”，即人之潜隐勿用也。“天下文明”，万物化生，即君德之见也。或者拘于配十二月之说，或以九二为丑月，或以九二为寅月。丑月则断无“文明”之状，寅则稍有“文明”之渐矣。善读《易》者正不必如此拘执配之于月。乾道无所不统，无所不通，惟以“天下文明”明“见龙”之类尔。“与时偕行”，此言天人之合时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随其时而已矣，亦不必配月，配月则牵强。拘执“乾道乃革”，四升君体变之大者，然不以此为人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谓乾道之变革也。知天人之无二，则可以与言《易》矣。凡天道之有变即九四之“或跃”，裂德与位而为二，则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一以贯之曰“位乎天德”，斯为大易之道，斯为飞龙在天。此非训诂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三才一体，万物一体，悟曾子之“皜皜”则渐窥之矣，悟孔子“风雨霜露之无非教”则知之矣。“与时偕极”，则虽处乎上之位而不亢矣。一以贯之则人即时，时即人，随时立言，欲使读者稍可晓，则曰“与时偕极”、“与时偕行”。果能造此，则自一矣。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潜”、“见”、“飞”、“跃”各有其则，不可乱也，故曰“乃见天则”。非人为，故曰“天则”，苟曰人之所为者，必非“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至哉圣言！非圣人岂能道此。“元亨利贞”前既裂而四之矣，今又合而一之，与夫《彖》言乾元以统亨利贞之旨同也。夫天地间安得有二道哉？苟分“元亨利贞”以为是四者而非一，则亦安能知“元亨利贞”哉。元曰“亨”、曰“利”、曰“贞”、如言金曰“黄”、曰“刚”、曰“从革”、曰“扣之有声”也，岂有二金哉？又如言玉曰“白”、曰“莹”、曰“润”、曰“扣之有声”也，岂有二玉哉？人能反求诸己，默省神心之无体、无方、无所不通，则曰“元”、曰“亨”、曰“利”、曰“贞”，曰一、曰四，皆所以发挥此心之妙用，不知其为四也。欧阳子方疑其前后异同，非出于一人之言，正吾之所叹息，以为纵横皆妙者也。

“性情”者，乾元之性情也。“元亨利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变元而曰“始”，又通之于利，则贞可知矣。是道也，何所不利。僖曰：利于此不利于彼，利于一不利于十、百、千、万，则何以谓之乾？何以谓之易？乾者，易之异名；元亨利贞，亦易之异名，故又云元始。与独曰“乾元”不可者。“大哉，乾乎！刚

健中正，纯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体，亦犹言玉之“白”、“莹”、“润”，言金之“黄”、“刚”、“革”。乾无体，无则不可得而屈，故曰：刚有体则有息，无体则无息，无息故曰“健”。今夫行之所以健而无息，惟见日星之运转尔。初无天体之可执，设有气象，亦无其形，设有其形，不睹其机，天行若可睹，其所以运不可睹，此不睹者何所偏倚，故曰“中”。人惟动于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睹者，无思无为故无不正，故曰“正”。人惟动于意欲，故不纯、不粹、不精，此不可睹者，无思无为安得而不纯、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发挥“潜”、“见”、“飞”、“跃”之正情也。至于上之亢则情之邪者，若夫正则与时皆极不为亢矣。使亢者能内省亢情之无体，则乾元在我，何亢之有？“时乘六龙，以御天也”，龙与天若可睹，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睹？“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孰非乾道之变化也，此孰非圣人之所发育也。《易》曰：“范围天地之化”，《中庸》曰：圣人之道发育万物。此非空言也，实说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潜”有二义，有己德已盛、时未可行而潜者，有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而潜者。此言“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德性虽内明而未能见之于行者有之，日至、月至皆有德者，日至则寂然不动，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无违；月至则寂然不动，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无违，不能无违则犹未足以尽精一之至，则发诸容体、见诸行事无不阙失，未能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凡此皆德隐而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于世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学不可以不博，不博则偏、则孤。伯夷惟不博学，故后虽至于圣而偏于清；柳下惠惟不博学，故后虽至于圣而偏于和。“学以聚之”，无所不学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语》曰“君子博学于文”，学必有疑，疑必问，欲辩明其实也。辩而果得其实，则何患不宽？何患不仁？然圣人垂训所以启后人，后人问辨未得其实而自以为实者多矣。故淳复而海之，海之以宽，则凡桎于己私执于小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此犹未足以尽宽之，至《大传》曰“范围天地之化”，庶乎其宽矣。然此犹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犹有涯畔，未足以尽宽之至。孔子曰“言不尽意”，孔子谆谆告门弟子曰“毋意”，又自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此非训诂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及。然则宽即仁，仁即宽，而圣人复言：“仁者，人之学”。道固有造广大之境，未尽其妙而辄止，溺于静虚，无发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时之错行，如雷电风雨之震动变化，而后可以言仁。未至于此，则犹未可以言仁也。九二正言君德，故于此复详言。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刚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则虽危疑而无咎者，乾乃圣人之德。“重刚”则刚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刚”则为刚过；此之“不中”乃谓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为德之“不中”，随卦象而见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龙之正位，故危之。九四则升之上体，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



疑，“故无咎”。如不复疑而必于进，则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历试犹让于德，舜心如天地、如太虚，诚无意、无必，故天下咸服而无咎。九三因其时而知之，圣人于此亦未尝曰吾如是而动也，如四时之错行，如雷电之震动，如水鉴之照物，故曰：因时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训诂之所解。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圣人之异名，天下咸利见之。何独此二爻乾者圣人之象，余爻亦以乾，欲明他义，故不及之。世皆睹大人之形，不睹大人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思为，不知大人之思为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曰“心”、曰“精神”，虽有其名，初无其体，故曰：神无方，易无体。非神自神，易自易，心自心也。是三名皆有名而无体，莫究厥始，莫执厥中，莫穷厥终。天吾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时吾之序，鬼神吾之吉凶，其谓之合也固宜，其谓之弗违也，又何疑。故《大传》亦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sup>王肃本作愚，然以此句属下文则亦通</sup>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爻《象》曰：“盈不可久，其过尚小”，此所言其过大矣。日月至明，云气翳之即失其明，惟圣罔念即可作狂，故禹戒舜以无若丹朱傲，西旅献獒，大保作书以戒武王，深知圣、狂不过一念之间。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安、不止则动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于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故古之圣人恐惧兢业，常以克艰相规，不敢怠荒也。其有虽晓达事情，亦或知进退存亡而不本于道心，则不保其不流而入于邪。惟圣明白四达，道心不动，故常不失正，故两言“其惟圣人乎”以发明之。右所释卦爻之义亦详矣，而子曰“书不尽言”，筮者事情无穷，卦爻所应亦随事而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执。

## 卷二

三三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阴阳而言之，则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夫，坤为地、为臣、为母、为妻。《传》曰：“明此以南面，尧之所以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为臣也。”天地一气，乾坤一道。推本而言谓之元，即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异称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妇之辨，其实一也。坤画即乾画之两者耳，未见其为异也。所谓乾之一画，亦非乾果有此象。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沌一贯之妙而已。所谓乾者如此，所谓坤者亦如此。

“至哉”者，极至之称。乾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象》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大”，用六“永贞以大终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万物自何

而生，虽曰因地而生，未芽未甲，物安在哉？是谓元。物生于地，既于地矣。地形在下，其势承天，“乃顺承天”。乃者，有所因之辞。乾坤虽一，天体至大无所不统，故乾《彖》曰“乃统天”。地在中，势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故《彖》曰“乃顺承天”，于以明乾坤之道一，因形发用，是谓并行而不相悖。“坤厚载物”，地厚载物也。惟坤以道言，地以形言，其实一也。道即形，形即道，无疆之形即无疆之德。惟坤以德言，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则一，故曰“德合无疆”，地广无疆，万物化生，妙不可言。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学者，故其言精，易之《彖》辞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显，因人心以为二，故合之，教亦多术矣。

《易》本占筮之书，古神圣之设教，知空言难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因以发神明之德，因以通万物之情。《书》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谓六府三事。所谓利用，即范金、合土、剡木、剡木之类；所谓厚生，即水、火、谷足以养生之类，凡皆生民之所日用。圣人因其日用而致正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类，皆因厚生而教以正德；器有常制，不苟不侈之类，皆因利用而教以正德；至于易筮而教以正德，五帝三王所以教化之速者，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隳矣，而况于秦汉而下乎？

坤元无所不含藏，岂不甚弘，万化广生，光言其如日月之光，凡光虽及物而无所思为，此言坤德以明人心一贯之妙。《易》多言光，曰“辉光”、曰“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曰“光亨”、曰“光明”，皆所以明道。“品物咸亨”无非妙者，林林皆妙，职职皆元。“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牝则乖矣，虽强必疆。臣道、妻道顺正而行，柔顺而贞，其利无疆。柔而不贞为回、为邪、为谀、为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后、夫先妻后，当后而先为迷，迷为失道。君为臣之主，夫为妻之主，后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妇之序，是为天秩，是为天常。坤后为顺，是为得常，得常则利，失常则害。是常非粗，是常即道，万世攸行。“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巽、离、坤、兑皆阴卦也，是为阴类。东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阳类也，故曰“丧朋”。女舍其阴类而从夫之阳，臣舍其私朋而从君之阳，虽失其朋，“乃终有庆”。安正则吉，失正则凶，无非道者。正则为利、为吉，邪则为凶，得此道则安、则正，正而不安于道，犹失。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谓道心，本正，正无实体，以不动名动，斯不安必至失正，妻不安正必凶，臣不安正必凶。地之所以博厚无疆者，以其安正也。寂然不动非安乎，不动而顺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无疆，即其无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广大，自然无疆，故曰“安贞之吉，应地无疆”。人之安贞即地之安贞，地之无疆即人之无疆。三才之名、之形不同，三才之道、之实同。人之自视其安正未能与地为一者，犹未可以言安正也；自视未能与地之无疆相应为一者，亦未可以言安正也。“安贞之吉”似言人，“应地无疆”似言地，而圣人合而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犹乾《彖》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楼尚书曰：牝马最贞，既从牝矣，他牝欲犯之，辄蹄啮不可近。盖得之牧者云。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地势”在下，其势卑顺，故曰“地势坤”。君子以德博厚无疆，无所不载。为物所动者不足以言载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之载物，非作意勉强以顺承之也，非作意勉强为是不动也，君子中虚，心实无疆，无疆则何所不容？何所不载？彼为物所动者，妄立己私，妄守块然之意。是块然者，与物为伍，既已与物为伍矣，则安得不动？无以顺适吾意则动，有以拂乱吾意则动，恐懼疑惑，胶扰阻郁，千态万状，且将为物所载矣，尚





安得而载物乎？君子之厚德，即坤之厚德，有毫发之异者终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至，或曰衍此坚冰字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为善，阴为恶。恶之始萌，戒不可长。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纤纤不伐，将寻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则不动，则不萌矣。皋陶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微也，念虑之始也。或者谓“万几”，万物，后世多事，尚不至于一二日而有万事，而况于唐虞之际乎？念虑则有之矣，“兢兢业业”是为笃敬。几有善恶，敬则几善，不敬则几恶。智者于“履霜”而知“坚冰”之将“至”，故兢兢业业。愚者则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祸。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远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转移而已，不必求之远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修习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虚名，初无实体，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广、自大，变化云为，随处皆妙。《象》辞以动为言者，惟动乃验其实。彼学者独居净处，为得静止之味者，未足以验得道之实也。于应酬交错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验其实。于应酬万变而未尝不直不方者，斯为得坤之道矣。然则，此岂循习之所能到？虽然道则然矣，不至于得至动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有学焉。道虽已明，动虽已妙，虽已著不习之实，而犹有故习未克顿释，故孔子十五志学，至三十方立，至四十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顺，尚须学习。习者，习此不习之道也。习未精纯，虽善未备，精而忘习，斯无不利。至于此，则地道在我矣。神用发光，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无思无为，变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于是发明坤道之正。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三为阳，阳有章之象；六为阴，阴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圣人于是发此义。臣之尽言于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尔。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当尽其终，不当专其事。君不可辅，则当去；可辅，则当顺事。虽有忠臣怀不能自己之心至于专成犯礼，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虚，无体、无我、无适、无莫，惟义之从。不能“含章”而喜于出己之长者，己私实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圣人教之曰“可贞”。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辞。“含章”而尽道，即正矣，其有未尽者，故以可为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专于含藏时，可发则发，未可发则含藏。无意、无必、无我，或之为言，无必之辞也。“无成无终”，亦不可也。“无成有终”，臣之道也。天始地终，君始臣终，道之常也。彼己私之不能忘，好自以为功，自以为能，往往以或从无成为惛惛卑小。故圣人正之曰：此乃所以为智光大也。圣人所以明易之道也。圣人每言光，曰尧“光宅天下”，曰“文王耿光，周公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辉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无思无为而万理自昭也。苟失乎此、动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为人情之所难矣，而况于括囊乎？“括囊”，则谨括而不发其中。未能无己私者往往多不括，虽知所括往往不谨，己私中潜，时一突发，易道不如此。道心清



明，无体、无我，发则发，括则括，何适、何莫？时不可发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则不发，不发则无誉，此事理之常。彼未能无私意者，往往耻于名誉之不闻，此意一动，又不能括，故圣人又教之曰“无誉”，言乎自“无誉”也。圣人谆谆，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从道，使之免祸尔。人之私意殊难克，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无阳明之君，以六居四，阴而又阴，又无应，“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黄，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阴，体坤，体有下象。中者，道之异名，无偏无倚非道而何？尧、舜、禹之相传惟曰“执中”。明此以南面尧之所以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以为臣也。伊尹、周公知终，而终守臣位，道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体也。能黄则能裳矣，能中则能下矣。既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黄”、曰“裳”者，合此二字以明道为详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尽之，为其得道焉，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则视五为非阳明之君，而此六五自发大臣之义。《易》之为书也屡迁，取象非一，不可执固。《象》曰“文在中也”者，于以明君子之“黄裳”非作于外者，由中而发，动静云为，自得中道，自安臣体，皆中心之所为，无毫发疆勉饰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恭，作也，非文也。曾子与子贡俱入厩修容，子贡先入，阖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贡之文自外也，虽极其恭敬之意，而亦外而非中也。此非训诂之所能解也，非思为之所能及也。圣人能启其端尔，其昏、其明在学者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文言》曰：“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盖谓阴而至于上六，极其势，盖举天下纯终为阴，几于不复有阳矣。然阳虽甚微，名分则贵，人心所不可磨灭者犹在也。为阴者，致疑于阳，虑其有变，故战。当是时，人知有上六而已，复知有阳哉。圣人嫌恶其无阳也，故特称龙，以著其犹有龙在，以明其犹有君在。人心终不忘其君，不可侮也。血，阴物也，又称血，以明上六犹未离于臣类。天色玄，地色黄，曰“天”、曰“玄”，亦嫌于无阳，故称天称玄，明其犹有阳也。曰“野”、曰“地”、曰“黄”，亦以明未离其类，故称野。曰“血”，兼著阳阴之俱伤，不独阳伤也。凡此数义，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复赘释。圣人为此，皆所以折天下无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龙战之祸，道之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则用九，在坤则用六，一也。居九而为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于亢；居六而为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于战。然则易之道岂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哉！道心无体，何物验之。为臣之失道者，必至于失正。贞，正也。知为正者有矣，未必能永于贞也，不永于正，亦失道也，能贞、能永是为得道。道心无体，清明永贞，微生己私，即失之矣。得道则利，失道则害，是道也，大矣！坤虽位利贞之道，以大终也。止以乾道为天，不知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与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坤之为言，乃道之至顺之名，非乾自有乾之道，坤自有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名。故六十四卦，卦卦皆妙，卦卦皆易。惟其该易之道，故有柔有刚，不偏于一隅。至静而无所为，而其德方而不可转易也。有时乎动，动而莫御，其刚可验。厚重疑止，不可转移，其方可验。晓愚喻昏始止，此证亦犹谦《象》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智者通达乾坤一道，虽于坤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亦无不可，何必指事为验乾。坤之道为臣、为妻，不得此“至柔”、“动刚”、“至静”、“德方”之道，则为臣不尽忠，为妻不尽正。

道心无体，无体可执，非至柔乎？立己私焉则不柔矣。有体之柔，柔则不刚，无体之刚，刚不可屈，义不可夺，非动刚乎？有体之静未为至静，暂静复动，无体之静斯为至静，真不动矣。有体之方亦可摇动，无体之方不可摇也，真为方矣。道心无体，随体而著，“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未生，乃含藏于坤道之中，万物既生，非离于坤也，万物乃坤之化。物者坤之物，万者坤之万也。坤之顺即乾之健，坤之承天即乾之统天。坤之生物于春，长物于夏，成物于秋，藏物于冬，时行也。即乾之生物之，长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时行也。名殊、形殊、阴阳之气殊，而实一也。惟其实一，故阳气发于地而雪霜降于天，故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测。又曰“道并行而不相悖”，譬犹人之目视耳听，手执足行，心思而一人也。苟惟不知一，不惟不知乾，亦不知坤。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人性至善，无不善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其见宾客，孰不举手致敬，人性之善于此著验。然而亦有所谓天恶者，何也？其端甚微，始于一念之作尔。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皋陶曰“一日二日万几”。几者，动之微，心动之始也。心实无体，常安常止，安止而动，其几必康；不安止而动，其几不详。不安止之动如水挠浊，不复清明，为昏为扰，顺流而下，遂至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则安得不辨之于早？早者，未动之初也。未动则自清、自明、自安、自止，无体而发光，至虚而用神。皋陶之所谓“兢兢业业”，孔子之所以“发愤忘食”，颜子之所谓“好学”，皆所以蒙养保获乎！此而非思虑之所及也。其次则不远复，又次则牵复，亦危矣，频复大危，亦圣贤之所诫，不克频复，代日而放，“坚冰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爻辞曰直本无亏欠，圣人虑学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为无忌惮之中庸，故曰“直其正也”，则不入于邪，非直之外又有正也。爻辞曰方本无亏欠，圣人虑学者直方不合宜，故曰“方其义也”，明方非执方而合宜，非执方之外又有义也。“直”、“方”、“正”、“义”皆发明此道之异名，非有四者也。圣人又虑学者虽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则心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故曲尔。曰“内”、曰“外”，姑随庸众常情言之。方，非直之外复有所谓方也，直心之发与外物接，应酬交错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达于外，不为事物所转移，应酬交错变化云为无非义者，故曰“义以方外”。学者固有道心清明既直内矣，及乎应物，不无转移，此犹为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义。义者，处事之名。“敬义立”，内外应酬交错如四

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斯为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虽然义不可夺，足以明方，而义又有随宜中节之理，此孔子所以发挥前言之所未尽。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内方外矣，能敬、能义矣，而于义之中节犹有未尽，犹未为盛德也，犹未足以尽大人之至也。此直、此方、此敬、此义，非由外铄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习而能，不虑而知。习而能虑而知者，所行必疑阻，终不通达。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变化，雷霆交作，风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辟变化皆妙，疑起于意，有意则有疑，无意则无疑，无疑之妙非言语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为穷高级妙不可俄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见，不知圣人未尝强人之所无也。圣言千万，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

阴虽有美舍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无成而代有终”，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于此，越位犯分者，己私主之于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乱之。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天地一气也，一数也，一道也。言时泰通，草木蕃茂，贤人在位。及时否塞，饥谨荐臻，草木衰减，贤人在隐，“括囊”不发，凡此皆大易之变，不可以为此事且姑避祸耳，非易之道也。事即道，避祸即道，其曰谨云者亦道，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中以释黄之义也，虑斯义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体。“正位居体”皆所以释“裳”，惟其“通理”故能“居体”，非“通理”自“通理”，“居体”自“居体”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无体，姑立虚名。曰“美”、曰“中”亦皆虚名。微起意则意有倚，倚则偏，非“黄中”矣；微起意则意已动、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无他，惟诚惟实，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温然之容。“畅于四支，发于事业”，自有黄裳之实矣。夫然后为“美之至也”。作意则伪，是故古之论礼者曰“著诚去伪”，卑恭不出于中诚者，终不足以致吉免咎。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坤《文言》略者，前已详，余可通也。

## 卷 三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首乾次坤，反对之序也，其又次之屯者，何也？六十四卦错而置之如《连山》、如《归藏》，无不可者，今就《周易》之序而言之，则刚柔始交而尚屯，此其义也。又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此又其义也，无不可者，固执其一者不足以与论夫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言其时，时皆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言其律，律皆宫



也。孟子习闻左右皆原之说而赘曰“逢其原”，则求原于彼，以逢为言，犹未达孔子之旨，犹未达三《易》之旨也。

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专言小，乾、坤不必专言先，屯、蒙不必专言后，既济、未济即乾、坤也。分本与末者陋，学者为启愚昏，或推本而言圣言之变化也。刚者乾，阳也；柔者坤，阴也；震者，阴阳刚柔之始交，其象甚著也。坎为险，险为难，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难焉。又震为动，动乎险中，犹屯塞而未通。六画之中斯象著见，孔子于是发之于《彖》辞。呜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徒见其为屯难而已，不知其为易之道也，则何以读屯之卦。“元亨利贞”与乾等也，心思之始，屯之元也，心思之始非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虑”谓此也，不复谆谆，于此故不言也。妙哉，屯元！以此处屯则屯通，非亨乎？以此处屯则无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贞乎？四言之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贞”亦可也。元为始、为大、为善、为仁，通而言之曰“亨利贞”，皆可也。震雷坎雨交动而满盈，“大亨贞”之时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岂一端而已。乾、坤已详言之，此则略焉。或者此心之偶昏不能明照，屯时之未可遽往而攸焉，益屯之道也。圣人作《易》，为未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以不济、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贤人而建为侯，何事不济？何屯不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其贤，弃本从末，失其道矣。理屯如理丝，固自有其绪。“建侯”，其理之绪也，不得其绪，徒扰益乱。“不宁”者，不遑康宁也。尧舜之世，君臣相戒，犹谆谆曰“克艰”、曰“徽戒”、曰“无怠无荒”、曰“兢兢业业”，而况于屯之时乎？此乃孔子发卦辞之所未言。其言“天造草昧”似言天，继言“宜建侯而不宁”似言人，合而言之，亦犹乾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言“安（正）[贞]之吉，应地无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体，三才之一体。“草”言未齐，“昧”言未明，人情居屯，往往动心堕于人为，其造于天，则无思无为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贞之道，此易之道，虽“不宁”，兢兢业业而不动乎意，如天地四时之变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云方布于上，雷方作于下，故有屯滞之象。君子之济屯也，有道焉，经而纶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亦不可，曰经纶，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即云雷之道，其有毫发未与云雷为一者，终未能尽“经纶”之妙也，终未尽乎易之道也。然则何以能与云雷为一？雷、君子自是一体，三才一体。《大传》曰“范围天地”，《中庸》曰“圣人之道，发育万物”。人心无体，至善、至神、至明、至广大，其曰“范围天地”、“发育万物”，非圣人独有之而众人无之也，圣人先觉，我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九有“盘桓”不进之象。昧者“盘桓”，往往怠忽，初九阳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尝不正，苟惟不正，取祸之道也，何以济屯？居贞者，言止可静而居正，未可动而行正。《象》曰“志行正”者，明特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虽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谓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辞重复者，于此不可已也。阳为贵，阴为贱，初九居群阴之下，有“以贵下贱”之象。“以贵下贱”，大得民心，屯之初虽未可遽有所为，而建侯之外，又利于“以贵下贱”，孔子于是发《文辞》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诸爻皆屯，惟六二屯而屯者，乘初九之刚也。“乘马班如”而不进，不得行也。阴阳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视为初寇，不与寇为婚媾。虽九五之正应屯塞未合，终不与寇而失正，如子女终守贞节不肯妄从人自育，虽十年之久不变焉。然天下无终屯之理，数之极必变，屯之极必通，故曰“十年乃字”，言其终得九五，正应合也。“反常”者，女子二十而嫁，常也，无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难，义当“反常”，虑或者执二十之常礼惑六二之贞心，故孔子明“反常”之义，以破后人之疑。圣人立言垂训，凡以解人心之惑尔。人心无惑，则易道自在人心，千变万化无可言者。《易》书取象初无定论，初九本爻自善，自六二观之，则初有寇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大抵初与四为应，二与五为应，三与上为应，何为乎相应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画而已，及其重之，则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类同故有应之象。然一阴一阳则相应，两阴不相应，两阳不相应。此六三与上六两阴也，故无相应之象，而有“即鹿无虞”之象。古者山泽有虞，得虞人则可以即禽。今“即鹿”而“无虞”，则惟入于林中而已，不能获禽也。君子于此不如舍之而不即，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为凶也，故止于吝。无虞则心知其难矣，而漫往，有不改过之吝。《象》曰“以从禽”者，夫“无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为禽所蔽，虽“无虞”犹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动于利禄，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则舍之，往则吝、则穷也。将以求通反得穷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为阳动，又不中，有动必失道之象。毛义夫云：漫从言，无去音，欺漫从水，汗漫漫然。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乘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可不决于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为“婚媾”也，然后“往”则“吉”，“无不利”矣。俟“求”而后“往”者，惟明者能之。人心之急于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于此赞言求而往之为明，所以诱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贵而无轻动也。以六居四，皆阴，有至静不先动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为“屯其膏”之象焉。膏泽欲其博大，不欲其屯蓄。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纳之吝，则义当屯吝，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泽而乃屯焉，虽其事出于正，犹为凶也。谓如今时颁赐军赏从厚，无功而厚赏，甚无谓也，若减削之，不为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若此类，是谓大者虽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不光，不光不足以尽大者之道，故曰“施未光也”。夫天下事理惟其称而已矣，当大而小与当小而大皆非。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六重阴不中，为屯之极，有阴暗失道之象，故至于“泣血涟如”。天下有不可处之事，易穷则变，变则通，自有道焉，岂可忧愁无聊赖如此其甚。颜子居陋巷而乐，孔子遭厄而弦歌不辍，亦终于脱难。如文王之囚于羑理，文王亦岂无聊至于此极哉。虽不幸而至于死，痛裂惨极，亦气血之变化尔，亦何至于“泣血涟如”。彼昏者，因物有迁执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长”者，言“何可长”如此也，非告语之所可及，惟深悯之，亦觐其变也，变则庶乎通矣。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艮为山、为止。坎为险。此卦上艮下坎，是谓上下有险，因险而止，不知所之是谓蒙。孰知夫山非山，险非险，何阻之有？何蒙之有？所谓不蒙者，非能高举遐邇，不寄天地之间，离处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无非道，蒙者见其无非物、无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尔。孔子曰“无声之乐，日闻四方”，达于此则不蒙矣；又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达于此则不蒙矣；又曰“哀乐相生”，“正明目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夫哀乐必有声、必有状，而孔子曰“不可见”、“不可闻”，何也？达于此则不蒙矣。何必此？虽近之事亲事长、忠信孝弟、视听言动、起居饮食，达于此则不蒙矣。忠信孝弟若至易晓也，起居饮食若无可言者，而必曰达乎此则不蒙者，盖人之知此者寡矣。终年说是、说非、说昼、说夜，而其实不然者，往往所至而是。

然则何以谓之“不蒙”，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如此明白以示矣，信此者谓之“不蒙”，而尚谓孔子不明告者，是之谓蒙。盖亨则行无不通，通是亨。不可以言论，不可以意推，不可加一毫，不可损一毫，无所倚、无所党，平平荡荡，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动容周旋、喜怒心思、变化云为不可度思，是谓“时中”，无时而中，中不可能，自神自明、自信自觉。不可以语人，非不可以与人言之，不尽语之莫知。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善、至灵、至神，特不自觉、自信，致此蔽塞，甚念启告之也，然亦不敢无故而强告之，必待蒙者求我而后告者，欲其“志应”也。志不相向，虽明告之不听。童有顺听之象。筮者如卜筮然，竭精尽诚而听，而况于初乎？如此而求于我者，则当告之。盖以初筮之心刚坚中诚，诚确无他，澄然不动，无偏无畔，是“刚中”之心，即道心也，特未明尔，易于启发，故当告，一告即发，则善告而不问。发之再三，其机已失，其意已乱，违道远矣，非“刚中之”心也，烦渎而已，故不当告。若又告之，是又告者反“渎蒙”者，益乱益昏，无济也。其曰“利贞”何也？至哉！圣言所以启佑万世，何其妙也。盖曰：蒙无所利，独利于贞。贞，正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远，初不幽深，事亲而已，事长而已，忠信与物而已，视听言动而已。人不自觉，虽习闻其说，习学其事，终未足以尽正之实者，非说之可解，非意之所习。不习不知变化云为，不习不知之谓蒙，以不习不知养之是谓作圣人功。蒙不言元，非不可以言元也，圣言偶不及之尔，蒙即元也。余卦皆通，通乎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有昏蒙之义，有无思无虑养正之义，有蒙稚之义。上艮下坎，出泉之象，于是发蒙，微使达之。德性之所自有，不假复求，顺而达之，无不善者，有行实焉，则德性得所养矣。果者，实之谓，是谓行得，是谓德行，行亏则亦能使德昏。德性无体，本无所动，本不磨灭，如夜光之珠，泥沙混之失其明矣，如水然，不混浊之则水性不失矣。顺本正之性而达，是谓“果”，行“果”所以“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发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脱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人之昏蒙自囚、自束，意状切类之，盖亦自无如之何矣。恍不于发蒙之始，痛扫除之，则厥后“桎梏”愈固，不复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过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后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无正法，我犹未免于“桎梏”，安能脱人之“桎梏”？天下之以“桎梏”为美而好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之为“桎梏”，则亦岂肯自囚、自束，则举天下皆不蒙矣，皆聪明睿智矣。惟其不知，故蒙，故误认非为是，误认恶为美，自处“桎梏”之中。惟明者深知人之性本善、本明，因何以蔽，因何而蒙，蔽在某处，病在某处，因其蔽处病所而刑之，则“桎梏”可脱，是谓“以正法”刑人。每叹以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为人上者，以不正之法刑人而欲人之正；为人师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明，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有人心自正而反阻之、遏之，人心不正而反进之、导之。自三代衰，正法不行，以蒙治蒙，以乱治乱，往往而是。所赖人有常性，终不磨灭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九二阳明，六五阴蒙，以下发上体为不顺。而九二居下卦之中，中道也，有得道之象焉，则能“包蒙”者也。包藏其用不露其迹，如孟子之事君，顺而启之，如此者吉，若直攻君之蒙，后世称忠，古道无取，纳妇者，所以详明“包蒙”顺协之意，如“纳妇”焉，则吉。妇蒙子明，故“子克家”。父子分虽严而不为甚严又情亲，故子可以克家。《象》曰“刚柔接”者，言乎必情亲至协则可，不然则亦难也。凡下明上蒙者，必其情如父子之亲，亦皆有信其父子之诚而后可。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金夫，九二之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三为阳动，又不中，不中，为失道之象。三与二非正应，而坎水就下，故有“见金夫，不有躬”之象。以阴求阳，以昏求明，其心虽求亲于我而失其道焉，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则吉，失则凶；得则利，失则害。彼以蒙求，则其事虽善而其间有以非道而来，君子犹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而取以女求夫，“不有躬”之义，盖谓以蒙求明则正，以女求夫则不正。孟子不答滕更，其求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顺也”，凡以罪其不顺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阴，四又阴，蒙暗之甚，自以为是，不应乎阳明，故为“困蒙”、为“吝”。夫蒙暗者之自安于蒙，不以蒙为美也，惟以蔽焉，安于所好，溺于所嗜，自以所好嗜者为实，不知其不实也。何谓实，惟道为实。万物皆变，惟道不变，祸福毁誉靡定，然则惟道为实。明者得道。四远乎二，远乎实也，圣人悯之，故云。诸阴皆应阳，独四不应，故曰“独”。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六五虽阴而未明，而能应九二，阳明之至，柔顺而听如童然，故吉。

上九，击蒙，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昏蒙之甚至于此极，则惟有“击”而已矣。夫不得已而至于“击”，则岂动于私意而治之。大过哉！击者，击其蒙而已矣。彼为蒙、为寇，悖道大甚，则治之亦不得不甚。然治之虽甚，不过御其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苟因其击蒙、因其御寇而击之，又至于大甚，而我反失乎道，是击之者又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为寇，利御寇”。自其昏蒙之极，悖道之甚，我不得已以道击之，则不过私，上下当靡然顺服，不唯舆论咸顺，而蒙者当亦顺听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 卷四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险在前，健刚而能需待，不陷乎途中，其义不困穷矣。刚健者多不能需而遽往，则陷乎险。刚健而能需者，得乎道故也。曰“有孚，光亨，贞吉”者，其象著乎九五之一爻，五为天位又正中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非不助顺，大抵人情以诚信为切，需待乎彼，正与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则得所需矣，则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自无所不照，人情于需待于得所需，能不动心？今如光焉，寂然不动，如是而亨，是为“光亨”。圣人善于明道如此。需而孚，光亨而不失其正，故吉。亦有人情相孚，其亨通如光之无所思为，而或不出乎正者，亦未为全吉。需而“有孚，光亨”，必得位，乃孚乃亨。乾，天也，下卦乾而有天象，人咸谓位者人之位，不知其为天位也，知其皆天道而非人，则无思无为而光亨矣。曰“正”、曰“中”、曰“孚”、曰“光亨”，皆所以共明斯道，非有异义也，一也。“利涉大川”，言“有孚”、“光亨”、正吉，则虽大险可济矣。往必有功也，此承上文，非“利涉大川”别有义也。需者，易之需也。险者，易之险也。刚健而不陷，易之刚健不陷也。“有孚光亨贞吉”而利涉，又《易》之“有孚光亨贞吉”利涉也。曰屯、曰蒙、曰需，苟曰：此人事物情而已，非易道之至也，则不足以读《易》。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云者，坎水之升。云上于天而未雨，有需待之象焉。君子所以饮食宴乐者，宴非自饮食也，与众人共之也。人情之所需者，饮食为急，朝夕之所需，未及此，故大《象》发之。夫饮食之微，何圣人作《易》而取此？呜呼大哉！易道何所不在？何所不通？何精何粗？何大何小？学者其无谓饮食至微，非易之道。达之者群羞盛味献酬厌飫，如天地之变化，如四时之错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远于险矣。郊者，远之为言也。“需于郊”，不犯险难而行矣。能恒久于此，则“无咎”。恒久于此，或疑久固，恐失常道，故圣人未失常也。人情喜动而恶静，能暂不能久，此皆放逸之常态。易道不在远，在乎人心不放逸而已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二稍近于险矣，故曰“于沙”，言九二居中有得其道之象，故亦未尝进而需焉。偶其所处稍近险，非好进而近险也，故虽“小有言”而终吉。“衍在中”者，言九二胸中宽衍平夷，初不以进动其心，亦不以小言动其心，夫如是，终吉。终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坎险在前，故“需”。诸爻以远险为善，初“于郊无咎”，二“于沙小有言”，三于“泥”则迫险矣，故曰“致寇至”。虽然三犹未入险中，灾犹在外。“自我致寇”则寇至，我不致之则寇亦不至，故曰“敬慎不败也”。甚矣！夫人心之神也。虽处迫险之地，致寇则寇至，不致寇则寇不至，《诗》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服其心也。心为善则祥至，为不善则殃至，慢藏则盗至，冶容则淫至。谚云“祸不入慎者之门”，正谓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人皆欲进，三阳自下而进，而六四以一阴当其前，其伤必矣。血，阴物，伤象。六四入险而伤，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听，“出自穴”故也。《易》之为道，无所不通，虽如四之入险而伤，其处之亦有道。六与四皆柔，故有顺听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酒食”，自养之象也。爻辞多取象。大《象》“君子以饮食宴乐”，则直言其事，非取象。九五君象。人君之治天下，不在求之他、求之外，惟求诸己而已矣。自养，求诸己也。贞，正也。自养正德以需之，庶政咸熙矣。中正，道之异名也，即正德也。《象》曰“以正中”，一也。学者或巧致其辨而通乎道，内明心通之士无取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大抵天下之事理极则变，需之极则得所需之变，故不曰“需”而曰“入于穴”。六阴、穴，有小之象。三阳需于下，势终必进，故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之象。阳，君子之象。“上六入于穴”已得所去而三阳又至，非上六之所欲也，犹不召而客自至。速犹召也。《礼》或作“宿”，谓于一宿之前致请也；或作“肃”，谓起敬以延之使人也。此作“速”，谓导之使速入也，音同义亦略同。圣人于此知小人之势已安不可去，因以教小人使其敬君子，则小人亦终吉。如恃其势之已安不敬君子，则小人悖道大甚，必有凶矣。小人位当居下，今居上，德不当位，若能敬君子，亦未为大失也。然筮者事情无穷，亦不可执一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执一论。又曰“穴”者，所安也，泛言事情，不必专指君子、小人。我已得所安而有不速之客至，不速自至虽不当宾客之位，“未大失也”，“敬之终吉”。若责其小过或致忿争之祸，燭火不息或至燎原。或实有客，或比象生义，皆不可执一论。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讼之为卦，上乾刚下坎险。在上者其势自可以行，故用刚，而下则无势之可行，不得以用夫刚，故用险。讼之本，乾亦为健，险而不健未必成讼，既险又健讼于是成。夫人惟自信其直，而人不信之也而有窒焉，故或可讼。如以诈而已矣，则安可讼也。讼非善者，惟惕惟惧，勿过而中，则吉。《彖》曰：刚实而来，险中刚实。孚，信也。二阴掩其外，窒也。居下卦之中，得中也。讼而能中必惕必惧。“终凶”者，讼不可终成也，讼非君子之事，有变通不得已而讼，勿终焉可也，得已而不已，终凶之道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讼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则中正者祸，险诈者胜，乱之道也。



履正道而后可济险难也，不以正道而欲以讼济之，愈险愈陷之道也。“入于渊”，言其入险愈深不可出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行乎上，水流乎下，其行相违，讼之象也。君子深念夫讼之不睦也，作事谋谨其始焉。兴讼之端其始甚微，始之不谋，轻愠遽怒，施报滋甚，故成于讼。于其始谋之微也，已之则不难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讼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讼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终吉”。能“不永所事”终足致吉。虽“小有言”，其是非之辩已明，人皆知之，不必与竞也。人之所以讼者，为其己直而见屈于彼也。今曰：是非之辩自明，则可以以不讼矣。圣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爻发九二之善义，《象》发九二之不善义，唯圣人之所发明。二五皆刚，其所以“不克讼”者，自下讼上，大不顺也，势不能也，故归而逋窜，致思如掇取，言其至易也。“归逋”之邑唯三百之邑，小矣，故可免眚，如其邑大，则彼将不释。古皆国邑，非如后世郡县。二为阴，退有归之象。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三应于上，以柔从刚，非讼者也，故不讼。讼之时，君臣之际尤宜慎谨。“食旧德”，旧禄也。度德受禄，故曰“旧德”，言食则知为禄。退食旧禄，不敢进也。此在他时则非正，在讼时则正，故曰“贞”。何为乎不去？已在中，势未可去，亦在其义尚可留也。然居讼之时终为厉。六三处之有道，故“终吉”，亦非无所为也。“或从王事”，不敢专成，若夫临九三未顺君命，则亦可以专成，易之道，唯其时而已矣，无定论也。讼之六三以从为吉，易之为道，岂执方之士所能学哉？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四与初六应，虽在讼时无终讼之象，九刚四柔有始讼终退之象。人惟不安于命，故欲以人力争讼。今不讼而即于命，变而安于贞，吉之道也。渝，变也。始讼，始不即命、不安正，虽为失道，今“不克讼，复即命”，变而“安贞”，则今不失也。道不远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则道在我矣，何远之有？何难之有？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讼诚不美，然天下之事变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诛四凶，禹之征有苗，汤武之征伐，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诛少正卯，皆讼之“元吉”。圣人行之，无非道者。元即乾元、坤元之道也，其为吉大矣！《象》曰“以中正也”，“中正”，道之异名。或曰五为听讼之大人，既安增“听”字，又卦《象》已发其义矣，乃赘乎？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以柔应之，有锡“鞶带”之象，讼不可终。上九过中失道终讼而胜，获“鞶带”之“锡”焉，人心不服也，故“终朝三褫”。圣人虑讼胜者以受助其私意，故言“三褫”著人心之不服，又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皆所以遏人欲、明正道也。

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师，众也；贞，正也。用众之道，正而已矣。正者，易之道，天地之道，日月四时之道，鬼神之道，人之道，其名不同，其实则一。于师卦曰“贞”，“贞”则人心服，失此则人心离以困也。能用众而皆正，“可以王矣”，天下皆归之，何者？天下无二道故也。正道，丈人之道也。丈人，尊者之称，天下之所尊敬之人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服其正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何以用其众？何以致吉与无咎？吉则成功、无咎，则人不怨咎。虽成功而有怨咎者，周衰秦汉而下往往而是。《彖》详言大人之道。曰“刚中而应”，发九二之象也。“行险而顺”，发上下二卦之象也。“刚”则物莫能动，“中”则无偏无党，“刚中”二言皆所以明此道，非有二物也。此道合乎人心，故人咸应之。用师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行险”，非奸险之险也。“行险而顺”，行乎险中而得其道故也，“行险而顺”之道，即“刚中而应”之道也，发明之言不同，而道无不同。“以此毒天下”，而民咸从之矣，吉矣，无咎矣。丈人强力而兼行乎此，丈人行人心之所同然而无不应也，是以谓大易之道。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则聚。凿一井则水聚一井，凿十井则水聚十井，一井不凿焉则一井之水亦不聚，此无他，无以容之，无由而聚也。是以君子“容民畜众”。师，众也。不特行师，其临民亦然。民亦众也，岂有居上不宽、量不容众而人心悦而服之者乎？此又易之道也。卦《彖》未发此义，于大《象》发之。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师之道，用律为急。臧，善也，苟不善于用，则凶。此古今行师之定论，断不可易，以是知圣人聪明睿智无所不通，至于兵法亦深识其要。自古善用兵者唯得此不败，不得此，虽善用兵亦有时乎败。如李广，如薛万彻，非不善用兵，以其失律，故终于败。《书》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所以用律也。兵家常谈唯整者胜，此断断不易之论。此易之道也。庄子曰“顺为臧，逆为否”，盖谓逆则不臧矣，否臧，不臧也。用律而不善，与无律同。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一阳五阴则五阴归一阳，一阳为主，师、比是也；一阴五阳则五阳归一阴，一阴为主，同人、大有是也。大抵阴与阳其情相得，革之二女同居而不相得者，皆阴故也。今五阴尽应九二之一阳，则九二为主。九二臣也，而人心咸归之，殊非人臣之所宜，唯在师之中为将帅，则吉。群阴咸应者，士咸应也，何不可之有？“王三锡命”，所以推诚尽礼于将臣也。君心不笃，将亦难于受命，奸潜一行，首领不保，何以成功？《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者，言行师不出于私出于公，有大恶乱伦虐民，众心共怒，是谓天命殛之，是谓“承天宠”。此明众咸应之道也。《象》辞亦有补爻辞之所未言者，此之谓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者，此亦补爻辞之所未言。王者之所以“三锡命”于将臣者，志不在杀也，所以怀受“万邦”也。彼恶大焉，或乱伦焉，或虐民焉，屡谕莫从，故命将征之。征者，正其不正，锄划乱弱，所以安众也，故曰“怀万邦也”。虑或



者不明“三锡”之义，疑其志于杀也，故特明之。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舆，众也；尸，主也。行师之法，权归一将，使众主之，凶之道也。《象》曰“大无功也”，甚言其不可众所不一，必无成功。九二既作帅，六三居二之上，有权不归一之象。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阴，四又所处偏，有“左次”之象，无知者以前进为快、为荣，以左次为耻、为辱，知者不然，唯其宜而已矣。杀人非君子之心，则“左次”固其所安也，未为失常道也。齐桓伐楚而次于陞，春秋之所与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田，所以养人也，而有禽焉害稼，则义当去其害稼之禽。“执言”，执其害稼之罪以为言，声罪而征之，使天下之不正者咸惧。若无辞可执，徒以私意欲征之，则不惟敌国怨咎，举天下皆怨咎之矣。义理所在，人心之所同也。“长子帅师”，非独指长子，凡任而为帅者即长子之谓也。行师事权必出于一而后可济，若使弟子众主之，虽所任弟子贤，亦不可，故曰“贞凶”，言虽正亦凶。此义六三已发之，而又言于此。行师大利害，自古通患，故特重复言之。《象》又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中者，道之异名，言权统于帅，乃由中正之道而行也。“弟子舆尸”，是人不当也，非易之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师之终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赏功也。“正功”，言赏必当功，不可差失也。“开国”封之为诸侯，“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开国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于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赏功原其始也。用小人为将帅，幸而成功，则难于不赏，使之“开国承家”，则害及民，必乱邦也，岂圣人君国子民之大道。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乱易乱，必不可。后世杂霸之说兴，逆取顺守之说兴，有曰：用得其道则天下徂诈咸作，使此非君子之言也。用一诈者，天下之诈心咸兴；用一小人，天下小人心咸肆。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断不为也。用师而用诈，取胜于目前，贻祸于后日，其应如响，自有正兵之法可用。诸葛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二子之善用兵诸将无及，后世之为将者，胡不用此而独以诈欤，二子之用正不用诈，君子之所与也，易之道也。

## 卷 五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辅也。人相比辅，何为乎不吉？下情顺从，何为乎不吉？比道常谨其初，原，初也。筮者，精诚而求之。其初竭诚而求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则他日必无怨咎。不正而求，不可亲也，未有不正而祸不及之者。“元永贞”之



德，刚中之德也。刚足以立物莫之迁，中无所偏，静正不动，非元善乎！元大也，非大乎！中正如此，非贞乎！夫惟以人欲为正，故莫能永兹正也。非作于人，欲静正无我，物莫迁动，有不永乎。有元永正之德则不宁者皆以方来，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不咸来，其独后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恶。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违道也；众咸服乎彼而我独不服，是违众也，违众反道是谓之“道穷”。曰《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水由地中行则各得其所，水在地上则散漫无统。先王虽圣智，不能以一人兼治四海之民，故必属而理之，万国于是乎建。是王者亲比诸侯，侯各亲比其民，民各附其所统属矣。后世之郡县亦古之万国，惟不择贤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风俗益坏，藩篱不固。遵易道而行，无一夫不被尧舜之泽矣。自古先已建万国，故称“先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天下万事惟初心为正，相比之道亦然。人心未始不正，人心未始不忠信，则此忠信之心未始不明。贞其初发，自然忠信，忠信谓之“有孚”，即此初心孚信而“比之”，自无不明，必“无咎”。苟不自其初心，转而迁之，委曲不直，则不忠、不信，以此比人，安能免咎？怨尤信矣。“有孚比之无咎”，此言其大略也。有能即此初心之孚，纯一无间、无少亏阙如盈缶然，则不止于无咎而已。“终来有他吉”，虽不可预定其为何吉，而其必致吉也昭昭矣。即初可以占终，即本可以知末，道在迩。即此未起意象之初，正而无失，虽圣人之道无能外，此其吉可胜言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初有之，失其初则否。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人情多比近而违远，近未必正，不可以其近而加亲，正虽在远，不可以其远而不亲，孔子曰“爱众而亲仁”，所亲比者不可不于正。六比近皆阴邪，不可与比。二居中，中正之人也。中正之人不与阴邪合，近舍阴邪，内心自上亲于九五，自比于贞正，故吉。人心自明，逐外则昏，乾曰“自强”、谦曰“自牧”、复曰“自知”、颐曰“自养”、晋曰“自昭明德”、比曰“不自失”，皆所以明人心之自灵、自明也。二居内卦之中，故有内象。上卦亦曰外卦，下卦亦曰内卦。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三所比上下皆阴，阴为小人，阳为君子，故有“比之匪人”之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岂有亲比非其人而不及于祸者乎？亲正人必吉，亲匪人必凶，此万古不易之道。《象》辞要其终而言之，知其必伤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其贤，以从上也。

四与初同类，今不应乎初而外比乎九五之贤，贞也，故吉。夫天下之道惟其正而已矣，由乎正者吉，失乎正者凶。舍其私党从乎公正，易之道也。上，明其惟九五也，五居四上。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人，群处于天地之间，势不容不相比，彼此之相比、上下之相比，皆为有道焉。九五为比主，显著相比之道，如何而显之也？君臣也，父子也，长幼也，夫妇也，朋友之交也，此其大伦也。而其“显比”之道不可胜穷，不可胜言，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



矣。凡中正之道，皆相比之道也。有一不于中正，人心即离，即失其心。而九五又得尊位以行之，此其所以能“显比”也。王用三面驱禽，阙其一面，顺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虽失，不强取也。止于“三驱”，不敢强人之必我从也。中正之道固人心之所同，其有奸宄颇僻不比于我，亦不强，亦中正之道也。禹征有苗，因伯益至诚感神之言而遽班师，失前禽也。卒之七旬有苗格者，中正之道自足以感之也。致邑人初不待谆谆诫谕而自化于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能使邑人中正也。中即正，上已言中正，此省文也。中与正皆道之异名，言中亦可，言正亦可，并言中正亦可，随宜而言。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诚。比不于其初，及终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与，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则有终，无始何以能终，故曰“无所终也”。卦已言“后夫凶”，《象》又明之，此又言之者，“比之无首”实人道之大祸。占筮观六爻之变，故上六复发此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有包畜之义，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晏子正言而忠告之，至巽顺也。景公大悦，召大师作君臣相悦之乐，其诗曰《畜君何尤》。则知畜有包畜之义尔，经传亦多此义。《易》有大畜、小畜，阳为大，阴为小。今小畜之卦六四以柔得近君之位，而上下诸阳皆应之，是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故曰小畜。

小畜之卦有亨之道焉。何以知其能亨也？有健而巽之象。二五皆刚中，四得位而上下皆应，故志行，故有刚中志行之象。惟健巽刚中而又志行，故能亨也。不健则不能有为，下乾上巽，不巽则犯难以行。刚以明其有实德，实德至刚而未尝动；中亦明其实德，实德无偏无倚。曰“健”、曰“巽”、曰“刚”、曰“中”，皆道德之殊名，非果有四者之殊体也，犹曰“白”、曰“莹”、曰“温润”，皆言一玉，曰“黄”、曰“坚”、曰“声”，皆言一金。合健巽刚中之四言而小畜之道始明，而后小可以畜大，臣可以畜君，而又必得位而志行，而后能亨。古者固有虽备圣人之德而不得位，虽得位而君臣之间未深相知，则志亦难行，如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谓之亨，及太甲翻然而悟，诚然改过，则伊尹之志于是方行，故为亨。天未大雷电以风，成王未执书以泣，则周公之志终不可谓之行，终不可谓小畜之亨。夫阴阳之气相包畜，氤氲和畅而为雨，今“密云不雨”是畜犹未通。曰“尚往也”者，往，犹去也，犹过去也，言其未通也。“密云不雨”，而徒自在乎西郊，西，阴方，臣之象也，阴阳未通和未雨，则泽未施于下。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可谓尊高矣，而风行其上者，风无形而至柔也。刚为大，柔为小，天下之以小畜大者，惟以柔德。文为柔德，武为刚德，懿者，尤其尽善尽美之称。柔胜刚，弱胜强，而况于用柔德而又尽善尽美乎？此易道之见于小畜者然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某年三十有二而省此心之即道，至此爻益验。大人以道事君，于其初也而复之，是于思虑未作之初而安也，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神、自明、自不动、自即道，故曰“复

自道”。此虽有复之名，初无复之实，是谓不复之复。复卦谓之“敦复”，不动之复也。如此则何咎之有？又有吉焉。象吉矣，何患吉之不至？此甚言此义之善。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复君于初，至于过失已形，牵而复之，不可谓自道矣。牵有难复之象，然已复矣，亦吉。《象》：“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不独君臣，凡小畜大同。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九二“舆说辐”者，特不行耳，未害也，此“说辐”则车坏矣。复之不予其初，次又不能“牵复”，至于过失益深而力谏，上不能堪，为乖、为离，是“夫妻反目，不复能正室”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至柔又巽体，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无伤、无惕、无咎，阴阳自有相得之象。六四、九五志合心同，六四畜之得其道也。夫人臣进言于君所以至于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名、好己胜，不与上合志，故乖忤也。《书》云：“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此爻九五乃人人居大臣之位，知六四之贤，与之同心协力以畜其君者，故曰“有孚挛如”。大臣居权势靡好爵，与四共天位、食天禄以事其上，是犹富而能用其邻者，以能推财于邻，“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居卦之终，有畜而终通之象，通则和而成雨。既通、既和则当止处，不可更进，唯尚以德承载其上。臣有畜君之道，妇无畜夫之礼，以妇畜夫，虽正亦厉。牝鸡之晨，终焉家索，终不顺，恐生别祸，故曰“厉”。以小畜大，至于上九，如月几望，阴气之盛，复加则凶。虽以君子而征，亦凶。征者，往也。《象》曰“德积载”者，明畜通之后虽不可复至其畜，尚以德承载其上，而德载不可以少怠。平居事至是人臣以道事君，复君于道之时，当积累致德不可已也。人臣唯平居不能以道事君，故至于牵复、说辐、反目也。又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畜，则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顺也。坤上六曰“阴疑于阳”，亦此疑也，凶道也。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为言行也。人行乎世，得其道则无往不利，失其道则无往而利；得其道则“履虎尾，不咥人”也；不得其道，虽履平地犹伤其足。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世之言柔者多矣，而能柔者寡，何为乎寡也？有己私焉立我于中，不能柔也。虽知柔为善而行之，及物触之，己私突发，柔变而为刚矣。夫天下之难制者唯刚，而柔履之。唯得道者为能柔也。以一卦观之，则六三以一阴柔而五阳咸应，“柔履刚”之象也。以上下卦观之，兑说而应上之乾刚，“履虎尾，不咥人”象也。和说，亦柔道也。履乾刚而不见咥伤，亦可谓妙矣，可谓亨矣。乃一本乎和柔。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反



坚强者莫之能先。又莫柔乎风，风无形而发大屋、折大木，柔之卒胜，其刚如此。熟观天下万事唯柔为胜，若夫用刚，则必中而无所偏倚，必正而不入于邪，又复帝位君体则为宜，斯能无疾病，唯光明者乃能之。光明者内心光明，是为道心，是为聪明睿智。然则用刚之难如此，虽然夫道一而已矣。道心无体，本无刚柔，即此本有无体之心而行之，而旁观者自曰“柔”、曰“刚”，是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无体无方，神不可测。刚柔异名，其道则一，得其一者，自无不宜，如日月之光无所思为而万物毕照。道心光明不动乎意，知柔、知刚。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明”、曰“辉光”、曰“君子之光”，《诗》曰“昭明有融”，皆所以发明大道。此唯道心内明者自觉、自信，未觉者必疑，通者自知。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人之行皆欲前进，其能静退者有几，圣人于是发“上天下泽”之象，发“辨上下，定民志”之道。上下有章，贵贱有等，天秩之叙也。致其辨焉，使上者安于上，下者安于下，则民志定矣。彼老氏谓：礼为忠信之薄乱之首。则安能治天下、国家？老氏窥本见根不睹枝叶，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习乎道家之学，未学乎《易》者也。孔子大圣，犹曰：“五十而后学《易》，可以无大过。”易道之未易遽学如此。盖天下之变化无穷，情伪万状而欲动中机会，变化云为，无非典礼，诚非一于清虚净寂者之所能尽识也。楼尚书曰：地在下矣，泽又下于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泽。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素履”，贫贱之所履也。以“素履往”，由贫贱而行不愿乎其外，故曰“独行愿也”。此得乎易之道也。人心即大易之道，自神、自明，私欲蔽之始昏、始乱。“独行愿”者，自行其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深明此心之即道也，明此心者自寂然、自变化、自无外慕。“素”有质义，有本义。人无生而贵者，则其本初固在下也，固未有华饰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二居中为道，于是乎明“履道”。人行乎世，道甚坦坦、无疑无阻而人自乱者，因物有迁，作好作恶，自昏自乱，胸中扰扰矣，岂能幽哉。“幽人贞吉”，幽人之心无以异于扰扰者之心，心自无体、自清明、自寂然不动，视听言动心思皆其变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扰扰、自为缪乱尔，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乱”。“不自乱”由己，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贞”者，正也。正者，道之异名，又足以明非小人无忌惮之中庸也。彼无忌惮之中庸，晋人近之矣，晋人不能自明贞正之旨，故入于无忌惮。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幽人之贞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六三以阴暗小弱之资而居下卦之上，才德不足以当位而强有为焉。是眇而视，实不足以有明，跛而履，实不足以有行，不量力妄进如此，是“履虎尾”，其致“咥人”之凶也可必。虽然，使武人用此以为于大君则不为凶，何则？战阵必勇，己质虽不堪，奋而进，乃合正道。大君，天子也。征伐当自天子出，武人用之则正，他人用之则非，是谓变易之道。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体刚焉，“履虎尾”之象也。而四有柔之象也，有能惧“愬”之象，故终吉。愬愬，非志也；终吉，则志行矣。大抵天下之理，欲者，不得；不欲者，得。六三欲志行，故不得志行；九四志不行，故终于志行。六三柔而好刚，九四刚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君体虽刚而有用刚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为九所用，用九，用刚也。徒以居崇高之位，为势位所转移，谓天下莫己若，与夺自我，威福自我，自用、自专，以夬决为履，虽不失正，危厉也。以尧舜大圣，而舍己从人，以神禹而拜昌言，苟胸中未能洞然无我，必偏、必蔽，而况于夬决为履乎？此无他，以位为己之位，正当其位，故不虚也，岂中正光明之道邪？黄屋非尧心，舜视弃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与，岂以位为己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上九爻凶吉未定，故圣人发其义曰：视其所履，而考吉凶之祥，则其能旋反者获元吉。上九应六三，亦有旋反之象，但乾体居上未必果能旋反。何谓旋？人心逐逐乎外，惟能旋者则复此心矣，岂不大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某自弱冠而闻先训启道德之端，自是静思力索者十余年，至三十有二而闻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变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驰，不一反观，一反观忽识此心，即道在我矣。《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者，盖谓上者履之极盛，居卦之外，扰扰万物不胜其多，今也能于极上扰扰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舜禹有天下，劳勤万物而曰“不与焉”者，在上而旋也。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是在上而旋也。是旋非心思之所及，非上行之可到，非进退之可言，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岂小者之道哉？故《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 卷 六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阳为大，为君子；阴为小，为小人。三阴往而居外，三阳来而居内，道之正也。道之正者，为和、为同、为宜、为治、为泰、为吉亨；道之不正者，为不和、为不同、为失宜、为乱、为否、为凶塞。故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二气交和而万物泰通，此道之正者。内阳外阴，于时为生育，于气血为安和。于德为内健外顺而宜，内健中不可屈，外顺无忤于物，与色厉内荏之小人异矣。于政为内君子外小人而治，内君子，君子道长；外小人，小人道消。圣人不能使天下无小人，不使居内乱正，其道消而已，凡此无非道之正者。此特言其大略耳，若夫详言，凡正之类奚胜穷，大抵正无不利，邪无不害人道，谨诸此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当天地交和泰通之时，元后亦何所为哉，财成、辅相以左右斯民而已。财，裁也。裁成天地之道，若置闰定时、掘地决川、烈焚山泽之类，加人力以裁成之也。“辅相天地之宜”，若宾日饯月，顺四时之序而平秩之，顺十有二土之宜而蕃毓之类，顺其所宜而辅相之也。裁成、辅相，则三才之气顺正协叙，顺正协叙则和育蕃昌，故夫财成、辅相皆所以左右民，使得其所。民性自善、自中，惟左右之，使饥寒不切其身，不拂乱其性，又以五礼防其伪而导之中，以五刑防其过而协于中，凡此，皆所以左之右之，尧匡之直之，辅之翼之，知民性之本善，故左右而养之。后世不知民性之本善，无礼乐刑政以左右之，三才之气乖乱，凶灾饥馑洊臻，民困穷无告。又立法以利导民之私欲，以乱法导乱民，及民抵冒肆犯，则又曰“民顽不可训”，遂伤残之。又轻重不当，为善者未必免，为恶者未必刑，罪重者得轻刑，罪轻者得重刑，民益乱不知所为，尽胥而为恶，皆由不知民性本善，不左右之而困之，又直扰害之故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善人自有善人之类，恶人自有恶人之类。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善与善亲，恶与恶亲，不假纳约，不召而应，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与，恶人知善人必不我与。水流湿，火就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与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为不正、为利、为乱，义不得不远之也。小人之不与君子，非心恶之也，知其非吾类，必不我与，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汇，类也。拔茅连茹，牵连而至，三阳以类而进之象。初九君子之类也，泰之时天下有道，君子之类当进。征，进也。《象》曰“志在外”，志于出于不于处也。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无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贤知贤，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九二大贤，学之荒者疑在所弃，今九二则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迁，斯昏斯乱，荒者不协于极而已，犹未罹于咎，君子当包受之，宽以教养之，则天下之善心无不兴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冯河”者，勇进直前无所畏懦之象。谨畏不敢发，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时，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内而道长，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阳并进，群贤毕集，九二又得位于斯时也，苟犹畏懦不敢轻发，则斯民何所赖？至治何由致哉？“用冯河”所以发破君子畏懦之蔽，启以变通大有为之道也。遐，远也，远者，人情易以遗忘，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遐遗远，舟车所至，人力所通，睿智周之，光被无外。朋者所亲也，“朋亡”则不止于所亲。虽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于以贤人吉士称者乎？“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九二备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于常性之外复有所进也，虽大圣与下愚，其常性则同。贤者、智者自过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道自小贤、小智观则谓之大，自道观之则中行而已矣。中无实体，贤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则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思无虑、无偏无倚之虚名，非训诂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无所思为而万物毕照。道心无我，虚明洞照万理，苟未至于如日月之光明，必有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唯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虽无二道，而世之秉正者，未必能中虚无我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复，无有平而不陂者，无有往而不复者。小者虽往，他日将复，今虽治平，后将陷陂。消息盈虚，势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艰、克正亦可无咎，勿用忧恤，此理之可信者。“于食有福”，禄之可保也。食，禄食之谓。所患在我之失道尔。道以放逸而失，以艰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祸者。《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天地阴阳消长之际则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艰贞致福也。《大传》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盖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祸败，补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于是爻见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翩翩”，群众皆来之象。夫惟富乃能用其邻，六四阴虚不富而乃能以其邻者，小人同类，皆失势位，皆欲复来，以其中心之所愿，故不待约而自孚应。圣人于此明著小人之情以教君子，又因不富之辞而发之，曰“皆失实也”。谓富为实，小人之情也，圣人不然，小人昏迷自不知本性之善，为“失实”也。此圣人之微旨，唯明者知之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帝王之女不嫁公侯，自古有之。曰“帝乙”者，岂“归妹”之礼至“帝乙”而明备乎？六五谦柔中虚，以用九二之大贤，亦犹帝女下嫁，谦虚用贤必获元吉，言祉，明吉之盛。《象》曰“中以行愿”者，明六五非利于此而勉为谦降也。六五得道焉，中者，道之异名，盖其心所愿自尔谦虚，所谓谦虚者即道也，故曰“中以行愿也”。得道者非于心外得之，心即道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城隍，塹也，城圯而复于隍，世乱至此，勿复用师徒驱乱民置之死地，不然则前徒倒戈矣。用师适足以促其祸，至此已不可收拾，于大乱不可收拾之中，圣人亦略致其诲，庶其小支曰：姑自邑告命。言姑自近极之，虽出于贞正犹终恐不免于吝。吝者，文过。乱亡之君难于扶持，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垂亡之君有能翻然悔悟己过，不复文饰，暴白己过，诚心改更，则亦可感动国人，人之爱敬其君，天下之所同也，此以诚感，彼以诚应，所患乱亡之君往往终于文过。天命无常，唯人所召，人道乱则天命乱，曰“其命乱也”。古书多以己所居邑曰“邑”，“王率割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盘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谓己邑。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泰不曰“匪人”而否“匪人”者，时进“匪人”，既已否矣，故“不利君子贞”。然则君子当退，而忧世不已之君子犹进说不已，是谓强聒，必取干时之祸。圣人海之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欲使君子知否之自天而非人，则君子无所用力。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彼强聒不已之君子，虽忠而非义。大易之道不然，道必无我，如太虚，如天地，如四时之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



可以速则速，穷则行于家，达则行于天下，一也。阳为大、为君子，当居内，今乃往而居外；阴为小、为小人，当居外，今乃来而居内，非上下交之道。故凡不正之类，为不交、为不通、为无邦。人君生长乎富贵崇高之中，难乎尽知治乱之情状，圣人于是告之曰：上下不交即为无邦。庶乎因上下之情不交，知所警而图也。中德宜刚而不屈，今乃外刚以忤物，外礼宜柔而与物，今乃内柔而慑懦，失道之正，皆此类也。余已见泰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君子退处无禄，而不俭则无以供其用，势必至于求禄，困穷迫之，其志乱矣。卦辞已明“不利君子贞”，《彖》又言“君子道消”，此又言“俭德辟难”，又曰“不可荣以禄”者，人情好进恶退，好奢恶俭，意之难忘也，故圣人淳复言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泰初曰“征”此曰“贞”，则知此不当征当退，泰当征不当退，其道一也。《象》曰“志在君”者，明君子之志非怨而忘乎君也。志未尝不在君，君不见用，故退尔。常情居否多忧郁，唯有道者其心未尝不亨通。言亨明道，于二亦言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否则君子当去，而此犹曰“包承，小人吉”者，事亦有势，未得遽去则当“包承”。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此亦君子处否之道。若夫大人则于否而能亨，盖大人之道大，睿智无方，自有变化之妙。不“包承”而能亨，“包承”则乱群矣。“大人否亨”则“不乱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君子中亦有小人，六二得中，君子也，故曰“包承”。至于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而从邪，羞有愧于中，故曰“包羞”。《象》曰“位不当”者，德不足以当位故也。是谓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类良多。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日中则亥，天下事理过中则变。乾四曰“乃革”，泰四曰“翩翩”，言小人之类。至否四又言大者复来，“畴离祉”者，内外上下之际皆附离其祉，言可连茹而来也。《象》曰“志行也”，言志已行则可，苟先时而干进，君未有命而遽出，必有志未行而疆欲行。咎者，君子尤之，小人怨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休息否祸，惟大人则吉，非大人则否，亦未易休。大人得道大全，每发皆中，故能止乱。不然，则“休否”者未能皆中乎道，则乱难止。“其亡其亡”，恐惧惑虑之言。桑根最盛，苞桑，丛生之桑，其根愈盛愈固，“系于苞桑”，慎固之象。使君臣皆若是，则可使永无否。《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者，言有大人之道而不居正当之位，则权不自己，亦无大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此疑有关程《传》本义，亦有除旨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与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则和同矣，柔而不得位，则无势亦不能行。既柔又得位而不得中焉，为不得道，则人心亦不服。中者，道之异名也。柔矣，得位矣，得中矣，而又应乎乾，乾者，刚健之势，或刚健之德，犹相应而和同可知矣，故曰“同人”。

至于“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则乾行矣。人君之事，人臣不得而与，故首特异其辞。曰“同人”、曰“野”者，广莫之象。“同人于野”则无所不同，始为亨通，始可以涉大川、济险难，此乃乾体之所行，非人臣之事，人臣岂能致如此广大之事业？何谓君子之贞？言乎文为条理光辉著见之谓“文”；言乎辨析洞照无蔽之谓“明”；言乎日应万变不屈不息之谓“健”；言乎无思无为，无偏无倚之谓“中”；言乎正而无邪之谓“正”；言乎交际泛应之谓“应”，道心无体，神用无方，“文”、“明”、“健”、“中”、“正”、“应”非实有此六者之殊，形容君子之正道有此六者之言，其实一也。亦犹曰“白”、曰“莹”、曰“润”皆言一玉；曰“黄”、曰“刚”、曰“声”皆言一金。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者，人心一而已矣。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圣人先觉，众人不觉尔。以明照昏，以一知万，如水鉴中之万象。不劳思虑而毫发无遁者，此心自明、自神、自无所不通故也。庸人非不能通，惟昏故不通尔。柔得位得中，应乾，六二上应乾卦之象，离文明乾健，二五中正而应。观乎卦之六画，而卦辞、《彖》辞可睹矣。六十四卦皆然。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与火同于阳、同于上而君子以类族辨物者，异中之同也。使一于混同，族不复类则婚姻无别，物不复辨则上下无章，名分大乱。得其道者虽异而同，失其道者虽同而异。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九，初出门之象。“同人于门”，不偏不私，故人“无咎”之者。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道，恶其偏私。六二正应九五，有于宗之象。止同其宗，人亦不广矣，故吝，吝有小狭之义。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坤上六曰“其道穷也”，此曰“吝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昏、故乱、故吝，一曰觉之，则广矣、大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阴阳自有相亲之象，九三之情在六二，欲有之，恐九四之来也，故敌之。莽之地卑下，三之象，九四在上，高陵之象。九三与六二非正应也，非正应而私之，非其道矣。失道而又“敌刚”，未有能济者。“三岁不兴”，安能行也。六二不必谓果有其人，但言九三之所欲者是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四九之阳志亦在乎六二之阴，而亦非正应，又九三间之，故“墉”，而四居三上有墉攻之象。然以九居四，始刚终柔，故有“弗克攻”之象。“弗克攻”乃以非正应、非义而往，人心不从，鬼神不佑，自“弗克”也。虽非本心，然既“弗攻”矣，其事反于典则矣，亦吉。“困而反则”者，尚能获吉，而况于诚心反则者乎？六二不必谓果有其人，但言九四之所欲者是已，三与四皆以私欲，失同人之道。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六二为正应，三而与四间之，故“先号咷”。九五之中心自以义直，故“号咷”也。义之直者，天下之所与，人之所助，而况于以九五之利势行之乎？三四为间，必用“大师克”之方能与六二“相遇”，故后笑，此亦理势之自然也。九三“三岁不兴”，九四“义弗克攻”，唯九五能用兵师克之而卒获相遇者，九五之义正直故也。大师而后相遇，言必相克而后遇也。得正直之道者，其莫能遏抑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远外之地。上九处一卦之外，“同人于郊”虽无三四之争，亦无九五“号咷”、“相克”之难，亦无悔尤，志亦未为得也。盖道心之神虽与万众应酬，如天地之变化，风雨散润，日月照临，四时错行，自得亨通之道，斯为得矣。居远外避悔咎，未为同人之大道。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大有、同人皆五阳一阴，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而大有则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应之。夫与人必柔，刚则忤物，此古今之常情不可违者，故二卦皆用柔。尊位则势之所行者广，中一也，安得有大小之异，而同人止曰“得中”，大有则曰“大中”，何也？中无大小，人有大小。贤人之中，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陂，无反无侧。圣人之中，亦无以异于贤人之中，而刚健如天，文明如天，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时之错行变化。正大则非贤人之所及也，是谓大中。贤非无刚健文明之德，不为事物所迁移即刚健也，发诸文为条理不乱，缉熙光明物莫之蔽，即文明也。唯圣人尽之，贤者未尽，故大中之道惟圣人可以当之。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圣人。六五柔得尊位，王者之事、圣人之事，故曰大中。以圣人之道居至人之位，又以其道行之，其上下无不心悦诚服而应之矣，故曰大有。人君之有天下，非有其土而已，有其人也，有其人者，有其心也。有刚健文明之德，而有毫发不与天为一，是为不应乎天。应乎天矣而文为举措，有一不能随时而适宜，则犹未尽大中之道，曰“刚健”、曰“文明”、曰“应乎天”、曰“时行”，非果有若是不同之实也。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自神，人心自备众德万善，自与天地无二，自有变化随时中节之妙，特圣人不失其全，贤者犹未精一，未全故不同，圣人尽此大中之全，故“元亨”。元者，大中之本；亨者，大中之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可谓天之休命矣，君子何以顺之？善者，天之心也，恶者，非天之心也。恶不遏则乱，则民被其毒；善不扬则正道不行，民不被其泽，治乱安危之机在善恶扬遏之间而已。“火在天上”，明照万物，有别白善恶之象，以是知“遏恶扬善”，天道也，卦中自著此象。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时，圣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虽在下，亦当出而交，当出而交而不交则害者，害道也，害吾之德也。当入而出为疏动，当出而入为固避，皆非正道。圣人海之曰：出而交，匪为咎也；克谨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谓在大有之时则害，在初时则未必害也。乾初则贵潜，需初则贵其不犯难，履初则贵其独行，惟大有之初则贵其交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此人臣之大有也，有人臣大有之德，方能成人臣大有之业。臣之事君，如车载物。大车则无所不载，岂惟无所不载而已，亦可载之而往，言车力之有余。德之大者，无所不备，无所不济，泛应曲当，通行而无碍，必无咎。九二阳刚中正，有大车之象。“积中不败”者，言厚积物于车中，车不败损，犹大德无所不堪任也。若德之小者，得其一失其二；得其二三失其六七，难乎，免于人之咎尤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传》曰“公用亨于天子”，三居下卦之上，是人臣而居高位为公。公者，道德全备之称。公则能敬亨于天子，小人无德而居此，往往多为乱。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事谦柔之君而已。乃阳刚之体殊不顺也，宜谨宜敬，无使彭大，见诸事状则免咎矣。非明者岂能辨晰事宜如此，往往迷于势利，必取祸而后已。九四入离卦，有明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六五谦柔任贤，诚信交孚，疑有太柔无制、无威之象，而六五大中离明，自有“威如”之吉，是威非六五有意立威，以备防臣下之僭越也。六五大中之道，心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交如之孚，“威如”之吉，如鉴中之象，如日月之照临，如天地之变化，故曰“易而无备也”。坦坦平易，初无戒备之意而自有道德之威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孔子尝举此爻兼明人助并发信顺尚贤之义，非专释此爻也，举此致教于人，故推言及顺信尚贤。夫道一而已矣，纵横言之，无不可者。特以此爻无顺信尚贤之象，不必以顺信尚贤为言也。此爻爻辞并不言所以致佑之由，而遽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者，何也？无所为而天自佑之，天道无为故也。大有登大之世，上九超然一卦之外，不堕于有中。善有不有，善外非离，为无所为，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人一道，故天佑之大。大有之上难乎？具吉。“大有上吉”惟天知之，故天佑之。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无知也”，惟其无知，人不知，惟天知。无知即无为，无知、无为照临不遗，顺亦在斯，信亦在斯，尚贤亦在斯。

## 卷七

䷎

䷎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谦损、谦退人疑不亨，智者观之，惟谦乃亨。愚者观近，智者知终，君子有终谦之效也，是故《彖》详言谦亨之验。天气下济于地，谦矣，而天体光明非亨乎？地道卑谦矣，而地气上行非亨乎？月盈则亏，日中则咳，天道之亏盈益谦如此。山高而崩，水溢则决，至于卑坎则受众流，地道变盈流谦又如此。鬼神又害盈而福谦，人道又恶盈而好





谦。谦似卑而实尊，似晦而实光，虽卑恭而实不可逾。所福也，所好也，尊而光也，不可逾也，此君子之终也。夫谦亨一言足矣，而圣人谆谆复复至于此者，何其辞费也。人生而私，其已乳曰“已乳”，少长而食曰“已食”，有夺之则争，爱则喜，有怒之则啼。又其长也，人誉之则喜，有言其失则不乐。大禹神圣，特以不矜不伐称，则人之好矜伐者众矣。圣人深知夫人情难克其己私如此，故详其言指切其验，庶几其或省也。亦犹乾《文言》水火、云龙、风虎之喻。使人之己私消尽，则道心虚明，无我、无体，如天地，如日月，如变化自生。当刚则自刚，当柔则自柔，当谦则自谦，如四时之错行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地中有山”昭然，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象。山崇高，今乃降而在地中，地卑下，乃在山之上。君子之治人，以其多者为盈，理宜裒之，不足为谦，理益宜之。多者高盈之类，寡者卑谦之类，此道天地神人之所同也。继曰“称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谓。然所谓“平”，非一切平齐之也，“称物而施”之，得其平也。列爵惟五，有五等，分土惟三，有三等。贵贱、贫穷、大小、长幼各有其等，随其等称其物，有多焉则裒之，有少焉则益之，于义为平，于人心为平，是为“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柔而又居下，是谓“谦谦”，谦之至也。为人谦，为君子，而况于“谦谦”乎？大川险难殊为难济，今谦谦君子乃能济之者，以谦为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而天道之所益者，险难有可济，而况于余乎？《象》曰“卑以自牧”者，非谓致力强勉以自牧也。使犹假勉强致力，则谦不出于诚，人将不信，安能济险？人心自未始不谦，尝谓平时宾主交际未尝不相敬，忽有面致推誉之辞未尝不退然，继以谦抑不敢当之言为谢，此不待矫揉审处而施也，其应如响，此足以验人心之本谦。及其有犯于外，始作于忿而不谦。至于君子则无忿、无私，其“谦谦”乃其常性所自有，自不敢自矜、自伐，自不敢尚人，其发于容声自卑、自恭、自无有毫发强勉之意。其曰“自牧”，谓夫众人疑卑损之至，尽推其善美以与人，将不能自安养，故曰：虽卑而自足以牧养，自有利用安身之报。虽大险尚能济之，其无所不利可不问而知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谦多发于言，故曰“鸣谦”。“鸣谦”有发于中者，有发于外者。上六“鸣谦”发于外，六二“鸣谦”发于中，二居下卦之中，由中之象也。“鸣谦”虽中，而施之有正有不正，其心不必施而施，与夫施之有宜而过者，皆不正也，故贞。正则吉，中有中心之象，又有中道之象。六二之“贞吉”，得中道故也。六二之贞非外铄之，非取诸外也。“鸣谦”也，贞也，皆中心所自有，此心人皆有之，而自不知、自不信，是虽有此良心而犹失也。至于六二，可谓“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谦诸爻唯三犹阳而居下卦之上，有功劳之象焉，是有“劳谦”者也。谦之有终，已见于《彖》辞之详。凡谦必有其终，而况于劳而谦乎？凡谦已为人之所好，而况于有劳而谦？“万民之服”也，万民咸服，其有终，不言而可知。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易之所以尚中正者，何也？人心本中、本正，惟其动于意而微加焉，则失其中正，微损焉，则失其中正。箕子作《范》所以谆谆复复乎！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王道荡荡，平平正直，所以深明乎人心之本正，惧其昏而差差，而过过，而乱



也。六柔四柔，坤体又阴柔，又不中，有过乎谦之象，故圣人教之“撝”去其谦，又恐其疑也，又曰：“无不利，撝谦”。《象》曰“不违则”者，言虽撝去其谦，不至于违则也。多者哀取之，始得中也。去其过焉，则本中、本正之心自昭明矣。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何）[征]不服也。

谦，德之柄也，言谦之足以用人也。谦者，天地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施。谦即能用，人人乐为之用，而况于六五居君位而谦。六柔，坤体又柔，而谦之至乎，故不必富而自能以其邻者以用也。惟富乃能用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邻者，以人君而至谦，足以深得人之心也。有君如此，天下所咸服，而有不服焉，天下之所共怒。以咸服之人攻所共怒者，其利也孰御。若己服徒以私怒，贪地而征之，则适足致祸。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鸣谦”于外，不由中之象。谦不由中，其志未得也，言其心志之有失也。人心即道，心志之得，为道之得；心志之失，为道之失。六二曰“中心得也”，同人之上九曰“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与人而外为“鸣谦”，人所不服也，所不应也。《志》有之：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不治反其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可用行师征邑国，请当自反攻治其己也。“邑国”有己邑之象，夏王“率割夏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盘庚》“不常厥邑”，《武成》“我大邑”，周公“作亲大邑”，皆谓己邑。又曰“归而逋其邑”，亦己邑。

三三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加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大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夫卦之所以为豫者，何也？九四有刚德而五阴咸应之，位又近君，其志行矣。而下坤顺，上震动，有顺以动之象。有刚德足以立，又人心应之，四位近君而志行，又顺动不失其道，合是数者，此所以为致豫之道也。刚不足以立则非道，人心不应亦非道。世固有执正之道以令天下，而人心犹不应者，此必有其故也，必其有未尽道，是其应之一言亦殊不可忽刚矣。不得近君之位则志不行，亦弗克致豫。顺动正言，豫道之本，道一而已矣，而乃有如是云云曲折之状者，道固有如是曲折万变也，此其所以名之曰易。易有变之道也，是道不离乎人心，人之道心自刚，自无不应，自能顺动。诸卦《彖》辞多言曲折变异之状，圣人所以明大易之道也。或者往往溺诸人情事状，不悟其即天下何思何虑之妙也。

“豫利建侯行师”，豫，悦也。建是侯而人悦，则建之；行是师而人悦，则行之。然则何以致人之悦？豫顺动其大旨也，顺动，天地之道也。天地岂曰吾以顺动哉，自变、自化，人自谓之顺动，日月自不过而有常度，四时自不忒而有常序。圣人之顺动即天之顺动，圣人虽曰顺动，而实不能自言顺动之状，故曰“言不尽意”。又曰“予欲无言”，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诗》称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使有知有识，则不足以言顺矣。而刑罚自清而不繁，民心自服而化，刑清民服，豫之时也，其义为如何？民服之时，亦豫之时也，其义为如何？民服之时，亦安知其所以为义哉！民服之时尚不能自知，而况于日月不过之时，四时不忒之时哉！又曰“豫顺以动”，豫卦之义也。此尚德而言，至于民服之时，日月不过之时，四时不忒之时，诚莫得而索其义也。其义



莫得而索者，岂不甚大矣哉。大矣哉之易义，大易之义也，六十四卦之义也，三才之义也，顺动之义也。顺动之义可言也，而亦不可索其状也。孰顺、孰动其机不可得而知也，其状不可得而执也，民之所以悦者，此也；日月之所以不过，四时之所以不忒者，此也；《易》卦之所以为六十四卦者，此也。而圣人不皆言之，何也？皆言之则繁也，赘也，举一隅可以三隅反也。圣人亦已屡举之矣，他卦可以通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奋”有畅达之象。人乐畅达，达之于金、石、丝、竹、革、木、匏、土之声，即雷之声也，无二声，先王作乐非以纵人之欲也。人生不能无乐，而其乐有邪正焉。其乐由德性而生者，虽永言之，嗟叹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无非德者，无非正者。其乐由放心而作者，则为淫靡之音、繁急之音、郑卫之音、朝歌北鄙之音。先王作中正之音、庄敬之音、和平之音，无非德性之乐，故先王之乐足以感人。中正、庄敬、和平之心是谓易，直子谅之心足以消人放逸淫靡繁急之心，故曰：移风移俗，莫善于乐。盖声有无形之妙，足以深入乎人心。中正之心人所自有，惟其无以感之。今中正之音感之于外，则其机自动，其化甚敏，故曰“作乐崇德”。不惟愚不肖赖乐以感动，而贤智亦以乐养德。殷，盛也。盛荐之上帝而配以祖考，即雷之自地而出奋而达于上也。上帝之心，祖考之神，乐之德，一也，非先王取此象而作乐荐帝配祖考也。圣人取其象同者，类而言之，所以渐明其道同也。人心之蔽未易顿启，渐明其同者，则余不同者亦渐通矣。孔子曰：“予一以贯之。”非止一二事，比同而已。三才万状，自未始不一，而蔽者自纷纷也。庄周之学浅矣，亦曰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居下位之道当安静无动，今也悦于豫遽鸣而超之，凶道也。夫位之在下未为穷也，颜子陋巷簞瓢，何穷之有？今初六豫而鸣，其“志穷”矣。鸣则求，失道妄求必致凶。初六不中，有失道之象。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水静则清，清则明。人静则清明，人心本清明，惟动故昏。六阴，二又阴。阴，静也。有至静不动之象。人之本心自静、自清明，惟因物有迁者多，故以不迁于物者为介，为如石，其实非致力作意而固执之也。作意固执非静也，非如石也。子曰：“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盖不为悦豫所动，不为动所乱，则尤清明之至性自无所不照，动虽几微，已知吉凶之报矣，何待终日？此谓贞正之道，此谓吉之道。中即正，一言之谓之正可也，两言之谓之中正亦可也。中正皆无实体，皆所以发明道心，言其不流于邪谓之正，言其无所偏倚谓之中。人心微动则流矣，流则有所倚，倚则有所偏，动流偏倚无非邪者。此爻首发不动流之旨，故曰“贞”，而《象》则详明之，故又曰“中”。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盱者，上视不直之貌。六三上比四九之阳，阳有豫悦之象，而六三上比之，有进以求豫之象，而三与四非正应，有非其道之象。四震体，震，起也，无下豫之象。然则三进而求豫，致悔之道也。夫求而不获，有多悔。三为阳、为动，有迟疑不欲进之象，故益增其悔。三居下卦之位，亦尚失其德如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阳明之大贤，五阴咸应之，天下皆由之而豫，况上承中正柔德之君。君臣道同志合，未见有毫发间之象，况象心并应无可疑者。大抵贤者之心克艰、克谨，不患违道，兹乃恐其戒惧太过失大有为之时，则亦于大易之道犹为未尽，而四海之内必有不被尧舜之泽者矣，故曰，“大有得”，言其无失也。勿用致疑，朋来感应，如万发合总于簪，无一发一人之不顺。《象》又曰“志大行也”，皆所以赞其大有为，启易道之大全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象不逮六二，六二于豫悦之中而寂然不动，六五阴爻亦非逐逐乎豫悦者。惟其未能无我，其中未能尽亡，故为正道之疾。疾者，病之小者。大体非纷纷动者，特其中未能全无我者。“恒不死”，言其意终不死。《象》曰“乘刚”者，九四为刚，六五乘之。刚者坚物，人执义之坚如之。然此乃妄意强立己私，此心中虚，实无我，其妄立我，乃外意尔。非虚中之所有，故象特发“乘刚”之象以明其在外。六，静也，而有五，恒不死之象。学道孜孜，学不动心，而其中隐然，未能脱然而虚者，往往而是，故圣人于此致其海。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沉冥于豫乐至于此，可谓已成而难于救矣，而圣人教谓，于此渝变亦可无咎。人患不能改，改则无过。《象》曰“何可长也”，言其冥豫而又在上，祸至不久矣，“何可长”如此也。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故其致祸速。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刚本居上，柔本居下，今也刚乘而居二阴之下，动而说随者，以深得乎人之心也。《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元亨利贞之义也，屯《象》所释言之详矣。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贞”也，有言焉，举一隅可以三隅反也，不必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无大卦、小卦之异也，亦犹曰“大矣哉”非独取此数卦，而余卦不言可也，偶于此言之，可以通余卦也。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内明者观之，纵言之可也，横言之可也，无不通也。

大亨贞正又无咎无尤，而随时之道尽矣。亨通之际人多失正，至于大亨尤难，大亨而不失其贞正，则非得道者不能大亨贞正矣，而亦未免于咎尤者，于道尤为未尽也。盖人情有曲折时变，习俗之不同，惟道德之全者睿智毕照，变化云为靡不中节，故“大亨贞，无咎”，而于天下可以随时而无不通矣。时变之来无穷，时变之状无定，古无可稽之典，近无可法之则，事变忽生，人情忽变，而欲随时而应，举不失义，非得易道之大全，其孰能与于此。然则随时之义岂勉强之所能，岂学习之所到。《易》曰“不习无不利”，惟不习者得此义矣；《易》曰“天下何思何虑”，惟无思无虑者得此义矣。得此义如水鉴洞照万象，如日月遍照万物，自神、自明不可度思。自孔子尚不能详言其义，惟曰“大矣哉”，岂学习思虑之所至乎？以学习思虑而至者，必有所倚，必有所偏，必不能随时而皆中。此义与六十二卦之义同。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泽中有雷，雷隐于阴晦之中也。其在君子则当向晦，昏暮之时而入内寝宴息也。学者毋曰宴息末也，易道不在焉，吾见一动一静无非易道之妙者，顾百姓日用而不知。索



之隐即君子之息，道无二也。圣人姑取其类，使人心渐通，通乎一，则虽不一者，皆通、皆一矣。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官司各有所守不可渝变也，今渝焉，随时之义也，其事可变也，其贞正之义不可变也，故贞则吉，失正则凶，压于势变辄失其正者多矣，凶道也。能正，吉也，若有能出门而交无所私系，则人情咸应，而有功不止于吉而已。盖有所系则有所失，无所系则无所失。六二系小子则失丈夫，六三系丈夫则失小子。《象》曰“出门交有功，不失也”，初有“出门”之象。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阴与阴不相得，阳与阳不相得，惟阴与阳有相得之象。随时适变不主故常，故六二虽与九五正应，九五有丈夫之象。人乃变其常，近系初九而相得，此变之不善者也，故曰“系小子，失丈夫”。虽六二与九五亦有阴阳相应之象，然既已近系于初九，则势无兼与之理，故《象》曰：“弗兼与也”。言系一则失一，以为贪小失大之戒。六三虽与上六本正应，今也两阴本无相应之象，唯近，虽九四之阳明，六三变常而随近，则六二亦近也，三乃不随六二而唯随于四，此变之善者也，故曰“系丈夫，失小子”，谓系九四之丈夫而失六二之小子。《象》又曰“志舍下也”，言舍其阴下也。两阴无相得之象，故六三有舍六二之象。三系于四，得其所随，故随所求而皆得，此虽随时适变之善，然变者君子之所难，变常患乎失正，故戒之曰“利居贞”，居之为言虽暂正而不能安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下有二阴相随之象，九四得众心之随，而阳实自任以，为己之所获，如此则虽正亦凶也。夫人心之所以应者，固以我之正也。不正则人不服，而九四不可以为已有，当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苟有毫发以为己能之心，则失其道矣，故虽正亦凶。夫有获之心，己私也。有私己者，虽人君不能免凶，而况于臣乎？而况于居近君之位？其可不敬惧乎？故曰“其义凶也”。“其义凶矣”，心不免“有孚在道”以明，则不以为己获矣。道心之中无己私，果无己私则自足以取信于人。无己私则明，明无己私，然则孚也，道也，明也，一也。而《象》又专言之曰“明功也”者，何也？道心人人之所自有，己私人人之所本无，惟昏故私，惟不昏则吾即道。虚明无我，本无所私，故归功于明。又大臣近君疑间易生，恐正人自信、自以为合道而其实未明，至于祸已成而莫之见。此圣人所以由致诚告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吉，美也。九五所信者善美，则所用者贤矣。用贤人，君之吉也。孚信亦有随之义也者，何也？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惟有中正之德者能知中正之人。九五所孚者嘉，则知九五之德亦嘉。惟尧知舜、知禹，稷契皋陶，惟汤知伊尹，惟武王知十乱，至唐明皇始正而信姚、宋，终邪而信李林甫，以一人之身而贤否异任，一视夫君心之正不正。然则九五之“孚于嘉”，一本乎德之正中。曰“位”者，言孚得专位而又有中正之德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随之拘天下靡不悦，随而犹有顽固未之听从，则为之上者不可遂置之而不问，故“拘系之，乃从维之”。周伐商，四方无不心说诚服矣，及其久也，商顽民终未从，故周公迁之洛邑，即“拘系之”谓也。然周公亦非一于用威，其曰：“维之者，宽以养之也”，《多方》、《君陈》、《毕命》三篇备见宽维之意。山有阻隔不通之象。西者，阴幽昏塞之象，王者于此，必有道以亨通也。周之治卒于囹圄空虚，四十年人皆士君子之行，此亨通之效也。《象》曰“拘系之上穷也”者，谓事至于此穷极，不得不“拘系之”也。



###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上九之刚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阴有自上而下之象。夫刚来而下柔则说随，上下不交则否，今刚自上柔自下，刚柔不交，上刚而好自任，下柔而一于从、一于柔，巽听从不敢有所为而止，则事安得而不蛊坏？巽柔艮止，其象昭然，然则治蛊有道乎？有斯道也。何道也？六十四卦之道也，易之道也，一也。亦谓之“元”，“乾元”、“坤元”即此元也。此元非远，近在人心。念虑未动之始其元乎？故曰“天下何思何虑”，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人惟因物有迁而动于思虑，动于思虑而后流而不交，昏而乱，则蛊益蛊，坏益坏矣，何能有所亨？何能致天下之治？元亨则可以涉大川矣。天下无事之时则不一，复有所事，今天下蛊弊，非有所事焉不能济，故利涉大川者，利乎往有所事也。无妄之不可往，与蛊之往有事一也，唯其时也，唯其一也。人情怒其蛊弊，其治之多失之刚，此非易之道也。天下事大抵当刚则刚，当柔则柔，蛊之时不患乎不刚，患不柔尔。甲属东方，仁柔故取焉。“先三日”、“后三日”者，事不可忽易，不可不深思远思。先事三日而图之，后事三日又虑之，虑其始而图其终，以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天行也，泰极则否，治极则复蛊，不可不戒，戒则免。至于巽卦则人情柔巽之时、患乎不刚，故曰“庚”。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唯其当于道而已矣，一也。前曰“何思何虑”，此曰“远思深虑”者，何也？一也。唯无思无虑者乃能远思深虑，即此思虑之时，实亦何思何虑，如水鉴之照万象，虽曲折万变，而水鉴无思无虑也；如天地之变化，虽风雨雷电霜雪之散动交错，而天地无思无虑也。必得乎此，而后可以为得易之道。人心即道，觉则为得，得非外得，道心非思为，变化无始终。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风”，有振动育物之象，蛊弊必有以振作之，振作之者，所以救其弊坏不正之习害道者，以养育其德性耳。其作之不可过之、不可抗之，使勿伤其德也。《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人君无他职，顺民常性使安其道而已。凡其礼乐刑政一出乎此，礼防民之伪，乐防民之情，刑协民于中，政率民以正。帝尧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自秦汉而下不复知有此事，后世忿民之非僻蛊弊而振作之者，安知民有德性而育之哉？汉武遣绣衣直指之使，惟诛击之而已。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蛊诸爻皆取干蛊之义，初六之应在六四，六与四皆阴，至阴而在上，有考之象。考有蛊而子干之，有子则考无过咎矣。考之蛊至于终考之身不能改，岂不危厉哉？有子能干，故“终吉”。《象》曰“意承”者，初六有柔顺之象，不得已而“干父之蛊”，其意





未尝不顺承者也。其意则承，其事则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则蛊弊终不尽除，蛊不尽除乃所以彰父之恶，非孝也。固有孝子不明其义，一于顺承，因乃蛊弊，殊为失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二刚阳在下，六五以阴而居上，异乎六四之至阴。六为阴，五为阳，非纯阴者，故有母之象。不幸而有母之蛊，不可正以干之也，其干之当用其权焉。权者，虽用正而不过，故曰“得中道也”。二居下卦之中，有道之象。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刚，三又刚，虽巽体，然“干父之蛊”如此，亦过中矣，不能无悔。人心至灵，其有过差亦自知之，故心亦悔之。心悔之曰“悔”，人尤之曰“咎”，所以人不大咎之者，既“干父之蛊”，则子为正矣。特过之于道为未尽耳，故“终无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柔，四又柔，不能干而裕之者也，如此而往，则循父之蛊，有不改过之吝。《象》曰“往未得”者，言子之所以“裕父之蛊”。以此而往不以为愧，其心盖以为孝也，以为得也，故孔子正之曰“往未得也”，言乎如此而往，未可以为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有中正之德而又得尊位以行之，故有誉。无誉则无德可知矣。人君自不知其有德，故此以誉验之，又虑人误认其旨而求诸外也，故《象》曰“承以德也”。子干父蛊未尝不承于父也，故每曰“承”。承亦德性之所自有，非动于外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君臣以义合，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蛊坏之世故有不事王侯之义。若父子则是属与君臣之义不同，无不事之义，故此爻不言父子。在父子则父子，在君臣则君臣，其实一也。曰“高尚其事”者，非圣人之本心也。道心寂然，奚高、奚卑，人情喜进而恶退，喜富贵而恶贫贱，以进而富贵为高，以退而贫贱为卑，故圣人不得已而晓之曰“不事王侯”，其事高尚也。所以破昏迷颠倒之见也。

## 卷八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刚浸而长”，君子之道长，出而临小人，其与人未尝不和悦也，未尝不柔顺也。虽“说而顺”，而刚德之不可移易者，自若也。一无所偏，一无所倚，未尝不中也。应云者，又以明人心之无不应也。人心之差千状万态，自以为己之道长，其与人弗克和悦者有之，能和悦矣，而不能不拂逆者有之。说矣、顺矣，未必有刚德；刚矣，又未必中。说顺刚中，其德备矣，而人情亦有未应者，此必其智有所不烛，明有所不及，故设施亦有未尽中乎人情。易道万变，诚非学者所能遽尽，孔子必曰五十而后学易，则知变易之道非大圣、大智道立德备者终有所未尽。然而说也，顺也，刚也，中也，应也，非既学说，又学顺，又学刚，又学中与之应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己者，心也，心者，五德之一也。圣人设教，合五者以明道心之全，道心之见，其可言者有五，使阙焉



者知己德之未备，知此道之未全，其道一也。曰“白”、曰“莹”、曰“温润”，皆所以明一玉；曰“黄”、曰“刚”、曰“从革”，皆所以明一金；曰“说”、曰“顺”、曰“刚”、曰“中”、曰“应”，皆所以名一道。

元，大也，“元亨利贞”，《彖》释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非贬于乾也。乾《彖》以元统之，《文言》又四之，后又一之，又不曰“元”而止曰“乾”，亦犹此曰“大”而不曰“元”、曰“以”而不曰“利”，一也，无不通也。物物皆元，事事皆元，念念皆元，大亨非元乎？以正非元乎？夫道一而已矣，或一言之，或两言之，或三、四言之，或易而言之，皆是物也。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应酬交错，与物亨通，往往失正，而况于大亨乎？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为也，天道也。大亨，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之道”者，明其不加人为，不流入于人心，至动至变，无思无为，是谓天性之妙，是谓“天之道也”，是谓道心。道心人人所自有，人之本心即道。自是至动至变，自是无思无为，自大亨而不失正，而人自知、自信者寡，果自知、自信则易道在我矣。果不失其全则于临，自说、自顺、自刚、自中、自应矣。说顺刚中而应之道，即大亨以正之道，故圣人通而言之。孔子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五十而学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大亨以正之妙，此诚非学者穷思竭虑之所能到。门弟子盖力索之而不获，力为之而不至。孔子尝叹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是之谓“天之道也”。至乎“八月有凶”，指二阴长之月也。临二阳长，遯二阴长，相反也。凡一卦之变历数七，故复曰“七日来复”。今临曰“八月”者，自一阳之始而计之，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是为八也。阴言月，阳言日，阳为君子，人心欲其速至，故特促其期曰“七日”。阴为小人，人心恶之，故迟之曰“八月”。

人心亦易之道也，二阴长，小人之道长，君子于是遯，故曰有凶。凶者（者），明其处之尽道，容有无凶之理，君子之道终于消，不可玩忽也。不久者，所以警之、惧之，使君子毋忽、毋玩也。盖人情慢忽以为未遽至此者，必至此也。泰艰贞亦可免咎，休否包桑致戒，皆以明警之，足以持盈守成。盖消息盈虚，阴阳之气数也；警戒，持守道也。阴阳生乎道，故道可以转阴阳之气数，特以人之尽道者寡，而消息盈虚之数鲜有能易之者，孔子曰：圣人在上日不食。今历家谓日月之食乃数之不可易者，而孔子云然，历家所算亦不能尽验，于以知气数亦有以人道修明而潜弥其灾者，此易道变化无穷之妙。阴阳变化无一日不自道心而生者，善言足以退荧惑，孝妇可以早东海，三才之机一而已矣。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卦已发君子临小人之义，《象》又发君临民之义，皆临也。“泽上有地”则地临泽，有君临民之象，又有容保之象，又有深远无穷无疆之象，象义著明。《书》云：“民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君人者之职如斯而已。故施教则思其无穷，不可苟也。居上当宽，宽以容之，亦非纵之。所以保之，非徒保其生，保其常性。思极于无疆，教可以行于今，不可以行于后，非无穷也。知其利不知其害，不可也。帝尧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其间曲折万状，诚非苟简率略之所能尽。既制产使之给足，又设庠序学校。既以礼教之，又以乐教之；礼又防其伪，乐又防其淫。又政以行其教，以防其患，刑以辅其教，以禁其非。精虑远念，弥缝周尽，皆所以顺民之常性而左右之，容保之。一舜何为乎？疾谗说殄行也。说之似高而实不正，行之诡异而殄绝中，诚足以惑众乱常。天道正而已矣，天地以此建立，日月以此照临，万



物以此生成，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妇以此别，长幼以此序，朋友以此信。其有异学邪说或作意而支之，或不及而纵之，苟以为是而安之，千岐万辙人之意无穷，其有差亦无穷。故舜命龙作纳言，夙夜出纳，又命禹出纳五言。女听深知人心易差，差则失正，则为乱、为奸，其祸不可胜穷，故命官使之纳五方之言，又出言以正救之也。周衰，杂说蜂起，为权利、为乡原、为刑名、为任侠，比周之乱也，井田坏，学校废，教养之具亡，民无所容保，不胜大乱矣。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卦辞言“君子临小人”，《大象》言“君临民”，六爻又发凡上下彼此相临之义。咸，感也。初与二位皆在下，皆以其德足以感人而临之。初曰“贞吉”，《象》又曰“志行正也”，言乎所以感临者本乎志之行正而已，非有他也。然初之德不及九二之中，故象止曰“志行正”。行正，正矣，而未至于九二之得中道也。大抵《易》诸爻多以二五为得道，所以得道者，以其中正也。中正虽皆道之异名，而天下亦有正士而未得乎道者，唯得中为得道。尧授舜，舜授禹，惟曰“执中”。故九二之“咸临，吉无不利”，异乎初之“贞吉”矣。君臣感应相得之深，亦足以大有为矣。《象》曰“未顺命”者，君臣一德一心咸感之至，亦有未顺君命弼违补过者矣。此唯盛德之士而又得圣哲之君而后可。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兑为说，兑之成卦在三，不如初与二之以德感人，唯以甘说临人。小人之以甘说临人者多矣，人心终不服，终无所利。而以六居三，阴阳杂焉，有不安之象。不安则忧，忧则改矣，故“无咎”。六三下之上，位稍高矣，而临人以甘不以德，殊不当也。人自为咎，人心违也。既忧之，则咎无，亦不长矣。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四不得中，又无阳明之德，而亦不至于为六三之甘临天下，故多此等人物。既至四之位，其位则临乎下，无过尤之可指，故人亦不咎之，故曰“至临无咎”，言其至此位而临无尤之者。《象》曰“位当也”者，言其位当临人也。止言其位，则知其德不足称也，虽不足称，而过尤亦不著。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尧命舜曰“执中”，舜命禹曰“执中”，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贤者过之”、“知者过之”，夫以贤者、知者犹不得之，则今六五之得中岂不为大智矣乎？其不为大君之至乎？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圣人，则大君宜得大中以临天下。夫大君所以临民之具四而已，礼以教民之中，乐以教民之和。和，中之发也。刑以协民于中，政以正民。正犹中也，人君之职若民之性、绥民之猷而已。自古圣王未尝不以道化斯民，秦汉而下不复知有此事矣，而况于得其道乎？三代而上，君臣虽知有此道而实得之者诚鲜矣，商惟汤，周惟文王、武王，自武王以下不得而与焉。然则得中道者不为知乎？以是临民不为知临乎？《象》曰“行中之谓”者，礼乐刑政之行也，得中而未能行于天下者，容或有之，帝尧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尧之行中如此其精也，其具则礼、乐、刑、政四者也，不能行，则无以临民。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敦有厚义，又有不动意，厚则不动矣。《书》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厚则善，厚则不薄。薄则失其厚，善之本性则遂物以迁动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则敦有不动之义，于是可验俗以堆阜之类谓之墩，亦见其不动、见其厚。今不失其本性，虽临民应物泛然有为而其心未尝迁动，是谓“敦临”，故“吉无咎”。《象》曰“志在内也”者，以人多逐外，故圣人反而言之尔。然言不尽意，圣人非谓留其志于内也，有留犹未为内也，有内与外犹非内也。孔子曰“清明在躬”，非实有所在也。此道不可以意度，不可以言尽，惟应变接物，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者自知之。此即九二之咸临，即六五之智临，而必异其辞者，随爻发挥。上居一卦之表，有不堕于事物之象，上与六皆阴，又有至静之象，故发敦临之义，非天下有二道也。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二阳在上为下观，为下所观谓之观。夫王者大观之道，岂小者之所能窥哉。其道甚大，何以明此道？顺而不拂，巽而不忤，中而无所偏倚，正而不入邪。以此观天下，故天下瞻之仰之，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人心不可强而服也，不可以巧而得也，举天下四海之内同此心也，此心即道。不失此心，不以己私窒之，则此心无体、无我，清明纯粹。夫有己私，则弗克顺巽，今无己私矣，如春、如和气，其顺其巽乃其自然。有己私则作好作恶，必有所倚、有所偏，偏则不中，则纵于欲，入于非，僻邪则不正。今无己私则好恶不作，自无[遍]（偏）倚，自中。私欲不纵，自不入于邪。自正曰“顺”、曰“巽”、曰“中”、曰“正”，皆所以发明道心，非为巽，又为顺、为中、为正也。圣人不失此道心，而天下同然之心，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矣，夫是之谓大观。

盥者，盥手为洁，祭之初也，未有所荐也。观之为道如斯而已。盥洁之时，其心何如，非言之可道，非意之可度，姑名之曰“诚”。而其心中初无此一语，有诚之意已不诚矣，已不实直矣，已动矣，已伪矣，非诚也。惟曰“如盥之时”不必曰“荐”，荐献则意或动，不足以明此旨。惟曰“盥”，则贤愚皆知其纯诚，不可以意度言喻矣。圣人之设教也，切矣的矣。“盥而不荐”，则下民自观感而孚化矣。“颙若”，服信之状也。诚信如神，无他奇功而感应者，此岂不甚神。此道即天之道，天道至神，唯其神故四时之行无差忒。圣人即天道，亦神道，无二神、二道，故设教而天下自服。礼、乐、刑、政皆圣人设教之具，可得而略言也。圣人为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礼，所以因人慈爱恭敬之心而顺以导之，无敢小拂焉，无敢过焉。一循夫大中之性而左右之，使不失其所自有尔，而人之由之冥符默契，自化、自得、自不知也，非以神道设教乎？圣人又因夫人心之不能乐，乐者，道心之神用也，人惟不自明故昏、故邪、故致于淫，于是作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以六律、六吕和平中正之音默感乎人之中正之心，自不知所以然而自化也，非以神道设教乎？比有长，闾有胥，族有师，党有正，书其孝弟睦姻，书其德行道艺，以发其本有之道心，纠其过恶，刑罚其罪尤，又有以约其放逸之私，欲复其本有之道心。夫惟其所无也，故强之而莫从。而道心也者，人之所有，今既有以发之，又约而归之，则复其本有，感其同然之机，殆又捷于影响矣，非神道乎？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有无所不周遍之象，圣人于是发“省方观民设教”之义。观，亦有观之义，或言为观于天下，或言上观于下民。天下之义无所不通，而况于观乎？心通内外之士于此乎何疑？彼章句训诂之士往往窒泥。夫易之为道，本明变易，设教之略前已言之，而“省方观民”之道又为急务。“省方”，巡狩也。古者天子巡狩，诸侯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价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僻，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其非巡狩之岁则有纳言之官以纳民言，又出命以正教之。又有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岁则布而训四方以观新物。舜疾谗说殄行自以为是而非乱德贼道，周衰之世乡原任侠刑名纵横异端邪说纷纷扰扰致祸于无穷者，失省方观民之教也。先王随方设教不主一说，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无失其常性，一之于道德也。此又神道设教之详者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初阴居下不应乎阳，有“童观”之象。童幼何知，小人“童观”则不为奸雄，祸毒不深，故无咎。君子而无知，则无以治国平天下，无以启佑后学，故吝。吝有鄙君子之意，其在小人则乃为得宜，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窥观”，小有所知，虽异乎初六之“童观”，“亦可丑也”。施之于女子而贞，则务小不敢自大，从父而已，嫁则从夫而已，故于女为合道者。夫士而“窥观”，“亦可丑也”。士而“窥观”者多矣，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自孔门大受者犹难其人，自颜子三月不违而下则有月至，而下则有日至而已。子夏虽好论精微，而孔子戒之曰：“女勿为小人儒”。及孔子没，果与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独不可，独曾子可以免“窥观”之丑尔。月至、日至谓闵子、冉伯牛、仲弓、曾子之徒尔。孔子之徒于子游、子夏、子张所以启诲之者至详矣，尚不跻之大道，然则此道非告语之所及，非心思之可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此道至动而实未尝动，孔子曰“知者动明”，惟知道者得中之妙。六二重阴非能知动中之妙者，故为“窥观”，为不知道。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卦之极，将升上卦，进退之际也。君子之进非曰荣利也，行吾之道以泽斯民而已，当先自“观我生”。“我生”者，我日用之所为也。观我之日用果善邪则进，其未善未可以进也，则退。夫其自观未善而退，因以未尽乎道也，而圣人许之曰：“未失道也”。“未失道也”一语，乃继退而生文，古者立言之常也，旨不因乎进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六三有退之象，则六四有进之象矣。六四之进乃观国之光辉而进，九五贤明中正在上，上九亦阳，明国多圣贤有道之礼乐刑政，无作恶作好不动乎私意，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及物自广，必如此而为有道，贤人斯敢进，故“利用宾于王”。坤卦曰：“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大畜：“辉光艮，其道光明”，需：“光亨履光明”，未济：“君子之光”，皆明安正不动而见于云为之妙。《象》曰“尚宾也”者，明其国贵尚宾贤，可以进也。明其礼贤，国有道，必尊贤礼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贱，必有礼宾之道而后可进。若自苟贱，则何以行其道。重己，所以重道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五，君位，故言君道，天下之治乱在己而已，故“观我生”，惟君子则无咎。《象》曰“观民”者，人患不自知，圣人于是教之欲“观我生”则观民而已。民治则我是，民乱则我非，民乐则己正，民忧则己邪。凡我之是非邪正一观诸民，足矣。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苏子曰“观其生”谓下民，观人主之崇高富贵居人之上难哉！人主高处士民之上，万众咸仰，而“观其生”必“君子”而后“无咎”。《象》曰“志未平”者，明乎上九苟未能免万目之耸观，则犹未能以化定民，未能以德化民，民志犹未平也。孔子详言圣人藏身之道，惟以礼而已矣。自王而公，公而侯，侯而伯，伯而子、男，皆有等；自君而卿，卿而大夫，大夫而士，士而民，皆有等。车服有等，宫室有等，皆礼也。尊者安尊，卑者安卑，贵者安于贵之礼而不过，贱者安于贱之礼而无不足之意，上下皆安行于礼义道德之中，如万物之于天地，何观之有？何未平之有？周衰渐废其礼，上失其所以藏身者，故渐亡。秦顿废其礼，上顿失其所以藏身者，故顿亡。汉高纵观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秦使民“观其生”至于此，又其止于未平大乱矣。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颐卦初上皆奇，而中爻四耦，宛然有颐之象。此卦又九四为奇，是为颐中之物，噬此物则嗑矣。惟有物，故噬，噬而物亡而嗑，则事济矣。非亨乎噬者，除间之道也。君子在上，有小人间之，则除之；国已治，有巨奸间之，则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轨、不服之国，则除之。凡国之五刑，所以治奸暴，奸暴亦梗政者，亦除间也。至哉，“噬嗑”之道乎！三刚三柔分而平，不偏于刚亦不偏于柔，动而明，如雷之动，如电之明，“噬嗑”之时明动合而成章，章言其有理不紊乱也。夫用威除间之际人情多失之偏，多有所不察。今也除间之时刚柔明动，合而成章，不偏不乱，岂心思人力之所及哉？无思无为，感而遂通，如雷电之合作，变化之神，中节之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大易之道也。至于六五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则得位，又得中道，于除间之时而用柔顺，虽才不当位，然利于狱也。刑狱之道，本于仁柔，罪疑惟轻，宁失不经，圣王之所哀矜。若夫除小人、除巨奸，则才之柔者非所利也。易道适变，各有攸当。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雷威电明，“噬嗑”之正象。先王又致其仁厚之意，罚罪之轻者谨而明之，无一之或差，则民知其不可欺而不敢犯矣。法书亦平时敕正之，或垂之象魏，或读之于闾，又读之于族，又读之于党、于州，皆所以敕戒之，欲其无犯。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履如校焉，遂灭其趾。履趾，所以行也，今校之、灭之，则不行矣。禁之于初也，则其恶不行，亦无咎矣。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噬肤”言其易也，亦言为间者长恶尚浅，故噬之易也。鼻，上通之象也，灭之，使其恶不得滋长而上通也。为间者必刚，六二乘初九之刚，以刚为间，义当噬也。六二至柔也，初九刚以梗政，二之噬之，何以如“噬肤”之易也？彼梗吾政者，义之所不容





也，矧其恶尚浅而易制也，矧六二得位又以中正之道临之也，此其所以噬之易也。“噬肤灭鼻”，人疑其致怨咎，圣人正之曰：无咎也。彼为间而遭噬者往往心服，而况于他人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噬莫易于“噬肤”，莫难于“干脯”，次“腊肉”，次“干肉”。小物之干者曰“腊”，此盖以彼间之浅深与己德大小为难易。二除间于肤浅，三渐深故为次难，四又深尤难，至五当益深益难，而曰“噬干肉”，止为次难者，以其有黄中、金刚、贞正之盛德，又以尊位行之，无毫发之失也，故曰：“得当也”，故虽厉而无咎。夫彼为间，三噬而除之当也，而反遇毒者，三无德焉，不当位也。无德者虽行之以正犹难济，虽然三非间者，彼为间而三除之，于义为正，虽有小吝，终于无咎。至于四则间益深、益大，故曰“噬干脯”。或作“肺”，子夏作“脯”，子夏在孔门，当从其本文。五刚失直，不如黄金中刚之善矣，故利于艰贞则吉。《象》曰“未光”，言九四之犹未尽乎道也。《易》诸卦爻唯曰“艰贞”不曰“艰中”者，贞可以勉而至，中不可勉而能。六五之黄中非九四之所能勉而至也，故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此为间者为恶至于上则极矣，初九始于足，上九登于首矣。今狱具亦有首足之校，圣人于是犹发挥其本始，曰：本于昏而已矣。聪不明者，昏之谓也。人心本善，因昏而失言，其非无良性也，昏故也。小人省此，庶乎其瘳矣。

## 卷 九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以为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来为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为上九而文坤，静观六画诚有斯象，偏刚偏柔不可独用，必资相济相贲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刚德也。伯益赞禹而班师，以柔文之也。成王质之柔者也，周公以大圣辅之，刚上文柔也。本质刚，大柔来文之，则亨，其功大，本质大故也。本质阴柔，柔虽刚，往文之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质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得为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刚柔相遭，相之功业大小，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为也。至于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则人文也，人伦是也。尊有常尊，卑有常卑，礼有常序，其文甚明而万古不易。夫君臣刚柔之所遇，时变之形，不可不观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有、自善、自正，顺而导之，左之右之，使无失其所有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则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则一也。学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浸而转于事，惟睹其事，不省其道，《大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可为不知之百姓告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殊无用刑之象。贲，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养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狱，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其折狱为本务，无不得已之意焉，则刑益繁民亦乱，失本末之叙故也。秦汉而下罕明斯旨。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初九在下，义不乘车，君子以义为荣，不以车为荣。义在于徒，其荣在徒；义在于趾，其贲在趾。人达此者寡矣，故圣人于是发之。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刚而立，亦犹须不能自兴，从颐而兴。九三一阳在上，有颐之象。六二耦而附于下，有须之象。六二离体，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贲，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独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虽无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贲卦虽以刚柔相济为贲，而柔以得刚为美，刚以比柔为丑。卦分刚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肩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阴之间，乃有小人濡染君子之象。天下之变固有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间而不失其体，若为小人所濡而实不濡也。“贲如濡如”，此君子与小人相处之道。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者，以其有“濡如”之迹也。而孔子未尝失其正焉，其正又未尝不久。他人之居乎小人之间者，未必能正，正又未必能久，正之不永者，利欲动之而不固也。正之不永者，作意为之，故有时乎衰也。惟道心昭明，道心无我，道心非意，有意则有盛衰，无意则无盛衰也。终始无二也，故小人终莫能陵我也。为其所动而害吾之德，虽谓之陵可也。此圣人教君子之言，当如是严也。九三与上九皆阳，无相应之象，故有与上下阴相濡之象。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四与初九正应，而下比九三，阴阳相比疑有相与之情，故曰：“当位疑也”。而六四正应于初，应于初不比于三矣。三之于四非正德也，四之于初乃正应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以三为寇。皤，白也。六四“贲如皤如”，言其洁白不为小人所染污也，如白马之酿，往应乎初九之阳，志专应乎正，一无驳杂，断不与九三之寇为婚媾。不与九三之寇为婚媾，则人虽始疑之，终不尤之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爻，艮为山，有丘园之象。六五以丘园为贲，贲饰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俭陋虽于贲之时为吝嗇，而终于吉。《象》曰“有喜”者，言六五之所为，虽人情之所不快，而实可喜也。六五有丘园之象，故有“戔戔”之象。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贲饰至如此极矣，上九超然于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贲。一以白为贲焉，一用质实。疑人情之所不悦，圣人于是示之曰：无咎尤也。人心不至于不悦，忠诚相与，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纯诚，而不杂礼文之兴，人心未必不流而入于伪，故礼贵乎去伪，又曰“防民之伪”。今也“白贲”，则一由中心行之，无毫发致饰之伪，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继周者当用忠质，亦人心之所厌也。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以五阴剥一阳，柔变刚也。柔象小人，刚象君子。“不利有攸往”者，小人之道长日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也。顺而止之，卦有此象，坤顺艮止，观象可知也。小人既盛，不可遽止，顺而止之可也。小人既极其盛，盛极则衰，亦有可以顺止之理，然不可必也。一观天消息盈虚之势如何，小人果有消虚之势，则顺而止之，如其未消未虚，是以天行之未可。圣人所以继言于后者，深知顺止之象不可必也，君子亦何敢置己意于其间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进退作止，无非天之所行也。有毫发未与天为一，君子耻之。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之义悉具于卦画之中而人不知省，圣人于是发之。剥之为卦，小人剥君子也，而艮山附于坤地，乃有厚下安宅之象。何也？剥之祸生于用小人，剥不必厚下，小人不剥下则无所便其私欲。今欲救剥之祸，当用君子之道。厚下，君子之道也。君子、小人率相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剥其下则人心离，人心离则谁与守邦？取祸之道也，岂不甚危！厚下则民戴其上，上之安宅如山之附于地，其安固若此，必无剥祸。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足最居下，辨者，上下之际曰“辨”，取象乎床者。床，人所安处。今日“剥床”，庶居上者知所惧也。蔑，无也；贞，正也。小人剥床，无能正之则凶。六爻惟初与二曰“蔑贞凶”，言初与二小人之势未甚壮，尚可正之也，过此则虽欲正之亦无及矣，祸成矣。初《象》曰“以灭下也”，明小人必剥下，剥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二《象》曰“未有与也”，言未有阳为之应，未有君子与之正救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在群阴之中，独与上九一阳应，此小人稍识邪正不与君子相违，独为“剥之无咎”。《象》言其与上下众小人相失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鱼，阴类；宫人，亦阴类，皆小人之象。“贯鱼”，以柔制之也；“以宫人宠”，宠爱之如宫人也，皆顺而止之道。制小人良难，恐其不利也。如贯鱼，如宠宫人，则无不利矣。故《象》曰“终无尤也”，无怨咎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阳实有“硕果”之象。硕，本也。阳为大，君子为大，阳极衰而复生，阴阳无偏绝之理，故“硕果不食”。复于下生，当是时，小人盛极势衰，君子衰极势将复，故曰“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君子本为人心所敬，况今将复，民咸载之矣。小人为人心所贱，况今势衰，如剥斯庐，终不可用，无庇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阳复也，君子复也。阳复则万物发生，君子复则治康，是谓亨。剥柔变刚，小人剥君子也。复，刚反，君子反复于内也。言变恶其乱也，言反喜其复也，谓君子本当在内，今复其所也。喜君子恶小人，万古人心如此也。人心即易之道也，君子虽为人之心之所喜，虽已反复于内，苟动而不以顺行，即失人心，即转而为小人矣，安能“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夫天下惟有道而已，顺之则善，逆之则害。一日违之则有一日之害，一事违之则有一事之害，一念违之则有一念之害，是故君子反复，动必以顺行，而后出入一无灾害。虽朋类咸来，亦无咎。消息盈虚，咸有其势，一阳虽微，其势则长，五阴虽众，其势则消，而况于君子之朋来乎？而况于以顺行乎？必无咎尤。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反复有数焉。自姤之一阴生，遯二阴、否三阴、观四阴、剥五阴、坤六阴，至于复是为七。阳言日，阴言月，故临言八月。亦以易道欲君子之早复，故近其期曰“七日”。然消息盈虚之势，七之数虽天道不能违，而况于人乎？

天人之道一也，异乎天无以为人。人心即天道，人自不明，意起欲兴，人心始昏，始与天异，意消欲泯，本清本明云为变化。动者，天之动也；静者，天之静也；反复，天之反复也，如是则全体天道寂然而感通，无干时之祸，无作意之咎，既复矣则利有攸往矣。刚长，君子之道长，故君子利有攸往，此非君子之私意也，亦天道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三才之间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无俟乎言，不明而欲启之，必从其易，明之所而启之万物。芒芒万物，循循难于辩明。阳穷，上剥尽矣，而忽反下而复生，其来无阶，其本无根，然则天地之心岂不昭然可见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万物，即万事，即万理，言之不尽，究之不穷。视听言动、仁义礼智，变化云为，何始何终，一思既往，再思复生，思自何而来？思归于何处？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万物、万事、万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则变化万殊，皆此妙也。喜怒哀乐，天地之雷霆风雨霜雪也，应酬交错，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乐相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于戏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三才一气，三才一体，是故人与天地不可相违。腑脏作疾则首足四体皆为之不安，为其皆一人之身也。人事与天地乖戾，感触上下为灾、为害，亦以三才一体故也。雷在地中静，人事亦当静，亦以明人与天地一致。舜禹十有一月朔巡狩，往往于至日则不行耳，其前、其后无不可者。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意起为过，不继为复。不继者，不再起也，是谓不远复。意起不已，继继益滋，后虽能复，不可谓不远复。不远之复，孔子独与颜子，谓其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继之之谓。意起即觉其过，觉即泯然，如虚之水泯然无际，如气消空不可致诘。人心自善、自神、自明、自无污秽，事亲自孝，事兄自弟，事君自忠，宾主自敬，应酬



交错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如冰鉴中之万象，意微起焉即成过矣。颜子清明，微过即觉，觉即泯然无际如初，神明如初，是谓不远复。微动于意而即复，不发于言行，则不入于悔戾。祇，适也。某尝自觉意初起如云气初生，上未知其为何意，而已泯然复矣。某何者犹尔，而况于颜子乎？若交又起而往，则入于悔矣。元，始也，复于意未动之始也。是元即乾元，即坤元。元不可思，元不可度，姑谓之始，又谓之大，又谓之道心，又谓之天地之心。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修身也”，明乎修身当如此而修。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休者，美之之辞。六二亲贤乐善，虚心以下初九之仁。世俗众人往往以为卑辱，而圣贤则灼知其为休美也，故曰“休复吉”，所以破俗情之蔽彰。六二之美助好善之心。夫人亲小人则不善之心日炽，亲仁贤则复于道矣。《象》曰“下仁”，所以明爻辞之未著者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阴三阳，动善恶杂，有“频复”之象。“频复”亦危厉矣。其有不复则入乎恶，岂不甚危，既复则无过，故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益六三、六四皆曰“中”，以三爻、四爻居一卦之中，故亦有中行之象。此六四之“中行独复”与六五之“中以自考”略相似而不同。既曰“中行”，则由道而行矣。中者，道之异名，而犹以复为言，犹以从道为言，何也？孔子发愤忘食者，此也；颜子好学者，此也。得道而不能行，则意不能动，过未能寡，何以成德？是中行之复也。何思何虑，变化云为，浑焉一焉，犹我而已。是我无体，是我无方，是我无思，是我无为。无为而行是谓中行，无倚无畔是谓独复，是谓从道，是谓“蒙以养正”，作圣之功也。至于六五“敦复无悔”，敦，不动也，不动而复。《象》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成，无俟乎行而自成也。敦复虽自卦而有复名，而实无复之可言。盖曰：复、敦复、敦不动之复，异乎诸爻之所以为复矣，进乎天矣。圣功等级有此。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既不能不远复，又不休复，又不频复，放而不反至如此极，“迷复”之道，不止于凶，又“有灾眚”。“灾眚”，天谴也，如此而言已包括矣。而经言“行师”、“国君”者，复举此二大事而言，以应筮者之问，所告切的，庶几警惕而改也。“十年不克征”，亦断断不可之辞，使知惧也。夫族师者，一族之所师；党正者，一党之所正；州长者，其贤足以长一州之人也；国君，则其德足以居一国之上也；天下之君，则其德足以居天下之上。今迷复，是反乎君道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复则不妄矣，未复则物为主，复则我为主。道心无外内，外心即内心，惟人之昏不

省乎内，惟流乎外，是故姑设内外之辞。目之于色，人惟见色不知视者；耳之于声，人惟闻声不知闻者；心思之于为事，人惟睹万事不知心思之所从起。视者即听者，听者即心思之所从起，起莫知其所从，用莫知其所终。觉则复而为主于内，不觉则放而为客于外，此心有至刚不可磨灭之妙。昏犹金之混于沙泥，明犹金之出于泥沙。内非外，内复者自知，知无所思，变化云为，“动而健”，不随气以衰，刚无所屈，中无所偏，姑名“刚中”。岂思岂为？虚明而应，群心自随，大亨以正，天命在斯。与物亨通而失其正，是小人之中庸，其所以至于无忌惮者，盖由于斯，故“有眚”。元，始也；元，大也。始难于言，惟曰“大亨”足以明矣。下之至动足以发挥无妄之至神，徒静犹妄，至动无妄，愈动愈神，是谓无妄之贞。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大亨以正也。不言所利，利在其中。不利有攸往，禹曰“安汝止”是也。言其本止而不动意，动则往矣，往则为妄矣，动则离无妄而之妄矣，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离无妄而之妄，离天命而之人欲，天不佑也，何以能行？非天不佑，自取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与，犹皆也。“天下雷行”，万物皆“无妄”，圣人于是指“无妄”以示人，庶人心之或省也。何以明是时万物之皆无妄？无妄本无可言，本无可思，雷动物生。“无妄”可言而不可知，不识不知，帝则在斯，非谓性此时无妄，他时则妄也，因其动生之机发而易明也，省则物我一矣。先王对时茂育万物，禁其伤害，仲春毋竭川泽，毋焚山林；季春置果罔毕弋无门，毋伐桑柘；孟夏毋伐大树；季夏虞人行木，毋有斩伐，皆所以顺天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无妄”之往，异乎《彖》辞之云。《彖》辞谓舍无妄而他往也，此谓以无妄而往也，乃真心而往也。《彖》所言无妄之往动于意而离，是谓失其道心。道心者，人之本心也，真心非放逸之心也。虽动而未尝离也，正吾心之本也，故曰“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必耕而后可获，断无不耕而获之理。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断无不菑而畲之理。然而此爻曰“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者，其义何也？为之而成，作之而得者，皆万世横目之所知也。不为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无妄之妙也。六二至阴、至静而得中，有得其道之象，圣人于是发挥其妙，盖不思而知，不为而为者，无妄之妙也。道心至灵、至神、至明，变化云为，如冰鉴之照物，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孔子不逆诈，不亿、不信而抑，亦先觉其诈不信色勃，如屏气似不息，终年应酬，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而思，而又曰“吾无知也”，此非训诂之所解也，非告语之所及也。又曰：“哀乐相生”，“明目而视，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不可得而闻也。”夫哀乐皆可见也，皆可闻也，而曰“不见”、曰“不闻”，万古之所莫解也，而智者之所默识也。禹曰“安汝止”，人心自有寂然不动之妙，惟不安而好动，故昏。故夫禹之所谓止，非无喜怒、无思为也，终日思为而未尝动也。虽有喜、有怒而未尝动也，如此则不妄，如此则利有攸往。往者，以无妄而往也，不然则往皆放逸也，何利之有？“未富”之者，中虚无实之谓，因不耕获而发此义。孔子与门弟子言，每每戒其意，戒其必，戒其固，戒其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虚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六三无妄之爻非为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于我，故谓之“灾”。人性本善、本神、本明，作意则昏，立我则窒。意作我立，如云翳空，如尘积鉴。所谓本无妄者，灾矣，灾非其本心之所欲也，志在于善反罹其灾，志在于得反有所失。心在于静，得静则失动矣；心在于一，得一则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万矣；心在于万则得万，得万又失一；心在于同则得同，得同则失异矣；心在于异则得异，得异则失同矣；心在于实则得实，得实则失虚；心在于虚则得虚，得虚则失实；心在于中则得中，得中则失四方；心在于四方则得四方，得四方则失中；心在于知则得其知，得其知则失其不知；心在于不知则得其不知，得其不知则失其知。大抵有得则有失，无得则无失；无得则得无得，得无得则又失有得矣。有得非粗，无得非精，愈深愈穷，无深无穷，唯自觉者四辟不通，变化无穷，是为大中。莫究厥始，无穷厥终，无得尚不足以言之，而况于有得乎？故取或系之牛为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又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有得则有失，其旨益明。六阴静，三复阳动，有意我之象。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阳动，四阴静，三与四皆非中道。六三虽静而不能不动，九四则自动而之静，去妄而学无妄。自圣人观之，九四未免于习，未觉其本，未可以为大正。然浸释其意，浸消其蔽，有损而无加，有寡而无多，意蔽消则性自明，意蔽大消则性自大明。云气去尽则日月自昭。夫明德人所自有，学者惟自昭其明德而已。觉则明，不觉则固难乎其明。然九虽未觉、未中，唯渐释意蔽，意蔽尽释则本明自昭，是或一道也。故曰“可贞”，言亦可以正也。虽未尽正而浸改过矣，故“无咎”。《象》曰“固有之也”，言固有此道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谓此也。人谓蔽以人为治人，为人为尽改则止，不必复求也。意蔽尽去则本德自明，九四可贞之道也。学道者亦不必专主一说，有忽觉而明者，有渐释渐明者，明则一也。孔子思而渐释其意蔽明道，心亦自明，故与门弟子语每每正绝其意，曰“毋意”、曰“毋必”、曰“毋固”、曰“毋我”，知夫意蔽尽去，过尽改，则人人皆与圣人同也。人人之德性未始不明也，固有此道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五为中，中为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动而过差。此疾既小，不药自愈，如加药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试也”。此爻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义理也。有病而勿药，有过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昔者孔子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脱骖，脱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孔子曰：“予乡者遇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夫孔子之过于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无妄之疾也，孔子不加药焉，子贡不知也，此四时寒暑之变微有过差者也。《易传》曰“变化云为”，云为乃变化，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训诂之可解也。孔子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盖孔子不梦周公也久矣，不知其几年矣。孔子一不之省，则孔子无思无虑，数年而始觉，其觉矣亦非动。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此“蒙以养正”，作圣之功也。加药则不蒙矣，则有知矣。有知则不一贯矣，则妄矣。此爻辞不为圣人而作，为已得道而未新纯者作。大休无妄，起意于善，是谓“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则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自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于大明者终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至于此，至矣，尽矣，亦无过之可言矣。而贤者于此，或尚疑已德之未盛，复有所行，则意复起，则“有眚”。眚者，灾之小，则失蒙养之功矣。将以为利适以为害，将以为进反以为退，无妄之药尚不可试，而况于无故而欲行乎？行则“有眚”，又况于行而穷之乎？穷之则灾矣。此学道其终之微蔽，故于上爻言之。孔子曰“吾无知也”，无知则不行矣。又曰“不知老之将至”，老至犹不知，而况于行乎？孔子唯如此，故能至于耳顺、从心所欲之妙。此爻唯已得道，而“蒙以养正”之功未成者，当达斯义。

## 卷十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大畜，大者有所制畜也。畜止健者，非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之盛德不能也。有盛德矣，而又刚上而尚贤，而后可以行止健之事。不然，则健者亦未易止畜也。健者，武勇奸雄之徒也。世不幸有奸雄作焉，惟大人能止。畜之刚健言其神武能威、能制，笃实言其诚一不二，刚健笃实非二也，曰“刚健”、曰“笃实”，皆所以明一德之盛，一言之不足，故再言之，非二德也。辉光中虚，光明神用四发，发于云为变化也，如日月之光辉敷散宇宙而初无心焉。日新常新而不故，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有起止则有新，故意无起止则无新，故行有作辍则有新，故行无作辍则无新。故无新，故则常一，常一则常辉光。

日新亦无二道，无二道则曰“刚健”足矣，何必复言“笃实”又言“光辉日新”？人心未明，虽明又未必大明，或误释，或偏见，则卦旨不明，故不得不合此数语以明其德。有如此盛德，又以刚在上得利势以行之，又尚贤不自任其刚，尊贤咨谋以辅其不及，则能止畜健者矣。奸雄难于止畜，德之未盛者不足以临之，虽备天下之善德，苟不刚健犹未为盛德之全，亦不足以临之。刚不在上，无利势则亦不足以临之。德盛得位，苟不尚贤，亦非全德。虽尧舜之圣犹资众圣贤之辅，虽大智或有所不及，不尚贤则奸雄亦得以窥之，亦不得而止畜也。

不能止畜健者，则德非大德，正非大正。正无大小，唯德之未盛者，未尽乎正之道，故以全尽之者为大正。苟失其正，终难止健，故曰“利贞”。“不家食吉”，尚贤而养贤，贤无家食也。既有大德、行正道，又养贤尚贤，则畜止健者之道无不尽矣，故可济大险，故曰“利涉大川”。至于“利涉大川”非与天为一者不能也，故曰“应乎天也”。有毫发私意，有毫发意、必、固、我者，皆未免于人为，非应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中有天，所畜者大矣。卦已明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之大，此又明多识之畜，皆德之所畜，皆易之道也。道虽一贯，虽学不可以不博。前言往行千差万殊，有是有非，有偏有全，万善万德洞观会同，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积焉。不苑深而过，茂而有间，孤陋而寡闻，坐井而观天，汔至而未繙，小者之事耳。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大畜之时，上之人以刚制畜臣下，臣下有危厉之道。初九未得，似利于止而不进。已，止也，止则不犯灾矣。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二已居位，当上以刚制畜臣下之时，则当如舆之说轴辐不可行也。其说辐，中无怨尤之心也。其失道者往往于此有怨尤，故此明其道。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下之情未通则有制畜之事，今九三上承六四，阴阳有相得之象，则九三可以往矣。大抵卦至三爻，居上下卦之交，有变之象。泰三已言无往不复，此爻“良马逐”已有不制畜之象。利艰贞者，谨之也，徒谨而或失正，难于免祸。既艰、既贞又“日闲舆卫”，舆承上，卫谓防卫，无致上疑，“舆卫”无他，艰贞而已，则“利有攸往”。以大畜之世上方严制，虽“合志”不可往也。《象》言“上合志”者，明未“合志”则断不可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柔顺之象，童牛尤其柔者，而有牯焉，外莫得犯之矣。六四柔顺之至而能使人不得而犯，此非以威服，以德服人，故“元吉”。然非能止健者，能使健者不见犯尔，故曰“有喜”。以其无及人之功，故不曰“有庆”，庆大喜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牝豕曰“豶”。牝，阳也，五之象。牙能制物，有含藏之象焉，得止健之道矣。而止曰“吉”不曰“元”者，以刚制乃适变之道，非其本也。然足以止健，奸雄不得肆其毒，福及天下，故曰“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抵事终则变，上九居卦之极，有不待制畜而上下之情通达和畅之象。何之为言，惊辞也。大畜之世，制畜方严，忽焉亨通，故惊喜曰：何天之衢之亨也！天也尚须制畜，非道亨也，上下一心同合乎道，乃道之大亨也。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观卦六画宛然如颐。颐，养也，养之而已，无所修治也。养正则吉，己正则养之而已，故吉。《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有不正焉则当改、当修治，苟亦养之，是养成其不正，不可也。人多不自知己之非而精于知人之得失，故“观颐”，先观人之所养，是则效之，非则省己而惩之。“自求口实”乃省己之所养，故曰“观其自养也”。以彼照己，庶其易省也。人多不自觉，故圣人设法以教之，使先观人而后观己也。“天地养万物”，天地之养即人之养，知天地则知己矣。理人养民，乃先养贤，养贤则可以养民矣。君不用贤而能养民者，自古无之。“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疑异乎天地之养万物，而孔子不以为异，故比而言之，何独圣人之养与天地同，虽天下人其养皆与天地同，何以明之？三才一体也。人自昏也，知其一则不昏矣，不昏则人与天诚未见其有间也。不特颐为然，六十四卦皆然。孔子于此又虑人必索颐之义，乃不曰“义”，而止曰“时”，曰“颐之时大矣哉！”大哉，“颐之时”乎！诚可谓至大矣。

颐者，养而已。颐以口实奉养，不可得而索也。养有所修治，义亦不可得而索也；养无所修治，义亦不可得而索也；天地养万物，义亦不得而索也；圣人虽养贤以及万民，然亦如斯而已，义亦不可得而索也。无义可索，故唯曰：大矣哉颐之时乎！大矣哉六十四卦之时乎！其曰“时义”亦非有义之可索也，姑曰“义”亦无义之可状也。究义之始莫得厥始，究义之终莫得厥终，曰“义”、曰“时”，皆不可索。未始不同是谓帝则，不知不识是谓大易，无思无为，变化云为，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六十四卦亦如之，三百八十四爻亦如之，书不尽言，时亦发之。他卦亦屡发“大矣哉”之旨矣，举一隅以通三隅，即一以知万，不必每卦、每爻既言而又言也。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山有止之象，雷有声而动，君子之言语即雷之声，慎而谨之即山之止，君子之饮食即雷之动，而节之即山之止，不纵其所欲也。夫人之本心自善、自正、自神、自明，唯因物有迁始昏、始放，言语始轻脱，今也慎其言语，言语不轻肆而内心得所养矣；因物有迁始昏、始放，饮食始不节，今也节之，则欲不纵而内心得所养矣，去其害心者而本心之光明如初矣。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龟能引气自养不假于食。“朵颐”，口实充颐之状。初九自有阳明至灵之性，不假外养，乃舍之，而慕人之利欲以为养，凶之道也。《象》曰“亦不足贵”，明其本有良贵，今观夫“朵颐”则失其所谓贵矣。初九以阳应六四之阴，有舍灵龟观朵颐之象。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以上养下，顺也，今六二以上而反资初九之阳以为养，是谓“颠颐”。阴阳相比多相与，故有“颠颐”之象。“拂经”言其非经常，“拂经”未有凶也。倘而于丘求颐，六五居艮山之中，有半山曰“丘”之象，而两阴之情不相应，故“征凶”。二五于位本相应而今不应，则六二不可往也。征，往也。二五虽本类，而今非类，故曰“失类”。天下人情事势之变无常有如此者。子曰“君子定其交而后求”，今交不定而妄求，故不应而凶。六二震体，有动而上求于丘之象，颐为利养。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不中，已有失道之象，而震卦之上，动之甚者，夫谨言语、节饮食则为顺，动非所贵也。正则为顺，与天地相似则为顺，岂纷动之谓乎？然则六三拂颐之正道，其凶可知矣，虽十年亦不可用。十者，数之极，言终不可用，终无所利也。又曰“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阴爻不能以上养下，而反资初九之阳以为养，是谓“颠颐”。与六二同而四独吉者，四与初正应，不拂经常也。四既资初以养，四虽上位，其体尊重，如虎视眈眈然，而其志欲乃逐逐于初，相亲之诚有如此者，则无咎。其如不然，挟贵、挟势以资初九之养，彼将咎我以无礼矣。《象》曰“上施光”者，人情以上资下之养为屈辱，乃其私也。圣人于是正之曰：此乃上施之光也。义当资之，何辱之有？小人以为辱，圣贤以为光，圣人多以光一言明无思无为而及物，如日月之光。此虽下贤，亦不动乎私意，有光之象。唯不动乎私意者人咸服，故亦有尊荣义。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六五上资上九之养，其体顺，故不为“颠颐”。特以本非正应，非其经常，故曰“拂经”。非其经常，疑不能久而变，故戒以居贞，以阴资阳正也，居正不变则吉。然阴盛方资于颐养，未可遽然大有所济，故曰“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者，言六五之贞不在乎他，在乎顺从上九之贤而已。六五艮体，有止定居贞之象，六二震体则反是。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上九有公师之象。一阳在上，四阴随之，有举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养之象，故曰“由颐”。以人臣而举盛势，虽危厉之道，而上九以阳明之德居公师之位，又以六五好贤柔顺，有顺从之象，故吉。观时物之宜虽济险可也，何危之有？举天下咸赖之，故曰“大有庆”。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阳刚为大，阴柔为小；君子为大，小人为小。大者亦有过也，无过则何以“栋桡”？“栋桡”则本末必弱，无过则何以致本末弱？“刚过”，用刚之过也。上言大者之过，此又明用刚之过者，如汤武之征伐，周公之诛管蔡，而其心一无所偏私，一由中道而行。又巽而不忤，说而能和，不失天下之心乃可。二五有中之象，巽兑有巽说之象。其曰“利有攸往乃亨”者，既以“栋桡”本末俱弱，俱不可不往而修治其过，扶其弱而隆其桡也。人情亦有虽知过，复循循悠悠不即敏改者矣，故圣人警之曰：利有攸往乃亨。虽曰大者既有过矣，疑不可以言大，而圣人亦赞之曰“大矣哉”，何也？此蚩蚩横目万言之所未知，而圣人特发秘以示之也。今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间情伪凶盗、邪僻过咎不知其几，而无非易之道。特以昏则伪，万心则为奸盗，明则为智、为贤，大明则为圣人，故曰“一以贯之”，又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易大传》：“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曰：唯圣贤由之，余人不由也。通乎此，则人之目视以此视也，耳听以此听也，心思以此思也，不思以此不思也，变化云为以此变化云为也，岂不大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泽甚卑，木甚高，今泽乃过之灭没其木，是谓“大过”，有非常大变之象。君子处非常大变之中，独立而不惧，疑君子一于为人不复隐遯，故继之曰“遯世无闷”，明乎已在危难之中则义当授命，如见几而作则亦“遯世”，若将终身焉无一毫闷郁之意，“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篇唯圣者能之，则“遯世无闷”亦大过。人之道也，道心虚明，自无惧、自无闷，有不然者，乃因物而迁，意起而昏。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象》曰“柔在下”者也，初六柔而在下，凡百尤宜敬顺。白茅柔物而在下，又四阳实而在上，初六有“藉用白茅”之象，在大过卦则成过于谨慎之象。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杨者，阳气之所易感，其发生也早，故取以为阳象。枯杨又有阳之过象。稊者，

杨之秀，枯杨而生稊，乃阴阳之气和而生。老夫虽过阳，而得女妻，亦顺。用刚虽过，而能降心济以柔，于道皆顺，故无不利。九，阳也；二，阴。有阴阳和顺刚柔相济之象。《象》曰“过以相与”者，取其相与之情为宜，“过以相与”又有刚过而济以柔之义。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三与上六为应，九三阳奇有栋之象，而反居上六之下，是“栋桡”曲而下也。栋之所以桡者，无他也，以九三用刚，过而不中也。故《象》曰“不可以有辅”，言其刚过自用、不谦柔以受人之言，故曰：不可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四与初六为应，九四阳奇有栋之象，而居初之上，故曰：栋隆高而不桡乎下。九刚四柔，刚柔相济故能隆也，然有它则吝。他者，初六之阴，有它则为亲近小人，有“桡乎下”之象，故《象》又言之。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华异乎稊，华虽亦阴阳和而后生，至于华则极矣。极必衰，四阳至于此极，故有将衰之象，故曰“何可久也”。华不能久，行衰落矣。上六阴而上，老妇也。九五反居下，士夫也。老妇得其士夫，则老为主，其义则柔。阴为主，为柔之过，而刚反柔，虽无刚过之咎，而惩创太过，刚阳顿衰，安能有为？故曰“无誉”，又曰“亦可丑也”。生华不久，其此类欤。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过涉”，济险也，而灭没其顶，凶也。虽凶而济险之至正也，不可咎之也，故曰“无咎”。古者有志之士见危授命而功不济，亦有后而议其非者，故圣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过涉灭顶”而又咎之，则乡原之道行，而见利忘义者得志矣。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坎，重险也。八卦惟坎言习，余卦皆不言，何也？非不可言，因义生言，余卦文义自不必言重习也。非八卦有异道也，六十四卦同此一道，而况于八卦乎？习坎之义何义也？人心遇险而惧，惧而甚则乱，乱则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有能在险中而不失其信，迹虽在险难而心亨，已离乎难矣。至于再遇险而亦不失其信，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全其德者不能也。大抵有志于善者，皆能履其初险，而至于重险则难，故圣人特于坎曰“习”，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则重险犹初险也，虽十、百、千、万险犹一险也。人心即道，道心无体，无体则易犹是也，险犹是也；一险犹是也，十、百、千、万险犹是也，而况于重险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昏者众，昏则乱，昏甚者遇险辄乱，不甚者重险则乱，唯不昏而常明者，虽历十、百、千、万险而不乱，故于坎曰“习”，所以明其道也，不为重险所乱则无不通矣。

夏《易》曰《连山》，以重艮为首，则艮亦可以言连。今《周易》艮不言连者，山





可以连，艮不可言连，取义不同，立言随义，言异而道则一。“水流而不盈”所以为坎，人心本孚信，乱则失之。孟子曰：“周（乎）[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当重险之中而不乱者，有盛德也。道心无体如太虚，然险难何能乱之？身则有体者，身固不可得而亨矣。心则无体，无体则坎险不能陷，故常亨。言“维心亨”，则身不可言亨矣。孔子厄于陈蔡，畏于匡，而弦歌不衰，是遇重险而心常亨也。重险不得而乱，刚中之名于是乎著。既在险中则当求济其险，故曰“行有尚”，言往济其险则险可济而有功，不往则险不能出，何功之可尚？难险非善也，而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义又未始不善。半山曰“丘”，大阜曰“陵”，设险则城郭沟池之固之所设也。王公设险非私也，所以守国也，守国所以安民也，天下之大公也。王公所设之险即天地之险，圣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体也。人情又概以险为不善，圣人于是发明险之时用曰“大矣哉”，所以破人心之疑蔽，明大易之道也。天地之间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理非易？何时非易？何用非易？易未始不一，人心自不一，人心亦未始不一。人心无体，自神自明，自无所不一。有体则不一，无体则无不一。意动则昏，昏则乱，乱则自不一而纷纷矣。自不昏者观之，重险之时大矣哉，有孚心亨大矣哉，“行有尚”大矣哉，六十四卦之用皆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水则“洊至”，德行本常，昏则不常，人本不昏，意动则昏，不昏则未始不常，“常德行”，在我之“水洊至”也。人心既放，教者贵熟，一暴十寒何以善俗？习则熟，熟则常，“习教事”，在人之“水洊至”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习坎，重险也。居险而能出险者，为得其道。今居“习坎”之中不唯不能出险而又“入于坎窞”，失道故也，故凶。初六居下，故于“习坎”又有人“窞”之象。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二在险中，所求仅“小得”。《象》曰“未出中也”，言未出险中。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六三来则入坎、之亦入坎，之，往也。外亦坎卦也，故曰“来之坎坎”，无功也，《象》曰“终无功也”。及六三又自枕于坎，不独枕险，又“入于坎窞”。六三阴险不中，失道所致。然小人既以陷于此，岂无改过之道？圣人于是亦教之曰“勿用”，但一切勿有所用，则所谓失道之心熄，庶乎免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酒养阳，食养阴，故“（尊）[樽]酒”阳奇，“簋贰”阴耦。九五阳刚，六四阴柔，刚柔交际，君臣相亲，已离内卦，有济险之道焉。君臣一德一心，何险之不可济哉？然上下方交际，六四当“用缶”，缶虚中毋实，已意一观夫君心之如何，从君心之所明者，纳诚以答之，则君臣一明，君臣益和，终无尤咎，险可济矣。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齐宣不忍于牛之心而启之，以为是心足以王矣，齐宣为之兴起，即“纳约自牖”之道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虽得中道，阳德不陷于阴，有平险之功，而坎亦不盈，祇适平而已，虽无咎而无大功。功之未大，由其中之未大也。同人曰“得中”，大有曰“大中得道”，固有大小深浅之不同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上六失道与六三同，而祸又甚焉者，上六因阴而又阴，险而又险，阴险小人处险难之极，故有“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之象。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离，丽也，丽犹附也，又重明之卦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一也。离者，易道之异名也，三才无非易，而况于重明乎？始因离丽指其同者，以开人心。悟三才之未始不同，则万物、万事、万理无不同矣。无不同者易也，今徒知日月丽天，百谷草木丽土，重明丽正，而不知其为易之道者，实不识日月、百谷草、木重明者也。重明本明而又明也，人皆有明德，唯君子能明之，故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唯君子明之，众人不能。则人虽有明德，又以能明为善，故曰“重明”。人心非气血，无形体、虚明、神用无所不通，意动故昏，一日觉之自神自明，六通四辟、视听言动、心思变化无不皆妙，无不中正，其有小人略窥迂似放肆，颠倒于非僻之中，故曰：小人之中庸无忌惮。是故重明之卦利乎贞正，重明而不失贞正，则不入乎小人之无忌惮，则得易道之正，正则无不亨通矣。重明以丽乎正，非作意而附丽也，重明而不失正，即谓之丽义。读《易》者当悟斯旨，勿执其辞。人之常言亦多此类。

夫天下之人心不可以力化，不可以权术化，唯可以德化。重明则不失德性之本明矣，丽乎正则所行皆正，明德达而布于天下矣。人人皆有此德性，唯昏故愚，其本有之德性未尝磨灭也。今也上之人重明丽正，达而行天下，则天下同。然本有德性，无不默感、默应、默化矣。化成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孔子于《孝经》以“孝悌”言之，即重明之正化也。观《象》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道化之神诚有不可测识之妙。离卦阴柔居中，离为中女，柔体也，体之柔者难以致亨，唯不失中正则亨。中正者，道之异名。中言乎其无所倚、无所偏，正言乎其不流于邪僻。不倚、不偏、不邪，非道而何？得乎道而不能亨者，未之有也。牝牛，柔之象也。丽乎中正而后为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震曰“洊雷”，巽曰“随风”，坎曰“水洊”，至艮曰“兼山”，兑曰“丽泽”，独离言“明”不言“火”，何也？圣人知“继明”之义为大，而两火为之物，“继明”本一德，故曰“明两”。明无实状，虽曰“两”以发“继明”之义，实无二体。“作”犹为也。“明两”为离，立言之常也，不必赘起其意。《彖》以言重明而兼言中正，重明之告犹未甚著，故此复发继明之义。继明犹重明也，人皆有明德，唯意动而昏，故不继。尧聪明，尧不昏而能继也，舜浚哲文明，舜不昏而能继也，文王若日月之照临，以文王不昏而能继也。作好、作恶则昏、则失，道心虚明光辉四达如冰鉴，如日月无思无为自无所不照，有思有为则意动，知此则失彼，知一则失十、百、千、万，况所知之一未必果知乎？而况于照四方乎？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一惟精。”道心不继不绝，一也。意为人心，意不作为道心。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离为火，火性躁。履，行也。错然而起，意念每如是，躁之性也。于其初也敬之，勿遂其错然之过，则不放、不逸，免于咎矣。卦取离丽、离明之义，此又发离火炎躁之



象为义，易道无所不通，不可执一而论。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也；离，丽也，丽乎中道，故曰“黄离”；离，明也，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黄离”；离，火也，有火之明不入于躁，是为得中，故曰“黄离”。凡离之事无穷，黄中之道亦无穷。凡有意则有所倚，有所倚则有所偏，皆不可以言中。凡意皆不作，自然本明、本神，自不偏不倚，而名之曰“中”，其获元吉固宜。元亦道之异名，亦曰大，其获大吉固宜。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此爻又取离为日月之象，日过中则昃。二为中，三为过中。“日昃之离”，将老之象。衰则老，老则死，一也。人之生如日之东升，壮如日之中天，衰如日之昃，死如日之西入。日有东西出入之异，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气之所聚，其性犹是也。老死血气之衰散，其性亦犹是也。性非气血无形体，有形体血气则有聚散，非血气形体则无聚散，愚者执气血以为己，故壮则喜，老则忧惧，其无己也。明者知性之为己，性本无体，平时固自不立己私，不执血气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则血气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动其心也。《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惧而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大君也，柔而在上。九四乃以炎上之性为暴、为躁，突然而来犯，天下之所共愤，大义之所必诛，故继曰“焚如，死如，弃如”，谓可以焚而死，死而弃之也。《象》曰“无所容也”，言无所容于天地之间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六五大君为暴虐之臣所陵，而六五柔弱莫能制，唯“出涕沱若”又“戚嗟若”而已。然亦吉者，何也？君臣，天下之大义，君者人心之所共戴，虽柔弱，非刚暴之君也。而九四以臣犯君，人心之所共愤，故九四终于无容，六五终于不失其位而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离，丽，以其丽王公之位，故人心愤其臣之逆而共诛之也。苟非王公之位，则人心未必如此共愤之甚，加以柔懦特甚，难保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离为甲冑、为戈兵，甲冑外刚而坚也，戈兵其性锐也，此爻取甲冑、戈兵之象而言出征，备明离卦之变义也。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也，不得已而用之。《洪范》“八政”师居其末，此爻一卦之极，事至于极，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宜其有嘉而又折其首，不及其众，非吾之丑类则获之。苟不逆命即吾类也，宥之可也。如此则虽用戈兵，人无怨咎。《象》曰“以正邦也”，明王者之征所以正邦，非有他也，非行其私忿也，非黷武逞欲也。

## 卷 十 一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观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刚有自上而下之象，是谓“柔上而刚下”，刚柔、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艮止兑说，说出艮止者，其咸之道欤？亨利贞欤？变化之神欤？夫既以感应相与而说矣，而曰“止”者，何也？岂始说而终止邪？今曰“止而说”，言乎止而不动而又说尔，非止与说离而为二，止与说合而为一也，如水鉴中之万象，水常止而万象自动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尝不寂然也。大哉，止说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归妹也，归妹，天地之大义也。艮，少男居下；兑，少女居上，“男下女”之正礼也。言乎其礼则“男下女”，言乎其义则“止而说”，一也，皆正也。如此，娶则吉，不然则不吉，小不然则小不吉，大不然则大不吉。舜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止而说”也，贞也，吉也。天地之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也。

男女之相感，即君民之相感。感应之机，神不可测，虽感应而遂通，自寂然而不动。省此机者，则“止而说”，则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志有之，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尔。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乱。一日感之，则固有之机忽发，默感、默应，自和、自平矣，何独人心？举天下万物之情皆然，何独万物？天地亦然。惟此感应之妙，变化之神，知天地万物之情，则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视者此也，耳之所以听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来也，不知其所从往也，虽视听言动之神无体也，此其神也。虽圣人不能自知也，而况于他人乎？“不识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动静一也，昼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泽甚卑，山则甚高，今山上而有泽焉，气之所感也。气虚故通，人惟虚，故能受。植己私焉窒其中，则安能受？人心自虚、自无体、自广大无限量，意动而窒，始好己胜，始耻于从人之言而不受，而愚，而暗，而乱矣。“君子以虚受人”，非本窒而强虚也，不失其本虚尔，因愚众之窒，故言君子之虚。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爻取一身为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动者，“志在外也”。其动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则腓，人之行其腓先动，止者道也，动非道也。道心虚静，感而斯应，迫而后起，及其意动而逸，则不待感迫而先动如腓矣。然艮体止，亦有居之象，知动之非能居，则转凶为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自腓而上其为股乎？股虽不至如腓之先动，而亦非静止者，故曰“亦不处也”。处，止也。股专于随人而动，故曰“执其随”。执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虽戒躁动，务去己私，感而斯应。然亦“志于随”者，“志在随人”，则全无主，本失道从人，“所执下”矣。尧舜之舍己从人，非随人也。舍己从人者，其中虚明；志在随人者，窒暗而已矣。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初拇、二腓、三股、五膂、上辅颊舌，九四居正当心象，爻辞亦言心之所为，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气血、非形体，惟有虚明，而亦执以为己私若一物然，故圣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释而虚之神著矣。九阳明，有贞正之象，而四又阴暗，明未纯一，意不能不动，未能无悔，而阳明贞正，其悔终亡。《象》曰“未感害”者，意虽动而未发于言行，未达于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贞正，虽可悔亡，苟于贞正之中意念扰扰，“憧憧往来”，则随其所思而朋从之，虽贞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动，朋从之多不可胜纪，或意谓若是者为仁，又谓若是者为义，又谓若是者为礼，又谓若是者为乐，于仁、义、礼、乐之中又各曲折支分之，意度不可胜纪于是，虽有得乎“一以贯之”之说，又亦不免乎意。意以若是者为一，若是者非一，或以为静，或以为动，或以为无，或以为有，或以为合，或以为分，或以为此，或以为彼，意虑纷然，不可胜纪。苟为正而若是，亦未光大矣。光大之贞，不劳外索，不假思虑。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每每止绝学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此心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为道意动则差，爱亲敬亲，此心诚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温夏清，出告反面，此心诚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长，此心诚然而非意也；忠信笃敬，此心诚然而非意也；应物临事，此心诚然而非意也，如冰鉴中之万象，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其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深而通，茂而有间，是谓变化云，为不识不知，一以贯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无思虑、无营为之所，虽感而无应，虽静而无用，虽无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为言卑之也，何谓大道？孝悌忠敬交错泛应，喜怒哀乐云为思度，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上体之上惟“辅颊舌”，有咸感之象。“辅颊”之中有舌，为言感人，以言不由乎中，胜口说也，鄙之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观卦之象，九四之刚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上而下之象。又震长男而在上，巽长女而在下，刚上而柔下，得体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与则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动风作率常相与，“巽而动”不忤。六爻刚柔皆相应如此，则可恒矣。久者必亨通，虽亨通又必无咎而后可，其未免于为人所尤咎，犹为未可也。亨通无咎矣，而未正者容或正之，盖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无咎，而未贞正。诵王莽功德者满天下，而莽非贞正。必亨、无咎、利贞而后为道，而后为久于道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后始全乎恒久之道。三才未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迁，意动而昏，而后裂而为三也。不迁不昏则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测也，不可知也，无体也，莫知其向也，三才一体岂不实然。

“恒，亨，无咎，利贞”，则利有所往而无所不通，无所终穷矣。终则有始无穷，之道也。此事虽终，后事复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时之相推循环，无端而莫知已极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初无深义之可求也，四时变化而能久成，亦无深义之可索也。得天，丽乎天也；变化，寒暑温凉之变化也。久照者，久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时，四时即圣人，一也。是道也，至人久焉，贤人亦久而未至于久，未至于久则未精一，未精一则其化也浅。惟圣人久于其道，全体为道，全心为道，即日月四时，四时即天地，即天下之心。圣人运天下同然之机于上，而天下默应、默化、默成矣，岂人力之所能为哉？故曰：神化。“观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昭然矣。苟以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则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风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声则不恒，其动作则不恒，其声音之自，动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则知其发、其变化亦未始不恒。无所不通，无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虚名，曰“易”、曰“道”亦其虚名，天地万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天下之至动，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为未始或动也，此非训诂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乐相生”，即风雷之至也。而继之曰：“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夫哀乐不可见、不可闻，其谓之未始或动。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动，非不易方也。此之谓立，此之谓君子，此之谓“雷风”，此之谓不可以动静论。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万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于事则其进锐者其退速，其于人情则相与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则彼将不堪，将莫之应。浚，深也。遽求深入，虽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贞正之人执正义而为之急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时、惟变，不主一说，天下之大用也。用小道者虽正犹凶，犹无所利。故孔子止绝人之意、必、固、我，其为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阳明之臣事阴柔之君，阳非臣道之恒，有悔之道，今也能久于中，故“悔亡”。其在进德。九阳二阴驳杂未纯一，有悔，能久于道，其悔终亡。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既有不善岂能无悔？然能久于其道至于三月不违仁，则“悔亡”矣。过三月虽不无违，违则不无悔，而益久当益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得中道而阳性多动，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作巫医，则何往而不承之羞。虽中于贞正，既不恒矣，亦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恒、不信无所容于天地之间。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阴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也，非其所，谓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虽久之安能得禽。言无功也，言其徒久而无成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静正。六有柔静之象而专应九二，天下固有静正之德而未刚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贞”是也，故妇则吉。以妇人之道从一而终也。至于夫子则当制义，当有刚健无所不通之德，而专静柔从则为凶也。道心中虚，何刚何柔，虚名泛应，无所不通，而知刚、知柔之德随时而著。初不用毫发之思虑气质之拘者，养德未成，弱质未成，六五之“恒其德贞”是也。惟养德之成者，气质尽化而为天德，故无所不通。无强无惧，刚健柔顺之德无非变化之神，此圣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动也，震卦之上有振象。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恒则不可，今至于其终而犹震动，其恒未纯、未一，则大无功也。凶，凶道也。学者于此而进德，未纯一，殆未至于凶，故悠悠不学也。孔子独于颜子称好学者，此万古之通患。孔子圣人，而发愤忘食者，何为也？惧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则吉，失道则凶，甚可畏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阳为君子，四阳虽多势，则外往也；阴为小人，二阴虽寡，势则内来也，是故君子当遯，遯则亨通之道，不遯则与小人争，取祸之道也。然“刚当位”，君子犹居位，人心犹应，与时偕行，随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贞”，则亦不大利于贞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长，乘时得势不可制也。方是小人浸长，君德可知，奸状百出，乱政日滋，君子方遯，事情扰扰，处此往往不无动于意，随于事而往。圣人于是乃曰：“遯之时义大矣哉”，谓夫此时之义至大也。至大者，极其不可形容之辞也。孔子曰“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夫“哀乐相生”，人皆以为可见、可闻也，孔子曰“不可见”、“不可闻”，则小人浸长，君子好遯。虽扰扰万状，孰谓其可见、可闻乎？此非训诂之所解也，非思虑之所及也，惟心通内明者自知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复加之言也。某自弱冠左右读孔子“一贯”之语、尧舜“执中”之海，常疑先圣启告之未为详明，及微觉后，始知前圣之言及此已详矣，复加焉则非矣，则思虑之所及尔，训诂之所言耳，非“大矣哉”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尝恶之也，而自远自严，此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权术待小人也。人心无我无体，自神自明，由中心而达，自无适而不当，寂然不动无为而自不恶，自严自远也。使后世之君子皆同此道，则于小人何怨？此远遯小人之义尔，非谓遯卦之义尽于此。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尾居其后，言乎遯之迟也。初爻而曰“迟”者，初系内卦，二阴为小人，居内势浸长。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为遯之尾遯诸爻以远于阴为善，故初为遯尾、为危厉。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谓进。盖内卦惟二为中而犹居下位，故尚德言往进。孔子为乘田委吏之时，必无出位干时之灾。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黄，中也；牛，柔顺之物；革，坚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六与二皆阴，有柔顺之象。二正在内卦之中，正与小人并处非遁者，故爻辞不言遯。柳下惠当之，居人之朝而隐，人称其和，是为柔顺，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坚贞不可移夺之德，不偏于和矣。是为中，是为“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言其坚贞不移之至不可胜言。然自古以来，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惠，德性自然，无劳固执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势易以动人，而况于日处其中，则固志难久，执之之坚诚不可不谨也，意念一动即化而为小人矣。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与二比。九，阳，与六二之阴相得，而九三阳为君子，虽知义所当遯而尚不忘利禄，有恋系之意，故曰“系遯”。初六虽遯之迟居后，而无阴阳相得恋系于小人之象，故初止于厉。而九三有疾厉，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曰“有疾惫也”，言其惫弱无刚毅之德，不能决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贱者，畜养于人者，恋而不思去则为忠，爱其主则为吉也。此至贱之义，不可施之于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则“好遯”而吉，若小人则不然也，谓小人则不能遁也。九四与初六相应，此一小人不能遁之象。大凡人情之乖违者，皆当遁避小人。与小人乖违，亦当遁小人，溺于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九五为遁之嘉者，何谓嘉？九五刚当位而应，非早遯者，小人之势虽已得位而浸长，位犹在下，犹须命而应。九五虽欲遁而义犹未可去，犹可随时而行。《彖》既言之，而此爻又发其象者，筮于爻为急，急此事变之大者，故不得以重复而废也。又“贞吉”之义《彖》所未言，故并发之。自古大臣知小人之势长，已位莫安，阴相结纳永固其位，其志不正者多矣，斯义诂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遯”若为一卦之善色，斯举矣，其遯最早，与小入一无相涉之迹，不与二阴相应也，故无所不利。《象》曰“无有疑”者，无可疑之迹也，无与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

## 卷 十 二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阳为大，阴为小；君子为大，小人为小。大壮在天地则为四阳之长，阳气甚壮；在国则为君子以类进，其势盛壮；在德则为得大道，刚健变化。孔子三十而立之后，有不可摇夺之壮也。天下之柔者不能壮，惟刚故壮。虽刚而不动，亦无由见其壮。下卦乾刚，上卦震动，天然义见，故曰“刚以动，故壮”。其在德也亦然。能柔不能刚，非大德也。道心无体，神用无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穷，于是名之曰“刚”；应酬交错，变化云为，名之曰“动”；因其动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穷，故又曰“壮”，是三者名殊实同。其曰“利贞”者，利于正也。刚壮而不出于正，非道德之刚。壮乃气势之刚壮，忤人伤



物取祸之道也。君子之道虽长、虽盛壮，苟其行有不正，则小人得以候其隙、执其短，君子反受害。德虽大，而不出于正，纵心于规矩之外，世所谓道家者流间有之，而人心不服。孔子谓“悖德”、“悖礼”，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世所鄙贱，非大壮、非大正。孔子大正，故当世尊信，壮孰甚焉。圣人于是又阐明“正大”之道，大与正初非二物，皆道之虚名、道之异名，人自有二，道无二，道心无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即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即万物之道。此止曰“天地之情”不曰“万物之情”，以万物之情有不正，故不言也，非天地万物之道果有异也。立言垂教之法当如是也，内心明通者不于此而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君子体壮，以自胜为强，故“非礼弗履”，正将以行礼也。如古所称“日莫人倦，齐庄整齐而不敢解惰”，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斯言则正矣，殆非圣人之言也。礼者，人心之所自有，不可言敢行也。《周礼》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敢行之云乃为伪也。《易》曰“君子自强”，乃自强也，非强于外也。或疑君子取象必与象同，是不然，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亦未尝与象齐同。矧天人一道，不必执取象之说。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壮之象，阳实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壮也，而遽于为决意前往，征，往也，其凶也宜。然此等人必巧黠圆变之士，盖愚质拙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决妄发，孚以致凶，是为孚信之穷，故《象》曰“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用其壮，故九二不言壮，唯言贞。贞，正也。由正道而行尔，不置毫发己私焉，故吉。《象》曰“以中也”者，明其不作意，一无所借，斯见所谓正道也。中正非二道。二柔而中，有不用壮之象，君子势虽壮而不用其壮。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三虽益进，势虽益壮，君子之心未尝以为意焉，唯小人则自嘉己势之壮而益肆、益壮，是谓“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罔，无也，无则不必言用。对小人用壮为言，故言“君子用罔”，言君子之所用异乎小人之用也。君子则用无，故《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不复言用矣。如其用壮，虽贞正亦厉，如羝羊触藩必羸其角，未有用狠力而能济者。九四奇画横截其前，触藩羸角之象。以九居三阳，又乾体之极，又过，有小人用壮之象。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阳用壮本有悔，而四阴以柔居之，用壮不过，非行其私者也，故为贞。正而吉，故悔亡。唯其如是，故能藩决而不羸。大车而壮其輹，益可通而无阻。九三用壮，其害如彼；九四济以柔，其吉如此，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复往而进也。六五居前，耦而虚，有藩决之象。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阳壮，有羊狠之象，势壮用壮人情之常，使物用壮殊为难也。今六柔顺五得中道，丧羊之壮甚易然者，道心中虚，无体无我，壮无从而生也。不劳遏抑而自无壮之可用

也，故最为“无悔”。“位不当”者，亡乐道、亡势，虚中无我，虽居是位如不居是位也，不以己当之也。有其我则当其往，当其位则居其势，居其势则用其壮矣，安能丧羊于易哉？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此爻贞得其道者，以“丧羊于易”而知之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六虽阴而居卦之极，壮之极、震之极亦有“羝羊触藩”之象。虚气壮往则不能退，用壮者必不济，故不能遂。进退无所利，然能克难，则吉。六柔体，有艰象。其曰“不详”者，极壮、极震，极矣，故不审详也。触藩之患在他卦则凶，在大壮则得时、得势，故止于咎厉。咎者众，非咎，艰则不用其壮矣，故转咎为吉，不长矣。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唯安康之世可进，故曰“康侯”。古诸侯皆仕于王朝，商纣之时，文王以西伯与九侯、鄂侯同为商朝之三公，崇侯虎亦同朝，周亦多用诸侯辅政。离出地上，言乎人臣知己德之不可不自明也，己德明，而后可以进而辅其君也；己德不明，则不能自治，何以启其君？何以治国？何以治天下？明而未顺，其明尚蔽，曰“明”、曰“顺”皆所以明晋之道矣。明矣、顺矣而有丽，非大明之君则亦难于进。以明顺之臣而又丽乎大明之君，故柔进而上行。上行者，其道行也，道行乎君也，故康侯用此晋卦卦象之义而能致“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蒙君眷礼也。马应有柔顺之象，昼日有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皆有明德而自知者鲜，自知者已鲜，而能自昭而求无蔽者又鲜。何谓自知？人心自神，自明，自广大，自无所不通，唯因物有迁，意动而昏，孔子所以每每止绝学者之意，他日门弟子总而记之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意之类，皆意之别名。孔子每每止绝学者四事，门弟子不胜其纪，故总而记于此，此万古学者之通患。箕子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虑，意象不作而本神本明之性自无恙矣，变化云为自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矣。孔子又曰“主忠信”，忠信者，不诈伪而已矣。不诈不伪，实直无他，何意之有？何思虑之有？纯然本明，何假求索。六通四辟何假计度，是谓自知，是谓知及之。此虽能自明而未保其常明，虽变化云为无所不通，而与物交扰其间不能无动，未尽仁者寂然不动之至，是犹有或蔽而不明之瑕，亦未可谓能全其明，故亦未可谓自昭之道。唯既明而常明，则进于三月不违，久全乎辉光日新之本德矣。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与九四为正应，故“晋如”。而九四离性炎上，不应乎初，故又有“摧如”之象，言其见摧抑也。一进一退皆其外物，不足为意，但自行其正则吉，故曰“独行正”也。虽不见孚信，而初六未受命，无官守、无言责，甚宽裕也，故无咎尤。如已受命有官，守有言责，则一不见信即不得其职，即当去。信不得其职而不去，是恋固利禄，公论所不容，难乎免于人之咎议矣！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已进而得位矣，故曰“晋如”；而六五不应，故“愁如”。知六五之不应者，二阴有不相应之象，一阴一阳有相应之象。然而六二得中正之道，中正者，无不获吉，故受大福“于其王母”。介，大也。六五阴而尊，又离体而明，有王母锡福之象。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者，妇人居尊之名。古圣作爻辞，所以备天下之事变，故及此。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事君竭力至于过中，似不能无悔者，三有过中之象。而坤为众，群承耦比，有“众允”之象。众咸信之，故“悔亡”。上九正应，有志上行之象。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鼫鼠，陆德明云：“五技鼠也”，《本草》：“鼫鼠一名鼫鼠”，许慎《说文》云：鼫，五技鼠，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穷。杨倞所注本《说文》，吾乡楼尚书亦注《说文》曰：异乎《诗》之硕鼠。九阳有进象，四阴也，有不终进之象。居大臣之位欲有所为，以辅国安民者多矣，而终于不能有所为而姑止者亦多，固如鼫鼠，夫其才智不足以当天下之重任，则不可以居大臣之位。大臣者，当以道事君，使天下之民无一不被尧舜之泽，乃称其职。今也欲为而不能，欲进而不得，以其所居之位不当如是也，故《象》曰“位不当也”。若是者，虽贞正而非好邪，然亦危厉。于本职有阙，祸将及之矣，有危乱之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六有柔柔之象，五有动静之象。五，阳也。人君阴柔而懦，有悔之道，而终于能进而有为，故“悔亡”。夫柔懦而欲其所为必多疑，二忧虑，故勉而进之，曰“失得勿恤”，言不必以失得为忧也。恤，忧也。但“往吉无不利”，亦诱进之言也。夫其所为，其间曲折万状，其得、其失不可必也，而遽使之勿忧，必曰“往吉无不利”者，何也？《易》，占筮之书也，圣人因以通之，使归于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因事变情理之不同，故随宜以启告之，一爻之辞岂能周尽曲折万变之理。《诗》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易》凡言有庆、有喜，喜小庆大，君之所及者大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上穷之象。天下事不可穷也，上穷不已维可用于改过。“伐邑”，自攻治其己也。自攻治己过，则穷治不解为吉，虽攻己太急亦恐乱而不堪，然大体则吉。虽为贞正，亦异乎蒙之养正矣，故吝。吝者，小疵。《象》言“维用伐邑”，自治己之外皆不可用，则其道亦未光大。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伤也。明德见伤，夷之卦也，上坤下离，明入地中，是为明夷。内虽文明，外则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知文王之蒙难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明夷之时，利于克艰而不失贞正，悔其明谨而不敢发也。惟尚乎艰，不言乎退，义有未可去者，居乎内难之中，其志常正，箕子以之，人知箕子居难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莅众”之道当隐晦已德询谋从众，唯其中不失其明，是非贤否不可乱，莅众之道也，非明夷之道也。而圣人乃云者，所以明不一之义也。“明入地中”，亦有用晦而明之义也。其义不同，其为大易之道无二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明德见伤，引而去也。“垂其翼”，隐其去迹，使不见其飞也。居内难之中而遽去，不可速也。“三日不食”，义当速也，故曰“义不食也”。君子初未尝置己意于其间，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谓“有攸往”，是谓“不垂其翼”，主人将有言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夷于左股”，言伤不至甚，左不如右，力尚全，右股可以行也。居内难之中引去宜速，左股既伤，用拯壮马以佐其速，则吉。六二之所以虽伤而不甚、不失其吉者，顺以则也，不失其道也。凡二五多有得道之象，道心行乎患难之中，其行其止，其久其速，自不失其则，自柔顺而不忤。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抵内卦之极多有变，明德之见夷伤，今乃变而南狩。南者，亨通之地。离，南方之卦。“得其大首”，汤武之得桀纣也。旧染汙俗不可疾贞，故周之治商顽民，知其深染不可速化，宽以教之，历三纪而始变。《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不在乎位也，在乎道也。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此圣人之志也，此圣人之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坤为腹，四阴，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奇画为阻，有门庭之象。明德遭夷伤而退至四，已出门庭而在外卦矣。夫其伤明德者，小人也。而小人之徒如六四者，乃致其巧，乃深入明夷之左腹，深得其心。彼明德者多醇正，往往虽已遭出逐未悟其奸，往往多堕其计中而不知。曰“获心意”，言其人之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箕子居大臣之位，故有六五之象。箕子不死，又不去，居难而不失其贞。居难而失其贞者，畏难，故曰“明不可息也”，一息则入于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上六，坤卦之极，有后入于地之象，故圣人发此义。初明后晦，亦明夷之变类之也。惟圣罔念作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傲”，舜告禹以“惟精惟一”，益曰“懋戒无虞”，又曰“无怠无荒”。凡是深知圣狂之分，其端甚微。禹告舜曰“安汝止”，舜告禹曰“惟精惟一”，此心常安，则常无所不照，一不安于止，微动其意，则如云气忽与日月昏晦，古人所以兢兢业业者以此。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辞唯言“利女贞”，深明家道之乱多由女祸，此万世之通患，治家者不可不念，





不可不谨。谨之之道莫尚乎礼，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不可游庭，出必拥面。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男女之正，天地之大义也。男，阳，为天；女，阴，为地，斯义岂不昭然。而或者歉然，自以为不足以与此者，邪僻之习锢之也。人心即天地之心，晦昧者以思虑为己之心，故纷纷扰扰如云翳日，如尘积鉴。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箕子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好恶思虑不作，而本心无体，清明在躬，其谓男女正为天地之大义，亦何愧。父母，一家之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家之不正而欲求天下之正，是无源而欲求流也，无根本而欲求枝叶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曰《象》吉善心，谓“风自火出”，风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言有物，非无实之言；行有常，非设饰之行。诚心善道则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诚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谆谆告语、切切检防。其家之长上敬恭者，其子弟必不多傲；其长上宽厚者，其子弟必不多急；长上儒雅，子弟亦儒雅；长上武勇，子弟亦武勇，以至字画相似，气貌略同，神化心传，诚有不令而行之妙。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又曰：家得其初也。治家之道当防闲其初，及其心志未变而闲之以礼，使邪僻之意无由而兴，而悔可亡矣。不曰“无悔”而曰“悔亡”者，以治家之难，难乎“无悔”，故止曰“悔亡”。以帝尧大圣而不能免丹朱之朋淫，以周公之大圣而不能免管蔡之兴辞，然则难乎言“无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六二居内卦之中，妻道也。妻道不可遂事，未嫁从父，已嫁从夫，礼也。妻道惟在中，治饮食之事耳，故曰“在中馈”。妻道虽柔顺不可失正，非一于柔从而不问邪正也，故曰“贞吉”。“顺以巽”者，妻道之正也，为夫则制义，为妻则顺正，一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嗃嗃”，过于严也，故有悔，亦危厉，然终吉。若妇子“嘻嘻”然，不肃敬则终吝。悔生于大过，吝生于不足。九三重刚过中，有过严之象。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六与四皆阴柔，而又巽体，柔顺之至也。顺则和，和则富。谚云：“十人十心无财市针，十人一心有财市金”，此语屡验。《书》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为一家者也。或者往往忧虑一人之智力，安能抚爱天下如一家，虽竭庖胡能周之，于是不敢作此念，不能尽假大之道，故圣人释之曰：勿忧恤也，假大之道自吉。孔子又从而详释之曰“交相爱也”，惟君民交相爱之心如一家尔。言其心也，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书》曰“不自满假”，《诗》曰“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九三重刚，故有过严之象。上当六位，非重刚也，况居巽。故上九之刚，唯有威如之象，虽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德威无他，唯诚心于善而已矣。善心诚实，人自信



服。孚，信也。家道难乎其齐，以“嘻嘻”为吝，故以“威如”为吉。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见其齐一，信服之效久斯见矣，故曰“终吉”。“威如”之道，非用威于外，反身修德，人自信服。

## 卷 十 三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离火自炎上，兑泽自流下。睽之《象》曰：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女子有行，各从其天，此亦睽之象也。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义。兑，说也；离，丽也，明也。和说而不忤乎物，而又附丽乎明哲之人。六五又有柔进而上行之象，上行亦得其势矣。五又得中道，又应乎九二之刚。备此数者而止可以小事获吉者，以在睽之时故也，以其质柔故也。睽之吉其事甚小，睽之时用其道甚大，何也？天高地下，睽矣，其造化之事则同也。男阳女阴，睽矣，而夫妇之至通，和而不睽也。万物不胜其睽异矣，而其事则类也。万物虽多，不出乎八卦之属，虽鸟兽草木昆虫之微，各从其类。八卦又不出阴阳之二类，阴阳又不出易道之一类。曰“同”、曰“通”、曰“类”，姑以晓天下之瞶瞶者。昏昏不可遽尽告之，尽告之将骇而不信，圣言将不行于世，而况筮者多逐逐滔滔之徒乎？圣人亦非不尽心告之，告之有序云尔。类则通，通则同，同则一者，非合而为一也，未始不一也。人心无体，无体则无际，无际则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行其中，万化万变皆在其中。然则何往而不一乎，如人之耳目口鼻四肢虽不同，而一人也；根干枝叶华实虽不同，而一木也；源流渚派淤激虽不同，而一水也。人唯意动而迁，自昏自乱自纷纷，而不昏者自不睹其为异也，终日应酬交错，如四时之错行，虽未尝无喜怒哀乐，如雷霆风雨露霜之变化也。《易传》曰“变化云为”，至言也，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用者，运用通达之称，乾之所以用九者，此也；坤之所以用六者，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九六，皆此用也。此用不可以心而思也，不可以力而为也，不可以目而见也，不可以耳而闻也，故孔子告子夏曰“哀乐相生”，是故“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彖》已言其同，此又言其异。言同，可也；言异，亦可也，故曰“以同而异”。“以同而异”，虽异实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异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异用，而非异；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久则久，可速则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异用，而非异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无思无虑，是谓道心。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由天命而行之自无不利。人自起心，妄见妄疑，妄作妄止，而人心益昏、天道益远而人祸至。夫人失其御，故丧其马，逐则马逸，愈不可追，勿逐自复。九，天之道。然天下之丧马而能不逐者寡矣，得失累其心，疑不逐则不复，后悔无及，故多



逐。圣人直告之曰“悔亡”，言他日不至于有悔也。“丧马勿逐”，当自复也。人有乖睽之时，遇恶人，惟见之则免咎，不见则有咎，是又以美恶累其心，疑其不可见而止，故亦直告之曰“悔亡”，“见恶人无咎”。《象》曰“以辟咎也”，言止于辟咎则可，苟有利心焉则不可。孔子无利心，故见季康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见之而不失其圣。苟以利心行之，人人视己如见肺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初与四两阳不应，有丧马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与六五应，遇主也，睽乖之时致曲以事者，于巷也。孔子因南子以见卫君，无咎也，未为失道也。由道心行之无非道者，乃天地之变化也。苟动于意欲，则为人心，为利心，为失道矣。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六三与上九正应，欲往从之。而九四阻其前，故“见舆曳，其牛掣”。以牛驾车，“牛掣”则“舆曳”而不得进矣，不特为阻而已。而九四之阳与初九皆阳，既不相应而近比六三之阴，阳欲得阴。而六三正应乎上九，不从乎四。四阳刚，居上且伤之矣。四临三上，有天之象。三见伤不得上通于上九，有鼻之象。劓，刑其鼻。鼻者，上通之物，此其所以为睽也。然邪不可以灭正，睽极必通，故曰“无初有终”。《象》曰“位不当”者，言六三所处之地不当，既居乎刚暴之间，宜其阻伤也。曰“遇刚”者，终遇上九之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与初皆阳，两阳无相应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阳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旦相知，其心则交孚矣，虽居睽乖危厉之时，亦无咎。贤者之志所以寡合独立，非绝物也，己志乎道，无同志焉故也，无同志则岂能以独行。今得“元夫交孚”，则道可行于天下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悔亡”之义已见初九爻，尝观人心固有彼己之情，俱无他意，徒以因事起疑，因疑生睽，遂至失人、失贤、失天下之大利。睽疑之情六五有焉。二五本正应，徒因九二、六三有相比之象，故六五疑九二之失正而不往，遂成乖睽。故圣人之悔亡不必疑其有悔。宗指九二，肤柔脆，六三象之，九二中正，噬六三而不从不正，五若从九二，何咎之有？六五之君能用九二之贤，则泽被天下，民咸赖其庆矣。君当求贤而后贤从之，故六五当先往。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睽疑之极不可告语，本与六三正应相从，以六三居二阳之间，阴阳有相得之象。见豕首趋下，疑其下比于九二，又见“豕负涂”，疑其上比于九四。鬼无形，安可载？见其“载鬼一车”，明其疑，疑结以无为有，六三与上九本正应。初疑，故张弧欲射之。而六三正应乎上，其诚终著，睽极亦通，故后说弧而不射。六三乃不与寇为婚媾，不与二四亲比，能守乎正。上九若往从六三之正，和而雨，则吉。阴阳和则雨至，至则群疑亡矣。明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无事，徒以不明，因迹起疑，因疑积意，遂至于此极。百疑释则本自无事，初无可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此卦上坎下艮。坎，正北；艮则东北之卦。为蹇则坎艮，不蹇者其西南乎？是故卦“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大人，有大德而在位之称也。平蹇之难其惟大人乎？见大人则可以得位，可以正邦矣，故曰“贞吉”。

夫见险而止，凡众之所知也，何能之有？何知之有？而《象》曰“能止”、“知矣哉”，何也？智者初无奇智钩深而索微也，不昏而已矣。凡众之心即圣智之心，众人因物有迁，意动而昏，动于利而昏，动于害而昏，愈动愈昏，则虽有险而莫之见，安其危而利其灾，而圣智则不然，意未尝动，故事未尝昏。众人于是有愚之名，智者于是有智之名，非智者之特明，乃众人之昏尔。孔子因东南西北之象而发其义，曰：自春之始于东，而中于西南，穷于东北。则西南有中之象，东北有穷之象。惟道为中，失道则穷，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则中，作好、作恶，有意、必、固、我则穷，有意、必、固、我则有所倚，则有所偏，非中。无意、必、固、我则无所倚，则无所偏，故名之曰中。微起意焉即昏，即不中，则不能见险而止，则蹇而愈蹇，则穷。蹇之时用，其详释已见于睽前诸卦。六十四卦也，坎、睽、蹇皆非善吉之卦，凡众于此往往得于险难，勤于忧思，汨于事情，安知为至大之道哉？故圣人特明之，使天下后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类，无非大易之妙，不可以为险难、忧思、事情也。不特此，凡曰“时”，曰“时义”，与其余不言之卦皆一也，皆大也，皆易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象甚明。君子遇蹇难则反诸身，惧己德之未善也，惧己德之有缺也，惧己德之犹有违而致此也。未善也、有阙也、犹有违也则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卦解及《象》未发此义，故于此发之。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坎险在上，故以远险为善。往则陷于险，来则获誉。盖往者见利而往，来者不动于利而来，故誉。“往蹇来誉”，则宜待也。

（初）[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六二应乎九五之君见入乎蹇难之中，虽蹇之又蹇，终不退缩，“匪躬之故”也。为君也，苟徒为其身而蹇，蹇则没于利也，安能免夫人之尤议？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往则入坎险中，来则反，是九三居下卦之上，二阴之所喜也。阳阴有相得之象，二阴顺承于下。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六四居二阳之间皆阻塞不通，故往则蹇，来亦连祸，往来皆不可，则当不动自实也。实有安正不动摇之义。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九五正居坎险大蹇之中，朋来当蹇，难辐凑而来，其事众多也。《象》曰“以中节”者，言蹇难虽多而九五得中道，一以“中节”之节者制之、节之、正之、治之



也。中者，道之异名，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则无所倚、无所偏、无所党，自然无所不通，是之谓中。虽居大蹇明至之中，如鉴照物，应酬交错，靡不适宜，自足以节制之矣。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天下之事变无穷，不可以一定论，此卦在上、初与三、四皆言往蹇，则上爻宜往言，而此爻之辞来吉者何也？天下之事变无穷，不可以定论，今内有九五中正之君则当来，内从中正之君以成济蹇之功而硕大也。上六亦有应九三之象，此则不然，从九五之大人耳，故《象》特言“从贵”。

䷋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者，蹇之反，蹇阻于险，因险而动，动而免乎险，辞蹇难解矣。圣人作《易》因筮设教，因人情引之而归诸道，明则为圣人，幽则为鬼神，其道一也。因人之蹇难思以避难，有东西南北之意，因卦之象而发之，蹇卦以东北而蹇，则知反之者西南，西南则免乎险而解矣，故“解利西南”。西南之卦为坤，坤为众，故有得众之象。夫众人易得也，必得道焉乃得其众心。苟不得众，不利也。因象发义，启人心于正，天之道、鬼神之道也。既解矣，既利矣，既得众矣，刚可以已矣。不当复有所往，来复其常则吉。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由之则利，反之则害。有险则思所以济险，往而济险，道当如是也。及乎险难之解则已亡矣，若又纷纷不已，则是起私意而为扰，道不当如是也。故复平常则合乎中道，故曰“乃得中也”。中者，道之异名。今不复而又动，是其意必有在，有所在则偏倚乎！意之所在若无适、无莫者，不然此易多吉中之旨也。苟有故往夙则吉。夙，早也。方解之初，解功未成则往而解之，则有功也，已解则无俟乎复往也。不当往而往，恐不止于无功，将反生祸。天地之解则雷雨变作，百果草木皆甲坼，所谓“解之时”如斯而已。初无义之可求而赞之曰“大矣哉”，何也？颐象已言之矣。三才内外何物非此大？何事非此大？何理非此大？何时非此大？有义可言亦此大，无义可言亦此大，学者惟知义理之为大，则不惟不知义理，《易》之言“时义”者非可以心思尽也。不闻文王之诗乎？“不识不知”，是为帝则。又不闻孔子之言乎？“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春夏秋冬何义之可索？风雨霜露何理之可言？是道也，天以此运，地以此顺，雷雨以此作，百果草木以此甲坼，人以此言，以此动，以此视，以此听，以此事父、事君，以此修身、治国、平天下，故禹曰“安汝止”。苟微动其意虑则失其止矣，故孔子每每止绝学者之固，每每止绝学者之我，学者唯数动于意、必、固、我，故不省“大矣哉”之妙。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其在天地则雷雨作而万物皆和解，其在君子则赦人之过误而有罪之疑者、小者、可宥者，不必言取象，于以明三才一道也。《书》曰：刑故无小，罪虽小，苟故为之，必刑无赦也。苟如汉以末之大赦，不问故不故，一切赦之，则凶暴得志，良善无所安存，于是本善良者亦勉而为好暴，觊以御暴也。此岂治安之道哉？岂天地之道哉？

六二，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初六与九四正应，一阴一阳交际和应，故其《象》为“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狐多疑，非疑阻则非解矣。今“田获三狐”则一无所疑，无所疑则得。“黄中通理”盖谓意起则必有所倚，则为有所偏，不可以言中。一无所用其意则无所倚，名曰“中”。土居中，色黄，故黄者中之象。矢之为物直，直亦道之异名。人之所以违道者，以其不直也。直心而往，不支不离，无非道者，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坤爻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不动乎意，直心即道，曰“黄”、曰“矢”皆所以发挥此道而已。贞，正也，贞亦道之异名，正者，“无邪”之谓。人之得道，变化皆妙，惧其浸而入于无忌惮之中庸也，故又曰“贞”、曰“中”、曰“直”、曰“正”，而得道之全者无所失矣，故吉。《象》曰“得中道也”，此爻明学者之疑蔽至切、至的，而学者能通其解千无一、万无一。以孔子大圣，其启迪学者不为不至，三千之徒不为不多，贤唯颜子，唯月至、日至之徒为不疑、为自信尔。自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惟曾子不可其言，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此岂口语心思之所及哉？曾子虽如此言，群子安知其解。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是惟孔子无疑，群弟子皆疑。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蹇难未解之时则小人道长，今既解矣，小人道消，而犹乘君子之器，则盗斯夺之矣。邦有道而犹居君子之位，祸将至矣。小人虽勉勉于贞正，仅可免祸，亦吝。吝，小疵有歉；歉，可羞之意。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斯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拇微而在下，初六之象，九四之所解者，初六而已。惟其朋类至则始乎应而有所解，未能无所不解，其解也狭。以其不当位也。人臣之分不可博大，人臣之有大功者，皆君之命，不敢自为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得位无所不解，异乎九四之解拇矣。君子之解有孚验于小人，小人退则为有解，小人不退则亦安能无不解？孚，信也；“有孚”，可信验之谓也。夫惟正为能解，惟公为能解，有道者为能解。小人反是，为不正、为私，小人不退则安能无所不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贪财之物，小人似之。解之时至于上六，极矣，无所不解矣。而贪残之小人犹据高位而不退，悖之甚者也。矧公尊爵得时、得势，以大公而去甚悖之小人，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者，明有悖当解而解之，未尝置毫发私意于其间也。置己意焉即私，即非公，孔子他日又从而推广其义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上六解之极，小人皆退，而贪残小人犹据高位，不退听而去又为公，此虽有其时，苟无德器则亦不能有为且括矣。语成器而后动，器未成犹未可动，而况于非器乎？此器以忠信为质，发于礼则生文，立于义则成方，其中常安、常止，故禹曰“安汝止”。苟起毫发意、必、固、我，则蔽、则败，孔子绝意、必、固、我之四者，有此器





矣。又当养成，是故君子求诸己，世固有[有]志之君子，有志于国，有志于民，虽得时、得位，其功业亦未为光明硕大者，其器小而未大也，大而未成，犹有所亏。



###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此卦之象，损下之刚而益上之柔，是为上九之画。损下而益上，其道上行也。夫民为邦本，为民上者，损上而益下则顺，今乃损下而益上，虽其有不得已而取于民，或粟米之征，或布缕之征，或力役之征，必本之大公，民咸孚信之。元，大也，仁也，道之异名也。不特民信其公，又行之也有道，而获大吉。虽下民信之，虽有道，虽大吉，而或者犹得而讥咎之者，亦未可以为贞正。必也民信之，又有道而大吉，又或者无得而咎之，而后可以有攸往而利也。不得已取之于民，则何以用之？曷，何也。当极其俭约，虽“二簋”亦可用享，享礼之至大、至重也，而犹可以用“二簋”。“二簋”，俭之至也，则其它可知矣。苟取于民而轻用之，则民心自此离畔矣。此圣哲之所灼见，而昏庸之主以为无害，以为未必至是也。国之大事在祀，于祀而极其俭亦岂得已。于取民财而轻用之，不可也。于斯时极其俭尔，非其常也，故曰“二簋应有时”。刚者，未易损也。损刚益柔，亦有时尔，于时不得已而损之，则刚者无憾。大抵损己则顺，损人则难，故以损下益上之卦谓之损，损上益下之卦谓之益。不特取民财，凡天下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此弗损而益之者，至于公谓冕，而亲迎为己，重则不敢从之矣。虎会为赵简子荷载而不推车，亦以弗损者益之也。是贞也，亦不必执之而过也，执之而过则失道矣。九二利贞，盖中以为志也。中则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虎会荷载而不推车，正矣。至于行歌，则又过之，不中矣，九二下卦之中，有中象。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山上有泽，其山日损；人有忿欲，其德日损，知忿欲之害己，则知惩之、窒之矣。学者好读书而不惩忿窒欲，犹不读也；喜穷究义理而不惩忿窒欲，不成义理也；虽已得道而不惩忿窒欲，是谓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损之时，方上损下，光武之不用功臣之时、之类是也。是故“已事”则当“遄往”。遄，速也。臣功成身退，况方损下，岂宜少留？所以合上之志也。然亦不必激而过之，酌事情而损之，足矣。大抵天下事不可加损毫发，损益盈虚一惟其时，微置己意则乖。“酌损之”言所以去其己意，去其激过，使不失中，使不失宜也。初爻在下，有退而居下之象，故曰“遄往”。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人臣之损利于贞正，损己而不正则为奸、为邪。征者，前进也。前进而过之则失真矣，故凶。必无损于道者，用以益乎上，则可以益矣。昔者鲁哀公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何柔何刚，何动何静，何实何虚，微起意焉则有所倚，倚则偏、则昏，昏谓之疾，损其疾使遄速有喜，则无咎。疾不可久，久则成疾，将不可治矣，是故以速为贵。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内卦本三阳于外卦之上，此爻有此象，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夫二人同行则无疑。二则疑，此人情之常，凡事略同，正当此爻之象。筮而得此筮，爻必有此事。他日孔子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孔子欲明致一之道，故引此为证，圣人循循善诱，人苟能于此达致一之妙，则知《易》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则知万物一致，三才一致，一以贯之，无所不一矣。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偏于阳为疾，偏于阴为疾，六四之疾偏于阴也。阴为柔，阳为刚；阴为静、为虚，阳为动、为实。道心无体，何阴、何阳？何之或损、或益、或盈、或虚，事变无穷，与时偕而已。君子无敢置己意于其间也，微致己意焉，则失道。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损卦之象，其道上行，损下卦益上卦，上卦之获大益者，其唯六五乎？六五中正之君也，天下唯有此中正之道而已矣。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得之者人心归之，失之者人心去之；得之者天佑之、鬼神佑之，失之者天灾之、鬼神祸之。或者，不一之辞，益之者不一也。人心归之也，“十朋之龟”皆从而弗违，天与鬼神佑之也。此非六五之所求也，鬼神自佑之也。使六五动乎意，则系乎意，有所倚则偏矣，非中正之道也。中正有名而无体，故六五一无所为，而自“或益之十朋之龟，自弗违”，自元吉，“自上佑也”。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禹“安止”。安止者，寂然无所动也，故龟筮协从。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损之极过乎中，故教之以弗损也。又使益己，乃合中道。夫既弗损又益之，疑人心之不归而有怨咎，圣人正之曰“无咎”。此乃所以为贞正也，有吉焉。苟如此而往，无不利也。得人臣之心，至于有国而无家，夫能致臣心至于国（尔）[而]忘家，可谓得臣心之深矣，而今也乃以弗损益之而得之者，何也？大抵人能损己而益人，已得人心至于居极止之位，而损己之极，则尤得人心。今虽弗损己而又益之，乃合中道。此爻之辞皆所以抑其大过而有道之。《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心志中正始为得也，始为大得也。如不失乎本心之大全也，非世俗所谓得志也。

## 卷十四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观卦之象，损上之阳以益下，是谓“损上益下”。“损上益下”自然“民说无疆”矣，是谓“自上下下”。以贵而下贱，以君而下贤，自然“其道大光”矣。卦象如此，岂不“利有攸往”，虽济大险亦利也，故曰“利涉大川”。《彖》又推明“利有攸往”之道曰，惟“中正”故“有庆”也。彼行乎私意者惟丰己而已，安能损上而益下？自矜自大而已，安能自上而下？下损上益，下自上下，下非中正者不能，惟中正，故凡有



攸往则利。其言“损上益下”、“自上下下”不过一二事尔，孔子以中正言之，则无所不通。得中正之道则不独行于“益下”、“下下”而已，凡中而不倚、正而不邪之事，皆行之，无所不利。涉大川者非木不可，兹言木道，非有他说，言乎济险得其道云尔。道即中正之道，非有二道。是道也，在天曰“天道”，在地曰“地道”，在人曰“人道”，言乎其不倚则曰“中道”，言乎其无邪则曰“正道”，言其“自上下下”则为“大光之道”，言乎涉大川则曰“木道”。于此卦又言“凡益之道”，未至于一贯之不足以为道。得其道则行，失其道则败，动而巽，不忤于物，则日进无疆，其益无穷，此人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天施焉，地生焉，其益无方，广大无际，此天地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动巽不忤，动巽不忤而已，不必复求其说，复求其说则失动巽之道。“天施地生”，“天施地生”而已，不必复索其义，复索其义则失施生之道。“凡益之道”不可胜言，“与时偕行”，随事而应，不可预料，而不可有所倚、不可入于邪则同，是谓“中正”，万世不易之道。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因物有迁，迁则有所倚，有所倚则入于邪，不动于意，本无所倚，本无邪偏，何思何虑，自至自中，自神自明，自无所不通。人之所以动而巽者，此也；何思何虑天之所以施者，此也；何思何虑地之所以生者，此也。何思何虑，唯无思故无所不明，唯无为故无所不应，凡易之道皆此道也，皆大易之道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凡善即迁，当如风雷之疾，有过则改，当如风雷之疾，如此则获益。人谁无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谓己不能为而止；人谁无改过之心，往往多自以难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于意。意本于我，道心无强，何者为我？清明在躬，中虚无物，何者为我？虽有神用，变化云为，其实无体。知我之本无体，则声色甘芳之美，毁誉荣辱之变，死生之大变，如太虚中之云气，亦如冰鉴中之万象，如四时之变化，其本体无所加损，何善之难迁？何过之难改？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无所有，故无所阻滞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卦损上之一阳而益下，则初九一爻为一卦得益之最。矧六四在上而应之，上下阴阳之情和，故初九“利用为大作”益利之事，然必“元吉”而后“无咎”。元者，道之异名，以道致吉谓之“元吉”，亦曰“大吉”。元，大也。必“元吉”而后“无咎”者，下不宜厚事乎？厚事犹大为也，非居下之道也。惟上之人任而用之，知而信之，则可“元吉”，不然则不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此卦下卦获上之益，而六二居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者，必大得人心，大得天地鬼神之心，以天地神人同此一中正也，宜其同归焉，已详著于损六五之爻。而六二臣道也，臣下而获盛益，虑其失正也，又虑其不能久，是故“永贞”则“吉”者，伊尹、周公则“永贞”矣。若王者用此中正之道克享上帝之心，则无所患虑，其吉也无疑。《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亦犹损六五之“或益之”，“自上佑也”，皆言乎本无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来”，言乎非中心之所期，自外而至也。苟动乎意即失乎道，安能致大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贞”，惧其获上之益而戒之也。初居下，二得中，犹谆谆恐其大过而失人臣之正也，而况于六三之过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于凶事，施之于祸难之中，则竭忠尽力，虽不免过常，亦无咎也。虽则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诚确之心，人咸孚之，又中行而无偏、无党，告于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诚。《象》曰“益用凶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诸卦惟二五言“中”，余爻皆不言“中”，惟复之六四与益之六三、六四言“中”。圣人盖欲以此发明中道无所不在、无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顾人不行耳。此不曰“行中”而曰“中行”，益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举此三爻言“中”，则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谓天下万世、人心有一之非“中”者，是诬天下万世也。惟“中行”，故“告公”而“公从”。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则以何为公？象四初应而为公，则公不在下。然则九五在上，既亲比而阴阳有相得之象，则九五为公也。事变之不可执一论率类此。况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国之君，亦有霸王之象，言公则所包者广，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象，遯之五嘉遁、明夷之五为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昭然非君象，小过之五亦言公，同人之五、噬嗑之五、贲之五、复、无妄之五、大过、习坎、咸、恒、大壮、夬、艮、渐、归妹、既济之五皆泛言，不明著君象。公亦有公而不私之义，使其不公则难于告矣。“利用为依迁国”者，六四体柔不能自有所为，依公以迁国尔。益卦本以九四下而为初九，初六上而为六四，有迁徙之象。迁国所以益民也，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从也；益民之志非私也，故公从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欲施益于民，不必求诸物，不必求诸外，求诸己、求诸心是矣。何谓心？人皆有心，人心皆善皆正，自神自明，惟因物有迁，迁则意动，则昏，昏则乱，如云翳日，如尘积鉴。其本善、本正、本神、本明者，未始磨灭也。今诚能不因物而迁，意不为动，则正善神明之心乃治安之本根，未有君心善正神明而民不被其惠者，亦未有君心不正、不善、不明而民被其惠者。苟惟以财惠民则财有限、惠有限，虽被小惠不免滥刑，不免虐政。设被惠于今日，必不及于他日。夫惟国之庶政皆自君心出，君心一正则庶政咸正，而民不被其惠者乎？其有不正则庶政即随以乱，奸邪得志，善良无所告，民被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是矣。故君心者，民惠之大本。惟圣哲之主能用此以惠民，苟非圣哲，皆不能求诸此孚信也。有能求诸心，诚信而无伪，则不必复问其如何，必获元吉，必信其民之“惠我德”。惠我德之惠也，言民心被我德之惠断可信也。圣言所以谆谆者，恐人心多疑，疑心必不能惠民，故云云也。若夫圣哲之君，则深知己心之本正，深知民心亦皆本正，惟无以感之，有以感之于上，则同然之机其应如响。《书》：“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人主之本职也。今民“惠我德”，则顺其性绥其猷，人主之本职不旷矣。圣哲之本志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孔子曰：“莫之与，则伤之至矣”，则“莫益之”者，言无有益之者，当从孟氏本。曰“偏辞也”，言乎人心皆疾之，莫有益之者，周徧之辞也，谓众人之辞也。若从陆本作“偏”，则义说迂曲，非孔子之旨也。“立心勿恒，凶”，明此爻心之不善，宜即改



易，切勿恒久。其象凶象，皆不与之，“莫之与”则“或击之”矣，自外来，言非所料而自至也。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然卜筮则求诸神，筮而得此爻，庶乎畏明神而或改也。彼立心之不仁不可以枚数，或慢天，或虐民，或悖乱其天伦，或穷兵，或弃贤，或弃政，言之莫穷。而或者因孔子他日有所感而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遂止以此三事释此一爻，殊失孔子本旨。夫此三失甚微也，尚不免于凶，而况于他乎？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夬，决也。以五阳而决一阴，以众君子而决一小人也，故曰“刚决柔也”。下卦乾健，上卦兑说，虽则“健而说”，虽“决而和”，未尝怒也，未尝私也，怒则私矣。覆载之间皆吾之赤子，彼昏而为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决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动于怒，则我已为小人矣，已当在所去之类，安能去人，是故“健而说，决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扬于王庭”，以一小人势将去而反居上“乘五刚”，众君子殊为抑，逆輿情之所大不平也。得时、得势、得理，故可“扬于王庭”也，不然则不可也。此虽当扬庭而决去，而亦不可不相与诚心，警戒以危厉也，号警戒也，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得时、得势之众君子而去一已衰之小人，亦何至于危也。而事不可忍，不可不戒，能自危厉，乃为君子之光也。“告自邑”者，谓特警号其已类尔。邑者，己之象，其详释已见谦上六爻。“不利即戎”，言不可以兵戎也，即戎则纵矣，甚矣。尚者，纵甚而不谦下之谓也。“即戎”得以为尚也，乃以取穷也。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孚号有厉”、“告自邑”则“利有攸往”，则可以决小人也。曰“刚长乃终”者，言小人未尽去则当决、则当往有所决。至小人已去而刚道已长，则终止不可复有所往也。如其为已甚，穷治小人不已，则反取祸矣，故曰“乃终”。终，止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泽上于天”，则夬决而下及万物，一柔已决，群刚成功，君子则施禄及下以报其功。君自以为己德而自居之，则为忌嫉，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初九位下，德弱乃不自度，奋然而欲行夬决之事，是为“壮于前趾”。趾在下而小之，物往必不胜其任矣，故为“咎”。不胜其任而冒往，故“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惧警号，虽莫夜不懈，则虽有兵戎勿用忧恤。何以知九二之能“惕号莫夜”？以九二得中道而知之也。既得中道必不纵逸、必明，明则必知所警慎。圣贤之道中而已矣，何所往而不通？卦言“孚号”又言“惕号”，易筮其急于爻，故爻辞尤不可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颙，面之观也；“壮于颙”，悻悻之怒见诸观也。用壮如此，君子中之小人也，浅者之决大率类此。遵道而行，何怒之有？动于怒，怒而见“有凶”，言君子道长，小人已衰之时，虽未必至于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虽“夬夬”，大义不可易而断，不动于意故“独行遇雨”。阴阳和而后雨，雨有和之象，其和亦未尝作意，和之而君子之道心自是，健而说，决而和，故曰“遇雨”也。“若濡”而实不濡，彼徒见“若濡”之迹，必有见愠者，而君子之心忠信无私，夬夬之义亦未尝变，人所深信，故终无尤咎。彼不知道者，以为君子既“夬夬”，安能与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心如天地，寂然无思无为，而有风雨、有雷霆、有霜雪，变化无私。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四乃君子中之小人。九刚四柔，外虽刚而中实柔邪，居群刚之中不与俱决，故为在下之刚者所伤，故“臀无肤”，势不得不与之俱而“其行次且”。若能如羊以群进，相牵以往，则可“悔亡”。然虽闻是言，往往不信，何以知其不信？以九四不知道，其心与小人同，故不可告语也。“位不当也”者，言九四所处之位亦已高矣，况在乎众君子之间，不当如是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使其聪明，则晓是非、荣辱、吉凶，安得不信。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之势至于九五亦已盛矣。一阴之势已去，特其体犹存尔。柔脆如苋而又在陆，陆人所行践，其苋之不可复存昭昭矣。如必施“夬夬”之决，盖过之矣，故圣人教之曰“中行无咎”。“中未光”者，谓夫“苋陆夬夬”之人虽勉而为“中行”，非本性之大中，未为光明也，惟实得道者为光明。他卦惟二五为中，今乃未光，以有“苋陆夬夬”之象故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夬之去六，柔已决去刚道已长，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号，则亦终有凶。虽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则放逸，逸则既失道矣，失道者终于凶。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一阳之生曰“复”，一阴之生曰“姤”，姤者，内非阴之本位，故不言复，惟取刚柔相遇之义。曰“柔遇刚”者，明柔为主也。一阴虽微，而其势则自内而长，阳刚虽盛，而有浸消之势，故此卦有“女壮”之象。女之壮者，不可取也。其物虽和，其后必乖，壮则渐不可制，故曰“不可与长也”。女壮之足以败国亡家，往古可监也。小人之柔邪谀媚犹“女壮”也，其足以败国亡家亦犹是也。人不善之心浸而长，其端甚微，其流浸广，此则败国亡家之本，尤不可不戒也。燭火之微即可燎原，涓涓之流或可滔天，是故禹曰“克艰”，皋陶“兢兢业业”，皆此道也。是卦非善也，而圣人发挥之曰：天地亦相遇也，而“品物咸章”；“刚遇中正”亦遇也，而天下大行，顾人未知大遇之道尔。男女之相遇，天地之大义也。人惟不明斯义，故有女祸。是卦二五皆刚而中正。体之刚者，既足以兴事造业而又中正焉，则岂不可以大亨于天下？遇之为言，若出于二，遇之为义，实出于一，故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人心自善、自中、自正、





自刚健。如玉自白、自莹、自温润，而非二玉也；如金自黄、自刚、自明，而非二金也。人惟因物以迁，意动而昏，如云翳日，如尘积鉴，故纷纷扰扰。曰“二”、曰“三”、“十”、“百”、“千”、“万”，断断殊列。一日觉之，心本无体，清明如日月，变化如四时，众德自备，百年自有，未始不善。思虑不作，一无所倚，强名曰“中”。本心如此，自无邪僻，强名曰“正”。是其清明无体之妙，非血气也，非物也。有物、有气血，则可得而屈息；非物、非气血，则不可得而屈息。因其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息，故强名曰“刚健”。此人之心也，即天地之道也，一也。故天地可得而范围，万物可得而曲成，“姤之时义大矣哉”！于人相遇之时，男女相遇之时，天地相遇之时，万物相遇之时，有义焉，人所不知也。“大矣哉”，即其所不知，即“大矣哉”之妙也。圣人于此惟曰“大而止”，亦不得而赘其辞，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圣人竭诚启告尽于此矣。学者于此往往又谓，于此当复有不容言之妙。吁！是又以意求之，“姤之时义”非意也，即此学者之妄，意即“姤之时义”，即六十四卦之义，即天地之义，往往人不知，惟不知故妄，故曰“知则不知，不知则知”。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后不亲往四方也，惟施命以诰之，而四方咸周焉，即风之无形而广被万物也。愚者以为有二，明者以为实一。何止与风为一，其与天地万物未始不一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柅”，王作“柅”，子夏作“铉”，《苍颉篇》“柅”作“𨋖”，许氏《说文》曰《吕氏字林》曰“铉系跌也”，字或作“铉女”，指反盖络系之器也。阴为小人，虽在下而有浸长之势，不可不制，惟君子乃能制之。“金柅”，君子之象，君子之制小人不以刚暴，惟以阴道奉制之。亦以初六在下尚微弱，不必以刚制也。君子之制小人，亦非私意，惟以贞正之道而已矣。苟不出于正而有谲术，则既失道矣，安能制之？天下惟有道者能行、能济，不于其微弱易制之时制之而有所往，则见凶矣。豕虽羸，他日必“蹢躅”。孚，信也，言可信，可必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姤之时惟其所遇不必远。应阴者，阳之所欲，鱼阴类，鱼亦人之所欲。九二得初六而有之，虽非正应，惟在姤时以遇为主，遇则亲焉，故“无咎”。在常时则为不正，难乎免咎。今既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复有之，故曰“不利宾”，此理义之自然，势之所必至也，故曰“义不及宾也”。得民心而有之，民为文王武王所有，则纣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国而有之，郑在晋则不在楚，在楚则不在晋矣；得贤才而有之，齐有管夷吾，则他国不得而有之，士会入晋则秦不得而复有之矣。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初六一阴为众阳所应。九二既包而有之，势不及其它。而九三乃有争取之意，故为九二所伤。“臀无肤”，有所伤也。“其行次且”，意犹未已，岂不危厉？然无大咎者何也？以其行未至于牵于初而不行也，故有小咎“无大咎”。苟复行，则二终不已，获咎大矣。楚虽欲郑，而晋既有之，楚虽不乐，而终于已矣，楚所以“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初本与四为应，今以四远之，故近为九二所有，则九四“包无鱼”，本我所有而归之他焉，人心畔离矣。故起则凶，谓动则凶，民可近不可远，其义于是著。凡易，一爻该义甚多，此惟以远民为言者，明其义之著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美材也，九二之象。瓜者，阴柔在下之物，初六之象。九五中正在上，不自用其章而用九二之贤，以杞叶包瓜，以柔道制小人。九五已尽中正之道而有陨坠，乃自天也，非人之所为也，非人之所致也。人道已尽，已无毫发之愧，而后可以言命也。大王已尽中正之道而不免狄人之难，天也；文王已尽中正之道而有羑里之难，天也。大王、文王何与焉，故曰“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上九刚而上穷，有“角”之象。失其所以与人姤遇者如角，然刚固之过，枯槁而不和洽，吝道也。狷者之疵为吝。然严劲刚介异乎轻肆放逸者矣，故“无咎”。《象》曰“上穷”者，言其穷而小通也。泄柳闭门而不纳，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是谓“姤其角”。孔子见南子，欲从佛肸公山之召，变通之道也。

## 卷十五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顺以说，刚中而应”，何以能聚也？顺说“刚中而应”者，道也，具见于卦象。坤顺而无拂，兑说而能和，九五之刚足以有立，中而无所倚，人心咸应，备此众德故也。此众德皆非自外至也，道心之所自有。道心无蔽则无亏焉，则自全；有蔽焉则有亏，则不全，或尽失之。其有不顺则生于意之支，支则违；其有不说则生于意之固，固则不和；其有不刚则生于意之偃，偃则弱；其有不中则生于意之有所倚，倚则偏；其有不应则生于意之犹有未善，犹有意、有我也，不然则何以不应？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无我，如日月，如天地，其变化如四时。意不作则无蔽之者，无窒之者，洞然混然，自顺自说，自无所偃而刚，自无所倚而中，人心自无所不应。曰“顺”、曰“说”、曰“刚”、曰“中”、曰“应”，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而非有二也。

假，大也。王大其庙之道，教孝享也，此萃聚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乖离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有庙，父父子子之道也。爱敬之心生而达之天下，则无所不爱敬也，不敢侮鳏寡，不敢遗小国之臣。尊贤、敬民皆由爱敬之心以生，况以爱感爱，以敬感敬。上以孝慈之心动于上，则下以孝慈之心应于下。人皆有忠孝之心，惟其无以感之，感斯应，应则忠孝达于天下。忠孝一心也，一道也，萃聚之道也。“利见大人亨”，利贞，“聚以正也”，惟大人为正。人心之所同然者，道也，孝也，忠也，正也，皆道之异名也。御之以道则人心皆应、皆聚；御不以道则人心皆离、皆散。萃聚之时民物甚大，则当用大牲，随时也，故曰“顺天命也”。盛大，天之所命也，不可以为己之为也。既见大人、既贞正、既亨而利、既萃盛大，则有攸往当无不利，亦天命之往也，人则顺之也。观其所聚，聚必以正，聚必以道，天地之气所以和而聚者，此也；万物之所以生而聚者，此也；凡人心物情之所以萃聚，皆此也。咸卦言之矣，恒亦言之



矣，通乎此，则无所不通矣，通天下而已矣。即他卦“时义”、“时用”、“大矣哉”之道也，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道也。而巽《山》之“时义”、“时用”、“大矣哉”之道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泽之所以能潴水而高上于地者，以有坊也。民之所以得安居焉而聚者，不可无武备之防也。除治戎器，戒备不虞，皆大易之大道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初六柔而不坚，弱而不固，有初而无终，有“有孚不终”之象。“有孚不终”，乃乱乃萃矣，言乱其萃聚之道。九四正应不见相违之象，而初六孚信自不固，似号而悲矣又“一握为笑”，言号笑杂而为一也。于是教之以勿忧恤，四之不应而遂往，则“无咎”。《象》曰“其志乱也”，以号笑杂而知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君子未尝不欲仕也，又必待上之求之而后可进，不见引而遽进，则言将不听，道不可行，故必引之而后“吉无咎”。不然，则人将议我之冒进矣。“禴”者，祭之薄，诚则至也。必俟上之见孚，而后臣可以竭诚而达于上。不然，则未可易达也。《象》曰“中未变”者，中谓六二之中心也，六二中正不迁于物，不以进退穷达变其中心也。中正则无己私，无己私则安得而变，故曰“中未变也”。坤六五“文在中也”，亦中内之中。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六三之本志，“嗟如”以上六之不应，故“无攸利”。虽“无攸利”，然往亦无怨咎，有“小吝”。吝者，不足之词。《象》曰“上巽”者，言上六柔巽，虽不应而亦不至于相忤也。人情事理有如此者。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群阴承之，群心萃之，非所宜也，必大吉而后无咎。大吉难以备言，已尽其道，得君之心，无失无害，斯无咎矣。所以必大吉而后无咎者，以九四所处之地难也。“不当”者，不安之意，人心不归君而归臣，故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之萃，民虽咸君之，然有位而已。虽人无怨咎而“匪孚”信之也，“元永贞”则“悔亡”矣。元者，道之异名；贞，正也。正而不永其正，非元。曰“元”是矣，又曰“永贞”者，虑人守正之不永，故又以明之也。《象》曰“志未光也”，于已见其德之不光大，故徒有其位，未得人心。人心在四而不在五，见之于卦象。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位之上者宜以贤明居之，今上六乃以阴柔而居上，非其道也。非其道，故人心不应、不聚。六与三两阴，无相应之象。然上六非傲亢者，柔巽之极，故有“赍咨涕洟”之象，故无咎。《象》曰“未安上也”，言其不自安于上位也，故“赍咨涕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坤下巽，木从地中而升，故有升象。然而柔升于上，柔非能升者，得时故升尔。其所以“元亨”者，何由而致之也？巽而不忤，顺而无违，刚而不偃屈，中而无偏倚，人心咸应，合此五者是以大亨。元，大也。道之见于升者，有此五者之名，名虽五而实一也。道心无我，中虚无体，自然于物无忤，自然于理无违。无我无体则安得而偃屈？何思何虑则安有所偏倚？无毫发之私，无一之不善，则自然感应矣，是以大亨。大人者，道之所在也，是故“用见大人”，见大人则亨矣，勿庸忧恤也。道之所在，亨利随之，见大人则“有庆”。泽之所及者广也，不见大人则道何由而行？南者，离明之方；征，往也，就明则吉。虑人妄有所依而非明哲，实非大人，故又曰：南征则吉。不然则亦未保其吉也，所往就者果明，则志斯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孔子曰“据于德”，德，得也，实得于道也。非言语之所及，非思虑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岂有道德之异哉！人心有昏之间，故圣贤立言辨析其所以异。自古昔以来崇道者纷纷，而得道者千无一、万无一。学者以思虑之所到为道，以言语之所及为道，则安能无所不通、变化无穷哉？据之为言，非若有若无，惚恍之间也，实有而实可据也。惟其未尝思而思也，未尝为而为也。“蒙以养正”，养此也。顺是而养之，自渐至于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无妄之疾而施药也，愈益其疾戾，惟蒙可以养之。蒙者，文王之“不识不知”也，孔子之“无知也”。善养德者，莫善于此道，虽洞明质有故习，故习难于顿释也。顺而养之，意态不作，则本德自明、自神、自无不善、自高大矣。本无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为高；本无大，因人之小狭而名其不小狭者之为大。曰“顺”、曰“积”，皆设为之辞。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徇名失义，徇名失实，是谓“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在下，不可以遽升，必待在上信之而后可升。允者，信之至也，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是爻与初六“允升”之义亦同，与萃二之辞又同，何圣人重复致意若此？斯义臣下之所急，人之躁于进者多，故圣人复发其象，以不待上之见，争而冒进已说者，往往而是，故《象》曰“有喜也”，明夫九二之能待上之见孚乃用禴，殊为难得，可喜也，知其不能待者多也。禴，通诚于上也，禴祭物薄而诚至。待孚而用禴者，易之道也；不待见孚而冒进者，失易之道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凡卦之奇尽在前，多有阻遏之象。今九三之前尽耦画，无所阻遏，故有“升虚邑”之象。又曰“无所疑也”，凡升而一无所疑阻者，谓之“升虚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此文王之象也。或谓周公作爻辞者，于是知其指文王也。文王之位几于五矣，三分天下其二已归心矣，而文王就“顺事”之德。六与四皆阴，有柔顺之象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六五之升，贞正斯吉，贞正之吉，如“升阶”然。“升阶”以礼而升也，舜禹是也。其有不幸而为汤武之权，岂圣人之本志哉？大不得已也。故汤使伊尹五就桀，覲其或可转也。卒不可转，天命伐之，不得已而奉天，故圣人如舜、禹之以礼而升，而后为“大得志”。“大得志”者，出民于涂炭之中。以斯道而觉之，此心天地之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升也。贪进不已者冒昧而升，则大祸也，何利之有？所利者独“利于不息之贞”。“冥升”，正道不息悠久，“蒙以养正”，乃作圣之功。孔子既曰“发愤忘食”，可谓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然则孔子之不息未尝有知，知则动于思虑，动于思虑则息矣，非进德也。又曰忠信所以进德也。忠信非思虑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何思何虑？心虑一作即有穿凿，即失忠信。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冥升”之贞也；颜子“三月不违”者，“冥升”之贞也。其余月至者，一月之“冥升”也；日至者，一日之“冥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无违者，意微动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则意不复作，如孔子之“皓皓”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则虚，不富者，不实也；不实而虚者，非意之也。人心无体，无体则何所有，未始不虚也。意动故不虚，此虚明无体，本无进退，因故习积久，故蒙养以渐消其习气。其间有惰者，故以不惰者为不息，非思亦非为，有思、有为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颜子为好学，余月至、日至者，亦不与罪其惰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贞”，仁也。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此卦刚尽为柔所掩，故为困。坎险兑说，虽在险中而不失其所说乐，是“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则然。盖君子不以气血为己，以气血为己则劳其筋骨、饥其体肤、处其贱辱，则己劳、己饥、己贱辱也，安得说乐而亨乎？惟君子不以气血为己，道心无体，变化云为，神用无方，无明不息，其乐何穷？不以贵富而加，不以贱贫而损，宜其不以困而失其所亨也。然而至于贞正，则为大人，乃“吉无咎”。谓夫于困掩之中，而能不失其贞正者，又非君子之所能。君子德未备、道未全，大人则道全、德备，睿知烛微如日月之代明，神圣应变如四时错行，从容委蛇乎羊肠九曲之间，而每发中的，故虽困而不失其正。子路之死，子羔之去，可以为君子，不可以为大人之贞。孔子则不然，虽见南子，背蒲适卫，欲从公山佛肸，未尝失正也。子路刚矣而未中。中者不作于意，一无所倚，如大虚然。虚则明，明则不辅，予以拒父矣。刚中之德惟大人有之，人皆有之，昏而蔽之，贤者昏明杂之，惟纯明为圣人。圣人即大人。子路、子羔未能免天下后世之议，故不谓“无咎”。困之时安可有言，有言必不信，言而见信则不困矣，故曰“尚口”，以正有言者之罪，使君子知所忌而不敢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兑下坎，是水在泽之下，泽中无水也。泽而无水，其困槁之象可见。君子以为困者命也，天也，安之不敢复有所为，惟自遂其志。志非气血、非形体，形体、气血可困也，志孰得而困之哉？故《象》曰“不失其所亨”。习坎曰“维心亨”，此之谓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九四之象。木能庇下，困之时九四不足以庇其初，初六困而不能兴，故曰“臀困于株木”。坎险之下，耦画虚阙，有“入于幽谷”之象，三岁无所见。覿，见也，幽不明也，此爻可谓甚矣，而不言凶者，何也？困虽君子、大人不能免，而吉凶

则在人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困于酒食”，困于禄也。困则未见用于君，故无禄也。紱，蔽膝之物；朱者，南方文明之正色，而含其君之象。含则为朱，发则为赤，九五中正阳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阳明之臣，“朱紱方来”，言九五行且来于二。九二“利用亨祀”，竭诚以事之。祀尊上谓之“享祀”，祭其下曰“祭祀”，虽通称，而因享以致其别，则明九五之祭祀为祭下。然不待朱紱之来而遽征往焉，则将为小人所困，故凶。其“无咎”者，以二五君臣皆贤，心相知，故无咎尤，而众亦信之。惟阴邪小人则掩之也。《象》曰“中有庆”者，谓九得中道而致庆。使九二不贤，则九五必不求之。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阻其前如“石”，九二刚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刚也”。上下俱困，及反而“入于其宫”，又上六不应，是“不见其妻”，故“凶”。其所以不祥至此者，何也？自取之也。六三不中。中者，道之异名。不中，失道也。失道致凶，自取之也。君子所以自反求诸己。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四之正应在初，而九二在下，坚刚阻之，以九二初六比近，阴阳有相得之象。初为二所有，则九四不得而应，而困矣，故曰“困于金车，吝”。然四与初正应也，九二虽“金车”，终不能夺正，故四终与初六为应。故曰“有终”。来者，志在于初也。初，下也。徐徐，困于金车也。《象》惟曰“来徐徐，志在下”者，举其略也。九四虽未甚得位，然有初六之相与，不至甚困。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刑其鼻，是上为阴所困也。刖，刑其足，是乘刚而困于四也。为君而遭困如此，其志未为得也，言必有失赤紱。臣有为而色舒发，九之象也，朱色含赤色发。紱者，蔽膝之物，有行之象。谓九二不应，故曰“困于赤紱”。然九五志求九二中正之臣，其理“中直”。“中直”者，终得之，故徐徐而有喜说。既得九二中正之臣，则当竭诚相与，祭祀用诚也。九二曰享享，上也，则知九五之祭，祭下也。上下相与，以诚致福之道也。夫二五皆中，而二则微困而全美，五乃“劓刖”，而又曰“志未得”者，何也？臣则义有所制，不得自为也。君则一无所制，一无所制罹困焉者，是必有以致之也。然九五居中，又非无道之象，故曰“志未得也”。明其用心必有失，又曰“中直而已”，不曰“中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前无阻，宜往以脱困，而柔懦疑滞不能决，葛藟滋蔓，柔弱盘旋，实似之。又乘刚，故有“臲臲”不安之象。圣人教之曰：苟疑虑而曰动惧悔，则果有悔矣。若不复疑虑而遂征，则吉。征，往也。夫其疑虑，将以求当也，而于此疑虑之过，则“未当也”。“吉行也”者，在乎行也。





## 卷 十 六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坎水下巽，有“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井，赡养润泽之功无穷，而实寂然不动，邑可改，何为乎莫之改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变化云为，养物惠民而心未尝动，无丧无得，或往或来，巽水而上，而所谓井者如故也。应酬无穷而所谓无体者，则一也。微泉“汔至”未渊、未深，“亦未繙井”，未有及物之功，学未通达，是为“汔至”。小有知省，虽异乎昏蒙，而犹蔽犹阻，通达未渊澄，养已尚不足，难乎及物。苟强以及物，则有羸瓶之凶，适足取败。盖人虽皆有道心，而自知者寡。自知则自信，自信则自善目正，自神自明，自无所不适，此非告语之所及，自知而已矣。人惟自见其过失之多，而自莫之改也，故不信本心之本善、本正、本神、本明，不知夫患生于妄意之兴，意兴则昏、则乱，一日觉之，则吾未始或动，未始有改，未始不备众德，神用四发，如风雨之散润，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时之错行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井至于及物则有功，水本在下，今木上有之，为出而及物之象。卦辞既言繙井巽而上，《大象》又言“木上有水”，皆所以明及物之功。何也疑其重复为赘？深惟圣人设教厥有大旨，学道之士往往索尽精微，极之于寂然不动，又虽欲静未必果静，虽欲不动未必果不动，此万古学道之通患。不知夫道非动静之可言，尤非溺于沉寂者之可得，道心神明，通达无方，变化无穷，而亦未尝或动，如水鉴中之万象，是谓天下之至动。天下之至动即天下之至静，不得乎变化之妙者，非实得道者也。故圣人屡言及物之功，其旨在此。君子劳民，所以安养之也，又劝之交相为养，养物之功于是乎无穷。君子之劝相，非后世之空言，观周官比闾邻里之治，如家人子弟，则君子之劝相，实有劝相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初与四两阴不相应，有“不食”、“无禽”之象。“井泥不食”，污下故也。己德不清明，致人不食，此当求诸己。至于旧则非污下，乃时舍之、废之，禽尤去之，而况人乎？此则在时，而不在我。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二中正非泥者，而九五不应，君不用之，则二之所及者，惟鲋而已。鲋，鱼之至小者，初六象之。瓮敝漏，汲者之过，非井之罪，故曰“无与也”，言无应不见用也。

九二，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上出则及物有功，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物之象。九三则阳刚有为、有力，能渫治其内者也。虽渫治而亦不见食，为我心恻者，以九三不中，非有道者，徒强力于善，此类多有忧世太过，急于为人之意，以此反为人所弃而不食。然此亦吉，士亦



可汲。有明王作并受其福，言亦不弃也，亦可用也。求之为言，亦以明九三之过。恻也，求也，其状可见。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三与四皆不中，皆非有道者。然三动四静，故三为渫，四为甃。甃虽未免乎修，比之渫则稍静矣。惟静故不行恻，不求王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冽然，无丧无得，寂然不动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动，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敛藏之义，井卦之上，其及物之功盛矣。人以为散出也，圣人特反而言之曰“收”，所以明道也。知散与收之无二，则得其道矣。又虑其或止于静也，故又曰“勿幕”。“勿幕”，所以大开及物之功用，明井道之大成也。“收”与“勿幕”言似异而实同，似二而实一。孔子又以“有孚”明此道。“有孚”者，诚实也。孔子又尝言忠信为大道，又曰“主忠信”，又曰“信以成之”。直心诚实，何思何虑，思虑微起则支、则离，全体诚实自无放逸、自不流、自不陷于静止、自及物而无穷，如天地之变化，如四时之错行，施生之功无穷而非思非为，是谓“元吉”。夫井之上爻及其物之功而乃元吉焉，非大成孰能与此。寒泉之食，君子也；元吉在上，圣人也。故九五止于吉，上六元吉也。



#### 离下兑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兑泽之水与离火相息灭，革之象也。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女谓嫁曰“归”，则二女同居，其志终不相得，亦革之象也。天下之相革皆生于志之不同，汤、桀之志不同，故革；武王、纣之志不同，故革。凡变革，人情之所难，革已乃信之。盘庚之未迁，人言聒聒，已迁则人始信之矣。文明则事咸宜，而说则人咸和而心服。下离明上兑说，易象昭然。大亨而不失正者有几，事变之大往，往不无差。夫惟得易之道者动静一致，虽大亨而常正，变革难于无悔，所革得当，其悔乃亡。天地变革，故四时成，汤武革命即天地之变革，故顺天应人。彼不知道者，当革之时骇于事变，不然则迁于事情，安知至大之道哉？于变革之时不与天地相似，则失所谓变革之道，不得圣人“大矣哉”之旨也。三才一体，动静一体，人情事变一体，事变无穷，即四时之变通匪异、匪同，是谓道心，是谓大易之道，是谓元亨利贞，亦谓之神、谓之道、谓之大中。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孙季和云：“泽中非有火之地，今也有火之变也，高岸为谷、为陵，物变有如此者。”季和之说深当某心。泽中而有火，其变也不知其几年矣，历之差亦积累百年而后差。《志》言黄帝巡日推策，则已有历矣，而颡帝又有历焉，后又有夏历、商历、周历、鲁历。汉兴，张苍言颡帝历，此于六历疏阔最为微近，遂用其历，以九百四十分为日法，以四百九十九为朔余。武帝时以颡帝历后天，造大初历，以八十一分为日法，以四十三



为朔余，而后天有甚于颛帝历。后为四分历，后亦差。诸历莫精于唐之大衍历，大衍以三千四十分为日法，以一千六百一十三为朔余，而厥后复有后天之失。诸历迭为改造，实写大衍历之分，其差如故。盖徒示更历之状，而实用大衍之法。自开元至熙宁，三百五十年，后天半月余，而诸历未有能改者。绍兴统元历虽以万二百分为日法，以五千四百一十二为朔余，其实亦写大衍之分，诸历家虽知其当减朔余而无法可减。曩者清晨忽悟可减之法，以百分折之，其损其益无不如志。天道不可穷尽，可穷尽者非天道，故历当数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终非法数之所能尽，此天人之分，而皆易之道也。谓天人有二道，亦非。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位居下，义从乎上，不当有所变革，故曰“巩用黄牛之革”。黄，中也；牛，顺物也。此革固不变之义。中道柔顺，巩固坚守不变，此居下之道断不可易者，故曰“不可以有为也”。人心好动，使之动则易，使之静则难，不可为云者所以成之，止其放逸之意也。初九中象，而辞曰“黄”者，明中道人皆有之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臣道，体柔静，非首革者，如尧以荐舜于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犹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及天下诸侯朝觐，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不得已乃践天子位，是谓“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所行如此，岂不可嘉尚。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爻辞有宜安不宜动之象。九与三俱阳，有阳动之象，夫天下事惟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应，岂可遽欲有所往乎？故凶。虽以贞正行之，亦危厉。九三纯阳，有正实之象，三有“三就”之象，可革之，言“三就”于我民以孚信，心服何必更往，此当安以待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臣相信之深，虽改命何害，而人臣往往难之，爻辞于是释之曰“悔亡有孚”而“改命吉”也，勿谓惧其有悔而不改也，言不至于悔也。信者，心相信也，未至于心相信则不可也。四、五皆阳，实有诚信相孚之象。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大人之有所变革，岂浅智之士所能识哉？大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使大人有一点利心焉，安能致民心之信如此。“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权术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即道，故曰“道心”。由心而变无非道者，其变如虎，其文炳。然虎之生文，天也，自尔也。大人之变天也，亦自尔也，未尝置一点己意于其间也。其发如风云，其威如雷霆，未至于此，未可谓“大人”也，未可谓“虎变”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君子之变不逮乎大人，故曰“豹变”。“小人革面”，面虽顺从其中未必服也，异乎“未占有孚”矣，此不可强而有加也。往而求加焉则强其所不及，将有所伤，反致凶矣，唯当居贞而无失其吉。其文蔚然，亦由中而发，非勉强之可成。虎则其文炳，豹则其文蔚，皆由中发，不可求诸外，不可强而取，各有分量，不可强而通也。上六体柔而非大中，故有不逮圣人之象。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鼎之卦有铉、有耳、有腹、有足，俨然有鼎之象。下巽木上离火，亨饪甚明。圣人亨于鼎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享帝止曰“亨”，而养圣贤曰“大亨”者，上帝则一，而群臣众也。斯义坦然，而学者往往又外求其指，谓此乃取象，当复有义也。意此大易之道所以至易、至简而人辄惑之者，率类是也。其曰“鼎象”者，以卦象有俨然之形也，继曰“以木巽火亨饪”矣，又曰亨以享帝，又曰“大亨以养圣贤”矣，又何疑？而疑其复有他指也？若曰亨饪之事粗浅不足道，疑非大易之道，则是求道于事物之外，索理于日用之外。

孔子何以曰“一以贯之”？《易大传》何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乾《象》何以曰“品物流行”？孔子何以又曰“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道在迩而求诸远，大易之妙不离目前而妄疑其有他。腹耳足铉自贲自妙，不必于腹耳足铉之外求义。以木巽火自贲自妙，不必于以木巽火之外索理。亨以享帝不可度思，大亨养圣贤矧可射思。不闻孔子之言哀乐乎，哀乐岂不可见，而孔子以为明目而视不可得而见也；哀乐岂不可闻，而孔子以为倾耳而听不可得而闻也。《易大传》又曰“微显阐幽”，岂谓显者特微之，而幽者特阐之，故显即微，幽即阐，显微、幽阐皆名也，吾未睹其为二也。惟不知道而后求道于事物之外，道与事物皆名，吾未睹其为二也。名即实，实即名，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思虑，人以为不可无者，而孔子以为无庸焉。惟思虑动而后始昏，始分裂，始乱义也，始不可告语矣。学者断不可索义于亨饪之外，自“巽而耳目聪明”而下，则为义矣。义即事物，事物即义，巽而不忤于物，耳目聪[明]不蔽于物，六五柔上行而得位、得中道，而一无倚，应乎刚而得刚之中，是义必见于卦象之中，元吉之道也，亨之道也。不巽则招祸，不聪明惑于声色，乱于是非，不得位，则虽备德，何由而亨？中者，道也。坤《文言》曰“黄中通理”，通理所以明中之义，中本虚名，特无所倚之名，道心人所自有，有所倚则失之，有所倚则偏党，为私、为过。徒柔不足以亨，应乎刚，刚德为助，则亨矣。体本柔，虽应乎刚亦不可以大亨，故曰“元亨”。元者，道之异名，此所以元吉，以道致吉，言亨则吉在其中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革物者莫若鼎，木上有火，鼎革物矣。汤武革命，天实命之，命既在位，不可得而辞。天命君子正位，则君子恶得不正位，惟天命不可恃。顺乎天则其命凝，不顺乎天则其命又将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兢兢业业无敢放逸，无敢置人欲于其间，一惟天道，故能凝命。《书》曰“宅天命”，又曰“及天基命定命”，又曰“祈天永命”，观鼎亦有“正位凝命”之象。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方鼎之初，未亨饪也，则“颠趾”而“出否”焉何害？“得妾”犹“颠趾”也，而以子焉，从其贵也，何咎？天下之事其权有如此，类可以通也。初有鼎趾之象。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奇画而在中，“鼎有实”也。鼎中有实，难于迁动，慎所之也。已委质事君，已任其事，不可二也，不可迁也。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即]，则吉。仇非我之所欲也，使彼即我而我违之，彼将尤我。彼有疾而自不至，则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三居下卦之上，亦有耳象，而不虚中以受铉，其义革矣。革者，失耳之义也。失耳之义无他，其行塞固而不通，故虽有雉膏之美不见食焉。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可谓不虚中而受铉，固塞而不通者，三刚实而不虚，不应乎上九，有不食之象。然贤者人之所慕，终当有遇。方雨言今未雨，后当有际遇之理，但有不足之悔尔，故曰“亏悔”，言三虽善而固塞，有此未全，然终于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履公餗，信如何也。

九虽阳壮，四实阴柔，居大臣之位，是许国以大臣之事业也，而实则不称，折足覆餗，失许国之信矣。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履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九四下应初六阴小之趾，有折足覆餗之象。“其形渥”，备言折趾之状。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六五正当耳象而得中，故曰“黄耳”。黄，中也。黄中通理，则中者，道之异名也。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此道则无所不通，无所不利；失此道则无所能通，无所能利。六五得中矣，何患不能举鼎哉？故又曰“金铉”。“金铉”则力足以举之，不必以九二为铉。《象》辞未尝及九二也。得道者虽无所不通，而无所不通者，其间或至失正，则犹非道之全，故曰“利贞”。贞，正也。曰中正，于以验得道之全，然中、正非二道。人心即道，道无我，中虚无所倚，无所倚故有中之名，自然出于正，故有贞之名。故《象》止言中，以为实，不复言正，于以明中、正之非二也。夫天下至实而不可易者，中而已矣。中乃虚名，亦无体状，或谓之正，或谓之道，或谓之易，或谓之神，或谓之天，一也。举三才，万物、万事、万理皆此而已矣，安得而易之，其实为至一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上九正当铉象。玉者，温润之物，玉铉则刚柔节而和。九为刚，上爻当六为柔。夫天下事偏刚不可，偏柔亦不可，刚柔和则中，中则事无不举矣，故“大吉，无不利”。此义与六五同，此爻则因“玉铉”而发义。夫道一而已矣，六十四卦皆此道，三百八十四爻皆此道，何独六五哉？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有动义，亦有恐惧义，他卦之有震者曰“动”，惟此重震之卦言“震惧”，亦犹离于他卦言明，于本卦言丽。《易》书固欲备众义，曰“动”、曰“恐惧”皆震也，皆易之道也。方“震惧”之时，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慢易则放肆，“震惧”则收敛，故曰“震来虩虩”，恐之状也。放肆致祸，恐惧致福，“笑言哑哑”，后来致福，有准则之可验也。尧舜之言多咨忧，禹曰“克艰益”、曰“儆戒”，皋陶曰“兢兢卒之”。尧有乃神武

之德，舜四罪而天下咸服，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道德之威又何止于“震惊百里”而已。百里，姑因震雷之象明主器长子之道，故止言百里，至于“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不丧匕鬯”，则其体又大矣。体有大小，听威则一。或者以勅厉为威，是袭亡秦之故辙，安能“不丧匕鬯”？匕以登鼎实，鬯以通神明，祭之始礼也，长子主鼎器，故言匕为宜。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卦辞已言“恐惧”之道，此复言之者，人心多忽易，能“恐惧修省”者寡，故谆谆诲之也。然学惟知“恐惧修省”，学者之事尔。易道精微广大，往往不于是乎在，持是见者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识恐惧修省，何以明之？天下无二道，悟“恐惧修省”即何思何虑之妙，则无所不通矣。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卦辞已详言之矣，此复用其辞，何也？人之知所惧者几何人哉？虽尧舜之圣而后咨忧，禹、皋陶、益言于唐虞之时而犹曰“克艰”、曰“兢兢”、曰“敕戒”，然则惟圣智而后知所惧者，诚鲜其人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然则知所惧者，诚鲜其人矣。此圣人所以复用卦辞于此爻，觐人之少省也，况箴者于爻辞启告为切。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二来则过初九之刚，亿而安焉则亦以乘初九之刚而不可安处，故“亿丧贝”，往而跻于九陵。九陵，六五之象也。虽今未应不可为得，至于历六爻七日一卦变，则时当得矣，勿用逐也。避难曲折有如此者。昔大王既不可御狄，不可安处，去而邑于岐山之下而他日兴周焉，此象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震苏苏”，恐惧失则精神溃丧之状，圣贤未尝不恐惧，而亦未尝“苏苏”。“苏苏”之惧，非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而“苏苏”然，处此位者，不当尔也。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圣人，则公侯当大贤，大夫士当次贤，居三公之位者必贤，不当有此“苏苏”也，故曰“位不当也”。若震恐而行，不居此位，则“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恐而遂至于沉泥，虽稍异于“苏苏”，而不得其道则均。九四颇刚强，而四阴柔似刚，而终于慑懦陷于二阴之中，遂有泥象。震之遂泥者不可谓光，若孔子临事而惧，如日月之光虽有照用而无所思为。心不动此，惟道心内明者自觉、自信，光之一言，所以明道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二五之乘刚同而二不可亿，五则宜亿者，直君位得中。又六与五刚柔全德，无乘刚之畏，故异乎六二。故六五有亿安之象。因亿安之象明中道之义，不明避难之义。夫人心未始不中，惟因物有迁，意有所倚，有所倚则不可谓中，意在于此则倚于此，意在于彼则倚于彼，意在于此则来，意在于彼则往，意虑纷纷若此，故昏乱，故偏党，而人之道心始失，而事大丧矣。故此以往来为危厉，但安焉则吾心自无所倚，自无丧，有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行则危矣，微动则意有所倚而失中矣。六五之事自在乎中，但勿他求，勿动意，尧“安安”、禹“安止”，岂有在乎中道之中而尚有所丧也哉？曰“大无丧”，断断之辞也，举天地之间皆此亨也，天下无二也。此惟能安者自信、自知，其憧憧往来者虽提耳而海之，如水投石。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索索”、“矍矍”，惊惧之甚，惧而至于惊则乱矣。如此而往安得不凶？然上六之惧因邻而惧，不以躬而惧。九四迫于六五，故有于邻之象，未至于上六，故有不于其躬之象。畏邻而戒则为无咎，若难及躬而始惧，又惊丧失道，则凶之道也。上六虽以畏邻戒而无咎，而“索索”者必未得中道矣，违道者必有所失，六三婚媾，也而不应而有言，此亦见上六失道。

## 卷十七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实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实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当其时，犹未为光明，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后为光明，而后为得易之道。人精神尽在乎面不在乎背，尽在乎前不在乎后，凡此皆动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动之性。故圣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为，一如其背，则得其道矣。虽则应用交错，扰扰万绪，未始不寂然矣。视听言动，心思曲折，如天地之变化矣。惟此为艮，惟此为止其所，苟艮其面，虽止犹动。知其动而强止之，终不止也。惟艮其背，则面如背，前如后，动如静，寂然无我，不获其身，虽行其庭，与人交际，实不见其人，盖吾本有寂然不动之性。自是无思无为，如水鉴，如日月，光明四达，靡所不照。目虽视而不流于色也，耳虽听而不流于声也，作用如此，虽谓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可也。水鉴之中，万象毕见而实无也，万变毕见而实虚也。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所有而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姑为之言也。孔子曰“言不尽意”，谓此类也。使有我则有所矣，不获其身，虽形体犹不获也，非实有形体而强不获也。形体自非有，无之所不可言也。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岂独无形者为道，而有形者非道，岂独无形者为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庭者，堂之前两阶之间，正人物交际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见其人”，非果无人也，人不可以有无论，本无所见也。见则意动而迁矣，非止也。

天地之变化岂有所动哉？日月之靡所不照岂有所见哉？三才一也，动静一也，有无一也，故孔子曰“哀乐相生”，是故“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



也。”孔子之言止于此而不复详其所以然者，正以非有无、动静、思为之可言，而无所容其言也。子击磬于卫，所警告于人者也，昭昭明明而不可复言也。凡孔子之所已言者，则又曰“予欲无言”，则言非孔子之所欲也，以为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则言又可尽，又非所不欲。然则道岂有无、动静、可否之所可论哉？道岂有无、动静、可否之所不可论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无亦可，言动静亦可，言可否亦可；不光明者，言有不可，言无不可，言动静不可，言可否不可。曰“上下敌应，不相与”者，以是卦上下皆敌。初与四皆阴，二与五皆阴，三与上皆阳，非相与之象也。既曰“敌”矣，何以言“应”？非谓截然不与物应也。虽应而不动也，犹未尝相与也，如水鉴中之万象交错纷然，而水鉴未尝有交错纷然也。如此则无咎。苟惟不然，则意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取“上下敌应，不相与”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骇，故必指象以为证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关自有抱关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关。乘田自有乘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于历山，则安乎历山，及其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则又安于南面。子思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以至于我自有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则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复出位而怒之。已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职，我何与焉，而闷闷自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矣！天地范围其中，万物发育其中，无畔无际，当清常明，思辄失之，非果无思也。慈爱恭敬，应酬交错，变化云为，如四时寒暑，未尝不寂然，苟微起思焉即为出位，即失艮之道矣。艮之道，即易之道，卦于此及以示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诸爻取身为象，以人情所以好动而不能静止者，由有己也。初六最下为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六能止之，故无咎。行则失正矣，今止之则未至于失正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虽为贞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腓，随上而动者也。上止而不见拯，不得不随而动，故心不快。《象》曰“未退听”者，言其心未之休止，未肯退听也。诚能退休而遂止，一听天命之如何，则其行天也。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为参焉，则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三居下体之上，上下之限也。身虽有上下之限，而气血未尝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复通和，如“裂其夤”。夤，齐也，不可裂也，裂则为厉熏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熏心”者，再言其心之病当反求诸心，不可求诸外也。此爻乃固塞不通，执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通也，无不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礼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千愆万缪皆起于身，能止其身，如丝而理其总，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无可言，本无所始。身气血尔，气血何所思，气血之中亦何所有，圣人于是不言心而言身，于以见心乃虚名，本无所有。苟言心，则人以心为实有，立我立私，祸本益固，故圣人于此不言心，于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诸躬也”，亦初无义理可言，申言之而



已，正而已，无可复言者。圣人之教人，何其直而无隐，何其直而无尽。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五当身之上，有辅颊之象。“艮其辅”谨其言，则“言有序”不妄发矣。用艮于辅，未能不动于意念，则不能无悔。谋诸心，则悔亦亡矣，不复放逸于外矣。然辅颊亦未易于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则如制驿马，如遏决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敦有厚义，又有不动义。《书》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动之，则其厚固自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动也。《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动而自化也。复曰“敦复”，不动而自复也。临曰“敦临”，虽临乎人而不动也。是其不动非强为，是不动也，人之德性自不动也。德性亦曰“道心”，道心即意念不动之心。曰“以厚终也”者，人性本厚，因物有迁，今不迁动则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称尔，非有实状也。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渐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则其长也速，木在山上，则其长也渐。而《象》不及之者，于渐进之义非所切也，故径以渐进之义释“女归”之象。纳采、问名、纳征、请期、亲迎而后女至，以礼而进也，天下之事皆然。其进也，贵乎渐。士进而事君，不以渐则疏，则近利，则不正，如女之归则吉。进得位而后可以有功，此位，刚得中之位也，君体刚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后可以大有为，可以有功。若夫人臣，虽进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为？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无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无位。故此虑斯义之未白，继曰“其位，刚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业于天下者，皆妄也。不明斯义，则怀必欲致功业之意于胸中，终妄作而已矣。舜、禹之进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继迹往古之意，岂有暴取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强而服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汤武不为也，故邦可正也。唐太宗假窃义兵之名以欺天下，后世而奸利之秽不可掩也。虽力假仁义以朽粪戕人心，终不可强之使化也，故太宗颇有治迹而无治化，此所谓正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饰其迹而已也。“止而巽，动不穷”者，复发明乎渐进之道。止者，寂然不动也，巽随时顺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强止，未始不止。道心无体，本无可动，变化进退，巽动无穷，虽动犹不动也，不动者其动无穷。以斯而进，所以能渐欤；以斯道而进，所以能正欤。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长以渐，于《象》已言之。风俗不可以遽而善也，其化也有渐。俗不自化，视上之德，君子久居贤德，则俗斯渐化而善矣。不曰“圣德”者，圣德之所化为速，孔子为三月而俗已化，故止曰“贤德”。然商之顽民周公亦不能遽化，天下固自有习固难化者，人不可一概论。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进欲其知时，故鸿为象，进欲其渐，故以于盘、陆、木、陵为象。有道则渐进，无

道则急于进。“渐鸿于干”，君子之渐进也。彼小子不知君子之心，恶其迟迟以为不亟从也，“厉”而“有言”。然君子之心初无他，舆论之所服也，何咎？故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言六四虽居上，实小子也，不知君子之心。四与初二阴，无相应之象，故有“厉有言”之象。干，水涯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六二稍进于初矣，故“渐于盘”，然位犹在下。六二无求进之意。“饮食衎衎”，和乐安暇若将终身焉，故吉。人情大抵好进，惟有道者不然。“饮食衎衎”，疑于不事事而素饱，故《象》释人之疑曰“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尔雅》：高平曰陆，人进于盘矣。“夫征不复”，上九不应。“离群丑也”，上与三乃其丑类。“妇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为妇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利御寇”，非其正也，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利于御之。虑（二）[三]之失道或亲于寇而不能御也，故教之。能御寇，则我不失于正。顺则夫妇可以相保矣。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木则又进于陆矣，木非鸿之所居，或得其桷则安、则无咎。木有横向者为桷象，似安平可居，其所以得桷者，顺巽故也。顺巽则不贪进、不忤物，一无己私，惟有道则然。六与四俱柔，又入巽卦，有顺巽之象。桷亦曰“桷”，古以大者为桷、为栋。以桷为桷，故桷亦名桷。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尔雅》：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则愈高矣。故阜高，陵又高于阜，以序而观，则陵高于木。夫妇六（三）[二]之象，六二之进也渐，又九三阻之，故有“不孕”之象。然六二之“不孕”，异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终不与不正合，故九三终莫之胜。二五正应，邪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愿，天地鬼神之所共与，人心之所同归也。安得不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陆”而曰“陆”者，上九之应在三，三为六，上居巽体之上，故降而从陆欤。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为人之仪。则其曰“不可乱”者，人心为进退得失所乱，则贪进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为进退得失所乱者。近世安定胡公以“陆”为“逵”，晦庵谓是卦诸爻皆协韵，于协韵则宜，但重于改旧而不改，义亦通。未敢遽从，姑存是说。未敢遽从，姑存是说者，易之道也。苟以为易之道未必在是者，是人为事所乱。



####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兑以少女居内，震以长男居外，有“归妹”之象焉。归妹，天地之大义也，人知是义者有几？知是义而信是义者又有几？吁！人皆有夜光明月之珠而不自知，不自知者，泥涂砂砾蒙之也。不自知者虽明告之曰“汝自有此珠也”，必掉头断断乎直不信，往往



继之以嗤也，而自知、自信者少。大哉，圣言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之义何愧于天地！而欲然自以为不足当也。意动而昏之则乱，乱则放僻邪荡，靡不为矣。宜其断断直不信，此非告语之所及也，亦非果有甚高甚难之实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动者为谁，至神至明，我所自有变化云为。何动、何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地此得以范围之，万物此得以发育之，其为“归妹”，为天地之大义也，何疑！“归妹，人之终始”，嗣续之义也，所以明人道之大也。“说以动，所归妹也”，以少女而说之，众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为邪也。“征凶”者，柔宜居阴，上下二卦皆然。二、四偶而以九居之，三、五奇而以六居之，位皆不当，故征则凶。“无攸利”者，柔乘刚也。震，二柔乘一刚；兑，一柔乘二刚，不顺也，何以能利？归妹之义大而卦象则凶，不可执一论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泽上有雷”，阴阳之际也。“永终知敝”，有偕老之义，无乖落色衰而复相弃背之敝也。道有浅深，义有邪正，皆易之变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妹”之象，“娣”则不可专行。“跛能履”者，难于行之象，知此而往则得“娣”之道，故吉。征，往也；“以恒”者，恒久也。当以久于娣为心，当有终其身为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征吉”，以其相承而不敢专故也。是皆易之正道也。大抵由道而行则无利心，由利心而行则必失乎道，谋利者多害，不谋利者多利。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窥观，利女贞”则“眇能视”，为“归妹”之贞。妇人所知不出房闼，正也，是正惟幽人有之。心未始不正，意动而乱，故失之意。不动则静，静则幽，幽则贞，或者往往以所视不广为非，圣人于是正之曰：未为变失常道也，斯乃妇人之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归妹以须”，不见应于上六也，须待而终不获。“反归以娣”，不蒙以敌见礼，而退处于娣，以六三有当于理者故也。六三不中，唯中有得理之象，坤《文言》曰“黄中通理”。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与上两阴不应，四与初两阳不应，三与四皆有不应之象。三在内卦，故为已归而须；四在外卦，故为未归而“愆期”。“愆期”，失时也，虽迟其归终有其时。九四所以“愆期”，不为苟就，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君，女君也，《仪礼》亦云女君之袂，何以不如其娣之袂良。帝女不嫁，其体贵也。又其位在中，为嫡、为女君，其体又尊也。尊与贵非执妇道者之所宜也，故以“不如其娣之袂”取象，以明谦恭之义，当如月之几望，无敢盈满，则吉。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归妹所以承祭祀，而上六居外、居上，故不言。妇承筐无实，徒有承祭之名而无承祭之实。“士刲羊无血”，不能制（狼）[狠]壮之妻也。羊有（狼）[狠]壮之象，不能制妇，不成为夫，故不言夫。上与三不应，夫妇不协顺之象。三兑卦为羊。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观卦之象，雷电皆至，“丰”之象也。离明震动，以明而动，故丰、故亨。以昏而动，则反是矣。“王假之”。假，大。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上则天，下则地，中则大人之圣者为王。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皆王者之所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如已推而内之沟中。《周官·职方氏》尽掌天下，极于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才）[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职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象》曰“尚大也”。勿忧其智力不足以给，宜如日之中天，日无思无为自无所不照。王者德性未始不光明，帝尧光宅天下，文王光于四方，皆无为而光照天下，治无不举，此日中无所不照之旨也。然而自夏后氏以来，继世之君岂能皆圣，又岂能皆贤，故孔子于此致盈盛之戒，恐继世之君恃广大之势，多满盈之患，故孔子复发满盈之义而致戒，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自天地不能常盈、常盛，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便知其不能长有而惧之也。然岂无保丰持久之道，使继世之王皆不失道，皆不昏而能照，则历年何止于八百，虽至今可也。此天地之造化，所以至于今不已也。假，大。详释见家人九五。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自下而作于下，电自上而照于下，其用皆至，其在治道，则为“折狱致刑”。明以折狱，威以致刑，君子之于刑狱，所不忍也。方民困穷，未敢致刑也，礼乐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不得已而刑之，犹不敢尽令也。世道丰亨，家给人足，礼行政成，教孚化至，而犹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得而有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他卦两阴不应，两阳不应，此卦初与四皆九，两阳而曰“遇其配主”者何也？不期而会曰“遇”，不出于所期，两刚相遇合者，彼此皆阳明故也。阳明配合，“虽旬无咎”。往有嘉尚，然初居下而体刚，非居下之常道，可旬而不可久。十日为旬。《象》曰“过旬灾也”，人若不自觉，他日祸忽至，谓自外至，故曰“灾”。四以初为“夷主”，初以四为“配主”，皆阳明也。以四在上，故曰“配”。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蔀，草也。马云：蔀，小也。蔀虽丰，亦小矣。六二之所以为丰者，如斯而已矣。人臣言业之小大，一视夫君之所以用之者如何。日中而见斗则日失其明，阴暗之极故见斗也。斗在北，北亦幽阴之方。六五之君不明如此，则六二之功业安得丰大。六二虽往必得疑疾，言见疑于其君也。二五两阴无相应之象。使六二有忠信以启发其君心，则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草生水曰“沛”，水生之草尤其不茂。人臣事业一视夫人君之如何，君明则臣始得展尽所蕴，君不明则人臣安得致功业之大。故六二之事业已小，而九三所事乃上六极暗



之君，则九三之所谓丰者如沛而已，其小有甚于蓍，《象》曰“不可大事也”。沫，子夏谓星之小者。日中而见小星，则日之失其光明为甚。上六之阴暗为甚，则九三安得而大有所事，不止于往得疑疾而已，遂至于“折其右肱”。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终不可用。不用则无咎，用则有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处大臣之位，其事岂可如蓍而已，殊为不常也，以六五之君阴幽不明故也。若遇其同德之主，则往而从之，为吉也。行，往也，应在初九。九，阳明；夷，平也，皆阳明，故曰“夷主”。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自二与四观六五，则有阴暗之象。然圣人作《易》取象不一，于六五爻又发其中正之义，能招来贤俊而用之，则民被其泽，为“有庆”；民感其德，为有誉，吉可知也。章，贤俊之称也。《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民被其泽则为吉，民不被其泽，则虽善不为吉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丰其屋”，自高大也，如鸟之翔于天际。然“蔀其家”，自藏蔽其家，使其人不得至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虽三岁之久，亦不得而见，明其自藏之深固也。为人上不能谦虚礼贤，自大、自足至于此，其祸可胜言哉？

## 卷 十 八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山上之大行而不止，旅之象也，观卦之象足以小亨。六五“柔得中乎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焉。旅体不刚，惟顺乎刚得中则不失乎道。止则止而不动，禹曰“安汝止”，艮曰“艮，止也”，人之道心未始不止也。所丽者明哲，则得所依矣。体本柔，是以小亨。旅处乎外，穷而不得志，成者往往多失正，惟其得道者不失正。夫人情之所以多失正者，以困穷进之，苟于趋利也，不肯遵道者，以为非利之所在也。而今“贞吉”，明由正者吉，失正者不吉。然则小人为不正也何益哉？苟于目前不知祸随其后也。今由正而行者得中，“顺乎刚，止而丽乎明”，自足以亨，自足以致吉。然则贞正者何患乎不获吉？人情于旅多穷悴无聊，安知“旅之时义有大矣哉”之妙。前所谓得中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谓正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旅于外“顺乎刚”、“丽乎明”皆“大矣哉”。人于旅，微动于意则有所倚、有所迁，失其大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孰动孰静，孰行孰止，变化云为，如四时之错行，如水鉴中之万象，犹恐“大矣哉”未足以尽斯义。孔子曰“言不尽意”，而或者忽略斯卦以为小末，是恶足与言易之道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山上有火”，明无不照，又火行山上不留止。君子之明慎于用刑，如火之无不照而不留狱，如火行之不留止，亦悯旅者困穷犯法而念之，凡此皆易之道也。易之道显于上离下艮之六画，而行于君子之明慎而不留狱。此不可止，以比拟言之，心通内明者，知其无所不该，无俟乎贯通六十四卦之象。圣人姑以导昏者而渐通之，不昏者知六十四卦一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一事也。明者自信，昏者自不信。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六阴柔狭小，有“琐琐”之象，斯其所以取灾欤？“志穷故也”。坎惟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享，随物而迁，自昏自失，不昏者本不失。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六二得中、得旅之道者，故即次而安，怀资而利，又得童仆之贞忠，得童仆之心则无所不得矣，故曰“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三不中，用刚而过，自居位得势者尚不可以免祸，而况于旅乎？宜其焚次矣，在旅而以此与下，必丧童仆之贞，危厉之道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

“得其资斧”，心未快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则安，故六二则安，为即次。以九居四，则不安，为“旅于处”，为未为得其位。旅之道非止于柔弱而已，亦有刚断之道焉。九四刚有斧象，居弱离明非昏妄者，故曰“得其资斧”。然非中、非得道者，故未能安，有不快之心焉。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六五中正文明之士，欲以致文明之业，离为雉，文明之象也。射之而亡其矢，无应之者，道不行也。六二不应，故有此象。然六五文明之德终不可淹没，人皆服之、誉之，故虽非所求，自有命之者。《象》曰“上逮也”，以上九相比，阴阳有相亲之象。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上九与九三略相似，而上九为甚焉。以刚居上而离，火性上炎，刚躁为甚，“鸟焚其巢”，旅而以此居上，焚巢之道也。鸟高翔，有自高亢之象。其未焚也，愚不知其祸至，故笑，及其焚，则“号咷”矣。盖不知柔顺之足以致福免祸，而忽略轻易无故丧之，故凶。牛有柔顺之象，其曰“终莫之闻也”者，昏愚虽被祸，尤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虽终其身不悟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异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小者之道也，申命之道也。刚为大，柔为小；君为大，臣为小；上为大，下为小。上命之，下行之，是为“申命”。申命者，巽顺而行之。天下之事徒柔不足以立，必有刚焉，二五皆刚，有刚之象，皆巽体、皆中正，刚巽、中正备此众德，非得道不能，又重巽卦，“柔皆顺乎刚”，又道之所当然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小者，固当依乎大往而依乎大人，小者当从乎大，不往则失小者之义。然其往也必中正，所见必大人，如不中正则为邪矣，不见大人则见小人矣。非巽之道也。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风相随而至，即君子之“申命行事”。人臣知“申命行事”而已，未必知其为易之道也，故《大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巽为“进退”，况初爻尤有进退未定不决之象。“利武人之贞”，教之决也。贞，正也。决而不失正，易之道也。乾九四以疑而无咎，此则以疑而不治，当疑而不疑，非道也。不必疑而疑，疑之过，亦非道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巽体而又居下卦，又二为柔，有“巽在床下”之象，过于巽也。“史巫”以言通诚于神，“纷若”之多，巽顺之甚发诸言辞。其多若此，疑其大过不能致吉，而此“吉无咎”者，于其过巽而出于中诚，不致于大过也。天下事皆不可执一论，过虽非中，就过亦有得中者，九二之谓也。是谓变易之道。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以九居三，刚而过中，质非巽者，巽不出于本心，勉强而行之，故曰“频巽”。“频巽”则知频失之矣，故吝。吝，不足也。夫其实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后巽，频失“频巽”，其志亦已穷矣。夫岂知本有之性清明无体，何者为我，无我无意，自知自巽，何穷之有？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以六居四，柔顺之至，况又巽体教之田焉。春搜、夏苗、秋猕、冬狩，先王以习武备，有刚德之象，于以济六四之所不足也。曰“悔亡”，尤虑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获三品。一曰“干豆”，二曰“宾客及充庖”，三曰“班其徒御”。夫人性未始不大中，或动于意而过刚，或动于意而过柔。约其过强，其所不及，去其害性者，庶乎复其本中矣。曰“悔亡”，所以启谕之于先；曰“有功”，所以诱掖之于后，即尧之所以“辅之翼之”之意。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正得中正之道，不偏于刚，亦不偏于柔，为贞正，必吉，悔亦亡，无不利者，凡此屡言，皆所以释人之疑，定其中正之道也。人情喜于柔巽，不乐于刚德，故曰“无初”。然中正之道终必获吉，然亦不可不谨戒。庚，刚道也。先三日而图其始，后三日以图其终，谨之、戒之，则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明夫九五之道允为正，盖其居尊位不可过于柔，巽则失柄，故曰“位正中也”。《洪范》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为暴也，自道心而发，无作好恶，无偏无倚，自不可巽懦无制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卦之吉，为巽之过，故亦曰“巽在床下”。“丧其资”则失利，丧其斧则无断制。虽其事出于正，亦凶。《象》曰“上穷也”，言巽之过也。既“丧其资斧”矣，可以为正乎？凶也。未有由正而行，而失利，而无断制者也。失利无断，足以见其失正之验。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也。得人欢心岂不亨通，然利于贞，以不正说人者有失坏人心于无穷，大致祸于后日。刚中柔外，其说之道乎？刚之为德不可以利动也，不可以害动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夺，是为刚也。其中则刚，外则柔，以此得人之欢心必不失乎贞正。得人之欢心而不失其正者，顺乎天道，应乎人心，何则？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说以先民，则民咸从之，咸忘其劳；说以犯难，则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说之大，至于民咸劝于善，岂不大哉？此说非有术以使之也，非违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应之，几于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万人说，所敬寡而说者众，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故又不止于民说之，又死之，不止于死之，又劝于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无所不通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泽之相附丽，即朋友之相亲丽而讲习，自古朋友之讲习者多矣，皆易之兑卦也。而知之者有几？知其说者未足以为知也。心通内明，自知、自信而后为知。知之者何独知“朋友讲习”之即“丽泽”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万物？即日月四时？“丽泽”非彼，朋友非此，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兑之初，莫之适从也。泛然“和说”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二五本为正应，而两阳无相应之象。然阳实有诚信之义，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说，则“吉，悔亡”。志不相孚断无和说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六三之正应在上六，今不从其正，而从其不正来比于二，是说于不正也。六三之位亦稍高矣，惟贤者宜在高位，而说于不正，不当尔也。上六、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阴阳相应，两阴不相应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刚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应在初而未应，近比六三谀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实乐其柔媚，故商度所说去取，交战于胸中而未宁，圣人于是勉之曰：“介”然疾恶小人，则“有喜”。《象》曰“有庆”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国之治乱系焉，能不近小人，则泽及民矣。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九五本与九二正应，今乃不应九二而亲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于剥”。剥之为卦，小人剥君子，又剥丧其国家，故谓小人为剥，信小人危厉之道也。《象》曰“位正当也”者，圣人推原所以“孚于剥”之由，由乎以位为己之位，正当其位，以位为乐，故人欲炽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则必有流，如木有根则必有枝叶，实以已处富贵崇高之位，未有不亲信小人致危乱也。黄屋非尧心，舜视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与。故君子道用，小人退远。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应于三，有高尚之象，宜不为富贵利达所动，然非中，无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阴阳有相亲之象，则亦有引之、说之之象。引之，斯说未为光明也。子夏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孔子戒之以“毋为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没，乃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于夫子，曾子数其罪为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散也，离也。其象则风行水上，其卦变则本以九四之“刚来”为九二而成坎，故曰“刚来”。六二之柔往为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一刚一柔，皆有亨之象。“刚来”得中，故不陷于坎险，故曰“不穷”。“不穷”者，亨之道，穷则非道矣。柔得位，顺承九五，阴阳相亲有上同之象，故曰“上同”。上同者，亨之道也。不和同则离散，非道矣。大抵得乎道者无所往而不亨，失乎道者无所往而能亨。假，大也。惟王者大其有庙之道，庙必有尊也，必有亲也。慈爱、恭敬之心也，慈爱、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爱之心于上，举而措之天下，则举天下慈爱、恭敬之心无不观感于下，是为大其有庙之道。夫人心之所以离散者，由其上无慈爱、恭敬之心，是以下亦无慈爱、恭敬之心而为离也。有王者作，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明非王者则不能宅中也。王者即此有庙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济大险。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济险有道而已。济险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庙之道而已。大其有庙之道非他也，即慈爱、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此心即道心。道心者，无所不通之心，以之修身则身修，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平天下则天下平，以之济大险则无所不济。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存，而有昏有明、有济有不济者，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意动则昏，不动乎意则道心无体，自明、自神、自正、自中、自无所不通、自无所不济。不学而能是谓良能，不虑而知是谓良知，此“假有庙”之道也，此“乘木”之道也。彼谓假有庙自有一道，乘木自有一道者，何以能感动天下同然之心？何以能使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非智术之所能致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风行水上”，涣散之象。享帝立庙，即“王假有庙”之道，于卦《象》已详释其义，此则其事也。恭敬、慈爱之心必达于事，则为享帝、为立庙，此始举二事以发其端尔，非谓止此二事足以定天下之涣散。《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凡慈爱、恭敬有一失焉即失人心。王心之诚爱、诚敬，虽已自足达之深入乎民之心，又著之于礼乐政事声名文物，则观感亦深，动化益敏，夫所以合天下离散之心者，在此而已。而或者求诸权术，良可鄙笑，其有以力假仁，仅足小济，岌岌危惧，祸乱继作，安得不去彼取此。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时方离散，不可出而仕也，拯壮马而亟遽则吉矣。《象》曰“初六之吉，顺也”者，以初六未得位，又涣散之始，难未成则早遽，为顺、为宜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涣散之时而九二稍得位，出非其时也，涣离其所而奔。

## 卷 十 九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节，止也，止其过也。节之止异乎艮之止，止虽不同而其道同，天下无二道也。内以节己，外以节物，凡天下之有所谓节，止也。观节卦象，有亨之道焉。三刚三柔，中分而不偏。节制为刚柔不偏，不偏则人心和而可行，为亨矣。二五皆刚而得中，亦制节不过之象也，亦亨之象。苟苦节而过之，则人将不堪，将不行。苦节非其道也，不可以为贞。其过穷则不通，制节非人之所乐也。圣人以为行险人心易纵，既纵则难于节，节之是拂其所欲，拂人之所欲大难，故必和说以行之，又必当位，其势可以行，又中而一无所偏倚，正而不入于邪，则人心说诚服，通行而无阻，斯备节之道。兑，说也；坎，险也。九五当位中正也，不和说则人心不从，不居势人亦不从，不得中正之道，人心不服。天地亦有节，夏暑之极秋节之，冬寒之极春节之，故“四时成”。为国则“节以度制”，有制度则财不妄用，不妄用则不横敛害民。言天地似无与乎人，而圣人必并言之，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节以制度即四时寒暑暄凉之宜，圣人以此开万世之明。其曰“不无小异焉”者，不惟不知天地，亦不知人，实不识节以制度。天下无二道，一通则无所不通，一有不通则皆不通。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泽上有水，水节乎泽中而不溃，故圣人于是又发品节之义。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凡此类，度也，不可乱也。孔子与下大夫言“侃侃”，与上大夫言“诤诤”，升堂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则逞，颜色怡怡如也。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凡此皆德行之品节而不可乱者也。自此心光明者行之，则与下大夫言自“侃侃”，与上大夫言自“诤诤”，“升堂”自“屏息”，“出降”自“怡怡”，“去父母之国”自“迟迟”，去他国自速，无俟乎议也。自此心未通与虽通而未大通、未极其光明，而行之苟无议焉，不保其无差也。未至于大圣，皆不可不议，虽议而非外也，皆吾心之所安也，皆吾心之所自有也。是故圣人以五礼防万民之伪，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人心之诚敬也。自外者非德行也，伪者非德行也。德者直心而出之，非由外铄我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不出户庭”，知止节也，九二奇爻阻其前，户庭有阻。夫有阻之则不当出，不出则无咎。然出处之道一也，当出斯出，当处斯处，顾其时如何耳，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九二之前无阻也，异乎初九矣。六三耦爻有门象，无阻之者，而九二犹止节而不出，则为失时之凶。然则苦节固塞，亦非道之所贵。孔子疾固，其此类欤？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三浮外纵而过，非能节者，不节则虽快于须臾，即有嗟苦之忧。曰“无咎”者，不可咎他人，乃其自取也。使《象》解非圣人作，则学者必谓“无咎”为“谁咎”。然则读古书者，安可不通其道而执其末。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六与四纯阴，有安象。居近君之位尤当明于上下之分，王位居体安止，无越则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五得中道，故制节不至于过，故曰“甘节”则吉，则可以往，而有可嘉尚也。言往必利、必嘉也。《象》曰“居位中”者，言九五位乎上卦之中，故有得中之象，亦犹艮《象》言“上下敌应不相与”者，亦言其象耳。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上卦之极，节之极，苦节而不中，虽贞正，亦凶。能悔则亡，言悔而改，则此凶可亡也。此“悔亡”犹六三之“无咎”。圣人之言及此，亦以破后学执固守信之蔽。言上六，道之穷者也。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内也；孚，诚也。其中心诚信也。观卦之象，三、四阴爻在中为柔，在内夫何取乎柔也？人心非气血无体状，至虚、至柔，虽有作用，视听言动其实无我。我，意犹无，安得有伪，是谓“中孚”，岂不甚柔。而又曰“刚得中”，何也？二五皆刚、皆中。天下之至刚生于天下之至柔，惟空洞无我，无我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移，富贵不得而淫，贫贱不得而移，威武不得而屈。使己私微立，则外物举得而转移之，安得刚。至刚至虚，至虚至实，无我无杂，纯一诚实。中者，无所倚、无所偏，惟意不作，故无倚无偏；惟意不作，故无伪无诈，无偏无倚，必诚必伪，皆主于意。意起则必倚，不倚乎此，必倚乎彼。曰“柔”、曰“刚”、曰“中”，足以发明“中孚”之实也。而又曰“说而巽”者，又何也？所以备言“中孚”之道也。卦象兑巽为“说而巽”，中孚无我，和说自生，自柔巽不忤。苟微立己意于其间，则必有不和说、不巽者矣。如此备言则“中孚”之全明白无亏，“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岂五霸之权术、汉道之杂霸哉？一于诚而已矣。“豚鱼吉，信及豚鱼也”，豚鱼犹信之，岂杂以权术者之所能哉？岂较计揣度之所为哉？纯然一诚靡辍，无间无杂，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鱼”则可以济大险矣。“乘木舟虚”，即柔在内之道也。惟虚故柔，惟虚故无所忤，即“说而巽”之道也。惟虚故不可移夺，惟虚故不动乎意。而不倚即刚，得中之道，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足以得人心而未必出于贞正者，亦有之，未足以尽“中孚”之道。既信、既正则人欲尽释，乃应乎天，即豚鱼之吉也，即舟虚之道也，即柔，即刚，即中，即说巽，而圣人屡言之不惮烦，何也？何特举此，《易》之书皆此一言也，举《五经》皆此一言也，天下安得有二道，圣人安得有二言。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泽上有风”，水波虽兴而水之大体不动。君子悯狱囚之将死，惻然动心，诚心求之



诚心议之，惟详、惟审，谓之动心可也。然此动心乃道心之变化，虽动而实未尝动。孔子曰“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惑者惟睹其动心，不知其实不动。讯群吏、讯万民，如此其详矣，而又有议亲、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之法，又王命王公参听，文王又三宥之然后制刑，而君子于此犹惻念无已。《易》曰“变化云为”，变化，不动之动，无为之为。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民之颠倒诈妄至于不可胜穷者，非其恶骤至于此也。其发也有端，生于因物有迁而已。“有他”者，迁化有他者，意动也。意不动则纯诚、纯白，百年如一日也。“虞吉”者，恐惧之异称，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者终其身，此之谓虞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敬者，虞之谓也。禹曰“安汝止”，即虞也，虞未作于思虑也，使作于思虑，则有他矣，则不燕安矣，则动、则不止矣，则变矣，变则渐入于诈。老子亦曰“我独怕兮其未兆”，未兆者，意未作，未有他之时也。而老子曰“独怕”云者，战战兢兢，恐惧而非思虑也，故《象》曰“志未变”。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二在下卦，有在阴之象。兑为口舌，有鸣鹤之象。居中，有由中而发之象。圣人作《易》虽观象，亦取其大旨尔，非拘拘谨谨者。“鹤鸣于阴”而“子和之”者，诚之所感也。“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者，君臣一心一德之言也，亦犹鹤鸣而子和。《象》曰“中心愿也”，此足以明“中孚”之道矣。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慎者，慎其“中孚”之主，不可动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虑，自诚自一。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三之近而相得者，六四尔，两阴不相得，故曰“得敌”。而六三或鼓而进，或罢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喜，心之不诚，故进退悲喜不常至于此。三之位稍高矣，惟贤者宜在高位，居是位者不当尔也。六三失中，六柔而退，三刚而进，进退静躁不常，其象则然。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月，阴类。几于望，不敢盈也。如马匹其匹，绝其朋类之私。惟上而事君则诚心著达，君臣交孚矣。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九五阳实，有孚信之象；近惟六四，阴阳有相得之象，故曰“有孚挛如”。“无咎”者，君臣和而不乖违也。《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言近君之位，其君臣相孚正当尔也，不然则何以为君臣。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巽为鸡，鸡为“翰音”。上九，巽卦之上，有“翰音登于天”之象。夫鸡振羽而飞不过寻丈，今乃过其常登于天，言其飞之大高也。斯乃不由乎中孚，强力而上，虽贞正亦凶。何则？强过其力，何可长也，必坠无疑矣。斯可以为强矫过力之戒。



三三  
三三

##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阳为大，阴为小，四阴盛而得位，故小者力盛而过，足以亨也。力过而亨，未为失道，过而不正，斯失道矣。是故利于贞正，过而贞正，与时行也。正者之过不以己私，随时而行非人欲也。二五虽得中道，柔体小，可以小事而已。刚体大，二刚失位，又失中道，故不可大事。事之大者必刚者而后能为之，筮者虽一人，而一卦之象非止于一人也。人岂独立，必有与也。是故，是卦有柔者，又有刚者，有得中道者，又有不得中道者。六画有飞鸟之象，鸟飞已过，遗音在空，过之象也。“不宜上宜下，大吉”，鸟飞上则逆，下则顺也。人情事理犹是也，上则逆，下则顺也，上则犯分忤物，下则不犯、不忤，圣人所以淳淳及此，良以人情好进而思退，好高而恶卑。而天道不然，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盈者亏之，谦者益之，人之天性即天道。动于意则为人欲，动不以意是谓道心。道无体、无我，寂然不动而变化无方，如水鉴之象，象有升降往来，而水鉴无升降往来；如天地阴阳之气有升降上下，而道无升降上下。至动而常静，至变而常一，人皆有是道心，皆有是变化而自不知，而惟执浮动之意以为己私，所以率好进恶退、好高恶卑、好动恶静。其间虽有知静之为善者，欲静而又自不能也。不欲则未始不知，则亦无所不知。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此言过失之小者，又异乎卦辞与《象》所言，所以通于他义也。能通则无所不通矣，能通则六十四卦皆小过之卦也。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过有飞鸟之象，而初六在下面而用之，有高举上进之意，凶之道也。夫人心既已放逸而有勇进之志矣，今知其凶而遏之，曰“不可”，又曰“如何也”，所以问之，甚之之辞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祖者，始。初六有祖之象，故六二有“过其祖”之象。祖不可过也，其德或可过之，其事业或可过之，而非孙之所当言，自他人则可言。如是而过其祖，何咎？六二以阴柔（内）居[内]卦之中，有妣之象，故曰“遇其妣”。“遇其妣”则不过，固无咎。五，君象在上，二固不及也。二，臣象，而其臣何咎？此言天下事变不一，有可过者，有不可过者。臣则断不可以过其君，虽德亦不可以言过之，曰过之，往往遭祸。人君操生杀之柄，一国之所尊也，苟曰“过之”，大祸之招也。尊尊尊贵，天下之达道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下卦之上而以九居之，重刚不中，“弗过防之”，则将有从而戕之者矣，凶之道也。《象》曰“凶如何也”，盖戒之使过防，防慎不嫌于过。曰“凶”，又曰“如何也”，亦深戒之辞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小过之时，六五柔在上，九四乃以阳刚居人臣之位，疑其过而为咎也。而九四应于初，其志乃在下，故“无咎弗过”而犯分。其与六五非本应，乃若适“相遇”，然虽不

敢深自远嫌，大臣之位，当任国事，不当尔也。而小过之时，柔者得位而过，九四又以阳体居当位，疑过、疑犯非所宜，往则危厉，必戒乃可，勿有所用，永守贞正，无至愆违。《象》曰“终不可长也”，言终不可久处斯位，义当退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九四以六五为君象，而六五本爻又自取大臣之象，易取象不可执一。六五阴为臣、为小，而居位甚尊，有公之象。公，大臣也。云升而不为雨者，阴阳和则雨，今阳气已上未与阴和，故“密云”。惟在西郊而已，西，阴方，臣象也。《象》与小畜同，此六五无应故也。“密云不雨”，大臣竭诚事上，而君心犹未应，君臣之心未通协，则大臣仅可以小事，弋取在穴，小事之象。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居卦之上不中，有过之象，过则弗遇矣，如鸟飞而离其所，有大过之凶，“是谓灾眚”，盖曰：此正所谓凶也。天降之灾不可避也，虽然，自戕而“已亢”故也，不亢则何灾。



###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既，尽也。既济，无所不济。曰“亨小”者，及其小也。“小者亨”，则余皆亨可知矣。其曰“利贞”者，何也？初、三、五皆奇，刚纯而无杂，二、四、上皆耦，柔纯而无杂，又九五当位于上，六二当位乎下，余刚柔咸当位，正当如此非贞正乎？贞正如此非利乎？其所以“初吉”者，柔顺得中。中，道也，六二之象也。其“终乱”者，水遇坎则止而不进，其义则人情狃于“既济”，怠止而荒，故乱也。能慎终如始，无怠、无荒，常如欲济之初，则何由而乱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阴阳之气交而和，“既济”之象也。泰之“天地交”亦如之。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思患豫防之道也如此，则无终乱之患，此易之道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初济而未离乎下，有曳轮濡尾不轻进、不欲速之象。欲速有不达之理，然大势已济，异乎濡首而方入于险者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妇车之蔽。“妇丧其茀”，则无得而行。二五正应，九三阻二之前，故有丧茀之象。天下事不得其行者，有其过在己，亦有其患在外。今六二之不得行，乃其患在外，非己之罪也。非己之罪者，无所致力焉。一听其如何，久之当自定，故曰“无逐，七日得”。七日，一卦之变，历六爻而至于七则得之矣。盖得中道者无有不利，不得于今日，必得于他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高宗”，“既济”之主也；“鬼方”，幽远之国也。“既济”之世，大业已就，其有幽远之国犹未从，则益修文德以来之可也。今乃伐之，虽以“既济”之势，“高宗”之贤，三年而后克之，则亦惫矣。武夫勇士，安能一一皆贤，或因小人成功，则惟当厚赏之，不可用也。用小人，他日必致祸。三爻有“三年”之象。离为戈兵，离上九亦言出征。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子夏作“濡”即“濡”字，《内则》言濡子之礼衣不帛濡。《说文》云：濡，短衣也，茹衣破败如茹也。《易》曰：“拔茅连茹”，诚有零落之状。濡子之衣易于破败，故必终日戒视，或可以兑。大抵四爻以离内卦变为外卦，故多变。乾九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谓群阴已至，否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皆有变，济至于四，诚患生之惧，人心既安则易于怠。忽诚有所疑，疑其衰败之至也。“濡”，《易》作“濡”，或改作“濡”。“茹”，《易》作“茹”，及引《广雅》絮塞，皆假借不正实，今从子夏本。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东邻”，言阳位；“杀牛”，盛礼，九五之象也。“西邻”，阴位；“禴祭”，薄礼，六二之象也。既济，盛极则衰至，君子当思患豫防，持盈以虚，保益以损。六四已有终日之戒矣，而况于五乎。“西邻之时”，守以损约，故终受福。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上六不能豫防于早，至一卦之极犹阴暗而不悟，至“濡其首”，危厉矣。“何可久也”，言其行没溺矣。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观卦之象，六五“柔得中”，有亨之道焉。柔顺得道，亦可以亨。然柔亦有柔弱疑懦之象。狐，好疑；小，其弱者；“汔济”，微济也。疑贰不决，欲往复疑，故未出于难中。六五犹为上九奇画所制，故有“未出中”之象，亦有“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之象。虽刚，不当位。柔亦然。而刚柔皆相应，人心和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阴阳之气不交和，故为“未济”。惟治斯济，惟不治不济，“辨物居方”亦所以治也。各当其所而不乱，是为治。惟治辨而后可以言和同，有礼而后可以言乐，未有淆乱而能致人心之和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卦言“小狐汔济”而“濡其尾”，则为害犹小。今初六不言“汔济”而曰“濡其尾”，是濡其首及身以至于尾，故《象》曰“亦不知极也”。而爻止曰“吝”，何也？圣人推明其患本于文过自是，不受人言，故其祸至于此极也。文过曰“吝”。初六以阴柔居下，当未济之时，自以为能济而冒昧以往，其凶甚明不待言。而明必其文过遂非，耻于中改，觊其或济，故终至于濡尾。《象》言昏愚大甚，为不知之极。遯初亦曰“尾”。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轮”，未济也。势未可济，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贞正之道也。不出于贞正，以怠而不济，以私意而不济，则凶道也。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九二之曳轮虽无过，亦无不及。“中以行正”，与时偕行，故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六三其才柔弱，其时未可强欲往焉，凶之道也。此论事之常者。若夫已在大险之中，则又以速济为利，不可以一概论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若其当事非险，则断不可往，所处之位不当。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三阳体有动

意，居坎卦之上，有“涉大川”之象。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九为阳、为君子、为正。四，卦之变，乾卦至九四乃革，泰卦至四爻而否来。小人翩翩而来，则此卦可以动而济矣，况此六五，阴阳有相得之象。大国命我以伐鬼方，志可行也。而四有迟疑退悔之象，故释之曰“悔亡”，言所悔者亡也。四应初，初六有阴远鬼方之象，坎水趋下不应乎上，故大国命伐之。犹必“三年”者，事有未可遽济，不可急也，与既济之九三异矣。既济九三既济而不知止，故三年为惫。未济之九四伐此乃济，故“三年有赏于大国”，曰“用”、曰“赏”，是之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六五得中，中即正，即道，故详明道济天下之义。夫人心所以咸服者，以其正故也。正故吉，虽小疵亦无，故“无悔”。道心发用，寂然不动，虽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万理洞见，如日月之光虽无心而毕照。天下岂一无所用其心力哉？禹治水征苗而孟子曰“禹行其所无事”，禹告舜以“安汝止”，岂禹不有诸己而姑为空言哉？道心本静止，安而勿动乎意，则本静、本明，万事自理，此大中至正之道。失之则凶、则悔。君子不动乎意而人咸孚信、心服。晖者，光之散，孚犹晖也。大哉，圣言！惟自明道心者乃自信其道心，不明者断断不信以为必思、必为乃济，吁，可恼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饮酒”者，获济而乐也，未济之极必可以济。“孚”，必也，信也。消息盈虚，天道也，必济而无咎。若又居乐而忘忧，纵肆至于“濡首”，则又信其必失之。《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言其太甚也。获济而乐，未为失道也，乐而纵则失道矣，失道则无所不失。夫未济，消之极必息，则曰“有孚于饮酒”足矣，何又虑他日既济之后而不敬戒，而复失之，何其赘也？此亦犹否之九五方“休否”而又有“其亡其亡”之戒，人心易放，故圣人淳告。六十四卦终于未济，于以明事变之无穷，何止于六十四而止也。

## 卷 二 十

今人言《易》者，必本于乾、坤，陋矣。但见《周易》之书，不见《连山》、《归藏》之书，故必首乾次坤。不知《连山》首艮重艮故曰《连山》，《归藏》首坤故曰《归藏》之义。《连山》夏后氏之《易》，《归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观之，而后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贯之道昭昭于天下矣。三方皆《易》也，三才之变非一，实一，或杂焉，或纯焉。纯焉其名乾、坤，杂焉其名震、坎、艮、巽、离、兑，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无大小、优劣之间也，形则有大小，道无大小，德则有优劣，道无优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则变而为八，其变虽八，其道实一。曰《连山》，宓戏；《归藏》，黄帝。

易卦诸《象》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而已。豫、遯、姤、旅言时义，随言随时之义，岂他卦皆无时义哉？岂他卦之时义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时用，岂他卦皆无时用哉？岂他卦之时用皆不大哉？颐、大过、解、革言时，岂他卦皆非时哉？岂他卦之时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时也，皆有义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盖叹其道之大，有言不能尽之意。事无大小，无非易道之妙，圣人偶于此十二卦偶发其数，非此十二卦与他卦特异也。使每卦而言，则不胜其言，愚者执其言，智者通其意，岂特六十四卦皆





可称“大矣哉”，虽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称“大矣哉”。圣人于豫、随、遯、姤、旅则犹有义之可言，于坎、睽、蹇则犹有用之可言，至于颐、大过、解、革，则既不曰“义”，又不曰“用”，止曰“时”而已。夫何以曰“大矣哉”？于戏！此正明以天地无一物、一事、一时之非易。学者溺于思虑必求其义，圣人于颐、大过、解辈尽捐义用，止言其时而叹之曰“大矣哉”。使学者无所求索，不容钩深，即时而悟大哉之妙，则事理一贯，精粗一体。孔子“何思何虑”，文王“不识不知”，信矣。

“需，有孚，光亨，贞吉”，言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待也，彼此相孚则应矣。所需待多动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无所不照，此之谓道。如此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则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贞乃吉”。孚与光、与正本非三事，以三言发，明道心一。动乎意，则不孚、不光、不正，谓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于邪，入于凶祸。

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则爻而入于邪矣。直心而行，虽遇万变而不转易，是之谓方。圆则转，方则不转，方者特明不转之义，非于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无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学习之所能，故曰“不习”。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习者勉强，本有者奚俟乎习。此虽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无所不照。不光明者也必入于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贞”，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惑者往往于是疑其为小，故圣人特发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无小大。六四“括囊无咎无誉”，亦此道也。方时闭塞，义当括囊而谨，易道之见于坤，见于谨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于坤，明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极盛。黄者，中之义，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体也，故曰“正位居体”。明乎得道者，必守常分而不犯，此非设饰者所能，由中而发于文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饰，乃自中诚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为非，信其识也。王莽设饰，故卒罹大祸。初之“履霜”，谨微之道。上六之“龙战”，道之穷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终，始终不同而其大则同，故曰“以大终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为妻、为臣而失道则不永、则不贞；得其道者必永、必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为六所用，为形体所使，为势位所动，故曰“初亦不能用六”。故为霜、为永、为不善之积，能辨之于早，则能用之矣。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养义，有止义，以下畜上，非势之顺者而有道焉。非柔则不敬、不顺，非得位则不可以有所行，岂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之事者乎？柔虽得位，使人心不悦，虽悦而不至于上下皆悦而应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悦而能行者，而况于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应之乃可。其德健，则力足以行其事，而无困倦不继之患。巽则顺入乎君心，刚则物莫能变，中则不偏不倚，刚中两言足以发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无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刚矣，中矣，或所畜之君虽略相应而谏不尽行，言不尽听，则臣亦不可谓得行其志，亦不能亨。于戏！物情事理如上所序，节节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惟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众阳咸应，有上下应之象，下



乾健象，上巽巽象，刚中二五之象，四五刚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见于小畜六画者然也。《象》著其义，《彖》发其义。柔也，得位也，上下应也。健也，巽也，刚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数者以发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全者自能当小畜之时，尽小畜之义，自与此《彖》辞无不合也。有一不合，必于道有亏焉。齐景公悦晏子之对，作君臣相悦之乐，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犹未有刚中之大本故也。

易者，天下之大道，圣人之大道，虽甚贤者未能尽也，虽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万变，往往疏略不能皆尽。孔子自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明知夫易者，大圣人之事，应变无穷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学也。少读《易大传》，深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窃自念学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读《论语》：孔子哭颜渊至于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则孔子自不知其为恸，殆非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者，至于不自知，则又几于不清明。怀疑于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于象山陆先生，闻举扇讼之是非，忽觉某心乃如此清明虚灵，妙用之应无不可者。及后居姚氏丧，哀切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恸时乃亦寂然不动、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颜渊至于恸矣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为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于如此其极，乃其变化，故《易大传》又曰“变化云为”。不独其有此心，举天下万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顾人不自知，不自信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至哉圣言！岂训诂之所能解。既曰“书不尽言”矣，又曰“系辞以尽言”；既曰“言不尽意”矣，又曰“立象以尽意”。于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异而实同也。圣人之言意，岂“尽”、“不尽”之所可言，言“尽”亦可，言“不尽”亦可。云“不尽”者，圣人之实言；云“尽”者，亦圣人之实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虑，始信孔子无隐于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齐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昧。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贞，圣人既于乾言之，又于坤言之，又于屯言之，圣人于此谓学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随又全言之，临又言之，无妄、革又言之，亦偶于此数卦而复言，非此卦之特异也，亦恐学者执乾、坤、屯之卦异余卦，故复于此言之以破其疑。于坤曰“牝马之贞”者，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顺勤行之道也。刚上在阳，无为而佚，君之道也；柔阴在下，有为而劳，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则同也。在君则刚、则佚，在臣则柔、则劳，一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无二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使牝马之贞果劣于乾，则屯不言牝马，又其失实者犹多，而况于下焉者乎？《易大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某尝谓《大传》非圣人作，于是乎益验此一章乃不知道者推测圣人意，其如此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久矣，未有一人知《大传》之非者，惟子曰下乃圣人之言，余则非。何以明此章之非？舜曰“道心”，明此心之即道。动乎意，则失天性而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禹曰“安汝止”，正明人心本寂然不动，动静云为乃此心之神用，如明鉴照物，大小远近参错毕见，而非为也，非动也。天象、地法、鸟兽之文、地之宜，与凡在身及在物，皆在乎此心光明之中，非如此一章辞气之劳也。此可与知道者语，未知道者必不信。

【宋】胡瑗 著

杨军 王新英 点校

# 作者简介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是北宋庆历前后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对宋代的学术影响极大。胡瑗的易学思想对宋代易学名家程颐、朱熹等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周易口义》十二卷，是胡瑗的门人倪天隐纂述胡瑗对《周易》的讲解而成，所以称“口义”。该书完全从儒家思想出发，既不掺杂象数派易学的观点，也没有牵涉佛道两教的思想，以“变易”的思想为核心，以儒家学说为依据，用人生的哲理解读《周易》卦爻辞，并以卦爻辞中包含的思想指导人生，进而指点修身治国之法，是儒家义理派易学名著。北宋理学大师程颐曾说，“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已经备受推崇。

## 目 录

发题	同人	307	大过	339	夬	371	卷 十		
卷 一	大有	309	习坎	341	姤	373	下经		
上经	谦	311	离	343	卷 八		兑	405	
乾	264	卷 四	卷 六		下经		涣	407	
坤	276	上经	下经		萃	375	节	410	
卷 二	豫	313	咸	345	升	378	中孚	412	
上经	随	315	恒	347	困	380	小过	415	
屯	281	蛊	317	遯	350	井	383	既济	417
蒙	284	临	320	大壮	352	革	385	未济	419
需	288	观	322	晋	354	鼎	387	系辞上	421
讼	290	噬嗑	324	明夷	356	卷 九		系辞下	354
师	293	贲	326	家人	358	下经		序卦	482
比	296	卷 五	卷 七		震	390	杂卦	485	
卷 三	上经		下经		艮	392			
上经	剥	328	睽	360	渐	393			
小畜	298	复	331	蹇	362	归妹	396		
履	300	无妄	333	解	364	丰	398		
泰	302	大畜	335	损	366	旅	400		
否	305	颐	337	益	368	巽	403		



## 发 题

先生曰：夫《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垂万世之大法，三才变易之书也。自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故爻有九、六，以尽阴阳之数；位有三画，以尽三才之道。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以尽天下之用；明健、顺、动、入、止、说、陷、明之体，以尽天下之理。然而伏羲之时，世质民淳，巧伪未兴，诈端未作，故虽三画亦可以尽吉凶之变。自神农至尧、舜，莫不取法八卦之象，以为大治之本。历夏沿商以及桀、纣之世，民欲丛生，奸伪万状，礼隳乐缺，天下纷然，故三爻不能尽万物之消长，究人心之情伪。文王有大圣之才，罹于忧患，观纣之世小人在位，诈伪日炽，思周身之防，达忧患之情，通天人之渊蕴，明人事之始终，遂重卦为六十四，重爻为三百八十四，又于逐卦之下为之《彖》辞，故天地通变之道，万物情伪之理，一备于此。

然谓之《易》者，按《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也、不易也、变易也。故颖达作疏，泊崔觐、刘正简，皆取其说。然谓不易、简易者，于圣人之经缪妄殆甚。且仲尼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言凡兴作之事，先须正名，名正则事方可成。况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按，扬子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又《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云：生生之谓易。是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事言之，则得失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故天之变易，则归乎生成而自为常道，若人事变易，则固在上位者裁制之如何耳。何则？在位之人苟知其君子小人相易而为治乱，则当常进用君子而摈斥小人，则天下常治而无乱矣；知其情伪相易而成利害，当纯用情实而黜去诈伪，则所为常利而无害矣；知其得失相易而成吉凶，当就事之得而去事之失，则其行事常吉而无凶矣。是皆人事变易不可不慎也。故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

谓之《周易》者，自伏羲画卦、文王重之又从而为之《彖》辞，至周公又为之爻辞，仲尼又十翼之，数圣相继，其道大备于周，故曰《周易》。谓之上经、下经者，自乾坤至坎离三十卦，谓之上经；自咸恒至未济三十四卦，谓之下经。然则所以分上、下二经者，以简帙重大，故分之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离者日月之象，故取以为上经；咸恒者夫妇之义，既济未济，人伦终始之道，故取以为下经。先儒亦常谓不分之即无损于义，分之亦无害其实，但以简帙重大而分之也。乾传者，乾，卦名也，传，传也，言传述圣人之法以示万世也。

## 卷一

### 上经

#### 乾



乾下  
乾上。乾，

义曰：此伏羲所画之卦也。

伏羲画八卦，始有三爻，一爻为地、二爻为人、三爻为天，以象三才之道。然未能尽变通之理，故文王重之为六爻。初为地之下，有蒙泉之象，二为地之上；三于人为臣民之位，四出于臣民之上，为储贰之象；五正当天位，六为天之上，有太虚之象。然后万物成形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六爻皆阳，象天积诸阳气而成也。既象天，其不名天而名乾者，盖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夫天之形，望之其色苍然，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则一昼夜之间凡行九十余万里。夫人之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之间天行已八十余里，人之一昼一夜有万三千六百余息，是故一昼一夜而天行九十余万里。则天之健用可知。自古及今，未尝有毫厘之过，亦未尝有毫厘之不及，盖乾以至健、至正而然也。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且天之形，象人之体魄也；天之用，象人之精神也。使寒暑以成，日月以明，万物以生，此天之健用也。若人之有耳、目、口、鼻、四体，是其形也，其口言、鼻臭、目视、耳听、手足四体之运，此其用也。至于心之思虑，蕴于内则为五常百行，发于外则为政教礼义，故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兄、为弟、为夫、为妇，以至于士农工商，莫不本于乾。乾不息然后皆得其所成立也。

《左氏》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皆言人当法天之健用也，故曰乾。

元亨利贞。

义曰：文王既重伏羲所画之卦，又为此卦下之《彖》辞，以明乾之四德，又配之四时五常而言也。

元者，始也。言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圣人法之以仁，而生成天下之民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

亨者，通也。夫物春始生之，夏则极生而至于大通，故高者、下者、洪者、纤者各遂其分而得其性也。圣人观夏之万物有高、下、洪、纤，乃作为礼以法之，使尊者、卑者、贵者、贱者各定其分而不越于礼。故于四时为夏，于五常为礼。

利者，和也。在《文言》曰“利者义之和”，言物之既生、既育，故必成之有渐，自立秋凉风至八月白露降、九月寒露降，以至为霜、为雪，以成万物，莫不有渐而成也。圣人法之以义，义者，宜也，天下之民虽有礼以定其分，然必得其义以裁制之，则各得其宜也。故于四时为秋，于五常为义。

贞者，正也、固也。言物之既成，必归于正，以阴阳之气干之于万物。圣人法之为智，事非智不能干固而成立。故于四时为冬，于五常为智。

然则此五常不言信者何也？盖信属于土，土者分王四季。凡人之有仁、义、礼、智，



必有信然后能行，故于四者无所配也。

然此四德，以天下事业言之，则元为乐、亨为礼、利为刑、贞为政。何则？

盖元者始生万物，万物得其生，然后鼓舞而和乐，圣人法之，制乐以治天下，则天下之民亦熙然而和乐，故以元为乐也。

天下既已和乐，然而不节则乱，故圣人制礼以定之，使上下有分、尊卑有序，故以亨为礼也。

夫礼乐既行，然其间无不率教者，圣人虽有爱民之心，亦不得已乃为刑以治之，于是大则有征伐之具，小则有鞭扑之法，使民皆畏罪而迁善，故以利为刑也。

夫天下既有乐以和之、礼以节之、刑以治之，不以正道终之则不可也，故政者正也，使民物各得其正，故贞为政也。

夫四者达而不悖，则天下之能事毕矣。故四者在《易》则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圣人备于乾之下，以极天地之道，而尽人事之理也。

### 初九，潜龙勿用。

义曰：自此至用九，皆周公所作之爻辞也。

爻者，效也，效一卦之动而为之，故谓之爻。谓之初者，一卦之始也。谓之九者，阳之数也。凡《易》言九、六者，皆阴阳之数也。天一、天三、天五、天九是阳数之奇也，地二、地四、地六是阴数之耦也。

潜者，隐也；龙者，有变化之神、阳气之象也。阳以生成为德，君子之象也。凡乾坤之十二爻，配之十二月，今初九乃是建子之月，一阳始萌于黄钟之宫，虽生成之功未及于物，然已有生成万物之心矣。若君子未得位之时，虽道未泽于世，然已有泽天下之心矣。

谓之潜龙者，言阳气未发见而在潜隐之地也。勿用者，圣人戒后世勿用此潜龙为德也。何以言之？凡人萃五行秀气而生，为万物之最灵者也，然天下之众愚不肖者常多，贤智者常少，况圣人挺全粹之德，受天元之纯，则又过于贤也远矣。夫有圣人之资，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明矣，固当出见于世，辅其君、泽其民、利其物，以成天下之事业则可也。《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今有圣人之德、之明，反以潜隐为事，则天下之愚不肖将谁治之？是不知天所以生圣人之意也。

孔颖达作疏以谓，勿用者，于此时小人道盛，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害，寡不敌众，弱不胜强，祸患斯及，故戒勿施用。此大非圣人之旨。夫圣人才无所不能，智无所不周，怀道德、持仁义以革天下弊，举陋典、新污俗、矫曲为直、表邪为正，以陶冶于上，而天下治矣，又何惮小人之害？若惧其见害而勿施用，则是天下常乱而不可得治也。然此勿用者，盖言勿用此潜龙为德也。

今历考《易》中，或《彖》或爻，言勿用者有四。若屯之《彖》云“勿用有攸往”，言屯难之时不可往挠其民，务安全也。姤之《彖》云“勿用取女”，言一女配一男是其正也，今一阴而遇五男，刚壮者也，若此之女勿可取之，不可与长也。师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言上六师道之成，大君班爵行赏，其功大者开建其国为诸侯，其功小者建立其家为卿大夫，若小人偶立一战之效，与之金帛可也，赐之甲冑可也，后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深得其道。不然，若用小人必乱其邦，所以韩、彭、英、卢立功受地，不旋踵而就戮也。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言妇人必当正静其德以待六礼之备，然后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归之。今六三持身不正，见其



金夫，遂欲从之，圣人戒之勿用取此女也。由是观之，圣人之戒后世不可用潜龙为德，诚无疑矣。故孔子目长沮、桀溺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又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盖后世之人多以潜隐为德，或隐于岩野，或遁于林泉，罔德义以沽名，傲衣冠以耀志，故有终身不见用于世而乱人伦者也。

且疏又引舜耕历山、汉祖为泗水亭长，是岂终潜哉，盖养成其德耳。然圣贤其无隐乎？曰：己道未著，己行未成，必学问之以养成圣德，然后施为于天下耳，甘终身于山林川泽哉！然或上下为戾，亦有可隐之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费而隐。”虽然，岂隐遁哉？隐其身，不隐其道。所以然者，不以一己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孔子皇皇于衰周，孟軻汲汲于战国，皆谓有圣人之德，身未显而其道不自穷也。

乾六爻皆圣人象也，若之何有圣人之资而潜隐自居乎？《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圣人之戒勿用潜隐为德，可谓明矣。

###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义曰：九二之爻，是十二月中气之后，正月中气之前，阳气发见地上之时也。

田者，稼穡所生，而有资益之地也。以人事言之，则是圣贤君子有中庸之德，发见于世之时也。夫君子之道，积于内则为中庸之德，施于外则为皇极之化，此爻但有君德而无君位，故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者何？盖凡有大人之德，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若舜之得尧、禹之得舜、伊尹之得成汤、傅说之得高宗、吕尚之得周文是也。然则五得天位，亦曰利见大人者何？曰：有是君必须有是臣，然后万务可举，天民可治，若尧得舜，舜得禹、皋陶，禹得稷，成汤得伊尹，文王得吕尚是也。故九二、九五之爻皆言利见大人。

今验于《易》，或《彖》或爻，言利见大人者有七。萃之《彖》曰“王假有庙，利见大人”，言既作庙以萃聚先祖之神灵，必须得大才大德之人，以辅行其礼。讼之《彖》曰“利见大人”，言讼之事必须利见大才大德之人，以辨其是非。巽之《彖》曰“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言申其号令法制，必须大才大德之人以参酌恢隆之也。蹇之上六曰“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言居蹇难之极，往则益蹇，若来居位则安，安则得其硕大之福而吉，必须利见大才大德之人，以求解散蹇难也。及此乾之二、五凡七。皆圣人之微旨也。

###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义曰：九三居下卦之上，在人臣之极，位正当公相之权也。上则须辅弼于君，下则须总领百官，以平均天下之民，凡朝廷之几务，莫不一责于己，若专奉上而怠于恤下，则有佞邪之谄；若勤恤于下而简于奉上，则有侵权之诛。固宜终朝乾乾，日不自暇，慎思之、力行之，不倦以终之，是上则以思辅其君，下则以思总百官以治天下之民，自朝及夕，常戒惧而惕若，则可以无咎矣。

若者，辞之助，注以为至于夕犹惕然若厉，今则不取。

###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义曰：或者，疑惑也；跃者，腾跃也；渊者，龙之常处也。

九三已极人臣之位，九四出人臣之上，切近至尊之位，既非人君，又非王官，是储贰之象也。何哉？仲尼曰：“或跃在渊，乾道乃革。”言人道近于地，今九四近于天位，已出人臣之上，是乾道革变之始也。

夫太子者，天下之本，生民之望也。不有所进，则无以副四海之望，欲进其位，又恐侵君之权，处多惧之地，故不得不疑也。始则疑惑，终则无咎者，盖或



跃以进其德，在渊以守其位分，是进其德不进其位也。故昔者太子必入太学，求贤师以教谕之，就贤友以渐摩之，使知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之道，目见正色，耳闻正声，是跃以进己德而在渊以守己位也。震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言百里者，威不远也；匕鬯者，宗庙之器也。有威而不过，守礼而循常，是以见臣子之道全而不侵于君父也。

今辅嗣之注曰：“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孔颖达从而疏之曰：“以其迟疑进退，不敢果敢以取尊位。”且圣人六经垂万世之教，为天下之法，所以教人臣之忠、人子之孝也，今其言曰“不敢果敢以取尊位”，是何人臣之忠、人子之孝哉！又言曰：“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伐纣”，此尤违圣人之旨。如其言，则篡逆之道也。今故不取。

夫圣人之言，不劝则戒。劝之者，欲其进德也；戒之者，惧其侵君之权也。为储贰者，但进修其德，以礼法而守其位，则《文言》所谓“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义曰：九五之爻，当建辰之月，阳气盛而上升于天，如龙之腾飞然。犹圣人积中正诚明之德，德既广、业既成，即人君之位，上合天心、下顺人情，以居至尊之地也。

然乾之六爻，九二、九五并言利见大人者，九五虽有圣人之德、之位，必须得大才大德之臣辅佐之，然后可以有为于天下，使一民不失其所，一物必遂其性，此圣人心也，故言利见大人。九二虽有圣人之德，固须得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得己道之行。先圣云“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言圣人在位，天下有圣人之德者皆来仕于朝，皆以类应也。

《礼》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如圣人在上，则天下圣人皆来辅佐之也。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稷、皋陶为己忧。”尧大圣人也，必得舜；舜大圣人也，必得禹、稷、皋陶，故可以治。是虽有大才大德之君，必利见大才大德之臣，然后成天下之治也。

**上九，亢龙有悔。**

义曰：此一爻居卦之终，亢极之地也。若圣人当衰耗之年，不可更专己任，必得圣贤之人以代己之聪明也。故尧之耄期倦于勤，则授之舜；舜耄期倦于勤，则授之禹；禹耄期则授之启。是圣人与时消息，知进退存亡而不至亢极，故无悔耳。然圣人之德固无亢也，盖其年有亢耳。圣人之道固无悔也，盖其身有盛、有长、有耄耳。今上九是年齿衰耗、精神倦怠之时，若居此时不能自反而求代己任，则必有悔矣。

离之九三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太玄》首之上九曰“巅灵气形反”，正此谓也。是皆圣贤谓耄必求代而著万世之戒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义曰：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称龙者，终始全用刚阳之德也。王者法天之健，居兆人之上，亦当终始用其刚阳之德也，故言用九见群龙。然谓无首吉者，言全用刚德，不可居物之首也。何则？夫国家兵武至刚威者也，动则蠹民之财，残民之命，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凡人臣有背叛、四夷有侵扰，天子于是加兵以诛讨之，去其元恶大憝，以安

天下之生灵。待其有犯然后应之耳，不可先之也，先之则穷黷矣。夫穷兵黷武，岂圣人事故。秦之始皇、汉之孝武、隋之炀帝、唐之明皇，皆为首以自取败亡之道耳。故圣人戒之，言无首乃得无咎也。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义曰：《彖》曰者，仲尼为《十翼》之文，赞明易道，以解文王所作卦下彖辞之辞，以明一卦之大要，故亦谓之《彖》。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者，此三句释乾元之义也。

大者无限极之辞，乾者刚阳至健之气，元者始生长养之德，言天以一元之气生成万物而无有限极也。然坤则称至哉者，盖天气降于地为万物之始，地承天之气以育成万物之形，是有所至，故曰至哉。资者，取也，言乾以一元之气发育施生，故万种之物资而为始。坤则待天气之降，然后能生万物。故乾言“资始”，坤言“资生”，此圣人于一字皆有旨意。“乃统天”者，夫天者形之名，今以刚健之德运行不息，故得天气常存，是乾元能统领天之形也。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释亨之德也。

乾为阳气，而上统于天，天将降雨，山川出云，云气上行，雨泽下施，故品汇之物，各流布其形体而得亨通也。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者，此四句总结乾之德。

大明终始之道，六爻之位各有次序。初则潜，阳气潜萌于黄钟之宫；二则见，阳气见于地之上；三则处人臣之极；四则出人臣之上、为储君；五则阳气至盛，跻升于天；上则亢极，在太虚之中。时潜则潜，时见则见，时跃则跃，时升则升，是六位以时而成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者，夫以上下定位而言之，谓之六位；以阳气变化而言，谓之六龙。阳气自十一月渐升，冬至之日萌于黄钟之宫，至五月而阴气渐升，是乘此六龙之位，以时而升降，故大明生成万物终始之道，以控御天体也。且人之神气，萃之则生，散之则亡，天有刚阳之气运行不息，故天体常存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之德。

变者，后来改前、以渐变易也；化者，一有一无、全然而化也；性者，天生之质，有刚柔迟速之别也；命者，人所禀受，有贵贱夭寿之等也。天以刚阳之德，自然以渐变化，各正其万物之性命。按《书》曰：“惟天阴鹭下民”，是或富、或贵、或夭、或寿，皆上天默定之也。至于草木之性有甘、有苦，有益人者，有害人者，皆天所赋性命之然也。

“保合太和，乃利贞”者，此释利贞之德也。

天以刚阳之德，生成万物，必以渐成之，以保合太和之道。盖刚阳不以健而利物，则不能保合者也，故必渐成之。若立秋凉风至，八月白露降，九月寒露降，以至为霜、为雪，是渐成其物而不暴，终能正固而干了之也。若其大暑之后，寒凉暴至，则万物能成乎？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自大哉而下，明乾之四德，元为春以始生，亨为夏以大通，利为秋以渐成，贞为冬以干了，是天道自然而然也。此二句言人。为天下之君，首出万民之上，法乾之四德，为礼、乐、刑、政，以生成天下之万民，故乐为元、礼为



亨、刑为利、政为贞，四达而不悖，万国所以皆得安宁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义曰：此先圣所作大《象》之辞，所以明一卦之用也。

天行健者，盖言天以至健而行，故一昼夜之间凡行九十余万里，而君子之人则当法之而健。健不已，以至为君、为臣、为父、为子，小之一身，次之一国，大之天下，皆当法天之至健之德，强勉于己，夕思昼行，无有休息，则可以成天下之事业，而行天下之大道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义曰：“潜龙勿用”至“不可为首也”，此先圣又解释周公之爻辞，故谓之小《象》。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者，言建子之月，阳气始发，而功尚未及于物，是犹以圣人之德而在于潜隐之时也。然千里一贤，犹为比肩，且千里至远之处而间有一贤，则犹以为比肩相接，是则普天之下，庸庸者多而贤智者寡矣。以贤者尚或如此其少，况圣人乎，是盖千载而一遇也。以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必将有以有益于天下，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举天下之教化，行天下之大道也。而复潜遁为事，则是辜天地之生矣。虽然，天阳之气有时而潜、有时而见，圣贤君子亦有时而潜、有时而见。盖圣人虑万世之下观此潜龙之事，遂务隐遁而失其施用，故于此戒之，言当勿用此潜龙为德也。今言“潜龙勿用”者，以其阳气在地之下，而功未及物，故曰“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者，言阳气发见于地之上，而功及乎物也。是犹圣人执中道，其功施布而无所不至，使贤者、智者皆可以俯而就之，愚者、不肖者皆可企而及之，以至一民一物欲使无不得其宜，而皆合于中道，是其“德施普也”。然而虽有圣人之德，而无圣人之位，不能大营造天下之事业，故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者，乾乾，健健不息之谓。九三当公相之位，其责甚重，上以道承事于天子及其储君，而尽其忠义之分，竭其人臣之节，下以道表率百官之事，平均万民之政教，反复以事上。治下不离其道，故曰“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者，言储贰之位，能进其德，则不失天下之望；守其位分，则绝君上之疑。虽日进其德而无有咎悔，故曰“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者，言九五之爻正当阳气极盛之时，生成万物而万物各遂其性。犹圣人有大中之德，又居圣人之位，故当兴利除害，扶教树化，锄奸进贤，以至经营万事，设为仁义之道，使一民一物无不被其泽，无不遂其性，故言“飞龙在天”。是大人营造兴制之时，故曰“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者，大凡日中则昃、月盈则蚀，物理之常也。今圣人自初至上，其功已著，其德已成，则至于年衰齿耗，当求所代以副天下之望则可，不然，则有过头之悔。故谓之盈满之地，不可久居，知其可退而退，则悔吝可远，故曰“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者，言圣人用刚健之德，以化成天下，镇抚四夷，怀来诸侯。如四夷交侵中国，诸侯不臣天子，则圣人以兵应之，是不为首也。凡先动为首，后动为应。若其纯用刚德而又为事首，是必至于过暴而为祸害也。待其有犯己者然后应之，则不失其道，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义曰：《文言》者，先圣以乾坤之义尤深，故又作文饰之言，以解其义。

“元者善之长也”者，自此以下，至“元亨利贞”，《文言》之第一节也。元者始也，言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万物皆由一元而生，是为众善之长也。何则？善莫大于生德，故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大德生成，以元为始，即此元者能长于众善也。

“亨者嘉之会也”者，言天既以一元之气施生万物，而至于盛夏之月，则阳气极盛，万物皆极其生养而无不繁蔚，故高、下、洪、纤无不得其所，是嘉美之所聚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者，义，宜也；和，渐也。所谓自立秋凉风至，以至为霜、为雪，是天之生物，皆使不失其宜，以积渐而成之也。

“贞者事之干也”者，言天之使物，自始生至于亨通，而又成之有渐，及冬之时，则生成之功已毕，使皆得其正固而干了之。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义曰：此以下言君子法天四德而行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言天以一元之气生成万物，而万物得遂其性，各安其所，故君子以至仁之德陶成天下，使一民一物莫不受其赐。是故于一家施仁，则一家之内爱敬而尊事之；一国施仁，则一国之内爱敬而尊事之。虽有鰥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均使之不失其所，如此是为众人之长也。

“嘉会足以合礼”者，言天以盛夏亨通万物，而万物莫不茂盛，故君子施嘉美之道，使各得会聚，谓犹民物既已富庶，则不可以无节，故欲男女有别，则为之制婚姻之礼；欲上下交接而和乐，则为之制乡饮酒之礼；欲其尊君宾王，则为之制朝觐之礼；欲其笃哀戚孝思，则为之制丧祭之礼。如是之类，是君子以嘉美之道而使皆合礼也。

“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法天霜露之气，而成就万物，皆有其渐，故始以仁义礼乐教之导之，然民有不令不肖者，虽善教之而终不能迁，则必用刑罚以整齐之，使不至于乱，而皆得其利，又以渐而成治，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也。

“贞固足以干事”者，言君子法天贞正之德，能干了其事。若正而不固，则无能终其正；若固而不正，则入于邪。必当守正坚固，然后可以干济天下之事也。

此君子法天之四德而行，故曰“乾元亨利贞”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义曰：此孔子欲申言乾六爻之旨，故假设问答以明其义。此以下至“动而有悔”，《文言》之第二节也。

潜龙勿用其义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言有圣人之德，而处于贫贱，是隐遁之时也。

“不易乎世”者，言有圣贤之道，则必随世俗而施为教化，以磨揉于下，使其乱则变而为治、恶则悛而为善，今潜隐之时，但韬晦其光而自修其己，是不为世俗而变易者也。

“不成乎名”者，言圣人不务于名，其有实则名随之矣。今但以潜隐为事，而不行





教化之实，是不成其名也。

“遯世无闷”者，言既潜遁，则不务行其教化之实，是无所忧于天下，故遯世而无以为闷也。

“不见是而无闷”者，言有圣人之德，居其位、行其道，是为世所是也。今止以潜隐为事，而不务行其教化，则不见是于天下也。虽不见是于天下，然已亦终无所忧闷，而务专独为事也。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者，凡圣人有为于时，则其所施設教化皆与天下同之，若天下之所乐，已亦乐而行之；天下之所忧，已亦忧而违去之，是忧乐皆同于天下，此圣人之常行也。今止以潜遁为事，是所为皆异于众也。若天下之所忧，已或乐之则行也；天下之所乐，已或忧之则违去之而不行也。是务隐晦者，虽忧乐必异于世也。

“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者，言如上之数事，确然不能举拔也，其所为者，是潜隐之人也。此皆圣人著为万世之戒，言上之所行皆潜晦之事，故当勿用此为德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义曰：此释九二爻辞。

言圣人居于下位而所行无过无不及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故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者，庸，常也，言九二之君子有圣人之德，故俯仰循理，从容中道，至于常言必信实，常行必谨慎，是由其性至明，故出、处、语、默皆合于中和之域，然后口无可择之言，身无可择之行也。

“闲邪存其诚”者，宽而防之谓之闲，诚则至诚也。言此九二能以中正之德防闲其邪恶，虑其从微而至著，故常切切而防闲之。若《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小善至于大善，由大善乃至于圣，是由能防其邪恶而内存至诚然也。《中庸》又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言至诚之道，终而不已，则有证验也。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盖言委曲之事发于至诚，则形于外而见著，见著则章明，章明则感动人心，人心感动则善者迁之、恶者改之，然后化其本性，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此圣人存诚之验也，故曰“闲邪存其诚”也。

“善世而不伐”者，伐，矜伐也。夫中人之性，有一善则盎然溢于面目，而自矜伐其能也。若夫有善功、有善德而不自矜伐者，唯圣人能之。若尧之时，洪水泛滥于中国，而民几鱼矣，唯大禹能排决疏导之，以消其难，使万世之下被其赐，然而禹亦未尝矜伐之。故舜称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若仲尼万世之师，其功配天地，其明并日月，然且尝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以仲尼之于四事，岂有不能哉！盖圣人虽有大善于世而不自伐也。

“德博而化”者，此言既有中正之德，其言常信，其行常谨，又能防闲其邪恶而存其至诚，有大善而不自伐，故其德广而化行于天下矣。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者，九二虽未居大人之位，而为人臣乃有人君大中之德，故特举本爻之辞以结之。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义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者，内尽其心谓之忠，不欺于物谓之信。盖九三居人臣之极位，内能尽己之心，不欺于物，使德行日进而功业日修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者，辞谓文教也，诚谓至诚也，言外以修其文教，内以敦其诚实，此所以居业也。然上谓之“修业”，下谓之“居业”者，盖文辞相避，亦功业之盛，故当居之也。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者，几者，有理而未形之谓也，言君子之所学，学圣贤之事业，致君泽民之术也。小而一邑，次而一郡，以至为将、为相，佐天子治天下，当其未至之时，知其必至，预习其业，朝夕以思之，学其为治之道。至于有位，宰一邑、牧一郡，为将、为相，举而行之，无所施而不可。盖由知至而至之耳。昔孟子四十不动心，盖当志学之年，天下之事无所不学；及其壮仕之岁，凡天下之事莫有动其心者。是知至而至之也。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者，言为臣之义，终始一德，以奉其上，是得臣之宜也。岂非知终乎？然后之人臣居于显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万民之责，内无覬覦僭窃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者，言九三居人臣之分，其德业既已进修，则宜进退必以德，而升降必以道。故居上位而无骄亢之色，在下位而无忧闷之心，故乾乾不息，因其所为之时而惕惧戒慎，虽履至危之地，亦免其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义曰：此先圣释九四之爻辞。

以位言之曰上下，以出处言之曰进退。今九四当储贰之位，故虽或上、或下，非苟为其邪佞也；或进、或退，非苟离其群类也。是故进其德以副天下之望，修其业以绝君上之疑，如此者，是将欲及时而行道也。故上与进，是或跃之义；下与退，是在渊之谓也。故无咎者，言若不能进其德以塞天下之望，又不能守其位分而致君之疑，则其为祸也不细矣，今得无咎者，诚能副民望而去君疑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义曰：此释九五之爻辞。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此释声气自然相感之道也。同声，若弹宫而宫应，弹商而商应，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之类是也。同气，若天欲雨而柱础润、磁石引针、琥珀拾芥之类是也。

“水流湿，火就燥”者，此释无情之物自然相应。夫地体卑下，水性就下，其流就卑湿也。火本炎上，其性燥，故焚其刍薪必先于燥也。

“云从龙，风从虎”者，此言有情感无情也。龙者水畜，云者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虎是猛威之物，而风亦是震动之气，故虎啸则谷风生。

“圣人作而万物睹”者，言圣人之作光明盛大，与天地合德，万物莫不遍烛。夫天地感应而生万物，圣人感应而用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业，敷为皇极之教，而天下万物莫不观睹之也。前言大人造，是圣人营造兴制之时，此统言之，故曰“圣人作而万物睹”也。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者，此言本天则动物也，本地则植物也，言天之运动而飞物亦动，地之凝静而植物亦静。此圣人推举自然之理以明之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义曰：夫卦之六爻，上与初为无位。初则未中，上则过中，是虽在高贵而无大中之位。既贵而无位，以居于尊高，则安得天下之民也。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者，今既亢极，则贤虽在下位，而亦不辅佐矣。夫如是，则动静之间皆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义曰：此以下至“天下治也”，《文言》之第三节。全以人事明其义也。

“潜龙勿用，下也”者，言圣人有龙德在于潜隐之时，故圣人戒其勿用。此为德者以其功不及物，居无位之地，而处于卑下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者，舍，弃舍也。若仲尼有圣人之德而无其位，当衰周之时，皇皇汲汲而不得见于世，是为时之所弃舍也。夫既为时弃舍，然而前又言“德施普也”及“天下文明”者何也？前盖以圣人之德言之也，此所谓时舍者，以位言之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者，言九三居人臣之极位，有奉上率下之责，至难至重，故终日之间，乾乾不息，以行当位之事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者，言九四已离下卦，而居上卦之下，逼近至尊，虑有僭上之嫌，故疑之，而或腾跃以试己之才德，副天下之望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者，言圣人有龙德而居天位，以兴天下之治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者，言圣人当过亢之年，其精力耗倦，若不求所代以终其位，则必有穷极之灾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者，言乾以一元之气自潜至飞，终始本末，能用阳刚之德，以生成万物，在圣人则有刚明之道，以一己不能尽天下之治，固在左右、前后、大臣、小臣皆能用刚正之君子，然后得天下治矣。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义曰：此以下《文言》之第四节，全以天气明其义也。

“阳气潜藏”者，言建子之月，阳气潜施于地下而藏遁之时也。

“天下文明”者，言天气发见于地上，使勾萌皆达、枯槁毕荣，故高、下、洪、纤皆流形品，使天下之物有文章而光明也。

“与时偕行”者，言建寅之月，三阳并用之时，其卦成泰，故君子终日之间乾乾不已，与天时相契而行也。

“乾道乃革”者，言九四离下卦之上，而入上卦之下，故其道有所变革也。

“乃位乎天德”者，言天者积诸阳气而成，今九五之爻，以刚阳之德居至尊之地，是位本乎天位者也。

“与时偕极”者，言四月之间阳气盛极，如圣人当耄期之年，是与时偕极也。

“乃见天则”者，言乾元能用刚阳之德，乃显天之法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义曰：此以下，《文言》之第五节。又重释乾之四德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者，元，始也；亨，通也。言乾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万物皆资始于一元，然后得其亨通。故于春则芽者、萌者尽达，至夏则繁盛，是乾以一元之气始生于物，而物得其亨通也。

“利贞者，性情也”者，言万物既生而繁盛，则必渐成之，故利于秋、贞于冬。当秋之时则万物和渐而成，至于冬则干了而无不获其正性。言之人事，则圣人能生成天下民物，使皆获其利而不失其正者，盖能性其情也。何则？盖性者，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故稟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失其正者，是能性其情，不使外物迁之也。然则圣人之情固有也，所以不为之邪者，但能以正性制之耳，不私于己而与天下同也。圣人莫不有喜之情，若夫举贤赏善、兴利于天下，是与天下同其喜也；圣人莫不有怒之情，若夫大奸大恶、反道败德者，从而诛之，是与天下同其怒也；圣人莫不有哀之情，若夫鳏寡孤独则拯恤之、凶荒札厉则赈贷之，是与天下同其哀也；圣人莫不有乐之情，若夫人情欲寿则生而不伤，人情欲安则扶而不危，若此之类，是与天下同其乐也。是皆圣人有其情则制之以正性，故发于外则为中和之教，而天下得其利也。小人则反是，故以情而乱其性，以至流恶之深，则一身不保，况欲天下之利正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此又叹美乾之德。言乾始以一元而生成美利于天下，于卦不言所利者，诚由至广至大、无有限极，故不可以所利言之也。然则《易》卦有具四德者七，其余皆言所利，若坤言“利牝马之贞”、屯言“利建侯”之类是也，盖有所系然耳。独乾德至大，故不可言所利也。

其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此言乾之德至大而不可穷测也。以其刚健运行，昼夜之间凡行九十余万里，而无毫厘之过与不及。至于春夏以生、秋冬以成，自古逮今，未尝违悖，是其至健而不失中正也。所以然者，盖以至纯至粹、精健而不杂故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者，言乾之六爻，或潜或见，或跃或飞，而迹皆不同，故发越挥散，则可以见圣人出处进退之情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者，已解在《象》。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者，言乾以一元之气布而为云、散而为雨，以生成天下，而无不均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义曰：自此至“其唯圣人乎”，《文言》之第六节也。

此一节复释潜龙之言，故先发上二句以明不可用潜龙为德也。言君子之人得天性之全，故五常之道亦必博学审问，然后修成其德，为常行之行，而发之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日见其所行，此谓君子之常道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者。



夫君子之人既以成德为行，为心则不可专务隐晦，今之潜，则是以圣人之资性，反在于潜遁未见之时也。“行而未成”者，言既有圣人之性，则必学之问之，修成其道，而为行于己，然后用之于外，则可以成圣人之全德。今止以潜遁为心，则是有圣人之资质而不学不问，亦终不能成行于己，是与不圣同矣。故圣人于此戒之，言是以君子弗用此潜龙为德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德也。

义曰：此释九二爻辞也。

言君子之人，禀天之全性，发见于世，而能执中庸之道者也。何哉？盖圣人虽得天生善性之全，亦须广博其学以精其德，审问以辨其疑，而又宽裕居其时以畜聚其事业，而志于远大，是以执其中庸而不有妄动，以至推仁义以爱人，示恩信以抚物，其德业恢广无所不至，使天下之贤智者可以俯就，天下之愚不肖者可以企及，此皆由博学审问、宽居仁行之然也。是故庸人之情，苟一善得于己，则必悻悻然耻于下问，而又躁妄以求其进，所居失其宽，所行失其仁，是故业不能成于远大而终为浅丈夫矣。故圣人又于此叹美九二之德，言其见龙在田，以其有人君之德而无人君之位耳。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义曰：此又释九三之爻。

盖此一卦上下皆乾，是重刚也，三、四介重刚之间，下已过于二，上不及于五，故皆曰“重刚而不中”也。“上不在天”，非九五之君也；“下不在田”，非九二之臣也。正当大臣之位，上有一人之奉，下有百官万民之责，故乾乾因其时而惕惧，不敢遑安，如此则虽在危地，亦可无咎。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义曰：此又释九四之爻。

乾之六爻，上二爻为天、下二爻为地、中二爻为人，备三才也。此九四一爻，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是中不在人臣，而正得储君之位。既为储贰，则进退上下皆有疑惑。故所进而上者，修德也；所退而下者，守位也，夫如是，故无咎矣。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义曰：此又释九五之爻。

大人者，大才大德之人也。夫天高而覆，地厚而载，故其德曰生。圣人亦能以仁爱生成于物，故与天地合德。日月至明，故无幽无隐皆烛之，而圣人亦能同其明。天以春夏秋冬而生成肃杀，圣人亦能以仁义刑政化天下，故与四时合其序。鬼神之为道，善者福之、淫者祸之，圣人则赏善罚恶，是与鬼神合其吉凶。先于天时而行事，则天弗违之，是天合大人也；后于天时而行事，则奉顺于天时，是大人合天也。以天之至大，而圣人合之，况于人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义曰：此又释上九之爻。

亢之为言，但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如此之类，皆圣人之

所不为，是亢而招悔者也。唯圣人为能知进而不忘退、知存而不忘亡、知得而不忘丧，故于衰耗之年，则求所代而终之，尧、舜、禹是也。上一句“其唯圣人乎”于义不安，当为爻文。

坤

三三

坤下  
坤上。坤，

义曰：此伏羲所画、文王所重纯阴之卦也。上下六爻皆阴，以象地积诸阴气而成也。

坤者，顺也，言坤柔顺之德上承于天以生成万物，犹臣以柔顺之德上奉于君以生成万民也。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义曰：此一节是文王所作卦下之《彖》辞也。

凡坤之四德，与乾之四德同也。但乾以刚健之德，资始万物，坤以柔顺之德，资生其形也。其言“利牝马之贞”者，盖乾体至大，全用刚德，故于乾卦之下直言“元亨利贞”，而不言所利也。今坤主臣道，故言“利牝马之贞”者，盖马取其服乘有善行之才，而又牝马，顺之至也，以言地之为道，能顺承天之气以生成万物，无有休息，若人臣顺承于君而能宣君之令，行君之事，皆不失其正道，故言“利牝马之贞”也。

“君子有攸往”者，夫坤体之利，唯至顺至正，然后不失其常道。人臣之分，亦当执其正而济之以顺，若顺而不正，则失于谄媚；若正而不顺，则失于悻悻而有先君之事。是故惟君子有全德，乃能循此道，始终不失其分，以此而往，无所不利，故曰“君子有攸往”也。

“先迷后得主利”者，夫乾者天道，坤者地道，言之人事，则乾为君、为父、为夫，坤为臣、为子、为妇；言其分，则君倡而臣和、父作而子述、夫行而妇从。若臣先君而倡、子先父而作、妇先夫而行，则是乱常道也。若能处其后而顺行其事，不为事先，则得其主守而不失为臣、为子、为妇之道也。

“西南得朋”者，西南，致养之地，阴之位也。今坤本阴，以阴之阴，是得其朋类而行。若君子未仕之时，必得明师贤友以相切磋，盖圣贤事业尤甚渊博，独学则不能成，独见则不能明，固须资于朋类而后有所至也。故《伐木》诗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也”，是言人必得朋类而事业可成也。

“东北丧朋”者，西南为阴位，东北为阳位，今离西南而反之东北，是以阴之阳，丧失其朋类，如君子之人与师友讲成道德，及其业已就，其性已明，务行其道而荐身于朝廷之间，以求致君泽民之事，是丧失其朋类者也。

“安贞吉”者，言地体安静而永守其正，若天气降于地，地则承而发生，是不妄有所发也。如臣之辅君，当常守安静贞正之德，待君倡然后和之，是亦不妄有所动。故得获其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义曰：此以下先圣释文王《彖》辞之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此三句释坤元之德也。故先叹美之，言至哉者，盖坤主承天之气而生万物之形，必有所至也。“万物资生”者，言一元之气降于地，为万物之始也。承一元之气以生万物之形，是天下万品之物莫不资取于坤元而生其形质也。“乃顺承天”者，盖地得天之降气，然后顺而发生万物也。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此二句释坤之自然之德也。“坤厚载物”者，言地道博厚，于天下之物，高、下、洪、纤无不持载，无不包容也。“德合无疆”者，言地者形之名，坤者地之用，是地之形则至广至大而无疆畔，若其德则持载生育万物大无不周、远无不及，是坤之德亦合地形之无疆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此释亨之德也。含，包也；弘，厚也；光，明也；大，盛也。谓之含者，言坤之为体无所不包，无所不周。谓之弘者，言博厚而无所不载。谓之光者，言万物由地而生，皆得亨通而光明。谓之大者，言其体至广至大。谓坤之有此四德，然后万物繁植，得其亨通也。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者，此释“利牝马之贞”。言地之为道，生成万物，无有休息。马为人所服乘，亦能行之不息，是为地之伦类，而行之无疆也。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者，此释“君子有攸往”之义。言君子之人能柔和谦顺，以尽其为臣之节，而又不失其正，是所往无不获其利也。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者，此释“先迷后得主，利”之义。言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妇，其为道必须待倡而后和，行而后随，若首先而行，则迷惑错乱而失其道，若所行居人之后而顺承其上，乃得君子之常道也。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者，已释在前。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者，此言君子已仕进用朝廷，上以致君，下以泽民，以施己之素蕴，是终获其美庆之道也。

“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者，此言坤之所以安静守正而得吉者。盖由承天之气以发育万物，无所不得其生，是其德之无疆也。君子之人上承于君，亦当安然守至正之德，而不为事始、不为物先，待君令而后行，此其所以获吉也。是其德应地无疆也。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义曰：此先圣大《象》之辞，言地之形体固本柔顺。

柔顺者，地之势也，故能生成万物之形质也。君子以厚德载物者，言君子之人法地之道，以宽厚其德，使其器业广大弘博、无所不容，以载万物，使万物无不得其所，皆如地之容载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义曰：言履霜者，阴气始凝结之时也；坚冰者，阴气极盛之时也。夫坤之六爻皆阴，而初六居其最下，是阴气始凝之时也。大凡阴之为气，至柔至微不可得而见，故自建午之月，则一阴之气始萌于地下，以至于秋，人但见其物之衰剥，时之惨凄，且不知其阴之所由来。然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

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此其始也。夫人之深情厚意，不易外测，故大奸若忠是也，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



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宜辨之在始也。

《象》曰“履霜，阴始凝也”者，言阴之至于履霜，是阴气始凝之时也。“坚冰”二字当为羡文。盖下文已有至坚冰也。

“驯至其道，至坚冰也”者，盖驯者，驯狎之义，谓臣之积恶有渐久而不已，则至大患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义曰：直，正也，待夫阳之至然后发而生成万物，是其体安静守正而不为物之先也。方，义也，义，宜也，言生物无私，使各得其宜也。大者，言地体至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也。“不习无不利”者，言坤有三德，自然而物生，故不待修习而后能。

以人事言之，则君子之人，其德素蕴，其行素著，圣贤之事业已习之于始，至此用之朝廷之上，随时而行之，且非临事而乃营习，故无所不利。是以孟子四十不动心者，此也。

于卦则二为地之上，是万物发生之时也，故三德之备，地道之美，尽于此矣。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者，言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发动而生物，无不得其宜。盖以自然之质，不劳而生，不为而成，光大之至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义曰：含，畜也；章，美也；贞，正也。言六三阳位，今以阴居之，是能执谦不敢为事之倡始，故内畜圣贤之事，章美之道，待君之所令及谋议之所至，则从而发其章美之道，以进于君，如此是得臣子之正。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者，言六三之君子执臣子之分不敢先倡，待君有命然后从而行之。既行之，又归美于君而不敢居其成功，但竭节尽忠而终于为臣之分也。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者，言人臣含蓄章美之道，若谋议未及而先发之，非其时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为，而不知君之所命，则失所以为臣之分也。今含蓄美，俟可发而发之，然后功成于己即归之于君，而不失臣子之分也。

“或从王事，知光大也”者，此言君子待君之命而从之，则是君子之智益光明而盛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义曰：括，结也；囊，所以盛物也。坤是阴卦，六四本阴位，又以阴居之，则是阴阳之道不交，而君臣之间不相接也。然六四既当此否塞之时，则必括结其囊，藏其德卷而怀之，以待其时。“无咎”者，言六四有圣贤之才，若非时而进，则为小人所害，今既能韬光晦迹，故得无咎也。“无誉”者，言六四既括结其囊，所以敛其才德，则天下之美誉，何由而至哉，故曰“无咎无誉”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者，言六四当君臣不交之时，而能慎密而不出，



则小人虽有残贼之心而欲害之，必不能及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义曰：黄者，中之色；裳者，下之饰。盖衣譬其君，裳喻其臣，以六五居上卦之中而当公卿之位，是能执中道，施美利，而畅于四方，故获元大之吉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者，大凡五色备具谓之文，今六五能居中而施其美利，自内及外，自朝廷及天下，是得黄中之色而可以见四方之色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义曰：龙者，阳之气；战者，战敌之称。野者非龙之处，言阴之为物至微至柔，积而不已，至于彰著，必成坚冰。盖自履霜，若能积其善、杜其恶，及其终，则有黄裳之大吉；若不能杜其恶以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终有龙战之灾也。夫奸臣贼子之为心，其祸乱之萌，包藏之久，至此既不可遽灭之，则必有贤明之君起而诛讨之，然而以阳来胜阴，不无相伤，故血玄黄也。玄者，天之色；黄者，地之色。言上下相伤之甚也。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者，言自细恶而不辨，至于盛大以及于战，是其道之穷极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义曰：此言六者阴之位，自初至终，皆有柔顺之德，故曰用六。然既柔顺而不守其正，则为邪、为恶，故纯用柔顺则利在永长守其贞正，则不失臣子之道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者，言既能用其柔顺，又能永守贞正之道，则是臣子能以大义而终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义曰：此以下仲尼之《文言》，释坤之德也。

“坤至柔而动也刚”者，言坤之体用至柔，得天之降气，然后生成万物之形质，无不持载，是其动则至刚也。

“至静而德方”者，言地体凝静不妄有所动，待天之降气，然后始发生万物，若天气不降于下，则凝结安静而其德至方、至正，不妄有所发也。

“后得主而有常”者，此释文王之《彖》辞也。凡为人臣之道，必待君倡而后和，君令而后从，不敢居事之先，则得所守而不失臣子之常也。

“含万物而化光”者，此释“含弘光大”之义，言地之道含养万物，其德弘厚而光大也。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者，此仲尼叹美坤卦之辞。言坤道至柔至顺，承天之道，顺时而行之，若春则生、秋则成是也。以人事言之，若臣奉君之命，以时而行之，皆无不得其宜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义曰：此释初六之爻辞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释履霜之义。因先发此文，言君子之人不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故积日累久至于大善，延及于乃子乃孙，皆获庆善之余也。故《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其言大舜自匹夫有一小善未尝舍去，以至积

为大善，而终享圣人之位，流庆于后，此积善之庆也。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夫小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故积小恶以至大恶，累小罪以及大罪，而终有殃祸加之于身，以至乃子乃孙，皆受余殃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者，言君素宠其臣、父素宠其子宠而不已，耳目之所狎习，荏成凶恶，以至包藏祸贼之心，非在弑君之朝、弑父之夕，骤使然也，盖由积久渐渍而成其凶灾也。如此，由君之不早辨其臣、父之不早辨其子故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者，此先圣因履霜之戒，故引上文以结。盖言顺者，是言履霜而至坚冰，由顺而积至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义曰：此释六二之爻辞也。

“直其正也”者，言地之为道不为妄动，必待天气至而后发之，故其德无有不正也。

“方其义也”者，义，宜也，言地之为德，四时之间生育万物，终始皆得其宜也。

“君子敬以直内”者，凡人有忿怒之气，皆出于心之不敬，故君子之人既执直于内，则必济之以恭敬也。以之事君而能恭敬其颜色，内有执直不回之心，则反复之间皆合于道也。

“义以方外”者，夫君子外有廉隅方正而立，则邪不能入，然而所行又能合其宜，则于事无不通济也。夫直而不敬则伤于讦，方正而不得其宜则伤于愎，故君子直则必敬于内，方则必合于外也。

“敬义立而德不孤”者，言君子之人，内直以敬，外方以义，则其德不孤也。何则？盖君子既以敬义接于人，则人亦以敬义反于己，是不孤也。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者，夫直而不邪，正而谦恭，义则与物无竞，方则凝重不躁，如此，既不假营习，而无所不利，则不须疑虑其所行而皆中于道也。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义曰：此释六三之爻辞也。

言为臣之道，当内含章美之德，以待君议论之所及，询谋之所至，然后发己之素蕴，以赞行君之事业，辅成君之教化，及其有所成功，则归美其君而不敢自居其成功，此所以尽为臣、为子之分。

故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此先圣释地之道，因举大纲而言之。盖凡为子当奉于父、为弟当事于兄、卑者当事于尊之类，皆下奉上之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者，言地之为德，必待天之气至，然后发之，以赞成天之生育之德，是得其地道大终之义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义曰：此释六四之爻辞也。

天地变化，若阳下交阴，阴上交阳，阴阳交通故能生成万物，而草木品类皆得蕃昌，犹如君臣之道交接则天下得其安也。故曰“天地变化，草木蕃”也。



“天地闭，贤人隐”者，言天地不交，阴阳不通，则草木枯槁而万物衰灭，犹君不交于臣、臣不交于君，君臣道塞则贤者退隐也。盖坤为阴卦，四本阴位，又以阴居之，是天地闭塞、阴阳不交之时，是犹君不交于臣，而贤者退而自处也。若于此不能退，则为小人之害也。

“《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者，言贤者当此之时，既能括结其囊而自处，是能谨慎而避害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义曰：此释六五之爻辞也。

黄者，中之色，居其中，则通于四方之理；言其黄，则极于四方之色。今六五之君子有此黄中之德，故能通天下之物理也。

“正位居体”者，言六五位极公相，是得其正也，而又执柔顺之道，以全臣子之节，是居其体也。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者，言六五正居公相之位，内总百揆，外统九州牧伯，而又作乐以兴天下之和，制礼以正天下之序，施刑以惩天下之恶，为政以正天下之治，是皆内含章美之道，以通畅于四支，开发天下之事业如此，是文明章美之极至者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义曰：此释上六之爻辞也。

言其疑者，盖其始不杜凶恶之渐，以至于极盛，则疑忌之心生而僭窃祸乱之事作，以至见侵于阳，而阳与之战也。

“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者，此坤六爻皆阴，故无阳，龙阳也，此称之者，盖言阴至于此，既已极盛，则是至于建子之月，必有一阳之生，以消退群阴，使之不能有为也。犹如乱臣贼子为恶已甚，则必有刚明之君子与之战而灭之也。此盖圣人不容阴之过盛，故称龙以存戒也。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者，言阳微阴盛以至相敌，然而阴虽至极，犹不能离其阴类，故虽见敌于阳，但称血也。犹臣虽盛极见侵于君，犹不能离臣之分也。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者，玄，天之色；黄，地之色。以其上下相敌，必有相伤，故玄黄之色错杂于其间，然阴虽至盛，终不能胜于阳，犹臣之道恶虽至盛，亦终不能有其成也。此皆圣人存戒于人君，言于履霜之时则必察其臣之所为而进退之，故至此可无龙战之事也。

## 卷 二

### 上经

#### 屯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义曰：此文王所作之卦名也。

文王既定乾坤二卦于前，以明天地之道，又以震、坎二象画为六位以次于后，名之曰屯。屯者，屯难之名，天地始交而生物之时也。夫天地气交而生万物，万物始生必至艰而多难，由艰难而后生成，盈天地之间。亦犹君臣之道，始交将以共定天下，亦必先艰难而后至于昌盛，如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吕望，其始交时皆有四方之多虞，然后卒能共治天下，是皆先艰而后通也。

然万物始生多难，何以见之？试以草木言之。当勾萌甲拆之时，其体弱而未成，日曝之则槁，必雨以润之，雨久反害，是始生多难可知也。君臣倡治，岂无难哉。

然屯有二义，一为屯难，刚柔始交而难生是也；二为盈，《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是为二义。以人事言之，自古圣贤未有不由险难成名，若文王囚羑里，周公摄政有管、蔡之流言，仲尼厄于陈、畏于匡、拔树于宋、削迹于鲁，孟轲有臧仓之困，齐梁之君以为迂阔，是皆出于险难而后能兴事业于当时，或垂名教于后世。是以君子之人，将欲立功、立事，不可以时屯而不往、世难而不行，虽小人之潜毁倾险，安损君子之道哉？且君子之道，独立不惧而行，若终屯而不行，乃生灵之不幸耳，小人何能掩我哉！唯君子能遍历险阻艰难，然后可以成名，此圣人明卦之深教也。

“元亨利贞”者，此屯之四德，亦天地之四德也。注疏以为劣于乾，非也。盖阴阳之始交必有屯难，万物由屯难而后生。如春之时则勾萌毕达，元之德也；夏之时则物生而大通，亨之德也；秋之时渐而成之，利之德也；既生、既通、既成而又于冬干了之，贞之德也。是屯之四德亦乾坤之四德也。以人事言之，则君臣始交而定难，难定而后仁德著，故扬子曰“乱不极则德不形”，是其拯天下之大危解、天下之倒悬，出民于涂炭，由于难而后仁著也，此元之德也；天下既定，必得礼以总制之，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尊卑上下之分不相错乱，此亨之德也；天下既定，人伦既序，然后保合太和而各得其宜，一归于贞，此利贞之德也。

“勿用有攸往”者，此以下专以人事言之。屯难之世天下未定，万民未安，不可重为烦扰之事往而挠之，若复往而挠之，是益屯也，必在省其刑罚，措其甲兵，轻其徭役，薄其税敛，以安息之可也。

“利建侯”者，夫天下始定，民方息肩于困难，一人不能独治，政教不能遍及，必建侯分守，使之行上之号令，布上之德教，以各治一国之民，则幽僻远陋之地无不被其泽，故屯难可以宁，生民可以定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义曰：此以下先圣释文王《彖》辞之辞也。

言谓之屯者，是天地刚柔二气始交，万物始生，则必有其难也；若君臣始交，万物始定，则亦必有难也。

“动乎险中，大亨贞”者，此以上下二体言之也。震为动而下，坎为险而上，是动于险中也。屯之初动而不已，故得大通，言圣人创业，初在险难而教化未济，故于此动乎险中而不已，则出乎险中而施元亨利贞之四德，以济天下之民也。“大亨贞”者，释四德也。不言利者，盖圣人于乾坤二卦既备言四德，故于诸卦有四德者皆略而不举也。

“雷雨之动满盈”者，此圣人重释亨利贞之义也。言屯者盈也，阴阳始交则有雷雨之泽，以生成万物，而使盈满于天地之间，若君臣始交，以德泽布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



被其赐而至于盈盛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者，草，草创也；昧，冥昧也。夫天之营造万物于草创冥昧之时，在圣人则当兴制天下之事，然教化未备，人民冥昧而未通，以圣人一己不能独治，必分建邦国之诸侯，以抚绥其民，是圣人于此之时，岂得安宁而遑暇，宜急急以治屯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义曰：此先圣大《象》之辞也。

言云而不言雨者，盖云者畜雨将降之时也，故又有雷动于下，将兴雨泽以苏天下之民物，是天地经纶之始也。故君子法此之象，当屯难之世，拨乱反正，施教行化，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经纶当世之务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义曰：“盘桓”者，不进之貌，言初九居屯难之初，天下方定，不可烦扰于民，故盘桓然不遽而进。然身虽盘桓，而其志在经纶天下，不失其正也。

“利建侯”者，以其天下至广，不能独治，况当屯难之世，生民方定，必须封建圣贤之诸侯，以康天下之难者也。

《象》曰“志行正也”者，此先圣《象》辞言身虽不进，然志在经纶天下，所行不失其正故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者，此言初九以一阳居众阴之下，是以崇贵而谦处于下，屈己而就卑者也，故身能礼下贤善，而民心莫不归之。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义曰：屯，难也；遭，回也；如，语辞也。言六二与九五为正应，而下乘初九之刚，欲乘马而行，往应于五，则以其难在于初，故遭回班旋而不敢进也。

“匪寇婚媾”者，寇谓初也，言六二若非初九为寇于己也，则上与五为婚媾矣。“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者，女子以阴言之，未有所从者也。盖此六二以阴居阴，正也；处下卦之中，中也。六二能居中得正，不以初九为寇于己而下从之，是女子能守正不变，不为初之爱字者也。“十年乃字”者，十年乃天地之终数也，数终则反常，难释则亨来，是以中正之女至此十年难极，则可以受九五之爱字也。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者，言六二所以遭回班旋，乘马而不敢进者，盖以阴柔之质，而乘初九之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者，言于十年难终之后，得从九五之应，是反得常道也。此爻施之人事，犹君子守正专应，不妄有所从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义曰：即，就也；虞，虞人也。以畋猎言之，欲就其鹿而无虞人导之，鹿不可得也。夫六三以阴居阳，本失正也，夫人之不正，则虽君子能博施者亦不爱于己矣。上又无应，若往求于五，五屯其膏，自与二为应，必不见纳；若下求于初，初又有六四之应，则是以不正而妄动，上下皆不获其安。故君子立身处世，则必内蓄其德，外洁其行，而存心于圣贤，自任以天下生灵之重，不为躁进妄动，必待时之所推，君子之援引以为先容，则位可得而道可行也。今以不正之质，而又不蓄其德，不洁其行，但以躁进妄动为心，而又无君子之援，是其往必无所得也。故若欲就其鹿，无虞人援引，度其可



否，则鹿必不可得，而徒入于林中而已，何所获哉！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者，注疏谓几为语辞，非也。盖几者，有理而未形者也。君子之人能知之，先见知微知彰，度其所然，正身而动，知其进退无所适，而又无其援，必不利矣，则不如舍之，是能豫决其可否，知几之君子也。若不能如是而务为躁进，必取其悔吝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者，凡飞走可擒获者皆谓之禽，故《曲礼》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又《书》云：“无禽荒者”，皆可擒取之义也。六三虽欲即鹿从禽，然而无虞人，以度其可否，虽有鹿亦不可得也。鹿即喻干禄财利之谓也。

“君子舍之，往吝穷也”者，此圣人为妄求躁动之戒也。故《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而伤之者至矣。”今六三居屯难而求进，是危以动也；非应而往，是惧以语也；以无虞而求鹿，是无交而求也。如此而往，则速其悔吝，困穷可知矣。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义曰：此一爻诚可谓知几之君子也。然虽与初九为正应，而二近于初，疑其与初相得而隔己之路，故乘马班旋而不敢进也。然已守正而无求于阳，故待初九之来求于己，以为婚媾，然后往而应之，则获吉而无所不利也。若君子虽怀才蕴德，有圣贤之事业，然亦不可以己而求人，必待其人再三见求于己而往，则道可行、言可从也。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汤三聘而后往，以尧舜之道觉天下之民是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者，言六四居其正而能知其几，性修智明不为妄动，必待人求于己然后往而应之，果非君子性修智明，其能与于此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义曰：凡为人君之道，当如天之造物，云行雨施，满盈天下，使万物无不被其泽，则可也。《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为君者所当然也。今九五据至尊之位，而反屯难其膏泽，专应在二，不及于众，是但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私己之亲、偏己之应，若施之一家，则可以泽一家；若施之一国，则可以泽一国；若施之天下，则无以济。是恩泽不及于广远，使天下之人无以慰其望，是以小贞则吉，而大贞则凶也。是所施膏泽不至光大也可知，故《象》曰“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义曰：此言上六处一卦之上，最居屯难之极，欲应于五，五屯其膏而无所告也。固若鰥寡孤独失职之民，不得其所而罹于涂炭之中，无所告诉者也。五既泽不及于己，三又失其正应，故乘马班旋而不得进，泣血相续而无所诉也。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者，此先圣之微旨，非谓上六也，盖责其为君臣之道也。夫人君者，不欲一夫有失其所，一物不遂其性，为人臣者又当佐君力行之。今人见赤子坠井，自非亲戚，皆将匍匐而救之，况为民之父母，岂可使斯民有此屯难之事，泣血涟如而无所告哉！是不可使之长如此也，是不可长者，盖责其为君臣之道也。此先圣之微旨，然自古以来独伊尹可能当此也。

蒙

䷃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利贞。

义曰：蒙即蒙昧之称也，凡义理有未通，性识有未明，皆谓之蒙。所以次于屯者，



按《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又曰：蒙者物之稚也。言若人之幼稚，其心未有所知，故曰蒙也。

“蒙亨”者，言蒙昧之人，其性不通，其志不明，必得贤明之人举其大端，以开发之，则其心稍通，通而不已，遂至大通。亦若民之生，虽懵然无所知，冥然无所明，必得在上贤明之君善教化之，教化之不已，则知礼义而至于大通，故曰蒙亨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我谓贤明老成之人也，言非是贤明老成之人往求童蒙者而告之，盖是童蒙之人其性不明、其志不通，思其开释而来求于我，我则告之。亦若贤明之君，非是己欲自求于民而治之，盖其民无知，不能自治，思欲开发暗昧之心，以求于己，则已然后居其位、明教化以导之。是以古之圣贤在上者，其处心积虑，非乐居于权位，好处于富贵，盖民来求治于我，我当治之，亦以天之生民蚩蚩者众，无所知识，须得圣贤之人以治之。以尧、舜居之而不为乐者，是圣人之本心也。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者，筮所以决疑也，言童蒙之人不能自明，志有所疑，来决于己，则已举其大端一理以明告之，而蒙者必当精思其可否，深虑其善恶，然后可以大通其志；若或不思不虑，而其性不达，以至于再于三求告于老成之人，则其事烦而渎乱矣。既已渎乱，则老成之人不复告之矣。故仲尼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之矣。”故古之时有扑作教刑以至蒙昧之人，谕之而不思，告之而不虑，则有鞭扑夏楚之刑以戒之。亦如蒙昧之民求治于在位者也，圣贤之人在上，则道之以教化，渐之以礼义，有或不能以自通，以至反善趋恶，渎上之化，故古之时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正之，是言再三渎乱，则不复告之而有惩戒之刑也。

“利贞”者，此言亨蒙之道，当利以正也。故先圣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言必以正道开发于人也。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义曰：艮为止、为山，坎为险、为水，山之下有险，窒塞而不通，则是蒙之象也。夫水之性无不下，导之则为江、为海，止之则为潢、为污，今止而未决，是其有蒙之义也。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者，言蒙昧之人智性既未明，而贤明老成之人必以一理而决之，使其由稍通以至于大通，如此是以亨通而行，皆得时之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者，言非贤明老成之人求于童蒙之人，盖童蒙之人来求决于贤明老成之人也。既来求决，则贤明老成之人当告以善道，是上下之志相为合应也。

“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者，言蒙昧之人既来求决于贤明之人，贤明者但开发一隅而告之，其蒙者既得贤明之告，必当思虑之，自一隅以至于三隅，然后可通也。今若不思不虑，以至于再于三而渎问于贤明之人，则贤明之人不复告之，以其不能思虑而自渎乱于蒙者也。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是也。

“初筮告，以刚中也”者，刚中谓九二也，言九二以刚明之德而居中，是能以刚中之德而发其蒙昧者也。

“蒙以养正，圣功也”者，此言圣贤外能蒙晦其德，而内养其至性，至诚不息以育其德，是其圣贤之功也。此正合潜龙之义，始卷怀其才德，而终存心于天下，后世怪民不知蒙晦养正之意，乃退身于山林，是岂圣贤之功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义曰：言泉之始发于山下，未有所之，则必待决导之，然后流注而至为江、为海。于未决之前，虽出于山之下，而未有所适，是蒙之象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者，言君子之人则当果决其行，而力学审思、强问笃行，使其性明志通，又且养育其德以修其志，使其道之大成，至于圣贤而后已，然后发其所蓄以教化于人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义曰：据此一爻注疏之解以为，初六在屯难之后，居蒙昧之初，不能自明，而上得九二之阳以照于己，遂发其蒙。蒙昧既发，则志遂明于事而无所疑，可以用刑于人或说其罪，无所不当也。今则不取，盖此一爻乃亨蒙之法也。

初六居蒙之初，久在蒙昧，不能通明，必得在上圣贤之君，申严其号令，设张其教化，以开示之，使得其晓悟，故曰“发蒙”也。

若其性识至昧，虽得号令、教化开发之，而尚不通晓于心，反善趋恶，犯君之教化，则贤明之君当用刑罚以决正之，故曰“利用刑人”也。

然又其间久在蒙昧之时，不知礼义，不知教化，过而为之以至遭桎梏之苦，始晓悟而自悔，则圣贤之君又当肆赦之。《书》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是也。故曰“用说桎梏”也。

“以往吝”者，言凡刑法者，小惩而大戒，刑一而劝百，使天下之人皆迁善而远罪，是不得已而用之也。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虽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也。不可恃己之势、肆己之威、快己之欲，用之以往，无有休已，则自取悔吝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义曰：初六发蒙，蒙之小者也；上九击蒙，蒙之大者也。而余四爻皆阴柔之质，惟此九二以刚明之德居下卦之中，是居得其中者也。夫刚则能断天下之事，明则能察天下之微，有刚明中正之德，则天下之贤不肖者皆从而归之，天下之蒙昧之人皆乐而求之，而已能包容无所不纳，故曰“包蒙吉”。

“纳妇吉”者，妇所以助己而成治也，以上下三爻皆阴柔之质，故称妇也，然其中必有贤者、能者，而九二又能纳之以助于己。盖言九二居人臣之位，正应于五，五为至尊，而以柔顺之质专委于二，荷天子之重任、掌天下之繁务，其责至重，虽有刚明之德，亦不能独当之，必在广纳天下之贤才，以相辅助，然后可以成治也，故云“纳妇吉”也。

“子克家”者，言有包蒙、纳妇之吉，施之人子，则可以干父之事而克集一家之治；施之人臣，则可以干君之命而克成天下之治也，故曰“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者，言六五与九二为正应，上以柔顺而接于下，父之慈也；下以刚明而奉于上，子之孝也。父子之义相交则家道成也，君臣之义相交则天下治也。是六五之君，能以柔顺之道下委于九二之臣，九二之臣能以刚明之德上奉其六五之君，是则刚柔相接而克成其治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义曰：“金夫”者，刚阳之人也，六三以阴柔而居阳位，本不正也，以不正之女不能顺守妇道，比近九二刚阳之人，故起躁求之心而欲遽从之，是不有其躬，非清洁之行，故圣人戒之曰：勿用取此六三不正之女也。

“无攸利”者，言六三之女以不正之质而从于刚夫，则必蛊其一家之事，亦犹不正



之臣以此道而事君，必害其天下之治，复何有所利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者，先圣所以言勿用取此女者，以其不正之质而又躁求于金夫，不待夫见求而自遽应之，是行不顺也。

####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义曰：六四以阴柔之质，居蒙昧之世，又处阴之位，上既远上九之阳，下又远九二之阳，在二阴之间，无阳以发明于己，困于蒙暗，不得通达，故有悔吝。是以自古圣贤未有不择师取友、亲仁善邻以成者也。故子贡问为仁于仲尼，仲尼答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夫贤者，事之仁者，友之以相训导、以相琢磨，未有不成其道业者。果能此道，则虽愚必明，虽弱必强，则自小贤以至于大贤，自大贤以至于圣人也。故孔子又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言人之所居必择仁者之里而处之，观其动作必中于道，观其言语必中于义，出入游处，日渐月摩，虽有凶子顽弟，未有不率而至于善者。又若孟子之母三徙其居，而卒使其子为万世之大贤，是由母能亲仁善邻之力也。今六四不能亲仁善邻，故至于困穷而有悔吝也宜矣。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者，夫阳主生物，故为实，今六四既远上下之刚阳，至于困穷而有悔吝，是远于阳实，故曰“独远实也”。

####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义曰：六五阴柔之质而居阳位至尊之极也，内有刚德可以通天下之志，外示柔顺足以专任臣之道，故获童蒙之吉。非六五柔顺之德，无以委任九二刚明之臣；非九二刚明之才，无以当六五委任之重。故此能专权委寄，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不劳聪明垂拱而自治者也。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者，以阴柔居至尊，是顺也；能专任于贤而以柔接之，是巽也。

####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义曰：据初九是蒙之小者，故曰“利用刑人”，凡昧于理者皆谓之蒙，若为臣不尽臣之忠，为子不尽子之孝，为弟者当奉于兄而反为轻侮之事，为兄者所以友于弟而反为伤虐之行，为士者所以守义明先王法则以正流俗而反为偷薄之行，为农者所以力穡务本而反为怠惰之事，为工者所以作器用以利于人而反为雕巧之弊，为商者所以通济有无而反为侈靡之异，是皆反于常理而蒙昧之小者，故用刑法以正之。今上九乃是蒙之大者，若诸侯群臣所以佐天子而反为叛逆之丑，若夷狄所以柔服于中国而反为叛乱之孽，罪深恶大，非五刑所能制，必在兴师动众以征伐之，故曰“击蒙”也。

“不利为寇”者，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若逞其凶器，肆其危事，以自寇于人，往必不利。故秦之始皇、汉之孝武、隋之炀帝皆贪一时之欲，恃一己之威，穷兵黩武，长征远伐，使天下之男死不得缘南亩，天下之女罢不得就蚕室，而劳于馈饷，流离四郊，以至老母吊其子、幼妇哭其夫，怨毒之气彻于骨髓，愁痛之声沦于肠胃，此皆为寇不利之明效也。

言“利御寇”者，言征伐之事非务乎穷兵黩武，盖在于御难备害而已。若三苗之民反道败德，而舜征之；葛伯有先祖之奉而不祀，有千乘之富而夺人之馈饷，汤始征之；昆夷、玁狁为华夏之难，而文王讨之；三监叛周而周公诛之；四夷交侵，宣王伐之，此皆利于御寇之明效也。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者，言诸侯之叛逆、四夷之不宾服，人神之所共怒也，故圣人选兵简将以击之，则上下之心无不承顺也。《中庸》曰：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若此可谓怒中其节也，上下安得不顺承之哉。

需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义曰：需训为须，须，待也。需所以次于蒙者，按《序卦》云：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夫需又为濡润之义。物在蒙稚必得云雨以濡润之，人在蒙稚必得饮食以濡润之，以养成其体也。谓之待者，盖卦之二体乾在下，必务上进，既欲其进而又险在于上，于是见险而止，犹君子以险难在前故待时而动，不妄求进，是须待之义也。

“有孚光亨”者，此指九五而言也。故卦辞或统论一卦以明其体，或因一爻以明其德，此需是九五当其义，故指而言之，以明其德。孚者，由中之信也、光明也；亨，通也。夫九五以阳明之德，处至尊之位，有由中之信以待于物，物亦以由中之信接于己，上下交相以至诚之道浹洽于天下，其德乃光明而亨通也，故曰“有孚光亨”也。

“贞吉”者，言九五以阳居阳，得正者也。夫既有由中之信接于物，必须济之以正，乃获其吉也。若信而非正，则入于邪僻，故先圣云“信近于义”，又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故曰“贞吉”，然则此非止于九五人君之道独当然，若凡在位者能以正信之道接于下，则下亦信之而从正也。若父子之间以正信相接，则不陷于不善；朋友之间以正信相接，则不陷于不义。是凡为人者有由中之信，皆当正而行之，乃得吉也。然既以正信接于人，而人亦以正信归于己，以此而济大难，何不利之有？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义曰：需者，濡润饮食之谓也，亦谓须待之义也。“险在前也”者，此以二体明之，坎在上为险，乾在下务于上进，而坎险在上，是以待时而动，不躁求妄进，故曰“需，须也，险在前也”。

“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者，此言虽险阻在前，而下之三阳皆刚明至健之人，必有欲进之心也，然而既刚且健，其进又不躁不妄，固不陷溺于险难之中而其义不至困穷矣。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者，此言九五之位有刚明之德，居至尊之极，以阳居阳，是正也；又在上卦之中，是中也。既有由中之信，而外得其正，故得光明而亨通。是处至尊之位而以中正者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者，言有光亨之德，知其可进之时，然后施己之道。又本怀乾健之性，以斯而往，必有成功，故曰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义曰：坎为水、为云，乾为天，今坎在乾上，是云上于天也。且云者，畜雨之具也，今上于天，是必反降雨泽于下也。君子观此需待之象，以饮食养其身，以宴乐宁其神，居易以俟命，待时而后动也。注疏之说以饮食宴乐，谓童蒙既发，盛德光亨无所为，而但饮食宴乐而已。观此则是教天下以逸豫为心也，非圣人之旨，今则不取。

饮食者，所以养身也；宴乐者，所以宁神也，是亦乐天知命、居易俟时耳。故君子





之于饮食，非谓肥甘其口腹也。孟子曰：“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君子之于宴乐，非谓苟安其身也，所以保其躬、治其心、明其性，是君子乐天知命，待天时而至也。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今夫君子之待时也，若农夫之趋于田也。农者非不耕而可待其食也，非务休逸而可待四时之有成也，必力勤于稼穡，志专于耕耨，然后春生之、夏长之、秋成冬藏之，如不耕耨、不播种，则四时何有成哉！君子之待时，必须修其仁义忠信之德，然后可享其位，伸其道也。故曰“君子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义曰：郊者，旷远之地也。按此卦坎在上为险，乾在下为健，夫有刚健之德，必欲上进，今初九虽是刚健之质，然而险难在前，故见险而止、待时而动，厄穷而不悯，乐天知命不务速进，但需待其时，远难而已。然所以于郊者，郊最远于水，待之于此最远难者也，故曰“需于郊”也。

“利用恒，无咎”者，言居无位之地，又处险难之下，本有咎也，然初九若能守其恒心，不为困穷而易其节，不以贫贱而渝其志，相时之可否，可进则进，故得免其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者，言此初九能见险待时于远郊之地，是不犯冒险难而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者，言俟时而动，不犯难行者，乃有常之君子也。故《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言君子虽居贫贱，而但守平易之心，不妄动、不躁进，俟时而已，小人则务险诋其行以徼恩幸。今初九能守常不变，是君子所为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义曰：沙者近于水，亦平易之地焉。按六四为险难之初，三最近之，初最远之，而二居远近之间，以阳居中，内有刚明之德而处得其中，但守平易之心，“需于沙”而已。“小有言，终吉”者，言九二将近于难者也。夫险难者，小人阴险之行也，己以君子之道守其中正，不与小人苟合，则小人兴谗构之言以谤于己。然九二动以刚德，行以中道，不顾流俗之毁誉，虽有小人谗构之言，终不能为害于己，故曰“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者，衍，宽衍也，言九二所以需待于沙者，以中有宽衍之德而居中也。夫小人之言也，如犬之狺狺焉，吠其声者有之，吠其形者有之，安能为君子之害。故九二虽有小人之言，将害于己，然而终不能害之，自获其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义曰：上卦坎为险，又为水，六四在阴险之初，而三最近之。夫泥之为物，最近于水者也。此九三去难最迫，故曰“需于泥”也。

“致寇至”者，六四居险难之初，小人之行者也，以小人之心毁坏正道、荼毒良民、谗谤君子者也。则君子之人必在敬而远之，然九三以阳刚君子之德，而反不敬远小人，则己之道何以著于天下。又以至健之质，务欲上进而最迫于小人，故致小人之为寇也。然九三以阳居阳，虽不及中，且履正者也，以至正之道，又内谨其心，外慎其事，则为寇之小人终不能陷于己。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者，《易》中凡上卦为外，下卦为内。今九三虽进



而至此，然尚未入于难，但迫近六四，是来害己者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者，言寇之欲来，皆由己之欲进而自迫之也。然君子所行必中道，所为必中节，使无毫发之差，则小人不能窥伺而起害也。今既至此，则固宜恭敬谨慎其所为，则小人终亦不能克胜也，故曰“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义曰：血者，伤之谓；穴者，所居之地也。夫乾之为体本在于上，今卦反在于下，三阳皆欲上进，复其本位。六四以小人阴险之质，居险之初，而窒塞其中。然下之三阳以至健之德，俟时而动，至此皆引类而进，六四虽始欲拒其进、妨其路，然睹众贤之来，其势度己之力必不能退，故退而避之，则始获安居。如或止而不使之进，是必致众贤之所害，自待其伤，故曰“需于血”也。

“出自穴”者，言若能度己之力不能御，则退其所居而不敢妨众贤之进，如此则庶可以免害也。

《象》曰“顺以听也”者，夫小人不能与君子敌，今三阳上进，己必柔顺以听，从其所命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义曰：注疏之解，谓需之所须，须于天位，何所复需，需于酒食以宴乐而已。若此则是教人以体逸为心耳，无足为法。夫自古圣帝贤王虽当平治，未敢忘于丧乱危亡及匹夫匹妇之失所者，夕思昼行，以济于天下，安敢自怀于安逸哉！盖九五以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而息于险难，又以由中之信待于物，则天下之贤者乐从之。贤者既乐从之，则必养之，故需于酒食，所以待贤也，亦所以养身也。贤人既养，则天下之贤皆引类而归之，身既安，则可以畅仁义之道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既以酒食待天下之贤，得其正，则吉也，故曰“贞吉”。

《象》曰“以中正也”者，言九五居卦之中，是以中也；以阳居阳，是以正也。既有中正之德，于是用酒食以待贤，所以获吉者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义曰：上六居一卦之极，以阴柔之质，乃复入于穴，以获其安。何则？盖六四退避不敢妨群贤之路，九五又能用酒食以待之，贤者既以仕进，不见害于己，故得入其穴以安其居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者，速，召也，言四、五既使群贤并进，而上六又执柔而得安居，故下之三阳君子皆不期而自应，不召而自来。然既以一阴而当三阳之应，则是为其主也。上六固当执柔顺恭敬尽其礼而接纳之，如此则终得其吉也。

《象》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者，言上六既当无位之地，而能恭敬以接纳三阳之君子，是能来天下之贤者也。位虽不当而有所过失，然亦不至于大也。何哉？夫纳贤好善优于天下，天下之至美者也，有此至美，虽有过失，又何大哉！

## 讼



坎下  
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义曰：按《序卦》云：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然谓之讼者，上下不和，物情违戾，所以致也。

“有孚窒惕，中吉”者，盖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兴讼，必有由中之信实于己而



为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兴讼。盖己直而彼曲，己是而彼非，其间情伪利害虽存，则必具两造以听断于在位之人。然虽已有信实而为人之所窒塞，亦须恐惧兢慎而不敢自安，则庶几免于凶祸。又中道而止，则可以获吉也。

“终凶”者，言能兢惧中道而已，则可也，若于讼之时必欲终成而不已，则听讼之人必加之以鞭朴之刑，重之以流窜之罪，如此则是凶之道也。

“利见大人”者，夫争讼之所由兴，皆由情意之相违戾，上下之不同，斗讼一生，奸伪万状。然刑狱之情至幽至隐，必得大才大德之人以明断其事，则情伪利害、是非曲直可晓然而决矣。何则？盖大人者才识明达，智虑通晓，虽幽隐纤芥皆能察辨之，故讼者往求而决之宜矣。

“不利涉大川”者，大川谓大险大难也，凡历险涉难必须物情相协、志气和同，则可得而济也，今讼之时，是其物情违忤而不相得，欲济涉险难，必不可得。何则？以刚健在上，坎险在下，用刚健而涉坎险，则愈入于深渊，何利之有。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义曰：大凡在上者刚，在下者柔，则不至于不和；在上者巽，在下者险，亦不至于为讼。今在上者既刚，为下者又险，其讼必兴，故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者，此言九二之爻也。以讼之所由兴，由已有信实而为人之所窒塞，又兢惧怵惕得中而止，不敢终竟其事而获其吉，是惟九二以刚明之德而处得其中则能然也。

“终凶，讼不可成也”者，为讼之道，虽有理而见窒于人，然亦不可久于其事，若必欲成其事而终竟于讼，则凶祸必及之也。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者，言九五之爻以刚明居中，又处得其正，狱讼之事皆可决之，是善听讼之主，盖所尚者中正而已。

“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者，大川谓大险大难也，若以讼道入于大险大难，则讼愈深也，故曰“入于渊”。渊即川之又深者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义曰：天之运行则左旋而西，水之流行则无不东流，以天与水所行既相违悖，则不相得，是讼之象也。君子之人当法此讼卦，凡作一事必须谋其始而图其终，使争讼之端无由而起，以之居一家、兴一事，则皆谋虑其初，使上下和睦而绝闺门之讼；以之居一国，凡造一事，必须谋度其初，使人民和同而绝一国之讼。若此之类皆于其始慎虑之，则忿争辩讼自然可以息也。故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狱讼之事，得明贤之人听治之，而又谋之在始，则刑可期于无刑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义曰：夫刚险相胜，物情违戾，故理有窒塞而事有侵犯，是以成讼也。今此一爻，以柔顺之质，居下卦之初，其性柔顺不好为讼者也。然应在九四，九四以刚强而好讼来犯于己，是以初六不得已而应之。然讼之所由兴在乎得理而已，不可终竟其讼，故曰“不永所事”。

“小有言，终吉”者，兴讼之道若不务终其事，则听讼者亦必哀矜之，虽然事理明

辨，亦须惕惧戒慎，然后可以终得其吉。今初六其性柔顺，不好辩论，虽小有忿争之言，又不终究其事，故终获吉也。

《象》曰“其辩明也”者，言虽小有辩论之言，且非己好，盖九四来侵于己，其理自可明矣。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义曰：克者，能胜之辞，据《彖》辞言，讼上刚下险，则好讼之人也。今九二以刚强之质，又居坎险之中，好为其讼而上敌于九五，然九五居至尊之位而行得其正，今九二以非理论之，是下讼于上、少讼于长、卑讼于尊、贱讼于贵，此而行讼，何由胜，故曰“不克讼”也。

“归而逋”者，九二既不克讼，若不退归而逋窜，则祸必及之矣。“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者，言讼不克胜而逋逃，若反据其强盛之国，则是复有敌上之意，故退避于至小之邑而止三百之户，则可以免其灾眚。三百户，即《周礼·司徒》所谓通十为成，成一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二十人，徒二十人之邑，是其邑之至小者也。

《象》曰“自下讼上，患至掇也”者，掇，拾取之谓也，自外来谓之灾，自己召谓之眚。此先圣因象而戒之，言凡人以下而讼上，至于逋逃，盖自掇取其患害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古也。**

义曰：六三以阴柔之质，居坎险之终，其性和同，不犯于物。然而上应于上九，上九之性刚暴，乃来讼于己，己不与之辩争，故众人莫克倾覆，时君不为憎忿，所以保全旧德，是所食爵禄不为上九之侵夺也，故曰“食旧德”。

“贞厉”者，言本亦失正，而又介二阳之间，虽得食其旧德，于正道言之，亦危厉也。

“终吉”者，言此六三虽有危厉，然己不好辩论，能以顺从于上，故终得吉也。

“或从王事，无成”者，言六三居一卦之下，体柔而不敌，上虽有讼于己，而已能顺之，不为之辩，是以终为在上之信任，而人委之以事，及其成功，而且不自恃其力，又不敢居其成，但从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故获其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义曰：九四以刚暴之性与物不和，好为争讼者也。而初六为己正应，己以非理论之，然初能以阴柔之质不与物竞，虽为九四见陵而自能辨明，故四于此不能胜之也，故曰“不克讼”也。

“复即命渝，安贞吉”者，即，就也；渝，变也。言九四以非理论于初，既不能胜，则当反就其好而变争讼之命，故可安静守正而获吉也。然而九二、九四皆不克讼，二乃逋、四乃吉，何也？盖二者以下讼上，以卑讼尊，于义不可，是以惧而逋窜，不敢据其强邑，然后始可免咎；此九四者以上讼下，虽为不可，然能反其所好，变其所讼，改前之非从今之是，此所以获吉也。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者，九四既复即其命，变其前非，修其正应之道，守其安贞之德，复何有所失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义曰：九五以刚明之德，居至尊之位，为讼之主者也。以阳居阳，故所行者正，而无过与不及，皆得中道，而内有刚明之才，则无所偏党，临事果断，以此为听讼之主，则可察天下幽隐之情，决天下冤枉之狱也。然以居中得正，又能决断无私，以此数德，



故获元大之吉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义曰：上九以刚阳之性，居讼之极，而下有六三之应，六三又柔顺而不与物争，故此上九讼而能胜也，乃有鞶带之锡。夫鞶带者，宠异之服也，且上之赐必以礼，下之受必以功，此古之常道。今上九以争讼忿竞而受其宠异之服，则是赐之不以礼，受之不以功，其为愧耻可知矣。故于终朝之间三褫之，而不能自安也。褫云者，为褫夺之褫，又为耻辱之耻，盖受之不当其分，则必反复褫夺而不自安也。何哉？至如有虞之时，所赐皆以礼，所受皆以功，以至九官，尚相逊而不敢当其所赐，况今上九乃因争讼而受此宠异之服，则褫不亦宜乎。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者，言凡授受赐予有差，过其分则君子且不敢当，是恐貽其羞辱也，今上九以讼而当其厚赐，何足敬尚之哉。

## 师

䷆  
 三三

坎下  
 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义曰：按《序卦》云：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师贞丈人吉，无咎”者，丈，长也，丈人者，言能以法度长于人也。语曰：杖者出，斯出矣。是长之谓也。夫兴师动众，其赏罚号令必一，赏罚号令既一，则群听不惑、众心皆归，则天下之人合志毕虑、同心戮力，可以立大功于天下也，此乃“长子帅师，以中行”者是也。

若赏罚号令出于二三，则群听必惑，众心无所适从，而上下违背、离心离德，则兵战之功无由而成也，故“师或舆尸，大无功”者是也。

然师卦之中，最得其正者唯九二而已。然此一卦五阴一阳，而九二独以刚阳之德居得其中，为六五之委任，是将之有材有德而又有其权位者也，如是则可以兴师动众而不失其将兵之道，以役天下之人，使皆同心戮力、悦从于上而无怨望者也。

然须吉而无咎者，夫兵之所动，生灵之性命、社稷之安危皆系之，若一失其机，一失其道，则血肉生灵，板荡天下，其为祸不细矣。故在将兵者以恩威兼济而协民之心、合民之力，而使不失其机变，不失其威权，必致成功大吉，然后可以无咎也。故曰：“师，贞丈人吉，无咎。”夫所谓丈人者，庄严之称，言必须以威猛刚强，然后可以陈师鞠旅而役毒师众，此未尽其旨。何则？凡用兵之道，必刚柔相济，恩威相须，然后可以戡难成功，或第庄严其色，悚其威貌，夫何益哉！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义曰：师者众之称，贞者正之谓，故曰“师，众也；贞，正也”。此言于丈人获吉者，盖能以法令长于人、统其众、帅其民，使天下之人皆同心戮力而归正，则其丈长之人如此，而可以王天下矣。凡言王者，天下之所归于己者也。即汤武之兵，戡乱而王是也。

“刚中而应”者，此指九二而言也。言九二以刚阳之德而处得其中正，上应于六五之君，为六五之君所委任，是以居于中正、有将帅之才也。其体刚阳，刚阳则明断，有将帅之德也，而又为五所注意，有将帅之任也，故能兴师动众，使天下之民毕从之也。何哉？盖将兵之道，若刚而不中则失于暴，暴必伤物，明而不中则失于太察，太察则不能容民而士不附，皆失所以将兵之道也。故此有中正之德、有刚明之才，又为君之所宠

任，兼此数长，故可以成必战之功，而协从于天下也。

“行险而顺”者，此据二体而言也。坎为险，坤为顺，以兴师之道，天下之至险也，何哉？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其征伐一出，则安危随之，岂非至险乎？然而行此危险之事，必须顺于物理，协于民心，然后得为师之道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者，此言以刚中之才德，役使天下之民，而民皆悦随，乃得其吉。既得其吉，何过咎之有？故曰“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义曰：坎为水，坤为地，以地至博厚，而水行其中，无所不容，此师卦之象也。君子法此师卦之象，包容其民，畜聚其众，是得为师之道也。故将驱民于兵战，则必须以恩信而怀结之，以仁义而畜养之，及其临事而使，则人之从也，虽死而不怨，故曰“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义曰：师，众也；律，法也。言行师之道，役其群众，在于事始，未必尽从，故或勇或怯，或逆或顺，如此则宜何为？须在将兵者必有法律以制之，使进者必进，退者必退，然又不可失其威严。盖战斗之事，动驱民于死亡，非如此，则莫可为之统率也。故初六者，居卦之下，为出师之始，必当用之以道，制之以威，动静之间不可一失其法律也。“否臧凶”者，否，不也；臧，善也。言为将统众于一动一止之间，舍法律则不可。苟不以法律，则行伍无以齐一，众心无所适从，故虽偶有一策，能屈于人，能胜其敌，是皆一时之幸，然于长久之策，终至于凶也。故《象》所谓“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义曰：夫九二以刚阳居下卦之中，为六五柔顺之君之所信任，是用刚而不失其威严，居中而所行无过无不及，而又有权、有位，可以出奇策立功、立事于国家者也。何则？夫将兵统众，柔而无刚，则失于怯懦而不能断，刚不居中，则过不及皆有之，既刚而中，苟不见任于君，则虽有胸中之奇、万全之策，无所施也。今九二于此数事皆备有之，故统兵出征，必立其功，是能以中而获吉也。“无咎”者，夫兵者，国家之大事，社稷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所系，苟一失其道，咎莫大焉，必获其吉，然后可以无咎也。故曰：“在师中吉，无咎。”

“王三锡命”者，言九二既为六五之信任，是其有才、有德而又承其权位，酌行中道，不失为师之义也。故王者再三锡其命，所谓三锡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车马也。然九二所以致其赐者，盖人君以忠良难偶、才不易得，又况于不常之事而立不常之功，故所以稠厚其赐也。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者，言九二以刚阳居中，然能在师旅之间成立其功，盖应于五而六五能信任之，使己之才德可以运筹决胜、扶卫社稷，是能上承天宠然也。

“王三锡命，怀万邦也”者，此又言承上，王再三之锡命者，盖由得将之才德备而尽所以用兵之道，以卦体终始六爻，独此九二有刚中之德，为师之主，上下莫不归之，是有“怀万邦”之象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义曰：舆，众也；尸，主也。六三居下卦之极，以阴居阳，失位不正之人也。以六



三当行师之时，是不能专一号令，纷揉群听，在众皆得以主之也，以此而行，则凶可知矣。

《象》曰“大无功也”者，此言出军行师，其动作必以律进退，必以法精练士卒，整一行伍，或天时不得，或地利不顺，以至无功而败于敌，又况六三以不正之阴柔，使号令二三而众得主之，则是大无功者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义曰：次，止也。按《春秋》庄二年冬“公次于滑”，八年“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是皆次者止之义也。夫师必尚右，右者，阴也，阴主于杀；左者，阳也，阳主于生。今六四不右而左次之，是止而不进之义也。既不进，则是志不在于杀者也。何则？夫六四以阴柔之质，本无刚严果断之德，不能成战阵之功，但次止其兵而无肃杀之意，以此而行，则是量时度力，不蹈于祸，虽无功于大事，止获保全而免其凶咎而已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者，言六四虽不能统众成战阵之功，而次止其师，然亦不失其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义曰：夫田野之有禽，则是害苗稼，固当猎取之；天下有奸诈之人，则是犯王之命，固当征讨之。盖奸臣贼子，虽治平之世亦不能无，但在上之人实时诛之，不可使滋蔓其牙蘖，必务翦除而清其乱也。是如田之有禽必伤害苗稼，固猎而去之可也。

“利执言，无咎”者，夫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所以诛不廷而讨不轨也。然而征讨之事，圣人固不当亲往之，所利者，但执彼之不顺之言，遣将而征讨之可也，以此而行于义，自得其无咎矣。

“长子帅师”者，夫长子止言九二之爻也，言九二有刚明之才，中正之德，能统一师众，又为六五所委任，故能帅其众同心戮力以赴难，然后获其成功也，是长子帅师之效也。

“弟子舆尸，贞凶”者，弟子止谓众阴之爻也。舆，众也；尸，主也。夫统兵举众，必使号令齐一，法律中正，然后能成战阵之功。或任以柔弱之质，而复众主其兵，号令赏罚出于二三，以至众有离叛之心，又不能成战阵之功以正道，则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义曰：夫初六者，行师之始也，当以法律而用之。今上六居用师之终，赏功之际，是大君有赏赐之命也，故曰“大君有命”。

“开国承家”者，功大则开建一国以为之诸侯也，功小则承一家以为卿大夫也。

“小人勿用”者，夫兵家之道，动以万数，故所任之人，或以勇力，或以谋智，是必有小人厕于其间，未必皆贤也。是以成功之后，居上者论功定赏，差次其秩，必审其可用不可用。若是贤人君子，运谋智而决胜者，则当封之公侯，爵之卿大夫可也。盖君子虽获大功而无矜伐之心，虽位尊权重又无骄慢之志，宠盛则益恭，爵崇则愈谨者也。若小人得一小功则希其大赏，使之在高位必生骄慢，骄慢生则覬觐之心炽，是坚冰之渐所由来矣。然则小人宜如何而置之？锡之金帛、厚之田宅可也，若赏之以大位则不可也，以是庶可绝覬觐而窒祸阶也。是故汉之高祖以韩、彭、英、卢之辈而王天下，及其赏功则封之列国，授之大权，然其终亦不免叛逆之祸，而几至于丧乱也。后光武中兴有天下，虽臣有大勋、大功亦但赐之金帛土田而已，此诚英断睿哲、深谋远虑、先天下之祸乱而思之，合圣人之微意，得“小人勿用”之深旨者也。圣人于此切戒之，言勿用此



小人居于大位，若其用之必至于乱邦也。

## 比

二二  
三三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义曰：比者，相亲比之义也。“比吉”者，言所以得吉，盖上下顺从，众心和睦，众心和睦则祸害不生，故由此而得吉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者，原，究也；筮者，决疑之物也；元，善之长也；贞，正也。言人之所相亲比不可不慎也。若所比之人善，则为吉、为美也；若所比之人恶，则为凶、为祸也。故当原究其情性，筮决其善恶，必须有元善之德，永长而不变，守正而不回，有此三德，故可亲附之，获其吉而得无咎也。苟三德不备者，未尽所以相亲附之道也，则凶咎将至焉。是以君子之人，居官则亲其同僚，为士则亲其朋友，以至闾里则亲其贤善之人，如此则皆可以获其无咎也。

“不宁方来”者，宁，安也；方，将也。言有此元永贞三德之人为比之主，则人将亲比之，然后获其安也。是以天下之人其有不安者，有不得所者，率将辅从于贤善之人，则此相亲比者，无不获其利而无不得其所从也。

“后夫凶”者，言在上为比之主，能使天下之人皆悦而来亲比，然天下之人既至亲比，其有后至而不从者，则必为居上之人所诛戮也，是终自取其凶咎也。故昔夏禹会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独防风恃强而后至，为夏禹之所戮，此其后夫凶之验也。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义曰：“比吉”者，此统明比卦之义，言人之所以相附近，由其志意符契而无所相违，以是为比，故获其吉也。

“比辅也”者，言人之所来比于上，由其有元永贞三德之人为比之主，以是天下之人皆悦随依辅之也。

“下顺从也”者，言此比之卦惟九五一爻以刚阳之德而居尊位，为比之主，使下之众阴皆来亲附而顺从，是盖居上者有德以率服之然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者，言九五所以为天下之人来比附而无咎者，盖其以刚阳之德居上卦之中故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者，言九五以刚阳之德居于尊位，上下众阴皆亲附于己，至于不宁之人罔不来应也。

“后夫凶，其道穷也”者，亲比之时已独后人，是比道已穷，其凶也不亦宜乎。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义曰：坤下，地也；坎上，水也。且地得水则润泽，水得地则安流，今地上有水，乃合和亲比之象也。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者，言比之大莫大于建国、亲侯，是以先王法此象建万国，使相亲附，其诸侯使之和协，然后天下四方皆可以使之亲比也。且诸卦言君子，而此独言先王者，盖建国、亲侯莫非天子之事也，故止言先王。凡能君临天下爱万民，通谓之君子。又诸卦或言后者，天子诸侯之通称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义曰：凡亲比之道，贵心无系应，光大其志，来者见纳，则得为比之道也。今初六



处比卦之初，以柔顺之质而上无专应，是有由中之信行亲比之道，自然不蹈于咎过者也。

“有孚盈缶”者，缶即素质之器也，凡亲比之人，苟无由中之信，虽丰其礼、盛其器以接于物，终无有信之者。今以至约之礼，至俭之器也，然此初六本有至信发之于中，以接于物，虽此质素之器，以其信而盈溢之，则合于亲比之道，所以获吉也。故《左传》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以羞于王公，可以荐于鬼神。”夫以鬼神之尊，王公之贵，以此微薄之物，尚可为荐羞，盖以至诚为本而物为之末也。

“终来有它吉”者，盖此初六本负广大之德，无专应之私，又以其至信盈溢于素质之器，故于终久之道，有它来比辅而得其吉也。若西汉郑当时待四方贤士以延时髦而辅己之不逮，然奉养不过一盘餐而已，盖本以至信接物，当世贤士英杰莫不归心，以是尽所以比附之道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义曰：六二止与九五相应，是不若初六之广大其道、恢宏其志、广比于人，但偏私以应于五，故于卦言之，是自内而比于上也。然得其贞吉者，以六二志偏专应，苟更不以正道处之，则淫邪佞媚无所不至也，故当大正乃得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义曰：六三过二，不得中也；以阴居阳，不得正也。夫以不中不正之人，当亲比之世，则所行皆非人之常道也。夫以是，虽有中正之人，必不相辅。故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圣贤之人虽欲假位行道，汲汲于救时，然非人则不主也。又若鲁桓公以不正之人，于家则杀兄，于国则弑君，尝欲求会于卫，至桃丘之地，而卫侯以其弑逆不正之君，则弗与之见。故仲尼于《春秋》但书“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是由持不正之道，欲求比于人，则人莫之于辅。以人莫有与之者，诚可悼也，故《象》曰“不亦伤乎”，是可伤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义曰：二言比之自内者，以其上系于九五，一志而专应之，是自内而比者也。此六四“外比之，贞吉”者，盖初六有由中之信，而能比天下之贤，故不专于一应，而天下之人皆比之，故有它来之吉。此六四既非初之专应，必须外比于九五之贤也，然以阴居阴，履得其正，九五以阳居阳，亦得其正，故九五之爻以一阳居至尊，众阴之所归也，此则往而亲比之，是能外附于贤而不失其正道，所以获吉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义曰：九五显比者，言此九五以刚明居至尊，为比之主者也。必须虚心广志以待天下之贤，以比天下之人，故于比道光大也。今反一志专应，其道褊隘而私系于物，是止能显然明比于六二也。

“王用三驱失前禽”者，三驱，田猎之礼，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网，此三驱之礼也。然用此三驱者，盖从田猎之时，禽有逆之而去者则弃而杀之，其有顺而来者则爱而活之，田猎之礼，常失前往之禽也。今九五不能恢宏广大其道，而止应于二，是应于己者则比之，不应于己者则弃之，是常失于不应己者也。

“邑人不诫，吉”者，言九五其志既狭，但显然明比于二，是不能亲天下之贤，而

贤者亦不来附于上，故止于己邑之人不为诫令，而归附于己，故得其吉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者，五处至尊，不能广远其志，而第显然比于六二，然本不得吉，此所以获吉者，盖以其居中得正也。

“邑人不诫，上使中也”者，言此比道虽不广，而能于己邑之间不须诫令而得吉者，盖由居上者使以中道之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义曰：比言无首凶、而乾言无首吉者何也？盖乾之为道至刚至健，若为事物之先，必至玩威而暴物，是必待物之来犯然后从而加之，所以得吉也。此亲比之道，必先往比于人，如在下者比于上，卑者比于尊，愚者比于贤，又原究其情性、筮决其善恶、观其有元永贞三德之人，从而附之，如是卑可升于尊，愚可至于贤，是必先往而比则可获其吉也，是故圣人一起，天下之人毕来附之，其有不从而逆之者，则为圣人之所诛戮也，故有后夫之凶。今上六以阴柔之质，居比卦之终，是不能率先亲比于贤者，所以致其凶咎，信无所终也。

## 卷三

### 上经

#### 小畜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义曰：《序卦》云：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是由比卦既相亲比，则必有畜积之道也。盖此一卦是乾、巽二体，乾本刚健而居上，处于下则必务于进，而巽以柔顺处上，必不能止御之也。亦犹在上之邪欲已形，然虽有顺正之德，必不能止畜之也，故得小畜之名。

此“小畜亨”者，以大畜之卦其畜道至盛，故不言亨，而此得亨者，盖大畜是乾下艮上，以乾在下，必欲上通，而艮居上卦为山，又能止物，是使在下之阳不得上进，及夫畜极，乃亨，故卦下所以不言亨也。若此小畜亦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顺之质，不能拒物，乾虽上进而不能止之。故初则复自道，九二则牵复，至于依附乃能止之，独止于九三一爻而已，是阳志得以上升，故言亨也。然按此一卦之迹，其文王之事耶？盖文王当纣残暴不道之君，以己虽有其才德，然纣之左右前后皆金壬，故终不能止之也。以此知文王内文明外柔顺，而道在小畜也。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者，夫阴阳交则雨泽乃施，若阳气上升而阴气不能固蔽，则不雨；若阴气虽能固蔽而阳气不交，亦当不雨。犹若釜甑之气，以物覆之则蒸而为水也。夫东震、北坎，皆阳方，其阴气上交于坤位则雨矣。南离、西兑，皆阴方，其云气不能为雨。今言自我西郊，是云气起于西郊之阴位，必不能为雨也。以人事言之，则犹君之邪恶已形，而又有便佞之臣左右逢迎其志，其间虽有一二贤正之人，亦必不能止矣。夫君欲既行而谄谀以滋之，臣又不能止畜，则膏泽何从而下哉。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义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此指六四而言也。小畜卦有二义，何者？夫阳以生物，其德至大；阴以济阳，其德至小。今六四以一阴柔得位，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故上下五阳皆应之，是小者能畜矣。夫三阳在下而并进，四以一阴独当其路，势极柔



弱，必不能止御，至于进极乃始能畜，是小有所畜也。此二义也。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者，此据二体而言，又就释所以得亨之义也。夫乾以健位于下，巽以顺处于上，乾健务进而巽顺不能止之，使其刚健、巽顺，安然由中而行，是于邪欲得亨耳。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者，已解在前。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义曰：风者，震动之气，能生物亦能成物，其行于地上，则可以助天地生成之力也。今以二体言之，则巽在乾上，则是风行于天之上，其功不及于物，是小畜之象也。君子当此之时，知其未可以进用，则怀畜仁义，懿美文德，乐天知命，待时而动，其志在于佐君以泽天下之民物而已。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义曰：乾体在上，今居于下，必务上进也，此初九以刚健之质，居乾之初，势必务进，而又应在六四，六四又以柔弱居巽始，是必不能为之制畜，但听其进而不拒，顺其性而不违，此所以得复自故道而刚志得行，安然不犯咎过，而自以为吉也。

《象》曰“其义吉也”者，言复自故道而无所违拒，于义理自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义曰：九二以刚阳而务进，然其应在五，五虽以刚阳居上，而体本巽顺，非制畜之极，不能逆己之进，故得牵连而复，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然五本刚健，虽不违己志，然犹不若六四以柔道依违于初，使其安然上进，故此必待牵连而后得复也。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者，言九二必待牵连而后复，是不能复有所为，但于己不自失耳。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义曰：舆，车也；辐，车轮也。乾为阳，故称夫；巽为长女，故称妻。言九三以刚健欲务上进，上九居畜之极固止而不从之，是故舆说其辐而不能行，夫妻反目而不能正。然按大畜之三则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而此言“舆说辐”者，盖大畜之时，臣能以大正之道畜君于始，使其邪欲之不行，故畜则有厉，而二则说辐。九三畜极则通，所往皆获其利，故曰“闲舆卫，利有攸往”。今小畜巽顺居上，其臣之势微力弱，不能御君邪欲之志，故初则复自道，二则牵复，至此九三方能止畜而不使之进，故曰“舆说辐，夫妻反目”也。

大凡非至圣之人，不能无邪曲之情，必左右前后皆得正人端士，以大正之道而规戒制畜之，使其思虑不入于邪，言动皆由于正，则终有天衢之亨也。若夫左右前后皆以谗谄佞谀逢迎其恶，则其间虽有一中正之臣，亦必不能止畜之也。夫正臣不能止畜，则放僻邪侈无所不入，骄奢淫佚无所不至，而车舆说辐之咎，夫妻反目之祸，何以逃哉！且大畜始虽不通，至于九三则利有攸往，是其为福也甚大。小畜始虽能亨通，至于九三则有说辐反目之祸，其为患也非轻。盖制畜之道当在其始，而圣人所以深戒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者，言九三至放纵既极，而见畜于至正之臣，以至不能正己之室，况于他事乎，则其为祸也可知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义曰：孚，谓由中之信也；血者，所伤之称也；去，除也；惕，惧也；出，散也。言六四以柔顺居巽之初，下之三阳上进而已独当其路，将以拒止之而不使其进，则必为

其所伤，故当以由中之信，发于至诚，依附于上之二阳，同心一志，与之共止畜之，则伤害可以去，惕惧可以出散而免其凶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者，言六四所以畜于物者，盖上九当制畜之极，己能一心合志，依附于上而共畜之，则能出散惕惧也。此不言血者，盖惕惧既散，则去其伤害可知矣。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义曰：挛，攀连也；如，语辞也；邻，谓九二也。此九五居小畜之时，位虽刚明，体本巽顺，又以由中之信攀挛于物，故九二所以得牵复而上进也，故曰“有孚挛如”。

“富以其邻”者，言九二以阳质上应于九五，九五又以由中之信接之，是不专己之富盛，而分用于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义曰：夫六四以柔顺不能畜物，使初得复自故道，至于九五虽以刚质处中，然体本巽顺，故亦不能拒九二之进，至此上九制畜既极，九三虽欲务上进，乃为己之所御，而其志不通也，故其辞曰“舆说辐，夫妻反目”是也。夫阳气上进，阴不能固蔽之，则不为雨泽也。《象》所谓“密云不雨”是也。若阳气上升阴能固蔽之，则蒸而为雨，今此上九是能固畜九三之进，然位虽阳爻而体本巽顺，是阴阳相应而成雨泽，故言“既雨”也。

“既处”者，既，安也。夫六四以柔弱之故，是以惕惧而不敢安，此上九既为制畜之极，能固止其九三之进，则安然而居，不在惕惧也，故曰“既处”。

“尚德载”者，言昔之不雨今既雨矣，昔之不安今既安矣，此皆由君子之人贵尚其德而行之故也。

“妇贞厉”者，言此上九虽以阳处之，然而体本柔顺，下应于九三，是妇道也。以妇而制畜其夫，于正道言之，盖亦亢厉也。

“月几望”者，至阴之精也，乾为阳，故为日；巽为阴，故为月。日常满，月多亏，今至于此，是巽之极而阴之盛也。月至盈而言几望者，盖月者臣之象也，君之邪恶既见畜于臣，是臣德之盛也。然以臣之分则不可过，故当常若月之几至于望则可也。

“君子征凶”者，夫上九居制畜之极，而有既雨既处之事，是时之甚盛也。为君子者若复更有所往，不知其止，则是凶咎之道，此圣人存诫之意也。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者，言所以获既雨既处者，由君子以仁德积之于内而行之于外，以至有大正之道，畜其刚健之进，皆由久于积习然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言至此道盛之时，若复征进不已，则必为人之所见疑也。

**履**



兑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义曰：按《序卦》云：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言物既有所畜聚，须礼以节制之，故履所以次于小畜也。然则履者，礼也。

夫人之情，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体之于安逸，必得礼以节制之，然后所为适中，动作合度，而放僻之心无自入矣。苟不以礼节制之，则必骄情肆欲无所不至，是其礼不可一失之也。此卦上乾为天、为刚，是为君、为父、为夫之道





也；下兑为泽、为顺，是为臣、为子、为妇之道也。乾刚在上，是能以尊严临于下也；兑说在下，是能以说顺奉于上也。上下相承，故得君臣、父子、夫妇皆有其节制，则上下之分定而尊卑之理别，天下之礼行矣。

“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此圣人之深意也。虎者，至威至猛之物也；咥，啮也。然今履蹈其尾而不见咥啮，终获其亨者，盖言暴猛之物不可以犯，若君子能尽礼以履之，终亦不见其伤也。何则？夫以天下之尊，莫尊于君，生杀之权系之也，若为臣者能内尽其忠，外尽其礼，柔庄肃慎以事于上，则君虽有雷霆之威严，亦将温颜柔色而接之矣。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系焉，若为子者内尽其孝，外尽其礼，温柔恭顺以事其父，则父虽至严，亦将柔顺而接之矣。况于下者有文以相接，有情以相亲，其间纵有离间之心，亦不可得而离间也。是故君、父之至严，铁钺在前，鞭扑在后，为臣子者果尽其心、竭其力，厚其礼以事之，则终不见其伤害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义曰：“履，柔履刚也”者，此言得履卦之名者，盖由以柔顺之体上承于乾刚之质，此所以名曰履也。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此就二体而言之。兑以阴柔处于下，而上承刚健，是由贱之事贵、卑之事尊，苟非尽悦顺之礼以事之，则其伤害可知矣。固当执此道以事之，则犹蹈猛挚之兽而亦不见其咥啮也。故曰“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者，此止言九五之德也。体本刚健，而又以阳处阳，居中履正，是其德刚明而中正也。以此履践至尊之位，而不有疾病，则其道光大而明显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义曰：乾天也，兑泽也。夫天本在上，今居于上；泽本在下，今居于下，是尊卑分定而各得其所也。故君子于此时，以人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以作为礼制以节之、教之，辨别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为君、为父、为夫、为长，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为臣、为子、为妇、为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顺事于上，如此则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义曰：夫礼之本，本于质。是故冠冕之始，始于缁布之质；衣裳之始，始于耕絺之质；器皿之始，始于污尊瓦缶之质；饮啜之始，始于太羹玄酒之质。是皆礼之始，率以质素为本也。今初九居履之初，是能本于质素而行，故曰“素履”也。

“往无咎”者，往则践履而行之之谓也，言当此履之始，而君子能往践质素而行之，故得无咎。

《象》曰“独行愿也”者，此履卦之初，能践履质素而行者，盖独行己之愿也。何哉？其为礼之始，本起于质朴，迨后世则尚文、尚华，惟君子则能不挠于众而独行此质素之愿，以矫正当时于淳约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义曰：九二居下卦之中，其体是兑。兑者，和说之谓也。今既履得其中，又能和说，则是乐其道而忘其忧，践其道坦坦然安于循理也。

“幽人贞吉”者，幽人则乐道慎独之人也，凡人之为礼，贵本于中而行，则得其为



礼之中道。故《周礼·大司徒》以六礼教万民之中，是所行之礼贵得其中也。且凡人之为礼，有恭肃矜庄而过其中者，有简易惰慢而不及其中者，有外能恭庄而内实不敬者，有内能恭敬而外不整肃者，有显然能行中道而欺于暗室者，有不欺于暗室而傲于等夷者，是皆为礼失其本而不得其中，故唯此乐道慎独之人能行之，是于正道而得其吉者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义曰：六三位过九二，不中也；以阴履阳，不正也。过中失正，则所行之礼皆不知其本始，而不能免其忧、逃其凶也。喻如眇者之能视，亦不足明其中道；跛者之能履，亦不足行其正道。以阴而乘刚，是践履其虎之尾而见咥者也。且以阴而履刚，其志本暴，犹若强暴之人对于大君，视所行所为皆不中不正而至凶祸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义曰：愬愬，惊惧之貌也。九四处上卦之初，履六三之上，而六三以阴居阳，其志尚刚武，今九四乘之，是履虎尾也，既履此刚暴之上，为九四者固当愬愬恐惧，则终得其吉也。何则？四本阴位，今以阳而居之，是本有谦志，又近于九五之尊，五以已有刚明而尚谦志委任之，既为上之所委，又能愬愬然恐惧，则得其吉也。故曰“履虎尾，愬愬终吉”。

《象》曰“志行也”者，言九四能履蹈于六三之虎尾，终乃得吉，而不见其咥者，盖因己本尚谦而见信任于五，又能愬愬然恐惧不敢自安，以是而获其终吉，则己之志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义曰：夬，决也；贞，正也；厉，危也。言此九五以阳居阳，有刚明之德而居尊位，为临制典礼之主也。夫既有刚明之德而又居至尊之位，故能决然定典礼之是非，辨制度之中正，分上下之等夷，齐天下之民志也。夫为礼之道本于尚谦，在《系辞》则曰“谦以制礼”是也。今九五以刚为礼之主，于正道言之，则危厉可知也，故曰“夬履，贞厉”。

《象》曰“位正当也”者，言此九五既为制礼之主，固当尚谦退为本，则得其中而吉也。今乃以刚夬而为之，是于贞道有厉也。故圣人于此责之，言九五所处之位既已正当，则宜尚谦为本，不可用刚夬以制礼，故有贞厉之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义曰：视，瞻视也；考，稽考也；祥，祸福之兆也。何谓祸福之兆？盖凡能履其礼之中正而行者，则获其福庆也；不能由履之中正而行者，则至于祸患也。夫初九居履之初，尚其质素而行之，故得无咎。今此上九居卦之极，是礼法之已成也，礼之既成，则当视瞻其所行之道，而稽考其祸福也。

“其旋元吉”者，言上九既居礼法之成，又能视其所行之如何，故周旋反复之间皆能获元大之吉也。

《象》曰“大有庆也”者，言此上九居礼之成，又能视其祸福，以至周旋之间皆获元大之吉，是大有其福庆之事也。

**泰**

䷊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义曰：按《序卦》云：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盖言凡人既能行其礼典，则必获其安泰。泰者，安也。以二体言之，则乾本在上，今降而下之，坤本在下，今升而上



之，是上下相交、阴阳相会，故谓之泰。以人事言之，君以礼下于臣，臣以忠事于君，君臣道交而相和同，则天下皆获其安泰也。故曰泰。

“小往大来，吉亨”者，自内之外是往也，由外入内是来也。阳德刚明，又主生育，其道至大，故称“大”，今下降之，是“大来”也；阴主柔弱，又为消剥，故称“小”，今上而升之，是“小往”也。阴阳之气既交，则万物得其吉而亨也。以人事言之，则大为君子也，小为小人也，大者来居于内，是君子进用于朝廷，小者往而处外，是小人退黜于岩野也。君子既进，小人既退，则君臣之道交，而上下之心和同，成治于天下，而天下之民皆得其吉而亨通也。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义曰：“天地交而万物通”者，言阳气下附，阴气上腾，二气交感，万物得其生而亨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上君也，下臣也，若君以礼敬接于臣，臣以忠节事于君，则是上志下接，下情上通，上下之道交通，故能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治也，则天下之民皆得其安泰也。

“内阳而外阴”者，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外而君子内，泰之道也。

“内健而外顺”者，此止以君子之身而言也，故君子内怀刚健之德，而外示柔顺之貌，以此之故，所以为泰也。

“内君子而外小人”者，言君子则亲附而用之，小人则疏远而黜之，是君子之道日以长，而小人之道日以消。然则圣人作《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于此所以丁寧而言者，盖欲其在位者登君子而任用之，抑小人而黜退之，则天下之事无不举，万民之业无不安，是泰道毕矣，故圣人所以申劝而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义曰：夫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二气交通而万物得其生，此天地交泰之道也。后者，天子诸侯之通称也。盖天地交泰以生天下之财，是以天子诸侯观此泰卦之象，阜丰其财，以成就天地生育之道。故作为网罟，以畋以渔；作为耒耜，以耘以耔；用商贾以通有无，作工功以便器用，阜丰其财使鳏寡孤独皆有常飫，此所以成天地化育之道，辅相天地所生之宜，以扶助天下之民，而至于安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义曰：乾本在上，今居于下，必务上进，若君子将进用于朝廷，以佐君泽民而兴天下之泰也。茹者，相续之称也；汇者，类也；征者，进也。夫茅之为物，拔之则其根牵连而起，若此初九之君子既进用于朝廷，则天下之贤必皆引类而进，则是君子之道长之时也。君子之道得长，则天下之民受其赐，如此则吉莫大也。

《象》曰“志在外也”者，言初九之君子必将引类而登进者，盖其志于天下之民，而进求其用，所以佐君而共立天下之治，兴天下之泰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义曰：九二以刚明之德，居中而上应于六五之君，为六五之所任，是君子见用于时，为兴泰之臣也。然而天下虽泰，其间不无荒秽，而九二既以刚居中，则必宽弘广大其心，以包藏其荒垢也，故曰“包荒”。

“用冯河”者，冯河是暴猛之人也，九二既居重位、柄重权，为天子之见任，而能远大其器量，虽此冯河暴猛之人，亦能用之。何则？夫良匠无弃材，随其长短大小而皆适其用，况天下之广，当泰之时，虽此暴猛之人，亦有以用，故曰“用冯河”。

“不遐遗”者，遐，远也；遗，弃也。言此九二之君子，荒秽者包藏之，暴猛者能用之，是皆由其广大宽厚之至，故虽遐远者亦不遗弃之也。

“朋亡，得尚于中行”者，言九二既以刚明之德见任于六五，而又广大其量以容于物，故必不亲己之所亲，而亲其朋类，如此所以得尚于中道而行也。

《象》曰“以光大也”者，言九二之君子既得尚于中而行，是其道光大而明显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义曰：此一爻，圣人因天地将复之际，故设为之戒也。言乾本在上，坤本在下，所以泰者，上下交也。今九三居下卦之极，是天地将复之际也，天地复则不交而否矣。故圣人戒之曰：无有平而不归险陂，无有往而不复其所者，犹若无有泰极而不至衰否，故当艰难而守之以正道，则可以久于其泰而免其凶咎也。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言既能艰守正道，则不待忧恤其孚信而自然明显，故可以往而安食其福禄也。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者，言九三居乾之上，是将复于上；在坤之下，是将复于下。当天地之分际，故曰天地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义曰：翩翩者，自上而下疾飞之貌也。夫九三以阳居乾卦之极，是三阳同志，皆务上进也；六四以阴居坤卦之初，是三阴同志，而皆欲下复也。故此所以翩翩然与上二阴具复其本，所以无有凝滞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邻”。

“不戒以孚”者，以，用也，言三阴同志，皆欲下复，故此六四不待富盛而自然能用，其邻不须戒备而自孚信也，故曰“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曰“皆失实也”者，实谓居处也，言乾本在上，今泰之时则下之，坤本在下，今上之，是上下皆失其实也。六四所以翩翩然欲将复而居下，谓其失实故也。

“中心愿也”者，言六四不待戒备，自然有孚信而下复者，是众心之所共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义曰：帝乙，商之贤王也；归者，妇人谓嫁曰归。归妹之为言顺也、祉福也。此六五乃中顺之主也，当此泰平之时，能以文柔接于下，则《象》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即君降志而接其臣，所以兴泰道者也。犹言帝乙贤王以女下嫁于诸侯，是谦顺之至也，故曰“帝乙归妹”。

“以祉元吉”者，夫天子以女而下降于诸侯，是顺之之至也，而在下者又能尽其分，故上下皆获其福祉，而有元大之吉也。故曰“以祉元吉”。

《象》曰“中以行愿也”者，言君治天下，必欲得贤能之臣为之委任也。今六五能执谦以下于九二贤明之臣，以至获元大之吉，是由其中道而素愿得行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义曰：大凡平治之世，虽教化甚盛，其间不能无奸恶之人。尧舜太平也，未必无小人；桀纣暴乱也，未必无君子，皆系于其上之所为如何耳。是故古之善为国者，既以仁



义道德为己任，而安治天下，又且高其城、浚其隍，以为之戒备，而防天下之奸寇也。何则？天下虽在熙泰，而奸恶之人其心未尝安，故圣人谓“王公设险以守国”者，将使治天下者必有仁义以兴治道，亦须设险厄以崇备也。若但其德而不能设备，则不可以保其国也；若但设其险阻而无其德，其国固不能以保也。昔在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去而居岐山之下而邑焉，以太王为国非无德也，然卒为狄人之所迫者，以不设备故也。使太王居是时，高深其城池，则虽夷狄之侵扰亦无能为也。又秦之始皇有天下，北筑长城、西据崤函，带山阻河，险厄万里，非无备也，然二世则失天下者，以不为德故也。使秦皇能以是国而修其德以济之，则倾亡之祸无有也。以此知为国者必有其德，又设其险，则可以永永而守也。然吴起曰“在德不在险”，盖一时之权言耳，非万世之大法也。且五帝而下，尧都于冀，舜都于蒲，今之河中府是也；禹都于安邑，汤都于亳，今之河南是也；周都于丰、镐，今之洛京是也；是皆其所都之地、所处之国未有不以山河之险而守其国也，圣人之戒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则可以永有其泰也。

上六处卦之极，而泰道将革，又不能居安而思危，处治而思乱，以至骄慢邪侈而不为之戒备，故有城复于隍之事也。盖言城复倾圯，而无高险之阻，隍复盈满，而无深固之限，是皆恃泰之至，以及于否也。故曰“城复于隍”也。

“勿用师”者，夫泰道既极，己不能自为之备，而更用军师以攻伐于人，则是不量己力，而天下之人必不服从，适自取灭亡之道耳。故圣人又戒之，言不可复用师也。

“自邑告命，贞吝”者，夫威赏政令，行之于天下则可。今上六既无所戒备，又不可用师，威德不足以及远，告命不能及天下，但可号令于己邑之中而已，此皆由恃安泰之过而不能防闲，以至于此，以正道言之，诚足以鄙吝者也，故曰“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其命乱也”者，盖其命令纷乱，不能及于天下，圣人所以丁宁而言之者，欲戒后之人君，处天下之泰，必常思危亡之事，则可以常保其泰也。

## 否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泰，故受之以否。否者，闭塞之道也。天地相交，阴阳相接，则万物得其亨通而繁盛，故曰泰。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天地各复其本，而阴阳不相交，则万物皆闭塞而不生，此否之道也。

“否之匪人”者，匪，非也，言天地不交、万物不生而否塞，此非所谓人之常道也。夫君必以至诚接于臣，臣必以至忠奉于君，则天下可以获安也。今否之时，君臣不交而物不得其所，是非人之常道也。何则？夫人情莫不欲安、欲逸、欲富、欲寿，否之时则不得其安、不得其逸、不得其富、不得其寿，是岂人之常道乎。

“不利君子贞”者，夫否之时，天地不相交，君臣不相接，小人见用而其道长，小人之道长则谗疾于君子，为君子者苟欲以正道而行，则必为小人之所害，故韬晦道德、卷怀仁义、退而自处、不露其正则可也。

“大往小来”者，阳德至大，阴德至小，今否之时，阳之大德往居于外，阴之小德来处于内，往者屈之，来者伸之，犹君子往居于岩穴，小人来居于朝廷，则否道所以致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义曰：言否之所以非人常道，而“不利君子贞”者，由天地各复其所，二气不相交而万物不得其亨通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者，上，君也；下，臣也。君不以礼敬接于臣，臣不以忠节事其君，礼敬忠义之情不交，则君臣之道塞，君臣之道塞则天下之诸侯从而乱，所以邦国将至于倾覆矣。

“内阴而外阳”者，内者，亲也；外者，疏也。阴为小人，阳为君子，亲小人而疏君子，此所以成否道也。

“内柔而外刚”者，此小人之体也，内而柔则阴贼残害，外而刚则狼僻凌暴，故语曰“色厉而内荏”。厉，严厉也；荏，柔荏也。外有严厉之色，内有柔荏之心，此所以反君子之道也。

“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者，由其内小人而亲信之，外君子而疏远之，是以小人之道日以长，君子之道日以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义曰：言君子于此天地不交、贤人道塞之时，则当韬光遁迹，以全身远害，不可与小人并立。若与小人并立，则必见害而召祸也。故但守俭素之德，不悯贫贱，以避小人谗疾之患耳。如不得已而仕，则不可居重位、享重禄，以荣其身第，可全己远害而已。故《君子阳阳》之诗曰：“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言周之衰，君子遭是时者，相招为禄仕，但为一伶官之贱职，以全身远害而已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义曰：泰之初是君子道长之时，可以进用于朝廷，是以连引其类而进之，故其爻辞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今否之初，是小人道长，君子不可用之时也，时既不可用，则必引类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进，然后得其吉而获亨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者，夫君子之志未尝不在致君泽民也，虽当此否塞之时，引退守正，不苟务其进，俟时而后动者，盖亦志在致君泽民而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义曰：六二居否之时，小人而见用者也。然而以阴居阴，处得中正，是于小人之中能包其柔顺便佞之心，以奉承于上，是以小人而得小人之吉者也。

“大人否，亨”者，若大德大才之人则不然，居是时也，以其道塞而不通，故能以正自守，韬藏其仁义，卷怀其道德，不为世俗之所变，而不杂于小人之中，于否之世，行否之中道，所以全身远害也。《中庸》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否之时不可进用，但以义而自处，全身远害而已。《中庸》又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是言大人君子于否之时，行否之道，所以亨也，故曰“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者，言大人君子其时虽否，然能以道自处，以正自守，不与小人杂，是不乱其群类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义曰：六二虽以小人之道用于时，犹且不失其中，承事其上而得其吉也。今此六三位既过中，履复失正，小人之道愈深，但包其羞耻，苟容其身而已，故曰“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者，盖言六三于小人之中最为甚者，言其所处之位不当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义曰：有命，谓九四有命于初也；畴，类也；离，附也；祉，福也。夫否塞之时不可有命于其人，盖小人众多也。然此九四乃有所命者，以其有刚明勤俭之德，所应在初耳。何则？初六居否之时，以道不行于天下，故不苟进，引类而退，存心在君，盖守道之君子也。今九四有命焉，所以为无咎也，然以君子而应，君子不唯已得无咎，使其畴类亦得附离于福祉也，故曰“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者，盖九四以正而见命于初，以至同有其福祉，是己之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义曰：休，息也。夫以柔顺之道，婉逊以承其上，而获小人之吉者，六二是也。以刚健中正之德，而履至尊之位，忧天下之所宜忧，泰天下之所未泰，消去天下之小人，而休息天下之否道者，惟九五大人行之而获吉也，故曰“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桑之为物，其根干皆相迫结而坚固者也。苞即丛生也。夫以大人之德，能消天下之否而反于泰，虽然且当常谓危亡之在前，不敢遽安，而曰：其亡矣，其亡矣！如此之戒，则社稷盘固如系于苞桑之上，而不可拔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义曰：倾，覆也、圯也。夫否极则泰，剥极则复，未济终之于既济，此《易》之常道也。在《系辞》则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扬子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治不成”，皆变易之常道也。今上九居卦之极，则必倾去其否而反之于泰，可以获其亨通也。故曰“倾否”。

“先否后喜”者，此言否之道，始则六二包承而大人否，九五休否而有大人吉，至此上九，则否倾而之泰，是先否后喜之验也。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者，言何可常若此之否也。然圣人言之，系乎劝戒也，泰之时虑其恃安而过极，故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至上六则曰“城复于隍”，皆所以存戒之之意也。今否之时，又虑其蹶跋而不进，故九五言“休否，大人吉”，至此上九则言“倾否，先否后喜”，亦存劝之之意也。此皆极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

## 同人



离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下否塞之久，人人皆欲其亨通，是必君子同志以兴天下之治，则天下之人同心而归之，故曰同人。

“同人于野，亨”者，野取遐远广大之称，大凡君子推己之仁以及天下之人，施己之义以合天下之宜，广大宏博，无所不通，然后得同人之道而至于亨通，故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者，言君子既推仁义以同天下之心，使天下之人同心而归之，无有不从，则虽有大险大难，亦得而济之也，故曰“利涉大川”。

“利君子贞”者，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从之，是君子之正也，故同人之道，所利者唯君子之正者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义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者，此就二、五之爻释所以得同人之名也。六二以阴居阴，是柔得位也，居下卦之中，是得中也，既中且正，又应于九五之尊，是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也。以人事言之，则是有中正之臣，而上应于乾刚之君，君臣之道同，则天下之人合心而归之矣。又如在上者能以刚健之德、仁义之道推诸天下，而在下者又以柔顺中正而应之，上下之心既同，是得同人之道。“同人曰”，此三字盖美文，于义无所通。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者，言所以得于野，亨而险难无不济者，由君子以勤健之德、中正之道以同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同心而归之，是以乾之道而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者，此以二体明利君子之贞也。下离为文明，上乾为健，以是之德则无所不济，而天下之人莫不与之同心也，故曰“文明以健”。又以六二柔顺而居下卦之中，九五以刚健而居上卦之中，上下皆有中正之德相应，故能率人之心以同天下，此君子之正也。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者，因上文明君子之正，此又申说君子之道。且凡入之情，思虑不广，唯止一身一家而已。唯君子则不然，但推其仁义之道、忠恕之德以及天下。以天下之人莫不欲安，则君子扶而不危；人莫不欲寿，则君子生而不伤人；莫不欲富，则君子厚而不困人；莫不欲逸，则君子节其力而不尽。是皆君子尽心于己，推之于人，恢广大，无所不同，故能通天下之志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义曰：夫天体居上，而火之性又炎上，是得同人之象也。君子法此象，于是类其族、辨其物。族即族党也，物即物性也，言其分别族党，使各以其类，明辨其物性，使各得其所，善者同于善，不善者同于不善，君子则与君子同道，小人则与小人同道，是类别天下，使各得其同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义曰：门者，亦言其遐远广大也；咎者，怨咎也。夫广远宽大无所不同，是同人之道也。今初九以文明之性，履同人之始，是其用心广大，无所偏私，出于门则与人同也。夫出而与人同，则人亦同心归之，又何有怨咎者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义曰：宗，主也；吝，鄙也。夫不以己之亲疏，不以己之憎爱，则尽同人之道矣。今六二不能远大其志，广与人同，而反私心偏意，上系于九五之主，是其道褊狭，诚可以鄙吝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义曰：戎，兵也；莽，林莽也；陵，丘陵也；兴，起也。夫六二以中正之道，上应于九五中正之君，君臣上下各以正道相应，而九三以阳居阳，志好强暴，不量己力，辄欲私贪六二之应而夺之，是以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然而以不正险陂之行加于人，故不敢显然兴其兵戎，但伏于林莽之中，又且恐惧而不敢进，故升其高陵以望之也。

“三岁不兴”者，夫以不正之道而欲犯于至正之人，其势必不克胜，故至于三年之间，亦不能兴起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者，言其以不正之道欲妄攻夺，是其志不惧九五之刚而辄欲敌之也。“三岁不兴，安行也”者，以不正之小人而欲敌大正之君子，其势自然不能胜，虽穷三岁之间，安能行之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义曰：墉，谓乘九三之墉也；克，能胜之辞也。九三不量己力，志尚刚暴，欲谋夺九五之偶，已为大非，故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今九四位乘于九三之上，亦欲因其九三之势，乘陵而夺取六二。以义言之，是必不克胜也，然得吉者，盖已既不能克胜，故因其势之困弱，而反守于法则，故得免咎而获吉也。

《象》曰“其吉，则困而反则也”者，言九四既因其困弱而反守法则，是改过之人也。故《左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九四所以获吉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义曰：九五与六二之爻，下以文明，上以刚健，各恃中正以相应，而欲同心同力共治于天下，然而物有间于己而不得相遇者，盖以九三伏戎于莽，九四又乘其墉，皆夺己之应，故己乃用大师以攻伐而克之，是“先号咷”也。既攻伐而克之，然后得与六二相遇，而同心同力，以共成天下之治，是后有笑也。故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者，言九五始以九三、九四为孽于其间，而不得与六二相应，然一举其师则克之者，盖由己以大中之道，至直之德，而往伐之，故无有不胜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义曰：郊者，国城之外旷远之地也。夫同人之道，贵其无所不同，则可以立功立事也。今上九居同人之极，而处于遐旷之地，志无所同，但可以免其悔吝而已。若其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则其志未有所得。故《象》曰“志未得也”。

大有



乾下  
离上。大有，元亨。

义曰：按《序卦》云：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盖言君子推仁义之心以及于人，行忠恕之道以同于物，则天下之人皆同心而归，是大有于天下也。然则大有者，大有于众也。《杂卦》言“大有众”者是也。“元亨”者，元，大也；亨，通也。夫大有于天下之众，苟不以天地元大之德治于天下，则不能致其亨通也。故大有之世，必以元大之德亨通于天下，故曰“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义曰：此就六五一爻以释卦名也。

夫六五以柔顺之质，居至尊之位，以大中之道行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无过无不及而尽合于中，故天下之人皆来应之也。以卦体言之，则是六五独以柔顺文明用其大中，而上下五阳他无所从，故皆来应之也。推之人事，则是圣人在位，得柔顺之中道，而远近无不应之，是大有天下之民也。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者，此就二体而释所以得元亨之义

也。乾在下为刚健，离在上为文明，刚健则能干济于事，文明则能照察于物，其德既刚健而文明，则能应顺乎天时而行也。

夫天以春而生成万物，圣人以仁而爱育之；天以秋而肃杀万物，圣人以刑罚而惩罚之。是圣人所为，皆顺于天以时而行也。既以刚健文明之德，又上顺于天时而行，是以获其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义曰：夫火性本明，天体居上，今火在天之上，至明而无所不烛，是大有之象也。君子法此以大有天下之众，则当遏绝其恶而扬举其善。何则？大凡天下所以不明者，由其恶不去也。圣人在位则遏绝之，若恶之大者则诛击之，恶之小者则刑戮之，如此则天下之为恶者知惧也。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由其贤善之人不用也。圣人在上则扬举之，若大贤则置之高位，小贤则置之低位，如此则天下之贤者知劝也。

“顺天休命”者，休，美也。夫福善祸淫，天之命也。圣人在上，恶者遏之，善者扬之，是能承顺天休美之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义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者也。大凡以亲而交于人，则必有疏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则必有怒之者矣；以利而交于人，则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为能用心广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居大有之始，处卦之下，是无意于物者也。既无心于物，则所尚远大，不交于有害者也。

“匪咎”者，言初九之所以无心于物而不交于害，岂凶咎之道耶？然虽非凶咎之道，又当艰难其志，终久而不变，则庶可以全得无咎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义曰：九二以刚明勤健之才，当大有之时，履得中道，应于六五，是其中正之臣而可当其重任者也。犹若大车之持载虽甚，任重而不至倾败者也。

“有攸往，无咎”者，夫君子怀才抱道，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患不得其君。所谓得君者何？若己言则君听之、己谏则君从之、己有所兴为则君顺之是也。今二以刚明中正之才，为六五之所委任，故所行所往无不利也。所往既利，则凶咎何由而至哉！故曰“有攸往，无咎”。

《象》曰“积中不败也”者，言君子有刚健之才德积蓄于内，虽授之大位、任之重权而无有堕废之事，是犹大车之持载积于其中而无有倾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义曰：此一爻处大有之时，以阳居阳，当下卦之极，为众阳之长，是尊极之臣，在三公之任者也。然当此至重之位，以君子则用可享于天子，而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位也；以小人处之，则不能克胜其任，以至坏败王事而有害于时也。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晬也。

义曰：彭谓九三也。“匪其彭”者，是不有奉九三之心也。九四以阳居阴，当上卦之下，履失其正，而上近六五之君，下比九三之臣，处于君臣之间，若行不正，则咎莫大焉。且九三位为三公，有权之臣也，四柔顺屈节以趋附之，是行乎非正之道而必有非常之咎也，固当常有不奉三之心，则得其无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晬也”者，凡知人曰晬，此所以“匪其彭”者，由



九四能明察其善恶、辨别其事宜，知九三之不可趋附之而不附，故获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义曰：孚，由中之信也；交，谓上下之道相交也。六五居大有之时，以柔顺而处至尊之位，是执柔示信以接于物，故上下皆归向之也。夫己以由中之信接于人，人亦以由中之信奉于己，上下交相亲信，故曰“厥孚交如”。

“威如吉”者，言既以由中之信及于天下，天下皆亲信之，则是威德并行而获其吉也。故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是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者，言发己之信以及天下之信，己能如是，则天下有信无信之人，皆发其诚志以交应之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者，易，平易也；备，戒备也。言己既有孚信交于人，又有威德以及于天下，赏一贤而天下之贤知劝，罚一罪而天下之罪知惧，有此威德之著，故天下皆平易而无所戒备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义曰：按《系辞》云：“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此言余爻皆履刚，而上九独乘六五之柔，是“思顺”也。六五有孚信而已履之，是“履信”也。又以刚而居上，处无位之地，是能崇尚于贤者，既能思乎柔顺之道，履乎孚信之德，又以尚贤，如此则自天而下无有不助之者，又何不利之有。

谦

三三  
三三

艮下  
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

义曰：按《序卦》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者，卑退而不自骄盈之谓也。以二体言之，则艮下，刚而止也；坤上，柔而顺也。大凡内刚止而外不柔顺，则失于亢；外柔顺而内不刚止，则近于佞。刚也、柔也，内外相称，此尽其所以为谦之道也。既尽其谦，则是无不济而亨通也。

“君子有终”者，终谓终身践履而不变也。夫用谦之道，贵在久而行之，若夫小人亦有时而用谦，但不能终久由之，故朝行而夕或改矣。唯君子则能先明其性、平其心，发之于外，则皆恭敬之道，故有“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终身而行之无有改也。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义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此释所以得谦亨之道也。夫天体虽高，以其能降下其气而生万物，是得其谦而道益光明也；地以其卑，故其气得以上升，相济以成万物。夫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二气相交而能生成万物，是得谦亨之义也。以天地至大，尚以谦而后亨，况于人乎！

“天道亏盈而益谦”者，此以下广言谦之义也。亏，损也；益，增也。夫天之为道，盈满者亏损之，谦顺者增益之，至如日中则昃，月盈则蚀，皆其类也。

“地道变盈而流谦”者，变，变易也；流，流布也。至如水既盈满，则必决泄而亏散之，其卑下者，则流布而增盈之，此其类也。

“鬼神害盈而福谦”者，害谓祸害之也，福谓福庆之也，鬼神者，天地之用也，有盈满者则从而祸害之，有谦损者则从而福庆之。

“人道恶盈而好谦”者，人之为道，有骄淫者众共恶之，有谦退者众共好之，以天地鬼神之为道，或亏变祸害其盈者，而益流福庆其谦者，其在于人者可知矣。

“谦尊而光”者，以尊上而言之，若天子诸侯及为人父、为人兄，凡在人上者，苟能好谦，则其德愈尊而光大矣。

“卑而不可逾”者，卑者以爵言之，士也以人言之，庶民也，及为子、为弟，凡在人下者，若能益尚谦退，则虽在卑下，亦众人所不能逾越也。

“君子之终也”者，言上之所行，终身由之而不变者，唯君子为能然也。此圣人举之以结上文耳。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义曰：山体本高，地体本卑，今山居地之中，是抑高举下之义而得谦之象也。君子假借其象，言物有多者减而裒聚之，少者增益之，称其物之多少而均平其施与，是亦抑高举下之义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义曰：初六以谦巽而居一卦之下，是其谦而又谦者也。夫谦谦之道，小人所不能为，唯君子则能行之，故曰“谦谦君子”。

“用涉大川，吉”者，夫君子持身卑退，恭敬之心发于内，则谦谦之道形于外，故众心皆归而万民皆服。民众既归，则虽有大险大难，用是而涉之，无有不济，况于平常处之时，获其吉也可知矣。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者，牧，养也、守也，言大人君子所以谦而又谦者，盖内明其性、外笃其敬，以卑而自守故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义曰：鸣者，声闻流传于外也。夫六二居卦之中，以阴居阴，是君子履中居正、积柔顺而行其谦，故声闻流于人也。

“贞吉”者，言六二以谦退之声闻于人，是得正道之吉也。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者，此言君子所作所为皆得诸心，然后发之于外，则无不中于道也。故此谦谦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声闻流传于人，而获至正之吉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义曰：“劳谦”者，言勤劳于谦也。九三以阳居阳，为下卦之长，众阴所归，而其位至重，故上则谦以奉于君，下则谦以治于民，勤勤不已，无有厌斁之心，是谓劳谦者也。

“君子有终”者，言君子唯以行道为己乐，不以用谦为己劳，故终身行之而不变，所以得其吉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者，言君子之人勤劳而行谦，则为万民之所服，而众心之所归，且凡人能谦者，天地鬼神尚且佑助而福庆之，则民之服从也可知矣。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义曰：撝谓指挥之间皆谦也。夫大有之四，处君臣之间，故圣人戒之，言“匪其彭”然后得“无咎”，以其以阳而居阴也。此谦之四，亦在君臣之间，乃言“无不利，撝谦”者，以其以阴居阴，履得其正故也。何则？凡朝廷之间，必得正人端士以赞佐其君，则为治于天下，无所不利也。今六四以至柔之质而居柔位，是至正之人也，以至正之人而上近于六五之君，下比于九三之臣，而尽谦巽之道以承接之，故进退俯仰以至指



挥之间，皆得用谦之道，而无有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者，言六四所以然者，由履于正位，不违逆其法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义曰：以，用也。六五以柔顺居至尊之位，是能执柔以治人，居谦以遇物，故不待富盛而能用其邻也。以天子言之，则能用其四夷与天下诸侯，以诸侯言之，则能用其邻国也。

“利用侵伐，无不利”者，言六五以柔德化治天下而能用其邻，当此之时，苟有不庭不轨之人，则是不率仁人之教，而天下共弃之人，乘天下共弃之心而伐之，无所不利。夫尧舜以至仁率天下，然尚有三苗之征，则其它可知矣。但圣人在上，有叛逆之人，则众所共怒也，以至仁而侵伐之，无有不利也。然先圣于此特言侵伐者，盖有意于劝耳。何则？夫人君之治天下，必恩威兼用然后可济，今当谦之时，不可纯用于谦，其有不庭不轨，必以侵伐而克之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义曰：上六居上卦之极，谦道已得，而处于无位，然本以其行谦，故亦有声名流传于外，故曰“鸣谦”。

“利用行师征邑国”者，言上六虽行谦而声名既著矣，然而居无位之地，无功实之效，故但可行师征己之邑国而已，是其功未能及远，不若六五之用侵伐而无所不利也。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者，按六二亦言“鸣谦”，而《象》曰“中心得也”，此言“志未得”者，盖六二当人臣之位，居中履正，以此而行谦，故得吉也。今上六虽有谦巽之声闻于外，然居无位之地，虽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其志未有所得也。

## 卷 四

### 上经

豫

䷏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义曰：豫，乐也、悦也。按《序卦》云：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言圣人在上，大有天下之众，而又能持谦巽之德以临于下，则天下之人皆悦豫而从之。以二体言之，则雷出于地上，而蛰虫昭苏，勾萌皆达，万物无不得其豫悦也，故曰“豫”。

“利建侯行师”者，天下之人既已悦豫，则当建立诸侯而分治天下，出兵行师以讨其叛逆。何则？夫民苟不顺，何为而可哉。民心既已悦顺，虽驱之死地而亦从之，故豫而建侯行师，无所不利矣。若武王之伐纣，以其顺天应人，是以一怒而安天下，天下之民无不悦豫而顺从也。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义曰：“刚应而志行”者，此以二体明其义。刚谓九四也，应谓初也。九四以刚阳居大臣之位，又处震动之下，下与初六为应，是上下之志皆得通行也。

“顺以动，豫”者，震上，动也；坤下，顺也。言圣所动皆顺于民心，则民无有不



顺而悦豫也。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者，此释建侯行师之义，言圣人能以豫顺民心，又合乎时，虽天地之至高至厚，尚亦不违，况建侯以治民，行师以戡难乎，其利可知也。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者，言天地之大，一昼一夜凡行数十余万里，而无毫厘之过与不及，是能以至顺而动，故日月代明而无薄蚀之差，四时迭行而无齟缪之愆也。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者，圣人以天地为心，而有所动作则天下之人悦豫而从，故刑罚清而民服从之。然此指刑罚而言者，盖圣人用之所以禁暴止奸，万民之所深畏者也。当刑者刑之，当罚者罚之，惩一而劝百，故刑罚可措而清矣，是天下之民服从而不犯也。

“豫之时义大矣哉”者，圣人叹美之辞也，言豫之时其义至大，意使后人所动所为当顺于心而已。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义曰：雷者，阴阳奋击成声也；殷，盛也。言雷声奋出于地上，则震动万物，使勾者尽出，萌者尽达，万物起而滋植悦豫之象也。先王观此之象，则必顺时而动，使天下之人皆从服而和乐也。民既和乐，于是采其和声作乐，以通天下之和，使天下之人闻之而无不悦乐，则其德从而崇高也。故若武王伐纣之后，天下之民既出于涂炭而得其和乐，于是象其成功而作大武之乐，是由顺民心而动者也。且圣人作乐，不惟民得其和，又且荐之上天，配以祖考，所以通人神之和，而告其成功也。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义曰：鸣谓声名流传于外也。初六居豫之初，系应于四，四为悦豫之主，有盍簪之朋而已应之，是得志于四也。夫以小人得志，则悦豫过甚，骄奢放恣，无所不为，以至声传于外，而致其凶咎也。

《象》曰“鸣豫，志穷凶也”者，大凡乐不可极，志不可满，人理之常也。今初六致其凶咎者，志穷于悦乐故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义曰：介于石者，言介然如石之坚劲也。六二处悦豫之时，居中履正，是中正知几之君子也。初六有鸣豫之凶，已下交之而无褻渎之心；九四为悦豫之主，有盍簪之朋，已上交之而无谄媚之行。是君子之人介然守其节操，坚劲如石守其正道，故不终日之间，所以获其吉也。先圣《系辞》释此爻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是言六二中正而获吉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义曰：盱者，盱眙谄媚之谓也；迟，缓也。以不中不正之质，而上近于九四操权之臣，若盱眙谄媚以求悦于四，则必有悔也。若迟缓而不求于四，亦必有悔也。然则六三何以进退迟速之间皆有悔？盖悦豫之时，以正而从之则可也，三既以不正，而所求者又不正，则宜其速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义曰：此卦上下群爻皆阴柔，而四独以刚阳之德为豫之主，然非至尊之位，乃专权之臣也。权既已专，是以上下皆附从之，必由于己而后得豫也，故曰“由豫”也。



“大有得”者，四既得众爻从之，以取其悦乐，是己之大有所得也。

“勿疑，朋盍簪”者，朋，类也；盍，合集也；簪，冠之笄也。言四秉悦豫之权，众来附己，然而必藉天下群才，共成天下之事业，群材既已从己，己必竭诚以信任之，不有疑贰之心，则彼将引其朋类，合其簪纓而来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者，九四以刚阳之才为豫之主，上下群阴悦附于己，而又能信任天下之士，天下之士皆合其簪纓而来，是得其位而有权，故其志大得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义曰：疾谓疾病也，恒者，绵绵之貌。六五以柔弱之质，居至尊之位，而履失其正，又下乘九四刚阳之权臣，是于正道有所疾也。

“恒不死”者，言六五以柔弱之质而履失其正，是有疾病者也，然而得常不死者，以其居中处尊，犹且绵绵不绝而未至于亡也。然所存者，但位号而已。故若周平东迁之后，天下之权尽属强臣，而天王所存者位与号耳。此六五所以然者，盖一卦之中最正者六二一爻而已，其执节坚劲，所交不谄不渎，是至正之臣也，今五乃不能委任之，而又且乘陵于四，此所以得不死之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义曰：冥谓冥昧也。上六居豫之极，悦乐过甚而不知止节，以至智性昏迷，冥冥而无所知识，以至于凶咎也。大凡礼乐之道，必相须而成，然后制节和平，皆得其所也。若礼胜而乐不至，则民散而不和也；乐胜而礼不至，则民荡而不反也。是乐必有礼以为节，礼必得乐而后和。二者兼备，则不至悔咎也。今上六悦乐过甚，是不知所节，以至冥暗也。古之太康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貽邦国之患；商纣作长夜之乐，以至倾圯社稷。是皆智性昏迷，恃乐过极以至亡也。非独人君则然，至于公卿大夫而下莫不若是。故《伊训》曰：“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故知自天子至于士人，凡酣乐过甚，必有凶咎也。

“有渝无咎”者，渝，变也，言苟能因其逸乐之过而反思，悔咎自省于己，变前之而为节之以礼，则庶几免于悔咎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者，此圣人深戒之意也，言其悦豫过甚，至于情荡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长如此乎。言能渝变则可以无咎也。

## 随



震下  
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义曰：按《序卦》云：豫必有所随，故受之以随。言圣贤在上，既得天下之悦豫，必皆乐而随之也。然谓之随者，兑上为说，震下为动，是圣贤动顺民心，则天下皆悦乐而随之也。

“元亨利贞”者，此天地之四德也。凡圣贤之人欲天下之随己，故当修天地生成之四德，然后可以使天下皆悦而随之，则可以免咎也。凡人将随于人者，亦当审其所随之人，有此元亨利贞之四德，能生成于民物者，然后随之，则得其所安而获其无咎也。是随之道必以此四德兼备，然后可以求人之随及随于人也。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义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者，此就二体以释其义。夫震以动，其性刚；

兑以说，其性柔。今震在兑下，是刚来而下于柔也，犹圣贤君子以至刚之德，至尊之位，至贵之势，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赏罚号令一出于上，则民皆悦然随于下也。故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者，此释元亨利贞之四德也。言有是四德兼备而无其咎过，则天下之人尽将奔走匍匐，及时而随之矣。

“随时之义大矣哉”者，言随时之义至大，非大才大智有上四德之人，必不能使天下之民悦而随之也，故先圣于此重叹美之也。

其六《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爻曰：雷在泽中，是待时而动，若雷之一奋，则万物皆随而震动，是随之象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者，此当有二义，言随之时，必当慎其所以为随之道，不可轻动，必须待其人是有是四德之备，而后随之。虽然亦未可以显然而从之，固当韬光养正，向于隐晦之中，以自安息，而详审其人，使可以随，然后往而随之，则得其道也。苟不择其人，又且显然而往，至于中道有所不至，则其为患不细矣。故《论语》曰：“朋友数，斯疏矣；事君数，斯辱矣”，是也。又若君子欲人随于己，亦当韬光潜德，向于冥晦之中，使其元亨利贞四德之备，则天下之人自然随之也。故君子之随于人者，若伊尹起莘而随汤，太公起海滨而随文王，七十子之随仲尼，皆得其为随之道也。故先圣于《象》辞以戒后人，凡随之道尤宜重慎也。

注疏谓物皆说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且凡圣人在上，天下未随之时，则当焦心劳思以治之，及天下既随之后，则亦当忧勤而思所以安之之道，岂有物既随而荒怠佚乐，无忧勤之志者哉。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爻曰：官，主守也；渝，变也。大凡人素有所主守，确然持一节不变者，当随之世，则必观时量势而变其前之所守，则其人之可从者，决然往而随之可也。今初九居随之时，当动之始，固宜易所素守，择其人而随之也。既欲择其人，则必视其有四德之备，大贤大正之人，使可以随之则随之，则于正道得吉也。

“出门交有功”者，言不能韬光晦迹、拱默以待其人而已，出门矣，则必择其有功者然后交之，乃可以获安而不失其所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者，大凡人之守节确然执一而不能通变者，未可以语圣贤之道也。夫圣贤之道，随时通变，无所执泥，当可随之时，虽素有所主，亦必择其人之善者而从之也。若时不可动而人不可随，则退而固其所守，以道自处也。然虽去就不同，但从于正则吉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爻曰：小子谓初九也，丈夫谓九五也。大凡阴柔不能自立，必得刚阳之人以系之则可也。今六二居随之时，与九五为正应，而最远之，初九非其应而切近之，故己以阴柔之质因而附于初，是失九五之丈夫，而系初九之小子也。然则六二履于中正，何系乎非应？盖阴弱而无常守故也。夫以不定之性，而又居随之时，是必舍远而系近矣。然所以不言凶者，盖圣人于此戒之，谓其尚有从正之道，若能系于九五而舍于初九，则不至于凶咎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者，言系于初则失五，系于五则失初，从此则失彼，从邪则失正，是不可以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义曰：丈夫谓四也，小子亦谓初也。六三亦以柔弱之质不能自立，必得刚阳之人以随之也。上既近于四，而下又远于初，是以随九四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也。

“随有求得”者，言随之时，六三上无正应，九四又下无正应，是两无所系而又相比，今六三往随之，是所求有得也。

“利居贞”者，言六三、九四皆非所应，今既相从，必以正道，乃获其利而无凶咎之事也。是以凡师友朋党之间所相随者，必皆以正，则可以全其终也。故仲尼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盖言必得正人端士，然后可以相从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义曰：九四以阳居阴，履非其正，然而己以刚明之才，得居人臣之极位，用心广大无所系吝，天下之民欲随于己，己辄纳而不拒之，是有所获也。

“贞凶”者，夫民，君之民也，己居人臣之位而辄有之，则侵权擅民，于人臣之正道大为凶也。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孚，诚信也；道，臣子之道也。言九四虽擅有君之民，侵取君之权，盖是君之泽未下于民，而己又当臣位之极，故天下皆愿归之也。然既在嫌疑之地，则宜如何？故必当推其至诚至信，率天下之民以奉于上，尽其齐物之心，显然推白其臣子之道，以明非有叛逆之恶，则庶可以免其刑戮而逃其悔吝也。故昔者文王当纣之时，三分天下有二，而记者称之曰：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尚不免纣之疑而有羑里之囚，几至不免。是臣子之道，当显然尽其诚信以事于君，则可以免咎。

《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者，言既有孚信在于臣子之道，而上得刚明之君，知己非叛逆之意，故足以明己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义曰：九五居随之时，以刚阳居至尊而履得其正，处于大中，故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随之。然则如何以副天下所随之望？故当虚其心、尽其诚，以信任大才大贤、嘉善之人，以共成天下之大治，则吉莫与盛。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者，言九五为中正之君，下应于六二，六二亦为中正之臣，而己能孚信而任之，则天下之贤皆来随于己，而辅成天下之事业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义曰：夫随之世，天下之人莫不毕从于上也。今上六处卦之终，最居于上极，是其凶顽而不从之人也。夫凶顽之人，虽王者兴而不从，圣人起而不服，必待其拘囚繫系之后，乃从也。

“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者，维即维繫之也，西山，以上体兑，兑西方之卦，山取其险恶也。夫圣人在上，天下之民莫不归之，而此上六凶顽之人，置之一方，则一方受其害而罹其险恶，今既加以诛伐而维繫之，使不能萌其恶以毒于民，故虽西方险阻之地，亦得亨矣。

蛊



巽下  
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义曰：蛊，坏也。按《左传》昭公元年云“皿虫为蛊，谷之飞者亦为蛊”，盖言三虫食一皿，有败坏之象，故云“皿蛊为蛊”。又言谷之积久腐坏者，则变而为飞虫，亦

蛊败之象，故云“谷之飞者亦为蛊”。夫物既蛊败，则必当修饰之，故《杂卦》曰“蛊则饰也”是矣。以人事言之，则是风俗薄恶，教化陵迟，而不纲不纪也，方此之时，圣贤之人必以仁义之道施为而拯治之也。

“元亨”者，元者天地大生之德，于人为仁也；亨者天地大通之德，于人为礼也。言圣贤当此天下蛊坏之时，思欲拯治之，必有天地大生之德、至仁之道，以拯济之，又当以礼制而拯葺之，以救弱扶衰，兴滞补弊，使天下之生灵各得其大通也。

“利涉大川”者，大川谓大险大难也。夫治天下弊坏之事，不可安然而治之，必在冲涉大难，奋不顾一己之私，存心于天下，然后可以治其事，措之安平也。何则？以天地之德至广至大，而发生万物，尚有屯难，况圣贤治天下蛊败之事，岂无险难乎？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者，庚、甲皆申令之名也。凡事仁恩于五行为木，木主春，春为施生，故为仁恩之令也。凡事已蛊败，非下民之所能为，皆在上者致之也。然圣贤必欲治之，则当以仁恩之令而为之先也。是故民有匮乏者，则出粟帛以济之；民有失于奢者，则以礼而节之；民有未出于涂炭者，则出之而使安其所；民有人于凶顽而陷于刑辟者，则使之改过自新。故先之三日，以申谕之；后之三日，以丁寧而劝戒之。如此则天下之事无有不举矣。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义曰：上体艮为刚，下体巽为柔，夫天下之事所以弊坏者，由上无刚明之德，以断制于下，下无柔顺之心，以从令于上耳。今此卦上既刚明而能断，下又柔顺以奉令，故蛊败之事可以得治也。故曰“蛊，刚上而柔下”。

“巽而止，蛊”者，上艮为止，下体为巽，巽为权变，艮为镇静。夫能用权者多失于镇静，今既止静，又能行权，故可以治蛊败之事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者，言圣贤之人欲治蛊败之事，则虽大险大难必往而治之，庶成天下之事业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者，言上之行仁恩之令，先之三日，后之三日，终而复始，若天有四时之行，春生而秋成，始始终终，无有休息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义曰：按《左传》云：“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言山之有材木，今为其风之所落，而在山之下也。”夫风之为气，能生物亦能落物，此即肃杀之风，故为蛊之象也。君子观此之象，以拯救天下败坏之事，赈济万民之难，使皆得其所而遂其性，又且养育己之德业而加于天下，不使至于蛊败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义曰：大凡事之蛊败，必求所以修饰之也。初六居卦之始，得巽之体，能用权变以承家道，而干集父事，故云“干父之蛊”。

“有子”者，夫能代父之任而成家之事者，子之职也，一不能然是无子矣。今初以权变而干父之事，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内外和睦，上下整肃，是得其为子之道也。

“考无咎”者，言父有不能干家之事而至于蛊败，咎莫大焉，苟得贤明之子以代其任而成其事，则可使其父立于无过之地矣。今初六能用其权变以干济其事，使其父得无咎也。然谓之考无咎者，夫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盖言初六不唯能干父之蛊而致父于无过，兼使其父虽至于终没亦免其咎，而致其令名以光于后也。故《祭义》曰：





亨孰膾芻，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若此。”所谓孝也已。又哀公问于孔子曰：“何谓成亲？”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盖言父虽有过的，而子能终干之，则使其父免咎矣。

“厉终吉”者，厉，危也，言初六居卦之始，干父蛊败之事，是主艰也，故当常若危厉在前，恐惧其始，则终可以获吉也。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者，意谓心之所存也，言为子之道不可尽循父之命，但心之所存以至孝事其亲而成之耳。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义曰：九二以刚明居中，而在内卦之内，是能干其母蛊坏之事也，故曰“干母之蛊”。

“不可贞”者，言君子之人必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不可屑屑然专以治闺门之事，久执其道，为己之正也。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者，九二以刚明之德，居得中位，在内则能干母之蛊，在外则能干父之事，在朝廷则能忠于君而利于民，是周旋进退皆得于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义曰：九三以阳居阳，有刚明之德，履于至正，故能干父之蛊。何则？夫刚则有能断之才，正则公而不私，以此而行，则克干其事而无所不济也。

“小有悔，无大咎”者，言九三全用刚断以干其家事，则必伤于和睦之道，而亲族之间必小有悔恨之者，然已代父之任，整肃闺门之教，而干成其事，则终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义曰：夫父以柔懦不能刚决，以至蛊坏其家，而六四又以柔弱之质承其蛊败之后，无刚明果决之才，不能代父之任而干家之事也。然而以阴履正，故但少能宽裕其父之事耳，故曰“裕父之蛊”。

“往见吝”者，夫承蛊败之后，而以柔弱之质，将有所往，必见悔吝而无所成也。然初六亦以阴柔之道，乃能干父之蛊，此即往而见吝，何也？盖初六居坏败之始，当干家之初，能用权变以治其事，致父于无过之地，故圣人言之以为万世治家之法，当在于始也。是以为臣、为子者，不可以无刚明之才也。今六四既居事坏之后，而无刚明之才，不能干济其事，故往见吝而无所成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义曰：誉者，嘉美之称也。六五所以能干父之蛊者，盖承以其德，不在刚威而能代父之任，承家之事，又有大中之道，下应九二刚明之人，用是所以得嘉美之誉也。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者，言六五所以用誉者，非徒取于虚名也。盖以大中至正之德，承父之志，以治其事，使社稷永固，生灵受赐，各遂其所，而天下嘉美之誉自然至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义曰：夫事治于始，至于终则其事已成也。大凡人子之始，竭力尽孝以事父而治于家，人臣之始，竭力尽忠以事君而利于民，及夫国家既济，功业既成，荣问既极，而苟年德衰耗，则必有止足之心而不累其位，退休归老，不事于王侯，而自崇高尊尚其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者，言上九之不事王侯，盖有足止之心，高尚之



行，可为世俗之所法则也。言圣人之德始终如一，无有衰耗，若周公之辅于周，亦卒于周，未闻高尚其事也。夫有周公之资则可为，自贤人而下则不能无衰耗矣。功业既成，则休退宜也。然世俗所谓高尚者，内则无心于家，不孝于父而干其事，外则无心于国，不忠于君而利其民，但高傲衣冠，晦迹山林，远去人迹，此直豕鹿木石之伍耳，非圣人言蛊上之意也。

## 临



兑下  
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义曰：按《序卦》云：有事而后能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圣贤之人兴立事业，必自小以至于大，故临所以次于蛊也。然谓之临者，居上临下之义也，此卦之体二阳渐进，是圣贤兴起，君子之道得行，有才德以临于天下也。

“元亨利贞”者，天地之四德也。夫圣贤兴起，必有四德之备，如春之生、夏之长、秋之成、冬之固，使天下无一物不被其泽，无一民不受其赐，乃可以临于人也。

“至于八月有凶”者，八月即周之八月，今之六月，斗建未之时，二阴生也。临卦二阳生，即周之二月，今之十二月，斗建丑之时也。此言圣贤兴起，君子道长，而至于八月有凶者，盖圣人之深戒也。言二阳始进，进而不已，不顾阴气之侵逼，至于八月二阴之生，则其卦为遯，以至为否，阴气渐进，阳气必消也。犹君子乘时得位以临于人，若不能深思极虑，以防其失，使小人得乘隙而进，则至于侵害矣。故当此之时，居其安不忘其危，在其治不忘其乱，则可以久临于天下而無有危乱也。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义曰：浸，渐也，言所以为临者，二阳始生，其德渐进，犹君子得其时、遇其君，以渐而进于位，兴立事业以临于天下也。故曰“临，刚浸而长”。

“说而顺”者，上坤为顺，下兑为悦也。言刚浸而长，是圣贤之人临于天下，有至尊之势、至严之威也，其势至尊、其威至严，则卑贱之俗、疏远之民，其情曷以通而其恩曷以下哉？是必有仁义之化以悦顺于民心，使天下无不被其泽，无不受其赐，彼皆悦然以顺于上也。

“刚中而应”者，此谓九二以刚明之德而处下卦之中也。凡临人之道，必须下其身、先于臣民，以交接于下，则下之志皆得上通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者，夫圣贤在上，既能悦而顺人，以刚明之德先于臣民，故能行元亨利贞之四德，以抚育万民、生成万物，此乃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者，此言二阳渐进，至于八月，二阴浸长，则阳道不久而消剥矣。亦如君子之待其时，不顾小人之进，使其少得势，则必侵害君子，君子之道不久而渐退矣。然不曰七月者，盖其一阴始生，小人之势尚弱，未能为害，至于八月，二阴既长，则小人之道渐盛而其党渐炽，故有侵害之事也。圣人至此言之，所以深戒万世居安思危之意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义曰：夫临者，居上以临下也。至高天也，至下地也，今不云天临而曰泽上有地临者，盖地之势最附近于泽，而泽又依著于地，是临之象也。君子法此之象，汲汲然惟恐一物之不被其泽，故夜以思之，昼以行之，焦心极虑，施其教化以临于民，而無有穷已



也。又能宽容保安之，而无有疆畔也。然则为君子者，不能思其教化，则不可临于民者，一也；能教而不能宽容之，则不可以临民者，二也；能容而不能保安之，则不可以临民者，三也。须三者之道兼备，而又有元亨利贞之四德，夫然后可以临于民也。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义曰：咸，感也。夫刚者必有至尊之势、至严之威，以临于人，今初九以刚明之才，居一卦之下，是圣贤之人，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夫既下其身以先之，则天下之民莫不感悦而从矣，故曰“咸临”。既能下其身、先于人，人皆从之，则得其正而获吉也。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者，且圣贤之人非苟欲柔邪佞媚以取悦于天下之人，盖上下之临下以仁义之化，行己之道，兴天下之利耳。今初九以刚明之才，处众阴之下，是其志本行于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义曰：九二亦以刚明之才，居下卦之中，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是以天下之人莫不感悦而归之，故曰“咸临”也。

“吉无不利”者，初九虽能使人感悦而从之，然未得其中，故但得贞吉而已。九二以刚明之德处下卦之中，则所为无过与不及，皆得中道，而又居众阴之下，能下其身以接于民，则获其吉而无所不利矣。

《象》曰“未顺命也”者，此“未”字当为羨文。夫九二有刚明之德以临于人，天下皆感悦而归之，无有不顺其命者也。而经文言“未顺命”，岂天下率归而有未顺命者乎？盖《易经》传之久，其间不能无脱误，故此“未”字当为羨文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义曰：甘者，柔邪佞媚之道也。六三不中不正，又居兑之极，是过于柔佞也。为上者以此不正之行、悦媚之道而临于人，故谓之“甘临”。

夫以不正之行，佞媚之道，以苟且取誉于民，虽苟得顷刻之悦、一时之誉，然于天下之事终无所利矣。故在《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是也。

《象》曰“既忧之，无咎”者，言六三若能以己之不正而反自思省，以忧其危，知甘佞为非而变从于正道，则可以免咎悔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义曰：六四所履得正，下应于初九刚明之援，以临于人，能至于临下之道而得无咎也。盖上之临下必得其正道，若一失于正而入于邪，则下之从也，若影响之效，固不可以无正也。是以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不正其身，虽令不从。是上之临下必由于正也。今六四以阴居阴，是履得其正，以此临下，则下无不从，是至于为临之道，而获其无咎也。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者，六四以阴居阴，处不失正，是能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正四方则远近莫不一于正。诚由居当其位而行得其正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义曰：“知临”，谓能用群贤而任知以临于人也。六五以阴柔之质，居坤顺之中，履至尊之位，得大中之道。九二有刚明之才，五以至诚接纳而信任之，故天下之贤莫不竭其聪明，尽其才智，以辅于己也。能用天下之贤，以知而临于人，是得大君所行之宜而

获其吉也。故若尧舜之为君，而任皋、夔、稷、禹之徒是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者，夫天下至大，生灵至众，居上者以一耳一目不能周其视听，必得天下之贤才以辅于己则可也。今六五能任用刚明才智之臣以临于下，是大君所行之中道莫尚于此。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义曰：敦，厚也，坤为博厚，而上六处坤之极，是能以敦厚之道而下临于人也。“吉无咎”者，六四、六五皆有刚明之援，所以获吉，今上六虽有敦厚之德，然下无正应，无刚明之助，是本有咎矣，必须吉而咎乃得免，故曰“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者，夫坤之体本在于下，今在上而其志乐于下复，是志在于内也。何则？盖上六处一卦之极，虽下无刚明之人以为己助，然能以敦厚之德附于二阴，故三阴同志皆乐下复，是其志在内者也。

观



坤下  
巽上。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义曰：《序卦》云：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观者观也。此卦之体二阳在上，是圣贤之人有刚明之德，以临观于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仰观而化之也。

“观盥而不荐”者，盥、荐者，皆祭宗庙所行之礼也。盥谓天子始入庙，则必盥手酌郁鬯于地、以求幽阴之时也；荐谓三献荐腥、五献荐熟之时也。夫始盥之时，其礼简略，故至诚之心、恭肃之意莫不尽之，若荐腥熟之时，则其礼已烦，虽有强力之容，恭懿之心则亦倦怠矣。是以圣人在上，临御天下，必当如始盥之时，尽其至诚之心，以为天下所观法也，固不可如行荐之时，礼数烦剧，其志懈怠，则不能使天下之人观之以为法也。

“有孚颙若”者，孚，信也；颙，谓恭肃之貌也；若，语助也。言圣人既能尽至诚之心，如始盥之时，而临制天下，则天下之人仰以法之，皆以孚信而应之，其貌颙颙然尽其恭肃以应夫上也。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义曰：“大观在上”者，谓此卦以二阳居于上，临观于下，使其教化浹洽，而天下之所观仰也。

“顺而巽”者，此以二体而言，下坤为顺，上巽为权也。夫圣贤之人虽有刚明之德以临于下，然在乎不自尊大，不自高抗，凡所作为皆用柔顺之道以下于民，则天下之民悦而从之，无所懈倦，而又示之以权变之道，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中正以观天下”者，夫观有二义，以度而言之，则谓之观，以目所观，亦谓之观也。此一句指九五而言。盖以阳居阳，又处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有大正大中之德，以临于天下，使天下皆有所观法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者，此广明其义也。言下之人既观上之道，以为法则，而圣人又观天之道，以为法则也。神道者，阴阳不测之谓也，天运至神之道生育万物，春生、夏长、秋成、冬固，使物皆遂其性而不可推测其用，四时之行无或差忒。圣人法之，亦以至神之道设为仁义之教，以成治天下，使天下之人各安其性而怀其业，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义曰：夫风行于地上，则无所不至，物无不顺，生成万物，万物得其茂盛，皆可以观，故曰观之象也。“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者，是先王观此之象，以省察四方之利害，观视万民之善恶，而设仁义之教，以行于天下，使一民一物皆得遂其生，成而不失其所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义曰：按此卦二阳居上，有刚明之德，为天下之所观，而天下之人莫不奔走以观其道而为法则也。今初六以阴弱之质，最居其下，而远于刚阳，不能上进以求圣贤之道而观之，但冥冥然无所知识，无所闻见，若儿童之所观也，故曰“童观”。

“小人无咎”者，言于小人之道则得其无咎也。何则？夫小人之人，天下之事无所归责，但营保一身而已。故不能进而观圣贤之道，为已之法则，以至终身愚懵无能开发，止为儿童之见，此于小人所以无咎也。

“君子吝”者，夫君子之人则当求圣贤之道，学圣贤之事业，广其视听，大其知识，以充己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业，则君子之道毕矣。今以童观在下，而君子之人苟亦昧然无所闻见，而不能明显以求观于上，取法于圣贤之人，则诚可鄙吝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义曰：夫自外显然而观，则谓之观；自内而观，则谓之窥。此六二一爻以阴柔之质居下卦之内，远于在上二阳刚明之人，不能往而从之，惟在内窥窃而观之，故曰“窥观”也。

“利女贞”者，夫居观之时，大观在上，而己为窥观之道，不能显然而求观其道以为法则，是但利于女子之贞而已，固不可为君子之道。何哉？盖女子之职主于闺门之内，不预外事，故但自内而窥窃于外耳，故曰“利女贞”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者，言为窥观者，于女子之行则可为正，其于君子诚可以丑也。盖凡君子之人，上必志于君，下必志于民，而思兼济于天下，故皇皇汲汲以求圣贤之道。若圣贤在上，则显然而往观之，以广己之视听、发己之才识而成己之道，以著天下之事业也。今乃反为女子之事而窥窃以观于人，是诚足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义曰：“生”谓风教之所自出也。六三处下卦之上，为众人之长者也。既为众人之长，则风教号令皆自己出也。是以六三必下观于民，而察己之道，其风教有过于中者，则俯而就之；其风教有不及于中者，则勉而及之，使进退俯仰皆至于道也。然六三既有风教下及于民，而又曰“进退”何也？盖所履非至尊之位，但居一卦之上，为众人之长耳。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者，言六三虽非至尊之位，以其风教之及于下，而又能察己之所出，未至者则进之，过中者则退之，是或进或退皆未失于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义曰：夫大观之时，有其才、有其德而又有其位，为天下之所观法者，莫尚于九五也。初六最远之，故曰童观；六二居内不能显然求观，故曰窥观。惟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正，而切近于九五，是能上附于贤明之君，而求观圣贤之道，故朝廷之义、宗庙之礼无所不知，仁义之道、礼乐之事无所不习，如是而进于朝廷，观国之光辉，故王者以之为宾也。且如舜以一匹夫之贱，登之朝，尧与之迭为宾主，是有德之使然也，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者，言六四既上附九五，能观国之光，故主者尊尚其德、体貌其位而以之为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义曰：九五居至尊之位，为天下之所观仰也，风教号令一出于己也，是以下观于民。若民善，则知己风教之善也；民恶，则知己风教之恶也。然而九五履正居中，而又处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大，或风教有未至，奸邪有未去，习俗未尽善，礼乐未尽兴，则皆其咎也。然九五能观察于民而修饰于己，使向之未至者皆趋于道，是君子居之，则得其无咎也。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者，夫观流则可以知源，视影则可以知表，圣贤观民则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故常切切思省、下观于民，是以至于无咎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义曰：上九有刚阳之德，居一卦之上，非至尊之位，故不观于民而为民之所观也。然非至尊之位，而为天下之所观仰者，则《中庸》所谓动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者，此爻是也。是知为天下之所观，则天下之责归之，而万民之法由之也。若其言之一玷，动之一跌，则天下莫不知之，是有所咎也。故上九即当切切思省以观己之所出，使动、息、语、默皆合于道，以副天下之所观法，则是于君子而得无咎也。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者，言上九有盛大之德，为天下之观仰，然处于无位之地，而权不在己，又其责望既重，故夕思昼行，常欲兴天下利、除天下害，知其心志之未平也。

### 噬嗑



震下  
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义曰：按《序卦》云：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盖人以大才大德为天下之观法，使天下合心而归之也。然则此卦自颐而得，颐者上艮下震，二阳居外，四阴在其内，是其所养之道也。今噬嗑即是九四矣，一阳居三阴之中，如刚梗之物在于颐中，必待噬而啗之，然后可得其合。故若朝廷之上，朋友之中，闺门之内，有一小人间厕其间，则为君子良民之害，故必须刑罚窜殛之，则君子之道得以行，良民之志得以伸，心气和同，上下协和，所以大通也，故曰“噬嗑，亨”也。

“利用狱”者，上体离为明，下体震为动、为威，夫刑狱之事，巧诈百端，情伪万状，至幽至隐而难察者也。必得威明之人，施刚断之才以制之，则奸伪可以刑服，强梗可以放逐，而君子之道得行，上下之志和合也。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义曰：“颐中有物，曰噬嗑”者，夫刚梗之物在于颐中，是为口颊之患，噬啗之，然后得合也。

“噬嗑而亨”者，小人为君子良民之害，必须刑戮之，则上下之志合而大通也。

“刚柔分”者，离，阴也，为柔、为明；震，阳也，为刚、为威。以威刚至明而用刑，则君子小人分而无间厕也。

“动而明，雷电合而章”者，夫有刚威之才而不能明察，则暴而伤于物；有明察之才而不能刚威，则柔懦而不能立事。是必威明兼济，则事无不立也。今噬嗑之卦，动而且明，雷电相合而和同，故其道光显而章著也。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者，此指六五而言也。六五以柔顺之道，履得其中而居至尊之位，夫以柔而居至尊，所行不得其位，所处不当其位，然犹以居离明之中，其性至明，故利用于刑狱之事也。何则？夫狱之情至深至隐，其间奸伪利害出





于万状，故非至明之君子，则不能断制其事。今六五所处虽不得正，然以其居离卦之中，是其性至明，故利用于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义曰：震为雷，故有威；离为火，故有明。有威有明，能辨小人之情，用刑以去之，此噬嗑之象也。

“先王以明罚敕法”者，言先王当有威明之德，有善必赏，有恶必刑，所以明示其罚而正敕其法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义曰：履校者，以木械桎其足之谓也。灭，没也；趾，足趾也。初九居噬嗑之初，是被刑之轻者也，其罪恶未至于大，故但校灭其趾而已。夫圣人之视民也，如父母之于赤子，虽有罪，岂忍加之刑戮哉。盖虑罪小之时，不为之惩戒，则必至于大恶，故当此罪小之时，加以木械，桎其足趾，使其恶之不能行也。故《系辞》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言小人不仁不义，见利则劝，恃威则惩，此所以为小人之福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者，言其当罪小之时，用校以灭其趾，使知其罪虽小不可为，而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义曰：肤者，柔脆易啮之物；灭鼻者，用刑之深也。六二以阴居阴，又处下卦之中，是得正且中也。以此中正之道用刑，至当如啮其柔脆之肤，言其易而民服也。然下乘初九之刚，故用刑过大，至于灭鼻之深，然以居中履正，用刑至当，虽灭鼻而过于深察，是亦无咎也。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者，夫初九者，过恶之小人，已乘于上，当用刑以惩之，所以至于灭鼻之深。然非专尚深刻，盖以乘初九之刚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义曰：腊肉者，全干之谓也。六三居下卦之极，是为不中；以阴居阳，是为不正。凡用刑之道，有诸己然后可以求诸人，无诸己则不可责于人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之过，则人无有服从之者，故若噬腊肉之难也。民心既不从，怨怼既已结，故非但不能刑人，将反招其害也，故曰“噬腊肉遇毒”也。

“小吝，无咎”者，言六三以不正不中而为人之见害，故小有所吝，然而居震动之上，以柔顺之质而应于上九刚明之人，则能辨民之邪正，察狱之情伪，是虽始有小吝，终亦自然无咎。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义曰：干肺者，肉之带骨者也，因有骨而干，愈于噬腊肉之难也。夫君子处得高位而进辅于君，以干天下之事者，必有中正之德，德既中正，则刑一人而天下服其罪；赏一人而天下劝其善。今九四处上卦之初，是不中也；以阳居阴，是不正也。以不中不正之道，而刑于人，则甚于噬腊肉之难也。金，刚也；矢，直也。九四履文明之始，其体刚，刚则果于行事，明则辨于邪正，虽非中正，犹有刚明，故所行无不得其直。然四本以不中不正，故当忧民之所不服，虑恶之所不惩，艰难其心，退有所惧，而守之以正，则可以责于人而人服之，故获其吉也。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者，盖由艰难守正而后得吉，是道未光大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义曰：噬干肉者，易于干肺而难于噬肤也。六五以文柔处其至尊，所行所为皆合于道，无过无不及，以此主刑赏之柄，握生杀之权，宜矣。

“得黄金”者，黄，中之色也；金者，刚之物也。夫断天下之狱，必有中正刚明之德可也。六五虽少失于正，然以有离明之质，行得中道，而能用刑者也。

“贞厉无咎”者，言六五处至尊之位，有文明之德，然用刑虽少失于正，而人有不服，今若坚守其正而常若危厉，则无咎矣。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者，言六五能守其正，常若危厉，则所行所为无不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义曰：上九居卦之极，罪之大者也，“何校灭耳”，刑之深者也。夫君子之人，有善必劝，劝之不已，则小善至于大善，以至愚者必贤，贤者必圣也。小人则有恶不悛，以至积小恶至于大恶，由小罪至于大罪也。今上九过恶之小人，罪之至深者也。夫小人之为恶，虽日有圣人之教化闻于耳，而不知迁善；虽有圣人之刑罪将及于身，而不知改过，以至积罪至大，长恶不悛，君子虽欲爱之，不可得也，故此所以被刑之深，校加于首而灭没其耳，凶祸所以及之也。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夫人之耳，听必聪也；人之目，视必明也。小人之耳非聩也，目非瞽也，日闻圣贤之教化而不能飭身归善，以至陷于刑戮，盖积恶之久而不知罪之深，是聪不能自明也。

贲



离下 贲，亨，小利有攸往。  
艮上。

义曰：按《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言物之既相合，必有文章贲饰之也。

“贲亨”者，夫噬嗑之时，则是圣人削锄强梗，强梗既锄，则可以制作礼乐，申明仁义，施为教化，设为文章以文饰之，则治道大通于天下矣。

“小利有攸往”者，夫治天下必有贤明之才，处中正之位，乃能兴治立事。今贲之上九以阳居一卦之上，在无位之地，是不能大有所为，故“小利有攸往”而已。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义曰：贲卦自泰而得，坤之上六来居乾之九二，此以柔道文饰刚健之德也。夫治国之道，不可专于刚，刚则暴；不可专于柔，柔则懦，刚柔相济，然后治道可成。何则？兵革所以御侮，而不可久玩；刑罚所以止奸，而不可独用。必有仁义、礼乐、文章、教化以文饰之，则天下大通矣，故曰“柔来而文刚，故亨”。

“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者，此言以泰卦乾之二分居坤之上，是分刚阳之道而文饰于柔德也。夫圣贤有刚健文明之德，则必履至尊之位，总大任、持大权，乃可大有为于天下。今以刚居无位之地，是但小有所往而已。

“天文也”者，此以下广释文饰之义也。按《经》但云天文也，上下相应，不成义理，当上有“刚柔交错”四字，盖遗脱故也。言刚柔交相错杂以成天文，是天之文也；若寒暑相推而成四时，日月相代而成昼夜，阴阳相荡而成风雨雷霆，此皆刚柔交错，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者，此以二体而言，离下为文明，艮上为止，既有文章之光明又能止静，是人之文也。若夫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著于天下，是国之文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罚措而不用，兵革寝而不作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天文即前所谓也，圣人上观乎天文以察时之变，若东作西成、南讹朔易、雨暘风燠、灾祥之类也。圣人观乎人文，使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有礼、长幼有序，各得其正，故制作礼乐，施为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义曰：夫山有草木之茂，而火明其下，光明照于上，有贲饰之象也。君子观此之象，以明举其庶政。庶政者，谓国家礼乐教化之道，申明兴举之以文饰天下之治，以其繁而不以俭，曰“庶政”。

“无敢折狱”者，夫狱讼之情，至幽至隐者也，其间奸诈万状，情伪万端，必有刚明之德，则能别于冤枉，决其是非，而其情可得而见。今贲之象，其明不远到，故圣人戒之，言但可以明其庶政，而不可果敢而折狱也。何则？盖狱事至重，决而行之，则死者不复生，刑者不复赎，是必有刚明之德，乃可决断其事，曲直是非之情，无所不当矣。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义曰：趾，足也。初九处贲之初，有至明之性，体于阳，有至刚之德，是君子之人能以道义贲饰其身，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不为苟且，是能贲饰其行趾也。

“舍车而徒”者，以卦体言之，则初九之正应在于六四，而与六二相比，六二上无正应，欲求于初，而初有刚明之德，确然守正，惟义所在，不顾六二而弃之，但待其时而往，从六四之正应也。犹君子之人能以道义饰于身，故车虽至贵，若义不当乘，则舍之；徒虽至贱，若义当行，则从而行之。是所行所止，皆惟义之所在也。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者，六四远也，徒步劳也，初九不以远且劳，而必往之；六二近也，乘车安也，初九不以安而苟乘之，是皆去就以义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义曰：须者，待也，夫君子之进不可以躁，必待其时、有其君，往而可以行己之道，则决然而进无累矣。今六二之爻，上无正应，是未可以往，必退而待其时，候可进而进之，故但以道义贲饰其身，由中而行之，以须待而已。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者，夫六二所以贲饰其身而待者，盖上无正应，未可以往也。己既无应而切近于九三，九三亦无其应，近而相得，故己能上与九三合志同心以兴起也。犹居朝廷之间，亲其贤而共成其治，朋友之间亦能比其贤而能成其事业者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义曰：夫六二以无正应，未可以进，故贲饰其身，以须其时。而九三亦上无正应，亦未可进，故与六二同志，交相文饰，交相濡润，候其时则进于朝，辅其君以赞成天下之治也，故曰“贲如濡如”。

“永贞吉”者，言九三既与六二交相贲饰濡润，然非正应，则当永长而守之以正，则得其吉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者，言能永守正道，则外人不能间而侵陵之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

终无尤也。

义曰：皤者，洁白之貌。六四以阴居阴，履得正位，而行得正道，能以五常之道饰其身、修其行、洁白其志，使君子之德成而无有玷缺也，故曰“贲如皤如”。

“白马翰如”者，言六四应在于初，初有刚明之德，而己有正一之行，能贲饰其身而又洁白其马，往而从之也。

“匪寇婚媾”者，婚媾，谓会合也。六四虽正应于初九，若往而就之，必得会合，然犹疑惧六三间于其间，为已之害，故言若非六三为寇，则与初九会合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者，六四之往应初九，固无有不得，然犹恐初九为六三之所间，故云“疑也”。

“匪寇婚媾，终无尤也”者，言六四履正位、行正道，又且贲饰其身，洁白其志，虽六三为寇于其间，亦不能为害，故终无尤过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义曰：丘园谓敦实之地，若务农重本之类也。六五秉柔中之德，居至尊之位，而为贲之主。在初九则贲饰其趾，二又能待时而饰身，至此则是贲饰已至，即不可更务文华而反贲饰于敦实之地，使天下知其本而务于农桑之事，故国用丰阜，民财充实，而货帛众多，戔戔然而至盛也。

“吝终吉”者，吝谓吝嗇也，凡王者治天下，国用既阜，民财既实，则不可更务奢侈，必当吝嗇其财，节俭其用，然后终于富盛而获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者，六五能施饰于敦实之地，至于财用繁盛，复能俭嗇节用，使上不匮于用度，下不乏于财力，上下之情交相喜悦，所以不惟获吉，而又有喜庆之事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义曰：夫此卦自贲趾至此上九，贲道已成。如白之受采，无人而不自得，以人君之尊，是始则劳于求贤，而急天下之治，既得其贤，又且逸于任使，以至臻极治之道，自有为而至无为，但守其质素，无施而不可也。又君子之人，始能治其心，明其性，饰其身，至此可以为仁，可以为义、为礼、为智。处于富贵，富贵得其宜；居于贫贱，贫贱得其道。以至为将、为相、为公卿，无所施而不可，无有疑惧而动心者。今上九处此之地，其所贲饰之道既备，故用之天下，则天下治；用之一国，则一国安；施之一家，则一家肃。进退出处，皆得其宜而无有过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者，上九能以五常之道修其身，道义已成，事业已备，但至此则广而充之，天下无不得其所，是在上而其志得行也。

## 卷五

上经

剥

䷖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义曰：按《序卦》云：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言五阴盛长，一阳居其上，势微力弱，始由一阴之生，渐至于盛，以剥削群阳，几至于尽，而万物衰破之时



也。其在人事，则小人盛长，而君子消剥之时也。

“不利有攸往”者，夫君子之所务，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其一谋一虑，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小人则不然，其意日以残贼良民、侵削君子为务。今剥之时，君子消剥，小人盛长之际也，君子若复有所往，必见害于小人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义曰：剥者，剥落之义。柔，阴也；刚，阳也。夫天地之所以成岁功者，在于阳也。今阴气盛长，阳气消剥，则万物衰落而岁功无成也。人君所以共天位、治天下者，君子也。今小人盛长，以至专权得势，而侵削君子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者，夫圣贤之为心，以仁义为心，故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以天下之民失其所，而安在己也。小人之意，日在于残贼，故其气不相合，道不相同。今君子之所以不可进者，以小人长也。

“顺而止之，观象也”者，此以二体而言，艮为止，坤为顺，言小人道盛，君子言必见危，动必见害，故当观其象、量其势，先时知几，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而外顺小人，内则止而不行，故可以全身远害也。《中庸》云：“天下有道，其言足以兴；天下无道，其默足以容。”言君子俭德避难之道也。又若小人道盛，君子之人欲屏去之，必当外顺其行，以渐而止之，则可以去也。何则？夫小人既盛，而君子若遽欲绝之，则其势必为小人之所害，故当逊顺其所为，观其势，使之不能窥见其迹，然后止之，则无有不可也。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者，天之道至神也，有阴阳之舒惨，寒暑之往来，四时之运行，昼夜之明晦，消久则息，盈久则虚，以天道之大，犹不免于此，君子之人，道有通塞，时有否泰，理固然也。是以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当消而消，当息而息，出处语默皆以时而动，是如天之所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义曰：宅，居也，山本至高，地本至下，今山反附著于地，是剥落之象也。犹君子之道消，而天下生灵失所，不得其安，故凡居上者，当此之时，必先厚于其下。所谓“厚下”者，盖以仁义之道，务农重本，轻徭薄赋，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财用丰实而又安其所居，使各得其所如此，是可谓治剥之道也。何哉？盖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则国何由而治哉。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义曰：床者，人之所藉以安身也，足居床之下，初六最处一卦之下，民之象也。言小人得位乘时，藉势恣其奸恶，以剥削于天下。然为剥亦有渐，故自微而至于著，自下以至于上。剥之始，先剥于民。夫民者，君所赖为本也。在《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今小人在上，肆其奸恶，夺民之财，困民之力，使之舍安而就危，去存而即亡，父母不能保而离散，兄弟妻子不相守而逃亡，怨气交而上下不通，是其本已弱矣。其本既弱，则君子之正道微蔑而不行，是凶之极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义曰：按初六居一卦之下，是民之象，故曰“剥床以足”。六四处上卦之下，切近于君，故曰“剥床以肤”。六二居肤、足之间，是上下分辨之际，以人事言之，则是居君民之间，臣之位也。始既剥于民，至此则剥于臣也。夫臣者，国家之倚因此，君所赖以安者也。在《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今小人得势，侵迫于其君子，使君子

言不得通，道不得行，国家斯无倚因此，而君不得其所安，故至正之道消蔑，而其凶愈大也。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者，夫君子之人，在位而行道，则天下之民物得其生而受其赐，故《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是民必得君子而后生也。今小人始既剥于民，民被剥而已困，故不能为助于君子，至此君子又为小人之所剥也。夫臣民既皆被其剥而受其害，则此小人者，天下之所共恶，众人之所不与，故《象》曰“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义曰：剥之卦，五阴盛长，小人众多，同心协力，以残贼良民、侵剥君子为意。上九有刚明之才，独居一卦之外而无有助之者，今六三居下卦之上，为上九之正应，而能出乎其类，独异于群众，不为侵剥，而有好贤乐善之心，应于上九之君子，是于小人之中独不为小人之行，故虽在剥之时，而得无咎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者，言上下群阴皆以侵剥为志，而独六三能上应于君子，舍去小人之行，而不与上下群阴同志。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义曰：肤谓及其身也。小人之为剥，自小以至大，由外而及内，始则剥天下之民，使皆坠于涂炭而不得其安，次又剥天下之贤使皆困蹶而不得进，臣民既已剥尽，遂及君子之身，此凶之极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者，剥道愈深而灾害愈切，盖天下之臣民既已尽剥，至此以及其身，是灾之切也。故凡居上位者，必在知人，贤者进之，不肖者黜之，使君子在上而小人削迹，自然侵剥之道无自入而不能行也，故圣人戒之。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义曰：贯鱼谓骈头相次，众多之貌，以人事言之，则是小人之众若贯鱼然也。夫小人之行，奸恶凶暴，居一郡则一郡被其害，处一邑则一邑罹其殃，况当天下之权，握天下之势哉。然王者不能无嬖幸之人，但不可恣己之情，私天之禄，以加厚之，使其纵欲肆情以残天下，故当御之以道，使不能衅其毒也。今六五当至尊之位，虽小人众多如贯鱼然，但厚之田宅，加之金帛，而不使窃天下之权，如宠宫人而宠之，则无所不利也。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者，言宠小人以宫人之宠，使不能有其权，则于己身终无过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义曰：此一卦以阴剥阳，而阳气几至剥尽，而上九独居其上，不为群阴之所剥，既不为阴之见剥，至于建子之月，复于地中而再生万物，如硕大之果，最居其上，而不见食于人，则必有再生之象也。以人事言之，犹君子守正执节，明哲以保其身，不为小人之所害，至此将复其位而得行其道也。

“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者，舆所以乘载于物，庐所以安庇其身也。此上九剥极之时，若以君子居之，则削去小人之害，施仁义于天下，使天下之民出于涂炭，由之而得其乘载也。如复以小人居之，则为害愈深，故不唯剥于一身，以至庐舍亦皆见剥，而天下之民无所庇身，而不能保存也。





## 复

震下  
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言阴阳二气有消长升降，阳气既剥尽，则必来复也。然所谓复者，是四月纯阳用事，其卦为乾，至于五月则一阴剥一阳，故其卦为姤；六月则二阴剥二阳，故其卦为遯。以至于七月为否、八月为观、九月为剥、十月为坤，是阴气之极盛也。至十一月，则一阳之气潜复于黄钟之宫，以再生万物，而万物得其亨通也。亦犹君子时有否泰，道有消长，始为小人之所剥，及其乘时得位，发其事业于天下，其道大通，故曰“复亨”。

“出入无疾”者，言阳气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地上，物无违之疾之者，犹君子有五常之质，刚明之德，量时复位，天下之人无有违之而灾害者。

“朋来无咎”者，朋，类也，言一阳虽复于地中，有生物之心，然其气微弱，未能独成其功，必得群阳并进，乃可以共济其事也。亦犹君子求进其身，欲行其道，而或势孤援寡，必不能独成其事，是必得其气类才德相合者，推引而进，则可以致君泽民而成治于天下，乃可获吉而得其无咎。

“反复其道”者，言阳气自上而反复于地，以生万物，皆得其道，犹君子之人复于其位，进退皆合其道。

“七日来复”者，言阳气消剥，至于此，凡历七爻，以一爻为一日，故谓之七日。然不谓月而言日者，盖日为阳，圣人欲见其阳道来复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其实即七月之间后复也。

“利有攸往”者，言一阳之生，君子浸长，小人浸衰，则君子当此之时，居其位、行其道，所往无不利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义曰：下震为动，上坤为顺，言复之所以得亨者，由刚阳之气反复于地，又动而不失其柔顺，由是所以万物以生、以成也。言君子动而不妄，行而不暴，能观其时，可进则进，是以出入之间，无有灾害之者，皆由顺而动之之故也，故曰“刚反动而以顺行”。

“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者，夫天之行有消有长，有升有降，谦者益之，盈者流之，故阳极必剥，阴极则复，皆天道自然之理也，故曰“天行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者，言刚阳渐长，小人道消，则是君子之道长，故所往而无不利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夫天地所以肃杀万物者，阴也；生成万物者，阳也。天地以生成为心，故常任阳以生成万物。今复卦一阳之生，潜于地中，虽未发现，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见也。故董仲舒曰：“阳常居大夏，以生育长养为事。”以此见天地之心在于生成而已，犹圣贤之心以生成天下为心，虽始复其位，其事业未大被于天下，而行道之初，已有生育之心也。在《太玄》中首曰“昆仑旁薄幽”，夫昆仑，天气也；旁薄，地气也；幽，晦也。言天地之气始虽幽晦而不可见，然生物之心可得而推矣，故知圣贤虽在幽晦之间，而其心亦天地之心也。而扬子又为之辞曰“昆仑旁薄幽”，何为也？曰：贤人天地思而包群类也，是则天地圣贤之心可见也，然天地以生成为心，未尝有忧之之



心，但任其自然而已，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虽有凶荒水旱饥馑，而未尝忧而治之也。若圣贤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忧万物之意，是以其功或过于天地，故《系辞》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但圣人无天地之权耳，使其有天地之权，则凶荒水旱之类无得而致也。故复卦之初，其生成之心可见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义曰：雷者，阳之精也，雷本行于天之上，今复于地下，是复之象也。先王观此象，于冬至微阳始生之时，闭其门关而禁止其商旅。后者，天子诸侯之通称；方，事也。天子诸侯于此微阳始生之时，而又不省视其事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义曰：群阳剥尽，而纯阴用事，独此一阳反于地下，以萌生万物，是其复之初而来复之速者也。犹贤人君子，凡思虑之间一有不善，则能早辨之，使过恶不形于外，而复其性于善道。惟圣人得天性之全，故凡思虑之间未有一不善，故发而皆中于道。贤人而下，则其性偏于五常之道，有厚有薄，情欲之发，有邪有正，故于心术之间，思虑之际，不能无所汨，惟大贤君子为能治心明性，知其有不善而速改之，不能形于外，故可以无大悔吝而获元大之吉也。祇，即大也。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者，言圣人君子于思虑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自古及今，有能行之者，惟颜子一人而已。故先圣《系辞》释此爻，独以颜子配之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是君子凡于思虑之间，未精审其可否，邪则改之，正从之，勿谓人所不见，众所不闻，而辄自宽假，以有诸内必彰于外也，盖有诸中必形于外，发于心必施于四支。在《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则人之有过，患不知之，知而改之，则无有不至于善者也。故圣人于此言不远之复，是君子修身之法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义曰：六二以阴居阴，得正者也；在下卦之中，得中者也。下近于初，附近于仁贤者也。既中且正而又附于初九之贤，故得休美而复其善道，以获其吉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义曰：频，蹙也，六三处不得其正，行不得其中，又违于仁，则是过恶之人也。以过恶之人，居下卦之上，犹愈于上六昏迷不复之人，故此六三必待频蹙强勉而后能复也。则《中庸》所谓有勉强而行之者，此是也。然犹频蹙强勉而复，则当常自思省忧惧，以为危厉在前，而不敢为于邪恶，以改过迁善，则可以获其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义曰：四居位得正，虽非其中，然于五阴之间而独得其中，虽远于初而与之为正应，杰然而复于善，以从圣贤之道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者，言初有圣贤之资，而六四为之正应，是能从于圣贤之道也。故扬子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人，亦颜之徒。”正此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义曰：六五处坤之体，有敦厚之德，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道，夫有敦厚之德，则思虑不及于邪而动无躁妄；有大中之道，则所行无过与不及，如是故能治心明性以复于善道而悔吝亡矣。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者，五有敦厚大中之道，以自考察己之思虑，有不善未常不复于善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义曰：复道贵于速，上六处卦之极而居复之终，是其心昏迷而终不能复者，不能复则邪恶著见，凶之道也。夫自外而来曰灾，自己所招曰眚。言其心昏迷而恣私邪，私邪既积、过恶显著，则天地所不与、鬼神所共怒，而外来之灾、自招之眚，所以皆至也。

“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者，夫以迷复之道，而用兵行师以伐于人，必不能克胜，而终至于大凶败，以血肉生灵、虚竭帑藏，以累其君，凶之极也。

“至于十年弗克征”者，十，数之极也，言用事而行师，以致大败，虽十年之间，终不能兴起征伐之事。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者，夫君所以主宰天下，司牧生民，今用此迷复之道行师以征伐于人，以致有大败，是反君所行之道者也。然特以行师言者，盖举其重者言之，即它可知矣。

### 无妄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义曰：按《序卦》云：复则不妄矣，言君子之人既能先复其性，邪恶不萌于心，而善道充积于内以发于外，无有非妄之事矣。然而具天地生成之四德者，盖以四海至广，生灵至众，情伪万状，圣人在上，必有天地四德之备，然后可使天下之人服而化之，无有非妄之行。故有仁以济之，使皆遂其性而乐其生，以至有礼以节之，有刑以齐之，有政以正之，余则乾卦言之备矣。以其具是四德而有天下，则天下信无非妄者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圣人在上，既有四德以及于天下，则天下莫不一归于正，而无敢有非妄之行，然而上下之间，或有一不正之人，欲以非妄之行而有所往，则必无所利，故有自招之眚，所以致也。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义曰：刚，即阳也，无妄由否卦而来，是乾之一阳自外而来，居于内卦之初，是为主于内卦也。

“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者，上乾为健，下震为动，刚中谓九五也，应谓六二也。夫有其君而无臣，则无妄之道不能行；有臣而无君，固不可得而行。今九五有刚明之德而为之君，六二有柔正之德而为之臣，君倡于上、臣和于下，相成成道，然后以元亨利贞之四德，以被天下，其威命之行莫不慑服，而天下之人悚然不能为非妄，此天之威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圣人有威德及于天下，虽父子昆弟之间、州闾乡党之内，莫敢有一于不正而非妄者，或有不正之人，非妄而欲有所往，则无所利而灾眚及之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者，言无妄之世，以有妄而行，复何所往哉？之即往也，佑，福也，言君之威德被于下，所至无有敢犯之者，若其复有非妄不正之行，则是犯天之威命，而天必不福佑也，其可行之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义曰：夫雷之行于天下，万物无不耸动兢惧而不敢为妄，如君之威德发于上而被于下，天下之人耸然听从而无敢有妄也。是以先王茂对此无妄之时，则宜如何哉？固当尽仁爱之道以养育万物，使天下各遂其所、各安其业，以至鳏寡孤独皆得其所养，如此则可以使天下之人久于无妄之道也。何则？盖天既以无妄而在上者，苟不养育之则未见，使天下终久而不为非妄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义曰：夫君子有刚明之才，足以致天下于无妄者，必得刚明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今初九有刚明之才，而九五为刚明之君，若往而辅之，则施己之威德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不敢为非妄，自然成其治，以此而行，必其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者，夫贤人君子有兼济天下之心，则必遭时遇主，日行其道，致天下于无妄，此君子之志也。今初九能然，是其志得行矣。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义曰：耕者，田事之始也；获者，收成之终。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今六二以柔顺之质居中履正，上有刚明之君倡威令于天下，是待君倡而后和、令而后行，如此谓不擅君之权，不窃君之美，是若农不耕而获、不菑而畲，皆所以代事之终而成君之美，则所往而无不有利也。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者，人臣之道贵其成君之事而代君之终也，苟或居事之先，为物之倡，则是窃君之美而自居其富盛也。今二乃能不耕而获、不菑而畲，是能待君倡而后和，以代君之终，是不居于富盛者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义曰：夫居无妄之时，必有刚明之德，履中蹈正，然后可以致天下于无妄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身，处无妄之时，是有妄之人也。以有妄之人，欲治于无妄之世，则上下所不容，故灾害及之也。故曰“无妄之灾”。

“或系之牛，行人之得”者，牛即治田之具也，六三既以不中不正而又欲擅君之权、窃君之美，不待倡而和，不待令而行，乃如不获而耕、不畲而菑，故为或人之系其牛，以至行道之人皆可以夺而得之也。

“邑人之灾”者，六三以不中不正为非妄之人，虽父子昆弟之间有所不容，故不唯己有其灾，至于己之所属之人亦皆为其所累，而受其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义曰：夫居无妄之时，必有至正之德，则可以免咎。今九四以阳居阴，以位言之，未居其正也，然而以刚健而履以柔顺之位，是尚谦也，如此则是可守其正道而得免其咎也。何则？盖己本有刚明之才，今虽履不正，然以尚谦，故可以从正而免咎。

《象》曰“固有之也”者，言九四以刚直免咎，盖于己之德性素有之，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义曰：药所以疏决壅滞，攻治其疾者也。今九五以刚明之德，居至尊之位，下有六二柔顺之臣为己之辅，共致无妄之治，则君臣之间无不正，朝廷之上无不治，万民无不安。若其间一有邪佞之干纪，及边鄙有小小之寇，皆非己之所招，亦不足兴兵挠众以动中原，但在得其人，则自然可平矣。如有小小之疾，不须用药以攻治之，但保安其身，



则疾自愈矣。若复以毒药攻之，则是自取伤败耳，如秦汉之君穷兵黩武、长征远伐以至反被其害也。故无妄之时，有其疾不试其药，则自获其安而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义曰：无妄之世，无一民一物不以正相守，而不敢为非妄。今上九居卦之极，在无位之地，失中正之道于无妄之时，为众之所不容，行则有灾复，何所利。

### 大畜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义曰：按《序卦》云：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夫君子之人，既能复其性明，其心不为非妄而从于正道，然后可以大有所畜止于邪曲之人也。然小畜则巽在上，乾在下，巽为阴，其性柔顺，故不能畜之于始而终止之，故为小畜之象。大畜则艮在上，乾在下，艮为阳，其性正静，故能止畜于始而终有天衢之亨，是为大畜之卦也。

“利贞”者，夫乾者刚健，君父之象。夫以君虽尊，不能无邪曲之欲，而臣下能止畜之者，必有大正之德，然后可以辅归于正道也。

“不家食吉”者，夫人君之治天下，必有贵爵重禄养于贤者，使天下之贤皆进于朝廷，受禄于国而不食于家，故邪欲不行而正道日兴，以树成天下之治，而获其吉也。

“利涉大川”者，人君既得天下大正之人，进辅于己，而止畜己之邪欲，如此则固可以成天下之治。虽有大险大难，亦得以共济之也。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义曰：因二体以释大畜之名。“刚健”谓乾有刚健之德，“笃实”谓艮有笃实之德，言所以能大畜者，由君有刚健之德以接于下，臣有笃实之德以辅于上，君臣之间皆有如此之德，故其心志相同，道又相协，既能相交，则上虽有邪伪之心，亦莫由而发。夫如是，故正道日以行，治道日以广，辉耀光明，而其德日以增新也。

“刚上而尚贤”者，刚，艮也，盖艮有刚阳之德，夫乾为至刚，本居于上，今反居下，是犹人君有至尊之势，至严之威，而能崇尚有德及礼下贤人，使之畜己之邪欲、成己之治道，所以师尚而贵宠之也。故孟子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然观孟子之意，言人君之于臣，有大正大贤之道，必当尊宠而礼下之，不以为臣而师事之，然后可以辅于己而归正道也。

“能止健，大正”者，健谓乾，夫人君有威严之势，而臣能止之，必有大正之道则可也，是故汉武帝不冠不见汲黯。夫以汲黯之才，但一直臣耳，然尚畏惮之如此，则其大正至贤之臣，其君之畏敬可知矣。

“不家食吉，养贤也”者，人君既礼下于贤而禄养之，使贤者皆进而愿立于其朝，以辅翼于君，而止畜君之邪欲，以赞成其治道也。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者，应谓六四、六五之应于乾之初九、九二，犹君能接于臣，臣又应于君，君臣之间道义相同，一志而共济天下之难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义曰：至高至大者，天也，而物不可畜。今山能包蕴之，故假象得大畜之义也。君子观此之象而多识前圣之言之行，以自蕴畜其己之德也。何则？君子之人，虽有五常之性，苟不该博古，道亦不能成之，是必多闻博识，然后道业可以成也。夫以尧舜禹大圣

人而稽古，孔子习于周公，是虽有圣人之资，未有不学而能至也。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义曰：夫乾，君之象也，以君之至尊，有天下之势，必不能无邪欲侈纵之心，有邪欲侈纵而不戒之，则必至危厉。故《书》曰：“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是言纵欲之事不可不戒，今初有刚明之才，而邪欲之情欲纵，是有危厉也。

“利已”者，已，止也，言初九之刚将欲行而上，有六四为之正应，是大正之臣处君之左右，以止畜君之邪欲，故虽有刚欲骄侈之心，不得以萌以骋，使其所行之事皆从于正道，如是则无所不利。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者，言始虽有厉，而得大正之臣以止畜之，使己之邪欲不行而从于正，故不至犯于灾害之事，而反从于吉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义曰：輶，轮輶也，九二亦以刚明之质，又居卦之中，是人君有刚欲之心欲上行，而初已止畜之，又上应于大正之臣为之辅佐，故二能恐惧戒慎其刚欲之心，已止而不敢行，如车舆之说其轮輶而不能进也。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者，言二虽有刚欲之情，而已得大正之臣止畜之，且己本有刚明之才，能自思省于己，故由其中而无有尤过也。然则，大凡人君不能无邪欲，但患其谄佞之臣逢迎其恶，导赞其非，则终不能反之于善。今初曰“有厉利已”，二曰“舆说辐”，是得其良臣而能反于善者也。

**（上九）[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义曰：夫初欲上进，以其得大正之臣，居于左右以止畜之；至于九二，其邪恶已不行。故此九三则言进退皆合于正道，以至凡所行之事无所不可，如驯良之马，驰逐于大道之上也。

“利艰贞”者，言九三所为之事，虽皆合于正道，然必常得大正之臣以居于左右，而艰难守正，乃可以获吉也。

“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者，卫，侍从也，皆所以为行道之具也。言既有贤正之臣以辅于君，而又能艰难守正，犹恐所为之事，有过失，故曰：闲习其行道之具，使无有过差而一归于正。故所行无不利也。疏谓虽曰有人闲阅车舆之意，非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者，言此所以无往不利，由上九大贤之臣，以至正之道赞辅于己，而能崇敬礼下之，其心志相合，道又相符契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义曰：童牛者，牯牛而无角者也。六四居艮之始，以阴居阴，居得其正，而下有初九之刚为己之应，而初居乾之体，是君有刚志而欲上行，己以大正之道居其左右以畜止之，然初九又有至刚之才、至明之性，而能服其义，故六四得以正道而止畜之，犹无角之牛而又制之于牢牯，言其易也。

“元吉”者，言四既以大正之道，使其君邪欲不行，故正道日举，而得其元大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者，言臣既能制君之邪欲，君又乐从之而不行，故上下相得，交相喜悦也。故齐景公从晏子之言而大悦，孟子称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景公欲骋游乐，而晏子以正道止之，是有爱君之心，故君臣相悦而无过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义曰：豮豕者，豮豕而见豮者也；牙，牙杙也，所以系物也。六五居艮之体，有大中之德，柔顺之质，而应于九二。九二居乾之体，有其刚欲，而又有六五为大正之臣居辅左右，故二亦有大中之才，刚明之性，能服道知义，礼下于贤，其刚欲不行而从于正道，故六五畜止之易如豮豕之牙也。夫豕者，蹢躅躁动之物，难于制畜者也，今见豮而又系之牙杙之上，是其易制也。吉者，言君之邪欲既不能行，是吉之道也。然六四言元吉，而此但言吉者，盖初九邪欲萌而六四能制之，夫居事之始，至难者也，而四能畜之，是以获元大之吉。至于九二，则是其邪欲已止而不行，六五但安然以正道而辅之，故但言其吉，盖其止之又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者，言四元吉而有喜，此但吉而言有庆者，盖六四是事之始，其君之刚欲将萌而能畜之，故但有喜而已，盖未知其久长之效也。至此六五，则是其邪欲已尽不行，故其正道日举而君至于无为，大兴天下之治，不惟有喜，而至于有福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义曰：按小畜以巽体居乾之上，故不能止畜于其始，而上九止极有既雨之象，此大畜以艮体处乾上，故能止畜于始。初曰“有厉利已”，二曰“舆说辐”，三曰“良马逐”，四曰“童牛之牯”，五曰“豮豕之牙”，至此上九，其正道已成而有天衢之亨，言其大正之道大行于天下，如天之有衢路，坦然可以通之。且经文有“何”字，推寻其义，殊无所适，盖传写者因《象》辞有之，故遂加之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者，何者，设问之辞，言上九何以得天之衢亨，盖以其正道之大行，通达于天下也。

颐



震下  
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义曰：按《序卦》云：颐，养也，盖既止畜于邪欲，必正道以养之也，故大畜然后受之以颐。然得谓之颐者，盖二阳居其外，四阴居于内，阳为实，阴为虚，外实而内虚，口颌之象，颐养之义也。

“贞吉”者，言所养得其正则获吉也。“观颐”者，言观它人之所养能得正道，则己法而效之，若不得其正道，则己革而去之。“自求口实”者，此观己之所养也。口实是养身之具，故当常自求观己之所养，而从于正道也。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义曰：言人之所养惟在于正，故上以仁义之道养于下，使生灵遂性，予天下之人以安，在下者必勤身竭力以养其上。故君能以仁义养于民，则谓之圣君；臣能以忠信奉养其上，则谓之贤臣；民能厚衣食以养其家，则谓之良民；士能充五常以养其身，则谓之君子。是所养皆得其正，则获吉也。

“观颐，观其所养也”者，言观人所养得其正，则君子取以为法，不得其正则祸害生，故君子取以为鉴也。

“自求口实，观其自养”者，言君子之人，既能观人之所养，又复观己之所养，若皆得其正，则无不得其安也。



“天地养万物”者，此以下又广明颐养之义。言天地以阴阳二气流布于四时，发而为日月风霆，散而为雨露霜雪，使蠢动万类，皆遂其性而安其所，此天地所以能养于万物者也。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言圣人法天地所养之道，而颐养天下之民。然四海之广，一人不可以独治，教化不可以遍及，择天下之贤于众人者，为公、为卿、为守、为宰，班禄以养之，使其宣君之教化，行君之仁政，代君司牧，所以养天下之民也。言圣人之所以有天下，必先养贤，然后及民也。

“颐之时大矣哉”者，言颐之时大，将以使上下、内外、大小所养皆得其正，故先圣重叹美之。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义曰：上艮为止，下震为动，上止下动，是颐颌之象也。君子观此之象，先慎其言语、节其饮食，以瞻养其身也。夫言语由口而出，不慎则荣辱随之；饮食从口而入，不节则患害随之。故君子必当慎重其言语而不要妄发，以养其德；节止其饮食使皆得其宜，以养其身。如是，身所以安，道德所以成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义曰：龟，所以知人之吉凶，犹人之明智也。凡贤人君子居于卑下，或贫贱而不得其所养者，必须韬藏仁义，卷怀道德，俟其时、需其命，不躁求妄进，然后可以自得其所养也。故《礼》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又孟子曰：天有爵，（刖）人爵从之。是君子有道蕴于身，而能俟时须命，自然得其所养也。今初九有刚明之才，足以自养其正，然以居震动之初，故不能守己之道而躁求妄进，舍己之明智而观它人之所养，若它人之居崇高富贵而已，乃朵动其颐，是凶之道也。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者，言君子无禄而富，无爵而贵，以其道在己也。今初九有其道，而不能自守以待其时，有明智而不能自保以俟其养，为天下之人所贱，故曰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义曰：夫自上而反下谓之颠。夫为下者，勤身竭力以奉于上，此其常道也，今六二无正应而下近初九之刚，故因而反养于初，自上而养于下，故曰“颠颐”。且为下不能以道养于上，而反养于初，是拂违其常道，如履于丘墟不平之地而为养也，故曰“拂经于丘颐”。居下不养于上，而养于下，则是拂违常道，以此而行，凶之至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者，夫居上养下，在下养上，此常道也。今二反养于下，是所行失其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义曰：拂，亦违也。夫所养之道，得其正则获吉，故《彖》所谓“养正则吉也”。今六三以阴居阳，是履不得其位，行不得其正，正既失之，是拂违所养之道也，故以正道言之，是以凶也。

“十年勿用，无攸利”者，十者，数之极也。夫以不正之道居于上，则不能以仁义之道爱养于人；居于下，则不能以忠信之道奉养于君。如此而行，虽极十年之间，亦不可用矣，是以所行、所为皆无所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者，言君子之人，于所养之道皆得其正，则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今六三不能修养己之德，而以不正为养之道，是其大违悖于所养之道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义曰：六二居下，不养于上而养于下，故进则凶也。今六四处于上体，是居人上也，以阴居阴，履得其正，下应于初九之阳，是养于下者也。既居上位而又能养下，是得其吉也。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者，言虎暴猛之物也，其视眈眈然，言威严之至也。夫居上者以正而养于下，则下无不得所养，下既得所养，若无所节制，则必伤于宽裕而众将放恣，故用威严以济之，若恩威并立，使民怀德而畏威也。逐逐，相继不绝之貌，言居上之人既养于下，则必随其人之欲，使之逐逐然而不绝，此乃全其吉而无有咎害也。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者，言六四居于上位，而能尽其道以养于下，是其施泽之光大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义曰：凡为养之道，当守以正则可也。今六五乃以阴柔之质，居于阳之位，是拂乱其颐之义也，经言“经”字之误也，岂有居至尊而乃拂乱其常道之甚哉！但以其少不得于正，故唯失其养之道耳。

“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者，言六五失其正，故至于拂违其颐养之义，今若能居守之以正道，则可以得其吉也。虽以居守其正道而得吉，然本有失，是未可以济于险难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义曰：此一爻以刚明之质，居一卦之最上，虽非至尊之位，然下四阴不能自养，故必皆由于己而后得其养也。

“厉吉”者，上以刚明之才，为众阴之主，众皆由己而后得其养，若不济之以威严，则必有所渎也，故当临之以威，厉则得其吉。

“利涉大川”者，言上九既以仁义之道以养于下，下由之而后得所安，而己又能济之威严，则是恩威并立，而天下之人皆乐归之，故虽有大险大难，亦可以济之也。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者，言上九居其上，而下皆由之得其养，为众之所服，是大有福庆之事也。

### 大过



巽下  
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义曰：按《序卦》云：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盖圣贤之人，仁义道德素有以积习之，而蕴畜其心，然后扩而充之天下，以救天下之衰弊，此所以次于颐。然谓之大过者，言圣贤之人有大才大德，而过越于常分，以正天下之衰弊，故谓之大过也。

“栋桡”者，言大过之时，政教陵迟，纪纲衰坏，本末皆弱，若大厦之将颠，而梁栋不能支持，故致倾桡。

“利有攸往，亨”者，圣贤之人有大才大智，当此之时，则过越常分而拯天下之衰弊，以此而往，则天下皆获其利，获其利则得其亨通。

《(象)》[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义曰：言圣贤之人有大才大德，故能过行其事，而拯天下之衰弊，是大过之时，唯大者之人乃能过分以成天下之大功也。若才德贤智之偏则不可，况无才德乎！

“栋桡，本末弱”者，此言二阴居其上下，阴体柔弱，是犹内外皆小人，而朝廷纪纲败坏，若大厦将颠而梁栋已摧，本末皆倾桡也。

“刚过而中”者，此指九二而言也。夫以阳居阳，守常之道也，今以阳而居阴，是过越于常分也。如圣贤之人，有大刚明之才，而超迈古今，过行其事而又不失其中，故能复正天下之弊，扶救天下之衰。若当此之时，有其才德而或不能过分之，则不能除天下之弊而立天下之功也。

“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者，下顺上说，言圣贤君子拯大过之时，以顺而说天下之心而行之。故汤始征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是皆应天顺人而行，乃得天下之悦从，故所往皆利而无不亨通也。

“大过之时大矣哉”者，言君子挺不世之才，驾非常之德，必欲拯天下之衰弱，出生民于水火者，必得其时则可以行之也。若有其德而无其时，亦无能为也，故先圣重叹美之。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义曰：夫泽本卑，木本高，今泽反居木之上，是卑者逾于高、下者逾于上，大过之象也。君子之人，当是时而能越常分，推仁义不忍之心，独立特行，挺然而无所惧惮，不顾险难，不畏小人，如此则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业也。当是时，苟不得已而不可为，当韬光遁迹，养晦仁义，以道自乐，不与世俗混于衰弊之中，而无所忧闷也。然则圣贤之人，所谓遯者，非谓入于深林幽谷，但不使名迹少露于人而反贻其害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义曰：初六居卦之初，为事之始也。夫为事之始，不可轻易，必须恭慎，然后可以免咎。况居大过之时，政教陵迟，纪纲隳坏，而圣贤之人有大才德，欲往而拯之，是其事至重、功业至大，尤不易于有为，必当过分而慎重，然后可也。若一失其措，则祸不旋踵而至矣。故《系辞》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盖凡物置之于地，固得其安矣，而又以洁白之茅藉之，是慎重之至也。如圣贤拯天下之大过，苟于事始，慎之如此，则可以立天下之大功，兴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耶。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者，初六以阴居卦之初，是以柔而在下，盖君子过行其事而慎重之至，此以柔洁之茅藉之于下，斯免咎矣。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义曰：稊者，杨之秀也，此以阳居阴，是君子之人越其常分而过行其事者也。夫大过之时，圣贤君子能过行其事，以刚明之才、勤健之德立天下之功业，使陵迟者得以兴起之，隳坏者得以振举之，故如枯槁之杨复生秀美之稊，衰老之夫而得少孺之女，复有生息之象也。

“无不利”者，言圣贤之人过其常分以行事，使衰者复兴，亡者复存，是所行无不得其利也。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者，以老夫而得女妻，则有生息之渐；以女妻而得老夫，则有老成之渐，是皆过以相与者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义曰：大过之时，君子有为之际，故若过其分而行，则可以立天下之功，若但守常之人，则未见其能成天下之事业也。九二能过分之，故所行皆利。此九三有刚明之才德，而乃以阳居阳，则是守常之人，不能过行其事，如有才而不能施用，有德而不能操致，独用匹夫之见而系上六之应，使其政教愈败，纲纪愈颓，若大厦之梁倾桡而不能扶持，是凶之道也。



《象》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者，夫天之生圣贤，将使拯天下之危难，济天下之生灵，立其事业也。今九三乃为守常之人，有才而不能用，是不可以有辅于大过之君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

义曰：夫大过之时，是本末衰弱之世，唯圣贤出乎其类，过行其事而拯济之。今九四以阳居阴，是能过其位分以拯天下之弊，亦如大厦将倾而得良匠扶持之，使其梁栋隆起而得全安也。盖衰乱之世，既拯民出于涂炭，然后获其亨通而得吉也。

“有它吝”者，九四之应在初六，若圣贤之人欲兴起天下之治，必须至公至平，用心不偏，独力特行，挺然无所畏惮，使天下无一物不获其赐，如此则可以兴滞补弊，扶衰拯弱，而立功业于天下。若一有它志而系于私应，则亦鄙吝之道也。

《象》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者，言九四虽下有初六之应，而已以刚明之才终不私累于己，是不挠于下，故获吉。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义曰：圣贤之人居至尊之位，有大中之道，当衰弱之世，必须过越以行事，则可以拯救于时也。今九五以刚阳处于至尊，是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资，是可以振纲纪于废坏也。今反不能过越其分，而但固守己任，是亦守常之人也。以守常之人而拯天下之衰弊，故如枯朽之杨生其葩华易落之物，不若九二生稊之茂实。老妇得其士夫，无所补助，不能滋息，不若老夫之得其女妻也。然以阳居阳，当至尊之位，但得其无咎而已。然不能过越以行事，是以无休美之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者，言五当大过之时，自守己分，若枯朽之杨生葩花易落之物，其荣茂不可得久也。

“老妇士夫，亦可丑也”者，言衰老之妇得其士夫，无所补助，又不能生息，适足以鄙丑者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义曰：以阴柔之质，居上卦之极，当本末衰弱之世，而已虽有仁义不忍之心，悯生灵之涂炭，悼纪纲之废坠，然而其体本柔弱，则是才小德薄之人，终不能济天下之难。犹如涉险之人，其志虽欲终济，其力薄而微弱，以至灭没其首，是凶之道也。灭顶犹言涉难之深也。

“无咎”者，言上六有是心而欲济天下之衰弱，然其才力寡薄，不能终济，以至灭顶，是不可以咎责之也。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者，志在拯难，而虽至于灭顶，故圣人于此悯之，盖此上六欲立天下之功业，何可咎责之也。

## 坎



坎下  
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言君子之人所行必贵得其中，不可大过，大过则必有坎陷，故坎次于大过也。然此卦是伏羲所画之卦，在八纯之数，其七卦皆一字而名，独此加“习”字者何也？盖乾主于健，坤主于顺，若是之类，率皆一字可以尽其义，而此卦上下皆险，以是为险难重迭之际，君子之人当此重险之世，欲

行事于天下，必当预积习之，然后可以济其险阻，若不能预习之，则才小力薄，致灭其身，故圣人加“习”字者，此也。

“有孚”者，孚，由中之信也。夫水之性，决之则流，防之则止，此水之信也。如君子之人知几达理、行于险难，有至诚无不通者。以至诚无不通，若水流而坎险皆可以平之也。

“维心亨”者，坎卦上下之中皆有刚明之德，是水之性至明而无所不通，如君子中有刚明之德，晓察险阻之事而便习之，所行不违于中，思虑不逾其志，如此则事无不获其济。

“行有尚”者，夫水之性，凡坎险之处无不流而至之，故能平其险难而润泽万物，为时之所尚也。若君子之人当险难之时，力能扶持之，盖由以仁义之道，才智之美，上而朝廷有其德，下而万物被其泽，亦如水之无不润而为时所尊尚也。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义曰：夫坎，险也、陷也。此卦上下皆坎，是重险之象也。亦言圣贤之人欲致天下之事业，惟坎险之事最难，则必素习之然后可以拯济其事也。故曰“习坎，重险也”。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者，夫水之流者盈于一坎，而又之一坎，无有盈满而不流者，若险峻之处，则决然而往，无所凝滞，是其信也。犹君子之人当险难之世，奋然不顾其身，竭力尽诚往而拯其难，无有凝滞，是犹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

“维心亨，乃以刚中”者，此卦以阳居中，是有刚明之德而行于险难之中，故无有不通也。“行有尚，往有功”者，言水之性流于下而润泽万物，是有生育之功，为时之尚。君子之人素能习其坎难之事，是以往则有其成功也。

“天险不可升”者，此以下广明险之义。言天之崇高极远，不可阶梯而升，其神明之道不可测度，故能保其崇高。

“地险山川丘陵”者，言地有高山大川，高丘峻陵，以包藏万物，而不可逾越，故物得其保全也。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言王公法天地之险，而扼冲要之地，据形势之会，以建其国，高城深池外为之固，坚甲利兵内为之戒，严刑法以除奸，飭教化以厉俗，如此所以保国家之大而固其基业之久也。

“险之时用大矣哉”者，言预能习坎险之事，及是时用其道以济之也。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原本遗注）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义曰：窞者，坎中之坎也。大凡居险难之世，必有刚明之德而素习其事，然后其道可行于天下。今初六以阴柔居坎险之始，而上又无其应援，是其卑而不能自奋，柔而不能自立，位卑身弱又不能素习其坎险之事，以至复入于深险之处，涉其难愈，凶之道也。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者，言初六之柔弱不能自立，以之治一身则一身不治，以之治一国则一国不治，以之治天下则失治天下之道，是其懦弱失道之甚，愈往则凶愈深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义曰：夫圣贤之人，有刚明之才德，又加之以大中之道，乘时藉势，其道足行于天下也。今九二虽有刚明之德，而居二阴之间，不遭其时，不得其位，其道不得行于天下。在于坎难之中，必有危险之事也。

“求小得”者，夫君子有才怀德，得时居位，行其道于天下，无所求而不得。今九二虽有才德，然不得其时与位，而又未出于险中，是以所求止小得而已。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义曰：夫有刚明之才德而履于中正，则庶可拯其险难也。今六三居不得中，履复失正，而又介重坎之间，若来居于位，则未出于坎，若往之于上，则复有其坎，是其往来之间皆其坎险也。

“险且枕”者，盖身在于坎而下乘九二之刚，是既险而又且枕于险也。“入于坎窞，勿用”者，言六三以其不中不正，身在于险而又枕于险，以此而往，则愈入于难之深也。入于难深之人，是终不可以有用也。

《象》曰“终无功也”者，言此六三欲用之以治险难，则无有其成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义曰：言六四出于下卦而居上卦之始，以阴居阴，是履得其正，上又近九五之君，九五又无应，故尽心而委任之。上下相交，君臣相接，故上无猜忌之心，下无疑贰之志，故其相待之物不假外饰。虽以一樽之酒、贰簋之食，又以瓦缶质素之器，纳其至约于户牖之间，以此相待，亦终无其悔咎也。盖至诚相通、心志相交，故不假饰于外物。盖牖者，所以通幽而达明也。

《象》曰“刚柔际也”者，谓君臣之道相交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义曰：九五当坎之时，居至尊之位，有刚明之德，大中之道，然而犹居上坎之中，未出险难，是坎险未盈者也。祗，辞也。若坎险既平，则是出于险难，故曰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者，言五在坎之中，流之未盈满，喻君之道未尽其势，未能大亨通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义曰：上六处两坎之上，险恶之极者也。是险恶而不悛，如何处之？宜系之以徽纆之索，置之于丛棘之下，使之思其过，至于三年天道小变之时。苟不改其恶，是终不能改，然后刑之，此凶之道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者，夫君子之人在平夷之地能思其过，如颜氏“不远复，无祗悔”，小人之情则险恶，教化不能导之，乃置之牢狱三岁，而使省其过，是其失道之人也。故《周礼·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此之谓也。

## 离



离下  
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义曰：按《序卦》云：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盖言险难之后，必须附文明之人，然后得其安也。离者，丽也、日也、文明也，人君之象也，两日相并，圣明相继之义也。



“利贞亨”者，言圣贤之君继世以有天下，必皆以正道而为治，然后天下获其利而得亨通矣。故古之尧老而舜继，舜老而禹继，禹老而启继，是其圣贤之君皆以正道相继，而不得其亨通。又若下之者丽于上，上之者丽于下，皆以正道，然后可尽得其亨通矣。

“畜牝牛吉”者，牛即柔顺之物，所以任重而致远也，牝者又柔之谓也，则是牛而又牝，言至柔至顺之故也。盖圣贤之人继世以治天下，其所畜之臣必须有远大之才，堪任国家之事，有柔顺之德，不夺君之权，使之上则尽忠于国，下则竭诚于民，如此故能成天下之治，相继不绝也。若周之周公、汤之伊尹、汉之平勃是也。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义曰：此言离者丽著之义也，故因而广明离之义，日月所以常明，昼夜不息，幽隐之间无所不烛者，盖其上丽著于天故也；百谷草木所以春生、夏长、秋成、冬收，小高大下无不遂其宜者，盖其下丽著于土故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者，言上下重离，两日之象，是圣贤以柔顺之道相继而明，而又附丽于正道而行，使其教化流行，德泽洋溢，如是故能化成天下之俗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谓二、五也。言上下皆以柔顺之道而丽著于中正之位，是其君臣皆以柔顺而居中正，以成天下之治，而获其亨也。然而圣贤之君，其所畜之人有远大之才，有重厚之德，使之竭诚尽节如此，故能亨继世以有天下，为万世之福，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义曰：上下二离，是两明也，两日重光，临照不绝之象也。大人者，言大才大德之人，以其文明柔顺之道相继以有天下，而临照于四方，幽隐无所不烛，其光明相继，绵绵而不绝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义曰：错然者，敬之之貌也。言此初九居离之初，如日之初生未明照于天下，若继嗣之君，于事之初则当常错然警惕，以进德修业，上副祖宗之托，下慰生民之望，所以得免其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者，言居事之初，不能修省恭谨，则未免其咎。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义曰：六二居下卦之中，以阴居阴，是既中且正，如日之中，朝廷明盛，行政施令为皇极之化，故有元大之吉。

《象》曰“得中道也”者，盖黄者，中也，以其有中正文明之德，此所以自然得其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义曰：九三过离之中，如日之昃，其光有所亏也。若人之年已衰耄，必当求其代则可也。在家则致家事于其子，在朝则致朝事于其臣，以安神养志也，然后得其吉。今三不能鼓缶而歌，以养衰老，则至于教化陵迟，万事隳坏，是以有大耋之咨嗟，凶之道也。若尧之耄期，倦于勤，以舜代之；舜之耄期，倦于勤，以禹代之。故得教化大行，致太平之久，所以免大耋之嗟矣。

《象》曰“何可久也”者，言日之既昃，不久而倾，若人之年已衰老，不能鼓缶自乐以安神养志，使教化陵迟，是何可以长久也。



人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义曰：九四已出于下卦，而在上卦之初，如日之已没而再出，突然而明，是犹以其非道遽然而进，且切近至尊，大臣之位，其身不正，恃其权位，乃欲炎于上，故至焚如。然失其为臣之道，逼君之位，如是则死之亦宜，故言死如。若然，人神所共弃，天下之所不容，故曰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义曰：六五为离明之主，然以柔弱之质居于至尊，下为九四强臣之所逼，至于出涕沱若而又忧戚嗟伤，言慎之至也。以其忧惧如是之至，然后得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者，虽为强臣所逼，然居于至尊，丽著于王公之位，天下之所顺，又能忧伤之至，故获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义曰：丑，众也。上九亦如三，过其中，是政教已衰，故有四夷侵侮、诸侯背叛之事，王于是以兵征之。征者，正也，征于四夷，所以正华夷之体；征于诸侯，所以正君臣之义。诛其元恶，吊民伐罪而已，故折其首恶，匪及其众，则有嘉美而无悔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者，言王之用以出征，以正万民之法，君则君，臣则臣，邦国从而正矣。

## 卷 六

### 下经

#### 咸



艮下  
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义曰：夫有天地万物，男女、夫妇、君臣、上下，莫不有感之道，然后得其理，故圣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分乾、坤、坎、离为上经，取咸、恒、既济、未济为下经，以尽天道、人事之理。

咸，感也，天地之大经，夫妇之大伦，故为下经之首也。“亨利贞”者，言天地不交则万物无以化生，男女不感则人伦之道废，是皆有感而后亨也。然既交感，不可邪谄，必利以正道，则尽感之义，故曰“亨利贞”也。

“取女吉”者，言感之为道莫速于男女，男女相感然后万物化生，故此卦上兑而下艮，在《说卦》云“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言以少男取于少女，则人伦正而天地之义毕，故咸之道利取女吉也。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义曰：夫柔者，子也、臣也、妇也、女也，至贱也；刚者，父也、君也、夫也、男也，至贵也。贵上贱下，人之常道也，人之交感之义也。夫女守正静，男以礼下之，则夫妇道成而父子之亲可见也。如贤者怀道义，君以礼下之，则君臣之义行而上下之礼兴也。或贤者以道自处，君不能以礼下之，则君臣之分废矣。是女守而男不以礼下之，则夫妇之道亦罔克成也。何则？天以高而自处其上，地以卑而自处其下，天不降气于下，

则地气无由而升，如是则阴阳之道无以变，万物四时无以成也。夫天地尚尔，况于人乎？故感道贵以尊先卑、男下女，故曰“咸，感也”。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至“取女吉也”，悉如前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者，此言天气降于下，地气升于上，二气升降而交通，则万物以生、以育，而各遂性命，是知交感本自然之理，故无所不生、无所不成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言圣人享天下之贵势，藉天下之重器，而天下之人均感悦而化之者，是必推诚信之道，使其仁义教化藏人之肌肤，沦人之骨髓，然后感悦于心而归之也。是非由劳神役思，淳淳然取其心而求感之也。

咸，感也。卦不名感而名咸者，圣人不以心求感于人，而人自感之，亦如天地二气自然交通而万物化生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天地交感，然后万物生，男女交感，然后天下化。凡此类，是天地万物之情状，因其所感而可见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义曰：按《左传》云：泽竭则山崩，是泽之气通于山，则万物得其濡润，而遂其生成，此相感之义也。故君子法此山泽通气之象，必虚其心、推其诚，以仁义之道行之于身而加之于人，则天下之人自然感悦而归慕之也，是非假役役以求人之感也。故曰“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义曰：夫感之为义贵于深，当以圣贤之道，施为仁义之教、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人之肌肤、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毕虑，感悦于上也。上下交相感悦，是由感之道深故也。今咸其拇，夫拇者，足之趾，不能自动者也，盖初六居艮之始，处卦之下，不能自有所动，是所感止及于趾，感之道不深而浅末者也，故曰咸其拇也。

《象》曰“志在外也”者，言初六之应在于九四，是其所感之道不及于他，而志在于应四而已，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义曰：腓者，拇之上，股之下，躁动之物也。夫感悦之道根诸至诚可也，今六二居下卦之中，始能离初之拇，不以至诚感人而务在躁动，是不能使天下之人自然而感。如足之腓，躁动不常，速凶之道也。

“居吉”者，言六二居中得正，夫能以道自处，不务躁动以求感于人，但居其所，推至诚以及人，则天下之人自然感而归之，故曰居吉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者，言六二所感之道虽未能深感人心而有凶，然若以道自处，则得其吉，是能顺于道而不至有害者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义曰：股者，上体之下、下体之上，随足而动者也。九三以刚处下卦之上，而应在上六，但志于随人，故若股之为物不能自主，足动则动、足止则止，是其志浅末者也。

“执其随”者，言九三不能以道自处，徒欲观人之颜色，察人之辞意，以为感悦之道，是所执之志在于随人而已。以此而往，鄙吝之道，故曰“执其随，往吝”也。

《象》曰“志在随人，所执下也”者，言九三之志止务随人，以求感悦，不能高尚其为，是所执卑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义曰：九四居股之上，处脢之下，心之象也。夫感之道所利者正，今九四以阳居阴，失其正道，本有悔也，然犹能履尚谦冲，若守之以正，则吉可获而悔可亡也。

憧憧者，往来不绝之貌也。以天下之大，生灵之众，不可家至户晓，在圣人推至诚之道、仁义之化，以广洽之，则自然感悦而归之，是圣人感人心，必在虚己之心也。今九四憧憧然往来劳苦其思虑，而求人之悦，但顾己之私应，不能感于天下，惟己之朋党则从尔之思虑而归之，是不能尽感之道也，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者，言能守正得吉，是所感未至于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者，按《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今九四不能虚心以感于人，乃憧憧以求之，是其道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义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夫居至尊之位，必须谦冲礼下于臣民，扩仁义之道，使教化行于天下，德教深被于四海，则天下之人自然感悦于上。今九五以阳居阳，不能礼下于臣民，以尊而自恃，以贵而自骄，不能尽感悦于天下者也。夫以心感物，犹未为得，况过于心之上乎，其不尽感之道明矣。

“无悔”者，以其居中得正，处于尊位，犹可以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者，夫为感之主而不能尽感之道，其存志浅末可知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义曰：辅者，口辅也。上六处一卦之终，以人体言之，辅颊之象也。言上六不能施仁义至诚之道，自然感悦于天下，徒咸施面柔以甘言美辞求感于人，是所感在于口辅，故曰咸其辅颊舌也。

《象》曰“滕口说也”者，言不能感人以至诚，但滕口颊以语言求感而已。

## 恒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义曰：《序卦》云：夫妇之道不可不久，故受之以恒。恒，常久也。言男下于女，故能成夫妇之道，夫妇之道既成，则能成家。君下于臣，故能成君臣之道，君臣之道既成，则能成国。国家既成，不可不久，故受之以恒也。然谓之恒者，巽为长女，震为长男，二长相与，故恒久不息，以成家也。然咸以二少、恒以二长者，盖始则所感之道贵于速，故以二少言之，男女既别，夫妇既成，则不可不久，故以长言之，取长久之义，故曰恒也。

“亨无咎”者，言夫妇之道、君臣之义，既皆久而不变，以至于亨，既获其亨，何咎之有。“利贞”者，夫常久之道，所利者贞，久而不贞，与不久同也。夫妇既久，欲成一家之事者，不可不贞；君臣既久，欲成天下之治，亦不可不贞。夫妇、君臣无所不正，则常久之道成矣。

“利有攸往”者，言人之所守能至诚不息，执节不变，积日累月，积月成岁，以至终而复始，无有穷已，则无所往而不利。是故为君子为学，能常久而不已，则可至于贤圣；

为君臣为治，能常久而不变，则可以施仁义礼乐以化成天下。故行之一身、行之一家、行之一国，以至行之天下，均能不变所守，则其道大成。道既大成，则所往何不利之有。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义曰：震上为刚，至贵也；巽下为柔，至贱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而常道已成。言之一家，则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言之一国，则君以尊而位乎上，臣以卑而处其下。内外上下之分定，故国家之道成矣。

“雷风相与”者，夫雷得风则益威，风得雷则愈盛，二者相资，故能助天地生成之功也。以人事言之，则犹夫妇相与而人伦正，君臣相与而教化成，盖取其相资益而成长久之道也。“巽而动”者，此解二卦之体也。上体震，震为动；下体巽，巽为顺。以巽而动，是犹夫义而妇听、君义而臣忠，常久不已，以成其道也。“刚柔皆应，恒”者，盖此卦刚柔皆相应而不失其常，亦犹妇事夫、臣事君，皆常久不易之道也。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者，此言凡人之作为皆能至诚不息，悠久其道，则得亨、无咎、利贞之三德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夫天以高明运行升降昼夜未尝休息，地以博厚容载万物亦未尝休息，天地之道，运行容载，久而不变，故且高且大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者，义见前。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夫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往来而能临照天下之物，无论巨细而皆烛之，盖由所丽在天，故能久明而无有过差也。天地之大，阴阳之运，在于四时，故春以生之、夏以长之、秋以成之、冬以终之，或代或谢，周而复始，故能生育万物以成岁功，久而不易也。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矣。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夫天地至大，日月运焉，四时行焉，久而不变，故照临四方，生育万物，久而不易，无有穷已也。圣人有天下之大，居天下之尊，发政施仁，亦必久于其道，然后赏罚有常，号令有信，天下之人莫不仰而归之，以成其风化，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夫日月临照，四时变化，万物代谢，皆久于其道，无有穷已，则天地万物之情，常久而可见。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义曰：震阳为雷，巽阴为风，阴阳相合，雷风相资，生成万物，久而不已，以成其道也。故君子观雷风之象，所作所为，由中而不易其道，故能常久而成天下之治，行天下之道，无施而不可。方犹道也，言其所立不离于道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义曰：浚，深也。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为朋友既久，则契合愈深；为君臣既久，则谏从言听而膏泽下于民。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今此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为朋友之始欲契合之深，为君臣之始欲道之大行，是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

“无攸利”者，言居事之始，欲深于常道，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



不达”是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义曰：夫天下之道，得其大中则万世所不能变易。今九二以阳居阴，是失正而本有悔也，然以居下卦之中，其所行无过无不及，使贤者可俯就之，不肖者可企及之，如此是得天下之常道，而万世所矜式也，又何悔之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者，言九二以阳刚之德而能居下卦之中，是久于中道而无所变易，故悔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义曰：夫尊卑贵贱，内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则可以谓常久之道。今九三居上六柔弱之下，是卑者先于尊，贱者先于贵，不常之人也。

“或承之羞”者，言尊不尊、卑不卑，内外混淆，贵贱汨乱，此则羞辱之事随之也。

“贞吝”者，言德既无常，其于永久贞正之道，诚足鄙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者，言九三既失其常久之道，则所往皆不容也。故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鄙贱之徒也，其无常德者尚不可为，况其它乎。是则于所处固无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义曰：田，猎也，凡禽兽可擒者通谓之禽。夫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今九四以阳居阴，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而居大臣之位，是无德忝位者也。至于为治，则教化不能行；至于抚民，则膏泽不能下，是犹田猎而无禽可获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者，言九四于常久之时，处非其位，犹田猎而无禽，必无所所得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义曰：贞，贞固也。《文言》曰“贞固足以干事”是也。夫为天子之尊，有四海之广，民物之繁，必使仁义教化流于天下，不可执一道守一方，必也临事制宜、随时应变，则无施不可也。今六五居至尊之位，以柔弱不正之资，私一己之应，是固执常德不使流通于天下也。

“妇人吉，夫子凶”者，妇人处闺门之内，守一而已，可也。夫子处闺门之外，则必临事应变，大有所为，可也。今六五执守一德，不能大有所为，但系私应，是以此道施之妇人则吉，而施之夫子则凶也。

《象》曰“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者，妇人之事固执其正，系于一人则吉也。夫子则当制义，而不可泥于一也。若夫子从妇人之道，不能以义制事，则凶之道也。夫以夫子不能制义，尚以为凶，况尊为天子，有四海之大者乎，凶可知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义曰：振，动也，谓君子可动则动，可进则进，可静则静，可退则退，动静进退皆不失正，则圣人之道毕矣。今上六处恒之上，居震之极，是深求妄动之人也。以深求妄动，必不明进退动静之理，若以此而往，凶之道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者，言动静既不适时，而进退失常，于道既凶，又何功之有。



遯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言天时人事盛久必衰，进久必退，存久必亡，自然之理也。此卦所以名遯者，盖二阴浸长，进得其位，以剥群阳，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君子当此之时，则晦迹潜光，怀仁卷义，以道自容，不使小人得窥其所为，所谓遯也。

“遯亨”者，由遯而后亨也。夫君子时有通塞，道无损益，故孟子曰：“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是君子所得在内，所志在道，道充乎内则无所不通，得其位则行道于天下，非其时则修身见乎世。故遯之时，必晦迹潜光，以远小人之害，则己之道自得其亨通也。

“小利贞”者，夫否之卦，三阳在上，三阴浸长于下，君臣隔绝之时，故卦辞言“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剥之卦五阴盛长，一阳在上，故曰“勿用有攸往”。是否、剥之时，全不可以有用。至此遯，二阴在下，四阳在上，君子之道犹小可行，故曰“小利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义曰：遯而亨也者，言因遯而得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者，刚谓九五也，应谓六二也。九五以阳居中，是刚明中正之君子，然而下应于六二之小人者。盖君子之道无固无必，可遯则遯，此六二之为小人，然能以中顺之道附结于己，不须遯也，故与之应。是君子之心通变，能与天时俱行，故可止则止，可行则行。若仲尼皇皇于衰周，孟子历游于战国，是皆欲己道之行，故小人有能以道附结于己者，亦不拒也。

“小利贞，浸而长也”者，言君子所以不得大有为于世，而惟小利于贞者，盖以下之群阴浸长，而小人之党渐盛也。

“遯之时义大矣哉”者，遯之道，不可遯而遯，则道不可行；可遯而不遯，则必罹小人之害。是必随时适变，可遯而遯，可也。惟明智之人，为能居之，其时义至大，故先圣重叹美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义曰：乾上，天也；艮下，山也。山虽高峻，亦不能陵于天，故假象得遯之义也。犹君子远遯，小人不能加害也。夫君子之道得行，则小人必见诛逐放斥，而不得行于朝廷之上。苟君子之道不得行，则必远避小人而全身远害也。然今居遯之时，若漠然无畏而以严厉加于小人，而欲亟斥之，则必反罹害于己。虽然，亦不可枉尺直寻，依违苟从以求自免，但不加害于小人，常使己自有威严，使小人不敢侵害于己可也。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义曰：遯之时，贵于先也，尾者，处于后也。凡卦以上体为外，以下体为内，今此卦二阴在内，小人得位而君子在野之象也。初六处卦之内，最居卦下，是众贤皆遯而已独在后，是不能先时而遯，至此始欲亟远小人，则必反为小人之所制，是有危厉也。

“勿用有攸往”也者，言当是时，惟宜依违自守，危行言孙，检身修己，以远小人之害可也，故圣人于此戒之。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者，言既居遯之后，有危厉之事，果能依违自守，不复更有所往，何灾之及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义曰：黄者，中也；牛者，柔顺之物也。六二虽居群阳之中，在小人之党，然居中履正，有中正柔顺之德，达于事理，以上有刚明中正君子为己之应，故己用此中正柔顺之道，往固执之，不使远遯于己，故曰“执之用黄牛”也。

“莫之胜说”者，夫贤人君子于道无所固必，但以仁义为心而已，今己能以中顺之道往固执之，则九五以何辞胜辩而可遯哉。然此句上“之革”二字乃羡文也。革之初有“巩用黄牛之革”，故此误有之也，推求无义可通。注谓“革者固也”，此愚为之说尔。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者，言用大中正顺之道，使贤者不远于己，所以固贤者之志也。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义曰：为遯之道，在乎远去小人则吉。今九三居内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阴，不能超然远遯，是有系于小人也。“有疾厉”者，夫小人之心常以疾君子为心，而又畏君子之刑戮，故一得其志，则首欲害之。今九三既为六二所系而不能远去，是有疾病而危厉者也。

“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既不能远小人而不可远遯，然后以畜群小臣妾之道，即得其吉。盖臣妾，至贱者也，可以远则远之，可以近则近之，如此则吉可获也。

《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者，言九三虽以臣妾而畜群小人而获吉，然但施于此事则可也，如其立天下之大道，临天下之大事，则不可以有与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义曰：好者，中心之所欲也。九四处外卦之初，离内卦之阴，当此之际，志欲遯而难制，奋然而好遯者也。盖君子之人，以君民为心，得其位则可以致君泽民，跻天下于平治。若其小人道长，不可有为之时，则必知几达理，不为世俗所诱，不为贫贱所动，超然远遯，以避其难而须其时也。是以乾之《文言》曰“遯世无闷”，《中庸》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小人则不然，惟富贵是欲，惟贫贱是耻，不知廉隅，不顾礼义，苟一失位，则蹙然溢于面目而不能自胜，故《太玄》充之首曰：“君子得位则昌，失位则良；小人得位则横，失位则丧。”当此之时，小人必不能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义曰：君子之道，毋固、毋必，彼能以善加于己，己志可通，己道可行，斯受之矣。今九五下应于二，二虽在小人之中，然能以中顺之道来固于己，己则从之。若小人亏于中顺，己可超然而遯也。如此者，盖君子知时达变，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以嘉美之道而遯者也。

“贞吉”者，言五既应于二，二虽以中顺之道固于己，然亦不可屈己之贞，戚施面柔以悦小人，当执至正之道，然后可以获吉也。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者，言二以中顺之道来固于五，五必以贞之道待于二者，所以正二之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义曰：肥遯者，优饶充裕之谓也。上九处一卦之上，是超然远遯，不应系于小人，其忧患不能累于己，绰绰然有余裕，凡往而无所不利，又何疑之有。

## 大壮



乾下  
震上。

大壮，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盖言遯者，二阴浸长于内，四阳陵剥于外，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然小人之道虽长，终不能久，而必为君子之所剥，此大壮所以次于遯也。大壮者，二月仲春之时，四阳长于内，二阴消于外，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君子之道既长，则能兴天下之治，除天下之害，生育天下之民物，以至其道大行而盛壮也，故曰大壮。然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是以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故事无不济而至于盛大也。

“利贞”者，君子之道既已盛大，则必以正而处之，乃利也。若壮而不正，则阳过于暴，是故壮必正而后可也。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义曰：夫阳为大，阴为小，今四阳盛长，二阴将消，是大者壮也。以人事言之，则是小人之道既以消，君子之道得以壮，是亦大者壮也。

“刚以动故壮”者，言乾下，刚也；震上，动也。夫君子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则必动而有刚明之才可也。若有刚明之才，守正静而不动，何所施用哉。故刚以动，则其道盛大而强壮也。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者，言阳长而阴退，若君子之道盛大而强壮，则所利在于正也。故大壮之时，惟此大才大德之人则能以正道而行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者，夫天地之运行，昼夜不息，此则刚健正大而然也。以人事言之，则圣贤之道亦如天地之生成而无有偏私，是观圣贤正大之道，则可以见天地之情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义曰：雷者威动之物，而又行于天上，则其势愈盛，是大壮之象也。君子之人有此大壮之德，则必恭慎和顺，外执以谦，而内秉其直，非礼之事不敢履，非礼之言不敢言，动作出处，周旋之间皆合于礼，然后可见君子之壮也。若小人则不然，已有刚壮之德，必不能慎密于内，以至发之于外，而终为骄恣纵肆，恃强作威，表里皆见，故终不能保其全德也，是有壮而不能终其壮者也。惟君子则能外执以谦，内秉以直，故人莫得而窥测，其道久而愈光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义曰：趾，足也。夫壮之道必须以顺为履，今初九居一卦之下，最处事始，位之卑者也，为壮之始，处位之卑，不能谦顺而行，且躁妄而动，以至陵犯于物，不知其止，以此而往，凶之道也。有孚者，言以此强壮之道，不能谦顺行之，是信有此凶咎，必然之理也。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者，言居事始而慕躁进，是往则必有其凶，而信至于穷困者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义曰：凡卦爻有阴阳，居失其位，未有不凶者也。大壮之时，是君子之道强大而盛



壮，圣人以其既壮且大，不可怙其刚威，以阳居阴则皆获吉。故今九二以阳居阴，能履尚谦顺而又行不失中，是君子得其为正之道，不自满盈，不自强恃，能全其美如是，故获正中之吉也。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者，言九二所以得正之吉者，以其履得其中，所以无过无不及，动静皆入于中道，而得其礼也。故若人臣一命而伋，再命而僂，三命循墙而走，愈尊而愈谦，益盛而益戒，是能尽为壮之道而得其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义曰：凡居壮之时，谦则得其道。今九三处下卦之上，当乾健之极，以阳居阳，是强壮不谦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则必恃刚强陵犯于人，虽至壮极而不已，是用壮者也。君子则不然，但固守谦顺，虽壮而不自矜，虽大而不自伐，惟欲道行而致之于君、加之于民而已。故君子当此则罔而不用其壮也。

“贞厉”者，言小人不能用谦于大壮，进而不知退于正道，是有危厉也。

“羝羊触藩，羸其角”者，羊者，刚狠之物；羝者，狠而又狠者也。小人居强壮之时，动则过中，进则不顾，是犹刚狠之羊，虽藩篱在前，亦触突而进，以至反羸其角，进退不能，凶之道也。如小人欲掩害君子，终不能为君子之累，而反自及其身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义曰：九四有刚阳之才德，而居阴柔之位，是亦尚谦者也。然其位过中，本亦有悔，今若守之以正，又谦以济之，则获吉而悔亡也。

“藩决不羸”者，夫处大壮之时，既能守刚明谦顺之德，则众归之而物所不拒，以此而往，何不利之有。故虽有险阻在前，亦济而通矣。若羊之进，虽有藩篱在前，亦开决而无羸系之患也。

“壮于大舆之輹”者，大舆者，任重致远之象也。壮于轮辐，是以之致远，则可以行道，所往无不利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者，此圣人立象垂训，使人居大壮之时，必以谦退为先。故君子之事父，虽刚明之才、正直之德，可以纳父于无过而克其家，亦必以柔和之容、婉顺之貌，父有一过则必婉容以谏之，谏之不从而又谏之，又不从则号泣而随之，如是则父反而思之，必迁于善也。臣之事君亦然。但内持刚德，外示谦容，则所往无有不利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义曰：羊本刚狠之物，夫居大壮之时，以阳居阴，则得谦之道，故可获吉，若以阳居阳，然虽得位，犹恐谦而有咎，况以阴居阳，则其傲狠而招祸可知也。今六五乃是以阴居阳，又处至尊之位，则是好刚之甚，以至反失之于容易之地。羊性羝，言其刚也，无悔者，以其居至尊之位，能丧其刚狠之道，故得无悔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义曰：上六处一卦之上，居震动之极，是躁动强壮之过甚者也。过而不知所止，犹羝羊之进，不顾藩篱之在前，以至羸碍其角而不能措也。“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者，既壮动而不止，则是不知进退存亡之道，以至欲退而不能退，欲进而不能进，则进退皆无所利也。“艰则吉”者，言能艰难自守，则可以获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者，夫君子之进必量时度势，可以有为而进之，则无累也。若小人之进，必不能量时度势，不详其事而骤行，以至进退不能也。“艰则吉，咎不长也”者，言虽不详其事，而躁进妄动，以至不能退，不能遂，今若能艰难自守，则其咎祸不久而可解也。

晋



坤下  
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盖言物之壮而不已，则必至于见挫，必以柔顺之道上进也。然此卦坤在离下，犹日出地上，以顺而进，至于大明，故曰晋也。康，美也；锡马，言赏赐之重也。《曲礼》所谓“三赐不及车马”是也。蕃，盛也；庶，众也。言此卦以三阴上进，而至于明显，如贤人君子以柔顺之道上进于君，致之禄位而行道于天下，有康美之德著之于君。既有康美之德，君则厚加宠锡，故其马蕃盛而众多，以至昼日之间三接见之，以咨天下之事也。是凡人臣之进，必有道义之实，功业之美，然后登于朝廷之上，则道可行、身可显，如不才不德，无功无业，妄求宠幸者，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义曰：此卦名晋者，是大贤君子以功以德上进于君也。“明出地上”者，此以二体言之也。坤下，地也；离上，明也。若明出于地，则升进而临照天下，万民皆瞻仰。如贤人君子出于微贱，升进而立于朝廷之上，致君泽民，使天下皆仰观之也。

“顺而丽乎大明”者，言日之出于地，顺丽乎天，故其明所以久也。犹贤者以柔顺之道而进辅于大明之君，故其道可以行也。“柔进而上行”者，夫君子之在上，必须有至明之德，以旌别贤不肖而黜陟之也，苟上不明，使贤不肖混淆，则贤者必退避，不乐于仕矣。是必君有至明之德，使贤者持人臣之节、柔顺之道附于君，而其道上行也。既能以贤明之德出于下，柔之道行于上，故可以受宠优之厚，故曰“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赏之重也。昼日之间凡三接之，待之厚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义曰：言贤人君子法此之象，是以进修其德，博学审问，明辨笃行，然后位朝廷之上，使仁义施于天下，功业垂于后世，以自昭显其至明之德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义曰：摧，抑也。初六处晋之始，有心乎晋者也。然居下卦之下，处众阴之末，犹君子道未得行、志未得伸于始进之时，必见摧抑者也，故曰“晋如摧如”也。

“贞吉”者，言君子既进而有所摧抑，固不可躁求妄动以觊君上之信，固当守之以正，则可以获吉也。孟子曰：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盖戒其不可徇情而苟幸，言进退当以其道也。

“罔孚，裕无咎”者，夫初六处于最下，位卑言轻，上未信于其君，下未泽于其民，事未施于当世，道未行于天下，苟如是，固不可陨获已志，而当绰绰然宽裕乐道，不自咨嗟怨愤，而不失其本心，如此则乃可免其悔咎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者，夫君子于求进之初，其位卑言轻，而有所摧抑，然不自为损，以道自处，盖其所守独在于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者，言处于卑下而自宽裕者，是未受君之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义曰：夫晋之为言，以之一身，是进用其道；以之一时，是进用其君。愁，忧也。六二以阴居阴，履得其正，然处内卦之中，未见君之所信，道未能行，是以进而有忧愁也。然君子之心，不以一身一家为累，动其心必以君民为志，虽进焉未见信于君而有忧，然亦不可陨获躁动，常以正道而行，则得其吉也。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者，王母，内之贵者也，夫六二处中居内，以位言之，至卑之象；以时言之，至暗之象。处是时，则当怀道畜义，居仁守正，以自宽裕；居是位，则当随事制宜，临机应变，使无不通济。则必受其远大之福，通于王母至深至密之地，盖由至诚而行，自暗而受其介福，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是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者，六二虽未见君之信任，盖以中正之道而行，虽天地鬼神，无不佑之，以至暗然而受其介福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义曰：允，信也。夫六三以阴居阳，过于六二，不中不正之位，其本有悔也，然而居下卦之上，为众阴之长，三阴同心上进而为其先，是道义可以行于时，事业可以致其用，故众阴同心见信而上行，其悔可以亡也。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者，言居晋之时，众阴皆欲上行，而已处其先，是为众所信，同志而进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义曰：鼫鼠者，田中食稻粱，贪残剥刻之物也。当晋之时，众君子以柔顺之道，上进于君，九四以阳居阴，不正而进者也。既以不正而进，上又切近于君，是当尊大之位，附上罔下，刻剥天下之民，蛊坏天下之事如鼫鼠然；无益于民，但伤残于物，故天下贱之如鼫鼠然也。以此而往，则必谗谄佞媚，苟取于君上，是于正道危厉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义曰：六五履不得正，有悔者也。然处至尊之位，居离明之中，能扩大明之道，旌别众贤而信任之，众贤者类进而辅己，故其悔所以亡也。

“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者，夫以天下之广，万几之细，其间未必不无一失，今六五既能旌任贤者，贤者皆进而辅之，故其政教无有不举，若万物之中，苟有失得，亦不必忧恤之也。夫既是失得皆不须忧恤，则是所往无有不吉不利者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者，言六五所以失得勿恤者，盖由其能任贤者，使贤人进辅于己，故其教化举行，仁义兴作，以此而往，故不惟止获其吉，而又且有美庆之事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义曰：角者，最极之象也。夫上九处进之极，过明之中，已在角而犹进，故曰进其角。“维用伐邑”者，在角犹进，过亢不已，不能端拱无为，物皆不服，必须攻伐其邑，然后服之，故曰惟“用伐邑”也。“厉吉，无咎，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其物，是由危乃得吉，则无咎以此。虽正亦已戡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虽得之，其道未光也。



## 明夷

䷣

离下  
坤上。

明夷，利艰贞。

义曰：按《序卦》云：晋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晋卦是明出地上而升于天，明照于天下，然晋极必衰，故明反入于地中，是明有所伤也。以人事言之，则犹君子之始进于朝廷之上，佐君泽民，立功立事于天下，然至于荒耄之年，精力倦怠，是宜以功成事立而退，全身致政，求其安息，则其明终始无有所伤也。若功成年耄，复进而不已，则必有所伤也。惟圣人为能终始一德，如周公佐周是也，凡下于圣人者，至于耄年宜知退其身，而不可终于求进也，此圣人所以著万世君臣之戒也。

“利艰贞”者，夫明夷之世，则是君子之明已有所伤，而小人在上，便巧得志，君子处此之时，固当艰难守正，不使小人之能窥测，则可以免其患害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义曰：“明入地中，明夷”者，此释明夷之义也。“内文明而外柔顺”者，此以二体言之，下卦是内离为文明，上卦是外坤为柔顺，君子之人能内守文明之道，外修柔顺之德，当明夷之世，蒙冒大难而不为小人所贼害。若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当纣之乱世，众小人在纣之左右前后，谗谀佞幸皆欲害于君子，而文王居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终能外执柔顺之德，内晦文明之道，虽小人众多，终不能窥见其所为，故免其祸患也。《表記》曰：“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虽蒙大难而终无所伤也。”

“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内难者，亲之至也。夫明夷之世，阍主在上，人臣有处夫至亲之地，而终不见害者，若箕子是也。箕子之于纣，以位言之，父师也；以亲言之，庶兄也。以庶兄之亲而居父师之位，是处至亲之地，所谓内难者也。然左右前后谗佞谄媚皆欲害之，而箕子独能蒙冒之以正其志，盖由内能全晦其明，不使有所暴之于外，而小人不能窥见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义曰：君子法此之象而临莅于众，则当内晦其明，外示以柔也。何则？盖君子性不明，事无不通，好善而嫉恶，苟不慎密而宣之于外，则小人见己之明，诈善而罔于己，己何由而知之，如是则为小人之所窥测，而必罹小人之害也。是以君子务全其道，默运其明，则物不能蔽欺，外示柔则不伤其苛察，如此始可莅众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者，言明夷之时，小人得志，皆欲残害君子。初九处卦之下，犹患难之始也，然明夷之主在于上，初最远之。君子有刚明之德，能韬光晦迹，不为小人之窥见，若鸟之高飞而又垂敛其翼，是超然不可得而见之也。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言君子能先几知变，以小人得志，虑其加害于己，欲超然远遁，心急于行，故至三日之间，不遑暇食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者，言当明夷之时，愚民盲俗，不悉君子之心，见君子遽去之速，以至三日不食而有所往者，虽至亲之人，为已之主，亦皆有猜贰之心，诽谤之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者，言君子不苟遁去，必见小人之害，故行而不食者，于义有所不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义曰：夫人之股肱，右者为便，左者为轻。六二履得中道，至于有位，渐近明夷之主，故必小有所伤，但伤左股至轻之处也。

“用拯马，壮吉”者，言君子既于明夷之时，小有所伤，若不速务遁去，则必见害愈深，故当决然拯其壮马而行，外顺小人而使不能见其所为，然后可以获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者，六二以阴处阴，至顺者也，而又处中行正，是动有法则者也。既顺而又有法则，故小人终不能害之，以至得吉。故文王见囚于羑里，终能脱祸解难，以全其身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义曰：南者，至明之地；狩者，猎之名；大首者，元恶也。九三居离之极，有至明之性，以阳居阳，有至刚之德。夫以刚明大正之德，居明夷之时，阖主在上，残虐生灵，涂炭天下，不忍坐视，故不得已往而征之，以苏民于水火，救民于沟壑，故如猎狩之事，但取其害于民者诛之耳。孟子曰：“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又曰：武王伐殷，谓其民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是但诛其首恶而已。

“不可疾贞”者，夫圣贤之所以往伐首恶者，将以正天下之民也。其恶既除，其民始苏，固不可加之暴猛，峻之严刑，以益苦之也。何则？夫民之被害既已久矣，染恶亦已深矣，故非亟而可拯也，必须化之以渐，抚之以慈，与之解其倒悬，然后以渐而正之可也。故孟子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无他，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是正天下于虐暴之后，不可亟欲成俗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者，言圣贤之人，以至明之道往伐其元恶者，所以救民而正天下。今既获之，则己之志大有所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义曰：凡手足以右为便，心腹之间以左为顺。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位，上近明夷之主，是小人而得志者也。夫以小人得志，又附于昏闇之主，以甘言美色柔邪佞媚从君之情，迎君之欲，纳之于恶，依违曲顺入于左腹之间，复得明夷之主之心也。左腹言能顺于心也。

“于出门庭”者，言小人之辅闇主，内既迎逢其恶，外又不能慎密固蔽之，君未有一过，则扬之为大过；君未有纤恶，则宣之为大恶，以至腾播天下，罪形万世，皆小人之所致也。若崇侯、飞廉、恶来之类是也。门庭者，言宣露于外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义曰：明夷之主在于上六，则左右前后皆小人矣。惟六五以柔顺之道处得其中，非小人之谓也。推象意以求之，则箕子之道矣，故圣人特以箕子明此爻也。何则？箕子当纣之时，尊为父师，亲为庶兄，是至近至亲之位也。然纣之左右前后皆小人，而箕子之道不得行，是明有所伤也。然当是时，箕子能自晦其明，自蒙其德，虽在纣之近密而终无所害，以至佯狂为奴以全其身，是所利者，惟能自晦而居正也。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者，以箕子切近于纣，而终不为其所害者，盖由能以正道自守，故其明不可得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义曰：不明晦者，言上六处群阴之上，居一卦之极，明夷之主也。不能以明德临照天下，而左右前后信任小人，自致阴阖柔弱，不有其明，故云“不明晦”也。

“初登于天”者，夫天尊且高，人君之位也。此上六以继世而立于人君之位，为天下之主，故云“初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夫既居人君之位，为天下之所瞻仰，则当大明以临照天下，今反昏闇昧，放恣残贼，而不用其明，是入于地也。

《象》曰“后入于地，失则也”者，言上六失为君之法则，不能明照天下而终于昏闇，貽祖宗之羞也。

## 家人



离下  
巽上

家人，利女贞。

义曰：按《序卦》云：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言人之有所伤于外，则必反于内以求其安，故家人所以次于明夷也。然此谓之家人者，盖圣人以此为治家之法也。

“利女贞”者，夫家人之道，以女正为始。何则？夫女子之性柔弱无常，而好恶随人，故凡君子欲治其家，必正其身以正其女，以正其闺闼之内，父子之列，尊卑长幼之序，各得其正，家既正然后施之为治天下，皆可得而正也。故《大学》曰：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然则治家之道在女正为始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义曰：“女正位乎内”者，谓六二也。六二以柔顺之质，处内卦之中，若贞正之妇治闺门之内也。然妇人之道不可预闻外事，但以致整于内而已。故《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故女必正位乎内也。

“男正位乎外”者，谓九五也。九五以刚明之德，处外卦之中，是男子以义治外，其父子有礼，兄弟有序，尊卑上下各正其位也。然以义制事，则不可从于妇人，故恒卦曰：“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所谓“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夫天以至刚之德、至尊之体处于上，地以至柔之德、至卑之质位乎下，此天地自然之常分也。以人言之，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之位正，是得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者，夫君总生杀之权，操富贵之柄，四海之内莫不畏惧，群而归之，故谓之君。若父母之尊，则一家之事皆主焉，故不可专任其慈而无所断制，必又加之以威严，董之以礼节，使一家之内有畏惧之心，如君之尊而又如君之严，则家道可以成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夫为父有父道，为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妇，各有其道，是以父尽其严，子尽其孝，兄尽其友，弟尽其恭，夫尽其义，妇尽其顺，如此则家道正矣。家道既正，天下斯定矣。故尧圣人也，先亲九族，然后平章百姓。文王亦圣人也，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君子之治天下，必先正家，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义曰：“风自火出，家人”者，王通谓明内而齐外，有家人之象，是也。物，事也，君子观此之象，治其家，使言有其事，行有其常，一言一行无有妄动，此治家之本在于正身也。故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是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义曰：闲者，宽而防之之谓也。凡人之情，爱之极则无疑，亲之至则无防，故君子之人治其家，必当思虑未及于邪耳。目未接于私之时，预为之防，曲为之备，不然使丑恶已彰、奸邪已萌而始为之防，是非家人之罪，乃已陷家人于有过之地也。今初九以阳居阳，处一卦之初，是治家之始，有刚明之德，而能于思虑未动，私邪未萌之前，以为之防，故悔亡也。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者，夫君子防闲其家，待奸邪而后防之，恶彰而后治之，则无及矣。必于家人志虑未变之前豫防闲之，则所谓治家之道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义曰：遂者，专也，夫妇人之事虽治于闺门之内，皆禀命而行也。今六二以阴居阴，处内卦之中，履得其正，是妇人之得正者也。但处于内而无所自专，故云“无攸遂”也。

“在中馈，贞吉”者，夫自古以来，上至天子之后妃，下逮庶人之妻妾，其所职之事不过于奉祭祀、馈饮食而已。故礼后有瑶爵之献，奠盎之事，《诗》有《关雎》、《采芣》、《采芣》，皆后夫人之职也。六二处内任妇职而无所专，所主在于馈食而已。职此而又处其正，故得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者，言六二所以得吉者，以居中履正，顺而且巽，上能禀九五之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义曰：嗃嗃，过严之貌也；嘻嘻，和乐之貌也。夫治家之道，不可专任其慈，虽至过严，终亦无所伤矣。今九三以阳居阳，有刚明至正之德，居下卦之上，为一家之主者也。故为家之主，若嗃嗃然严肃，使家人内外上下皆有畏惧之心，故虽有悔吝之事，危厉之道，亦得吉也。

“妇子嘻嘻，终吝”者，夫妇子，人之所爱也，若为一家之主而私于所爱，不能严正其治，使妇子嘻嘻然和乐，则奸恶由此而萌矣。夫如是至于终竟，必有鄙吝之道也。

《象》曰“未失也”者，言虽嗃嗃严厉，未失治家之道也。“失家节也”者，若妇子嘻嘻而和乐，是失其治家之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义曰：夫初九既以刚明之德居卦之初，能防微杜渐，使闺门之内不接于私邪，得正家之初也。六二又能以柔顺之体居服勤之职，九三又能过严以畏惧其家人，是家道已成。至六四，居大臣之位，是君子既正己之家，至此则佐君以正天下之家，故有君之爵禄之富，以富其家，而得其大吉也。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者，六四家道已成之后，当大臣之位，上近于君，是顺在其位，以治家之道移于国也。故《孝经》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国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义曰：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德居于君位，是谓王者能假此治家之道，以治于天下者也。故先正其家，使闺门之内莫不一于正，正家而天下定，是为君者以此道而行，则不必忧恤而自得其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者，言圣人能推恩爱于天下之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以和顺之道交相爱乐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义曰：孚者，由中之信，威谓威严可畏。上九以刚明之才，居家人之极，当家道之成，是能先正其身，发其信于中而外兼之以威严，终成家道，使闺门之内，肃然有序而畏敬之，故获其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者，言上九所以有威信而使人畏敬之者，盖能先修其身而后加于人也。

## 卷七

### 下经

#### 睽



兑下  
离上。

睽，小事吉。

义曰：按《序卦》云：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言家人之道既穷极，则必至于睽异而离散也。“小事吉”者，夫睽乖之时，上下之情既异，内外之志既乖，天下之人其心皆不同，于时虽有才大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为也。何则？夫君子之道必将大有为，则须上下协心，众贤同力，无有异志，故发之天下而功业被于世也。今既睽乖，故但小事则可以得吉也。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义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者，此释所以得睽之名也。火本炎上，泽本润下，水火相资，然后能成功而利万物也。今乃火动于上，水又动于下，水火不相资，是有睽乖之义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女子之生长必从人，此天理之常也。今二女同居，必有从人之志，是其志不同行，亦睽异之义也。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者，言睽之时所以得小事之吉者，下以兑说而上以离之大明，犹君子以说顺之道而附于大明之人，而又以柔进居至尊之位，所行所为正合于中道，无过无不及，又且下应于九二刚明之臣，夫如是，故小事所以得其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者，此以下广明睽之义也。言睽之道有自然而合者，若天以高而处上，地以卑而处下，是睽也。然而阴阳之气交，则生成之事同也，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内，是睽也。然而相资而成一门之治，则是其志通也，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众多，品类不同，是睽也，然而好生恶死、乐安惧危，则是其事类也，故曰“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睽之时用大矣哉”者，睽乖之世，小人众多，然顺时而动者，惟大才大德之人能之，故先圣于此重叹美之也。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义曰：火在上，泽在下，二者不相资，故有睽乖之象。夫睽异之时，小人众多，皆欲加害于君子，故君子与之和同。然外虽和同，内之所存则异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义曰：初九居一卦之下，当睽乖之时，上无其应，本有悔者也。然而九四亦无正应，故与初心志相合，远而相得，其悔所以亡也。“丧马勿逐自复”者，马者，至彰显之物，当睽之时，人心既已乖离，虽丧失彰显之物，必无有私匿之者，故虽勿逐当自复也。

“见恶人无咎”者，夫险恶之人，其用心皆欲陷害于君子，况睽乖之时，小人炽盛，苟不和同而接见，必罹其所害，故见之乃无咎也。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者，夫君子进用于朝，道行天下，则斥逐小人无所畏忌。时既睽乖，虽其恶人亦礼下而接见之，所以避一时之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义曰：巷者，委曲不正之道也。君子当治平之世，斥逐小人，则可坦然由正道而行，若睽乖之时，人心不同，群小党盛，皆欲加害于君子，故此九二与五为应，以五为主，不敢显然相遇于明坦之途，显然遇之则为小人之所害，但遇之于委曲隘狭之道，乃得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者，盖睽之时，不可显然而行，虽由委曲隘狭之巷而得遇于主，亦未失君子之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义曰：舆所以载物而行也。六三以阴居阳，履失其正，上有上九之刚为己之应，已得往而应之。然睽异之时，履于不正则上下皆欲害之，故若其舆为人之牵曳，其牛为人之拘掣也。

“其人天且劓”者，“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之误也。然谓“而”者，在汉法，有罪髡其鬓发曰“而”，又《周礼·梓人》为“笋簠作而”，亦谓髡其鬓发也。其人即谓九二、九四也。以六三履非其正，皆欲害之，故或来髡其鬓发，或来劓割其鼻也。

“无初有终”者，六三本以正应于上九，以其履不得正，故小人皆来害之。上九既见六三为小人之所害，故亦疑之，不与六三之从己，是无初也。然六三本以至诚而应上九，初虽不与之应，然其有刚明果断之才，故终则明知六三之诚而与之应，是有终也。

《象》曰“无初有终，遇刚也”者，言初为上之见疑，然终则知己之诚而与之应，是六三所遇得刚明之人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义曰：九四当睽乖之世而无应独立，是睽之孤者也。元夫谓初九也，初九以刚明之才，处下卦之下而无正应，今九四亦无正应，是其心志相同、体类相契而为配偶也。“交孚”者，九四、初九既不以正而合，是必倾至诚至信以交相待也。“厉无咎”者，九四虽与初以信相交，然彼此皆不正，故须必常若危厉，则可以免其咎悔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者，夫当睽乖之时，果无应，则所存之志不得行矣。



今四乃与初以道相应，是其志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义曰：六五以阴居阳，履于不正，本有悔者也。然居至尊之位，而下应九二之刚阳，故其悔所以亡也。

“厥宗噬肤”者，宗谓九二也，九二既为己之正应，则是己之宗党也。肤者，柔脆之物，易于噬啮者也。九二本以正而应己，然当睽乖之时，众皆来肆害于己，故九二之宗排斥此阴邪不正之小人，使之不为害，是易于噬柔脆之物也。

“往何咎”者，言九二既以至诚来应于己，己往而应之，又何咎哉。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者，言六五之应既在九二，而为小人之间厕，故九二终能噬啮之，不妨己之路，若往而应之，则不惟相合，而又有喜庆之事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义曰：四以无正应而曰睽孤，今上九处卦之终，是睽乖之极者也，睽乖之极，虽有其道亦不能通，故亦曰睽孤。豕本不洁之物，而又负其泥涂，是秽之甚者也。言六三为己之正应，而在九二、九四之间，故己之视乎六三，必有猜贰之心、狐疑之惑，若视豕之负涂然，秽恶之甚也。

“载鬼一车”者，鬼者，虚无而不可见也，车之所不可载者也。今上九见六三在九二、九四之间，故疑其秽恶，若见一车之鬼，是其造虚成实，以无为有，妄伪之甚也。

“先张之弧”者，言六三本为己之应，今既厕于二阳之间，故上反疑之，张其弧矢欲以攻之也。“后说之弧”者，上卦为离，离为火，火性至明，上九处离之极，明之至者也。下卦为兑，兑为水，水性至洁，六三处兑之极，至洁者也。六三本以至诚来应于己，为小人之所厕，至于致疑，然上九以至明之性，故终能察六三之至清而审其至诚，遂说去其弧而与之会合也。

“匪寇婚媾”者，六三本以正道应己，然以二阳所间，故不得会合。今既察明六三之情伪，是虽谗言不能间之，而终得会合也。“往遇雨则吉”者，雨者，阴阳之和也。今上九之阳合于六三之阴，则是和而得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者，言上九始以小人之谗间六三，故疑之而不与之应，然上九有刚明之德，知六三以至诚而来应，遂不疑而与之会遇和合，是群疑亡也。

蹇

䷦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义曰：按《序卦》云：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言睽乖之时，上下离异，人心不同，必有蹇难，此蹇之所以次于睽也。

“利西南”者，西南，坤位也，坤者，致养之地，广大宽平，生育之所也。夫当蹇难之世，生灵不得其安，民物不遂其所，人人思治之时也。若圣贤之人治天下之蹇，则置民于宽广生育之域，然后得其安而至于太平也。

“不利东北”者，东北，艮位也，艮为山，山者，险阻不通之地也。若圣贤之人出民于险阻而置之安平，则是治蹇之道也，若复纳诸险阻之地，则其民愈困而其道愈穷，故利西南而不利东北也。



“利见大人”者，言蹇之时欲治天下之险，释天下之难，必利见其大才大德之人也。“贞吉”者，蹇难之作，由上下人心乖异不正而然，今济天下于无事，则必本诸大正之道，然后乃吉也。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义曰：此因二体以释其义也。坎为险，在上，故曰“险在前也”。

“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者，坎为险，艮为止，见险在前，止而不进，是其知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西南宽广生育之地，民在蹇难，置之此则得其安居而各遂其所，是往而得其中道者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者，东北险阻之地，民在蹇难，复置之此，则其民愈蹇，是其道之穷也。

“利见大人，往有功也”者，夫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共明，有仁义之心、经纶之志，民被涂炭，往而见之，共以解其蹇难，致其安平，则是往而有功也。

“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者，谓五得其君之正，二得其臣之正，各当位而守正，故能正邦也。

“蹇之时用大矣哉”者，盖蹇之时，必得大才大德之人，然后可以解天下之蹇，故先圣于此重叹美之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义曰：山者，险阻之物，水流于险阻之上，其势必不能通，是蹇之象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者，言君子罹此蹇难，不怨天、不尤人，但反己之身，修饬其德而已。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此之谓也。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义曰：夫蹇难之世，坎险在前，君子居之，必量时度势而进，以自保其明。今初六居卦之始，在险难之初，若不顾其危冲冒而进，则蹇难愈甚。若翻然知几，观时可否，可退则退，复其所处，不陷躁失，则保全其道，得其嘉美之誉，故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者，言君子当蹇难之初，险阻在前，未可以进，宜退而自处，以待其时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义曰：蹇难之时，人人皆有所患而不可动，故初则“往蹇来誉”，三则“往蹇来反”，四则“往蹇来连”。独此六二云“王臣蹇蹇”者，盖以其处人臣之位，履中居正，上应于九五之君，而君在蹇难之中，必尽忠竭力、奋死不顾，虽重险在前，亦冲冒而往也。“匪躬之故”者，六二所以冒犯险难而进者，非其一身之故，盖上以为君，下以为民，救天下之蹇也。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者，凡为人臣，苟不尽忠竭节，见危授命，则有不忠之罪。今六二既能尽忠竭节，不恤其身，以救天下之蹇，故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义曰：九三以阳刚之德，居下卦之上，为初六、六二之所恃也。然而险难在前，往则愈蹇，若君子之人能知时之不可行，度势之不可用，反而自处，以守其正，则得其所安，故曰“往蹇来反”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者，既退而反居其本位，则不惟已获其安，兼下之二爻皆得其所恃安，止而不犯于难，是内有喜悦之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义曰：连者，牵连之谓也。六四以阴居阴，得正者也。然而蹇难之世，坎险在前，冒昧而进，愈必有难而入于深险，若能知时之不可行，退而牵连下之三爻，止而自守，则得其安也。注疏读连字从上声，言四往来进退之间皆有蹇难而不利。夫蹇之时其险在前，故君子止而不往，若退而守，不务其进，则复何蹇难之有。此注疏之失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者，言四以阴居阴，得正当位者也。阳为实，今四连下之阳，是当位而附得其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义曰：五居蹇难之世，而处坎险之中，是蹇之大者也。有若天下未安，人民未治之时也。而九五居中履正，能任六二之臣，二又得人臣之正，故尽心竭力以辅于己，是其朋来也。如汤之救夏而得伊尹、武王救商而得吕望之类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者，言五以刚中得人君之节，二以柔中得人臣之节，是君臣之间皆能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义曰：上六处蹇之极，居一卦之外，难将终者也。夫险极必平，难极必安，当此之时，不可复有所往，若往则益蹇，反而退居其位，下应九三以守硕大之德，则得其吉道，故曰“往蹇来硕，吉”也。

“利见大人”者，言险难将终，但能附丽贤明大才大德之人，则可以远出险难而持久于治，不须复有所往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者，言上所以来则有硕大之德者，盖志应在内卦之九三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者，阳爻至尊贵者也，今上六能利见大才大德之人以终其难，是从者贵也。

解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言天下之民不可使终受其难，必有圣贤之人往以济之，故解之所以次于蹇也。

“利西南”者，西南宽广生成之地也，夫圣贤之人解天下之患难，除生民之疾疾，必须发仁义之道，跻之宽平之所，使皆遂其生成，然后利也。不言“不利东北”者，东北险阻之地，解之时圣人止务散释天下之难，不复更有险阻，故不言东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者，夫圣贤所以有所往者，盖以天下之民在于患难，故欲拯而济之也。今天下之患难既解，若复有所往，则是烦扰其民而事愈湮乱，自取其弊败之道，若屯之《彖》言“勿用有攸往”是也。但来而复其所有，获其吉也。

“有攸往，夙吉”者，言圣贤积心处虑，耻一物之失所，今难解之时，天下之民虽已权安，然其间有所未济，亦当趋往而解之，以速为尚，则可得而吉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时大矣哉！

义曰：坎为险，震为动，动于险之外，是圣贤之人动而能拯天下之险，使皆出于难也，故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者，言圣贤既以仁义之道除释民之患难，而置之于宽广生育之地，使各得其所，以此而行，则必得天下之众心也。

“其来复吉，乃得中也”者，夫天下之难既解，若复有所往，则渎乱已甚之道也，若不往而烦扰其民，守其止静，则得中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言患难既解之后，或天下之民有未得其所者，圣贤之人不可迟缓，必汲汲而拯之，言速则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者，夫天在上，地在下，气不交则雷雨不作而万物不生。故天以阳气降于下，地以阴气升于上，阴阳相蒸，刚柔始交，则必有屯难。屯难既解，故鼓之为雷，蒸之为雨，雷雨盈满则百果草木皆敷甲而拆，以至句者、萌者、动者、植者皆乘时而获其亨通矣。

“解之时大矣哉”者，按诸卦或言“时义”，或言“时用”，而此止言“时”者，盖难解之时无不释，故止言时耳。若蹇之“时用”，是天下在于蹇而始将治之，故必有所用，是以言“用”也。又遯卦言“时义”之类，是皆义有所存之时，故言“义”也。此卦于“义”、“用”并无所取，故不言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义曰：雷雨既作，则蛰虫昭苏，草木甲拆，解之义也。天下之民方此难解之时，始出于涂炭，其有过恶迁善远罪，盖旧染污俗、化上薄恶之政而然也，故君子之人当此之时，有过者赦之，有罪者宥之，使之改过自新，迁善远罪，盖难解之道也。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义曰：夫民在患难，非圣贤则不能济，然济民之难务在于速，不可使之久困也。故卦言“有攸往，夙吉”，《彖》曰“往有功也”，是济难在于速也。今初六居卦之下，当解之初，天下之难尽已解释而无有所咎矣。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者，九四刚也，初六柔也，刚柔交际，同心以解天下之难，其义自然无咎矣。以时言之，则患难初解，亨通将至，其义必无咎悔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义曰：田，猎也；狐者，隐伏多疑之兽也；三者，言其象也。蹇难初解，民心尚疑，犹恐未脱于难而又入于蹇，故君子当行其教化，革其残暴之政，易服色、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使民心无所疑矣。如以田猎而获三狐，犹言群疑亡也。黄，中也；矢，直也。言九二又得大中之道，刚直之德，行天下之正道而得其吉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义曰：负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阳至贵，君子也；阴至贱，小人也。今六三阴居阳，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夫昏乱之朝，庸主在上，则贤不肖混淆，故君子之位而为小人所乘。今蹇难既解，君臣上下各从其正，而六三乃以不正之质居至贵之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则天下之所不容。斯人之所众弃也，故致寇盗之至，为害于己而夺取之也。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盖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贤否而与之，以至为众人所夺，而致寇戎之所害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者，言小人在位，是可丑恶之也。故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者，言小人不度己德，不量己势，而窃居君子之位，所以致戎寇之来也。若以一郡一邑言之，则为致寇，若以天下言之，则为致戎。且寇戎皆自

己招，又何咎于人哉。故《系辞》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义曰：拇者，足指之大者也。谓六三居四之下，上无应而附于四，有足指之象也。九四正应在初，是其朋也。既系于六三，必忘于初，则初亦忘之矣。今既解去六三，而专应于初六，则至而信矣。故“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者，夫以至尊而为天下之主，则可包含荒秽而容天下之民物也。今九四不当至尊之位，故不可系于他类，而必解去之，则其朋党至而信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义曰：六五以大中之道，位上卦之中，下应九二刚明之君子，以君子之道既行，是能解天下之难而得其吉也。“孚于小人”者，夫君子当解难之时，必能进用贤者，黜退小人以成其治，治道既行，则小人自然望风而信服，退藏窜伏以避君子之诛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君子之道既行于上，以解天下之难，则岂患小人哉！必自然信之使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义曰：隼者，击搏贪残之禽也；高墉，非隼之所居也。六三以柔懦不正之体，居下卦之上，是窃国家之名器，当君子之大位，犹贪残之隼而居高墉之上也。今上六处解之时，居动之极，是君子之人藏器于身而不妄动者也，故能射去此不正之小人，使不得居高位而窃名器，如射隼于高墉之上也。

“获之，无不利”者，以小人而当君子之位，以此而获之，何不利之有。故《系辞》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损**



兑下 艮上。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义曰：此损卦，谓损下以益上，损民益君之象也。然，上之损下不可太过，必须合于中正，则民皆勤身竭力乐输于上。“有孚”者，言上之取于民必当以信，立之限极，取之有时，用之以制，取信于民，其民皆信奉于上，则获元大之吉而无咎悔矣。苟或暴政横赋，临之不以道，取之不以信，使其民仰不能以事父母，俯不能以畜妻子，凶年乐岁殫财竭力，奉国不暇，如此则怨结于下，灾见于上，而其咎悔可知矣。故古之什一，为万世中正常行之法，所谓长久贞正而大吉无咎者也。既有其孚，又守以正，则所往无不利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此言在上之人既能示民以信，取民有制，使上足其用下不匮财，如此则复将何所为，故虽二簋至约之物，亦可用之以享于鬼神也。《左传》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是也。言损道既以至诚至信而行，虽用二簋可以享于鬼神，不待其丰备也。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义曰：艮上而止，兑下而说，夫损民益君必上有节，止绝无名之求，则下皆乐输，以说顺之道而上行也，故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也。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者，言贡赋之人皆有常制，不失其信则可也。苟什一之外，不以孚信，动有妄求，是过损于下而取怨于民也。故必有孚信之道，获元大之吉，免其悔吝，然后可以常行，利有所往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者，言至约之物不可以常行，可俭则俭，可丰则丰，所应皆有时也。亦如损民应上，虽不可过，然亦必视岁之丰凶而轻重之，则自然国用以羨而民力不困也。

“损刚益柔有时”者，此谓损初九、九二之刚益六四、六五之柔，亦有其时，不可以常行，可以损则损，可以益则益也。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者，言不可长损于彼而益于此、盈于此而虚于彼，凡损益盈虚之道，皆与时而行也。故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此之谓也。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义曰：按《左传》曰：川竭则山崩，是言山泽之气相通，故得以生于万物也。今泽在山下，是损泽益山，损下益上之象也。君子观此之象，可损之事在于忿欲，有忿则惩戒之，有欲则窒塞之，可损之善莫善于此。何则？自非圣人，不能无忿争之心、嗜欲之事，自君子而下则时有之，固宜损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义曰：初九居一卦之下，处损之初，民之象也。夫民之为职，固当给衣食以奉养其上者也。“事”谓耕获之事也，言耕获之事既已，则速往以奉于上，乃得免其咎也。

“酌损之”者，言上之损下，下之奉上，必皆斟酌其宜，使合中道。故民之于私，上有父母之养，下有妻子之畜，而又有州闾乡党冠昏丧祭之用，不可尽竭其所有以输于上，自取不足之患，必斟酌其宜，合于中道则可也。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者，夫上之志所须在于民，民之志在奉其上。今初九能已自己之事，遄速斟酌而往奉之，则是合上之志矣。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义曰：夫损下益上，必须斟酌其宜，使合于中正者也。夫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过之则桀，杀之则貉，皆不得其中也。初已损之以益其上，至二复损，则损之太过，利在乎守正而已。

“征凶”者，言若损之不已，复往而奉于上，则凶之道也。

“弗损益之”者，言不可更损己以奉于上，当反求上之所益则可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者，言损上益下、损下益上，皆不可过宜，必以大中之道而行。今初已损而奉于上，至二则不可更有所损，是以中道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义曰：夫天地、君臣、夫妇之道，若专一相应，则其志纯、其道固也。今六三之阴上应于上九之阳，若己与六四、六五二爻同往而应之，则反损上九之一人；若己独往而应之，自得其友矣。故《系辞》云：“天下百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是言凡事在于一致，则其道纯而无驳也。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者，言六三独往应上九，则其志和同而无所间矣，



若三人往之，则上九必有疑惑之志，虑其有害于己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义曰：遄，速也。夫为人上者不可过取天下之财，以困斯民。今六四一爻当大臣之位，切近于至尊，故当尽忠于国，不可复往损于民。但民有疾则去之，有患则损之，如此所以为天下之利，而副人臣之职也。

“使遄有喜”者，六四既为大臣，其责甚重，若有一小人在位，为国家之害、良民之蠹，则当损去之而务在于速，不可使之滋蔓，如此则有喜悦之事而获无咎矣。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者，言为人臣之职，若能秉忠直而损国家之疾，除民物之害，而使之获安，是可喜之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义曰：龟者，决疑之物，以喻人之才智也；朋，党也；十朋，众也。夫损下之道不可过苦，惟在位圣贤之人不以为常，但其用之有制耳。今六五以柔顺居艮止之中，而位至尊下，又应九二刚明之臣，己能虚心而接纳之，又弗损于下，是故天下贤明才智之人皆尽其谋虑、竭其志策，来益于己也。

“弗克违，元吉”者，夫好贤而不能用，则与不好同；用之不能从，则亦与不用同。故好贤者必用其才而又听其言，此其任人之道也。今六五能虚己以接纳贤者而信任之，又且不违其言，不逆其谏，使天下才智之人得尽其善、竭其能而奉于上，是以获元大尽善尽美之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者，六五以柔居尊，任用贤知之臣，听其谋、从其谏，故得众贤之归，而得元大之吉，自上而下，无不佑之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义曰：大凡居上者，不可常损下以益己。今上九居损之极，在艮之终，更无损下之道，是以施仁义之术生成天下，以益天下之民，如此则得其无咎，以贞获吉。既获其吉，则所往何不利哉。

“得臣无家”者，夫蚩蚩之民，愚无所知，若在上者益之以道，则欢心而归之。今上九既无损而反益之，则天下之民皆臣服而归之，远近无有疏间，天下为一家，故曰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者，言上九居上体之极而反益于下，则是天下之民无不臣服，而已之志大得行于天下也。

## 益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义曰：按《序卦》云：损而不己必益，故受之以益。盖言凡物之理盛极必衰，损久必益，益者损上以益下，损君以益民，明圣人之志在于民也。然损下益上则谓之损者，盖既损民之财，又损君之德也；损上益下则谓之益者，盖既益民之财，而又益君之德也。然上之益下，非谓耕而食之、蚕而衣之，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苟家至户到，人人给之，则虽至愚固知不可也。故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盖居人上者为之求贤，或为农官，或兴水利，劝其力穡，使游手之民敦本而弃末，又为之择守令，宣行教化，兴利除害，以益其民，是皆因其所利而利之，因其可益而益之，故非损于上，乃能益于下也。



“利有攸往”者，夫上之益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故得天下之心，既得天下之欢心，则何往而不利哉！然损则云“有孚，元吉无咎，可贞”，然后曰“利有攸往”，此则直云“利有攸往”者，盖损之时是损于民，必使天下信之，然后有元大之吉而无咎，以为长久贞正之道，故始得利有攸往。此则损上益下，得天下之欢心，无所往而不利也。

“利涉大川”者，夫君能以仁义之道益于下，下受其赐则捐躯而报于上，效命以助其君，虽有大险大难皆可以济涉之也。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义曰：“损上益下”者，此谓损九五而益六二也。夫阳本实而有余，阴为虚而不足，今以九五之有余益六二之不足，使民各安其业，皆被其泽，如此则得天下之欢心，民从之无有疆畔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夫损下而益上，则损上之德，今上能自损以益其下，利益之事自上而流布于下，故其道广大而光明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者，夫九五以阳位乎上，中正之君也；六二以阴居下，中正之臣也。君臣之间皆以中正之道下益于民，以此故获福庆之事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者，上巽为木，下震为动，故以木为舟楫，动则能涉大川也。犹人能尽仁义行于上，动而为民之益，民既受其益，则莫不尽其心思辅于上，故虽大险大难无不济矣。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者，此以二体言之。夫行益之道，居上者能动而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则德之进而无有疆极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夫天损一元之气以益于地，为万物之始，地承天之气以生成万物之形，其利益之道至公而不私，至正而不邪，至广至大而无有方极。亦若圣贤以仁义利益天下之民，而无有偏党私邪，其道广大而无有穷已也。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者，夫行益之道不可以常行，可损则损，可益则益。何则？天以一气降于地，以施生万物，若常使益之，则万物满而过亢也，是必有事而损之。君子以仁义宽爱而恤于下，若常益之，则在下者亦生骄亢而不知自损，是故先圣于此戒之，言凡为益之道，必与时而偕行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义曰：夫风得雷则威益彰，雷得风则声益远，是相益之象也。君子法此益象，见人有善则迁而从之，知己有过则改而正之。夫日迁一小善，积而不已，则大善著矣；日改一小过，改而不倦，则大过除矣。盖益之大，莫过于迁善改过也。故孔子曰：“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义曰：初九以刚阳之力，震动之始，是志于有为而欲兴益于天下者也。然兴益之道，必须居位得势，而后行之有余。今初九虽有刚明兴益之心，而位卑势寡，非可致之地，又况当益道之初，有谋始之责，至难至重，故须所为大吉然后免咎，故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者，夫大有所为以益天下，必须履贵势、操重权乃能当之，至于位卑势寡之人，则不可僭有所兴。今初九实以刚阳之才利于大作，然初本卑下，不当厚事，故须万举万全，至于大吉，然后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义曰：六二以柔顺之德，履得中正，居受益之地，上应于九五刚明之君，而已能尽人臣之节以事之，无有偏党奸邪之行，无蔽塞贤者之心，是以天下明智之人各欲献其谋虑而来益于己，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

“弗克违”者，夫以天下之人乐告以善道，而已又能以中庸和柔之德听信之，弗有违戾也。“永贞吉”者，按损之六五言“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者，盖损之六五居得其正，为损之主，是以天下贤智归之而获元大之吉。今六二在于下卦，居人臣之位，受天下贤智之归，其势至重，一失其正，必侵君之权，其为祸不细矣，故当永守正道，尽人臣之节，率其众贤，皆尽忠竭力以事其君，则得其吉也。

“王用享于帝，吉”者，王者能任贤受益而弗违，又能永正，以此之道享于帝而得吉，况其为臣能尽忠竭力以事其君，则其吉可知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者，六二居中得正，又能尽人臣之忠义以事其君，故贤智之人皆自外来而益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义曰：凡君子之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居其位、当其任，则可以有为于时。今此六三以阴居阳，位非其正，而过于中道，欲施益于下，非所当也。然所益之事，若民之凶荒疾苦、札瘥患难，则己不顾一身，奋然往而益之，则可以得其无咎也。“有孚中行”者，言六三虽益以凶事，然亦当以由中之信合于中道而行，然后可也。“告公用圭”者，圭，符瑞也，所以执而为信，言六三既以由中之信而行执其符瑞，以告于公，而明其所益之事。若汉武帝之时，河内失火，凡焚千余家，帝遣汲黯往视之，黯曰：“此不足为患。”时河内之民值岁凶，疾苦计万数，黯遂矫命发廩以救之，民由是活。及归朝，乃请矫制之罪，帝遂贤而释之。是乃非其位、越其职以济凶荒之事。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者，言六三虽居非其位，然其救民安国之心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义曰：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正，上近于五，下应于初，在益之时，是能尽心竭力上以益于君、下以益于民，告其所以为益之道也。夫既能上益于君，下益于民，以此告于公，则无有不从也。

“利用为依迁国”者，夫天下之大，莫大于迁国。今以六四居得正位，行得大任，能致君泽民，故虽迁国之大，皆依从而利用之，则其小者从可知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者，言六四能恢有为之道以益天下，使君尊民富，各得其所，是非以一身一家为念，所志者惟益于上下而已。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义曰：九五以刚明果断之德，处至尊之位，下应六二贤明之臣，是能以由中之信兴利于民也。“惠心”者，夫天下之广，生灵之众，圣人在上，非可以家抚而户养之也，盖所惠者，惠于心而已。天下民之温饱，非待王者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但劝之教之，通商惠工而已，如此则是王者惠心之谓也。《论语》所谓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者是也。

“勿问元吉”者，言九五既以仁义之心惠及于天下，则不待问而自获元大之吉也。



“有孚惠我德”者，夫民无常怀，仁则怀之，故《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今九五能以由中之信接于众，故天下之民亦惠信九五之德也。

《象》曰“惠我德，大得志也”者，言九五能兴益之道以利于民，则其志大有所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义曰：上九居卦之上，处益之极，不通时变，不度人情，是其求益于人无厌者也，故莫有益之者。求益于己，侵剥于下，故或有击之者。“立心勿恒，凶”者，无厌之求以速祸患，是立心无常之人，凶之道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者，言上九求益于己，非有以益于人，是偏辞以求益也。“或击之，自外来也”者，六二、上九皆言自外来也，六二居中守正，其益在君民，故明智之人皆自外来而益之；上九居益之极，求益于己，不知其益人，立心勿恒，故人或自外来而击之也。

### 夬



乾下  
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义曰：夬，决也。《序卦》云：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以天道言之，则夏之三月，五阳盛长以剥削一阴之时也。以人事言之，则是圣人在上，群贤并进，协心宣力，以众君子决去一小人之象也。

“扬于王庭”者，夫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此必然之理也。凡群小得志，君子之人若不能潜光晦迹，欲以直道显然而行，则反为小人之所害矣。今夬决之时，则是众贤盛长小人消剥，故可以显然扬于王庭而决去之也。

“孚号有厉”者，君子之道既盛，必须信赏必罚，决然示其号令，使天下之人皆信服而从之也。“有厉”者，厉，危也，夫以众贤聚于朝廷，布宣号令，决去小人，然亦不可放心肆意而遂以为安，故当肃肃祗惧而自为危厉则可矣。

“告自邑”者，夫发号施令虽当夬决之时，君子道盛，亦不可骤然以威势加于天下，故宜告自己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后告及于天下，所谓自内及外、由近及远也。

“不利即戎”者，然当此之时，更不可恃其刚壮长征远讨，荼苦生灵，以速危败。若昔唐之太宗可谓英主矣，然而享治既久，则恃其刚威以有高丽、百济之征，至今称之，终累圣明之德也。

“利有攸往”者，夫夬决之时，一阴乘陵于众阳之上，而又势微力弱，下之五阳共进而决去之，是君子之道坦然而行，无所往而不利也。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义曰：“刚决柔”者，言以五阳而决一柔，犹众君子去一小人也。“健而说，决而和”者，此以二体言之。下乾为健，上兑为说，以健而决，以说而和，盖君子所行必得其中，刚不至暴，柔不至懦，故虽夬决之时，用刚以决小人，则亦必以和而济之。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者，言君子之命令所以显然不憚宣扬于王庭者，盖以一柔而乘陵五刚，一小人而乘陵五君子，是以公行决去而无所畏惧也。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者，言君子当此得时得位、号令必行之际，更能兢兢危厉，审克而举，则其道益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者，言发号施令先告自己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后告及天下，则天下无不信服也。苟若恃其刚壮，玩兵黷武，侵伐不戢，则自取穷凶之道也。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者，言君子之道所以坦然得行者，盖由五刚盛长一阴消剥之故也。是君子之道大成，终美于此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义曰：夫至高者天也，润物者泽也，今泽升于天，是必决然流霈于下也。故君子观此之象，则施其禄，惠及于下。“居德则忌”者，此“则”字当作“明”字，辅嗣之说亦曰“居德以明禁”，盖传写之误耳。忌则禁忌之义也。夫己正则可以责人之邪，己是则可以责人之非。今夬决之世，君必先以仁义之德自居于身，而后可以明其禁忌以示天下，使天下皆知其禁，有不服从者然后决然可以刑加之也。不然，不先示以禁忌，则孔子所谓“不教而诛”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义曰：初九当一卦之下，故有足趾之象。夫夬之时，小人乘陵于上，而初九以刚明之才，欲往决去上六之小人，故曰“壮于前趾”。

“往不胜，为咎”者，夫夬之时，虽君子之道长，然而欲往决胜其小人，必须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可进则进，决然而发，万举万全矣。若夫不度己力，不察彼势，躁急而往，则反受其害，故曰“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者，夫力既不胜于小人，乃决然不顾而往，则必为小人之所害而有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义曰：九二以刚健居一卦之中，则能决然而往，排去小人，不为愠缩而不进也。故虽有惊惕号呼，莫夜之间而有兵戎之事，然亦不烦忧恤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者，言九二以刚健之德决去柔邪之小人，而又所行所为之道无过无不及，皆得大中之道，又何所恤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义曰：此一爻有错倒之文，当曰：“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何则？三应于上，上为阴柔被决之小人，夫既应于小人，为小人之所污辱，则何得无咎哉！又《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以此固知夬夬而后无咎也。頄者，面之骨，谓上六也。上六处一卦之上，故有面頄之象。夫剥之卦五阴长而一阳在上，犹五小人而剥一君子，六三于小人之中独能上应君子，而不为剥削之道，故曰“剥之无咎”。此卦五阳进而决一阴，是五君子而决一小人也，独九三不与众君子同心决去小人，而反私应之，是“壮于頄”，凶之道也。

“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者，夫雨者，阴阳和合之所致也。众贤方共决上六之一小人，而三独应之而其志和合，故曰“独行遇雨”。夫小人之性，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今夬决之时，君子得志而反为小人之所污辱，是独遇雨而濡润其身，且有愠怒也。“夬夬”者，敢决之辞也，惟君子之人性明而志果，居九三之位，不为应之所挠，奋然决之，乃得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者，言九三终能抱公却私，与君子之众同德合义



以决去小人，则无过咎之累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义曰：次且者，其行不安之貌也。众君子皆欲上进以决去小人，九四以不正之质独当其路，为众贤之所伤而不得安行也。“牵羊悔亡”也者，羊者，刚性之物，谓九三也。言九四若能牵连九三之刚，与众贤协心尽力上决于小人，则其悔可亡也。

“闻言不信”者，九四虽牵连于九三而其悔得亡，然九四之性本以刚强而自任，故虽闻其言，亦不信之也。

《象》曰“闻言不信，聪不明也”者，言九四所以闻言不信者，以视听之间有所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义曰：苋，陆草之柔脆者也。九五居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威而躬亲决上六之一小人，则决之甚易，若去苋陆之草也。“中行无咎”者，九五既能决去小人而以中行得无咎者何也？夫为君之道，必得天下之贤而任使之，贤人众多，则自能决去小人，故不劳己力，可以安而无为。今九五以万乘之威而躬决小人，是由不能任天下之贤而用之也，若能以大中之道而行，则方得无咎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者，言居至尊而亲决小人，虽得中正，未足谓之光大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义曰：上六以阴柔小人之质，当夬决之时，居众贤之上而贪其荣宠、恋其禄位，不能退避君子而又乘陵于上，卒为君子之所诛，故虽号呼于天，亦终不免其凶咎，故先圣戒之，言无用号呼，亦不能逃其诛而免凶也。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者，上六当夬决之世而居众贤之上，是其势微力弱，必为众贤之所诛，是不可以长久也。

## 姤



巽下  
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义曰：按《序卦》云：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夫群阳并进以决小人，小人既去，则圣贤之人得其相遇也。然谓之姤者，盖以阴而遇于阳，以柔而遇于刚也。以人事言之，则是臣遇于君，君遇于臣也。以至贵贱、尊卑、少长、师友之间，皆得其遇也。

“女壮”者，此指初六而言也。以其以一阴而遇五刚，是女之壮者也。“勿用取女”者，女之为道固当婉婉柔顺，从一而终；臣之为道必尽心竭力以事其上。今初六乃以一阴而遇五阳，是刚壮不正不顺之女，故圣人于此戒之，言不可取，犹不忠不一之臣不可用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义曰：“柔遇刚也”者，言初六以一阴而遇五刚也。以人事言之，则是以卑而遇于尊，以贱而遇于贵，君臣、上下、朋友、夫妇之间皆得其姤遇者也。

“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者，夫以不正不顺之女用于闺门，则不能成其室；不正不顺之臣用于朝廷，则不能尽忠而害天下。今初六之阴不能专一，其行以刚壮而遇于众阳，是不可与之永长以相处，终始以相保也，故曰“不可与长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者，此以下广明姤之义也。天以一阳之气降于地，地以一阴之气承于天，天地之气相遇，故万物发生而章明也。故君臣相遇则能成天下之治，夫妇相遇则能成闺门之事，师友相遇则能成其道业也。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者，凡人有刚明之德而不遇中正之位，则不能行其道；有中正之位而无刚明之德，则不能称其任。今九五既有刚明之德，又居中正之位，故能大行教化于天下，而尽姤遇之道者也。

“姤之时义大矣哉”者，夫姤遇之道患不得其时，得其时患不得其义，既得其时、又得其义，然又患不能久之也。故君臣相遇不久，则不能治天下；夫妇相遇不久，则不能治闺门；朋友相遇不久，则不能成道业。是姤之时与义至大至难，故先圣于此重叹美之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义曰：风之行于天下以发生万物，则物无不相遇而得其生成，此姤之象也。后者，天子诸侯之通称。夫天子之治天下，诸侯之治一国，皆当法姤之象，发施仁义之教命以诏告于四方之民，则四方之民莫不顺从而悦服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义曰：金者，坚刚之物；柅者，车轮之下制车之行，是制动之器，谓九二也。初六居姤之始，以一阴而上承于五阳，是刚壮不正之女也。然上有九二最近于己，九二有坚刚之德，能制物之动，今初六若能系之而不躁求妄动，正一而不迁，则得其吉也。然初系于二，本非其正，然姤遇之时，人无常亲，有贤者则可以附合，不顾正应而系之也。故初六若能专一守正以系于二，则可以获吉矣。

“有攸往，见凶”者，初六既不能顺从于九四之正应，而系于九二，则当专一守正，可以获安。若苟有所往而妄动，则是凶之道也。

“羸豕孚蹢躅”者，羸豕，牝豕也，淫壮之甚者也；蹢躅，躁动之貌。言初六既以一阴而上承于五阳，又不能专一守正，躁动而欲有所往，是若羸豕淫躁之甚者也。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者，夫阴柔之体不能自立，必牵系于刚明之人乃可也。今初六以阴而系于九二之阳，是阴道之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义曰：鱼，阴物也，谓初六也。夫姤遇之时，君臣上下、贵贱尊卑各以正道交相际接，然后事克济矣。今初六之阴来附于己，非己所召，己得初六之阴，如庖厨之有鱼。然无咎者，初之应本在四，而己擅之，是有咎也，以初之来非己所召，近而相得，可以无咎也。

“不利宾”者，夫飨宾当以其正，今九二所得之鱼非其正也。初本九四之民，今附于己，是擅有他人之民，擅有他人之民而与人，是义之所不可也。故《象》曰“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义曰：夫姤遇之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皆得其遇，然后有所济矣。今九三上无所应，下无所系，是不得相遇之道也。然姤之时，下之君子欲上进，而己当其路，又乘九二之刚，必见所伤而不得其安行，故曰“其行次且”。

“厉，无大咎”者，言九三虽为下之所伤，而以阳居阳，所履得正，处非有妄，若能常自危厉而周防警戒，则咎亦无大矣。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者，言九三不能牵连众阳而独当上进之路，所以次且而不安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义曰：鱼亦谓初也。夫姤之卦，以一阴而遇五阳，则淫壮甚矣。然初六既以躁妄之情与二相得，而失四之应，是犹二庖有鱼而四反无之也。

“起凶”者，夫姤遇之时必得天下臣民，然后有所辅助，而动作不失其正也。今九四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上卦之下，虽有初六之正应，而反为九二之所系，则是君无其臣、国无其民，动而有凶也。故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今九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助之人也。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者，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初为九四之民而系于二，九四不得有之，是远于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义曰：杞者，杞梓之材，木之秀者也。言此一爻有刚明之才，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为姤之主，而不遇其应，虽有众阳在下来助于己，然在下者各固其位，但如延蔓相缠，终无所益。是犹杞秀之材虽甚盛茂，而为瓜之延蔓缠绕之，适足为美材之累。

“含章，有陨自天”者，以己有刚明之才，居至尊之位，而下无贤明之辅，是以终日之间焦心劳思，以求天下之贤。盖自念有倡而无和，有令而无从，有仁义不能施于天下，有礼乐不能宣布于四方，于是但含蓄章美之德，以待天下之贤，是以尽其至诚、不舍其命，以求天下之贤。言天若陨坠我之命则已，若天未陨坠其命，则我求之不已，天必生贤明之臣以为己之辅佐，为己之应援，故曰“有陨自天”，明九五求臣之切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者，按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彼以其为臣之道，言其在下而含蓄章美之德，待其君而后发；此云“含章”，君之道也，九五居中正之位，亦含蓄章美之德，而无中正之臣以辅己而宣发之，故守其中正之位，待其得贤而后已。

“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者，言此九五之君求贤之切，若天不陨坠我之命，则我之志不舍其求贤之命矣。故古之高宗谅闇三年，其惟不言，恭默思道，至于梦寐之间，孜孜求贤，以得傅说，置之为相。又周之世宗，以朝廷左右虽有百官，而无中正之臣，故孜孜求贤，以得王朴，任之为臣，以建太平之策。以此见自古圣人治天下求贤之心乾乾不已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义曰：角者，物之最上穷极之处也。按此上九居一卦之极，在无位之地，当姤之时，上无所遇，下无所应，如至于角穷尽而无所容也。“吝无咎”者，以其居穷极无位之地，上无所容，是自取鄙吝，又何咎于人哉，故曰“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者，言上九不能自量其时而进至于角，是穷吝之道也。

## 卷八

### 下经

#### 萃



坤下  
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义曰：按《序卦》云：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盖言圣贤既相姤遇，则天下之人得以会聚，故以萃次于姤也。然萃所以得亨者，盖君臣相遇，民物和

会，当此之时，其道得以大通，其志得以上行，故“萃亨”者，此也。

“王假有庙”者，庙，貌也，言聚先祖之神，故谓之庙。何则？夫人之生则精神萃之于身，及其死也，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于此时也，孝子慈孙虽有求见之志，而不能见其容貌，虽有虔奉之心，而不得为之奉养。是故圣人观萃之卦，假其萃聚之道，设为庙祧，以萃祖宗之精神于其间，以奉四时之祭，以尽孝子之心，而施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当此萃聚之时，皆知尊事其祖先也。故萃聚之道莫大于此。

“利见大人，亨”者，夫小民蚩蚩不能自立，是必得大有才德之人以仁义之道生成之，然后得其所亨。今萃聚之世，民物和会，故当利见大有才德之人，然后民得以亨通矣。“利贞”者，君之所以得民，民之所以从君，必须利在于正道。苟居上者不以正道而治之，则民始虽众多而聚，终亦离叛矣。是萃之道所利者惟在于正。

“用大牲吉”者，夫君之所有天下者，盖由功业被于民而为天之所眷佑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则为人上者，抚有萃聚之世，皆由天所付与也。故王者当此万物萃聚之世，必用其硕大之牲为之享祀，以答天所赋之命，故得其吉也。

“利有攸往”者，萃聚之世，君臣会聚，天下和同，故圣贤君子必当往而康济之，使天下大得其亨通矣。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义曰：萃，训即聚也，言天下君臣民物会聚之时也。“顺以说”者，此就二体以言之。下坤为顺，上兑为说，是圣人在上，能以仁义之道顺民之欲，说民之心，使群民亦以顺说而相合也。

“刚中而应，故聚也”者，此指九五、六二而言，盖五以刚德居中，为萃之主，下应六二柔正之臣，是君臣之间倡而和、令而行、同德而治者也。夫既顺而说，又刚而中，有此四德之备，然后天下之民因得而聚矣。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者，言王者假立庙貌以聚先祖之精神，以修四时之祭，以尽孝子之心，而示教于天下，使皆能明享亲之礼也。

“利见大人”、“聚以正也”者，言当此萃聚之时，必须得大有才德之人以正道治之，则天下可得而久大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者，夫君者，天之所以命也，故代天理物，以仁义之道生成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受其赐而会聚于时，则王者用大牲之礼答天之意，以顺承天之所命也。然“利有攸往”而言“顺天命”者，夫王者既代天理物，则必往而康济之，所以顺上天付与之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此广明萃聚之义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在下，及其阴阳相交、万物发生而萃聚，此天地聚会之情也。至于昆虫草木，亦各从其类，故《系辞》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是也。今此君臣民物各相萃聚之世，圣人观此萃聚之道，则可以见天地万物之情状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义曰：上兑为泽，下坤为地，泽者，水之所聚，今泽处地之上，是萃聚之义也。除，去也，言君子之人当此萃聚之世，民既和说，海内晏然，于是之时不可复用其兵，是必韬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也。故昔者武王翦商之后，载橐弓矢，倒载干戈，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谓除去戎器者也。然天下虽安，忘战



必危，故虽萃聚之世民已和会，然不可不有所备，盖事久则弊，隆极必替，故圣人于是时，亦常因民之隙，训习师旅，以为国备而戒不虞。至如尧、舜、商、周之时，可谓极治矣，然犹立司马、司徒、司空、司寇之职，以训习兵戎。以是观之，虽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时，亦当戒于不虞。此乃圣人安不忘危、危存不忘亡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义曰：孚，信也。按此初六居萃聚之世，上应于九四，是以始初则以至信相待，欲相萃聚。然而六三以不正之身居其间，上无其应，又最比于四，遂招诬谤之言以间于己，是以初虽始有诚信以待于四，今既为小人之所间，则初六诚信之心不得其终也。

“乃乱乃萃”者，谓六三既为间于初六，不得与四相从，是以初六心志必为惑乱也，故曰“乃乱”。然且当萃聚之世，是上下皆相求萃聚之际，初虽心志惑乱，终得其萃，故曰“乃萃”。

“若号，一握为笑”者，号谓号咷也，一握谓掌握之间，至浅末者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会，然后必有所济。然此初虽与四为正应，然为六三小人之所间厕于其间，以疏隔于初，使不得与四萃聚，故始则有号咷之怨。然四虽为三之所间隔于己，而本与初为应，故亦不至于深久，虽初始则号咷，然终得与四为之萃聚而有欢笑也。

“勿恤，往无咎”者，夫君子为小人之所灾害，小人为君子之所决去，此理之常也。今初为六三小人之疏间于己，为之谗谤，然君子之心何必忧恤，但执其正道，以至诚公直而行，往求于四之应，则必无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义曰：君子之进，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时之宠荣也。是故君子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是君子凡所进用必须有道，待上之聘求然后往，则得尽进身之道也。今六二以阴居阴，履得其中，又上应九五中正之君，然亦必待其君援引于己，然后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

“孚乃利用禴”者，孚，信也；禴，薄祭也。夫君子之进必在乎诚信相交、心志相接，然后其道可以大行也。今当萃聚之时，君臣之间诚信既著，心志既通，则可以不烦外饰，其道得行矣。若夫君臣之间诚信未著，心志未通，而欲其道之大行，则孔子所谓“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者也。盖君臣相应则道可大行，孚信中立则虽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者，言六二之所以待君之见引而后进者，盖守中正之道而不变，不为富贵贫贱之所移，待求而进，是志未有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义曰：如，语辞也。六三以阴居阳，位不正也；居下卦之上，不中也。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于萃聚之世，上无其应，而欲亲比于四，然四本与初为正应，是以不纳于己，既不见纳，是以嗟咨怨望，复何所利哉。

“往无咎，小吝”者，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成萃聚，然后事有所成。今此六三虽无正应，而四又不見纳，然当是萃聚之时，舍其四之阳，以类求类，则往而应于上六，亦免其咎。然小有鄙吝者，盖六三亦阴，以阴求阴，所以小吝而已。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者，言六三舍九四而往应于上，必无咎也。何则？盖六三以阴爻在上，阴为巽顺，必下接于己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义曰：萃聚之世，众阴皆欲萃于君，而四以阳居阴，在上卦之下，不中不正，而众阴之路，是必有擅民之疑，夺权之嫌，故须内抱刚明之德，外尽忠顺之道，使其事为大吉然后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义曰：萃聚之世，天下之民皆遇聚归于上。今五有刚明之才，居至尊之位，当是时下有九四不正之臣，据群阴归己之路而固塞之，是使众民皆归于四而不归于五，故五所存者位与号耳。

“无咎”者，以五虽有权臣在下侵权夺势，然本有刚明之才、中正之德，但其道不得以大行，亦可以自得无咎也。

“匪孚，元永贞，悔亡”者，言五虽有侵权之臣，而使己之威赏号令不行于天下，而不为天下之所信，苟能自守永长贞正之德，无私无陂，久而不变，则可以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者，言五虽有其位而其道不得以大行，而教化号令不能以及于天下，不为天下之所信，是其志未甚光大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义曰：赍咨者，嗟叹之貌。出自目曰涕，出自鼻曰洟。上六居卦之极，上进无所往，引退无所适，当萃之时而又下无其应，是以嗟叹而涕洟，以求其萃聚也。然则得无咎者，盖六三以不正之身在下卦之上，亦无其应，是以与上以类求类，此所以无咎也。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者，言上六所以赍咨涕洟者，以不得其所而不安其居也。

## 升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义曰：按《序卦》云：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言物之众萃自少而聚之于多，自下而至于高，以升于上，故以此升次于萃也。然曰“元亨”者，言圣贤之人升于上位，必须有元大始生之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又有大亨之德，以通济天下之事，然后得尽所以升上之道也。

“用见大人，勿恤”者，夫君子之升进，虽有是大生大通之德，然不可孑然而独往，必须用见大有才德之人以依附之，然后升其高位，而不至于危，可以永保其禄位，复何有所忧恤哉。

“南征吉”者，按此一卦上坤，坤为西南之卦，下巽，巽为东南之卦，上下皆是南方之位，故曰南征。夫圣贤之人居升进之时，必附丽南方离明之主，又取其往就南方长养宽平之地，以生成天下，则所行之道无不通济，故可以获其吉也。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义曰：“柔以时升”者，此释卦名之义也。巽在下，坤在上，二卦之体皆主柔顺，而又三阴在上，得时而进，亦犹贤人君子执柔顺之道，以其时之可进而进，是得其升进之义也。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者，此又以二体兼九二、六五以释元亨之义。下体，巽也；上体，顺也；刚中，九二也；应，谓六五也。夫君子必不可全任巽顺之德，





若全任之则失于懦，是必内有刚明之才，外有柔顺之行，使刚不过亢，柔不至懦，而所为所行之事皆得其中正。然而外既有柔顺之德，内有刚明之才，苟或上无其应，则亦不可得而升进。故今又应于六五中正之君，是当此之时，君子皆得其升进之道，以元大始生之德通济于天下，是以大亨也。

“南征吉，志行也”者，言君子之进既附丽其大人，又即其南方生养宽平之地以生成于天下，是所立之志，所行之道，皆得以大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义曰：坤为地，巽为木。夫木之生资于地，始自芽蘖，至把握，积久以至合抱，是升进之象也。君子观此象，执柔顺之德，常积善道，不矜细行，以日继月，以月继时，以时继岁，至终身久而不变，积小善以至大善，由小贤以至大贤，由大贤以至于圣，皆从微而至著，由小以至大，故曰积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义曰：允，信也，率从之称也。夫升进之时，君子所志，在于乘时以升进于其位而行其道也。今初居巽之体，处升进之始，虽无其应，然于九二同心合志以进于位，为众贤之先倡，故贤人君子皆信而率从之，以进于上。君子之人既得升进，则其道得以行，其志得以伸，其泽可以福于生灵，其功业可以被于天下，故吉之大者此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者，初六当升进之时，为升进之始，虽上无应，然与九二中正之贤合志而进，使众人亦率从于己而升进，故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义曰：孚，由中之信也；禴，春之薄祭也。九二以刚阳之德，处下卦之中，而体居其巽，是其刚不过亢，柔不至弱，执大中巽顺而升者也。而又上应六五之君，以柔顺而接纳于己，是升而得其时、得其道者也。以至于所行之道，所为之事，无不合于中。夫君既以柔顺而接纳于下，则下得尽其由中之信、至诚之道以事其君，若然以至信至诚而事其君，则不假外物，不须外貌，而君自然信任矣。亦若诚信立于中，虽薄禴之祭亦可以通于鬼神也。《左传》所谓“苟有明信，虽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以荐于鬼神，可以羞于王公”是也。

“无咎”者，九二以至诚之道奉于君而君任信之，则是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以此为臣，何咎之有。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者，夫君臣相信以成天下之事，以立太平之功，是有喜庆之美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义曰：九三以阳居阳，履正者也，而又有上六以为之应，进不为小人之所阻碍，退不为时之所凝滞，而上六又为之引道，上下相顺无有疑间，以是而升于君子之位，若升虚邑然，复何所疑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义曰：王即文王也，岐山，文王所治之地也。夫升进之道贵于柔顺，今此六四以阴居阴，履得其正，上比于六五，是进得其位者也。然比于六五柔弱之君，又下乘众阳刚强之臣，六四执柔顺之道，率其刚强之臣以事其君，故有文王之象。昔商纣在上，文王为西伯，治于岐山之邑。当此之时，文王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位，而以仁义之道生成其一国，至



如耕者九一、罪人不孥、仕者世禄、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发政施仁必先于穷民，是以岐山之民皆得亨通，故归者如归父母。当是之际，文王升进之道愈盛，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吉，无咎”者，文王以仁义居人臣之位，升进之道固已盛矣，天下之心固已归矣，如是则几于侵君之权，擅君之民，苟不以柔顺之节奉于上，则臣子之分亏而凶咎必至矣。故文王能尽臣子之道，执柔顺之节，率天下之民以服事于纣，故得吉而无咎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者，言文王治岐山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且尽率其民以服事于纣，不失臣子柔顺之道，是至顺之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义曰：阶是尊者所居之地，六五以阴居阳，本失其正者也，然升进之道贵于柔顺，今六五有柔顺之道，居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者也，而又下有九二刚明中正之臣为之辅佐，然所为之事患在于不正，若能守之以正，则可以获吉而当至尊之位也。

《象》曰“大得志也”者，若能守至正以居其位而治天下之民，使皆受其赐，则己之志大有所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义曰：冥者，冥昧也。夫升进之道至于五位，大中之极也。惟圣贤之人则不为情所迁，不为情所诱，进退存亡皆得其正，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止则止。今此上六其性冥冥然无所知，但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升而不已，过于至尊之位，失其大中之道，而至于亢极，故曰“冥升”也。

“利于不息之贞”者，息，长息也。言虽冥昧不知其已，以至于上，若能知升而可以已，知进而可以退，谦虚消损，不务长息，以正自守，则犹可获其吉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者，言上六既不达存亡之几，以至于上位，固当消虚自损不为尊大，以自至于丰盛也。

## 困



坎下兑上。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义曰：按《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言升进之道不可过极，过极则穷困从而至矣。至如天之道升而不已，必至过亢之悔；地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龙战之灾。以天地之道至大，尚有困极，况于人乎。以人事言之，是君子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时，其道不能行于天下而身至于穷困，故曰困。然得亨者，言君子之道，身虽困穷而道自亨。何则？夫君子之人以仁义道德充积于中，不为穷达、富贵、患难以动其心，是身虽处困而其道自得以亨通。故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此之谓也。

“贞大人吉，无咎”者，贞，正也，言小人居穷困之时，忧愁迫蹙，奸邪窃乱，无所不至，则其为祸也不可胜道矣。惟君子处于穷困，则能以圣贤之道自为之乐，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为法则，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获吉而无咎矣。

“有言不信”者，夫圣贤之人居得其位，行得其道，不令而民自信，不言而民自从，其势固然也。至于穷困之时，不得其位，不能行其道，虽有言可以为天下法，而终不见信于人，亦势然也。何则？夫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是君子当穷困之时，岂能以言语见信于小人哉。故孔子圣人也，孟子贤人也，困于衰周之时，虽历聘于诸国，人皆谓之迂阔，是有言而人终不见信之也。



《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义曰：“刚揜也”者，此释困卦之义也。坎为阳，兑为阴。阳为刚，君子之象；阴为柔，小人之象。夫刚体本居于上，柔体本居于下，犹君子居上位以治于下，小人居下位以奉于上。今困之卦阳居下、阴居上，是刚为柔所揜，君子为小人所蔽困之象也。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者，此以二体言之。下坎为险，上兑为说，言君子虽居穷困险难之时，而能以圣人之道自说乐之，则处险而不改其说，是于困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非君子其能与于此？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者，即九二、九五也。言二、五皆有刚明之德，而又得其中，是大有贤德之人也。故君子居此困穷之时，必当持正，此大有德之人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者，君子当是穷困之际，道不得行，言不见信，苟尚口颊，徒益至于穷困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义曰：兑为泽，坎为水，夫水本聚于泽上而浸润万物，今水反在泽下，是万物不被其润泽，犹君子之人所以居大位而泽天下之民，今反在困穷之地，是其道不及于天下，此困之象也。

“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命谓天之所命也，致谓极尽之义，言君子有仁义之道蕴诸其身，固当居大位、处重权，施其事业于天下，以泽万民，则宜矣。今居于穷困之间，使其道不得以行，是事非己招、咎非己致，匪人力所为，盖天命之使然也。然而君子之心自达于性命之理，不以困蹶易其操，不以贫贱变其节，恬然自乐以遂其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义曰：臀者，最处卑下之物也；株木者，枯老朽槁之木。初六居困之始，在陂险之下，其体阴柔不能自济，虽上有九四为之应，然为二所间隔，又有六三上无其应、下比于四，初以三专侵己之正应，是以己欲上进而不得，又最在于下，是犹困于枯槁之木，更无生长繁盛之意也。

“入于幽谷”者，初既居穷困之下，不能自济，进不得已之应，如入于幽暗深谷之中而无所明显也。“三岁不覿”者，此爻穷困已甚，虽有四之正应，而为二、三之所间，使不得进，而又在于下体，难于上进，至于三岁之间，亦未得与四相见。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者，初最居下，如困于幽暗深谷之中，无所明显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义曰：凡居穷困之时，必有刚明之才，然后能济于世。今九二以刚阳之质处下卦之中，有刚明之德，是能自济者也。既有刚明之德而能自济，则众皆归之。归之者众，则所奉者厚，故“困于酒食”，饜飫之象也。

“朱紱方来”者，朱紱，天子之服，天子纯朱紱方将也。言九二既有刚明之才、大中之德，为众人所归，则天子必委任之。既委任之，则降体貌以礼之，厚恩命以尊宠之，是天子宠命将至，故曰“朱紱方来”。

“利用享祀”者，凡《易》中言享祀之类，皆谓以至诚上通于神明。九二既为众人所归，又为天子所任，则必能进其至诚，率天下之人以奉于上，如享祀之时竭

诚以通于神明也。

“征凶无咎”者，以此九二其势已尊、其权已重、其宠已隆，人臣之分尽于此矣，若不知止而复求其进，凶祸必至矣。夫凶祸之来，皆己所招，非他人所致，复何咎于人哉。此亦戒之之意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者，言九二有刚明之德，居得其位而为天子所任，得行其道于天下而有喜庆之事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义曰：石者，坚顽之物也；蒺藜者，草之有刺者也。大凡居困之际，必有刚明中正之德，乃能自济。今此六三以阴柔之质处于阳位，是履不得其正，过于六二，是行不得其中，以不中不正之身，妄据崇高之位，上无其应，当困之时，上进则有九四之刚阳以隔塞其路，故曰“困于石”；下而欲守其位，则乘于九二之刚，夫九二以中正之才为己所乘陵，则反害于己，故曰“据于蒺藜”，是进退皆不得其安也。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者，言三以柔顺不正之质，进既不得行道，退又不获所安，上又无正应以为己辅，是其穷困至极，则虽至亲之人尚不可得而见之，是犹入其宫而不见其妻，此凶之道也。故先圣亦系此爻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者，言六三所以据于蒺藜者，盖乘九二之刚也。“不祥”者，祥，善也，以不见其妻而罹其凶，是岂为祥善者哉。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义曰：徐徐者，舒缓不敢决进也；金者，坚刚之物；车者，至刚载物而行者也，谓九二也。按此九四爻以阳居阴，居非其位，当困之时与初为正应，然九二在下，上无其应，欲其比之，固塞己路使不得以相会遇，是以九四不可决然而行，但徐徐然舒缓而图之也。吝，鄙吝也，以已有正应而为二所固塞，是鄙吝之道也。有终者，九四既履非其正，为二之所间隔，然当困之时上下相求，虽为二所隔，而初六本与己为应，但缓而图之，则初六终与己为之应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者，徐徐而来，盖本与初为正应，是志在于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者，以阳居阴，不当位者也。然初六之阴本己之正应，既为正应，虽见隔于九二，亦终有相与之道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义曰：劓者，割鼻之刑也；刖者，断足之刑也；赤绂者，诸侯之服也。按《毛诗·车攻篇》云“赤绂金舄，会同有绎”，是言诸侯来朝，用此赤绂也。此五所以言劓刖困于赤绂者，言五居困之时，众所不附，为困之主，困之极者也。夫居困之时众所不附，当宽其慈惠，以仁义之道居己以下于人，则人皆乐而归之。今不能宽其慈惠，反以刚壮之道、刑罚之威以服其人，使民畏而从之。欲天下诸侯皆从于己，然后以威力服之，非心服也，故人必不从，反为诸侯之所困也。

“乃徐有说”者，言九五本居得其中，又履得其正，虽始失于威暴而为人所不从，若能徐徐缓而图之，施德布惠，则人必感悦而从矣。然亦“利用祭祀”者，言九五缓而



图之，以有感悦之道，必须尽其至诚以接天下，犹祭祀之时尽其至诚以通于鬼神也。然二云“利用享祀”，五云“利用祭祀”者，盖至诚至信其礼则一，但九二人臣之位，九五人君之位，居君臣之分，尊卑之差岂可无别，故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也。

《象》曰“剿削，志未得也”者，言五专尚剿削威服于人，而人心将不乐从，故其志未有所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者，言五所以缓而图之，有感悦之道者，由己居得其中、行得其直故也。“利用祭祀，受福也”者，九五若能尽其至诚以接于下，犹祭祀以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义曰：葛藟者，蔓生之藤；臲臲者，不安之地也。言上以柔弱之质下无其应，居于卦外极困之地，不能自济，是以困于缠绕，不得所安，困之甚者也。

“曰”者，思谋之辞。凡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上六既处极困，则思谋其身，处度其事，动必有悔吝，既动而有悔，必当冒难而往以求其变通，不顾险难决然而往，则可获其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者，上六居困极之地，非所当居，而已居之，所以有缠绕之困也。“动悔有悔，吉行也”者，上六既居难中，不可不动，必冒难而行，则获其吉也。

## 井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义曰：按《序卦》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盖言君子之人升进不已，则必至于穷困，既困于上，则必反而归于下，此井所以次于困也。“改邑不改井”者，邑者都邑，人民之所聚居也；井者是居其地，而不可迁改也。夫都邑，民所居也，则可以迁；井之为德，则不可迁。夫邑之名，犹君子之身；井之义，犹君子之德。君子之身，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君子之道则不可为富贵、贫贱、生死所加损。

“无丧无得”者，夫井之渊源，终日汲之而不为之丧失，虽终岁不汲，亦不至于盈满，犹君子积其德于身，至于用与不用，乃君民之幸与不幸耳，于君子之身，何所损益哉！

“往来井井”者，井所以汲水济于时也，往者取其井，来者亦取其井，往来之人莫不资其养、蒙其利也。犹君子之德，所居之处，远迹之人皆受其赐，以至鳏寡孤独、昆虫草木，无不被其泽也。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者，汔，犹几也，将至之谓也；繙者，汲水之绠也；羸者，绾绊之谓；瓶者，汲水之器。凡井之有济人之功，今水将至而绠未出于井，则羸其瓶而倾覆之，其泽不能及于人，凶之道也。犹君子以道德仁义正身履行，本欲以济众也，必须致于有位，使其泽及于民物，则功必有成也，而反有至中道而自倾覆其德，则泽反不能施天下，亦凶之道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义曰：此先以二体明井之义也。坎为水，巽为木，又为入木，能入水而举上其水，井之象也。“井养而不穷”者，夫井，泉源之所聚，往者、来者皆取以为养而无有穷

尽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者，言都邑之人居可以迁，井者掘地为之，不可以迁。犹君子身可以穷达，德不可以移易。若是惟二、五能之，二、五以刚中之德，则不为富贵、贫贱、生死之所移其德，至造次颠沛之间，未始变其道，如井之不迁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者，言水汔至而甕未出于井，其功未济于人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者，所汲之甕既未出于井而又羸缩其瓶，以倾覆其水，如君子不能济人而又倾败其仁义，中道而止，是凶道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义曰：巽为木，坎为水，木能入水而举上其水，以济于人，有井之象。君子法此井象，以劳来安恤其民而劝相之。劝者，举天下之贤才、黜天下之不肖，兴庠序之教化，施礼乐之道，以劝天下之人，使皆知迁善而远罪也。相，助也，谓劝农，轻徭薄敛、节俭国用，所以助其生也。既劳以安之，又劝相以助其生，是以仁义之道被于民，得井之义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义曰：泥者，水之滓秽也。初六以阴柔之质，滓秽沉滞，居一卦之下，上无其应，其功不能及于上，是井之滓秽沉滞至于为人之所不食也。旧井者，久废之井也；禽者，至贱之物也。久废滓秽沉滞，虽至贱之禽犹不向之，则人不食可知矣。以人事言之，犹人不能修洁其己，不能日新其德，不务升进而自处于卑下之位，为人所不与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者，下谓处于卑下，功不及于物也。“时舍”者，盖利不被于人，故为时人之所共弃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义曰：谷者，溪谷也；鲋，即鲋鱼也，积秽之所生；瓮者，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济于物，今九二处下卦之中，上无其应而下比于初，犹溪之水下注射于积秽之物，又如瓮之敝败其水下漏，是皆言其功不能上济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有仁义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而潜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务升进以行其道，其泽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与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义曰：渫者，清洁之貌。言九三以阳爻居阳，履得其正，有刚明之才而在下体，如井之清洁而不为人之所食，亦若君子有仁义之术不为时君之所用。恻者，忧恻也。言君子所忧者，非忧其一身贫贱，忧其君不尧舜，忧其民不仁寿，故其中心恻然，盖以其道德仁义不见用于上，其泽不能及于天下也。且井之清洁可用取汲而济于物，君子有道德可以升进而济天下之民，然所患者，上无明君以察己之道德。若王者有至圣聪明之资，能察己之道德以升进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于尧舜，跻民于仁寿，则君臣上下罔不赖其德而受其福庆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者，行者，所行之道也。盖君子有致君经世之才，今反不用，则智谋不补于君，膏泽不下于民，故所以忧恻其道不行于时也。受福者，是君子必求明王以务升进于上，使其道大行于天下，则天下之人皆受其福庆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义曰：甃者，以砌累而修补者也。按此一爻以阴居阴，处得其正，能自修饰，使其





泉源清洁，为人所食，亦犹君子修洁其行，有仁义之道可以济于天下。然位不得中，尚未汲以济于人，是君子虽未见用，亦可自守其正而获无咎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义曰：冽者，清洁之貌。按此一爻以阳居阳，处得其正，以刚居中，清洁其行，是犹井之有寒泉，清洁不挠，为时人所汲而食之。以人事言之，是圣贤之人居至尊之位，有刚明中正之德，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天下之法，则可以生成天下之民，以至往者、来者皆得而济之也。故若井冽寒泉，为时人之所共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义曰：收者，物之收成也；幕者，盖幕也。夫井之道以汲上济人为功，今上六以阴居阴，而处一卦之上，井道之大成者也。犹贤人君子修仁蕴义，沛然发施天下而福苍生，是君子之道大成也。勿幕者，上六井道既成，则当使天下之人往者、来者汲之以得济养，故不可独擅其利而盖幕之也。亦犹君子德行既成，则当发施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赐，故不可遁于山林而独善其身，亦不可吝嗇所为而不施发也。

“有孚元吉”者，夫井道大成，则天下得汲其惠，君子道成，则天下得受其赐，故为天下之人所信。既能取信于天下，所以获元大之吉也。

## 革



离下  
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义曰：按《序卦》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凡井之经久必有坏败，故当淘治秽滓以革易其故，使之鼎新，此革所以次于井。革者，变革之义也。夫天下暴乱，人民涂炭，是必有大圣之兴起，拯治天下，革天下之命令，使天下皆得其宁也。

“巳日乃孚”者，巳日则事已成之日；孚，信也。夫愚民知久陷于涂炭，虽圣人兴起，亦未知圣人之所为，犹恐未免于难，故须圣人叮咛告戒，使民审知，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制作礼乐，一新民之耳目，使天下之人皆出孚信于上，故即日不孚，至于巳日乃孚。

“元亨利贞，悔亡”者，元亨利贞，天地生成之四德，在圣人为仁义礼智，言圣人为革之道至难，必有是仁义礼智之四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然后合德于天地，而可以无悔吝之道。苟于四德有所不备，则将自取悔吝者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义曰：“水火相息”者，息，灭也。下离为火，上兑为泽，夫水本积于泽中，火本炎上，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水遇火而消，火遇水而灭，是水火之性自然相息灭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者，此因二体以言之。离为中女，兑为少女，言女子之生虽同其居，其志各有适人之道，是其志自然不相得，革之义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者，夫民性之愚，久处暴虐，虽圣人兴起，以仁义之道生成之始，皆出于涂炭，然民尚未信，圣人故当已事之日乃新更制作，改变号令，使决然无疑，皆相信而从也。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者，文明，离象也；说，兑象也；大亨以正，四德略举之也。言圣人既变暴乱之事于天下，遂以文章光明之道感悦于民，又有元



亨利贞之四德以为革之道，拯天下之难、兴天下之治，皆顺于道而当其理，故其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时成”者，此以下广明革之义也。夫天地之道，寒暑相易，阴阳相荡，故四时顺其序而成其岁功也。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夫桀纣之时，天下暴乱，民坠涂炭，汤武悯生灵不获其所，于是兴师振旅，放桀伐纣，以革其弊，上以顺于天，下以应于民，此汤武兴治补弊、救民于水火，为王者能济事之大者也。

“革之时大矣哉”者，夫革变之时，是则革故从新，除苛解扰，一新民之耳目，以变时之号令，拯天下涂炭之民，而纳之安泰之域，其道至大，其事至深，非大有圣德之人则不可为，故先圣所以重叹之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义曰：水火之性不相得，故有革之象也。君子观此革易之象，以治其历而明其时。盖天地之大，不可以形究，是故君子因为之历数，以推测其妙用，究极其躔次，考步其阴阳寒暑、日月星辰、风雨晦明，以察天时之早晚，以观四时之代谢，所以明示于天下，使天下之四民因其时而兴功业，皆不失其早晚，此王者治国之大法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义曰：巩者，固也；黄者，中也；牛者，至顺之物也。夫革之道不可骤有所为，必须以仁义之道渐被于民，以大中之道固结于下，使民心信确顺从于己，然后可以大有为而行变革之事也。今此初九居卦之始，在革之初，故不可骤然有所为，是必先以大中之道、至顺之德以固于民，使民固信于己，顺而从之，然后可以为其改革变更之事也。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者，凡革之道，必须德泽被于民，已日然后可以革之也。民固即日而未孚，可遽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顺而结之，未可大有所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义曰：初九在革之始，不可骤然有所为，是必先以大中之道固信于民，使民信之然后为变革之事。今此六二以阴居阴，处得其中，又得其正，而又处离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变革于民，民既信之，所以得为革之事，故曰“巳日乃革之”。

“征吉，无咎”者，征，行也，言二既居离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革变于民，夫以是而行，则得其吉，又何咎之有。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者，夫以离明之中，行大中之道，以变革于天下而民悉信之，是所行皆嘉美之事而得其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义曰：今观此爻，经文有所倒错，止依此文以解之，则义无所当。盖当先云“革言三就，有孚”，后则曰“征凶，贞厉”。何以明之？按此九三以阳居阳，处得其正，又在下卦之上，处离明之极，盖离为火，火性炎上，上是兑，兑为泽、为水，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所以得变革之象也。今九三既处离明之极，体性炎上，时为革道，故上之三爻必须从而成就之，其顺从皆有诚实也，犹圣人以离明之道变革所为，除去天下之暴，为众人之所信从。“征凶，贞厉”者，言九三既能革变其民，天下之民既信而顺，不可更有所征行，但守至正之道，则可以尽变革之义也。若复有所往，必罹其凶，而于正道言之，是有危厉者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者，之即往也，天下之民既已革而顺从，当是时也，复何所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义曰：九四居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阳居阴，非居刚亢，而又在上卦之下，当悦顺之体，下承于火，火性炎上，而九四能承其炎而变革前政之非，故得悔亡也。夫九四既非其正，然则水火之际、居变革之间，能承此命，以仁改暴、以治易乱，尽其至诚之心以改革其前非，是以获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者，言九四在泽之初，居于水火之际，而居非其正，若能尽其至诚，承此改革之命令，变其已往之非，信志而行，无疑忌之心，则获其吉也可知矣。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义曰：大人者，即大有才德之人也；虎者，攫搏之物而威棱可畏，又有文采显明著于外者也。九五以阳居阳，处得其位，在上卦之中，履其至尊，为变革之主，又有刚明之才，以革去天下之暴乱，以鼎新天下之号令，新民视听，威德兼行，为天下之所信，远近皆畏而革其非僻之心，能使朝廷之间君臣上下皆有肃雍文章光明之美以发于外，犹虎之有文采炳然著于外，又有威棱，使皆威信之，是若非大德大才之人，则曷致于此？

“未占有孚”者，言九五以大中之道，威信于天下，以革去当时之弊乱，使民信而从之，不待占筮而自信矣。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者，言圣人革去天下之弊，使朝廷君臣上下皆有文采，又使远者近者望而畏之，如虎之文炳然而盛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义曰：夫为革之道，必须以孚信固结于民，故九五之爻为革之先，倡以变革其天下之暴乱，有才有位、文章显著而又可畏也。今上六体是阴爻，过于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极，履非首倡，又承水火变革之终，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则当尽其至正之道，以辅从于九五，则得为革之义，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则能辅于五，亦能同为变革于天下，虽使文章光显亦不及于五，不可谓之虎变，但谓豹变而已。言其变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棱次于虎者也。

“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则能豹变，以小人居之，则必包藏狼戾之心，但饰其外，文柔顺其道以从于上，故曰“小人革面”。

“征凶，居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极，过于九五，盖在臣民之位，当辅从于君，不可更有所往。若以臣民而行，则必有猜疑之祸，是有凶之道也。苟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则得其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者，言君子居此位，辅从于五，共为变革，虽有文采，但不及于虎，止可如豹文之蔚然，亦著见于外也。“顺以从君”者，言小人但变革其外貌，以顺从于上而已。

鼎



巽下  
离上

鼎，元吉，亨。

义曰：按《序卦》云：革物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变生为熟、革故取新之谓也。言圣贤之人，凡欲革天下之弊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礼乐，以新天下之视听，故必法制齐明，得其尽善尽美，然后获元大之吉，其道是以亨通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义曰：鼎者，铸金所为而有法象者也。“以木巽火，亨饪”者，此因二体以解鼎卦之象。下巽，巽为风；上离，离为火。以木以风而入于火，故有亨饪之象，此鼎之用也。

“圣人亨以享上帝”者，此以下广明鼎卦之义。言鼎之所以用者，由木入火而成也。故圣人亨之，可以享祀于上帝也。

“而大亨以养圣贤”者，言圣人大亨以养天下之贤，使贤圣尽得其养。然此所以言大亨者，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广，非一圣一贤之所能致，又非一耳一目之所能察，故圣人分其爵禄，大其优宠，以广求天下之圣贤，使皆得己之养，为养之大，莫大于此，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聪明”者，言圣人既尽养天下之贤，又当以巽顺之道下接之，是以天下之贤者皆乐其所养，尽其谋虑、竭其忠信以辅于君，以共成其政，故得其天下之耳为己耳，天下之目为己目，以成己之聪明。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者，此指六五而言也。夫五以柔顺之道进而居至尊之位，又在上体之中，是所为之事得其中，而又下应九二刚明之臣，是圣贤相得、君臣相会，故能鼎新制作，革去弊乱，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大通，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义曰：凝，成也，言君子之人观此木火亨饪之象，凡欲鼎新法令、革民弊乱以新天下耳目者，必先正其至尊之位，定其尊卑之分，以凝成其命令而新其法制。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义曰：夫阳以生物为实，阴以剥物为虚，鼎之为器，上虚而下实者也。初六以阴柔之质而处一卦之下，是鼎器反上实而下虚也，既上实而下虚，遂至鼎颠趾也。

“利出否”者，夫否者，否恶不善之物也。鼎虽颠趾，然利于出否去秽以纳新也。

“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夫妾者，至贱者也，以至贱而为尊者之配，升于贵位而为正室，所以反得无咎者，以其有子故也。有子何也？以其子能荷先祖之业，承宗庙之重，故得无咎。则《公羊》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者，此其义也。其意若君子承弊乱之后，思欲鼎新天下之事，其所为虽有小害，然利于覆去否秽，建立新法，以新天下之耳目，终立天下之大功，所以得其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者，夫鼎虽颠覆，然能覆去否秽以纳其新，是其道未至于悖逆也。“利出否，以从贵”者，夫既以颠出否秽以纳其新，又以妾为室而无咎，以子之贵故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义曰：九二以刚阳之质，处鼎之中，是鼎有实物之象也。夫鼎之实必有齐量，不可以盈溢，若遇其盈溢，则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虽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职事过其才分，则有隳官之谤矣。仇即谓五也，疾谓三与四也。言二虽应于五，然以三四间隔其路，使其君不得以他职事即加于己，故己既得尽其才以事于上，而无隳官之咎，所以获吉。盖有实之鼎不可复有所增，才任已极不可复有所加故也。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者，言人才有大小，若才不甚大而加其烦任重职，则必有凶败之至，故宜慎其所之，不可妄其所行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者，言我之仇虽为二阳所间，而不能复加事于己，则我终免旷官之尤悔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义曰：九三以阳居阳，自实也。居下卦之上，有耳之象也。夫鼎之耳虚之，所以容铉也，今革易其常道，以实其耳，不能受铉者也。铉而不受，鼎斯不举矣，是其行之所以窒塞也。夫鼎而不举，行而窒塞，虽有雉膏甘美之食，焉得而食哉。若君子之人以刚亢自处，不能容受天下之贤，故其行所以窒塞也。夫既不能容受天下之贤，虽天下有善谟善虑，亦不可得而用矣。

“方雨亏悔，终吉”者，夫雨者，阴阳相和而然也。若能改革前非，去其刚亢，上交于君，下以来于贤，则得亏损其悔而终获其吉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者，言鼎必虚耳以待铉而举之，今以阳居阳而自实，是失其为鼎耳之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义曰：九四居上卦之下，鼎足之象也。餗者，鼎之美实；渥者，沾濡之貌。夫鼎足所以上承于鼎，以受其美实。今九四以阳居阴，居非其位，不正者也，以不正之质，是不能上承于鼎，断折其足，倾覆公家之美实；不惟倾覆美实，而又有沾濡其形体之凶。若人臣智小德薄而切进于君，当人主大任，荷国家重责，则必旷败其职而倾覆公家之事；不独倾覆公家之事，而又有刑戮及身受污辱之祸，凶之道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者，言祸及身，信无可奈何也。故先圣特系此爻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义曰：黄者，中之象；金者，至刚之物；铉，所以贯鼎耳而举之，谓九二也。言六五以阴柔之质居大中之位，能谦虚以下接于九二之刚，犹鼎虚其耳以待其铉而举，故今得金铉贯其中而举之，以成鼎之道也。以人事言之，则是君虚谦而不自高亢，下接于天下贤明之臣，使下之贤相率而归以辅于己。

“利贞”者，以六五虽有大中之道，以下接于臣，然以阴居阳，履非其正，而九二以阳居阴，亦非其正也，以不正之道相亲比，则不能无悔。故圣人于此深戒之，言利在其至正之道，然后可以获其吉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者，言五以阴柔之质，本非其实，而能虚中以纳物，行大中之道以为其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义曰：玉者有坚刚之质，而其色温润。上九以阳居一卦之上，处鼎道之成，众爻皆履刚而此一爻独履六五之柔，是刚柔相济而有玉铉举鼎之象。以人事言之，是为人臣者有刚柔之德，致君于尧舜三代之治，成太平之化，故能获其大吉而无所不利也。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者，上九以刚阳之爻，履六五柔顺之质，刚而不至于暴，柔而不至于懦，故所以致君于无为，皆刚柔得其中节者也。然六五言金铉而上九言玉铉者，夫玉之性，刚柔全也。上九体阳而履柔，刚柔全也，故曰玉铉。六五以阴而乘阳，差失其正，其德未备，故曰金铉。

## 卷 九

## 下经

## 震

震下  
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义曰：按《序卦》云：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动也。盖言鼎者，国家之重器；震者，长子之象。按《说卦》又云：“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此震者，坤一索之卦也，故有长男之象。言正嫡之子，可继先祖之业，奉宗庙之祭，能主国家之重器也。此震所以次于鼎也。

亨者，震为雷，雷者盛阳之气，居于地下而出于地上，故动则有威。既动而有威，则勾者出、萌者达、蛰者伸、枯者荣，天下万物、昆虫草木之类，无不震动而亨通。以人事言之，则是圣贤君子一动，而天下之民无远近小大，无鰥寡孤独，皆被其德泽而各遂其所。若君子之人一动，而不能法震雷，使万物得其亨通，则不能成动之道，是动之妄者为也。故圣人特于此言震亨者，所以为动者之法也。

“震来虩虩”者，虩者，蝇虎之虫也，藏窗壁中，蠕然而动。言威震之来，则人为之战兢惕惧，不能自安，如蝇虎蠕然而动。然则重言虩虩者，恐惧之至也。

“笑言哑哑”者，哑哑则和乐之貌，言始以威刚，既能战栗不敢为妄，故动有法则而不陷于刑戮，虽有威刚之严而不加于己，故始虽有恐惧之忧，终有笑言之乐。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者，百里即雷声之所及也；匕者，宗庙之器，以棘木为之，似毕而无两岐，所以举鼎之实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郁金香和酒而有芬芳调鬯之气。言震有长子之象，大而继天子以临天下，小而继诸侯以临一国，是必有威德以及远，使民心知有所归，则威震之道全，而可以主宗庙之祭，而不丧匕鬯也。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义曰：“震亨”者，言震雷不动则万物不通，圣人不动则天下不亨。“恐致福”者，言震雷之来，能战栗恐惧以自修省，则不陷于祸害而终致福庆之事。“后有则”者，言既恐惧而致其福，则是不为非妄之行而动有所法则，致有笑言哑哑之乐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者，言长子既有威德以及于人，则远者无不惊恐，近者无不戒惧，是以民心莫不趋向而乐从之，故出可以继祖考之业，奉宗庙社稷之祭而为之主，无丧失其匕鬯者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义曰：雷者，天之威也；洊者，因仍之谓也。以上体是雷，下体亦雷，则是天威重仍而至也，则万物莫不震惊而获其亨。君子观此震雷之象，以惊恐戒惧，修饬其身，省察其行，以全身远害，则身不陷于过恶，刑戮所不及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义曰：来者，自外之辞。夫刚威之行，所以惊惧奸伪，惩戒邪恶。初九有刚明之德而居震动之始，是不敢为非而内无所嫌，故刚威自外而来，本非己所招致，然己不能无





恐惧之心。既能兢兢然恐惧，则其身益修而其行益明，不敢为妄则祸患必不能及于己，而终获笑言之吉矣。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义曰：来者，亦自外之辞。六二以阴柔之质，居下卦之中，是履得其正、行得其中，既有中正柔顺之德，是不为非妄也。故虽刚威之来，亦非己所招致，故曰“震来”也。然而“厉”者，盖初九为震之主，而已以阴柔之质下乘陵之，故其身必有危厉也。

十万曰亿，贝者宝之谓也。言当威震之时而乘震动之主，则其身危厉而所丧失者多，故曰“亿丧贝”也。

“跻于九陵”者，跻，升也；陵，险阻之地也；九陵，言至高也。不惟多有所丧失，而又超履高险，升于九陵之上，然则虽有丧贝跻陵之事，然以本有中正柔顺之德，不须驰逐迫取，七日之间，自然得之。言始虽有失，而终有所得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义曰：苏苏者，震恐之貌。凡刚威之行，所以警其邪伪而戒其奸恶，故初九有刚明之德，六二有中正之道，虽则威震之来，非己所招，故曰震来。今此六三以阴居阳，履非其正而为高亢者也，既履非正而又高亢，则是邪恶之人也。其威震之来，乃己所招，故不曰来。夫以不正之行，当威震之时，故苏苏然恐惧之也。

“行无眚”者，言六三虽以不中不正之行，而下巽于六二之柔，上奉于九四之刚，于理为顺，故虽震威之行，可以免其祸患，而灾眚不及于己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义曰：泥者，泥滞不通之辞也。居人上者必当有刚威之德，又有至正之道以安于下，则下之人相率而从之。今九四以刚阳之质，为众阴之主，居非其位，履失其正，虽有刚威，不能亨通于群下，以是而言，于己道未甚光大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义曰：六五以阴柔之质为一卦之主，进则上无所应，退则下乘九四刚威之臣，往来之间皆有危厉。十万曰亿，言六二处下卦之中，亦乘于初九之刚，故居不得安而大有所丧，是以称亿丧贝。今六五为一卦之主，虽下乘九四之刚，然履得大中之位，行得大中之道，虽往来之间时有危厉，亦不能大有所丧也。

“有事”者，夫当威震之世，下有刚权不正之臣，若专无为而治，则不足拯天下之难、救天下之弊，固当有为独任以权天下可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者，言，六五居至尊而乘刚，故往来之间皆危厉而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者，言处得其位，合于中道，虽兴起大事，亦无所丧失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义曰：索索者，中恐惧之谓也；矍矍者，视惊耸之貌也。上六以阴柔之质居威震之极，履不得大中之位，故当威刚之来，索索然恐惧，矍矍然惊耸也。“征凶”者，言居威震之极而又无大中之德，则当固守常分，庶免凶咎。苟复有所往，是凶之道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者，夫九四为刚威之主而处上卦之下，上六居一卦之极而在无位之地，远于九四，故九四之刚威不能及己之身，虽不及其身而及其邻，谓五犯九四之刚，有往来之厉，则己能观此邻戒以自修省其身、整治其行，故得无咎也。



“婚媾有言”者，上六处不得位，履不得中，虽婚媾至亲之人亦不能免谗间之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者，言上六所以索索然恐惧，以履不得中故也。“虽凶无咎，畏邻戒”者，言虽有凶而能免其咎，以其能观戒于五而畏慎其所行，故咎可以免也。

艮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盖言人之动静各有其时，若动而不已，必有悔吝生，故以艮次于震，所以为世动静之戒也。夫艮者，山之象，山为地之镇，安止而不动，故为止之象。背者，目所不见之所也，言艮止之道必止于未萌之前。若夫圣人之治天下，将禁民之邪、制民之欲、节民之情、止民之事，必于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为外物之所迁而其心未动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恶，若止之于背之后，目所不睹而不见其身也。

“行其庭，不见其人”，夫庭者，指浅近之处而言之也，行于浅近而犹不见其人者，盖止得其道、各守其所而有定分，不相揉杂故也。古之圣人之治天下也，其在建官分职、各有所责，若习礼者专掌于礼，习乐者专掌于乐，习兵者专掌于兵，习刑者专掌于刑，各守其职而不相干也。又如天下之民为士者止于为士，为农者止于为农，为工者止于为工，为商者止于为商，是亦各有定分，不相揉杂，处不易业而守其常。故如行于浅近，一庭之间而不见其人，是其各有所止而不相杂乱也。

“无咎”者，言能止其事于未萌之前，使官民各得其止静，不相揉乱，故无咎也。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义曰：艮者，山之象也，山为止静，故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者，大凡动静必有其时，若其时可以止则当止而不可动，若其时可以行则当行而不可止。可行者，若上有其君，下有其民，若退止而不进，则君民无以自济，故圣人特于此言圣贤之道当观其时之可否而进退之，若行而不失其动之时，止而不失其静之时，行止动静皆得其时，则其道光大而明显。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言孔子之道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惟观其时而察其道之可否而已。然则时行时止，所以为万世动静之戒，不于震卦言而于艮始言之者，盖震为雷，雷有时而静；艮为山，山一定而不动。恐后之人法此止静之道，不复求于进用，使天下之人无所济，故特于此言之，以为动静之戒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不言背而言止者，盖背者，目所不见，所止之处也。言艮其止者，能止于未萌，得止之所也。

“上下敌应，不相与”者，言上下六爻各相亢敌而情不相与，是各止其所之象也。既能止于未萌之时，而又能使上下各相守其分而不杂揉，故总举《象》辞而结之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义曰：言君子观此兼山止静之象，凡所思谋当专于所职，不可越出其位而妄有所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义曰：趾者，足趾之谓也。初六居卦之始，在事之初，最处于下，是犹足趾也。夫足之趾本亦能动，有其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正，所以得其无咎。然止物于其始，必须永长守其志，正而行之，故曰利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者，言初六居卦之下，而能止事于未萌，所以未失其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义曰：腓者，足之腠肠也。按此一卦不以爻之阴阳、位之贵贱尊卑而言，但取人之一身之象以明其义。故初六居一卦之最下，其象为趾；六二处初之上，故为腓之象。夫腓之为物不能自动，随足而已，是足动则动，足止则止，今足既已动而欲止其腓，必不可得而止也。是不能自拯救其失，但随物而动也。亦如凡人不能制事于初，及事已动，利害已作，嗜欲已萌，欲强制之，终不得而止也。然虽强止之，则不能称己之欲，是欲止之心不获其快也。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者，言不能制之于初始，及事已作，虽欲止之，必未能于其所处而听其止静之事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义曰：限者，人之身上下分隔之际也；夤者，脊膂的肉也。九三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于人之身体是犹分限之际也。夫身之中亦不能自动，惟下之有所动则从而动之，上之有所动亦从而动之，如上下已动而欲艮止其身之中，则必分列其脊之肉矣。此言人不能制其事于始，又不能成其事于终，措置之间不得其道，而欲止于中道，则进退不可而致盛败其事，故有危厉之苦而熏灼其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义曰：身者，是人之一身也。夫人之体，统而言之则谓之一身，手足谓之四肢；分而言之，则腰足而上亦谓之身。今此六四出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处夤限之间，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六四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动，故如人之静止得其道，制御得其术，防过得其要，不为外物之所迁，不为贫贱之所移，不为富贵之所易，故无咎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义曰：辅者，车颊也。六五居上卦之中，以人身言之，有口辅之象。夫口颊者，所以主言语之所出，若其妄动则有过失，其为咎也不细。故先圣《系辞》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是言语不可不慎也。”今六五能正其口辅，使不妄发，其言皆有伦类次序，故祸不召而悔可亡矣，则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者也。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者，此爻居非其正，然位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而能正其口辅，使口不妄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义曰：艮者，山之象，为地之镇，有博厚之德。上九处艮之极，有敦厚之道而自止，使邪欲不能汨，利害不能侵，死生富贵不能易，如此可以获其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者，以敦厚之德为艮止之事，得其艮道之终也。

渐



艮下  
震上

渐，女归吉，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进也。夫艮卦之上下二体，皆艮止之象。夫专务艮止而不求进，则失其动静之中道，非仁义之人所存心也。此

卦上体是巽，下体是艮，是内有艮静之心、外有巽顺之德，故能务于渐进，此君子之所为也，故渐所以次于艮。然谓之渐者，谓自下以升于高，自小积于大，自近及于远，安然而行不务速进，故曰渐。

“女归吉，利贞”者，天下万事莫不有渐，然于女子犹须有渐，何则？夫女子处于闺门之内，以待媒妁之言，聘问之礼，然后往之；若非媒妁之言，聘问之礼而往者，则是淫丑之女也。故父母恶之，乡人贱之，天下丑之。是其为女者，必须男子之家问名、纳采、请期以至于亲迎，其礼毕备，然后乃成其礼而正夫妇之道，所以获吉也。然女者，臣之象也，事君之道也。夫君子之人，处穷贱不可以干时邀君，急于求进；处于下位者不可谄谀佞媚，以希高位。在于穷贱者必力行强学，待君之聘召，然后可进于朝；居于下位者必洁身正志，为下所尊，为上所信任，然后升进入大位。皆由渐而致之，乃获其吉也。

“利贞”者，若女子之归于其夫，能守至正之道，则可以正一家；君子之事于其君，能守至正之道，则可以正天下。至于天下皆能守正，则可不失其道而获吉也。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义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此释所以为渐之名也。之，往也；渐者，谓积渐而之，往于所进之地也。故君子之人亦必洁身修德，积渐而升进之也。“女归吉”者，言女子能以礼为渐而归于男，臣能以道为渐进于其君，斯获吉也。

“进得位，往有功”者，此指六二、九三、六四、九五四爻而言也。言四爻皆进得其位，则所往无不有功。若进于一邑，则功被于一邑；进于一郡，则功被于一郡；进以辅佐于天子，则功被于天下。是君子所进得其正道，则往有功也。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此亦指四爻而言。六四、六二以阴居阴，九三、九五以阳居阳，是皆进得其正，君子之人进得其正，则立于朝廷，处于列位，其道德惠泽可以福天下之民而正天下之邦国也。

“其位刚得中”者，此因九五而言之。九五以刚明之德，又处大中之位，夫有刚明中正之德，处于至尊之位，亦由渐而进也。

“止而巽，动不穷”者，此因二体而言之。外体是巽，内体是艮，夫内无止静之心而务于躁进，外无柔顺之德而尚于刚暴，以是求进，动必穷困。内既有止静之道，外又有巽顺之德，以是渐进，则动获其利而无困穷矣。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义曰：巽为木，艮为山，木生山上，日久岁深，自萌芽至于把握，渐至高大，而又依于山，是渐得其道，此渐之象也。君子之人法此渐进之象，必居贤德善俗之间，以务进其道。必居贤善之间者，夫有贤善之人，动不离道，如居其间，日渐月摩，出入动作皆由正道，不入于邪，虽甚愚闇者亦可以造于君子之域，使其子子孙孙积渐陶染而进归于善也。孟子之母为子三徙其邻，卒使其子为万世亚圣之贤，盖其择贤善之力也。故君子之人，其所积习、其所居处必得其贤善之人，然后渐而习、积而久之，皆至贤至善之人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义曰：干者，水之际也。《伐檀》之诗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是干者，水际也。鸿者，水禽也。按此渐之一卦皆以鸿为象者，盖鸿之禽一举可至千里，然始举必有渐，故圣人特取鸿为渐之象也。今初六居一卦之下，居渐之初，是犹鸿之始举渐至



于水之际。以人事言之，是士之进始于细微，君子之进始于卑下之位也。

“小子厉，有言无咎”者，厉，危也。夫君子之进，小人之所忌也。今初六之进尚为卑下，其道未见信于时，其德泽未及于人，故小人之心皆欲起而害之，然终不能为君子之害，但有诽谤之言而已，终获其无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者，言君子之进本以其渐，虽为小人之所危厉，然于义自可无咎。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义曰：盘者，山石之安也。言六二以阴居阴，以柔顺之德渐得其位，而又处得其中，上应于五，为五之所信任，为众人之所归，是渐而得信，居得其所安，若鸿之渐渐至于盘也。

“饮食衎衎，吉”者，衎衎，和乐之貌。言六二既得众心所归，又为九五所任，故得饮食丰备，其和乐衎衎然，是以获其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者，素，空也，言六二为下所归，为上所任，是有忠义以辅其君，下有德泽以被其民，故其所获饮食之乐，皆得其道，非徒空受其饱乐而已。《伐檀》之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谓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义曰：地之高平者谓之陆。言九三居下卦之上，渐至于高位，犹鸿之渐至于高平之地也。“夫征不复”者，夫谓三也，上无其应，下又无辅，而切近于四，四亦无应，近而相得，故三乐从于邪配，是其夫征往而不复反。夫既不反，则其妇亦不能守正，故有孕而不育之事，以至于凶也。

“利用御寇”者，言三既往不复，乐于邪配，其情意相得而莫能间，故可以御卫其外来之寇。然于君臣之道、夫妇之礼已为乖戾，故但可御寇而得为利矣。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者，言九三居下体之上而乐于邪配，离去群类、不复反其家矣。“妇孕不育，失其道”者，夫既征而不复，则其妇亦有邪欲之事，以至孕而不育，是大失夫妇之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者，三与四乐为邪配，其情相得，和顺以相保，故可以御其寇难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义曰：木又高于陆也。言此一爻渐进至于上卦，其位渐高。然则鸿者，水禽也，今渐于木，非其所也。言四进无正应，而下比于三，三亦无正应，乐于邪配，亦非其所也。桷者，椽椽之属也。言六四以阴居阴，本得其正，虽比于三，有邪配之事，然三亦无正应，近而相得，情意相合，可以相辅佐而乐得其所，犹得修长劲直之木可以安栖，不至于失所，而可以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者，所以得桷而安栖者，盖其不尚刚暴而能尽和顺柔巽之德故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义曰：大阜曰陵，是冈阜最高者，又高于木。九五渐得位，至于上体，是犹鸿之渐于高阜之上也。妇谓六二也，言五与二为应，而三、四为邪配之事间隔于其间，塞己之路，使不得往而相从以成生育之功也。然五与二本为正应，皆有中正之德，诚以相待，其心志不息，虽三、四邪僻之人欲间其路，然而终不能胜之也。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者，言九三、六四终不能为之间隔，则五与二心志相从而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义曰：按此渐卦始于微而至于大，由于下而升于高，故此一卦皆以鸿渐为象。初则渐于干，二则渐于盘，三则渐于陆，四则渐于木，五则渐于陵。至此上九复言陆者，按诸家之说，以谓上九、九三皆处一卦之上，故皆言陆。陆者，高之顶也。遍观经文，又无高顶曰陆之文。且陆者，地之高平者也；陵者，大阜也，又安有地而反高于山阜者哉！子夏之说亦然，其义未通。陆氏之说，言高过即反下，故上九处至极之地，反为陆也。按渐卦自下而渐于上，自微而至于高大，且陵者未为极高之地，岂有反下之义哉。今考于经文，“陆”字当为“逵”字，盖典籍传文字体相类而录之误也。逵者，云路也，言鸿之飞高至于云路，其羽翎毛质可以为表仪。亦犹贤人君子自下位而登公辅之列，功业隆盛、崇高远大，可以为天下之仪表，故获吉也。按辅嗣之意，亦解为云路之义，言虽进处，高洁不累于职，峨峨清远。若止在高平之陆，安得有高洁、峨峨清远之象哉！以此推之，是传录之际误书此“逵”为“陆”字也明矣。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者，言圣贤君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不为情欲所迁，故能积累其善，以至德业高大而不可乱也。

### 归妹



兑下 震上。归妹，征凶，无攸利。

义曰：按《序卦》云：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大凡人事，其进必有所归，若进而无所归，则是于进之义失其道矣。然则所谓归妹者，谓侄娣从女兄而适于人，故谓之归妹。夫人之不孝，无后为大，其诸侯守宗庙社稷之大，其事尤重，故圣人制礼，使一娶九女，广其继嗣，生生不绝，永可以守宗庙社稷之祀而不废也。故娶一而二往从之，为左右媵，各有侄娣，同姓者九人。必须同姓，所以亲亲相睦，绝争妒之心。是以圣人重之，因震、兑之象以明其义。震为长男，兑为少女，以少女从于长男，非其所配也，非其配而从之者，则是侄娣而从于女兄，适人之义也。

“征凶，无攸利”者，此言侄娣虽从于人，然上有女兄为之正配，当退守其分，苟非其位而有征进，则是侵女兄之权，夺女兄之宠，欲以下而陵于上，以卑而侵于尊，以庶而乱于嫡，是凶之道，必无所利也。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义曰：此广言天地之道，以明归妹之义也。

夫天地之道，阳气下降，阴气上升，阴阳交通，二气相感，然后万物生。若其二气不相交感，则万物孰由兴发而生成也。故古者诸侯一娶九女，所以广继嗣而承守宗庙社稷之祀，若其婚姻之礼废，不广其继嗣，则其社稷之祀、宗庙之奉绝而无守，是犹天地不交则万物不能兴也。

“归妹，人之终始”者，言人凡有生则有死，有盛则有衰。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则右媵继之，以至左媵及侄娣，继之不绝，所以广其嗣息而承其祖先之业，是归妹者，人之终始者也。

“说以动，所归妹”者，此因二体以释归妹之义。上体震，震为动；下体兑，兑为





说。兑为少女而从于震之长男，非其所说者，今动而得说者，盖其所归嫁侄娣以从于女兄之故也。

“征凶，位不当”者，谓九四、九二皆以阳居阴，六三、六五以阴居阳，是位不当也。夫以侄娣而从于女兄，是不当其正位；既不当其正位而妄有征进，则夺宠侵权，凶之道也。

“无攸利，柔乘刚”者，盖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刚，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刚，言柔乘刚者，是卑陵于尊，庶乱于嫡，必不利矣。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义曰：泽上有雷，所以鼓动万物以广生成之功，有归妹之象，故圣人名为归妹。一娶九女之道，使其永久继嗣而无绝，君子之人观此归妹之象，必当察其事之永久，法之终末必有敝坏，当预防之可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义曰：女子少者曰娣。初九处一卦之始，最近卑下之地，是侄娣从于女兄以适于人，而能自处卑下，尽其卑顺之道以承其上，而得侄娣之道，故曰“归妹以娣”也。

跛者，足之偏也，犹侄娣者非其正配，然而从女兄以适于人，能尽其道以配君子，而广其孕嗣，以成其家，犹足之虽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于废也，既能尽其侄娣之道，守卑顺之质，以是而往事于君子，则获其吉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者，言女弟以从于女兄而适人者，人伦之常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言能尽其柔顺承事于上，以承其家，吉之道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义曰：眇者，目之偏也。九二以阳居阴，履非其正，亦犹侄娣从于女兄，非正室之象也。然而能尽卑下之节以承于上，而配君子广其继嗣，犹目之偏亦不废于视也。“利幽人之贞”者，言九二虽履非其正，然上有六五之应，虽上有其应，而为侄娣者不可越其位分而上进，如其妄求上进，则夺女兄之权，故当退处其位分，守其幽静之道而不变，故获其利。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者，言侄娣所以从女兄而适人，必居幽静守正以事君子，此道之常也。九二虽有其应，不妄求进，尽至正之道，是未变其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义曰：须，待也。六三以阴柔之质居刚阳之位，是履非其正也。犹侄娣之从于女兄，其年尚幼，未可以适人，必待年于父母之国，待其长大然后复归君子之家，以为侄娣。故《春秋》隐二年书“伯姬归于纪”，至七年书“叔姬归于纪”，伯叔者，长幼之称，则叔姬者，伯姬之侄娣也。当二年伯姬归纪之时，其年尚幼少，故待年于鲁国，至七年乃始归于纪，是侄娣有待年之义也。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者，是言侄娣有幼少未当归人，必待年于父母之国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义曰：愆，过也。九四以阳居阴，处非正位，犹女子虽备侄娣之数以适于人，过期而未往。虽过期未往，然而以刚阳之质，居阴柔之位，不为躁进，有柔顺之德，以其年尚幼未可以往，故待其礼之全备，俟其年之长大，然后归于君子，斯得其时也。迟，亦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言九四居其阴位，有柔顺之德，不务刚躁，是志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义曰：帝乙者，商之贤王也。言六五以阴柔之质，居上卦之中，是犹帝乙之王所归之妹也。然按泰之六五言帝乙归妹，此亦言之者，盖帝乙是商之贤王，于时最能尽婚姻之礼。周之去商尤近，知其最详，故圣人特取帝乙为言，以明其义也。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盖君者，正室之小君也。故《卫诗·鹉之奔奔》之篇曰“鹉之奔奔，鹉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君者，指宣姜而言之，是正室得称为君也。袂谓衣袖，所以为礼容也。良，善也，言侄娣本卑贱之位，今六五居极贵之地，是正室已死而侄娣继为正室，有柔顺之德，能尽妇道以配于君子，虽其正室之德亦不如侄娣之容礼最备而善良也。

“月几望”者，望为月十五盈满之时也，月者阴道，妇妾之象也，言六五虽得继为正室，处至贵之地，然不可时有骄盈之志，当常执柔顺之道，但如月之几近于望，不至盈满，则获其吉。

《象》曰“其位在中，以贵行”者，六五以其处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是侄娣至此得继其嫡而为正室，以配于上，是以贱从贵而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义曰：筐，竹器也。大凡女子承其筐，筐必有物以实之，士之刲羊必有其血，此事之常也。亦犹侄娣之适于人，进必有所遇，退必有所系，此亦女子之常也。今上六处一卦之上，居穷极之地，进则无所往，退则无所应，进退之间皆无所得，如女子之承筐而无其实，士之刲羊而无其血，进退失所，若以此而行，何有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者，上六位至穷极，进退无所适，犹女徒承虚筐而无其实也。

丰

䷶

离下  
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义曰：按《序卦》云：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言凡得其所归者，其道必至盛大，故以丰次于归妹。然则丰者，王者富有天下，生聚繁伙，民物众多，是天下众大之时也，故谓之丰。既富有天下以至丰盛之极，是其道大通矣。

“王假之”者，凡有圣人之德，有仁义之道，苟不得其时，不得其位，则无兴天下之势，无居天下之资，是则虽有仁义之道，安能有所为哉！故圣人必假此丰盛之时，发号施令，则民易以从，行赏用罚，则民易以服，以至制礼作乐，施发教化，可以大行于天下也。

“勿忧，宜日中”者，夫天下至广，有教化之所不能及者，有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王者之所忧也。今戒之勿忧者，日中则宜也。盖言日未中之时，则其明未盛，日之过中，则其明将衰，惟是日中正之时，则遍照天下，无纤悉幽隐不被其光辉，圣人虽富有天下，必须仁义道德遍及于天下，使无一民一物不被其泽，不被其烛，如此可以勿忧恤也。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义曰：言圣人广有四海万类，是丰盈盛大之时也。“明以动故丰”者，此因二体以明丰卦之义。上体震，震为雷；下体离，离为火。雷主动、火主明，圣人当丰盛之时，以至明之德而动，则其德教仁义大被于天下，故此所以致丰大之极也。



“王假之，尚大”者，夫有圣人之德，虽居丰盛则不能加益，虽贫贱则不能亏损，此言尚大者，盖其得天下之势，则仁义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而成光大明盛之业，固非假以自大其己而已。

“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者，言日之中正，则天下万物无所不照，王者之道能遍通天下，使远近幽隐无所不烛如日之中，乃可以勿用忧恤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者，言凡当盛大之时，过必有衰，是故圣人于此丰大之时以切戒之，言日之过中则必倾昃。月三五而盈，过盈则必亏，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互相推荡于其间，则有时而消虚、有时而长息，盈虚消息皆于时而行。以天地日月之大尚且如是，况人之小者、鬼神之迹者乎！故于此特戒之，使君子之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丰盈之时不忘其衰微之际，增修其德，谨慎其行，然后可以免丧亡倾覆之事也。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义曰：雷电者，皆阴阳二气相击而成也。夫雷电皆至于天下，使天下万物莫不兴起而成丰大，是丰之象也。君子之人观此象，而折断其狱讼，致用其刑罚，然必法此雷电者，盖狱讼之情，巧伪万状，若有威无明则伤于暴，有明无威则伤于懦，故必明与威兼用之，则狱可折而刑可致矣。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义曰：配主谓九四也。夫丰盛之时，必须上下之间皆有光明盛大之德以相敷畅，然后可得丰盛之道。今初以刚阳之德上应于四，四亦有刚阳之德，是上下之间皆有刚阳之德、光明盛大之道，其德相合配，故致其丰盛，是初遇其四之配主也。

“虽旬无咎”者，旬者，十日也，谓数之盈满也。言初与四皆有刚阳之德而上下相信，是由君圣臣贤，其德相符，今以其发扬光明之德遍于天下，是虽居其盈满盛火之时，可以享丰盛而无咎也。

“往有尚”者，言既上下之间皆有光明之德，以此而往，则行有所尚也。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者，言上下俱有明盛光大之德，故虽居丰盈之时，可以无咎。若不能守光明之道而过于盈满，则必有倾覆之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义曰：蔀者，掩蔽暗昧之物。凡丰大之时，必上下之间皆有明德，不可少有暗昧，然后可以发畅于天下也。今六二以阴柔之质而上应于六五，五又是阴昧之人，是于丰大之时所丰者不能光大，而乃丰于暗昧之物也。

“日中见斗”者，斗，星之名也，日昏方见，暗昧之极也。夫日之正中，其光辉遍及天下，无所不烛，丰盛之时，上下之间皆有光明之德，则可以遍及于天下，无有不被其泽。今二居丰之时，所应皆暗昧之道，则是犹日之正中反见其斗星也。六二既是暗昧之道，则必不能相取信，若有所往，则相疑而致灾害也。

“有孚发若吉”者，言六二虽以阴柔之质，无光明之德，然位下卦之中，是有中正之道，苟能尽其至诚之心，由中之言，以发天下之心志，以接天下之人，使之皆达其聪明，莫不发其志意，以亲信之，如是上下相交而取信，则蒙者反而为明，疑者得以相信，则可以获吉矣。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

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义曰：沛者，系于旗竿，旌旗之垂也，所以掩蔽光明之物；沫者，星之微小也。九三虽以阳居阳，处得其正，有刚阳之质，然居离卦之位，处文明之衰，所应在于上六。上六又无光明之德，居丰之时不能光明盛大其道，是所丰者惟掩蔽光明之物也。

“日中见斗”者，夫斗者，星之大；沫者，星之微。六二虽亦暗昧，然犹有中正之德，未甚至于全暗，故曰日中见斗；今九三居文明之极，其明已衰而又所应者亦阴昧之人，是暗昧之极，犹日中反见其微星也。

“折其右肱”者，夫手之便者在右而已，若右肱折，则左虽存亦不足适用也。言三居离明之衰，又所应皆无光明之道，虽以阳居阳，亦不能用成其事也。“无咎”者，九三本有光明之德，可以显用，今处于衰暗之地，皆已自为之，不可以咎责于人也。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者，凡欲立天下之治，成大事大功，必上下有光明之德可也。今三已暗昧之甚，是不可大有为于事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义曰：蔀者，蔽障之物。言九四有刚阳之德，居阴柔之位，是当丰盛之时而反居于暗昧之地，故亦曰丰其蔀也。“日中见斗”者，夫居丰之时，当有光明盛大之德，如日之中正无不照临，今九四反以刚明之质处暗昧之地，是犹日中之见斗星，暗昧之至也。夷主谓初九也。言四虽居阴暗之位，然本有刚明之质而又应在初九，初亦有刚明之质，德与己同，故谓之夷主也。是上下之际，交相发明，申畅其光明之德，以被天下而获其吉也。

《象》曰“日中见斗，幽不明也”者，言本有刚明之质，而自处幽暗之地，不能发其光明之道。“遇其夷主，吉行也”者，虽居阴暗，而遇得初九刚明之夷主以相辅佐，而发明盛大之道，是得吉而行者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义曰：章，明也。六是阴柔之质，五是刚阳之位，以阴柔之质而来居阳刚，是自能为章美光大之道，以发扬明德于天下，故有庆善之事、嘉美之誉而获吉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义曰：屋者，人之所蔽盖其身也，今丰盛之终，是暗昧之极也；家者，人所深密而自藏也，又蔀掩之，亦谓暗昧之甚也。上六以阴柔之质，居一卦之极，不得其中而过于丰盛之道，其暗至甚，犹屋本盖而复，丰盛之家本深藏而又掩蔽之，是暗昧之极者也。阒者，寂然而无所睹也。言上六阴暗之极，犹屋之丰、家之蔀，虽窥视其户，寂然无所睹而不见其人，虽三岁之间，亦无所覿，此凶之道也。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者，言上六之爻过于中道而暗昧之极，始飞于天际，上而无所归。“自藏”者，言以至窥视其户，寂然而无所睹，是自藏其光明而不能发扬之也。

旅

䷷

艮下  
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义曰：按《序卦》云：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言凡人居于丰大之时，恃其盛大，多过于中道而不知守常，以盈满自取倾覆丧亡之事，致其身穷困，反居于外，故



旅所以次于丰。旅者，羁旅之义，言人寄身于他国，托居于外，故谓之旅。

“小亨”者，按《杂卦》云“亲寡旅也”，言人自居于家、居于国则亲党助己者众，故其道得以大行，其志得以大通。今居旅，寄身托迹于他国，亲戚辅己者少，其道不得以大行，其志不得以大通，故曰“小亨”。

“旅贞吉”者，夫人居旅之时亲己者寡，不可恃其大正之道居于人上，但居旅不失为旅正则吉矣。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义曰：“柔得中乎外”者，指六五也。“顺乎刚”者，指上九也。言六五以柔顺之质居于外，又有大中之道，而居旅之时，托身于外，是能执柔顺大中之德以顺从于上九之刚，是以卑而事尊、以下而事上，故能安其所而不失正也。

“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者，此因二体以言之。下体艮，艮为止；上体离，离为明。言居旅之时，托身于他国，亲己者寡，必须求贤明之人以附丽之，既顺于刚，不紊其道，不悖于理，又附得贤明之人，是以小有亨通而得旅之正吉也。至如仲尼，大圣也，有圣人之德，有大中之道，不得其时、不得其位，皇皇历聘于诸国，能尽其顺以事其君，又尽顺以辅其人，有颜仇由、蘧伯玉为之主，是皆当时之贤者，能附丽之，至于游、夏、颜、闵，七十子之徒，三千之众，是时皆托迹于外而随大圣人为之依归。是大圣大贤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时，托寄于他国，皆必尽其柔顺以奉其在上，而又得大贤大圣之人以为其主，乃可以获吉也。

“旅之时义大矣哉”者，寄旅于他国，托迹于外，处之最难，于道尤重，故圣人于此叹美之，惟大圣大贤之人可以为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义曰：火性炎上，而火在山上，燎于物，其势不能久留，是旅之象。君子观此象，当明慎用其刑罚而无留滞其狱，何则？夫刑者，断人肌肤，伤人骨髓，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故君子当明显审慎而用刑罚，辨其情伪，正其枉直，使无至于失法，又不可重伤其民，使系狱者无至于留滞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义曰：琐琐者，细碎烦屑之谓也。夫羁旅之道虽尚柔顺，然亦不可过。今此初六以柔顺之质居一卦之下，是自处卑贱之地而为贫贱所动其心，故为猥细琐屑之事，苟容于人，苟合于世，斯此也。言既失其居，托迹于他国，而为琐屑之行如此，则人皆贱之，众皆弃之，是自取灾咎之道。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者，言初六居旅之时而为卑贱动其心，其道不通，其志穷困，是以取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义曰：即，就也；次，舍也；资，货也。言羁旅之道既尚其柔顺，而六二以阴居阴，履得其正，而处下卦之中，是羁旅之时托身寄迹于他国，而能尽柔顺之质，得中正之道，柔而不失其中，顺而不失其正，在上位而不至骄，在下位而不至慢，为众所与，如此是于羁旅之时能即就其次舍以安身，怀蓄资货以厚备，不失其所谓也。童仆者，尽其至顺以事其主也，是得此至顺之正道也。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者，夫圣贤君子之人，必有刚正之德，然后可以免

其尤患。今二所以能免者，盖古之人可以屈身而伸道，不可以屈道以伸身，今旅之时失其所居，是其道不得以通，而二能尽柔顺中正之道，故尤患所以无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义曰：居旅之时，必尚柔顺之道。今九三以阳居阳，处下卦之上，是务刚亢者也。夫托身寄迹于外，是失其居而志不通矣，而三反为刚亢之行，则众所不与，故其次舍必见焚毁而不得安居也。九三既为刚亢之行，为众所不与，而上又无应，进退皆失其所，以下近于六二，欲亲比之，是始务刚亢而后失其所，欲求于上，又失其童仆事主柔顺之正道，是为旅而焚其次舍，丧失柔顺之道，则众人所共疾之，危厉之道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者，言居旅之道，已失其所而复焚其次舍，是亦可伤悼矣。“其义丧”者，以旅之道而反与于下，自取丧亡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义曰：处者，止息之地也；资，货也；斧，断也。言四以刚阳之质居于阴位，是有柔顺之节，居刚而不为亢者也。处上卦之下，尽谦顺之道，故旅之时可以得其止处者而不失其所也。然犹不及六二有大中之德，故安然就其居之次，故此但得止息之地也。

“得其资斧”者，四虽未得其位，然能尽其柔顺之道，不为高亢之行，故可以安处而得其资货，又有刚明之德可以自断也。“其心不快”者，言虽得其止息资货，然所居不得其中，未得其位，则进退动止，不遂其心志。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者，言四虽得止息之处，亦未得其位也。“心未快”者，虽得其资货而能断然未得其位，未遂其志，故心所以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义曰：此一爻以阴柔之质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道，巽顺之德，而居于羁旅，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且虽有柔顺中正之德，然寄身托迹于外，方知其所亲比者寡，而未尝固必其所求，不必志其所得，犹人之射雉，但以一矢而射之，其得失未可知也。然其执节守道，不为困穷贫贱之所动，而秉其中正柔顺之德，虽一时至于亡矢而不得，亦终有可嘉美之誉、尊显之命而随之。

故孔子羁旅于周末，历聘于诸国，亦未尝必有所求。故有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行可之仕者，言但于时可以庶几行道，则从之；际可之仕者，言但以其君交际之得其道，则从之；公养之仕者，言于其国养待之得其礼，则从之。是其历聘天下而未尝固必其所求，然而所居之国必与闻其政，故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是言孔子有此盛德，而于羁旅动止得其中，不固必其所求，而自以为嘉美之誉、尊显之命也。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者，上言上九也。六五为羁旅之人，而能尽柔顺之节以奉于上，故为上所信，而有尊显之命及之也。逮即及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义曰：巢者，鸟之所居，最在于上也。夫羁旅之道，贵在谦下柔顺，而上九以刚阳





之质处上卦之极，无巽顺之道，而为高亢之行。行于羁旅，所亲比者寡少而反为高亢，居众人之上，则众人之所共疾而欲害之，既众人欲害之，则必失其所居而不得其安，如鸟之巢而见焚也。

“旅人先笑后号咷”者，言旅之时托迹于外而得处众人之上、高显之位，则自为尊贵之极，故其心自喜而先笑。至于为众人之所疾，以及焚巢丧位而不得安居，故后号咷也。“丧牛于易凶”者，牛者，至顺之物，言上九以刚阳而居卦之极，自为高亢之行而丧失其柔顺之道于平易之间，故有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以旅居人之上，于义自当焚也，又况恃刚亢之质以处之者哉！“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者，言处高亢之地而身无巽顺之道，虽有过恶之事而人无言言之者，故曰莫之闻，而至于焚巢后号咷之凶也。

### 巽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义曰：按《序卦》云：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盖言凡人之为羁旅，托身于外，比己者寡，若不巽顺则无所入，是必有巽顺之德然后有所入。然谓巽者，以其巽体是风，夫风者冥然无状，不知所至之地，无所不入，故曰巽。

“小亨”者，夫立大事、立大功欲成天下之业者，必须有刚健之德、果断之心，勇于所行，然后有所立，其志得以大通，其道得以大行。今此巽卦全用巽顺，有伤于柔懦，其道不得以大行也，故但小亨而已。

“利有攸往”者，夫人刚健果决之性或伤于暴，而过于中道，则所往之地必无所措置，必无所详审，是以必无所利矣。今此巽卦能用巽顺，则是所往当获所利也。

“利见大人”者，夫人以柔顺之道，虽为能顺于人而有利攸往，然其全用柔顺则失于太弱，而不能自断，故必利见大有德之人以断决之，使一归于中正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义曰：重巽以申命者，此明巽之义也。言上下二体皆为巽体，故曰重巽，圣人法此重巽之道，以申行命令，不可止利于一身、便于一方，必顺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欲，若风之所行，天下万物至纤至悉莫不被之也。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者，此指九五而言也。夫九五以刚阳之质，处巽之体，又居上卦之中，以阳居阳，履得其中正之位，居于至尊而又巽顺，所行得其中，所履得其正，则其志大行，其发号施令则天下之人无不顺者也。

“柔皆顺乎刚”者，柔谓初六、六四也，皆以柔顺之质处巽体之下，而皆上顺于刚阳之爻，是以下而奉乎上，以卑而奉乎尊也。是以“小亨”。

“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者，言上有柔顺之德而顺于众，复引此《彖》辞而结之也。言九五以刚而居于巽体之中，初六、六四能执柔顺之道以下而奉于上，全任柔顺，不能有所为，是以得其小亨。而所往之地、所入之处皆有所合，然其性巽顺而伤于过柔，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不能大有所成。是必利见大有德之人，以果断而决白之，然后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施之于人莫有不顺之者，如风之及于物，罔有不入者也。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义曰：随，顺也。夫巽之体上下皆巽，如风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顺，故曰随



风巽。君子法此巽风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顺者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义曰：此一爻以阴柔之质居巽之体，在一卦之下，是至卑者也，既处于卑而又上承于众刚，则是柔弱怯懦、迟疑犹豫、不能自决而或进、或退无所定也。武人者，刚武之士也，言凡人有刚则必济之以柔，有柔则必济之以刚，使刚柔之道皆得其中，然后事可以成，道可以行。今初六以阴柔之质，复在一卦之下，又居巽体，是全用柔巽者也，既全用柔巽，是以有进退之疑。故利在武人之正，用其刚健之德、果敢之志，勇于行事，使所行之事、所施之道刚柔相济，皆得其中，然后可获其吉也。

《象》曰“利武人之贞，志治也”者，夫既柔弱怯懦而不能自决，则于身亦不能自治；既不能自治，安能治于人哉。故必用其刚武之德相济而行，则可以治正其志而及于人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义曰：床者，卑猥之地，盖此一爻本有刚阳之质，而居于巽体，又处阴柔之位，是其谦巽过甚，而所行于卑猥之地，不得其中道者也。

“用史巫纷若吉”者，言此爻巽顺过甚，以甚巽而施之于身，接之于人，则事必不立，而施于事神则可以无咎。史巫者，史即祝史也，巫即巫觋之人，皆所以道人之言以告于鬼神，而复道鬼神之意以达于人者也。言九二既巽顺过极，失于中道，惟是用以事鬼神则可也。夫事鬼神者必尽其至诚，巽其言辞，以使精诚上通，则明灵降监，福祉来应，纷然众多，以获其吉而无咎也。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者，言本以刚健之德而反居阴柔之位，是失其中道，然施之以事鬼神，则得其中矣。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义曰：频者，频蹙忧愁之貌。九三以刚阳之质，又处刚阳之位，复在一卦之上，是其全刚亢而不能巽者也。居巽之时，失其谦巽之道矣。然而上为六四之所凭陵，下乘九二之刚，然九二虽是刚德，盖居于阴位，亦得巽顺之道。今九三则是上承六四，下乘九二，势不自得，是以舍其刚亢之道，不得已而为柔巽，屈其心志，忧愁然不得已而为之，非出于至诚，如是亦可鄙吝者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义曰：六四以阴居阴而又居巽之体，亦谦巽过甚而又行不得其中，是以有悔也。然以阴居阴，本得其正，而上承九五之君，竭其志诚、尽其巽顺以奉其上，故得悔亡。且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言人之事君，其柔巽过甚而见疑，然不可以见疑而变其志，当尽其巽顺之节，不失其为臣之道，以奉于上，承流宣化，奉君之威权，行君之事，所行必有成功。是犹田猎之时而获其禽兽，以充三品之用。三品即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是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者，言六四虽始有悔，然能竭其巽顺以承事于君，则所行之事必有成功，如田获三品之禽也。盖大臣之事君，若不以恭巽至正之道，而尚于谄谀佞媚之行，则不可免其诛戮之祸，况于悔乎。于此尽其巽顺而不失其正，则可以悔亡而有其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义曰：言九五处人君之位，为巽之主，当以谦顺之德下接于臣，今五以刚阳之质复处刚阳之位，失于太刚，无柔顺之道，所以有悔也。然以居中正之位，有刚明之才，而不失其治天下之道，故获吉而悔亡。既获吉而悔亡，则所往无不利矣。

“无初有终”者，言五始以刚强之道，无巽顺之德以接于下，不能感悦于人心，所以无初也。然而有刚明中正之德，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故有终也。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者，凡《易》中言庚、甲者，皆十日之名，取申令之义也。甲于五行为木，于四时为春，仁恩之道也。盖蛊者承衰乱之后，圣人当以仁恩之令拯济之，故曰先甲、后甲。庚者于五行为金，于四时为秋，金主断割，秋主严厉，此巽为风之象，无所不入，主人君之号令。言五处人君之位，其发号施令在于当，其赏罚在乎信，使善者知劝，恶者知惧，然赏罚号令之出，将使天下之人皆服从之，固不可骤然而行，故先三日以申谕之，后三日以叮咛之，使民知其号令之必行，赏罚之必信，有所戒惧，则天下大治而吉矣。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者，五所以获吉者，盖行得其中，履得其正，而不失治天下之道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义曰：床下者，卑猥之地也，言上九本有刚明之质而居重巽之极，处无位之地，是所行谦巽亦过甚而至于卑猥者也。“丧其资斧，贞凶”者，资，货也，人之才也；斧，斤也，善于断割。言上九所以至于卑猥者，盖处无位之地，无刚明之才，又不能断割以自决其事，故于贞道凶者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者，处巽之极，其道穷困以至卑猥也。“正乎凶”者，上九本有刚明之德可以自断，而反处一卦之极、无位之地，是失断割之才于正道而凶也。

## 卷 十

### 下经

#### 兑



兑下  
兑上。兑，亨，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人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言人能以柔顺之道入于人，则人皆说之，故次于巽。然谓之兑者，其象为泽，其性为悦，所以为天下说之之法也。然泽者，水之所聚，而滋息万物以为生成之功，使之皆得滋养而说悵也。然不谓说而谓之兑者，盖圣贤之人将欲感天下之心，必当以仁义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语口舌而为说，故去其言而为兑也。

“亨”者，言圣贤发仁施惠布德泽以说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皆感说之，故得其亨通也。

“利贞”者，夫感说之道多失于邪，若小人之人，止以淫声媚色、雕墙峻宇、流连荒亡以说于心，巧言令色、柔佞邪谄以苟容于人，如此皆所以丧身败德以至亡家失天下，是说非正然也。故圣贤之人施其感说之道，皆本于至正，则无所不利也。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义曰：“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者，言此卦内二爻为刚，外交为柔，言所以感说人者，当内有其刚，外示以柔。然而止有刚则至暴，而无以感说天下之心，故当外示之以柔。内既刚外复柔，以此说人，则人皆说而归之，是得其正而无所不利也。

“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者，夫天之体之德运动而不已，是至刚者也。及其降气以生成万物，则至柔而不失其柔也。人之情莫不好安逸而恶危亡，说仁义而惧鄙吝，今圣贤之人内有刚明之德而外示柔顺之道，施其仁义、发其恩惠以说于天下，是上能顺乎天之心而下能应乎人之情也。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者，民之情皆欲安而恶劳，若圣贤之人将欲役使之，必当发其仁义恩惠感说之，则民从其役使而忘劳苦之心也。夫就死者人之所难也，圣贤先能发仁义德泽，然后使之冒犯大难至于死地，则民亦说乐而从之，无有怨也。

“说之大，民劝矣哉”者，夫施说之道固非小小之事，可以感怀天下之心，必须有仁义德泽以遍施天下，使民虽从其劳役，犯其死难，皆无怨心，况乎纳之以善教，民固劝而说从之矣。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义曰：上下二体皆兑，是二泽相丽也。夫水之聚于一泽之中，则能滋息万物而使之皆得其说泽，而况二泽相丽，是其说之大者也。君子观是象，凡施说之道，必当施之于大而至于久远，若小人惟以浅近为说以快己之欲，然至于久远则不能无厌倦之心。厌倦既生至丧身、亡家、败国、失天下，皆由于此。故君子之人当说其大者，惟朋友讲习。盖朋友之道，同心同德，其志气相契，所讲者圣人之道德，所习者圣贤之事业，日闻其所不闻，日见其所不见，使道德事业愈久而愈新，皆无其厌倦之心，是为说之道莫重于此也。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义曰：和，谓中和也。夫兑者，西方之卦也，以四时言之则为秋，秋所以成万物，万物皆说而成也。君子之人在上，以义制天下之民，使之感说而归之，故当广发其中和之教，所应不系于一，无心于物，而使之自然感说而从之，则不失其兑之义也。今初九居兑之始，是能刚中而柔外，以施其说也。何则？盖以其有刚明之才，故曰刚中；体夫兑说，故曰柔外。夫内既刚，外又柔，是能以中和之道说天下之人，心无所系，故得天下之欢心而获其吉者也。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者，初九能以中和之道，上不系应而行不在私，故以此而施说于人，则人皆说而从之，复何所疑哉？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义曰：此爻以阳居阴，履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刚居中，是其有至信发之于中而施说于人，不为邪僻，不为非妄，使天下之人皆必信之，以至欢心而归，一获其吉，是得其所以为说之道，悔遂亡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者，能以由中之信发于己之志，而施说于天下，天下之人莫不说而归之。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义曰：夫感说之道，必须至公至正，无所偏系，使天下之人自然而说之则可也。固不可以言语口舌柔邪以苟取于人而求其说。今六三当施说之世，以阴居阳，又在一卦之上，是履不得中，行不得正，以不中不正之道，是欲以柔邪谄佞、姑息苟且以来天下之说，虽天下之民一时欢心而说从之，终无其道以久说斯民，以是施说，非凶而何？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义曰：商谓商议，裁制也；宁，安也；介，隔也；疾谓六三也。九四以刚明之资居上卦之下，切近九五之君，是居得大位与持重权者也。既为权位之臣，则邪媚之人皆欲以甘言巧语、柔佞之道以苟说于己，将以希进用之地。然小人之徒止欲荣进一身而已，若使进而有位，则上必为害于君，下必为害于民，君民之间皆被其疾害。是则九四既有权位，人求说己及己之说人，皆当商议裁制其所说之义，则不失其正。然既商议裁制，则旦夕忧虑，常恐小人之进，故未能斯须遑安也。

“介疾有喜”者，六三既以柔邪欲说于己，欲图进其身，苟进之则为君民之害矣。故九四则当施刚明之德以裁制而介隔杜绝之，既能介隔六三之小人，则天下之贤者得以进，天下之民皆得其安，上以致国于太平，下以纳民于富寿之域，是有其喜庆者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者，九四所以有喜者，盖由能介隔六三谄佞之小人，使不得进，所以杜君民之害，使贤者得路以施仁义于天下，获其福庆之事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义曰：孚，信也；剥，刻也。夫圣贤之人皆以仁义为先，若使之进于有位，则上可以致君于无过之地，下可以跻民于富寿之域，使天下罔有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而不被其福庆也，此圣贤之所用心也。小人则不然，外以柔邪谄佞、内以贪残狠毒为心，若使之见用，于上必为乱于君，于下必为害于民，以至天下皆被其剥刻，然则为天下者欲治于民，莫若以至诚委任天下之贤，使推其仁义之心，以布泽流惠，则天下不劳而治矣。今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为兑之主，是有可致之资，既有其资则当信任其贤明有德之人，以辅助于己，故天下皆被其赐矣。且五虽本应于九二，九二有刚正之德而已不能尽柔巽以任用之，反比于上六邪佞不正之臣，是所信者剥刻之小人也，既信剥刻之小人则贤者退而朝廷昏乱，纪纲废弛，以至害于国而及乎天下，是其危厉之甚也。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者，此圣人戒之之辞也。言九五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资，反委任上六柔邪之小人，以剥刻君子，自取危厉，故于此切戒之，责于五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义曰：引者，牵引之辞也。言上六以阴柔居一卦之极，当无位之地，故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牵引天下之民，欲使尽归说于己。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者，夫施说之道，一失其正则皆为私邪而不可行，况其以柔佞欲苟说于人乎。今上六既然，故虽得人之说，其道亦未足为光大也。

涣



坎下  
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散也、离也、释也。言人乐极则忧，欢极则悲，欢乐之极久而不已，以至离散，故涣次于兑。然涣者，是人心睽离，上下违散之谓也；亨者，言上下所以涣散。故民所以睽离，盖由道有所壅塞，志有所不通，是以涣散。故君子当此之时，必以权变之术，刚明之德，释去民之险难，以和众情、以导众志，使皆得萃聚而至于亨通，故曰涣亨也。

“王假有庙”者，言人精气体魄萃则生、散则死，精气散之于天则为神，体魄归之于地则为鬼，冥冥然、恹恹然，幽邈而不知所之。为人子者思欲追念其容貌，竭心以奉养，虽有凄怆之怀，不可得而见之。故先王因此涣散之义，思欲萃聚其亲之神灵，故假

立其庙以状先祖之容貌，于是四时追感，设为祭祀之礼以荐享之，所以表追念凄怆之心，而又燔燎膋芻以达诸阳，酌郁鬯芬香之酒沃之于地，以达诸阴，所以尽孝子思亲之志，教天下追思奉先之道也。

“利涉大川”者，大川，险阻之谓也。夫涣散之时，民心违离，上下相戾，必不能涉其大川，是故圣贤君子必起而济之，虽甚大险，必往救其生灵，不可惧其患难，是利在涉此大川，以拯天下涣散，使皆萃聚，不至离散，而各得其济也。所以能然者，盖巽体属木，涉于川而无沉溺之患，故古之圣人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是巽木能涉于水也。犹圣人有才智，而又有刚健之德，能拯民之患难，无有不济者也。

“利贞”者，言离散之时，不以正道而拯济之，则人心愈肆而邪僻之事从而至矣，故圣贤之人当此之际，利守正道，则可萃天下之民也。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义曰：“刚来而不穷”者，此言九二有刚阳之德，来居坎险之中，而上无所应，然已有刚明之才，终不陷身于穷困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此言六四以阴居阴，居得其正，而在上卦之下，是位乎外也。既居外卦之下，下无其应，然上比九五之君，九五亦无应，故与之志合而相得，同心戮力，上与五同涣散天下之难，萃聚天下之民而济之也。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者，言人体魄既散，幽阴而难见，是故王者假立此庙，以萃其容貌，四时祭祀，以表凄怆之心。然而立其庙宇，设其祭祀，追思念旧，不可以渎，不可以疏，是王者教人之孝亦在中道者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者，言川者，水之聚，济之以舟楫。今下体坎，坎为水，故为川；上体巽，巽为木，故为舟。《系辞》曰：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是唯舟楫，为能利涉大川。犹圣贤当此涣散之时必须冒涉险难，使涣散者皆萃聚之，故往则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义曰：夫风行水上，涣然而散，是得涣之象也。帝即天帝也，以形言之谓之天，以气言之谓之阴阳，以主宰言之谓之帝。言先王当此涣散之时，设其郊祀，备其物仪，荐享于天地，以报成功也。

“立庙”者，言萃聚先祖之精神立为庙貌，四时祭之以表凄怆之心，奉先之道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义曰：夫涣散之时，人民既违散，上下既乖离，救之缓则情伪交作，奸邪并起，无所不至，事难济矣。今此初六以阴柔之质居一卦之下，又在涣散之始，是往而拯之，不可后时，固当用刚壮之马，急于解民之难，使得萃而不散，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者，言当此涣散之时，固不可以刚暴拯济之，苟尚刚暴，则民愈怨而心愈离。今初九既以阴柔居于卦下，而复在事初，能执柔顺之道以拯济之，故得其吉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义曰：机者，人所倚凭，谓初六也。此九二当涣散之时，以阳居阴，失正者也，上又无应，是无同心同德合契之人也。既无合契之人，居又失正，是有悔者也。然而初亦无应，能知事始，用拯济之马，以救天下之涣，今二若能奔从于初，则是得其所凭倚之地也。既得其所凭倚，则可以同谋合虑以拯当时之难，使天下得其萃聚。天下既以萃聚，则其悔得以亡矣。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者，言二当涣散之时，上无其应，道不得行，志不得伸，其身不能有所济，既能奔从于初，与之共谋为虑、同心协志而有所凭依，则是得中心之所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义曰：夫有才者或无位，有位者或无才，或位崇而德薄，或志大而位小，皆不足以有为也。今六三以阴居阳，履非其正，当涣散之时，其德不能安天下之众，其才不能释天下之难，在险之终，有悔者也。然而上有上九居一卦之极，有刚明之才以己为正应，既以己为正应，是以不能固其所守，往从于上，然虽不能大济天下之事，亦可以释一身之患而无悔吝也。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者，言三虽居非其位，而得上九为之正应，往以从之，思展其志于天下国家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义曰：群，众也，天下之涣起于众心乖离，人自为群。六四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而居阴得正，下无私应，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以济天下之涣，且又得君以行其志，内掌国之机务，外宣君之德意，使天下之党尽散，则天下之危以济，天下之难以解，天下之心不至于乖离而皆得以萃聚，上下悉有所归，有此之功，故得尽善元大之吉也。

“涣有丘，匪夷所思”者，夫为人臣者当尊其君，为人子者当尊其父，然后君父臣子之道正矣。丘者，艮虺不平之地，今六四上奉九五之君下，为百官之长，当天下涣散乖离之际，其承君之命令，宣君之德泽，以释天下之难，一责于己，是其权既重，其职匪易，故六四常终日乾乾，终夜惕惕，竭其臣节，能自艮虺，不敢少安，而亦未尝敢平其思虑也。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者，言涣散之时，上下乖离，六四独能执柔顺之道以事其君，使天下之众不至离散，如是于臣子之道得其光明盛大者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义曰：汗者，肤腠之所出，出则宣人之壅滞，愈人之疾，然且一出而不可反，犹上有教令释天下之难，使天下各得其所者。今此九五居至尊之位，为涣散之主，居得其正，履得其中，能出其号令布其德泽，宣天下壅滞，发天下湮郁，使一令之出而不复反，一号之施而不复更，善者赏之，恶者罚之，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咸有所归，是如汗之不反者也。

“涣王居，无咎”者，言九五既居尊位，为涣散之主，当是时，上能自正其位，下能任六四之臣，宣号令、布德泽、释天下之大难、正天下之广居、辅王者之尊位，使天下之人皆知上有明君、下有贤臣，无涣散之难，民得安堵，天下合洽，则九五之君所以居位而无悔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者，言九五居至尊之位，任贤明之臣，萃天下之民而免悔者，由所居之得正故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义曰：逖者，远也。夫天下涣散之时，上下乖违，情伪丛生，利弊纷起，必有所伤也。今此上九居上卦之极，处无位之地，能全其身独远其难，不与众竞，故涣其血去也。

“逖出无咎”者，言既居卦极而无位，是能独远于难，所以无咎也。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者，既独居上卦之上，是最远于患害也。



## 节



兑下  
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言凡物不可使之终有离散，故必节制之。然谓之节者，盖节之道在于人之一身，则言语、饮食、心意、思虑、出处、进退以至嗜欲，皆有所节，使父子有礼、上下有等、男女有别、尊卑有序、长幼有伦、夫妇有制、内外有分，皆有所节，至于一国以及天下，用度、礼乐、刑政、赏罚、号令、宫室、旌旗、车舆、服器以至税赋徭役，以其时贤、不肖各有所处，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富贵贫贱各当其分，如此之类，举而言之，是修身、齐家、治国、正天下，皆有所节，故谓之节。然其得亨者何？盖人之修身以至治天下，皆有所节，则所往之地、所为之事，无不获亨通也。

“苦节不可贞”，苦者，人之所难嗜者也，犹味之苦也。夫节之道不可过，过则人不乐从，以其一身一家节过则犹无大害，若于治天下人民之众而节之太甚，则必不乐从，是故圣人预为之备，曲为之防，酌中立法，使其车舆、器用、宫室、旌旗、衣服、制度皆有其节，一合于中正。苟苦之，则天下未易治也。且如赋税之设，非欲聚敛其财货、厚取于民以自足已，盖有郊庙之祀、宾客之供、兵储之备，此为王者不可废也，是以不得已而取之。取之必有中道，故中者天下之通制，取之过甚则在下者财匮而不能给，取之薄则在上者用度不足，是以量时之丰约，酌民之厚薄，使天下之人乐从而易于输纳，可谓得节之道也。故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皆什一法而得天下之中。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义曰：此因二体以明节亨之义。上坎为阳，阳为刚；下兑为阴，阴为柔。“刚得中”者，九二、九五之爻也。夫节所以得亨者，阳本在上，今处于上；阴本在下，今居于下，是君臣上下各有分也，故曰“刚柔分也”。“刚得中”者，言九二、九五以刚阳之质居刚阳之位，又居得其中，履得其正，当节之时能为节制之道，使天下皆得中制，是以亨通也。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者，夫节之道不可过，过则不能缘人之情，而众不乐从，是不可久行于世而为万代通行之法，穷困之道也。

“说以行险”者，上坎为险，下兑为说，是说而能行于险也。盖言圣人缘人之情，酌中以为通制，当节之时虽有险阻，能以说顺行，则人亦乐从之也。

“当位以节”者，言九五有刚明之德，居至尊之位，为节之主，是所居当其位，而能酌民情为之节制也。

“中正以通”者，此又言九五居中履正，所为节制得其中又得其正，得其中则无过与不及之事，得其正则不入于私邪，是中正所为之道，可以通行万世，使天下得尽所以为节制之义也。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此已下广明节之道也。夫天地之道，阴阳之序，以生以成，皆有所节。至如生成之终，则有风雨霜雪以杀之；杀之既终，复以春阳为发生之始。是天地之道，始始终终，阴阳相荡，寒暑往来，不失其序，所以能生成万物，此天地尽其为节之道也。圣人法天地之道，为之节制，设其礼法，各有常分，以至取予无不得其中，如是而行，自然财不伤而民不害也。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义曰：夫水之性，决之于江河，其性沛然顺于下，莫之与御。今水在泽中，则不能顺往而流，故有节制之象。数者，名数也；度者，制度也。言君子之人法此节之象，定其名数、立其制度，使礼乐之道、度量之分无得过差，尽合于中也。

“议德行”者，夫人本五常而生，其性有全有偏，唯圣人受性之全，贤人则才智有所偏，是以当节之时，必量其才之大小，随其德之优劣，以任用之。大才者置之高位，小才者置之低位，若其无德无行，则没身而不用。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义曰：户者，门之内、牖之间也。夫人之情莫不欲安逸而恶节制之为禁，此节者，节人之邪情，约人之私欲，遏人之非，绝人之伪，然而节情、约欲、遏非、绝伪，人莫不恶之。然当节制之始，典章未备，法度未详，必当慎密之，不可泄机于人，苟所行不密，则必为人所窥而败坏成事，如是则法未出而奸生，令未下而诈起，必不可以节制之也。今初九履下卦之下，居节制之初，是谋事之始，故当慎其几，密不使宣露于人，使天下之人由之而不知之，而情伪不作，巧诈不生，则是能慎其几密，不出户庭之间，所以成节制之道而无咎矣。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者，言初九居事之始，所以不出户庭者，非是藏其几密，慎其法制，不宣布于天下，盖当节制之初，典章法度未甚大备，不可以宣露于人。是能知其时可以通则通之，可以塞则塞之，通塞不失其宜也。故《系辞》曰：“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言大凡几密之事必当慎之，苟宣露于人，则君失臣、臣失身，以至天下皆失其节，如是则不能免于咎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义曰：在外谓之门，大凡居事之始，节人之情伪，必当慎重而几密之，故初九在卦之始，处节之初，典章未备，法度未完，故几密而不宣露于人，是以不出户庭也。今此九二居卦之中，是典章已备，法度已立，必当宣布于天下，以制节于人情，使其奸伪不敢萌，巧诈不得作，天下之人皆合于中制可也。今有可致之资而反不出门庭之间，使制度不立，上下无别，以至天下之人皆乱其常，则是恣人之情，纵人之欲，速凶之道也。

《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者，言九二居得其中，而法制已成，当行而不行，当施而不施，使天下之人情伪交作而上下无等，节制之道不出门庭之间，失时而不宣布，以至穷极亦不能行，凶其宜矣。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义曰：若者，语辞也。夫为节之道，必须先正其身，然后可以正人，身既正则天下孰不从之。今六三以阴居阳，是为不正，在下卦之上，是为不中，既失其中，又非其正，且在卦之上，是居众人之上者也，夫居众人之上，必也赏必信、罚必当，正身立法，度平典章，宣政教以节天下之人，则奸伪不作、巧诈不生而人自信从之矣。今反不能自正其身，又不能节制其人，是虽有严刑峻法，人亦不从，故反自生嗟怨之声，如是必不可为节制之主也。“无咎”，盖三以不正之身居众人之上，不能节制以至嗟若之凶，皆已自为之，又何咎于人哉。故《象》曰“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义曰：按此爻居上卦之下，近九五之尊，而又以阴居阴，履得其正，上承其君，下率其民，以柔正之道上以节君之情，制君之欲，防君之邪僻，致君于正，又能宣君之令，布君之德以去天下人之邪伪，禁天下人之非僻，使天下之人一归于正而得节制之

道，是由以柔正自正其身，以至正君率民，安然而行其节制，故所往无不得其亨通也。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者，言六四以柔正之道自正其身，上承于君以行节制，所以率天下之人得以亨通，是承君上之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义曰：甘者，味之甘，人所嗜也。夫节之道，是节人之情、防人之欲，人之所恶也。今九五以阳居阳，处得其正，又居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为节制之主，当节之时，能以中正为之节制，无过无不及，施于当世，则天下之人无尊卑长幼上下，以至于远近幽隐，皆悦然乐而从之，是九五为节之道使人乐从，如嗜甘味也，所以得其吉矣。

“往有尚”者，五以中正之道为节制之法，可以为世世之通行而天下之民皆乐从之，是五有所往，则为人尊上者也。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者，言圣人通其情，故能达节，常人违其情，故多苟节。夫能通天下之情，不违其理，守大中之节，不失其时，以此而行，则合圣人中正之道。今五居至尊之位，在上卦之中，是能正其身而为节制之主，使天下之人皆尊尚而从之，是居位中正之故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义曰：夫节制之道，贵乎中正，则人乐从之。今上六过于九五，是居不得中者也，所为节制之道皆过于中，是人所厌苦之也，以正道言之，则已凶矣，故曰“贞凶”。然“悔亡”者，夫节制有苦于天下，则害其事，今上六居无位之地，但行于一己而自节，苦于一身，则可以悔亡。故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是言凡过节于一身，则可以无悔也。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者，以阴柔之质，居节制之极，所为失中正之道，而天下之人厌苦之，是过为节制之道，以至穷极也。

### 中孚



兑下  
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义曰：按《序卦》云：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言圣贤之人为节之道，必当以信而行之，使久而不变，可以为万世之法，故以中孚次于节。谓之中孚者，孚，信也，信由中出，故曰中孚。盖二阴居中，是虚中而发诚信于内，出之于性。孚信既发于中，施之于外，则天下必信之矣。

“豚鱼吉”者，豚是兽之至微者也，鱼是虫之至隐者也。夫圣贤之人所立正教必须信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顺从之，以至至微至隐之物，皆亦被其信。是故圣王作为节制，斧斤不时不入山林，数罟不入污池，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如是之类，是皆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使至微至隐之物皆遂其生，而涵濡其性。豚鱼，无识之物，犹且被泽而不妄有所伤，则有识之类其蒙信也可知矣。故曰“吉”。

“利涉大川”者，川者，险难之地，大则有兵革之事，小则有寇盗之虞，于天则水旱虫蝗，于人则死亡疾疫，险难之事也。夫节制之道行于世，必以至信及于天下，不造微小，则天下相信，戚疏和睦，圣人以此极济天下之难，何所不利哉！若不以至信及于上下，苟涉大难，必有阻溺，此中孚之德犹已及于豚鱼，则天下之人无不信服，上下和同，物情不违，故涉于大难，无不利矣。



“利贞”者，夫信而不正，不若不信，故圣贤所节制，必须不偏不党，至诚不息，不为邪欲所胜，则天下皆信其上，是所利在于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义曰：“柔在内”者，谓六三、六四也，言三、四以柔顺处中，而四阳居外。二阴既处其中，则是虚其中也，言诚信之道发于中、行于外，使天下之人皆信之，故曰“柔在内”也。“刚得中”者，谓九二、九五也。二爻皆以刚居中而得正，夫刚而不中不正，则为私、为暴，不可信于天下，故刚以得中为贵也。

“说而巽，孚乃化邦”者，言此卦下体为兑，兑为说；上体巽，巽为风。是九五能以风教权变孚信于天下，则天下之人说顺而信矣。《左氏》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夫圣贤之人不可为小小之信，必当立其大信，使天下之人皆孚信之。上既以由中之信发之于中，施之于外，无偏党私曲，皆合于中，则天下之人皆化上之信，奸伪不作，巧诈不兴，亦以至诚至信奉于上，故曰“乃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者，言豚鱼所以得吉者，盖由孚信之所及，至广至远，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伤其性，以至至微至隐皆被其德，故《小雅·鱼丽》之诗盖言万物众多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者，下兑为泽，泽者水也；上巽为木，木在水上，舟之象也。夫大川之深，至险至浚，若以舟楫济之而居于其中，所涉无不济矣。是犹在上者能以节制之道、由中之信，施为号令，风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上下以信相接，何所不从哉。若国有大患，人大难，则可以使同心戮力以顺从于君，而共拯之，无危险而不获其济。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者，夫天之道无所不正，无所不信，故冬至则阳气应之，夏至则阴气应之，寒暑代谢，日月往来，皆无毫厘之差，是天地、阴阳、寒暑、昼夜、日月皆有其信，而不失其正，是天之不言而能信万物者也。今圣贤之人能推由中之信，无偏党之邪，以取信于天下，使天下皆信之，是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义曰：泽与风皆生成之道也。夫风行泽上，物无不从，犹君子之人以由中之信施乎外，无所不及，无所不顺也。“议狱缓死”者，君子观是之象，以谓狱者，系狱之人就苦而告之，以所死者不可复生，必推由中之诚，原议冤枉，察其真伪，求其曲直，以缓恕其死，则可以尽其至信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义曰：虞，度也；燕，乐也。此居兑之始，上有六四为之正应，然中有九二、六三间隔己之应，是以初九能度四之正应，裁量其情以孚信于己，不为二三间隔而变其志，自能虞度，终以至诚待之，故得吉也。“有它不燕”者，初既以四为正应，虽有二三间之而能虞度之，以谓纵有它来从己者，己亦执心不变，不与之为燕乐也。

《象》曰“虞吉志未变”者，此一爻居事之始，在兑之初，其志专一与四为应，其志终不变易矣。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义曰：夫信出于中，虽天地亦可以充塞，苟无信实，虽无识之物亦不已从。今九二

以刚阳之德居兑之体，在中孚之中，而有由中之信以及于下上，无其应，无所私系，在三四重阴之下，处幽暗之中，而不失其信，是以声闻于外，至于天下同类之人以孚信应之，若鸣鹤之在阴，而其子自然应和。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者，言圣贤之人既以诚信达于天下，上下自然以诚信相交，故与之其天爵共天禄而无所离间靡散也。言我有美好之爵，与尔共散之也，盖至诚所感，上下和悦之至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者，言诚信之人愿与同类相应，今得诚信而应之，是中心之所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义曰：六三以阴居阳，履非其正，小人者也。切近于四，四以阴居阴，君子者也。夫小人而近君子，则必陷于君子，是以六三得其所敌，故曰“得敌”。既敌必战，则或鼓而进，故曰“或鼓”。然小人虽欲害君子，君子执正道而无所变易，非小人之所能胜，则反自罢敝，故曰“或罢”。且小人既不克胜而得罪于君子，则惧其侵夺，故曰“或泣”。然君子守己薄责不为区区之行，不屑屑与小人校计，则小人获存而得出于忧惧之地，反有所喜，故曰“或歌”。以是见六三不中不正，所为失道，而强弱忧喜之无常也。故《象》曰“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义曰：月者，阴之体；望者，光魄盈满与日相望之时也。此一卦惟六三、六四以阴柔居于内，而六三以其不正，故为小人也；六四以阴柔之质居巽顺之体，居得其正，奉九五之君，能布德教以孚万邦，得臣道之正也。如月之近望，光辉明盛，遍照天下，然惧招君父之疑，常自戒慎，不自满假，故曰“几望”也。“马匹亡，无咎”者，匹谓匹耦群类也。夫君子守其道德，以务远者、大者，不与小人校分毫之利害，若以君子而与小人校其区区屑屑，则贤不肖混淆而君子小人无间，以至患害所及。今六四虽为六三所侵，来与己争，然已得其正，犯而不校，是以绝其群类，上承于五，固守其分，养成至德，故获无咎也。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者，言匹马而亡，是独行也，能下绝六三之类，上顺九五之尊，是自能以正道上应于五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义曰：挛者，牵挛之谓也。此九五居至尊之位，履正处中也。夫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诚至信之心发之于内而交于下，以挛天下之心，使天下之人皆以诚信奉于上，上下内外皆以诚信相通，是得为君之道而获吉，复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义曰：翰者，鸟羽之高飞也。此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穷极之地，是其诚不能自内而出，无纯诚之心，笃实之道，徒务其虚声外饰，以矫伪为尚，如鸟之飞登于天，邈然不见其形，杳然莫睹其迹，徒闻其虚声而已。

“贞凶”者，君子之人所作为，必皆本其纯诚笃实光大以感于人，而人亦以诚实奉之，此君子之谓也。今乃居无实之地，任无诚之声，以正道观之，可谓凶矣，故曰贞凶。

《象》曰“何可长”者，言上九徒以虚声外饰骄于人，殊无纯诚笃实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圣人戒之曰“何可长”。如此盖欲人改过反诚，以信实为本也。





## 小过

艮下  
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义曰：按《序卦》云：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言圣贤君子有由中之信，至诚之道，则不以小人之所疑谤而不行，固当发之于外，以拯天下之失，矫天下之弊，使至平治而后已，故以此次于中孚。然谓之小过者，盖大过以四阳居内、二阴在外，本末皆弱，上下皆微，故圣贤之人以大才大德过越常分，以救天下之大难，今此小过以四阴在外，二阳居内，是纲纪未甚隳坏，天下之事少有差忒，故圣贤之人小小过行其事以矫正之，故若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皆小有所过也。

“亨”者，夫圣贤之君既推至诚之道，过行小事以矫一时之失，则天下之人一归于大中之道，而得亨通也。天下皆奢矣，啬俭一己以矫之者，晏子一狐裘而三十年是也；天下皆薄于丧也，哀毁一身以矫之者，会子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是也。盖人情已弊，矫而行之，所以劝进于中道也。

“利贞”者，夫小过之时，非常行之时也。苟不以至正之道，推至诚之心，则入于诡譎诞妄，天下不能信服之矣，故当率己以正，然后利也。

“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夫当小过之时，本末未至甚弱，政教未至甚颓，天下之事小有所差，君子固当过越而行其小小之事，以矫世励俗，使复趋大中之道可也。如当是时不能附顺人情，而反大过其事，不近于民，则所为迂远，民无所济矣。

“飞鸟遗之音”者，夫鸟之飞腾于空虚，但闻其音而不见其迹，谓如君子过越中道，矫正天下之弊，但使民由之而不使知之也。“不宜上、宜下，大吉”者，夫鸟之飞翔，虽不见其迹，然又不可大过而愈上，若愈上而不已，则愈穷而不得其所归，故当下而附于物，则得其所栖止也。犹君子当小过之世，乘时藉位，矫过常分，以正当时，不可大越其事，远于人情，必当附近民心，约附所为，然后获吉也。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义曰：夫小过之时，天下之时小有过失，君子思欲拯济之，不可大过其分，但以小事之事过而行之，以矫一时之弊，然后得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者，夫君子所为，观时而动，时之大弊则大过其分而行，时之小弊则小过其分而行，约民中道，驱而纳之，随事制宜，适权应变，一皆必出于正，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者，夫大过二、五皆以阳居中，故曰可行大事。今小过二、五皆以柔居中，故不可大有所为。但小有过为之事则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者，夫成大事、立大功，必有刚明之才居于内，柔顺之道行于外可也。今三、四虽有刚明之才德而居失其位，行不得中，故不可以行其大事，惟小事过可也。

“有飞鸟之象焉”者，按小过之卦自中孚而来，有飞鸟之象者，盖中孚之卦四阳在外，二阴在内，内虚而外实，故上有飞鸟翰音之言。今小过四阴在外，二阳在内，是内实外虚，故有飞鸟之象也。“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者，言飞鸟翔空无所依著，愈上则愈穷，是上则逆也；下附物则身可安，是下则顺也。犹君子之人过行其事以矫世励俗，欲民易从，必下附人情，亦宜下而不宜上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义曰：夫雷者出于地，今反在山之上，是小过之象也。君子当天下小有差弊之时，



将以矫世励俗，驱合于大中之道，是以过行小事于身，使天下之人观而化之。故若天下之人有所行过差而失于傲慢，君子则过恭以矫之；若天下之人居丧过差而失于率易，君子则过哀以矫之；若天下之人用度过差而失于奢侈，君子则过俭以矫之。是皆君子之人过为小事以矫天下之大中也。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义曰：小过之时，是君子过行小事以矫一时之失，正当时之弊，众所不为而已独为之，皆在于身，故取飞鸟之象以明之。今初六一爻虽以柔而居下卦之下，然所应在四，故如飞鸟之愈上而无所附著，是以凶也。何则？盖小过之时不宜上，君子必须应机适变，随事制宜，附近于人情而后可也。若其所行太过，所为己甚，虽位在下而志愈上，故获凶也。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者，初六虽在下，而已升至穷极而无所容，以罹其凶，将可奈何哉，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义曰：祖，始也；妣，在内也；君，六五也；臣，六二也。夫小过之君子不可大有所为，但小过而合其宜，欲矫正天下使一归于中耳。今六二已过于初，以柔顺处于内，故曰“过其祖，遇其妣”也。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者，小过之世，不可为己甚之事，事为己甚，则有僭逼之嫌而罹其上逆之凶。盖二在其下，比于初则为过，比于五则为不及，今不敢逾越其君以行事，正得为臣之体，是所遇得其分，故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者，为臣之分则必奉君之职而行臣之事，不敢及于君，盖为臣之道不可过越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义曰：小过之时，盖君子行大事以矫正天下，不使小人得过也。今九三虽处刚阳之位，有明断之质，然反不能过防上六之小人，而使之得过。夫既使小人得过，理已乖矣，而况复从而应之乎！应之则为小人之戕害必矣。且小人之心中常欲陷害君子，惟君子预自防闲，不使近于己，则得御小人之术。今三为小人所戕，盖不能预防以至优柔不断，是凶祸之来，皆自取之也。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者，言既为小人所戕而致凶，将如之何哉！是不能过防之使然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义曰：小过之时，不宜上宜下，则得其道也。今九四虽位上卦之下，而应于初六，是能下附人情，故得无咎也。“弗过遇之”者，言小过之时，事小有差，君子宜过行而矫正之，乃权时之宜也。今四以阳居阴，虽不得正，是能过行其事而不至己甚，而下附人情，使天下之愚不肖皆可企而及之，是弗为过甚而遇得其道也。

“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者，言小过之事切近人情，但矫正风俗而已，是不可往而过也。若往而不已，将致危厉之灾，必须戒慎之，不可用此为永长贞正之道。此盖圣人戒慎叮咛之辞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义曰：小过之时，小者过也。六五以阴居阳，履于至尊，是小者过而得中，小过之



主也。然以柔居刚，又履至尊之位，是阴虽极而德未盛，其惠未行，故不能为雨泽施于下，但为西郊密云而已。何则？夫雨者阳气上腾，阴能固止之，则相蒸薄而为雨。今阳艮止于下，不升而交于阴，则阴气虽强盛于上，而无阳以通，是以不能为雨而云徒密结于西郊也。西郊谓阴之正位也。

“公弋取彼在穴”，言六五之阴极盛，故称公也；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隐伏而在下也。公以弋缴而取穴中之物，犹圣贤虽过行其事，意在矫下也。然五以柔而处至尊之位，无刚阳之德，故止可为公之事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者，上当为“止”，传写之误。言阳气已止于下，故不雨也。岂有阴盛于上阳止而不雨哉？盖阳艮止于下，所以不雨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义曰：上六一爻过而不已，不知所止，是亢极之甚而无所遇也。若鸟之高翔不知所止，上而愈无所适，以至穷极而离于凶祸，不能反于下以图其所安。犹人之过而不已，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来之灾，自招之眚，皆有之也。

### 既济



离下  
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义曰：按《序卦》云：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既，尽也，言圣贤君子能过行其事，以矫天下之失，使天下生灵皆济于治，无所不通，此既济所以次小过也。然既济者是圣贤功业已成，教化已行，德泽已著，人情已安，仓廩衣食皆已实足，君臣上下皆已和正，军旅皆已修练，四夷皆已宾服，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至至纤至悉皆得通济，故曰既济也。

“亨小”者，传写之误。按《彖》曰“小者亨也”，此当曰“小亨”。盖言既济之时，朝廷已尽正，教化已尽行，故上下远近、纤悉微隐、至小之物皆得其所济而亨通，况其大者乎？

“利贞”者，言天下既济之后，或不守之以正道，则逸豫怠惰之心生，而放恣邪恶之事形，以至罹于凶祸矣。故必长守正道，则无所不利也。

“初吉终乱”者，初谓天下之始治，夫天下既治，惟君子为兢兢慎持，惟恐有失，故其始则吉也。及其传之子孙，流之后裔，则事或久而多弊，治或永而多阙，以至逸豫怠惰、居安而不思危、居存而不思亡、不念祖宗之重器，以至颠败覆陨，皆由此渐，是其终则乱也。至如周治于文、武、成、康之初，而乱于昭、穆之后，汉治于高祖、文、景之初，而乱于武、元之后，以是知创业之主盖得于忧勤，故多吉；守成之君盖生于康乐，故多忽。圣人特于此言之者，将以为万世守成之戒，使之居安虑危、在治思乱而豫为之备，不使至于倾危也。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义曰：既济者，天下之物无不济也。虽物之至微至细者，亦皆遂其所，则大者可知矣。如《行苇》之诗“仁及草木”，夫草木无知之物，仁尚及之，他则不言而喻矣。以此知圣贤功业已成，德泽已流，人情皆得其安而教化大行矣。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者，言六二、六四以阴居阴，九三、九五以阳居阳，皆得其正，施之人事，则是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贵贱长幼各得其序，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各得其所，则中国为中国，夷狄为夷狄，不相揉乱，而天下万事无所不济、无所不利也。

“初吉，柔得中也”者，谓六二也。言既济之时，天下之民物、国家之教化无所不济，盖在上者有中正之道，文明之德，然后能致也。六二以阴居阴，不失其正，在下卦之中，居离明之体，是得宽柔中正文明之道以济天下，故曰吉也。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者，夫民生于忧勤而死于安乐，天下久治则人苟其安，万务易堕，祸患不警，故持盈守成之道，当须至兢至慎，然后可以久济。苟止于逸乐，不自省惧，以为终安，乱斯至矣。故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此圣人深戒之辞。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义曰：坎上为水，离下为火，水火之性不相入，然相资而成功，有烹饪之利以济于用，故得既济之象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者，既济之时天下既以治安，君子宜深思远虑，豫为之防，曲为之备，居安思危、居存思亡，动作语默皆常戒慎，则可以久于既济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义曰：夫既济由未济而来，初九居一卦之始，是天下之未济而险难之未平也。圣贤处此之时，当此之责，则焦劳思虑、经营心志，欲济天下之患难，使至于安平，是以不顾险难之在前，冲冒而往，欲行之速，故至于摇曳其轮，濡润其尾。虽然曳轮濡尾，其心无他，盖能忧天下之忧，欲济天下之患难而已，故虽深冒于难，终得无咎也。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者，言初九以刚健之德，居既济之初，尽心竭力，不顾险难，但以既济为心，故至于摇曳其轮、濡润其尾，如是则于义自然无咎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义曰：六二当既济之时，处下卦之内，妇之象也。茀者，首饰也，妇之有茀，所以为容也。按初爻则天下未甚济，至二则险阻已平，治道已成，万事莫不尽济，然此爻介于初九、九三之间而又以柔弱之质，故必为他人之所侵，然六二能执中道，持正不变，所应专在九五而志不可夺，故所丧者但丧其首饰也。

“勿逐七日得”者，夫既济之时，天下之民大和，虽有邪佞之人处于其间，终亦不容之也。故六二始虽丧茀，然已能执正不回，则不待捕逐，凡七日之间自得之矣。是犹天下新治，民已见太平，纪纲未堕，上下方盛，当此之时，虽有小人敢行侵侮，亦不能贻害，但如妇丧其茀，虽小有所失，不久之间亦当自复，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者，言六二丧茀所以勿逐七日得之者，由其有文明阴柔之德，得中正之道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义曰：高宗，商之贤王也；鬼方，远方也。九三处下卦之上，当离明之极，离为日，日之过中，明则衰矣。施之人事，犹人君不能持盈，以倾覆祖先之业而至于衰乱也，然当是时，必有圣贤之君，恢复先王之业而起中兴之治，故圣人取高宗以明之。言昔商运之衰，礼乐废绝，王道衰微，纲纪将颓，逮乎高宗能兴复商家之衰运，纘成基业以致太平之治。然必伐鬼方者，盖衰乱之后，必有幽远不宾之人，故当用师伐罪，以安定其民，然威服之道不可速成，故须三年然后克胜之也。



“小人勿用”者，夫复太平之功，必用贤明之士，然后功业有所济矣，况中兴之际，其势衰弱，君子居之，其力犹惫，况用小人乎，是愈益于乱也，故戒之勿用此小人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义曰：繻者，盛美之服也；袽者，衣之破敝也。今六四以阴柔之质居得其正，当既济之时，居坎险之地，是犹繻有袽也。夫九三当衰乱之后，而复能以刚明之道起中兴之治，此六四当已治之时，当其教化之流行，仁义之治浹，无所不济之时也。若人君不得持盈守成而逸豫怠惰，则倾覆之患复至矣，如盛美之繻服久而必有弊败。故居上者处至盛之时，知其必有倾覆在后，故当终日之间兢兢戒慎，常以弊败为虑，则可以永安泰而有盘石之固也。故圣人于此深戒之也。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者，言六四虽居坎险之下，而能终日戒慎，如此者，盖能通天下之志，欲成天下之务，必有先见之几，察事于未兆，故当自疑，恐其事久必坏、治久必乱、安久必危故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义曰：此一爻圣人深切戒慎之辞。东邻、西邻者，取文王与纣之事也。纣居东都，故言东邻；文王居岐山，故言西邻。纣，君也；文王，臣也。何以东西言之？盖纣继世有天下而暴虐无道，邦国凌迟，所存者位号也；文王身虽为臣，而功德已被天下，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归之，是有君民之德，故以邻国称之也。夫牛者，祭之丰也；禴者，祭之薄也。言纣虽在上，以丰盛之祭，杀大牢以享于鬼神，然无至诚馨德充塞于前，故神亦不享；文王虽以薄约之祭荐于鬼神，然有至诚馨香之德，神则享之，盖以诚实受福也。以是观之，人君在德不在物，鬼神享德不享味也。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者，祭不以时而渎其神，虽丰不享，祭得其时，虽甚薄约，福斯受矣。是以商纣虽尽物，不如文王之得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者，言以至诚而享其福禄，则不惟庆及一时之身，且将延及其来系，故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义曰：物盛则衰，治极必乱，理之常也。上六处既济之终，位在一卦之外，以柔乘刚，居物之上，其道穷极至于衰乱也。故天下之事倾败而不能支，如涉险而濡溺其首，是危厉之极也，皆由治不思乱、安不虑危，以至穷极而反于未济也。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者，言上六当既济之终，反于未济，至于濡没其首，危亡不远，故当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故曰“何可久也”。

### 未济



坎下 离上。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义曰：按《序卦》云：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盖言既济之后，在上者不能持盈守成，以至穷极而无所通济，故以此次于既济也。此卦自既济上六而来，明天下之事既济之后，治平已久，人心怠忽，恃安而不思其危，恃治而不思其乱，逸乐不已，乱所由生，是以濡其首，反既济而为未济也。谓之未济者，是天下法度败坏，教化不兴，故曰未济。

“亨”者，圣贤君子当是时，欲复有所济，使民心之安，教化之兴，宜以仁义之道拯救之，是必先正其身，然后正朝廷，朝廷正然后正天下，必使天下人民事物各得其济而获亨通也。

“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者，汔者，几也。狐之性善涉水者也，然以小者渡之，虽几至于济，然势力微小，必至濡溺其尾也。以人事言之，犹天下未济，欲兴太平之功，欲拯天下之难，必藉大才大德圣贤之人，与之戮力同心，一志毕虑，不顾险阻之在前，奋然往而济之，则可以立大勋、图大业，拔天下于困厄，出天下于水火也。苟以小才小德、位卑势寡之人当之，欲济天下之险阻，是犹小狐之涉渊水，虽仅至于济，不免濡溺，无所利于拯难也。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义曰：柔谓六五也，言未济之所由来者，以居上者所为有过不得中道，所以然也。今六五能以柔顺之质，履大中之位，委任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同心竭力共济天下之事，所以获其亨通也。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者，下坎为险，以狐之小者往涉于水，其力微弱，未能济，犹以小才凉德之人，欲济险涉难，必不能出险难之中矣。“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者，小狐之涉水虽几及其济，然以力弱不能自奋，故致濡尾不能终济也。亦如人之济难，其势弱、其才薄，终无余力以拯民于涂炭，不能卒有所成，故曰“不续终也”。

“虽不当位，刚柔应”者，言九二、九四以阳居阴，六三、六五以阴居阳，所处皆不当位。位虽不当，然上下二体刚柔相应，施之人事，犹君臣同心戮力而相应，则可以共济天下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义曰：夫水火相资然后能济于物，故曰既济。今此二体，火上水下，火自炎上，水自就下，水火相戾而不能相资，是以有未济之象。君子因此之象，则当精审其事，明辨于物，使各居其方，皆遂其所，则贤为贤、愚为愚，贵贵、贱贱，法度昭明，各安其分，不相逾越，盖取诸水下火上之义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义曰：欲济天下之险难，拔生灵于水火者，非大才大德之君子，有可致之资，可致之势，固不能也。今初六以柔弱之质，居一卦之下，处坎险之底，且欲拯天下之难，除天下之害，谓不量力、不度德，反自取祸于躬，以至濡溺其尾也。夫以薄才当未济之时，求安其身犹未知其可也，况欲济天下乎。故《象》曰“小狐汔济，濡其尾”，言力不能济，反自罹其害，诚可鄙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者，言初所以濡溺其尾，盖不量己才分而不知道之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义曰：夫欲泰天下之否，解天下之蹇，非刚明才德之君子，未知其可也。今九二以刚明之才德，居大中之位，虽未出于坎险，然所应在五，五又以柔顺之道信任于己，与己同心戮力往拯天下之危，经纶当世之治，以劳资安定天下之民，虽摇曳其轮，尽力而退，固无咎也。“贞吉”者，为其以阳居阴，所处非正，然已有济难之力，苟能用大中



之道，由大正而行，则吉可知矣。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者，言二本非正，以其有正中之德，可以行正道而获吉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义曰：六三以阴居阳，又在坎险之极，是不正懦弱之人也。以不正懦弱之人，身在坎险，欲拯天下之患难，济天下之未济，如之何其可乎？身且不正，反欲进救天下，是穷凶之道也。然云“利涉大川”者，盖六三下近九二刚明中正之人，上比九四兴衰拨乱之臣，处二四之间而能依附之，则可以获安而不至溺身于险难，故曰利涉大川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义曰：九四出坎险之中，居离之位，是有刚阳之才，然以阳居阴，所履不正，是以有悔。苟能守正而上承六五之君，竭尽心以附顺于上，以兴天下之衰，则悔可亡，故曰“贞吉，悔亡”。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者，震谓威震也，当未济之世，风俗久漓，典章久坠，纪纲久阙，而九四有刚明之才，又居离明之位，是能用其威震，兴师动众，亦须三年然后有功，使复于既济。故圣人重其酬功报劳，以大国而赏之，所以宠其成绩也。然按既济之卦，在九三亦言伐鬼方，而曰高宗，此但言震用者，盖既济九三有中兴之象，此九四则兴衰之臣也。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者，言九四已出险难，志欲安济于天下，故能以刚明之才德，大正之道，施行其救难之志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义曰：六五以柔顺位于至尊，未济之主也。然以阴居阳，本亦有悔，故必守正，然后得吉而无悔也。“君子之光”也者，以柔顺文明之道，所行得中，且下应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同心戮力，一志毕虑，与天下兴利除害，致天下于既济，是君子光显之德也。“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顺之质，委任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者，六五之君能以柔接物，以信遇臣，兴天下之治，是君子光辉之用，无所不至而获其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义曰：夫六五柔顺之主，能下接九二刚明之臣，使既济之道已成，至于上九，则纲纪已振，教化已洽，法令已备，故己可以无为而治，不劳聪明，委信于臣而饮食宴乐以相和悦，所以无咎也。

“濡其首，有孚失是”者，夫安不可恃，乐不可极，任臣不可以不察，如是则有苟简败坏浸润之祸，至于濡溺其首，盖失其所信之道，取不节之嗟，故曰“有孚失是”。此圣人深戒之辞也。

### 系辞上

《周易》言《系辞》者，按《周易》始于伏羲画为八卦，至于文王定为六爻，演为六十四卦，又作卦下之彖辞，以解释一卦之义，曲尽天地之道，总包万事之宜。而又周公作其爻辞，以释逐爻之义。然而圣人作卦，其道至大，以至纤至悉之事无不备载，虽有爻象之辞以解释之，然其辞义深远，其理精微，至渊至奥，不可以易晓，则于常常之人固难知矣。是故孔子复作《十翼》以释之，欲使后世之人可以达圣人之渊奥，知圣人之行事也。



所谓《十翼》之名者，曰《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凡此《十翼》，以释六十四卦之义。上下《彖》以解文王卦下之辞，大《象》以释一卦之名义，小《象》分于六爻之下以解周公之爻辞，《文言》以文释乾、坤二卦之理，此《系辞》以统言天地之渊奥、人事之终始，《说卦》以陈说八卦之德业，《序卦》以序六十四之次叙，《杂卦》以辨众卦之错杂。

此《上系》是夫子十翼之中第六翼，自“天尊地卑”而下至篇末，分十一章，各列于后，今随文而解之。

然按先儒周氏云：《上系辞》凡十二章，自“天尊地卑”为一章，“圣人设卦观象”为二章，“《彖》者言乎其象”为第三章，“精气为物”为第四章，“显诸仁藏诸用”为第五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为第七章，“大衍之数”为第八章，“子曰知变化之道”为第九章，“天一地二”为第十章，“是故《易》有圣人”为第十一章，“子曰书不尽言”为第十二章。虞翻分一章，以“大衍之数”并“知变化之道”共为一章，取之然分义之段数未尽意，随文而别解之。

然《系辞》有二说：是圣人系属其辞于爻卦之下，故此篇第六章云“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第十二章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是系者，取其系属其辞于卦下，故谓之《系辞》也。

####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义曰：此言天地之道者也。自此“乾坤定矣”而下至“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为一章，以释圣人法天地之义也。

夫易之所始，始于天地，天地之判，混元廓开，而万物之情皆生于其间。既万物之情皆生于其间，是故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于是画为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尽天地之道、人事之理，以尽乾、坤、水、火、风、雷、山、泽之象，是易之卦始于天地者也。

然则“天尊地卑”者何也？夫天是纯阳之气，积于上而为尊；地以积阴之气，居于下而为卑。刚阳居上而有尊高之象，柔阴居下而有卑下之分。二气始交，分为刚柔，是以交错以至生成万物，覆载万物，大无不包，细无不有其形状，故天地为乾坤之象，乾坤为天地之用。

天地尊卑既分，则乾坤之位因而可以制定也。然则首言天地尊卑者，盖万事之理、万品之类皆自乾坤为始，故先言天地尊卑也。

####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义曰：卑者，谓地体卑下；高者，谓天体高上。夫天地卑高既定，则人事万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贵贱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有其分位矣。若卑不处卑，高不处高，上下错乱，则贵贱、尊卑、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不得其序，夫如是无高卑之分位矣。故此贵贱之分，皆自高卑之位既陈然后从而定矣。

####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义曰：夫天以刚阳居于上，则为动；地以柔阴居于下，则为静。天地之道生成万物，各有常度，动而有常则为刚，静而有常则为柔，动静既有常分，生成各有常理，则刚柔可以断矣。以人事言之，夫君以刚德居于上为动，臣以柔道居于下为静，君出其令而臣行之，臣纳其善而君听之，君臣动静既有常理，则刚柔之分可以断矣。若动而不



常，则刚道不成；静而不常，则柔道不立。夫如是，则刚柔不可以断定也。然则此经虽论天地之性，然亦兼总万物之动静也。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义曰：此已下言圣人法天地之象也。

方者，道也。（天）君子之人同道而齐术，道同于己者则相推而类聚之。君子则以君子为朋偶，小人则以小人为类党，为士者则以士为同道，为农者则以农为族党，为工者则以工为同道，为商者则以商为类聚，是皆以同道为之共处，各随其类族矣。

“物以群分”者，上既言君子小人各从其类，此又言万品之物亦各以其群类而为党也，至如飞者则以飞者为群，走者则以走者为群，以至昆虫草木岩穴之物，各从其群、各从其分也。

“吉凶生矣”者，夫上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此言吉凶生矣者，何哉？夫吉凶生于异类，善恶由夫影响，同道齐术者则为吉，非其类者则为凶。若君子同于君子之人则吉，小人入于君子之党则凶，是吉凶之道生于非类，无所分别。若乖其所趣，则凶是以生焉；若顺其所同，则吉是以生焉，是吉凶之道生于非类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义曰：象谓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夫天以刚阳之气居于上而生物，地以柔阴之气在于下而承天，在于天者则为日月星辰之象，在于地者则为草木山川之形，是天地之道，生成之理，自然而然也。

“变化见矣”者，上既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复言变化见矣者，何哉？盖天地之道，生成之理，有全体而化者，有久大而化者，有骤然而化者，千变万化，皆有形象，而人莫能究其实，但知其自然而然也。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义曰：此已下明天地阴阳相推荡之事也。

夫天本在上，地本在下，及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阳极则变而为阴，阴极则反而为阳，阳刚而阴柔，阴消而阳伏，刚柔互相切摩，更相变化，然后万物之理得矣。夫八卦之始，本于天地，刚柔二体，法于阴阳，刚则为阳爻，柔则为阴位，爻位相错杂，然后以成八卦。推荡于天地之间，若十一月一阳生，而推去一阴；五月一阴生，而推去一阳，是八卦相推荡于天地之间，所以成于六十四卦也。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义曰：鼓者，动也；雷者，阴阳二气相激搏则其声为雷；霆者，怒雷则谓之霆。风所以生万物，雨所以润动植也。此至“一寒一暑”，重明上文“变化见矣”及“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之事也。夫天地二气相荡而成八卦之象，相推而成万事之理，又鼓之以震雷、离电，滋润以巽风、坎雨，使天下之物无不遂其性者，天地之道也。然而风亦言其润者，盖风者是生成之气，能滋生于万物，故亦言其润也。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义曰：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寒者，是纯阴之气；暑者，是纯阳之气也。夫天地之道生成万物，既鼓动以雷霆，又滋润以风雨，以日而煦育之，以月而照临之，及夫日月运行以成昼夜，以成寒暑之候，以尽生成之功者，天地之道也。然而直云震、巽、离、坎，不云乾、坤、艮、兑者，盖乾、坤之道上下备，言艮、兑非鼓动运行

之体，故不言之，其实亦雷、电、风、雨出于山、泽，故亦兼包其义焉。

###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义曰：道者，自然而生也，此言乾坤之道也。夫天以纯阳在上，故为乾；地以纯阴在下，故为坤。乾主乎刚健，坤主夫柔顺。乾自然而为男，则为君、为父、为长、为上；坤自然而为女，则为臣、为子、为妇、为少。乾居于上则为尊，坤居于下则为卑，二气交感以生万物，故有男女之象。然则坤必言成者，盖乾因阴而得为男，坤因阳而得为女，故言成也。

### 乾知大始，

义曰：大始者，是阴阳始判，万物未生之时也。乾者，天之用也。夫乾以天阳之气在于上，故万物莫不始其气而生，莫不假其气而成，得其生者，春英、夏华、秋实、冬藏；承其气而成者，则胎生、卵化、蠕飞、动跃。是乾知大始，起于无形而入于有形也。

### 坤作成物。

义曰：坤者，是地之形也；物者，万品之物也。夫地以纯阴之气在于下，上承于天阳之气以生万物，无所不载，无所不育，是乾始于无形而坤能载之，以作成万物之形状也。然乾言知、坤言作者，盖乾之生物起于无形，未有营作；坤能承于天气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

###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义曰：夫乾之生物本于一气，其道简略，不言而四时自行，不劳而万物自遂，是自然而然者也。坤以简能者，夫坤之生物假天之气，其道亦简略，其用省默而已，不假烦劳而物自生，不假施为而物自遂，是自然而然者也。然则乾言易知、坤言简能者何也？盖乾体在上，坤道在下，万物始于无形而乾能知其时，下降而生之，坤道在于下，而能承阳之气以作成万物之形状，其道凝静，不须烦劳，故乾言易知、坤言简能也。若夫生成之道，于物艰难，则不为易知；若于事烦劳，则不为简能也。

###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义曰：此复说上“乾以易知”也。夫天之道，寂然不见其用，杳然而不知其为，及夫四时之代谢，万物之生杀，不待烦劳而自然者也。夫人君居兆民之上，为生灵之主，天下之事固不可以一言而尽也，然而必当法此乾道简易之德，以总万事之要目，则天下之道亦自然简易而知也。

“简则易从”者，复解上“坤以简能”也。夫地以纯阴之气上承于天，以生万物，不在烦劳而自然简易，天下之物各遂其性者也。夫为臣之道，为国家之梁栋，作士民之冠冕，必当法此地道之简易，承君之命，宣君之化，敷布于天下，简其万事之要，则天下可易从矣。

###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义曰：此二句论圣贤法此乾坤简易之理也。

亲者，亲比也，言圣人法此天道，简其万事之要，不假繁冗屑屑于治体，惟在广其仁义生成之道以及于天下，昭苏万有，养育万民，夫如是则天下之人皆悦而亲比之也。“易从则有功”者，言人臣之道，法此地道，奉君之命，行君之事，不在繁冗，使天下之人于事易从，不在冗屑而其功易成也。

### 有亲则可久，



义曰：此二句论人法乾坤久而益大也。

物既和亲无相残害，故可久也。言圣人既能法天之生物，顺其万物之情，成其至道之要，施之无穷，传之万世，天下之人既亲比之久而不朽，此圣人之道至大者也。

**有功则可大。**

义曰：事业有功，则积渐可大。此言为臣之道，既能法地之道，承事其君，以成其功业至大至广，使人易从。

**可久则贤人之德，**

义曰：夫天之所以覆而不知所以覆之义，地之所以载而不知所以载之理，浩浩然其神之所为者，天地之功也。圣人显诸仁、藏诸用，若日月之照临而不知照临之迹者，圣人之功也。然圣人之操心积虑，法天地简易之德以生养天下，使天下之人不可名状，以成其德也。

**可大则贤人之业。**

义曰：此言贤人之分，则见所为之迹也。夫为臣之道，既能法地之简易，以成久大之功业，垂之万世而不朽，此贤人之业也。然则此圣人言德、为臣者言业，何也？盖圣人代天理物，法天行事，施其德泽以滋生于天下，顺其物情以至昆虫草木皆蒙其泽，无所不烛，故其功不可以形状，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故称曰德。为臣之道，法地之理，以承君之命，行君之事，执其柔顺之道，顺从于人，以成其功，然出一令、行一事皆禀君上之命，而可以形状，故谓之业也。然此不言圣人而言贤人者，何也？此圣人垂教之法也。言贤人亦可以法天之简易而行事，以生成于天下。恐后世之人止谓圣人可以法天之行事，故不言圣人而言贤人也。且贤人尚可法之，则圣人固可知也。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义曰：言圣人既能从其简易，不在烦劳，发号施令，广布德泽，以成天下之功，使天下之人、天下之物，长幼、上下、尊卑、贵贱各得其分，如此则天下无为而治，圣人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义曰：言圣人既能顺其简易之道，顺其万事之理，使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各得其序，则天地之位皆由此矣。

**圣人设卦观象，**

义曰：此已下至“自天佑之”为一章。上既言易之所起，始于乾坤，故首言天地之道。然天地始判而万物之情已在其间，故易之所始，因万物之情而作，故曰易始于天地。此又言圣人设六十四卦之事。夫天地既判而万物之情已见于其间，是故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揆人事之理，尽万物之情，乾、坤、水、火、风、雷、山、泽之象，设为六十四卦，以通天地鬼神之情状，以为万世之法也。

**系辞焉而明吉凶。**

义曰：六十四卦既设，其道至大，其理至深，圣人若不系之以辞，散于诸爻之下，则后世之人不能晓圣人设卦之意也。然则卦爻之中，有刚有柔，分阴分阳，阴阳相推荡于其间，则有凶、有吉、有失、有得，故六爻之下皆系属其辞，得其正者则其辞吉，失其处者则其辞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义曰：此已下言天地人事之理也。

夫天地既判，刚柔二气互相推荡以生成万物，有全体而化者，有渐而化者，有胎而生者，有卵而化者，千变万化，自然而然，皆由刚柔之气互相推荡以成变化也。如乾之初九交于坤之初六，其卦为震。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义曰：此总明诸卦象不同之事也。

夫吉凶生于非类，悔吝生于动静。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刚、有柔、有正、有不正。若辞之吉者是得之象也，辞之凶者是失之象也，合于道而不失其正者为吉，不合于道悖于其理者为凶，是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然观六十四卦之中，言吉凶者义有数等。或吉凶之事据文可知，或不须明言吉凶而吉凶自见。若乾之九五“飞龙在天”，寻文考义，是吉可知也，故不须云吉也。若剥之“不利攸往”、离之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之属，据其文辞，其凶可见，故不言凶也。亦有爻处吉凶之际，吉凶未定，行善则吉，行恶则凶。若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若屯之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是吉凶未定，故不言吉凶也。有直言吉者，若坤之六五“黄裳元吉”，以阴居尊，嫌其不吉，故直言其吉。有直言其凶者，若剥之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若有一卦之内，或有一爻之中，得失相形，须言吉凶。若大过九三“栋桡凶”、九四“栋隆吉”，是一卦相形也；屯之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是一爻相形也；亦有一事相形，终始有异，若讼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有有咎而能改之者，若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

**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义曰：事之小小已过，其意有可追悔者曰悔；事之微小可为鄙吝者曰吝。夫人始于得失微小之事，虽不至于大咎，然亦当忧虞思虑之，不可谓之微小不思之。故事之小者必至于大，恶之渐者必至于著，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皆自细微以成之也。故《易》中所言吉凶者，是得失之象；言悔吝者，是忧虞之象也。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义曰：夫物之生，有全体而化者，有渐而变者，此皆是进退之象也。夫进退之象，有盛衰之理，生死之道、吉凶之验皆自于盛衰，故来则为盛，往则为衰。故六爻之中有刚有柔，或从始而上进，或居终而倒退，往来不穷、互相推荡以成进退之象也。若乾之上九言“亢龙有悔”、复之初九言“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义曰：夫圣人设卦，分其刚柔以明人事之要，以尽万物之宜。刚则为阳、为明、为昼，柔则为阴、为幽、为夜，刚柔相推以成昼夜幽明之理、变通之道，以成吉凶悔吝忧虞之象也。故总言之也。

然推观其上文，始总言“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此又别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者，何也？盖吉凶悔吝、失得昼夜之象，皆由刚柔相推荡而致者，故得失有重轻，变化有大小，合之则同，分之则异。故始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云“昼夜”者，是总变化而言也。上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下文又云“悔吝者，忧虞之象”者，盖吉凶之事皆由得失而成，得失之本皆由悔吝而成，悔吝之本皆由忧虞而有也。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此复明变化进退之义也。夫易卦之中则有六爻，故下二爻以象地，中二爻以象人，上二爻以象天。是六爻之中，三才之道毕矣。然六爻之道，有变有动，有凶有吉，有得有失，若动而合于道则为吉，动而悖于事则为凶，是六爻之动，互相推荡，则是天、地、人三才穷极之事，故有吉凶悔吝、得失变化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自此已下言君子观圣人设卦作易之意，以为修身之法也。

夫《易》卦之中有凶、有吉、有否、有泰、有悔、有吝、有变、有化、有得、有失、有刚、有柔，夫君子之人观此刚柔变化、吉凶得失、悔吝忧虞之象，知其易之以序，以修其身，以行其事，以之居处进退，不惟尊卑、贵贱、贫困之间皆得以安止也。至如乾之初九言“潜龙勿用”，是言君子之人可隐则当隐也；九二则言“见龙在田”，是言君子之人可进则当进之。又如居泰之时，则君子可引类而进于朝；居否之世，则有否塞不通之象；居于家人，则行治家之法；居旅之时，则为行旅之事，如此之类，皆是用得其时不失其道。不惟尊卑、贵贱、贫困，穷极安处，进退之间皆可行之，是易之序也。

**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义曰：夫君子之人既能知易之以序，以为居处之术，又当乐玩其六爻之辞。夫六爻之辞有凶、有吉、有否、有泰、有得、有失，皆随时而变通，是故君子之人必当爱乐而耽玩之。见其善则思齐其事，见其恶则思惧而改，趣其治而去其乱，向其安而舍其危，以至吉凶之事，悔吝之道，至纤至悉，无不备于爻辞之间，故君子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义曰：夫爻卦之间，有凶有吉、有失有得，君子之人故当居处之间观其设卦之象，明其万事之理，以耽乐六爻之辞，以知事之吉凶，明其事之得失，以至死生之道，变通之理，则无咎过之事。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义曰：夫易以变而为占。自六爻之中皆变而为占，故古者取其蓍草之数，随其变而占之，以明休咎之事，以究鬼神之奥。故君子若观此六爻之变，凡于动静兴作之间，必知其休咎之验矣。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义曰：言君子之人既能居则观其辞，动则玩其占，以奉顺《易》象，则身无有凶害，如此则自上天之所佑助，鬼神之所协吉，何所不利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

义曰：疏以为，自此至“死生之说”为一章，则非也。今观其文辞，当从“辞也者各指其所之”为一段，自“易与天地准”而下至“盛德大业”为一章，是也。“《彖》者言乎象者也”，自此以下至“辞也者各指其所之”为一章。上章既言吉凶悔吝，圣人设卦系辞之义，细意未尽，此复言文王作彖分于诸卦之下，以释一卦之义。虽然有周公爻辞散于诸爻之下，然文王之彖，其义渊深，孔子复作《彖》辞以解之。

《彖》者总论一卦之象，如乾之《彖》“元亨利贞”曰“大哉乾元”，坤“元亨”曰“至哉坤元”，屯“元亨”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蒙亨”曰“蒙，山下有险”，是皆解一卦之辞也，故曰“《彖》者，言乎其象也”。

**爻者，言乎变者也。**



义曰：夫六爻之设，内外二体，有变有动、有凶有吉，各随时而变改之。然文王之作彖辞以释一卦之象，然其义亦有未尽，周公复作爻辞散于诸爻之下，总人事之要道，明万事之吉凶，随其爻而通变之，各顺其用。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义曰：夫爻象之设，有凶有吉、有刚有柔，若阳居阴位则不得其正，或阴居阳位则或失其常，或近而不相得，或远而有所比，合于道者则吉，乖于道者则凶，故吉凶之端、失得之义，尽在于爻辞之间矣。上文“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义曰：疵者，病也。夫人祸发于细微，奸生于隐暗，事有至小而可以追悔者，行有至微而可以鄙吝者，故当忧虑而戒慎之。夫小恶不改以至于大恶，小善不积以至于大凶，至乎鄙吝之道，皆由微小而生也。故君子之人观此爻象之辞，则知动静之理，积其小善以成于大善，积其小恶以至于大恶，舍其失而处其得，悖其凶而从其吉，故悔吝之来，皆由微小而至矣。

**无咎者，善补过也。**

义曰：夫人所以有咎者，盖由操心积虑，过为其事，小恶不改以成乎大恶，小过不防以至于大过，所以有咎，如噬嗑上九“屡校灭趾”之类是也。此言无咎者，盖言人之有失者善能自改之，故六爻之中有能改过而无咎者，若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随之初九曰“官有渝，贞吉”，从正则吉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

义曰：位者即六爻之位。夫一卦之中，凡有六爻，分其上下，有尊有卑、有小有大，若九五则言君位，九三则言臣位，是尊卑大小，各有其分，则贵贱之位从而定矣。

**齐小大者存乎卦，**

义曰：夫阳主刚明而有生成之德，故其德大；阴主柔顺而有消剥之行，故其德小。故六十四卦皆本阴阳刚柔之理，以定其位也。故有大有小，君子必当明辨之。至如乾之与坤、泰之与否、损之与益、小过与大过、既济与未济，是皆所用不同，有小有大，各随时而用之也。

**辨吉凶者存乎辞，**

义曰：辞者，卦爻之下所系之言辞也。夫六十四卦，有阳居阳位，阴居阴位，有以阳居阴位者，有以阴居阳位者，有以臣居君位者，有以君居臣位者，如此之爻位多矣。圣人若不系之辞，则凶吉无由见矣。至如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则其辞曰“比之自内，贞吉”，小畜之初九以阳居阳，则其辞曰“复自道，何其咎，吉”，随之九四以阳居阴，则其辞曰“随有获，贞凶”，观之初六以阴居阳，则其辞曰“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阳居阴，曰“何校灭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于所系之辞也。君子之人若明辨吉凶之事，观其辞则可知矣。

**忧悔吝者存乎介，**

义曰：介者，纤介也；悔吝者，小疵病也。夫人小恶不改以成于大恶，小疵不补以成于大疵，勿谓小善无益而不为，勿谓小恶无伤而弗去，及夫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至何校灭耳，丧身夷族，然后悔之，亦其晚矣！故圣人凡小疵病鄙吝之事，必先忧虞之，所以获其无咎也。然则万事之理皆始自纤芥，故圣人豫防之，故坤卦曰“履霜，坚冰”者，则圣人教人防微杜渐之深戒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义曰：震者，动也；悔者，过也。夫人所以举动而无咎者，盖有刚明之才，有至正之德，知其吉凶之道，明其得失之迹。事之小疵者，预忧虞之；事之将失者，心改悔之。所以举动而无咎者，盖存乎悔也。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

义曰：其道光明则谓之大，其道消散谓之小。夫六十四卦之设，有大有小，有通有塞，故六爻之中有变有动，有险有易。若履得其正，居得其中，行事无过，则卦爻之下亦有和易之辞；若履非其正，居非其位，行事失其中，则卦爻之下亦有险难之文。至如居泰之时，则言“君子道长”，居否之时则言“君子道消”，明夷之时则言“明有所伤”，大壮之时则言“大者壮也”，以至吉凶悔吝、善与不善、恶与不恶，卦爻之下各系其辞以明之。故上文所谓“齐小大者存乎卦”者是也。

**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义曰：言六十四卦所系之辞各指事而言也。至如适于泰卦，则其辞和易；适于蹇卦，则其辞艰险；适于谦卦，则其辞巽顺；适于离卦，则其辞文明，是各指其事之所变而言也。

**易与天地准，**

义曰：自此已下至“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为一章。上既言卦爻辞理之义，此又广明易道深远，可以与天地相参准也。

夫天地之道，福善祸淫，善者则佑助之，恶者则倾覆之，以至生成万品之物，皆以简易之道，自然而然也。夫易之道本始于天地，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统三才而妙万物也。故爻之善者则其辞善，爻之恶者则其辞恶，得其正者则其辞吉，失其正者则其辞凶，以至总包万事之理，皆以简易之道，自然而然也。是大易之道之可以准拟于天地也。至乾以健而法天、坤以顺而法地之类是也。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义曰：弥者，缝也；纶者，经也。言易道微妙，包含万象，知鬼神之情状，明人事之终始。上可以弥缝补合于天道，下可以经纶牵合于地理，无所不载，无所不备者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义曰：天文者，则是日月星辰，布设悬象，成文章，故称文也；地理者，则谓山川原隰，高卑上下，各有条理，繁盛于地，故称理也。夫易之本始，始于天地，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揆万物之情，尽人事之理，以至纤至悉，无所不包，无所不备，是易之道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义曰：幽者，无形之谓也；明者，有形之义也。明则为昼、为阳，幽则为夜、为阴。夫圣人之作易，本准拟于天地，下总括于事物，鬼神之情状、吉凶之萌兆、阴阳之运动、幽明之义理，莫不统包于其间矣。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者，夫易道深远，知幽明之故，以原究事物之终始，反复天人之本末，万物之荣枯，四时之变化，吉凶之兆，动静之理，以至死生之说，莫不知之。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义曰：精气者，则为阴阳精灵之气也，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游魂者，伸为物之积聚，归为分散之时，则谓游魂。夫天地之道，阴阳之精气萃聚而生万物，于万物之间，

受阴阳之精气而灵者则为人。人受阴阳之精气，萃之于身，则有耳、目、口、鼻、心知、发肤，而为之体魄也；合于人身则谓之魂，故口能言、目能视、耳能听、心能思虑，则谓之神。故用思虑心知才能则谓之变，得精气之多者则为神，得精气之少者则为魄。及夫思虑既久，精神已倦，心知已劳，发肤渐衰。用之太过及其死也，体魄降于地，骨肉毙于下，精神散之于天则为神，体魄散之于下则为鬼，是天地之精气萃聚于人身则为精、神、体、魄矣。故《左氏》载子产之言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是言凡人得精气之多者为神，受精气之少者为魄，神魄萃之于身，久而必去，则精气归于天则为神，骨肉毙于下散而无所之则为鬼。又《礼记·祭义》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于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言人之生则精气聚而为神，死则骨肉散而为鬼，而精魂改变，去形离体，则为变化之道也。

####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义曰：鬼神者，不疾而行，不言而信，视之弗见，听之弗闻者，鬼神之道也。夫鬼神之道，本诸精气，体魄聚之而生，亦由骨肉，体魄散之而有，冥冥然不知其所在。圣人以其为无，则曰不仁；以其为有，则曰不知，其有形状可睹哉！然此言知其形状者，盖言易道至大，通于天地，达于幽明，不惟幽隐章显之间，而易道可以见矣。

####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义曰：此已下言易道广大，尽生死之理，幽明之故也。

夫天地之道，春生、夏长、秋杀、冬藏，包含万汇，无小无大，高者下者，飞者走者，莫不生育之，故不可以一言而尽也。夫大易之道，阳刚阴柔，穷幽极远，总括万事，从无人有，至纤至悉，莫不总明之；故不可一言而尽也。推其本原，大易之道，皆圣人穷神尽性而作也，上则准拟于天地，下则包言于人物，前乎天地则其道不过，后乎天地则其道不异，中于天地之间则其道若合符契而无违越，是易之道与天地相似者也。

####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义曰：圣人无物不知，是知周也；天下皆养，是道济天下也；万事皆得其宜，是不过也。夫圣人以仁知之德，才能思虑，周及万物，至于纤介之类，皆蒙被之，又以仁义施及天下，使万品之物、天下之人皆得其所，皆获其济，而又所行之事合于大中，无过无不及之事。

#### 旁行而不流，

义曰：夫圣人中天下而立，正南面而居，拂其己之私邪，去其己之阿党，所行之事中立而不倚，正行而不邪，以天下为一家，以万民为一情，凡所动作，莫不会合大中之道而行之。此言旁行而不流者，盖言圣人非善于一身，以至正之德，上符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无私无枉，无所不契，虽旁行于天下之间，亦无私邪淫过流荡之事，所以然者，盖至公至正而致然也。

#### 乐天知命，故不忧。

义曰：顺天施化是乐天，识物始终是知命。夫圣人顺天施化，识物始终，以其不可改者，天命也。由是推测，天道以知己命，至于富贵、寿考、贫贱、夭折皆系于天，是以心无忧恤，虽在贫贱亦不为险诋之行，虽在富贵不为奢侈之心。故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言人之性命之理，死生之道，皆本于天，固



无可奈何。然则富贵稟于天，死生系乎命，既无可奈何，则宜顺从于天道，乐天而知命，原始而思终，安静而居，则无忧恤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义曰：安者，静也；爱者，养也。夫圣人稟天地之全性，五常之道皆出于中，天下有一物不被其赐者，若已内于沟壑，由是推己之性以观天下之性，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使天下之人、万品之物皆安土而定居矣。人能安土，物既遂性，则父母兄弟、亲疏上下递相亲睦而敦仁爱之心矣。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义曰：范谓模也，围谓周也，过者违也。夫圣人粹天地之灵，中天地而立，观天地之性，然后正己之性；观天地之情，然后正己之情。凡所行事皆模范于天地阴阳之端，至如树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春夏则生育之，秋冬则肃杀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范围天地之化而有过越也。

**曲成万物而不遗，**

义曰：曲者，曲屈委细而成就万物也；遗者，弃也。夫圣人宅天下之广，居司万物之性命，模范天地以施化，辅相天地以保民，虽事物之微，昆虫之细，亦皆以仁信屈曲而成就之，至如纲罟以时，不麋不卵，是皆物之微细而不遗弃也。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义曰：通者，无所不通之谓也。昼则为明、为阳也，夜则为幽、为阴也。夫圣人得天之正性，秀出于人上，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通晓阴阳之宜，默运鬼神之奥，虽昼夜之道，幽明之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至如寒暑之代谢，星晷之相旋，阴阳之晦明，风雨之凄暴，未有不先知之矣。自此已上，皆言神之所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事，圣人能极神尽虑，推幽测隐，无所不知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义曰：神者，阴阳不测、幽微不可以测度，故曰“神无方”者，不见所处，运动不息，是无方也。《易》者，即《周易》也，“无体”者，唯变所适，往来不穷，是无体也。夫天地之道，妙用无门，鬼神之道，寂然无迹，春生夏长、藏往将来，故不可以方隅而论之。夫大易之道，总括天地，包含万象，惟变所适，道无常用，既不可以象类索，又不可以形器求，是亦不可以定体而论之也。是大易之道与天地之道相准，如鬼神之妙用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

义曰：道者，自然之谓也。以数言之，则谓之一；以体言之，则谓之无；以开物通务言之，则谓之通；以微妙不测言之，则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言之]，则谓之易；总五常言之，则谓之道也。上既言天地之神，大易之道，穷变尽神，妙用无方，不可以方隅形体而求之，此又言天地生成之道。

夫独阳不能自生，独阴不能自成，是必阴阳相须，然后可以生成万物。故于冬至之日，阳气下施，散而为春夏，以生成万物，以至洪者、纤者、高者、下者，皆遂其生，以盈满于天地之间。然万物既生，不可不成之，故于夏至之日，阴气下施，散而为秋冬，以成就万物，以至洪者、纤者、高者、下者，皆遂其性，以成就于天地之间。是一阴一阳互相推荡，天覆而地载，日照而月临，所以谓之道也。

**继之者善也，**

义曰：夫天地之道，阴阳之功生成万物，千变万化以盈满于天地之间，使高者得其高之分，卑者得其卑之理，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继天地生成之功，以仁爱天下之物，以义宜天下之众，使居上者不陵于下，在下者不过其分，是圣人继天养物之功，以为善行也。故乾卦曰“元者善之长”，是言天以一元之气为众善之长，圣人继其元善之功，以理于物也。

### 成之者性也。

义曰：性者，天所稟之性也，天地之性寂然不动，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天地之性也。然而元善之气受之于人，皆有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纯而不杂，刚而不暴，喜则与天下共喜，怒则与天下共怒，以仁爱天下之人，以义宜天下之物。继天下之善性，以成就己之性；既成就己之性，又成就万物之性；既成就万物之性，则于天地之性可参矣。是能继天地之善者，人之性也。

###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义曰：夫圣人得天性之全，故五常之道无所不备；贤人得天性之偏，故五常之道多所不备。或厚于仁而薄于义，或厚于礼而薄于信，是五常之性，故不能如圣人之兼也。夫大易之道，卦于伏羲，重于文王，爻辞于周公，是三圣人垂万世法则之书，其间写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象，本准拟于天地，统鬼神之妙用，惟变所适，量时制宜，故不可一义而求之也。若仁者见之，则知圣人之仁；知者见之，则知圣人之知，是各资其分而已矣。

###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义曰：夫圣人得天地之正性，继天地之行事，故无所不知，无所不明。贤人得天地之偏，又可以仰及于圣人之行事。然圣人之道至深至奥，贤人尚可以偏窥之，至于天下百姓，常常之人，得天性之少者，故不可以明圣人所行之事。夫大易之道，载圣人之行事，包乾坤之生育，鬼神之妙用，人道之终始，无不备于其间。圣人体其用，成其功业，发见于天下，则天下之人咸戴而行之，莫知所以然而然也。然而圣人君子虽能体易道以为用，观易道以施化，然能悟君子之道者，亦鲜矣。

### 显诸仁，藏诸用，

义曰：上言神之所为，此论易道之大与神功不异也。

“显诸仁”者，言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衣被万物，是其显也。“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诸用也。夫天地之道，乾刚坤柔，日临月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使万物绵绵而不绝者，天地生成之仁也。然不知天地生成之用也，夫圣人之道恩涵泽浸，政渐仁煦，薄赋轻役，恤孤矜贫，使百姓安其土而不迁，劝其功而乐事者，圣人生成之仁也。然不知圣人生成之用也。夫大易之道，寂然不见其体，杳然不见其形，以之悦泽生民，功业万世，施为德泽则可以衣被万物，是显诸仁也。及夫推究原本，测度云为，不见其迹，是藏诸用也。是大易之与天地鬼神无以异也。

###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义曰：夫天地之道，以时而生，以时而杀，雷霆以鼓动之，风雨以滋润之，使万物洪者、纤者、高者、下者皆遂其性，或万物之中有夭折暴亡、凶荒札瘥者，皆任自然之理，不能忧恤之。夫圣人代天牧民，继天之善，以仁义之道生成于天下，物之夭折暴亡、凶荒札瘥者，常如己内于沟壑之中。是天地之道，但能鼓舞于万物，而不能忧恤于万物也；圣人能生成于万物，又能忧恤于万民也。惜乎！圣人所不得者，天地之权也。



故大易之道载天地生成之理，而不能与圣人同忧也。老子曰：天地之道，气犹橐籥，以万物为刍狗者，此也。

### 盛德大业至矣哉。

义曰：此已下至“阴阳不测之谓神”为一章，此是《十翼》之中第五章。

今注疏之说，皆以谓“显诸仁藏诸用”而下至“道义之门”为一章，今观“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三句，皆言上文天地不测之事，故自此盛德已下，至“阴阳不测之谓神”为一章，自“夫易广矣大矣”而下至“易简之善”为一章。

“盛德大业至矣哉”者，夫天地之道，无所不生，无所不育，以生成之功言之，其德至广而其功至大也。圣人法天之用，广生成之道，万物由之而通，政教由之而理，而又作工巧以便器用，立商贾以通有无，为之纲罟则以畋以渔，为之耒耜则以耘以耨，天下之人至于昆虫草木无不被其赐者，是圣人充盛之德、广大之业至极矣哉。然必云盛德大业者，盖施于行则为德，行于事则为业也。

### 富有之谓大业，

义曰：自此已下覆说大业盛德，因广明易与乾坤之事。

夫天之生物盈满于天地之间，则谓之富；圣人法天之行事，布其德泽、施其教化，竭天下之财用、聚天下之民物以为之富有，富有天下，措当世于不拔，故谓之大业也。

### 日新之谓盛德，

义曰：夫天地之道，日往月来，阴极阳生，四时更变，寒暑相推，一日复一日，其德愈新，以至生成万物，日日而盛大。圣人法此天地之道，增修其德，持循政教，适时之变，量事制宜，使其德日日盛大。

### 生生之谓易。

义曰：生生者，阴生阳、阳生阴也。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以富有言之，则谓之大业；以日新言之，则谓之盛德。而又生成之道，变化死生，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使万物绵绵而不绝者，天地圣人之德业也。夫大易之道，尽七、九、八、六之数，写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之象，总阴阳、生杀之理，包人事、万物之宜，变而必通，终而复始，随时之变，因事制宜，准拟天地之间，则其功不异，是生生相续而不绝也。

### 成象之谓乾，

义曰：乾者，健也。夫天以一元之气，仰而望之，其色苍苍然，下周于地，其状如倚杵，南枢入地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三十六度，一昼一夜凡行九十余万里，自古至今未尝有毫厘之差忒，亦未尝有分毫之不及，以至生成万物，皆以乾健而神其用，以成就万物之形状，非刚健之功则不能如是也。故伏羲始画乾卦，皆取健用为象也。

### 效法之谓坤。

义曰：坤者，顺也。夫坤地之道，承天之气而始终万物，无所不载，无所不生，皆效天而生育之。故伏羲画坤之卦，亦皆取效坤顺之义而名曰坤。然则必言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者，盖万物之生必由天道刚健，然后成其形象，地道柔顺，必得阳气然后顺其物理。以人事言之，乾则为君之象，坤则言臣之道，天下之事非君不能立，庶政之设非臣不能行也。

### 极数知来之谓占，

义曰：夫大易之道，总包天地、动赜、鬼神，天下之事，不言而自知；吉凶之道，未萌而先见，皆圣人以蓍象之数占其事物之理、逆知来事之意、考其行事之验以成其文



也。故下文所谓“将有为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此之谓也。

#### 通变之谓事，

义曰：夫暑往则寒来，阳生则阴伏，物之所以理，事之所以通，生而后滋，周而复始，皆自于变化之力也。故黄帝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皆自通变之道，然后成天下之事也。

#### 阴阳不测之谓神。

义曰：夫万物之生，皆由天地阴阳之功以生成之，然生成之道周而复始，极而复生，不言而信，不疾而行，以至变化之理及究其生育之形，不可得而知也。

#### 夫易，广矣、大矣，

义曰：自此已下至“易简之善配至德”为一章，此《十翼》之中第六章。赞明大易之道至广而至大也。

夫易，变化极于四达，是广矣；穷于上天，是大矣，故下文云“广大配天地”是也。

#### 以言乎远则不御，

义曰：远者，四远之外而不御止也。夫大易之道至广而至大，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推于天下，则天下之事无不备；施之万世，则万世之事皆可知；穷于四远，则四远之处不能以御也。

#### 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义曰：迩谓近也。夫迩近之地，目所可睹、耳所可闻、思虑之所可及之处也。故大易之道，虽于迩近之间，穷理尽性，耳目之所睹，思虑之所及，寂然不见其形，杳然不见其迹，虽邪僻之不能干，至于幽、至于静，默然而得其正者，大易之道也。

####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义曰：言大易之道至广而至大，以言乎遐远之间则不可御止，以言乎迩近之处则其道静默，以言乎天地变化之道则无所不备矣。

#### 夫乾，其静也专，

义曰：乾者，天之用也。夫乾之体至刚、至健，一昼一夜凡行九十余万里，其刚健之德也如此夫，然而生育之时，虽纯阴用事，而坤道承阳之气以发生万物，虽当纯阴用事之时，而阳气凝然静默，任其专一之道以生于物也。

#### 其动也直，

义曰：直谓正直也。言乾之用，虽未生万物之时，其静也专，及其阳气下降于地以生万物，其运转则四时不忒，寒暑无差，刚而得正。

#### 是以大生焉。

义曰：言天地之道，以其专一至静之德，运动而不失其正，是以能大生于万物也。

#### 夫坤，其静也翕，

义曰：翕者，敛也。夫坤之道，凝然在下，承天阳之气以生于万物，当阳气未降之时，则翕敛其气，闭藏其用也。

#### 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义曰：夫坤之道，凝然在下，翕敛其气、闭藏其用而不动，及其阳气下降之时，开辟其用，承阳之气以生于物，是以其生育之道至广而无限极也。

#### 广大配天地，

义曰：此已下申明大易之道也。言大易之道至广而至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备，上



可以配之于天，下可以周之于地，其道至深而至远也。

#### 变通配四时，

义曰：夫易之道至幽至赜，惟变所适，生而不绝，周而复始，变通之道无所常定，亦可以配于四时。至如乾坤之道，生杀之理，春则生之，生之不已必夏长之，长之不已必秋成之，成之不已必冬干之，是四时生杀皆有其时而变通，易有变通之理，所以配于四时也。

#### 阴阳之义配日月，

义曰：夫易之中有阴阳，犹乾坤之有日月。夫日者，是至阳之精，照于昼而为明；月者，是至阴之精，照于夜而为明。故大易之道，变通之理有刚有柔、有阴有阳，犹乾坤之有日月运其寒暑以成昼夜。

#### 易简之善配至德。

义曰：夫大易之道，包含万象，至纤至悉，无所不载，然而其道简易，不尚烦劳，可以配天地之至德也。

#### 子曰：易其至矣乎！

义曰：此已下至“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为一章。此赞美易道至大至广也。

####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义曰：夫大易之道至广而至极，上可以括天之高明，下可以包地之博厚，圣人用之，可以增崇其至德，广大其功业也。

#### 知崇礼卑，

义曰：夫万物之理、万事之原，不能出于圣人之知。然圣人之知必由礼而修饰之，故知崇则如天之高，至贵而人莫能及；故礼卑如地之下，至微而人不能出。是至崇者不能及于知之高，至卑者不能出于礼之用也。

#### 崇效天，卑法地，

义曰：言圣人之知崇而上效于天，礼卑而下法于地。知以幽远为上，则为崇；礼以卑退为本，故为卑也。

####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义曰：夫天以纯阳之气积于上，地以柔阴之气积于下，天地初判，二位既设，则大易之位、万物之情以行于天地之间矣。

####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义曰：性者，天所稟之性也；存存者，不绝之貌也。夫人稟天地之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若能观天之性而成就己之性，则可以生成于天下，以尽万物之性，使万物之性存存而不绝，而道义之门自此涂而出也。若夫不能观天之性以正己之性，则陷于邪佞而放僻之事从而至矣，如是则不能成其道义之门，不能开通其物。故此大易之道准拟于天地，至公至正，无私无曲，成其治性之道，存存而不绝，成其道义之门，为人之所出入而取法也。

####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

义曰：自此已下至“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为一章。注以谓至“其臭如兰”，则非也。上既言易道变化，神理不测，此又明圣人见天下之赜以成万物之形象也。

赜者，幽赜也，人之难见者也。言圣人推测天下之幽赜，以拟度万事之理，以准拟万物之形容，以象万物之所宜，使皆各得其宜，各顺其性。至如刚之理，则拟乾之形容；柔之理，则拟坤之形容。艮之性，则言其止；震之性，则言其动。阳物则言其刚，

阴物则言其柔。若泰卦则言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则言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其六十四卦之中皆有所象矣。

**是故谓之象。**

义曰：此已上结成卦象之义也。

夫言圣人因拟度万物之形容，以象万物之所宜，是故谓之象。象者，即文王所作彖辞，以明一卦之象也，则谓之象。然六十四卦之中皆谓之象，故前章云“卦者，言乎其象也”，是言圣人因推测天下之理，以明万物之宜，故谓之象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义曰：动谓变动也、会合也，通谓通变也。言圣人观此诸卦爻之变动，明其吉凶得失之要，以观天地万物会合变通之事，其有合于理、通于道者，则为之常礼而行之，其有悖于理、违于道者，则舍而去之。是圣人明六十四卦动静之理、变通之事，会合其典礼者也。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义曰：夫六十四卦，有刚有柔、有变有动，会合于典礼者则为吉，不会合于典礼者则为凶。然而其义幽微，常常之人不能明晓耳，是以圣人于诸卦诸爻之下，各系属其文辞以解释之。若阳居阴位则言其吉，若阴居阳位则言其凶，或近而相得则言其吉，或远而不相比则言其凶，或居泰之时而行君子之事则吉，或居夬之时而行刚壮之道则凶，是皆观天下之变动、合刚柔之常理而系属其辞，以断定其吉凶之效也，是故谓之爻。爻者，效也，效诸物之变动，明万事之常理，得其正者为吉，失其位者为凶，是吉凶之效自爻之动静而见也。故上章云“爻者，言乎变者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

义曰：此覆说上文圣人见天下之赜也。

夫小人之性为谗、为谄，常有害君子之心，然君子之人，凡所作事，使小人不得间而窥，不得伺而疑，故所行之事坦然而行，小人不能以恶忌也。故大易之道广之如地，高之如天，君子小人之道无不备载于其间。然虽有黜小人之辞，然无心专在于小人，但人事得失皆备言之，故虽小人之心亦不能恶大易之道也。

**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义曰：此覆说上文圣人见天下之动也。

夫天下之动，吉凶是非、奸邪情伪，莫不错杂于其间，既奸邪情伪错杂于其间，则天下从而乱矣。今此大易之道亦无心于圣人，惟天地之通变，人事之终始，有会合于典礼者则为吉，悖乱于常道者则为凶，其文皆散在诸爻之下，以明变动之理，虽小人之情伪亦不能错杂而纷乱之。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义曰：拟之而后言者，此覆说上文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议之而后动者，此覆说上文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言圣人观天下之运动，明人事之得失，一言之出，必深思远虑，然后行之。何哉？盖言之有善有不善，若拟而出之，则其言必善；若不拟而出之，则其言或有不善；必须拟而出之，则言满天下无口过。故云夫人动静之间亦须合于道，若议论而动之，则无悔吝矣；若不议论而动之，则悔吝有时而至焉；若议而动之，虽行满天下亦无怨恶也。若能言动之间拟之而后为，议之而后行，则深思远虑久而必精，则可以通天下之变化，为天下之法则者也。



晋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义曰：上既言拟议于善则善应之，拟议于恶则恶应之，是犹鸣鹤之在阴，其同类者必相应之也。夫鸣鹤在阴者，此中孚之卦九二之爻辞也。夫中孚之九二，上应于九五，当中孚之时，二五以至诚相应，用心不私，然虽为六三、六四以阴柔间厕于其间，进无所适，退无所遇，二五虽不得相会，然至诚相待，终得其应，此中孚之时卦象之如此也。是犹鸣鹤之在幽阴之中，而声闻于外，其子从而和之也。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者，亦是言至诚相待之故也。夫美好之爵不自独有，宜与尔同类之人共分而靡之，是言结之深，用心不私，至公至正也。然此引而证之者，盖明圣人之言行当拟议而行之，言之善者则善者应之，言之恶者则恶者应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义曰：此孔子因言圣人之言出于其近以行于远，出于其内以及于外，出于其身以行于人也。故君子之人，凡居其室，出一善言，可以为天下之法，可以兴天下之利，虽千里之远而人皆从之，况于迩近之人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义曰：言君子之人，凡居其室，出一言不善，则不可为天下之法，不能除天下之害，不能兴天下之利，则千里之人皆违而不从之，况迩近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

义曰：枢者，户枢，司其通塞之道；机者，弩牙，主其矢之中否也。夫言户枢之发，或明或暗，主其通塞之道；弩牙之发，或中或否，主其发矢之中。犹君子之人言行有善有不善者也。夫君子之言行，出之于身，行之于外，自迩而及远，由中而及外。若发而为善，则天下从而法则之；若发而不善，则天下从而违去之。是言行之出为命、为令，有得、有失，若户枢之主通塞，犹弩牙之有中否，中则为天下之荣，否则为天下之辱，是言行者，君子之枢机也。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义曰：言行者，本由君子之出，发之中与不中，是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义曰：夫君子之言行，有善有不善，必当思虑之。若思之不精，虑之不深，则言之不善矣。善与不善，皆动之于天地也。故《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言天体虽高而下听于卑矣。夫君子之言善，则为号令，以除天下之害，以兴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和乐而从之；民既和之，则善声动于天；善声动于天，则上天降其福。若言之不善，不能兴天下之利，不能除天下之害，则天下之人嗟怨而不从之；天下之人既嗟怨而不从之，则怨气渎于天；怨气渎于天，则上天降之以祸。是君子之言行，出则动乎天地，必当精心而致思之，可不戒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义曰：此是同人九五之辞，言同人之九五下应于六二，然有九三、九四为己之寇难，六二以至诚相待，虽为三四寇难，终得为正应也。然此引之者，凡《易》之辞有理义未尽者，孔子复引而明之。言同人之九五始为三四寇难，不得与二为应，是“先号咷”也；然二五至诚相应，终得会遇，是“后笑”也。故因此言行陈其至诚之道，故引以为义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

义曰：夫君子之人，怀才抱道，有经邦济世之才，若遇其时、遇其君，则进登王者之朝，以济天下之民，故曰“或出”；若不遭其时、不遇其君，则守其至正之道，待时而动，故曰“或处”。

**或默、或语。**

义曰：夫君子之人，凡居于室，不可以妄语，但寂然不言，默然不语，或当可言之时，必精思而慎虑之，然后可言也。夫如是，虽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使天下之人莫不悦而从之，而其心一归于大中之道也。然则君子之人同类相应、同心相得，不必同其道然后言之，至如禹、稷事于尧朝，忧天下之饥如己之饥，忧天下之溺如己之溺。又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孟子谓禹、稷、颜回同道。又如箕子佯狂殷纣，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是皆其心异而其道同也。惟君子之言必当，拟而后言，议而后动，则语、默、出、处，自然合于道矣。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义曰：金者，至坚之物也。夫君子之人推诚以待物，则物以至诚待于己，凡是同心同类之人，皆感悦而从之，不必求同于己之道者，但其心一同则可也。至如二人同心合谋，共虑成天下之能事，虽至纤至悉之利，亦可以断截坚刚之金，是同心之人至利者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义曰：臭者，香气也；兰者，香草也。言君子之人既能同心同德、合谋共虑，吐言发语有馨香之臭气，如芝兰之馥郁芬芳，以达于天地之间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义曰：自此已下，当连上文为一章。注疏以此为第七章之始，非也。当连上文，则是。

此是大过初六之爻辞也。夫大过之时，政教陵迟，纪纲废坠，上下失道，本末衰弱，惟是有大才德之人，过越常分，以拯救之。然圣贤之人虽过越常分以拯救天下之事，然居事之始，不可不慎重之，苟不能慎重之，则害于成事而以灾其身。夫置器于地，必安全而无倾覆之事，今置器于地又以洁白之茅荐藉之，是过慎之至也。既过慎之，则安全而无倾覆也。故孔子因论君子拟议其言行，故以此明慎事之始，如置器于地又藉以白茅，是慎之至也，何咎之有乎？

**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义曰：夫茅之为物虽柔弱菲薄，然祭祀之时必取而为用，以荐藉宗庙之灵，虽为物甚微，然有洁白柔顺之质，其用也重矣。圣人因其慎事之始，又取茅之所用之重以明慎重之术，以此而往，则无所失。且大过之事尚且如此，况于小小之事乎。

**“劳谦，君子有终，吉。”**

义曰：此是谦卦九三之爻辞也。夫谦之九三以阳居阳，在下卦之上，以位言之则居得其正，以身言之则在人臣之极位，上奉于君，下在百官之上，其责至重，其职非轻，是以上则劳谦以事于君，下则劳谦以接于人，不以勤劳为虑，常惟旷官之责，夫如是，是“劳谦，君子有终”者也。然则必言君子之终者何也？夫小人之性亦有谦顺之时，然其心易变，朝行而夕改，不能终始而行之。唯其君子之人，慎始至终，有其本末，故云君子终吉也。



在古之时，惟周公可以当也。夫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当周之时而相武王伐纣，一戎衣而天下定。迨夫成王幼弱，已居三公之责，摄天子之位，握天下之重权，位非不尊也，权非不重也，天下非不归也，而周公尽人臣之忠节，竭人臣之思虑，以事于冲君，复制礼作乐，朝诸侯于明堂，天下臣民陶然而归之。然周公之心，犹且吐哺握发，以下白屋之士，上尽忠节以奉于君，下尽谦恭以下于人。自古至今，未有如周公之德者也。

**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义曰：此孔子因言君子劳谦以成功业，又不自矜伐其功，逞己之德、称为己善者也。在古之时，惟夏禹可以当也。夫夏禹事于尧、舜之朝，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天下之人物几鱼鳖矣。而禹独以圣人之德，尽己之力，竭己之谋虑，周行天下，疏河决导，寻源分派，以通水之性，成其功业，天下之人得免鱼鳖之患，此禹功之最大者也。自古至今，天下莫有及禹之功者也，然禹不自以为功。故舜举之曰：“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是大禹不自矜伐其功德也，此是德厚至极者也。

**语以其功下人者也。**

义曰：上既言“劳谦，君子有终”，有功而不德，故此大《易》之道语说谦卦之九三，能以谦顺之功卑下于人者也。

**德言盛，礼言恭。**

义曰：夫君子之德以盛为本，苟不盛大之，则不足以为德。故“德言盛”者，取其日新之谓也。“礼言恭”者，夫君子之行礼必以谦顺为本，以恭敬为先，苟不能恭敬而行之，亦不足谓之礼，故“礼言恭”者，取其恭顺之谓也。

**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义曰：夫君子之人，在人臣之极位，处百官之上，必当尽恭顺之节以事于君，怀恭顺之诚以接于下，然后可以存乎其位也。若居人臣之极位，在百官之上，不能尽恭顺之节以事于君，不能怀恭顺之诚以接于下，则不能保其禄位也。必须致恭，然后可存其位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义曰：上既明谦德保位，此明无谦则有悔也，故引乾卦上九之辞以证之。夫乾之上九处一卦之极，过于九五，在穷极之地，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夫君子之人若能居富贵之位，不自高亢，执其谦顺，则可保其位而获吉也。若不能谦顺，是为亢龙之悔咎矣。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者，夫人君之位止于九五，今上九之爻过于九五，失其中道而在穷极之地，是天下之民不与也，故云“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者。夫欲率天下之民，莫非有才有位，然后可以无悔，今上九已过中道，越于九五，虽居德位之尊，奈何天下之民皆归于九五，上九之爻则是高而无民也。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者，夫天下之贤患乎不用，既得其用患乎不才，既有其才患乎无君，既有其君，即尽忠竭节以事之。今上九之爻过于九五，在穷极无位之地，则是无权之人也，虽天下贤才至众，但甘于藜藿、处于蒿莱，不辅于上九过亢之人也，是以上九动静之间必须有其悔吝也。



“不出户庭，无咎。”

义曰：此节卦初九之爻辞也。上既言乾之上九不知进退，恃其崇高之位，生其骄亢之心，以至其道穷极，动有悔吝。此又言圣贤语默之间必当周密，故引此节卦初九之辞以证之。夫节之为道，节人之情，防人之欲，禁民之非，止民之伪，天下之所恶闻，人情之所不愿者也。凡君子之人，为节之道必当慎重而周密，不可使人窥睹，若一漏泄其几，则人之情伪奸诈万状，丛然而生，坏于成事，如是则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耳。故君子凡节天下，不可不周密之，苟能周密慎重，不露其芒角，使小人不得间而窥，则可免其过咎矣。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

义曰：阶者，梯阶，人之所履也。夫乱之所生也，皆言语以为之梯阶。夫君子之人排斥奸邪，创立制度，必当慎其言语，苟言之不慎，则乱之所由矣。是故乱之生，皆自言语以为之梯阶也。

君不密则失臣，

义曰：夫为臣之道，尽忠竭节以谏于君，或兴天下之利，或除天下之害，或斥言奸邪，或指陈僭忒，与君同谋共虑。君不能慎密，彰露其事，为众所共闻，则人生嫉妒之心，以至失臣之身也。

臣不密则失身，

义曰：夫人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成一时之功，为万世之法，以鼎新天下之法制者，必当慎其几、藏其密也。苟言行之有亏失，闻之于外，为人之所疾害，则是自害失其身也。

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几密之事不可不慎，苟一漏泄，其几为小人之所窥睹，则奸邪互生，情伪交作，害废于成事，败坏于法制，如是则天下从而乱矣。是以君子凡立成事，谋议奸邪，不可不为之慎密，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义曰：此又言人之爱恶相攻、远近相取、盛衰相变、情伪相易、衅隙相乘而成寇盗之事，故孔子因言《易》中知寇盗之事乎，故发而问之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义曰：此解卦六三之辞也。夫解难之时，承蹇难之后，君子有才有位者，则可以释天下之难。六三之爻以阴柔之质，居于阳位，以位言之则不中也，以身言之则不正也，夫以阴柔不中不正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行其谄佞之行，荼毒良民，不可以久居其位，必为盗之所夺，人之所不与焉，故曰“负且乘，致寇至”。

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义曰：负者，是负担之小人；乘者，君子所乘之车也。夫人臣之位，佐君泽民，须贤者居之，则天下之人受其赐而太平之功可致矣。夫君子之器，必君子居之，若以负担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惟天下之所厌弃，抑亦为寇盗之所争夺也。

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

义曰：夫小人居君子之位，骄慢在下之人，暴虐为政，不唯盗之所夺，抑亦为盗之侵伐矣。然则居人臣之位，处百官之上，必当任贤使能以居其位。今小人居君子之位，此盖在上之人不能选贤任能，遂使小人乘时得势而至于高位，非小人之然也，盖在上者



选之不精也。

### 慢藏诲盗，

义曰：夫爵禄之位，宝器之物，必当慎而藏之，苟不能自宝藏之，常守不谨，则是教诲窃盗之人以取之，是自己之招也，非盗贼之然也。

### 冶容诲淫。

义曰：冶者，天冶也。夫强暴之男不能侵人之正女，今女子不能内守闺门之行，反自妖冶其容，妆丽其色，使外人之窥睹而生不轨淫欲之心，是教诲淫者使侵于己也。此盖非外物之然，盖己身之不正所招也。至如小人在位，不能慎守其身，贪残荼毒，恃其崇高，耽其骄慢，以至为寇之所夺，亦由己之所招也。故复引《易》“负且乘”云。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义曰：言小人乘君子之位，必为盗之所夺者，盖由己身不正而然也。然则上文首尾皆称“《易》曰负且乘”者，盖欲人慎重其事，故再言之。

## 大衍章释义

义曰：按此一章有脱落之处，亦有倒错之文。何以知之？按下文云：“子曰：知变化之道，其知神之所为乎！”下文又不言变化之道；又一章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下文又不言天地之事；“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而经文止言“四十有九”，以此推之，则此文倒错而脱漏矣。今当先言“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次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次言“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次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义曰：此言大易之道知变化之理，知神所为也。

夫天地生成之道，变化万品，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自然而然，莫知其变化神用之理，故大易之道知其变化之理，其知神之所为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义曰：此言天地生成之数也。

夫天以一生水，生数一；地以二生火，生数二；天以三生木，生数三；地以四生金，生数四；天以五生土，生数五，此是天地之生数也。如是，则阴无匹，阳无耦。故地以六成水，故成数六；天以七成火，故成数七；地以八成木，成数八；天以九成金，成数九；地以十成土，成数十。阴阳有匹而物乃成，故谓之成数也。然数之所起，本起于阴阳，阴阳往来，见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阴不名奇，数必以耦，故以二阴生为火数也。自冬至以及夏至，当为阳来，正月为春，木位也，三阳已生，故[三]为木数；夏至以及冬至，当为阴进，八月为秋，（秋）金位也，

四阴已生，故四为金数。三月春之季，季，土位也，五阳以生，故五为土数。此其生数之由也。故五行始于水而终于土者，此也。然则天是纯阳，故为奇而称九；地是纯阴，故为偶而称十，是奇偶之数以分阴阳之象。故阳数奇者，一、三、五、七、九是也；阴数偶者，二、四、六、八、十是也。故天地奇偶之大数，总而言之，五十有五。阳数奇，故其数二十有五；阴数偶，故其数三十。是以天一加天三是四，四又加其天五，是九；九又加其天七，是十六；十六又加其天九，是二十五，[天]数也。地数自二者，自[地]二加其地四，是六；六又加其地六，是十二；十二又加其地八，是二十；二十又加其地十，是地数三十也。是以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成变化之道，以尽生成之数，所以成天下之务。故天之数合而成二十有五，地之数合而三十。自天一至（五）[九]，是天之五数；自地二至十，是地之五数也。故言“天数五，地数五”。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义曰：自天一合于地之六，为水；自地二合于天之七，为火；自天三合于地之八，为木；自地四合于天之九，为金；自天五合于地之十，为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也。

**天数二十有五，**

义曰：言天之数奇，自一、三、五、七、九，合为二十五也。

**地数三十，**

义曰：言地数偶，自二、四、六、八、十，合而为三十也。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义曰：此已下，圣人因其揲蓍以考天地幽赜之事，明其天地万物之理，故以蓍草之数占之，以明阴阳之用也。言天地之数自二十五至三十，总而合之，则有五十五数，以成阴阳奇耦之数，成其变化之道、万品之数而行乎鬼神之幽赜者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义曰：夫乾坤二卦，阴阳之象，阳爻奇，故一爻有三十六策；阴爻偶，故一爻有二十四策。自乾坤而下，凡三百八十四爻，阴阳之数相半，故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亦一百九十二，总而言之，有三百八十四爻。故乾为老阳，一爻有三十六策，二爻是七十二策，三爻是一百单八策，四爻是一百四十四策，五爻是一百八十策，六爻是二百一十有六策也。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义曰：夫坤爻偶，故一爻有二十四策，二爻有四十八策，三爻有七十二策，四爻有九十六策，五爻有一百二十策，六爻有一百四十四策。是乾坤之十二爻，奇偶之策，总而言之，有三百六十，是故圣人因其乾坤奇偶之数成为一岁，凡三百六十日也。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义曰：夫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圣人因之以成为一岁。一岁之内凡三百有六十日，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行迟，一岁一周天。若以全数言之，则一岁三百六十日余其六度，又一岁有六小月，三年之中余三十六日，故为一闰，一闰之中又余六日，又于五年之中积其二十四日，合前六日，成三十日，又为一闰，是五岁再闰也。此言期之日，为一岁之期也。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义曰：二篇者，言乾坤上下之二篇也。夫伏羲画八卦已后，文王重为六十四，以其易道广大，卦义渊深，乾坤能始生万物，故以乾坤为上经之首，以坎离而终之，故为上



篇之终；自咸恒明人事之大，故为下篇之首，以既济未济而终之，故为下篇之终。凡此上下二篇，有三百八十四爻，阴阳之数各半，故乾之爻一百九十二，坤之爻亦一百九十二。凡阳爻三十六策，十爻是三百六十策，一百爻是三千六百策，二百爻是七千二百策，却于二百爻中退八爻，三八二十四，除却二百四十策，又六八四十八，又除四十八策，是乾之爻一百九十二爻，都总策数是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亦一百九十二爻，每一爻策数是二十四策，十爻是二百四十策，一百爻是二千四百策，二百爻是四千八百策，却于二百爻内除了八爻，二八一十六，是一百六十策，又四八三十二，又除三十二策，内有一百九十二爻，都总策数是四千六百八策也。以乾之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合坤之四千六百八策，都合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以象万物之数矣。

然则阴阳奇耦之数，其中有万、有千、有百、有十，故可以极天下之务，成天下之事，夫万物之数，无所不备矣。然此皆是老阴、老阳之数也，而乾坤之间亦有少阴、少阳之数也。故少阳之数七，四七二十八是少阳之数也；少阴之数八，故四八三十二是少阴之数也。〔少阳之数〕自二十八，至十爻二百八十，一百爻是二千八百，二百爻是五千六百策，又于二百爻内除八爻，二八一十六，一百六十策，又八八六十四，是六十四策，除了二百二十四策，内有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阴之数三〔百〕〔十〕二，十爻三百二十，一百爻三千二百，二百爻六千四百策，却于二百爻内除了八爻，三八二十四，二百四十策，又二八一十六，一十六策，内有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共计少阴、少阳之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是少阴、少阳与老阴、老阳，其数皆一也。此不言少阴、少阳，止言老阴、老阳者，盖易以变为占，言其变，则神其用；举其大，则明其小。盖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其数皆一，亦有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故但言老阴、老阳，而少阴、少阳从可知矣。然必曰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者，盖阳以老为尊，阴以少为贵。

####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义曰：按此大衍之数当有五十有五，何以明之？按上文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总而五十有五也，今经文但言五十者，盖简编脱漏矣。然则天地生成之道始于太极，是故圣人因其天地生成之道，自然之理，积其成数，总而五十有五，以明天地之大法。今注疏之说，但言其用五十，殊不知天地生成之数，上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数，上文既言五十有五之数，岂得止言五十哉！此注疏之非也。

历代以来言之者甚众，京房则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马季长云：易有太极，是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荀爽则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郑康成则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用四十九。王弼则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其一不用者，以其虚无非所用也。子夏则曰：其一不用者，太极也，无可名之谓之太极。此皆殊无所据。独郑康成、姚信、董过三人，皆言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然而又不知四十九之用。

今注疏之说，但言圣人推测天地之数止用五十，非数而数之以通，不用而用以成，又言虚一以象虚无之气，此皆近于庄老空空之说，以惑后世。今止取五十有五之

数，以其上文既言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是天地生成之数，自然之理。万有一千五百二十，阴阳奇耦之数，天下人事之理，万事之情，万品之物，无不总此生成自然之数。然而其所赖者四十有九，何则？夫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是老阴、老阳之数也，以数言之，阴数多于阳数，而阴者是臣之象也，阳者是君之象也，今地数三十，阴之盛于阳、臣之盛于君、子盛于父、卑盛于尊，此至逆之象也。是故圣人因其天地生成之数，自然之理，酌其老阴、老阳之数，以其阴不可过于阳，臣不可盛于君，故于地数三十之中，去其六策，又合于坤之一策二十四，遂以地数以卑为尊，故去其六，数止以二十四，合于天数二十五，共为四十九数，取其阴下于阳、臣下于君、子下于父、卑下于尊，此是至顺之道也，故其用四十有九，然后可以神其用矣。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曰：夫大衍之数，始本五十有五，然其所赖者四十有九，然四十九数，未分之时则为一，以象太极天地未判之际；次分而为两，以象阴阳分割之理。于左手则为阳，于右手则为阴。然阴阳既分而人事未备，又于左手之中挂其一于小指之间，以象三才，言天、地、人事，万品之类，皆备于其间。又揲数之以象四时者，又以左右手握之，四数之，以象天之有春夏秋冬四时，运转寒暑，往来不绝之义也。

**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曰：言既揲数之，其有余者则归之于左手所挂一之处，以象其闰。然则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以全数言之，则日一年行三百六十度，余有六度，是故圣人因此大衍天地生成之数，推测幽隐，以其揲著之数四数之，其有归余残奇之数，则归于所挂小指之间，以象其闰，既取归余残奇之数以象其闰，然于二年之中为闰，又其数未备，于三年之中为一闰，又其数出剩，遂于五年再闰，则其数始足。故一岁之间所剩六度，又有六小月，是十二日也，三年之中凡三十六日，故闰一月，又剩六日，遂于五年之中积为二十四日，加此六日，即为三十日，故五年再闰也。然揲著之数归余残奇零止有一、二、三为残奇，今注疏之说以谓四为残奇，则非也。且四四数之，是全数也，若以全数为残奇，则无所据，但止有一、二、三为残奇也，若无余，则再扚而后挂之，然后见成闰积分之数也。然谓再扚而后挂者，盖上言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挂之是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

曰：是故者，连上文也。四营者，则谓四度经营而成变易也；四营者，则谓上“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是也。凡此四度经营，然后成其变易之道。

**十有八变而成卦，**

曰：凡言一爻。凡三度揲之则为一爻，一卦六爻，三六一十八，是十有八变而成一卦也。

**八卦而小成。**

曰：言伏羲所画八卦，乾、坤、艮、巽、震、离、坎、兑是也。八卦既立，写其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之象；水、火、山、泽、风、雷之象既立，是以健、顺、动、止、明、入、陷、说之性毕备，此八卦之小成者也。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曰：言文王因此八卦小成之后，遂引伸八卦为六十四卦，又因其事物万品之类而



增长之，若触刚之事类，以次增长其刚；若触柔之事类，以次增长其柔。是以天地之性，万物之理，天下之情伪，万物之本至纤至悉，天下之能事无不毕载于其间。

#### 显道神德行，

义曰：上既言天地之数，天下之能事毕载于易，故可以显明其万物之理，万事之情，原其所由，不知所以然而然，又可以神其德行，莫见其迹也。

#### 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义曰：酬酢者，谓报答之辞也。言易之道既言天地幽眇之事，又显明万事之理，又以著数明其吉凶之事，知其未来，明其已往，使人占兆之，知其吉凶之验，使人从善而去恶，从吉而背凶，若响之应声而应对之也。“可与佑神”者，言易道既言吉凶之事，使人占之，从吉而惧凶，是可以佑明神之德而行事者也。

####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义曰：此已下至“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为一章，言大易之道，探赜索隐以成其道，故所用之道有四焉。

#### 以言者尚其辞，

义曰：言则谓大《易》之中所述之言辞也。言圣人探赜索隐，作为大《易》，圣人之情显见于言辞之间，故君子之人欲观大《易》之意，必观圣人诸卦爻所系属之文辞，见圣人之情意也。

#### 以动者尚其变，

义曰：动则谓诸卦诸爻也，变动也。言圣人仰观俯察，作为大易，设为六十四卦，其爻有得位者，有失位者，有变有动、有正有不正、有中有不中、有应有不应者。是诸卦之爻有变动者也，既有变动，则吉凶悔吝生乎动矣。有动而悖于理者则凶，有动而合于道者则吉，是故君子之人，凡欲知其吉凶悔吝存亡之几，必先观其诸卦诸爻之变动，然后可以知吉凶之事、悔吝之虞、变通之理，然后趋其善而背其恶，向其吉而避其凶，所以致身于无过也。

#### 以制器者尚其象，

义曰：象则谓大易之中圣人所设六十四卦之法象也。至如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盖取诸离，神农作耒耜取诸益、宫室取大壮、弧矢取诸睽，如此之类，皆是尚其法象也。故君子欲观制器之用，必观圣人设卦制器之法象也。

#### 以卜筮者尚其占。

义曰：筮则谓蓍策龟兆之占筮也。夫凡人之生，必有疑贰之事、得失之理，不得以前知，是故圣人作为大易，设为六十四卦，有变通之理，有吉凶之验。以其凡人不能无疑，不能无吉凶，然吉凶之道，虽圣人有所不知，圣人既有所不知，必谋之于鬼神以明得失吉凶之事，然鬼神之道至幽至隐，不可以形睹，不可以象窥，冥冥然莫知其所与人有异，然圣人必谋之者，是故假其至诚，取其蓍龟之数，审之于天地之数，明诸卦诸爻变动之理，以明过去未来之事，则必以卜筮占策，然后可以前知矣。

####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

义曰：言君子之人既能观此四者之事，凡有所施为，凡有所行往，必先问焉而以言。考其蓍龟之灵，占筮之策，通变之理，吉凶之道，然后其受命也如响之应声。

#### 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告示于人，无有遐远迩近、幽邃深密之间，皆前知其吉凶祸福



之验。天地阴阳之理、将来之事、已往之失，皆前知矣。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义曰：言大易之道若非至极精妙通达，天下其孰能与于此哉！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义曰：参则谓三也，伍则谓伍也。言天一之数有三、有五，至如天之一下交于地之六生水，地之十上交于天之五生土，是天地之数三五通变，上下错杂，综统以成万物之数。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义曰：言天地阴阳之道，通变之理，化裁之迹，老阴、老阳之数交而相杂，以成天地之文，若刚柔昼夜之道，寒暑往来之功，青赤交杂之类。二百一十有六，以定乾之老阳之象；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阴之象，如此之类，他皆可知也。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义曰：言圣人穷极天下之数，阴阳之策，万事之理，纤介之微，然后可以定天下之法象也。

**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义曰：言大易之道极穷天地之数，以成天下之法象，若非天下至变至通之道，其曷能与于此哉。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义曰：言大易之道能极尽天下之数，极尽天下之事，然而易之道不假思虑，任用自然，不须经营，任用自动，寂然不见，其迹默然，不见其形，若圣人以至诚之心感而行之，则通变之理，万事之宜，自然而达矣。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义曰：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筮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也。言大易之道若非道极，微妙变化如神，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其孰与于此哉！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义曰：此以下又明圣人作《易》之道，极穷幽隐、识照几先而作其《易》者也。深者则谓未有其理、未见其形，而圣人极深其用者也；几则谓有其理，未形则谓之几也，言圣人作《易》以极其有理未形之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义曰：夫人之深，未有其理、未有其形而又天下之心、亿兆其心，而圣人以己之深，可以通天下之志，何也？盖天下之心虽亿兆之心，而圣人以己之心可以见天下之心，以己之志可以见天下之志。何则？夫人情莫不欲饱暖而恶其饥寒，人情莫不欲寿考而恶其短折，人情莫不欲富贵而恶其贫贱，人情莫不欲安平而恶其劳苦，是故圣人以己之心推天下之心，亿兆之众深情厚貌皆可以见矣。虽亿兆之心至多而难见，而圣人但以一己之心、一身之劳逸，虽未见其理、未显其形，则天下之心自然而见矣。

**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义曰：几者是有理未形之谓也。夫君子之人欲极天下之务，必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既能如是，则虽天下之务、万事之微尽可见矣，所谓知至知终者是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义曰：夫大易之道，极深研几，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能通天下之志，能定天下之务，是其功如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义曰：此又言大易能通微妙，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故天下之能事毕矣。然则首尾俱言圣人之道四者，盖为此一章之中所陈者三事：一曰非天下之至精，二曰非天下之至变，三曰非天下之至神，皆是广言大易之道。然三事之中，亦不出于圣人之道四，故首尾总而结之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

义曰：自此以下至“民咸用之谓之神”为一章，此《十翼》之中第十。

子曰夫易何为者，此盖孔子叹大易之道，其功深蹟，故假设此发问之辞以问之，曰：夫易者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义曰：此夫子自释易之体用也。开者，通也；冒者，覆也。言大易之道，其功宏博，能开通于万物之志，成就夫天下之务，覆冒夫天下之物也。至如泰卦则言财成之义，履卦则言履素之宜，革卦则言治历之事，鼎则言鼎新之旨，旅则言无敢折狱，遯则言遯尾之厉，大壮则言君子用罔，乾卦则言亢龙有悔者，如此之类，是皆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覆冒天下之道，如斯之道，则大易之体用也，故云如斯而已。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

义曰：夫大易之道，其功广大，是故圣人以此之故以通达天下之志者也。然则天下之人心志至众至繁，而圣人以大易之道以通天下之志者，何也？盖圣人有深几之见，极未形之理，以己之心可以见天下之心，以己之志可以见天下之志，虽天下之人心志至众至繁，然圣人以己之几深度人之情伪利害，极未形之理，可以见天下之志者也。

以定天下之业，

义曰：言圣人以此大易之故，极其幽深研几，成天下之务，冒天下之道，以定天下之功业也。

以断天下之疑。

义曰：言大易之道通于人事，一卦六爻，有得位失位者，然吉凶悔吝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于人事之间不能无疑，是故圣人虽以其蓍策占筮之，然亦不能无疑惑之心，而又谋之于鬼神，谋之于天地，以成其卦爻，又于卦爻之下系属其文辞以决断天下之疑也。至如乾之初九言“潜龙勿用”，离之六四言“突如其来如”，此是断其疑也。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

义曰：夫蓍策之数，未占已前，其吉凶悔吝人皆不可见，无有穷极，无有定止，其通变之道，天地之宜，其用如神，运而不穷，周流通畅也。

卦之德方以知，

义曰：言蓍策之数，未占之时虽其用如神，其吉凶悔吝周流通变运而不穷，及其揲蓍之后，布成其卦，卦有六爻，卦爻之下有得位、有失位、有中、有正、有凶、有吉、有悔吝，皆系属而不可变动。故言方以知者，是知其过去未来之事，极其未形之理，其情伪利害尽可见矣。然则必言蓍德圆而神、卦德方以知者，盖神以知来，是来无方也；知以藏往，是往有常也。物既有常，犹方之有止；数无常体，犹圆之不穷。故蓍之变通

则无穷，神之象也；卦解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行，神可以逆知将来，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知也。

#### 六爻之义易以贡。

义曰：贡者，告也。言圣人因蓍策之数以布设六十四卦，卦有六爻，以尽万物之理。然爻有应有不应、有正有不正，其间吉凶悔吝，皆不能告谕于人，故大易之道，极未形之理，知过去将来之事，故六爻之下皆系属文辞，以贡告于人也。至如比之初六言吉，大过上九言凶，如此之类，是皆告于人，使人从善而去恶，从吉而去凶也。

#### 圣人以此洗心，

义曰：夫大易之道至公至正，极天地之理，尽人事之宜，其吉凶悔吝皆系属于诸卦爻之下，圣人观之可以洗荡其心。至如万物有疑，则卜之，是洗荡其疑心；行善则吉，行恶则凶，是洗荡其恶心也。既洗荡己之心，然后可以洗荡万物之心也。

#### 退藏于密，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索隐穷神，能荡涤万民之心，虽有吉凶悔吝之变，仁义之术，而人不知自用，是其功如神之藏密也。故上文所谓“显诸仁，藏诸用”者，此也。

#### 吉凶与民同患。

义曰：夫人之生，愚夫愚妇者甚众，其性昏蒙，憧憧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举动之间虽有凶咎悔吝之事而不知自止，是故圣人以此大易之故，明示其吉凶忧患，使趋其善者舍其恶，向其吉者背其凶。是大易之道，与民同忧患也。

#### 神以知来，

义曰：言大易之道知其未来之事，明其未形之理，故其用如神也。

#### 知以藏往，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因蓍之策，知其过去已形之理，其妙皆知之也。然则必言知来藏往者，盖蓍定数于始，于卦为来；卦成象于终，于蓍为往。

#### 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义曰：言大易之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非此之故，其孰能与于此哉？惟是古者聪明睿知之人，可以与之。耳无所不闻故曰聪，目无所不见故曰明，思无所不通故曰睿，才无所不及故曰知，言惟是聪明睿知之人，有文有武，既能察微，又有刚断，故于大易之间、卦爻之下，各随动静神其吉凶之事，明其威福之理，示人以信，则人自然而威服之。至如弧矢取诸睽、刑罚取诸噬嗑，如此之类，皆是神其威武，不用刑杀而天下自然威服也。

####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义曰：言聪明睿知之人，既能神其威武而不杀，是以大明天地阴阳变化之道，大察天下情伪利害之故，又以神灵之物明其吉凶之验，以前万民之用，至于未来之事皆系属其辞，使人通晓之，趣其善而去其恶者也。

#### 圣人以此斋戒，

义曰：洗心则谓之斋，防患则谓之戒。言圣人以此大易之道斋心，防戒其患害之事，使忧虞悔吝不能及于己，至幽至微之处皆得以先知也。

#### 以神明其德夫。

义曰：言圣人既能以大易之道斋戒而防患，又能观易道幽深以神明其德，使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是故阖户谓之坤，

义曰：此以下又广明大易自乾坤而来也。

夫坤者，阴也，主夫地。然坤之道主夫生成万物，若阳降其气，则坤能成而生之；若阳气不降，则地道阖闭，主其收藏，如户之闭也。

辟户谓之乾，

义曰：乾者，阳也，主夫天。夫天阳之气下生万物，使万品之物皆遂其生者，是乾为开辟之端，如户之开通者也。然则先言坤而后言乾者，盖凡物先藏而后出，故先言坤而后言乾也。

一阖一辟谓之变，

义曰：言阴主其闭阖，又主其收藏；阳主其开辟，又主其施散。是一阖一辟，以成变化之道，春生、夏长、秋成、冬干者也。

往来不穷谓之通。

义曰：言天地之道生成之理，往来之间循环不绝，周而复始，无有穷极，常自通流，是谓之通也。

见乃谓之象，

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功，生而不已。自十一月建子，阳气下复，至于丑、寅之位，万物显见于世，有其形状，故谓之象也。

形乃谓之器，

义曰：言天地之道生成不已，故万物始有其形，形之不已，乃可成于器用。是故圣人因此大易六十四卦之形象，凡创制器用，必观其形象，为之准范，然后成其法式也。

制而用之谓之法，

义曰：言圣人裁制其物，凡所施用，垂为范模，后世以之为法式也。至如宫室取大壮、网罟取诸离、书契取诸夬、弧矢取诸睽，如此之类，皆是圣人制成器用，为后世之法。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义曰：言圣人既制器用，或出于此，或入于此，使天下之人用之皆得其利，天下之人既皆得其利，是圣人之妙用如神而人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义曰：此以下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为一章。

易有太极者，言大易之道始于太极。太极者，是天地未判，混元未分之时，故曰太极。言太极既分，阴阳之气轻而清者为天，重而浊者为地，是太极既分，遂生为天地，谓之两仪。

两仪生四象，

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谓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类，是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则自然生而为木、金、（冰）[水]、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

四象生八卦。

义曰：言水、火、木、金互相生成，而成八卦。至如水生于坎，火生于离，金生于

兑，木生于巽，土生于艮，如此之类，是四象五行之所生也。是故伏羲因此五行所生，画为八卦也。

### 八卦定吉凶，

义曰：言伏羲既画八卦之后，又系属其爻辞于诸爻之下，明吉凶之变。凡事之得者为吉，事之失者为凶，言于得失之间以成吉凶之事，使人退省其身，日修其德，趋其吉而悖其恶，从其善而去其凶也。

### 吉凶生大业。

义曰：夫吉凶之兆也，皆在于六十四卦爻位之中，得其正者为吉，失其位者为凶。圣人又系属其辞以明吉凶之验，使人知自修省。人既知自修省，则能保守其分位，以成其大业，故大业之成必自吉凶而生矣。

###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义曰：法象则谓吉凶之理、得失之迹也。夫天地之大，万物之理，皆由二体互相推荡而生也。至于高者有其分，下者有其理，善者福之，恶者祸之，此常理也。圣人仰观俯察，为之法象，善者赏之，恶者罚之，然其功其理皆本始于天地，故云莫大乎天地。

### 变通莫大乎四时，

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变通之道，生成之功，春秋冬夏，生而不已，是以成之；成之不已，又杀之；杀之不已，又生之。是其天地之气，生杀之功，千变万化，皆由四时之气推荡而成也。

### 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义曰：言天地之道，布悬其法象星辰，其于著明运行不息、无所不照者，莫大乎日月也。

### 崇高莫大乎富贵。

义曰：上既言天地之道，阴阳之理，变通之事，日月之明，此后言以富贵而继属之者，何也？盖圣人非以恃其崇高，极侈其位，夸恃其富贵，是故天地之道但能生成万物，不能生成天下之人，是故君子有大才大德，凡居崇高极盛之位，代天理物，能以仁义教化生成天下之人，若无富贵之位，则其功不能以及于天下也。是故其所以重富贵者，非重其位也，盖重其行道于天下。故《下系》曰“圣人之大宝曰位”，是言圣贤所保重者曰位，惟在行道而已，故以富贵次于天地日月之后也。

###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义曰：“备物致用”者，备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也。“立成器”者，则谓建立成就天下之器，用以便于天下也。凡能便利天下者，无出于圣人也。圣人则无所不通，故能成天下之利也。至如包羲氏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如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如黄帝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又如宫室取大壮；掘地为臼，断木为杵，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如此之类，皆是备物致天下之用，立器为天下之利也。故唐元次山曰：“吾人之苦兮山幽幽，网罟设兮山不幽；吾人之苦兮水深深，网罟设兮水不深。”是言圣人凡所创立其器，虽山川沧海之深远，而圣人所作其器无远无近、无幽无深，皆得其利，故水之深而网罟不深，山之幽而网罟不幽，其功如是之广，而人用之皆得其利也，非圣人孰能如此哉！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义曰：探谓探寻，赜谓幽隐难见之处，言至幽、至远、至隐、至近之处，钩深极远之事，天地幽隐之处，过去未来之吉凶，惟是圣人以卜筮之占皆得以知之也。若事得于道者为吉，失于理者为凶，以其吉凶之事告示于人，使人趋善从吉，去恶避凶，虽愚者、昧者皆勉勉而知功夫。如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由蓍龟之占筮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义曰：神物者，则谓神灵之物，蓍龟是也。灼龟以为卜，揲蓍以为筮。言天之所生者，蓍龟之灵，知人之休咎，明人之得失，是故圣人取之为法则，考人之行事也。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生杀之理，春生夏长，四时代谢，千变万化，圣人效法之，当赏则赏之，当刑则刑之，事之久者必改其弊，器之泥者必革其新，是圣人法效天地之变化也。若据疏说，以为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则非也。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义曰：言天之垂象，以示人之吉凶，若阴阳之惨舒，日星之灾变，风雨之不节，霜雪之不时，如此之类，皆是天垂象以示于人，圣人必当象之。或祥之来则象其吉，灾之来则应以凶，或修其德而平其政也。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义曰：按此河图是天之大瑞也，若圣人在上，至德动于天地，天下之人和洽，则和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则河出图、洛出书以为瑞应之验也。是故圣人所以法则之者，盖法其时而行事，故曰圣人则之也。

然按诸儒之说，以谓河图洛书出见于世，伏羲因得之而画成八卦，感上天之美应者也。且上古洪荒之世，典章法度未立，伏羲以圣人之才德居位，是以经纶天地，画成八卦，以为万世之法则，若河图洛书未出见之时，伏羲亦当画为八卦以为后世之法。且河图洛书是天之大瑞，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又按洛书赐禹，是亦八卦更有圣人所画矣。且按《下系》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八卦自是伏羲观天地、取诸物而画成八卦也，又岂得谓伏羲感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哉。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则孔子不当言伏羲仰观俯察而成八卦也。又如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孔子因其凤鸟而为书也。又曰：“龟龙在郊蓺，河出图，洛出书，是亦因龟麟而至矣。”此盖孔子言麟凤者天之瑞物，难见者也。若圣人在上，锡五福于人，庶政行于国，和气充塞于天地，则河图洛书、龟麟龙凤出为瑞应之验，是以圣人法则其时以行其事也，故云圣人则之。

今郑康成以《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二篇。孔安国以为河图为八卦，洛书有九畴。皆失之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义曰：按此四象有二说。一说以谓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则非也。又何氏以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非也。



系辞焉，所以告也。

义曰：上既言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此言又系属其辞，明其得失，所以贡告于人，使人知忧患之虑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义曰：言既系属其辞以明得失，又定其吉凶之验以断天下之疑惑，使人知其象，趋其吉而背其凶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义曰：此大有上九之爻辞也。言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又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言天下之人既知其吉凶之验，祸福之理，又引此大有上九之爻辞以证之。言大有上九居大有之世，天下富盛，诸爻皆乘于刚，己独下乘于阴，六五有厥孚交如之吉，己独乘之，是以得“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此大有之时如此也。

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人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义曰：此孔子解释之辞也。言大有上九所以得自天佑之者，盖由己以阳承于六五柔顺之君，天之所以佑之者，助其顺也；人之所以助之者，信也。言六五居中有信于天下，而上九承之，是履其信也。既已履信，则天下之人亦助以信也。既履其顺，又履其信，则是崇尚贤德矣。夫既为崇尚贤德之人，则上天之所佑助，鬼神之所协吉，天下之人皆所信助，夫如是，何所不利哉！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义曰：自此以下，至“默而成之”，是夫子总言大易之道，当连上文为一章。

“书不尽言”者，言圣人之言出则为天下之则，为天下之令，然于简牒之中所载必不能尽圣人之言也。“言不尽意”者，言圣人之意思虑宏达，无远无近，无幽无隐，故三百八十四爻之间虽皆圣人之言，必不能尽其圣人之意也。如是则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于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此孔子叹美圣人之言。圣人之意幽深宏远，不可以见之耶？故假发问之辞疑而问之。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义曰：此夫子释圣人之意有可见之理也。言圣人之言，书不能尽其言，言又不能尽其意，惟是大易之道，六十四卦之中，可以明之。至如天之道以乾为名，取其天体刚健、生成不息；地之道以坤为名，取其地体柔顺能、承顺于天。是圣人设乾坤之象，以尽圣人之意，宏功妙用，惟乾坤之象可以尽之。

设卦以尽情伪，

义曰：言圣人之言出则为天下之则，然既言不能尽意，又立象以尽意；既立物之形象以尽其意，又观万物之象、万事之理、天下得失之迹，设为其卦，以尽人之情伪，以尽物之得失也。

系辞焉以尽其言。

义曰：言圣人虽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其情伪，又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下，有得位失位者、有正有不正者，皆系属其辞，散于卦爻之下，以尽其言，使人通晓其意也。

变而通之以尽利，



义曰：夫万事之理，万物之情，若无其通变之道以至穷极，必至于败坏也。惟是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而又裁制创立，千变万化，随时措置，立成其事，无有壅滞，量时制宜，变而通之，以尽天下之利也。

#### 鼓之舞之以尽神。

义曰：此总结立象尽意、设卦尽情、系辞尽言之意。言圣人以其仁义之道以尽天下之情伪，以说天下之心，又鼓发之，致天下舞乐之。然则鼓舞何以为发乐之义？盖圣人以仁义之道、教化之术渐染于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虽冥然无所知识，然被上之教化，其心康乐，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不知圣人之道所以然而然，是圣人之道渐染于人，如神之功。

#### 乾坤其易之缊邪？

义曰：上既言圣人立象尽意，此又言大易之道本始于天地。缊者，藏蕴也，言天地初判之时，而大易之道已蕴藏于天地之间。然天地之道，万物之形象，万事之理，皆藏蕴于大易之道，是大易之道本始于乾坤，故乾坤为大易蕴积之根源也。

####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义曰：言天地设立，阴阳之端，万物之理，万事之情，以至寒暑往来，四时代谢，日月运行，皆由乾坤之所生。然乾坤既设，而大易之道，变通之理，以立乎中矣。是大易之道本始于天地也。

####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义曰：言大易之道皆本起于乾坤。凡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变化之道，皆在大易之中。至如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为八卦，变而相重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易之根源皆自乾坤而来，故乾坤成而易道变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毁弃则无以见易之用，夫易既毁则无以见乾坤之用，如是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

义曰：言天之道始于无形而终于有形，皆由道之所生。道者，人可以为之法，由而通之谓之道。前乎天地则混于元气，散乎方隅则潜于象类，浩然而不局于器用，推于天下则无所不通，举而措之则曲尽其变，兹乃道之本也。然始于无形而终于有形也。

#### 形而下者谓之器，

义曰：器者是有形之实，言天始于无形而生于有形，故形于下者则为其器。器者则为有形之用，但可止一而用之也。故在形之外者谓之道，在形之内者谓之器也。

#### 化而裁之谓之变，

义曰：言圣人因其无形之道，有形之器，推而化之，裁制创立，设为仁义教化以至凡所器用，以利天下，无有穷极，无有凝滞，故谓之变。

#### 推而行之谓之通，

义曰：言圣人因其天地阴阳之道，思之于心，缊之为事业，推而行之，无有壅滞，皆得其亨，故谓之通。

####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义曰：言圣人因其变通之道，措置其用，施之于天下，各从其时以成天下之功业也。

####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义曰：此以下皆覆言上文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明言以

为教化之术也。象者，万物之形象也。言圣人推其天地之理，万物之形容，以象万物之宜，故谓之象也。至如乾为龙之象，坤为地之象，离为日之象，艮为山之象，如此之类，皆是推广形容而为之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义曰：言圣人以见天下之变动，观万物之形容，有会合通变之道，以行典常之礼，又于诸卦之下系属其文辞，有合于道则为吉，有悖于理则为凶，以定其吉凶得失之理以示于人，故谓之爻也。爻者，效此者也。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

义曰：言圣人穷极天下之幽赜，万物之情伪，以存诸卦之中，使人观之以为法则也。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义曰：鼓谓发扬天下之动，有得有失、有吉有凶，存于爻辞之间，使人观之，知其吉凶之如此也。

**化而裁之存乎变，**

义曰：言圣人观此万事之理，万物之情，天地之道，日月之经，创制裁度，立成其器，施为仁义道德，千变万化，以及于天下，故存乎变也。

**推而行之存乎通，**

义曰：言圣人观此大易变化之道，推而行之，随时措置，无有穷极，无有凝滞，故存乎通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义曰：言圣人既能极天下之赜存乎卦，鼓天下之动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以成其易，若章显其功，则其用如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无有穷极，是存乎其人矣。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义曰：德行，德行者，则谓圣人素蓄其德业行实也。言圣人素积其德，素蓄其行，内存忠恕，外有全德，如此则默而成之，虽不言而人自信从之。故《中庸》曰：不怒而民威之，如铁钺者也。此盖素蕴德行之如此也。

**系辞下**

义曰：此《十翼》之中第七翼也。

然按《上系》、《下系》之说，先儒议者多矣。何氏则曰：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极”；下篇明几，故曰“知几其神”。或曰：上篇论易之大理，下篇论易之小理。皆失之。盖以简编重大，故分为《上系》、《下系》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义曰：自此已下，至“禁民为非曰义”为一章。言伏羲始画八卦，取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之象，画为乾、坤、艮、巽、震、离、坎、兑之卦。八卦既成列，而天地万物之象莫不在于八卦之中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义曰：夫伏羲始画八卦，以尽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象，然于万物之情，万事之理，在伏羲之时，世质民淳，情伪未迁，利害未作，虽八卦之设，三画可以



尽人事之宜。迨乎后世，民欲丛生，巧妄交作，则八卦不能尽吉凶之变。文王囚于羑里，极天地之渊蕴，明人事之终始，是以取伏羲所画之八卦，因其数而重为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八十四爻，以尽天地之赜，人事之理，有得有失、有吉有凶、有应有不应、有正有邪、有利有害，尽在此卦爻之中。然则爻者效也，使后世之人效而法之，故卦爻之中有情伪之理，有是非之道，有变通之常，有动静之事，有刚柔之限，凡人观其爻则知其效法，此象而行事也。

然重卦之说，先儒议者多矣。或曰伏羲所重，或曰神农所重，或曰夏禹所重，皆失之。盖见下文包牺氏之王天下，作结绳而为网罟，盖取诸离；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楲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又因《尚书》之文有“洛书锡禹”之言，故有此说。殊不知《系辞》是仲尼所作，盖仲尼因其圣人制立器用以取合于圣人之卦，以其结绳为网罟，盖合德于离卦，取其有附丽之义；因其耒耨有益于入，盖合德于益卦，以其有相资益之义。先儒不究原本，故疑而有此说也。且六十四卦既是伏羲、神农所重，则文王何心哉！不然，何以仲尼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且伏羲之时，又非中古；神农之时，又非忧患。推此以言文王重卦之心，又可见也。

####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义曰：刚者，阳也；柔者，阴也。夫六十四卦之中，卦有六爻，阳为刚，阴为柔，阳主其生，阴主其杀，故刚柔之位则有变有通、有动有静，故事之久静则动，物之久动则静，动静之道则有变有通。是故圣人因其刚柔二气，互相推荡于六爻之间，然后成其生养之道也。故《上系》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者是也。然则不言阴阳相推而止言刚柔者，盖阴阳者，天地之气；刚柔者，是阴阳之体，言刚柔则阴阳之功可见矣。

#### 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义曰：言圣人既因刚柔二气互相推荡而为生成之道，又恐后世之人难晓，故于诸卦诸爻之下各系属其文辞，以明得失之道，吉凶之变，情伪之端，万事之理，使人观其得则可以知其失，趋其吉则可以明其凶，逆顺之道、动静之理在所命之辞皆可见矣。

####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义曰：夫六十四卦有六爻，有吉有凶、有悔有吝，皆由爻位之动者也。若动而合于理则为吉，动而昧于道则为凶，有事之微小可以追悔者，有事之萌兆可以鄙吝者，皆系在于卦爻之变动也。是故圣人因卦爻之变动，明人事之大体，推其情伪之端，明其得失之迹，使人观之，不失于动静之道也。

#### 刚柔者，立本者也。

义曰：言伏羲始画八卦，始穷变于天地阴阳之理，以成刚柔之道，以为万事之本，以成天下之大法，天下之人皆本此以为法则也。故六十四卦之所本，君臣父子之所法，皆由此刚柔之象为之根本者也。至如刚定体为乾，柔定体为坤，阳卦两阴而一阳，阴卦两阳而一阴，是立其卦本而不遗也。

#### 变通者，趣时者也。

义曰：凡六十四卦，卦有六爻，一卦之体象其一时，一爻之义象其一人，六爻之道上下相应而成变通，所以趣就一时者也。至如屯之卦言天下屯难之时，故其卦体以象其屯，故初六居卦之始，当屯难之时，而盘桓利居正、利建侯，以苏息天下之人；至于六二言女子贞不字，言女子守正应于九五，虽为初九（九六）寇难，然专应于五，不改其

节；至于六四乘马班如，退守其正，待时而行，如此之类，是皆一卦则言其一时，其诸爻各言其一人，以趣就其时也。然则君子之人，凡所动作必从其时，不失其中，故《中庸》曰：“君子而时中”，是言君子之人动作之间皆从其时也。

**吉凶者，贞胜者也。**

义曰：贞者，正也，夫有动者则未免乎累，殉吉者则未免乎凶，尽会通之变而不累于吉凶者，其唯贞胜者。故六十四卦之内，人事之端，情伪之作，吉凶之验，无不备载于其间。若爻位之吉，又能行其大正之道，则其事愈吉；若居爻位之凶而能行大正之道，则其事不至于凶，惟是贞正之道则能胜于凶吉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义曰：观者，为天下之所仰观则谓之观。夫天本在上，地本在下，天地之性本不相得，及夫天以纯阳之气降于下，地以纯阴之气腾于上，二气上下交相通感，然后以成生长之道，是天地之道生成之理，皆本正一，故为物之仰观者也。

**日月之道，贞明者也。**

义曰：夫日为阳德，月为阴精，运行四时昼夜不息者，日月之明也。然而往来不停，照临下土不混其光者，盖各得贞一而明，有所一也。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义曰：夫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故天下之情伪，人事之动静，皆归一而后可正也。然则天下之广周于万里，人心至众，万孔千状，执一何由而治哉？盖万化一术也，天下一统也，若以至正之道、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治矣；若不以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睽乖矣。故王辅嗣尝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动者贞夫一者也。是天下之动必由寡之所治，贞其一而已。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

义曰：此又言天得一之道也。确者，则谓刚健者也。夫乾以刚健之德运行不息，生成万物，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之故也。故无为而物成，不言而时化，是示人易也。

**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义曰：隤然，则谓柔顺者也，此言地之得一也。夫坤之道，以柔顺之德承天之气，生成万物，不烦而物成、不劳而物遂者，亦由其得一故也。故不须经营而万品自化，是示人简也。若乾不得专一之道，或有隤然，则不能示人易矣；若坤不得专一之道，或有确然，则不能示人简矣。且以乾坤之道，生成之理，确然、隤然，示人易、简，况为天下之君者哉。夫尊为圣人，必法此乾之刚健之德，生成天下，不至于烦劳，则天下从而治矣；夫为人臣者，必法此坤之柔顺之德，承君之命，行君之事，则天下不劳而治矣。若为君、为臣能法易、简之道，则天下国家可正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

义曰：夫六十四卦分三百八十四爻，有动有静、有邪有正、有凶有吉、有是有非，故通变之道皆在诸爻之中，为人之所效法也。故所谓爻者，效物之变动者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

义曰：夫六十四卦之象皆法于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象也。如乾以天为象，坤以地为象，艮以山为象，坎以水为象，如此之类，是皆象其卦之所本之像也。注所谓象此物之形状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



义曰：夫六十四卦之象，三百八十四爻爻象之间，有正有不正、有应有不应、有善有不善、有吉有不吉，若爻象之发动于一卦之内，则吉凶之事显见于一卦之外也。

#### 功业见乎变，

义曰：言圣人用此大易之道观其卦爻之变动，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推而求之，以立成天下之功业，以通天下之心志。

#### 圣人之情见乎辞。

义曰：辞者，则爻象之辞也。夫六十四卦之中，有情伪之端，得失之理，其吉凶悔吝皆在爻辞之间，欲知圣人设卦之情意者，观其爻象之辞则可见矣。至如乾之初九言潜龙勿用，则圣人勿用之情可知矣；比卦上六曰比之无首凶，则圣人无首之情可见矣。如此之类，皆在爻辞间可见矣。

#### 天地之大德曰生，

义曰：夫天地之大德者，惟是阴阳二气上下相交生成万物，周而复始，无有限极，故其德常大。若生之不常，运之有极，则所生之道不广也。

#### 圣人之大宝曰位，

义曰：宝者，爱也；位者，所守之位也。夫圣人之大宝者惟在其位，然则圣人之大宝何以在乎位？盖圣人之有才德，若无其位，则其功不能及于天下；若有其至尊至宝之位，则其功可以及于天下，无有远近皆被其泽，皆被其功德也。是故圣人重德行道于民，故大宝其位也。

#### 何以守位曰仁，

义曰：言圣人既有才德，又能大宝其位，何以守其位哉？必须法天元之德，以仁爱之道生成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被己之仁德，然后父子有礼，上下相亲也。

#### 何以聚人曰财，

义曰：夫圣人何以萃聚于人哉？必曰财而已。财者，使衣食丰足，用度常备，仰有所奉，俯有所畜，则天下有戴君之心。若其衣食不足，用度不备，则不能萃于天下之民。是故古之圣人修其水、火、金、木、土五行之事，正德利用厚生，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如是则父子兄弟递相亲睦矣。至于为农者勤于耕，为商者勤于货，为工者勤于器，如此之类，则可以保六亲，六亲既相保，则亲族内外自相相爱，如是是聚人曰财也。

####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义曰：言圣人既能守位以仁，又能聚人以财，使天下父子各有所养，各得其所。然而货财之道必主于均平，使多者不得积其私，少者皆得尽其养，又须与正其辞为之节制，以禁民之有非僻者，使皆合于义而得其宜矣。然则所谓义者，盖裁制合宜之谓义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义曰：自此已下至“盖取诸夬”为一章。言包牺氏以圣人之才德以王天下，为天下之主，然于上古洪荒之世，典章法度未立，而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既观察天地之象，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以画成其八卦也。然则上既言观法于地，下又言与地之宜，既言观鸟兽之文，下又言远取诸物者，何哉？盖上文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者，盖是伏羲始观象之初也。此又言鸟兽之文者，盖东方之宿则为苍龙，南方之宿则为朱鸟，西方之宿则为白虎，北方之宿则为龟蛇，如此之类，是伏羲仰观天之垂象之宿、鸟兽之文，又观其地之动植、山川、丘陵之象，万物所生之宜，既观天之垂



象之文，又观地之所生之宜，然后近取诸身者。至如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艮为手，又近取人之一身，其有思虑、口、鼻之属，如此之类，是近取诸身也。既近取诸身，又远取诸万物之象，若乾为龙、坤为马，山、泽、风、雷之类是也。

**于是始作八卦。**

义曰：作者，起也。言伏羲因此天地万物之象，然后兴起八卦，以象动植之宜也。

**以通神明之德，**

义曰：神明即谓天地之道，阴阳之运，变通不测之宜，吉凶未兆之事，如此之类，则谓之神明，是八卦通此神明之德也。

**以类万物之情。**

义曰：夫万物之情状至繁至众，故不可得而知之也。圣人作此八卦，取其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之象，以类聚万品之情伪，皆可见也。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义曰：网罟者，取鱼兽之物也。言伏羲既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至天地之始终，人事之渊蕴，无不毕备于其间。然而于人事之间，未有所食之物，是故伏羲又结绳以为网罟，以佃以渔，使人取其鱼兽以为所养。

**盖取诸离。**

义曰：盖者，疑之之辞也；离者，丽也。言山之高而禽鸟丽之，水之深而鱼鳖丽之。然则山之高、水之深而人莫能及之，而圣人创立其事，结绳而为网罟，使人用之，虽禽鸟居山之高、鱼鳖居水之深，皆得而取之，是使人丽而用之也。然谓之盖者，即疑之辞也，言圣人创立其事，不必观此卦而成之，盖圣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准拟此卦然后成之，故曰“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义曰：言包牺氏既没之后，又有神农氏以圣人之才兴起于世，以其人既得其网罟以佃以渔，然而未有饮食之道，神农氏是以朴斲其木以为之耜。耜者，博五寸，其首有华觜，以为耕作之用。又揉其曲木，其曲有钩，以为之耒。耨耨之利，以教于天下之人，使四时耕作之，种其禾黍之利，以为饮食之养，盖取诸益。益者，取其有益于人，为万世之利也。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义曰：言于日中为其市，以贸迁于货财，以萃聚于天下之人，使皆贸易之相交，民之无者从而有之，民之有者从而散施之，既货财交易，贸迁有无，天下之民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故曰市也。然必取于日中者，盖日之早，而远者必不能及，若日之晚，而又失其时，必于日中之时，取其远近之人皆得以及矣，故于日中为市也。然则盖取噬嗑者，以其噬嗑之卦上体是离、下体是震，震动于下，离明于上，是下动而上明，聚之则为市也。又颐中有物曰噬嗑，凡颐中有刚梗之物，必啗而去之也，然后得其通而物有所合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

义曰：夫法之久则必弊，弊则物有所不通；法既不通，则人情多至怠情而有厌倦之心。是故神农既没之后，复有黄帝以圣人之才德继世而兴起，能通人事之理，以其伏羲既结绳而为网罟，而斲木为耜，揉木为耒，又聚天下之民财以交易之，为之市，然事之久必有其弊坏，故黄帝能通其变化而裁之，引而伸之，随其物之变通，因其时而更造之，以为万世之法，使民宜之，皆得其利用。民既得其利用，则无怠倦之心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义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天下之民既得其利用，则不知圣人之制作所以然而然也，既不知所以然而然，则所作为用皆得其宜也。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义曰：言黄帝既能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此者，盖得大易通变之道也。夫大易之道，穷极而复变，变极而必通。天地生成之道，人事终始之理，无有限极，周而复始，无有穷际，可以永久为万世通行之法也。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义曰：言黄帝之法如此，为万世久行之道，则自天而下至于鬼神皆佑助之。在鬼神尚且佑助，况于天下之人乎。鬼神人民既以佑助，则尽善尽美之功，所往之处，何所不利哉！故引《易》文而证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义曰：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黄帝尧舜因象而立制也。

夫上古之时，世质民淳，民皆敦朴，则上如槁枝，下如野鹿，则上下自然而正矣。迨黄帝尧舜之世，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其乾有刚阳之德在于上，故为尊；坤有柔阴之德在于下，故为卑，爰作衣裳以分尊卑上下贵贱之等，此盖取乾坤之象也。然则黄帝尧舜连言之者，盖衣裳之起始于黄帝，成于尧舜之时，故以黄帝尧舜而通言之也。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义曰：剡者，谓剡木之中，虚其中以为舟也，以济于水，使人乘载之，以济不通，免其沉溺之患也。剡木为楫者，又剡削其木以为舟之用也。凡人有川险之深而不可以涉之，而黄帝能剡木之中为舟，又剡削其木为楫，以济川险之患，使人乘之，皆得以济，致远之处，皆得以利。盖取诸涣者，盖涣之卦上是巽、下是坎，巽为木、坎为水，故其《彖》辞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是言巽木为舟，有涉川之象也。又曰“涣者，散也”，能散释其民难，令为舟以济于天下，使人免其沉覆之患，故此亦得变通之一端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义曰：夫物之重者，人力不能及之；地之远者，人力不能至之。是故圣人服习其牛，调习其马，使重者得以及之，远者得以至之。然则牛马本无知之物，而圣人能驯服之，使其至重之物亦得以行之，至远之地亦得以至之。重者引之，远者利之，天下之人皆得其利，盖取诸随也。然则随者是动作必随于人，以之远则亦随于人，以之近则亦随于人，是动作所在皆随于人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义曰：夫治平之世不能无奸宄之人，是故圣人用其两木相击，昏夜之间击其声以为之警备，使其奸人暴客不能逾越也。然而必取诸豫者，盖豫者，乐也，按豫卦雷出地奋，豫言雷自地奋出以发生万物，物既生各遂其安，故曰豫乐也，此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而云盖取诸豫者。盖言凡人居治平之时，外既有警备，则奸人不能犯，奸人既不能犯，则在内者自然安矣。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义曰：言圣人既能教民以粒食五谷，然又不能精治其五谷以为饮食之养，是故后世圣人复断其木为杵，又掘其地为臼，以其臼杵之利以精治其五谷。夫既精治其五谷，则

天下之万民皆得以济，故取诸小过焉。然则必取小过者，盖小过之卦，圣贤之人过为其事以矫过于人，今此杵臼而取小过者，盖圣人既教人粒食以自养，又教人精治其五谷，是小有过为其事故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义曰：夫治平之世不能无奸暴之人，尧舜之代不能无逆命之人，是故圣人虽立刑罚之事以惩戒之，然其间亦有不庭不轨之人，非刑罚之威可以惩也。是故复以弦系于木上以为弧，弧者即弓也，既以弦于木为弓，又剡削其木，取其矫厉，故为矢以中于人。弧矢既成，以威中于不庭不轨之人，威既中于不庭不轨之人，则天下之奸暴者皆畏而惧矣。然盖取诸睽者，盖睽者，离也，言人心之乖离者，必用弧矢以威之。至如蛮夷之人当奉于中国，反抗衡于中国，有离叛之心；又如诸侯当尊奉于王者，今不能贡赋，反有倍于王者之心；又如奸猾之俗不能归奉于上，反有离二之心，如此之人，圣人因其有睽离之心，故制弦矢以威服之，故云盖取诸睽也。

然则弧矢、杵臼、服牛、乘马、舟楫，皆云利者，此盖器物有益于人，故称利也。然重门击柝不言所利者，盖击柝之事，止以御暴客，是亦利之异名也。垂衣裳不言利，此亦随便立义，故云天下治，治亦利也。此皆义便而言，故不可一例取也。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义曰：夫上古之时未有宫室，当此之时，人但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层巢，人既安居，然于风雨之时无可御止。是故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隆其栋，下为之宇，以待风雨有所栖止，故取诸大壮也。然必取诸大壮者，以其制度宏壮，有便于人，故取大壮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义曰：夫上古之时，凡人之死不能蔽荫其尸，但厚衣之以薪及葬之中野之间，又不能封土为坟，是不封也；又不能种树为别，是不树也；及其哀戚又无时而止，但哭除则止；丧之期制又无其日月之限，是无数也，其于死者知耶？不知耶？是故后世圣人以木合为之棺槨以荫庇其尸，又封其土以为之坟，又种其树以为之别，又立五服之制、三年之丧，使其哀戚有时者也。然则盖取诸大过者，原大过之卦，是圣人大有所为，过越常分以拯救天下，则为之大过。今此人之死不能蔽荫其尸，而取此大过者，何也？盖圣人重人之生，孝子哀戚之情，以其人之生必有其死，盖死者是人之终，人之既终孝子之大事，重其死者人之大事，故过为棺槨以荫庇其尸，又封土以为之坟，种树以为之别，立其五服之制，又立飧祀之礼，其事过越至大，故取诸大过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义曰：夫上古之时世质民淳，情伪未迁，凡人有事必结其绳而取信，若有大事则结之以大绳，若有小事则结之以小绳。迨及后世，情伪已迁，利害渐作，巧诈万状，不可以救正之，是故后世圣人易之以文书，成之以契券，文书所以取其信验，契券所以取其要约，文书既立，契券既明，则百官之事皆得其治，万民之情皆得以察。然而盖取诸夬者，盖夬者，决也，能明决其事，验人之情伪以决断之，自此而后民之利病、事之奸诈不可以隐也。

**是故《易》者，象也；**

义曰：自此已下至“小人之道”为一章。夫大易之道皆本诸万物之形象而成，至如



乾为龙、坤为马、艮为山、兑为泽，如此之类，皆是本于物象也。

**象也者，像也。**

义曰：言圣人立六十四卦之象皆因其物像而名也，至如兼山艮、丽泽兑、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如此之类，皆是本诸象也。

**彖者，材也；**

义曰：彖者，即六十四卦下彖辞也，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此类皆圣人设其彖辞，以象一卦之材德而成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义曰：夫六十四卦，一卦则象其一时，一爻则象其一人，然而爻有变动，位有得失，变而合于道者为得，动而乖于理者为失，人事之情伪，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动，使人效法之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义曰：夫六十四卦之爻有得位有失位者、有凶有吉者，皆系于爻之动静也。若动得其道则吉，动失其道则凶，然动静之间有可追悔者，有可鄙吝者，若能慎于动静，则凶害不生矣，若不能慎于动静，则凶咎著焉，是吉凶悔吝著见于外，皆系于爻之变动也。故上文所谓“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阳卦多阴，**

义曰：阳者即刚也，阴者即柔也。夫八卦之设，有纯阳之卦，有纯阴之卦，有一卦有二阳者，有一卦有二阴者。至如坎之一卦，上下二阴而一阳在其中矣；艮之一卦，一阳在上而二阴在其下矣；震之一卦，二阴在上而一阳在其下矣，是阳卦多阴也。

**阴卦多阳，**

义曰：夫八卦之中有阴卦而多阳者，至如离之卦，二阳在外一阴在内矣；兑之一卦，一阴在上而二阳在下矣；巽之一卦，二阳在上而一阴在下，是阴卦多阳也。

**其故何也？**

义曰：此是孔子疑问之辞也，言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果如何多也？

**阳卦奇，阴卦偶，**

义曰：此是孔子复陈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各有本末也。言阳卦所以多阴者，盖阳卦纯一，故多奇也；阴卦多阳者，盖阴卦纯二，故多偶也。是故圣人因其奇偶之数，所以如此也。

**其德行何也？**

义曰：此孔子又发问之辞。言阳卦所以多奇，阴卦所以多偶，其于德行果如何哉？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义曰：此是孔子又自释阳卦奇、阴卦偶之所由也。言阳之卦是君，阴之卦是民，一阳在上，则众阴归之，一君在上，则二民归之，犹天下一统，众归于一主，则成邦国之道，是至治之本，此是君子之道者也。

**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义曰：言阴者是小人象也，夫二阴在上而一阳归之，是由二君在上而在下之人无所从；在下之人既无所从，则天下不能统一，如此则乖邦国之道，是致乱之本，此是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义曰：自此已下至“德之盛也”为一段。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者，此是咸卦九四之爻辞。凡《易》卦中有义理深远卦爻之内未能尽其义者，孔子特引于此而明之。言天地之道、生成之理不能感于物，盖物自然而咸感之，圣人之道亦不求感于人，盖但任仁义之道以行于世，则天下之人自然而归之。今九四以阳居阴位，是不正也，当咸感之时，以不正之身不能任以仁义之道，以感于人，反自思虑其朋，以求所感，故所感之道不广。但其憧憧然朋从尔思之，惟是己之朋党者则感之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

义曰：此孔子自释九四之辞。言天下之大，万宇之广，为感之道，圣人未尝思之，但任其仁义之道以感于天下，则天下虽广而人自感悦而随之，故云“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义曰：言人之百虑虽然烦多，及其归也，终归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虑！

义曰：此重言之者，言圣人凡有天下之众，为感之道不在思虑以感于人，如是则所感之道至广也。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义曰：此已下又明天地之道、阴阳之端、人事之理、万物之情，亦自然而然也。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之道互相推荡于天地之间，而昼夜之道自然明矣。然则日月之道不求照耀于人，而天下之人物自然感日月之照临也。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义曰：夫天地之道，昼则为阳，夜则为阴，以阴阳之道互相推荡而成寒暑，寒暑之道互相推荡而成岁功。然则寒暑之道非自求成其岁功，盖岁功自然而随于寒暑也。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义曰：此一节又明万事之理亦皆本于自然而然也。屈者去也，信者进也，往者既去，来者求进，屈信之间而利害生焉，是利害自然而生于屈信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义曰：夫尺蠖之屈，虽一本于天赋，然而凡于动静之间，非自乐也，盖所以求其信也；龙蛇之蛰，潜其所处，盖所以求其安身也。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义曰：夫人得天性之自然，禀五常之至正，然而有服君子之事者，有服小人之事者，何也？盖曰操心积虑，学而致诸善，不学而致诸不善也。惟是圣人得天地之全性，凡所动作，精思远虑，以合于义，以通神妙，及发于外也，可以措天下之用，兴天下之利也。至如网罟取诸离、书契取诸夬、宫室取诸大壮，凡百所为之事有利于民者，皆由圣人精义入神，然后能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义曰：言圣人既能精义入神以致天下之用，又能宴乐以安其神，饮食以养其体，居富贵而不自充诩，在贫贱而不自陨获，如此则安于身而崇大其德业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义曰：言圣人舍其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舍此二道而往，则虽圣人亦不能知之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义曰：言圣人既能精义入神，利用安身，如是则可以穷极鬼神之情状，通晓变化之终始，此是德之至盛者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义曰：此是困卦六三之辞也。言六三之爻以阴居阳位，是不正也；在下卦之上，是不中也。夫君子之人，凡欲求进，必须俟其时。今此六三居困之时，其性动而欲上进，是故为九四之所止，故困于石也；既上不能进，复退其居，又下乘九二之刚，故曰据于蒺藜；上既无所进，下既无所适，是犹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道也。夫妻者，至亲之人，亦不可得而见之，况于他人乎？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义曰：此已下是孔子之辞。言此六三所以困于石者，非是所困而困焉。盖六三居困之时躁而求进，为九四之所止，然君子之名必求荣，今为九四所困，是其名必辱也。

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

义曰：夫君子之人进必以道，动必合义，不惟泽天下之人，又且先安其身而不陷于过恶也。今六三既下乘九二之刚，为九二之所据，为九四之所止，是必不能安全其身而自必自至于危厉也。

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义曰：言六三既非所困而困，非所据而据，既辱且危，是不知死期将至也。既死期将至，虽属至亲之人，必不可得而见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义曰：此是解卦上九之辞也。隼者，贪残之禽也；墉者，墙也。言解难之时，而六三以阴柔不正之身居于下卦之上，是不正之小人也。夫居解之时，而以小人居君子之位，是犹贪残之禽居于墉墙之上，必为人之所射而获之，既射而获之，则何所不利哉。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义曰：夫弓矢之事，皆是威天下之器，除天下之害者也。今君子之人欲去贪残之禽，必以弓矢而射去之，然后可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义曰：言君子之人凡去小人，必须有其才有其德、有其时有其位，然后可以有所施为、有所动作也，若无才德、无时位，欲去非类之人，必自取败亡之道。是故君子之人必当藏蓄其器，韬光其业于身，待其时而动之，则所往必有所获也。

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义曰：括者，结也。夫君子之人凡能畜积其德，韬藏其器，则无有括结凝滞之事，如是则沛然莫之能御也。以至凡有所施为，有所动作，必有所获，所在必有所成功，是语成其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无耻不仁，不畏不义，

义曰：此已下又言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性不常，亦不知仁义，不知廉耻，不以刑法威之则不畏不义。是故古者圣人设其鞭扑之事、刑法之威者，盖为小人不耻不仁，所以设之，使知畏而为义也。

不见利不劝，



义曰：言小人之心专在于利，凡事不见其利则不知有所劝勉也。是故圣人立为廛市，使得交相贸易；立农桑，使得互相耕养，而有所劝也。

**不威不惩。**

义曰：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但恣纵其心，而放僻邪侈之事无不至矣。若不以刑而惩之，则不知惩戒者也。

**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既以刑惩于小人，亦非君子之素心也，盖为小人不耻之故也。然虽小有所惩，而若能戒惧不为大恶，此亦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义曰：此是噬嗑初九之爻辞也。夫噬嗑之卦，是先王用刑以去刚梗之俗，今此初九居卦之初，是受刑之始也，然居受刑之始，其罪未至大，其恶未甚著，故但履校其足，灭没其趾，而能改之，所以无咎。今此小人若小惩而能戒慎之，则其罪亦不至于大，此是小人之福，故引此噬嗑之初九而证之，故曰“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义曰：言凡人若能积小善以至于大善，积之不已以至著见于外，则可以成万世之名也，若小善不积，则不能以成其名也。若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及小恶积之已久反成大恶，及其著见于外，不惟受戮，亦致灭没其身也。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

义曰：夫小人之性，以小善不能益于身，是以因循循至于老耄不能修饰而不为，以致丧身取咎，自取灭亡之道也。

**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

义曰：言小人以[小]恶为无伤，积小恶以至大恶，从微至著，日复一日，不能悔改而弗去，以至恶大罪深也。

**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义曰：言小人既不能积其小善，反自为其小恶，小恶之积久而不已，及夫恶大而彰显于外，不能以掩闭，罪大而及于身，不可以解脱，如是则灭身受戮也宜矣。

《易》曰：“何校灭耳，凶。”

义曰：此是噬嗑上九爻辞也。言初九居受刑之始，而履校其足，其罪亦未甚大，至此上九居受刑之终，不能悔改其恶，但以小恶为无伤，以至恶积罪深而其身受戮，灭没其耳，何校其首，此是大凶之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义曰：夫君子之人所以危者，盖由安然居位，恃其泰不为之备，恃其安不知其乱，以至泰久必否，安久必乱，所以致其不安而社稷之危也。若能居安虑危，居治思乱，然后可以保其位而不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义曰：夫人之所以亡者，盖由恃其安不思其危，恃其存不思其亡，任其放僻邪侈之事，所以致其身之危亡，基业之陨坠也。若能常自深思远虑，不为奢侈之行，则可以保其存而不亡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

义曰：言人居安平之时，但恃其天下之治，不能思虑存亡之机，不能忧恤天下之



人，恣其骄盈之志，不知乱之所生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居于安平之时常自戒慎，恐有倾危之事，则可以获吉也。

**存而不忘亡，**

义曰：言居平易之时，能常思其危亡之事，所以保其存而不亡也。

**治而不忘乱，**

义曰：言居治平之时，当自恐惧修省，鉴其前车之覆，则无祸乱之事也。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既能安而不忘其危，存而不忘其亡，治而不忘其乱，夫如是，其身可以安，其国家社稷可以永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义曰：此是否卦九五之爻辞也。言当否塞之时，小人在下，皆失其道，独九五能休去天下之否，常思其社稷之危亡，言我其亡乎，我其亡乎，是犹系其社稷于苞桑之上者也。桑者，即是其根深固而不拔；苞者，即是丛生之类。言九五既居否塞之时，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虑戒惧，是犹系其社稷于苞桑之上，而其根深固不可以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

义曰：夫居君子之位，必有才有德，然后可以居也，若才之薄、德之寡而居于尊贵之位，必不可也。

**知小而谋大，**

义曰：言人之才知之小，反欲谋国家之大事，是必不可也。然居幽暗之时尚不免其诛戮，而况居于明盛之时，其有不受君之诛戮者鲜矣，是小知者不可谋国家之大事也。

**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义曰：夫小力之才必当任其轻小之用，若任以国家之重器，其胜任者亦鲜矣。

《易》曰：“鼎折足，履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义曰：此是鼎卦九四之爻辞。言九四以阳居阴位，是不正也，夫以不正之身居于大臣之位，而才力之不胜其职，是犹鼎之折足而倾覆公家之美实，而又且污染其鼎也。然则君子之人凡居高位，必须有其才有其德，然后可以称国家之大任也，若无才无德而居大位，是犹鼎之九四以不才之身而居国家之重位，而倾覆公家之美实，败坏国家之纲纪，是大凶之道也。如此之人，所谓不胜其任也。然则谓之“言不胜其任”者，此是孔子引此鼎卦之辞以释德薄位尊、知小谋大、力小任重之人，故以此爻而结言之。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义曰：此一节是孔子释豫卦六二之辞。子曰知几其神乎者，几者，是有理之形之谓也；神者，妙微无方之谓也。夫君子之人有先几之识，深思远虑，凡有所施为，必能极未形之理，未萌之兆者也。既未形之理、未萌之兆皆先知之，是其知如神之妙用而通于灵也。

“君子上交不谄”者，夫常常之人凡于有权位之人，则必行苟谄佞媚、甘言巧语以求其说，以求其进，是故君子之人知其谄谀佞媚之道不可以求进，是以守其正，自洁其身，切问近思，博闻强识，待时而动，不以邪佞之道以求其进，不以甘言巧语以说其上也。

“下交不渎，其知几乎”者，夫常常之人凡见其下交之人，必以强暴之性、苟悦之道以渎乱于下，是故君子之人凡居上位，虽于下交亦以中正之道、至正之德以待于下，

未尝敢以柔邪苟媚之道以渎乱于下者也。言如此之人，既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又极于未形之理、未萌之兆，是知几之人也。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义曰：言人知其有理未形之事，极其祸福萌兆之来，则于动静之间，戒其微小之事，动得其道则吉，动失其道则凶，是以从其吉而背其凶，去无道而就有道，是几者吉之先见者也。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义曰：君子之人既知未形之理，慎其微小之事，夫如是，则吉凶之变不俟终日之间而可以明见矣。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义曰：此是豫卦六二之爻辞也。言豫之时九四以刚阳之德居上卦之下，是居人臣之极位者也。夫居人臣之重位，必为在下之所归向。是故初六以阴柔之质居豫之初，为九四之正应，当豫之时不能守其正道，但以柔邪谄媚以说于上，以求其进，故为九四之所见从，但有声名虚誉以闻于外。然既有声名传闻于外，是虚誉也，故其爻辞曰“鸣豫凶”。至于六三比于九四，居豫之时，在下卦之上，履非其位，上承于九四，亦以柔邪谄媚之道以悦于九四，故其爻辞曰“盱豫悔”。惟此六二以阴居阴，居得其正，不为富贵以易其志，不为贫贱以易其心，坚然守一介之节，确然守不变之心，履得其中，居得其正，虽下比于初六，亦未尝敢以非道而褻渎，虽近于九四，亦未尝敢以柔顺而苟求，但坚执其心，不苟其进，故其心如石之坚，不能变动，不待终日而获其贞吉。然则六二既能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动静之间，几微之事，未尝不知之，既几微之事未尝不知之，则吉凶之来又宁用于终日之间而断可见矣，此是知几之人也。若见事于已萌之后，则是不知几也。然则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者，此是夫子解释六二之爻辞也。言六二有如此之美，故仲尼称美之也。

**君子知微知彰，**

义曰：此已下至“无祇悔元吉”为一节，以解复卦初九之辞也。言君子之人凡所施为动作之间，必慎其微小之事。夫微者亦是几微之事，有理未形者也，唯君子之人，凡所动静，凡有思虑，吉凶之兆，祸福之理，未萌之前而已知之，既知之，则舍其凶而趋其吉，此是知微也。既知其微，逆知祸福，虽有其理，未有其形，更不可使彰露显然而著闻于外，如此是知彰也。

**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义曰：夫事之萌渐必始于柔小，得失之理亦自于几微，以至凡百之事，皆是自小而至大、自柔而至于刚也。是故君子之人极未形之理，既知其本，又知其末，本末之间，不使吉凶之道形著于外。夫如是，则可以为万夫之所瞻望，天下之所仰赖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义曰：此孔子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也。自古已来，惟颜子一人而已，其庶几可以近之。夫颜氏之子者，即孔门之高弟，亚圣之上贤，能知祸福之萌、吉凶之兆，有不善未尝不知，有一恶未尝不悟，及其知也，便从而改之，未尝复行于事业。故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是言颜子能修其身，能深其虑，凡有吉凶不善之事未尝不知，既知之亦未尝复行，故唯颜子庶几可以近乎！

《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义曰：此是复卦初九之爻辞。夫复之初九以阳之德居复之初，当群阴用事之时，独以一阳而反于地下，以萌生万物，是复之初九而来复之速者也。亦犹贤人君子得天之性，凡思虑之间亦有不善之事，则能早辨之，明其心、复其性，使过恶不形于外，所行之事皆合于中道。自古圣贤之中，惟颜氏之子知有不善未尝不速改之，以复于善道，故三千徒中惟此颜子一人而已。故孔子特称举之曰：不远复，无祇悔者，惟颜子一人而已。

###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

义曰：此已下至“言致一也”，解损卦六三之爻辞。絪縕者，盖熏蒸之貌。夫天地之道，阴阳之气，二气相熏蒸而成交感之象，是以万物皆得以亨通也。

###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义曰：言男女相构和会，而万品之物亦得以变化而生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义曰：此损卦六三之辞也。夫损之时，损下以益于上，损民以益于君。今此六三、六四、六五以三阴上进归于上九之阳，是其志不能醇一也，必损于上九之阳者也。然则天地之道皆尚于醇一，故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相遇亦在于醇一，今若以三阴上进，必损上九之阳，若但六三独往之，则得正应之道，然后得其友也。

###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义曰：自此已下至“立心勿恒凶”，解益卦上九之爻也。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者，言君子之人凡欲动作施为，必先安其身，若身不安，则行事之失。是必凡所施为，必先安静其身然后动作，施于行事则无有所失者也。

### 易其心而后语，

义曰：言君子之人凡欲形于语默，必先平易其心，安静其志，深其思虑，然后形于言语。夫如是，则言无可择，所出皆中于节，所行皆合于道也。

### 定其交而后求。

义曰：言君子之人凡欲求进，必须先定其交，观其人之可否，量其人之贤愚，可与之求则求之，不可与之求则退之。其或不观人之可否，不量人之贤愚，不素定其交分，躁而求之，则自取穷辱之事。

###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义曰：言君子若能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能修此三者，故所行之事得其全者也。

### 危以动则民不与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不能安其身而以危而动，必为民之弗与也。此复解上三者之事也。

### 惧以语则民不应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于言语之间不能安易其心，深思远虑，反自以言语之间自恐自惧，所出之言必为民之所弗应也。

### 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不能先定其求，素结其分，妄而求之，必为人之所不与也。既为人之所不与，则伤害之事从而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义曰：此是益之上九之辞也。当益之时，损上以益于下，损君以益于民。今此上九

当益之时反自求于下，既求于下，心又无厌，故为人之所不与也，故云“莫益之”。“或击之”者，言不惟所求之人不与，抑亦为人之所击弃也。既为人之所击弃如此者，盖是立心勿恒，所求无益之故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

义曰：此已下至“其当衰世之意邪”为一章。言天地初判，乾坤已有形状，而大易亦已行于其中矣。是故大易之道，变化之理，皆由乾坤而出，是以圣人迹乾坤而成诸卦之名，是乾坤者，其为易之门户也。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义曰：言乾体刚健为阳物也，坤体柔顺为阴物也，是以阴阳二气上下相配合而成生育万物之道。若乾坤上下不相配合，则万物不生，故阴阳相配合则万物得以生，万物得以生则其刚柔之体、上下之象自然而成也。

**以体天地之撰，**

义曰：撰者，数也，言阴阳相配合而生万物，自然而成刚柔之体，以是而分阴阳，奇耦之数由此而成也。

**以通神明之德。**

义曰：神明之德者，即为妙用无穷不可测度也。今此大易之道，变化之理，生成之道，可以通于神明之德，穷于万事之理也。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

义曰：言大易之道，其爻卦错杂，物理烦碎，其称名也杂。然杂而各有伦理，不相干乱，不相逾越也。

**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义曰：稽，考也；类，物类也。言上古之时世质民淳，情伪未作，典章法度未立，伏羲画为八卦以为万世之法。历夏及商，世渐浇漓，民欲丛生，是故文王以伏羲所画之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尽其天地人事之道，变通之理，吉凶悔吝之由，无不尽载于诸卦诸爻之间，然稽考其义类，其皆因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义曰：自此已下至“以明得失之报”为一章。夫大易之道，至深至粹，明其吉凶之理，得失之迹，彰明已往未来之事，皆由易道可明也。既彰明已往未来之事，至于微小幽暗之理，凡事不可以明者，亦皆由此易道而显阐之，故曰微显阐幽。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义曰：开谓开释爻象，各当诸卦之名，辨其事物之理。正谓正其圣人之言，断定其吉凶悔吝之事，皆系属之爻辞，无所不备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义曰：言诸卦之名皆取其类而称之，至如乾则称龙，坤则称马，然则龙与马皆天下之一物耳，虽称名也小，然其取类也至大，故于人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之道，天地之理，阴阳之端，无不备于此矣。

**其旨远，其辞文。**

义曰：旨者，意也，言其《易》之旨至近至远，其理虽委曲，然于其辞则有文采，不尚质朴者也。至如龙战于野，是近明龙战之事，远明阴阳斗争之理，是其旨远也。又如坤言黄裳元吉，不直言居中得位乃言黄裳者，是其辞文也。



其言曲而中，

义曰：言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必随物之屈曲而各中其理。

其事肆而隐。

义曰：肆者，陈列也，言《易》之所载之事，于爻象之间虽其文皆陈列其事，然其义幽隐，不可骤然而晓之。

困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义曰：贰则谓吉凶二理也。言得失之理、吉凶之道，二者之理以济万民之行事。然万事之理，有得位得正者为吉，有失位不得正者为凶，失则有凶报，正则有善应，因此二者之理，以济民之行事，以明得失之报，使人趋其吉而背其凶，向其善而违其恶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义曰：自此已下至“巽以行权”为一章。夫易之起始于伏羲，上古之时，世质民淳，情伪未形，巧妄未作，世凝然而不挠，当此之时，虽八卦亦尽万事之情。历夏及商，至于桀纣，暗君在上，情伪渐迁，巧妄已作，浇浮崇尚，不可胜说。文王罹于忧患之中，有圣人之才，上惧君之见去，下虑民之情伪，是以取伏羲所画之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以尽天地之渊蕴，以明人事之终始，至于吉凶之道、得失之理、忧虞之象、悔吝之事，无不备载于其间，使人知其吉而背其凶，向其善而舍其恶，以为万世之法，使人防患于未萌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

义曰：此已下九卦，是修身防患之术也。然则六十四卦皆是防患之术，何以特取此九卦者？盖此九卦最是修德之基，为人事之先，故特陈此九卦也。履者，礼也，言人践行其礼，敬事于上，不失其尊卑之分，如此是履德之基也。

谦，德之柄也。

义曰：柄者，人之所以操持也。夫人虽有爵禄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谦顺之德，恃其骄盈，必至于倾失。是故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禄之位，必当持谦顺之德，则虽危而不失，虽高而不危，如此是谦德之柄也。

复，德之本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复其性、明其心，至于思虑之间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复其性，为德之根本也。

恒，德之固也。

义曰：言为德之时，常能执守，终始不变，如此则其德固，故恒卦为德之坚固也。

损，德之修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若能谦损以自增新，降损其志，此是修身之本也。

益，德之裕也。

义曰：裕者，宽大也，言人凡所作事能利益于人、日新一日，则其德宽裕而有所包容也。

困，德之辨也。

义曰：言君子之人居于治平之时，恣其安逸之性，多不知艰险之事，惟是居困否之时，备历艰苦，知其君子小人之道，然后能明辨困否之事者也。

井，德之地也。

义曰：夫君子之身可贵可贱、可贫可富，而其志不可易，其心不可变，其德不可



改，犹井之居地不可迁改也。

**巽，德之制也。**

义曰：夫愚民之性虽然而无所识，其非辟奸伪无所不至矣，是故圣人必行号令，以示其法制，然行号令之始，必以权变之术而巽入于人心，然后民可制也。此已上九卦，各与德为用也。

**履，和而至。**

义曰：此已下又复明九卦之德也。履者，礼也，言人有恭敬之德，有刚直之行，必须与人和同，既与人和同，则可以至于道也。

**谦，尊而光。**

义曰：夫人有其才有其德，虽在崇高之势，必须谦恭以自卑，谦逊以接下，如是则德益大而身益光也。

**复，小而辨于物。**

义曰：物者，万物之理也，言人于性之初，吉凶未形之时，始于为小之事，有其不善，便从而改之，使无能为之咎也。

**恒，杂而不厌。**

义曰：言君子之人能守其常道，不改其操，不变其节，虽错杂混处于小人之间，亦其心不厌倦于事。

**损，先难而后易。**

义曰：言凡人若不能谦损于己，反欲他人谦损而奉于己，则失为人之道。是故君子之人必须先减损其身，谦让其己以及于他人，是损己以益于下，损身以尊于人，是先难也；及其性既复，行既成，所言皆合于道，所行皆中于礼，不失其法度，是后易也。

**益，长裕而不设。**

义曰：言君子之人，先求仁义以益于身，身既益，则其仁义之道可以推及于天下。然其仁义既及于物，则可长裕于天下，因其所利而利之，不待先为施設而行之，而天下之人自有其余者也。

**困，穷而通。**

义曰：言君子之人虽居困穷之时，身即困穷而其道得以亨通也。

**井，居其所而迁。**

义曰：言井之道居其所不可以迁改，而其泽可以迁施于人，犹君子之德固不可迁易，不可变改，而其道可以济人。

**巽，称而隐。**

义曰：巽者是圣人之权也，言圣人以权变之术行其号令，以及于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履以和行，**

义曰：言凡人有刚直之性，温良之行，必以礼而和之，故《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者是也。

**谦以制礼，**

义曰：言人性能谦顺自卑尊人，则可以裁制其礼法而行之也。

**复以自知，**

义曰：言人既于事微小之初知其不善而能改过，是自知也。



**恒以一德，**

义曰：言人能守其常道，不变其节，终始不移，虽居富贵而不自恃，虽居贫贱而不自移，是纯一其德者也。

**损以远害，**

义曰：言人能自降损其身，谦冲其德，以尊于人，则无患害之事也。

**益以兴利，**

义曰：言人能以仁义之道自益于身，又益于他人，因其所利而利之也。

**困以寡怨，**

义曰：言人居困穷之时，守节不移，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但守其正而已。

**井以辨义，**

义曰：言井之道，居其地而不移其济天下之义，故于井之道可以明辨其义也。

**巽以行权。**

义曰：权者，反经而合道也。言圣人凡发号施令，则以巽顺之德而行之，以顺其物性，以洽于人心也。既能顺时，故能行权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义曰：自此已下至“道不虚行”为一节。言大易之道，其为书言天地阴阳之事，吉凶之理，万事之情伪，人事之终始，无不备载于其间，然于人之行事也，不可远之。故上文谓吉凶悔吝生乎动，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也，若一远之，则是吉凶悔吝所生者也。

**为道也屡迁。**

义曰：屡者，数也，言易之为道效法阴阳，其变化之理，爻象之间数有迁易也。

**变动不居，**

义曰：言六爻之位互相更变，无有定止，或阴居阳位，或阳居阴位，是变动不居也。

**周流六虚。**

义曰：言一卦六爻有阴有阳，上下周遍，互相更易，在于六位之间也。

**上下无常，**

义曰：言六爻之位，位无常定，或上或下也。若九月剥卦一阳在上，十一月一阳在下，复是也。

**刚柔相易。**

义曰：言六爻之位交相错杂，或刚或柔，刚柔之道互相推荡于其间，或阳易阴位，或阴易阳位是也。

**不可为典要，**

义曰：言大易之中，刚柔二气既互相推荡于六爻之间，则不可为常典，不可为要约，随时所变而已故也。

**唯变所适。**

义曰：言随其六爻之变动，以适万事之用也。

**其出入以度，**

义曰：言大易之道，六爻之位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常典，不可为要约，既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然其或出或入、或居或处，皆不失其法度，皆不失其

伦理，若明以处暗，丰不至奢，是皆出入以度者也。

#### 外内使知惧，

义曰：言大易之道，明其吉凶之理，得失之道，以至过去未来之事，朕兆之间使人自内自外观此大易之道，皆知戒惧而不敢为非僻之事，明其用舍，则趋其吉而背其凶也。

#### 又明于忧患与故，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不惟言天地阴阳之理，亦言人之忧患之事，使人明晓之，不敢为非也。

####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义曰：言大《易》之道，其卦爻之辞，言其万事之理，吉凶之朕兆，其教人也，虽无师保之严，如有师保之教也。“如临父母”者，自上而下为之。“临”，言大易之道，其示人也，虽无父母之教，如临父母之慈，使人一归于善道也。

####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

义曰：率，循也；揆，度也；方，道也。言人初能率循大《易》之文辞，则可以揆其大易之道，而知典常之理，明其义之所归也。

#### 既有典常，

义曰：言人既能率循其大《易》之文辞，则知变化之理，典常之道也。

####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义曰：言人既能率循大《易》之文辞，又揆度其道，知其常典，是易之道得行于世，然大《易》之文皆圣人所用之道，若非通圣之人，则不能晓达易之道理，则大易之道不虚行也。

####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义曰：自此已下至“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为一章。质，体也，言大易之道，其为书也，不独明人之得失之理，忧患之事，而又原其万事之始，要其万物之终。至如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上九曰“亢龙有悔”；坤之初六曰“履霜”，上六曰“龙战于野”，此是原始要终之大本也。既原始要终，则穷其大本以为大易之体质，以成诸卦之用也。

####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义曰：言一卦之中，六爻之位，刚柔上下交相错杂，唯其时物之事，得失之理，皆随其时事而言之。若屯之初九言“盘桓利居贞”，六二言“屯如遭如”，如此之类，是随其时而言之。其诸卦诸爻，皆由此而可明也。

####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义曰：言一卦之始，始于细微，虽一卦之大义，吉凶之理，情伪之端，皆始于初始之间。然其爻象未备，万事之理虽有其理、虽有其意，然于人事未能显见矣，是难知也。“其上易知”者，上则谓上卦之上也，言一卦之事虽有其理，在于初爻则其道难见，至于上九之时，其下五爻皆布列其位，刚柔之体、得失之理、吉凶之道、有正有不正者，可见矣。是其道已成，其理已定，其爻象以正也，是易知矣。本末也者，言大易之道既原其始又要其终，原其始终，则知本末，是初难见则为本，终易知则为末，已下终始之间，本末可见也。

“初拟其辞”者，言六爻之位，刚柔之体，始虽拟度其万事之宜，万物之理，而成其辞，是始于微而至于著者也。“卒成之终”者，言至终之时，卦之上是卒成之时者也。夫卒成之时，而其象以分卦体以定，而吉凶悔吝之道皆可见矣。是事之卒了成就，皆在



于上也。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义曰：此又言六爻之义。六爻之位，上下之体交相错综，杂聚天下之物，撰数圣人之德，辨定是与非，则非中爻而不可明也。中爻者，则六二、六五、九二、九五是也。夫得之与失，正之与邪，惟在二五之爻，断可明矣。故初则不及其中，三则又过于中，过于中者则凶危之道有时而至矣，不及中者悔吝之事亦有时而至矣，唯在二五之爻，居得其中，履得其正，虽有其失，必不至于大咎也。至如乾之九二曰“利见大人”，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又坤之六二曰“直方大”，六五曰“黄裳元吉”，是皆中爻可以辨摄一卦之是非也。然则一卦六爻，各主其物，各主其事，惟是中爻即可明辨其得失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义曰：噫者，叹美之辞也。言凡欲知其存之与亡，凶之与吉，则其在中之一爻所居之位则可知矣。若失其中，则是凶而不知其吉，亡而不知其存，如此是大凶之道也，惟欲知吉凶存亡，但观中爻所居之位则可知矣。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者，言大易之道，一卦之理，以至万事之端，皆在于卦下所属之彖辞。然彖辞之间虽未能尽万事之理、一卦之情伪，然知者观其彖辞，则一卦之大义、吉凶之理，思虑之间已知，一卦之本末已过半矣。然则谓之彖者，则如乾则言元亨利贞，坤则言元亨利牝马之贞，如此之类，皆是卦下之彖辞。若聪明贤智之人观之，则一卦之理已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义曰：自此已下至“其刚胜邪”为一章。言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爻，六爻之内，惟二与四皆是阴位，而得其位者，故当以阴爻而居之，是同其阴功也。然而“异位”者，言二则在下卦之中，四则在上卦之下，是异位也。其善不同者，言二居下卦之中，是居得其中，行得其顺，不失其中正之道，故其善也大矣。四居上卦之下，失其中道，故其善与二不同也。“二多誉”者，誉者谓嘉美之誉也，言二居中而不失其正，又所行之事无过无不及，故有嘉美之誉以传闻于外也。“四多惧”者，言六四居上卦之下，上比于五，是至尊之位也，下在九三之上，是权臣之上也，上则逼近于君，下则逼近于臣，故当恐惧之，是四多所惧也，故言四多惧也。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义曰：此覆解上四多惧之意也。夫独阴不立，必须比附于阳，则其功可以成，若远于阳，则其道不能利。若欲要其无咎，必须用其柔中之道，则可也。若非居得其中，履得其正，则必有咎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义曰：言九三与九五皆是阳位，故其功同也。然而三在下卦之上，五在上卦之中，是异位也。“三多凶”者，三在下卦之极，失于中道，故多凶咎之事。“五多功”者，五在上卦之中，而有人君之位，其功德可以被于天下，为天下之所归向，是多功也。五为贵，三为贱，是贵贱之等也。五与三俱是阳位，若以刚阳居之，则克胜其任；若以柔阴居之，则失其所处而必至于倾危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义曰：自此以下至“吉凶生焉”为一章。言大易之道至广至大，无不悉备于其间

也，有天道、人[道]、地道。道者，言伏羲始画八卦，以三爻为一卦，故上一爻以象天，中一爻以象人，下一爻以象地，三爻既立，则天地人之事，万物之理，无不备载于其间也。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义曰：言伏羲画卦，始以三爻为一卦，天地之事，万物之理，无不毕备，后世圣人又从而两之，为二体，两而为六爻，故上二爻以象天，中二爻以象人，下二爻以象地，所以六之者，非他也，盖象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

义曰：言六爻之内，有变有动，动而合于道者为吉，动而悖于理者为凶。变动之间必合于道也，故曰爻。

**爻有等故曰物，**

义曰：物者，类也，言六爻之位有阴有阳、有贵有贱、有等有差。至如乾之爻称龙，故为阳物，坤之爻称马，故为阴物，如此之类，故曰物也。

**物相杂故曰文，**

义曰：言万物之类皆在六爻之间，六爻之间有阴有阳、有柔有刚，互相错杂而成文章，以显著于外也。

**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义曰：言刚柔错杂而成文章，若文妨于事，则有凶有吉、有邪有正；若文当其事，则吉凶不生；若不当位，则遗于道者为凶，顺于理者为吉，吉凶之道皆生于文不当矣。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义曰：自此以下至“易之道也”为一段。明《易》之兴起在纣之末世者也。夫大易之道，始于伏羲仰观俯察而成八卦，以为万世之法，以尽天下之事，然而写其乾坤健顺之性，天地之大象，人事之大纪，无不毕备于其间。是以历夏及商，至于桀纣之世，民欲丛生，巧诈互起，左右前后皆非正人端士，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天下纷然不可以整之。文王有大圣人之才，罹于忧患之中，极天地之渊蕴，极天下之能事、民之情伪、吉凶之理，无不备载于其间，故曰《易》，是《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焉。

**是故其辞危，**

义曰：言文王演其大易之道。因其桀纣之君无道在上，故使天下之人思虑之间奸伪互起，以至天下大乱，文王罹于忧患之中，作为大易，尽万民之情伪，极天下之险阻，以至忧患之事，无不备言于诸卦之下，是其辞危也。然则卦下之辞至简至约，然有四德者，有一德者，有三德者，如此之类，推究卦义，是其辞危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义曰：言易之道，六爻之位有凶有吉、有得有失，皆在爻辞之间，若人观此大易之道，见其凶事能小心畏惧者，则危者使之平易，其文辞亦言其平易；若人观此大易之道，见其吉事而慢易者，则易者使之倾丧，则其所系之辞亦言其凶，是使人舍凶从吉、趋善背恶也。

**其道甚大，**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示人之吉凶、明人之情伪，其为道至广而甚大也。

**百物不废。**



义曰：言大易之道无所不包，至纤至悉之事，百种之物，皆无有废弃。如泰卦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者是也。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义曰：言大易之道，若人观其六爻之位，吉凶之理，若能观其始而知惧，慎其终而思戒，终始之间，极其思虑，常自戒慎，如此则要其无咎，此是大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义曰：自此以下至篇末为一章。总明健顺之美，兼明易道爱恶相攻之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乾有刚健之德，以一元之气下生万物，故德行常易，不至于烦劳而知艰险之事。夫坤，天下之至顺也，承天之气以时而生成万物，故德行常简，不至于烦劳而知艰阻之事。以天地之道，至健至顺，简易之德，生成之理，自然不言而四时成，不劳而万物得，而知险阻之事，其生成之理，故可知矣。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

义曰：按此“能研诸侯之虑”，其“侯之”二字盖是后人习惯其言而传写之误也。若顺其文而言之，则“能研诸侯之虑”，于义无取，当言“能研诸虑”也。言圣人作此大易之道，能自悦美其心，又能研究人之思虑，使其情伪之道不作，忧虞之理不生也。注疏之说皆失之矣。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义曰：言圣人作易，既能悦诸诸心，又能研精诸虑，又定天下之吉凶，有得其理者为吉，失其理者为凶，既定吉凶于诸卦爻之中，则成天下之亹亹者，使人勉勉而从善，不陷于邪佞也。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

义曰：言大易之道，有变有化，有施有为，若合于道则吉，违于道则凶，若行得其吉，则有嘉美之祥而应之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义曰：言人观此大易之象，则知作器之方；观其占策之数，则知未来之事。是大易之中，总此诸德者也。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义曰：言天地设其上下之位而生成万物，圣人由是乘天地之正，以生成天下，以成就天地生成之功者也。如泰卦所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义曰：言圣人凡欲施为，凡所举动之时，必先与众谋其得失之理，谋之卿士，谋及庶人，询及众庶，谋及鬼神，以明其得失，以别其吉凶。然而鬼神之道至幽至隐，不可以形见，而圣人与之为谋者，盖圣人取其卜筮之兆，占蓍之策，以考于天地鬼神，然后思虑之间，不烦忧戚，决然而行之，又与百姓参合而行，则得其吉而不凶，向其善而获福。夫如是，则天下之百姓乐推而与之，百姓既与之，能则不劳探赜而吉凶自见，不役思虑而得失自明，以至万物之情伪，自然而见矣。

**八卦以象告，**

义曰：言伏羲所画八卦，写其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象，凡吉凶之事，皆以象告于人，知其吉而背其凶也。

**爻象以情言。**



曰：此又明卦爻刚柔变动、情伪相感之事也。言伏羲画八卦之后，文王重为六十四卦，爻为三百八十四爻，又于诸卦之下系属之彖辞，以明险阻之事，得失之理，忧虞之端，皆以人之情伪而言之也。

**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义曰：言六爻之内，有刚有柔，刚柔之位上下错杂，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得于理者为吉，逆于理者为凶，吉凶之道自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

义曰：言六爻之内，有变有动，皆以利告于人，使人由而劝之，以尽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物也。

**吉凶以情迁，**

义曰：言大易之道，爻象之内有变有动、有凶有吉，动而合于道则吉，变而失其理则凶，然则吉凶之道、变动之理，皆由人之情伪迁移者也。

**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

义曰：言吉凶所生，皆由人之情性，有所贪爱，有所忿憎，两有所攻，或爱攻于恶，或恶攻于爱，是吉凶之道由此生矣。

**远近相取而悔吝生，**

义曰：远谓内外两卦上下相应之类也，近谓爻位相比近也。言六爻之内，有近而相得者，有近而不相得者，有远而有应者，有远而无应者。远而有应、近而相得则为吉，远而无应、近而不相得则为悔吝。悔吝之道，皆由远近相资取而生也。

**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义曰：言人之情实感物，而动得其理，则为利；人之虚伪感物，而动失其理，则为害。情者，则情实也；伪者，则虚伪也。是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于其间者也。既利害生于情伪之间，则吉凶之事由此而至矣。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

义曰：言大易之道，六爻之情，有近而相得者则吉，有近而不相得则凶，故吉凶之道生于爻位之间也。

**或害之，悔且吝。**

义曰：夫凶咎之道，亦有轻重，人之情伪，亦有浅深，虽爻位相近，亦有不相得者，然不至于大咎，或有害之者，或有可悔之者，或有可鄙吝之者，如此虽有失，必不至于大咎也。

**将叛者其辞惭，**

义曰：言人之情，或有叛逆于己者，则其辞不同。位虽相亲，而其容常有惭愧之色，其辞不以实告于人也。

**中心疑者其辞枝，**

义曰：言人中心之间有所疑惑，则言辞各异，其心不定，其辞一出，纷然有异，若树之有枝叶，纷然盛多者也。

**吉人之辞寡，**

义曰：言吉善之人其辞寡少，不在言语，但默而成之，安而行之者也。

**躁人之辞多，**

义曰：言刚躁之人，其辞繁多，不假思虑，而言辞纷乱而出者也。



**诬善之人其辞游，**

义曰：言诬罔善人之人，其心矫诈，其言虚诞，架虚为实，从无入有，自然其言辞游荡虚浮者也。

**失其守者其辞屈。**

义曰：言人居失其时，失其所守，不遂其志，志无所伸，必其辞屈挠者也。

凡此六事，皆大易之中，六爻之位述此之意者也。

## 说卦

义曰：夫《周易·说卦》者，此是孔子第八翼也。

以其伏羲画八卦之后，文王重为六十四，复作爻象之辞，以明卦爻之义，然其理或有未尽之事，孔子又作此《说卦》以陈说诸卦之情伪、爻象之义理，故谓之《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义曰：言昔者圣人之作为大易之道，以尽天地之理，人事之要，又通明赞助于鬼神，以生用蓍之法，然后揲蓍以求其万物之数者也。

**参天两地而倚数，**

义曰：言圣人既画成八卦，作为大易，上准拟于天地，下幽赞于神明，是以生其用蓍之法，以揲求天地之数，是以参天两地而倚数者，因其天地生成之数，以分阴阳奇偶之数也。生数则以一、三为天之所生数，二、四为地之所生数，因其天地之所生数，又有七、九、八、六之数以为天地之成数，然后分天地奇偶，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之数，自此而立矣。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义曰：言圣人因其天地生成之数，分其奇偶之象，是以观其奇偶之数，阴阳变动之理，而立成一卦者也。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义曰：言圣人既能参天两地而倚数，又观阴阳之变动而立成一卦，又察其变化之道，得失之理，发越挥散刚柔之体，互相资取而生于六爻也。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义曰：言八卦之位，大易之道，上以通于天地，下又和合参顺圣人之道德，又穷极万物之象，人事之义理，以成变化之道者也。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义曰：言大易之道，爻象之设，上既通于天地，下又赞于鬼神，又发挥刚柔之体而分其爻，又和顺圣人之道德而理于义，又穷极万物之理，以尽万物之性以至于命者也。命者则谓长短、凶折、夭亡之类是也。然则大易之道皆能尽万物之性，又能尽人之性者。盖性者，皆天所禀受之善性者也，若能守己之性，不陷于邪佞，则其命可以知矣。若人不能守己之性，而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则其命不能固矣。是故大易之道，爻象之间有变有动，皆所以尽人之性命者，使人观之则趋吉背凶，向善改恶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义曰：自此已下至“六位而成章”为一章，以明卦爻之意也。言古者圣人所以画为八卦，作为大易者，盖以上顺天地之命，下顺万物之性，既能顺天地万物生成之性命，则其言吉凶之道，情伪之理，无不备载于其间也。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义曰：言大易之道既以尽天地万物生成之性命，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其地能承受天之气而生成万物，是以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言其天地、阴阳、刚柔二气上下交感而成刚柔之理也。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义曰：天地既立，则人生于其间。人既生于其间，则立仁义之道，以本于人。仁者，博爱之谓仁也；义者，行而宜之，合于道则谓义。又因其人而立仁义之道，以生成于天下也。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义曰：言伏羲既画八卦之后，但以三爻为一卦，故上一爻以象天，中一爻以象人，下一爻以象地，以尽三才之道。后世圣人因而兼之，重其三才之道，兼而两之，以六画而成一卦，故上二爻以象天，中二爻以象人，下二爻以象地。六爻既备，以成一卦之理。

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义曰：既以六画而成卦，又以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分为阴阳之道，阴则为柔，阳则为刚，因其六爻之位，分其阴阳之象，用其刚柔之理，交相错杂，或升或降，故此大易之道，六爻之间上下变动而成其文章者也。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

义曰：此一章言伏羲画卦之始。

始因天地定位之后作为八卦，故因天地之道画为乾坤之象，取山之象为艮，泽之象为兑，雷之象为震，风之象为巽，水之象为坎，火之象为离，因天地定位之后，取此山、泽、雷、风、水、火之象，画为八卦，以尽万物之理，万事之情。后世圣人观其天地生成之体，又艮有止静之德，泽有润物之性，山泽之象其气可以相通；又因雷之能震动万物，风之能发生万物，又取雷风之象能相击搏以生万物；又观水火之性不相资射，言水之性其性湿而润下，火之性其性燥而炎上，因其水火之性不相资射，以成八卦之象。互相变动，互相错杂，以推测其物理，以稽考其人之情伪，分其奇偶之数。人之过去未来之事，若数其已往之事，则以顺而数之，言其易知也；若数其未来之事，则以逆而数之，言其难知也。是故圣人因此大易之象，逆人之吉凶之兆，皆以逆数之术，以前万民之用，使人知其吉而背其凶也。

是故易，逆数也。

义曰：言此大易之道，八卦之理交相错杂，以尽吉凶，然而皆逆知来事，以前万民之用也。

雷以动之，

义曰：此一节总明八卦养物之功也。

风以散之，

义曰：言雷能鼓动万物，风能散育万物也。

雨以润之，

义曰：润，滋也，万物之生，非雨而不润也。

日以暄之，

义曰：既雨以润之，又日以干暄之。

艮以止之，



义曰：艮以止静之德，止于万物，而不使过其分也。

兑以说之，

义曰：兑能和说万物，使之成就也。

乾以君之，

义曰：乾以刚健君临于物也。

坤以藏之。

义曰：坤以柔顺能含藏于物也。此八卦交相错杂，然后能成于物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义曰：帝者，生物之宗，以尊而言之则谓之帝。此复言八卦之用也。言帝之始生万物，必自震而始；洁齐万物，则在乎巽；令万物相见而繁盛，必在乎离；致役万物，则在乎坤；和说万物，必在乎兑；阴阳相战，必在乎乾；受赐万物，则在乎坎；能成万物，则在乎艮者也。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义曰：言万物出乎震，震东方者，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杓指东为春，主生，故万物皆由震而出也。齐乎巽者，以巽是东南之卦，斗杓指东南之时，万物洁齐而不相渎乱也。离者明也，以离是南方之卦，万物盛大，必假离而临照之，故万物相见必自离而后明也。然而圣人之治天下，必法此离为日之象，以明天下之事，取其明无所不瞩之义也。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义曰：坤者，地也，以地能生养万物，是有劳役之事，故曰致役乎坤。兑者，说也，万物说兑必在于秋，故兑为正秋之卦也。然不言方而言秋者，以兑说万物非止于一方，故言秋也。战乎乾者，以乾是纯阳之卦，主于西北，西是阴地，而乾居之，是有阴阳相薄之义，故曰战乎乾。坎者，水也，北方之卦也，上下皆坎，有水之象焉，水行不舍昼夜，所以为劳，万物之生非水而不滋益，故曰万物之所归也。艮者，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万品之所成始，皆由艮以本之，其位在丑寅，故曰东北之卦也。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义曰：此已下一节明八卦生成之用也。言八卦运动交相错杂，以妙万物，然而求其真宰之用，无有远近，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用如神也。然则谓之神者，以其无形无状，人之所不见者也。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义曰：动者，鼓动也，言鼓动万物莫疾乎雷。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也。挠散万物者莫疾乎风，风者，巽之象。干燥万物莫燥乎火，火者，离之象也。兑说万物莫说乎泽，兑者，泽之象也。滋润万物莫润乎水，水者，坎之象也。终始万物者莫盛乎

艮，艮者，止之象也。水火之性虽不相入，然而相逮，有相资之理。雷风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泽相悬而能通气。夫如是，然后能成变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则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动、挠、燥、润之功，是雷、风、水、火之性，至于终始万物之义，于山为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然而雷风相薄而不言相逆者，盖雷风若相悖逆，则生物之理息，故言相薄而不言悖逆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义曰：此一节说八卦名训也。乾象天，运行不息，故为健。坤象地，能承顺事，故为顺。震象雷，能奋动万物，故为动。巽象风，无所不入，故为入。坎象水，水居险陷，故为陷。离象火，能著于物，故为丽。艮象山，山有止静之德，故为止。兑象泽，能泽润万物，故为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义曰：此一节说八卦畜兽之象也。所谓远取诸物者，此也。乾为马，健速之物也。坤为牛，至顺能任重也。震为龙，潜动而变于阴也。巽为鸡，体多阳，轻举之物，主于下也。坎为豕，豕主污湿，故为豕也。离为雉，有文章也。艮为狗，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为狗。兑为羊，外柔而不害物也。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义曰：此一节说八卦人身之象也。所谓近取诸身者，此也。乾尊在上，故为首。坤能包容万物，故为腹。震动在下，故为足。巽顺于人，故为股。坎阳明在内，故为耳。离阳明在外，故为目。艮能止静其物，故为手。兑能和说于人，故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义曰：此一节明乾坤六子父母之道也。索者，求也，乾为天，父之道也，坤为地，母之道也，二气相求胜而男女生也。得父气者为男，得母气者为女。乾初求于坤而得长男，曰震，乾生于坤也；坤之初求于乾而得长女，曰巽，坤生于乾也；乾之再配于坤得中男，曰坎；坤再配于乾得中女，曰离；乾三配于坤得少男，曰艮；坤三配于乾得少女，曰兑。二气相推，八卦著矣，男女之道备矣，天下之情见矣。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义曰：此已下广明卦象之义也。乾为天者，此广明乾之象也。乾为天，刚健不息，万物之宗也。为圜，周万物也。为君、为父，有尊严之道也。为金、为玉，性坚刚也。为寒、为冰，气凝严也。为大赤，老阳之色也。为良马，行健也。为老马，行健之久也。为瘠马，无其肤、其骨坚也。为驳马，坚猛之至也。为木果，老而为实，生之本也。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义曰：此一节明坤之象也。坤为地，能生育万物，故为母。为布，取其广载也。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为吝啬，取其生物不移也。为均，取其均平也。为子母牛，取其生育之顺也。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为文，取其色杂也。为众，取其载物不一也。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其于地也为黑，取其极阴之色也。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



于马也为善鸣，为鼻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义曰：此一节广明震之象也。为雷，能震于物也。为龙，阴中之畜也。为玄黄，取其苍杂之色也。为虩，取其敷布而生也。为大涂，取其刚动而上柔，万物之出也。为长子，以其为初求也。为决躁，以其刚性之甚也。为苍筤竹，取其坚贞而上虚也。为萑苇，以其类而列也。其于马也为善鸣，取其象雷声之远闻也。为鼻足，取其刚在下也。为作足，取其一动也。为的颡，取其阳下应于上也。其于稼也为反生，取其反甲而出也。其究为健，取其刚行也。为蕃鲜，取其蕃育之盛也。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义曰：此一节广明巽之象也。为木，取其可揉而顺也。为风，取其阳在上也。为长女，取其初求也。为绳直，取其齐一也。为工，取其能揉物为器也。为白，取其能洁于物也。为长，取其风行之远也。为高，取其风性高远也。为进退，取其随物之上下也。为不果，取其能乐于物也。为广颡，取其有容也。为多白眼，取其色多白也。为近利，取其躁人之情，多近利也。市三倍，取其生物之盛也。为躁卦，取势躁急也。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义曰：此一节广明坎象也。为水，取其北方也。为沟渎，取其水行无不通也。为隐伏，取其水行地中也。为矫輮，取其曲直得所也。为弓轮，取其激矢运行。其于人为加忧，取其险难也。为心病，取刚在中也。为耳痛，取其主听也。为血卦，取其水行地中也。为赤，取其血色也。其于马也为美脊，取其阳在中也。为亟心，取其急也。为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为薄蹄，取其水流行也。为曳，取其行地也。其于舆也为多眚，取其重载也。为通，取其水行也。为月，取其水之明也。为盗，取其潜行也。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取其刚在内也。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义曰：此一节广明离之象也。为火，取南方也。为日，取火精也。为电，取有明也。为中女，取再求也。为甲冑，取刚在外也。为戈兵，取外刚利也。其于人也为大腹，取其阴在内也。为乾卦，取其日所烜也。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皆取刚在外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取其阴在中而空也。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义曰：此一节广明艮之象也。为山，取其静而不动也。为径路，取其可上而行中也。为小石，取其阳坚也。为门阙，取其止出入也。为果蓏，取其阳在上也。为阍寺，取其禁止也。为止，取其止物也。为狗、为鼠，取其止人也。为黔喙之属，取其刚喙而能喙物也。其于木也为坚多节，取其阳生也。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义曰：此一节广明兑之象也。为泽，取润下也。为少女，取三索也。为巫，取其顺也。为口舌，取其能口说人也。为毁折，取其缺于上也。为附决，取柔附上非所丽也。其于地也为刚卤，取其下坚而上润也。为妾，取其少女也。为羊，取其中壮而外



顺也。

## 序卦

义曰：夫《序卦》者，所以序说六十四卦之义也。按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未见，在于常常之人故难晓矣。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义，以序说六十四卦之本，因以发明大易之渊蕴，故谓之《序卦》。自乾、坤而下至于既济、未济，皆言相受之理也。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义曰：夫乾卦是伏羲所画八纯之卦。乾者，天之用也，生成之祖宗也，万物之生必自乾而始，故乾为六十四卦之首也。然而独阳不生，独阴不成，阳不得阴，不能成生物之道，天不降地，无以为育物之理，故有天然后有地。地者，载万物之本也，坤者，地之用也。坤能顺承于天以生成万品之物，故以坤次于乾也。故乾坤者，天地之用，万事之本始者也。然天地之生万物，必须屯难然后成也，故草木之生，莳甲之时，必先屯难而后至于盛大，盈满于天地之间也，故屯卦所以次于乾坤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义曰：夫物既屯难而生，未至于盛大，故必蒙然而盘屈，盘屈不已然后盛大，故以蒙卦次于屯也。然物生蒙昧，若不滋润之以成生养之道，则不能成也，故以需卦次于蒙也。然而需者养也，饮食之道也，饮食之道养而不已，必有其争讼之事，故以讼卦次于需也。然而争讼不已，物情乖离，必有行师用兵之事，故以师卦次于讼也。行师不已，必须亲比，故以比卦次于师也。然而亲比之道，贵于得正，既得其正，必有所畜，故以小畜次于比也。物既畜聚，必须合礼，故以履卦次于小畜也。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义曰：能行礼者，其身必安，故以泰卦次于履也。安之既久，必有其否，故以否卦次于泰卦也。然而否之既久，其道必亨，必须和同，故以同人之卦次于否卦也。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义曰：既与人同，众物必归，必须大有其众，故以大有次于同人也。既大有其众，不可刚暴，必须谦顺，故以谦卦次于大有也。然而既有天下之众，又能谦顺，则人必悦豫而随之，故以豫卦次于谦也。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

义曰：天下既悦豫，则人乐然而随之，故以随卦次于豫也。然而以喜随人，久而必极，必败于成事，故以蛊卦次于随卦也。事既已久败，必须有才德之人以临治之，故以临卦次于蛊也。

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义曰：临人之道，必在中正，中正必有可观，故以观卦次于临也。观民之道必以德



化，德化既行，必须去其刚梗之物，故以噬嗑次于观也。

**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义曰：物既相合，必须修饰于外，故以贲卦次于噬嗑也。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

义曰：物既文饰，久而必敝，故以剥卦次于贲也。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义曰：物不可终剥，必复其性，故以复卦次于剥也。既复其性，必有由中之信以行于己，故以无妄次于复也。物既无妄，必有可畜，故以大畜次于无妄也。物既大畜，必有所养之道，故以颐卦次于大畜也。养之必以其道，苟失其节，必致于大过，故以大过次于颐卦也。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义曰：物既大过，必至险陷，故以坎卦次于大过也。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义曰：险难既久，必须明德之人以治之，故以离卦次于坎也。

自此以上凡三十卦，为上经，统言天地之道，故以坎离而终之。其实三才之道皆备矣。盖咸恒首明人事，夫子以叮咛而说之，后人以简编重大而分之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义曰：自此以下凡三十四卦，咸恒首明夫妇之道，人伦之本，故为下经之首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者，此广明夫妇之道必自阴阳为本始也。夫天地交错而生万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则有夫妇；夫妇既正，则有父子；父子既立，则有君臣；君臣既正，则有上下；既有上下，则礼义之道有所注错。此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义曰：夫咸者，感也，艮体在下，兑体在上，艮为少男，兑为少女，以少男下于少女，以成夫妇之道，以成咸感之象，此万世不易之法也。然而咸道贵速，故以二少而言之。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以须常久，然后可以成室家之道也，故以恒卦次于咸也。物既常久，必至退遯，故以遯卦次于恒也。

**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

义曰：物不可以终遯而退处之，必须用刚壮之道以出其所处也，不动则不能出，故以大壮次于遯也。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义曰：物既大壮，动而出乎遯，必须进之，故以晋卦次于大壮也。

**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

义曰：物不可以久进，进之不已必为人之所不与，人既不与，必有所伤，故以明夷卦次于晋也。

**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义曰：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以家人之卦次于明夷也。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义曰：夫治家之道必须严正，然后无咎，苟失严正，则其道必乖，故以睽卦次于家人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

义曰：物既乖离，必成蹇难之事，故以蹇卦次于睽也。

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

义曰：物不可以久难，必须解而散之，故以解卦次于蹇也。解人之难必有所损，故以损卦次于解也。损之不已，必须益之，故以益卦次于损也。益之不已，必须决去之，故以夬卦次于益也。

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义曰：刚决之道，必须以正，既以正而决之，则君子有所喜遇也，故以姤卦次于夬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义曰：君子既有所遇，则万物莫不萃聚之，故以萃卦次于姤也。既萃之上，必须升进，故以升卦次于萃也。升而不已，其道必困，故以困卦次于升也。升之既久，必反于下，故以井卦次于困也。井道既得其所，不可不革治之，故以革卦次于井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义曰：革之必得其道，有鼎新之义焉，故以鼎卦次于革也。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义曰：物既鼎新，凡所主者莫非长子，故以震卦次于鼎也。物不可以终动，动必有所止，故以艮卦次于震也。止物必有所渐，故以渐卦次于艮也。渐必有所归，故以归妹次于渐也。物既归之，可以致天下于丰大，故以丰卦次于归妹也。时既丰大，或有所过失而为旅，故以旅卦次于丰也。既居为旅，不可以刚强，必须巽顺，故以巽卦次于旅也。

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

义曰：人既巽顺，物亦和说，故以兑卦次于巽也。说之既久，不可偏系，必须散之，故以涣卦次于兑也。

涣者，离也。

义曰：物既涣散，必致于乖离也。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义曰：物不可以终离，必须有止节之道也，故以节卦次于涣也。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义曰：为节之道，必须由中之信以符合之，故以中孚次于节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义曰：孚信之道，或失其正，或过越其事，必须小有所过，故以小过之卦次于中孚也。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



义曰：事既过越，凡矫过者必附人而行之，既附人而行之，则有所济，故以既济之卦次于小过也。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义曰：物既得所济，或居安不能虑危，故以未济之卦次于既济也。

然观六十四卦，始于乾、坤，终于未济者，以其乾、坤是生成之宗，故为六十四卦之首也。必以未济而终之者，以其常人之性，多失成事，或居安不能虑危，居存不能思亡，以至自取其咎，故以未济而终之也。此圣人垂教之深旨也。

### 杂卦

义曰：夫《周易》所以言《杂卦》者，盖孔子取其六十四卦之中人所常行之事，交相错杂，以陈其义也。以其事无常定，物无常体，可以施则施之，可以止则止之，故揉杂诸卦之义，以为行事之本，故谓之《杂卦》也。此《十翼》之中第十翼也。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义曰：夫乾用刚健，必以柔顺而资之，故曰乾刚坤柔。夫亲比之道贵于和顺，和顺则人心乐，乐得其道则正，乐失其道则忧，必致于行师动众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义曰：夫防民之道，贵于中正，既中且正，则可以风化于天下；既可以风化于天下，则为下之所相与，或为下之来求也。

**屯见而不失其居，**

义曰：夫屯难之世，是君子经纶之时，必须利建侯以安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安其居，不失其所，此则是君子治屯之事也。

**蒙杂而著。**

义曰：夫蒙昧之人，未知所著，必求贤者以发明之。然而既得贤者以发明之，则无所错杂而自然著见也。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义曰：震，东北之卦，能起生万物也。艮有止静之德，故为止。损益之道，与时偕行，可损则损之，可益则益之，故曰盛衰之始也。

**大畜时也。**

义曰：夫物既无妄，天下之人所共信，故为大畜之时也。然大畜其道必须以正，然后畜其物也，是因其时而畜之也。

**无妄灾也。**

义曰：夫无妄之时，天下之所共信，人心之所乐与，若以不信之人厕于其间，则自取其灾也。

**萃聚而升不来也。**

义曰：夫萃聚之时，天下之所和洽也，故能聚，聚之不已，其道必上进可也，若进不由其道则凶，进得其道，不还可也。

**谦轻而豫怠也。**

义曰：夫谦恭之道，不自尊大，是谦轻也。然而为逸豫之道，又自怠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义曰：夫雷电相合，如口颐之中啗去其刚梗之物也，故言食也。夫山火之贲，贵其文饰，但合于中而已，不在烦多之色，是无所定也。

**兑见而巽伏也。**

义曰：夫为兑说之道，必贵其显见，显见于外，合于正则吉也。夫巽顺之道，贵其卑伏，若不能卑伏，则非为行巽之道也。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义曰：夫随时之义不在于有，故可行则行之，可止则止之，故云无故也。夫蛊败之事必须整飭之，然后事有济也。

**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

义曰：夫五阴一阳，小人剥君子之象也，众阴消万物之义也，故云烂。夫五阴在上，一阳在下，是阳气反复之时也。夫晋者，日出地上，为阳，阳为昼，故曰昼也。夫明入地中，明有所伤，必有诛伤之事。

**井通而困相遇也。**

义曰：夫井以济人为德，故曰通也。夫物既久困，必须所遇有贤德之人以出之也。

**咸，速也；**

义曰：夫夫妇之道贵于得正，兑为少女，艮为少男，以少男下于少女，是贵速也，故有咸之象也。

**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

义曰：夫妇之道，贵于长久，故曰久也。涣散之久，物必乖离也。物不可以久离，必须节止之。解缓者，言天下蹇难解而缓散之。蹇者，山上有水，故曰难也。睽者，乖也，物既乖离必居于外也。

**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

义曰：夫家人之道必处于内也。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泰之象也。天气在上，地气在下，否之象也。是否泰二卦，反其类也。雷在天上，大壮之道。物不可终壮，则必止遯之乃可也。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

义曰：夫火在天上，明有所瞩，故可大有天下之众也。与人同者必亲也。革去其故旧者也。鼎有自新之义也。小过者，人情小有过差也。中孚者，有孚信及于天下也。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义曰：丰言盛大，高者惧危，满者惧溢，故多忧也。亲者寡少，故曰旅也。

**离上而坎下也。**

义曰：离为日，故宜在上也。坎为水，故宜在下也。

**小畜寡也，**

义曰：小畜者，言风行天上，不能遍及于物，故曰寡也。

**履不处也，**

义曰：履以谦为本，随人而行，故不可定处也。

**需不进也，**

义曰：需者，养也，但待其时而养焉，故曰不进也。

**讼不亲也，大过颠也。**

义曰：天水相违，讼之道也，故曰不亲，不亲者，不相亲洽也。大过者，上下相陵，本末颠倒，故曰颠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



义曰：姤者，遇也，天下会遇之时，柔遇刚也。渐者，进也，男女之行必以渐而进之，然后成其夫妇之道也。

**颐，养正也。**

义曰：山下有雷，为颐之象，故曰养也，养其正则吉。

**既济，定也。**

义曰：言水火相济，君臣相得，是天下大治，物性大定之时也。

**归妹，女之终也。**

义曰：夫女者有适人之义，若从男得其道，以成夫妇，此则是女之终者也。

**未济，男之穷也。**

义曰：夫男子之道，多失于怠事，故居安不能虑危，以成其未济，是自取穷之道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义曰：夫五阳一阴，是五刚而决一柔也，五君子而决一小人也，故君子之道得以长，小人之道所以忧也。

此《十翼》之中，惟《文言》系在乾坤之卦内，更不必详解之。